

叢書集成續編

一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冊目錄

總類



群經總義

惜陰日記殘五卷附錄一卷	清	李成熙撰	遼園	一
十三經注疏序二卷	清	劉世濬輯	益雅堂	五五
漢孝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	清	陶方琦撰	紹興先正	八七
勿自棄軒遺稿一卷	清	華嶸撰	雲南	一六三
經典釋文補條例一卷	清	汪遠孫撰	振綺堂	一七三
群經質二卷	清	陳僅撰	四明	一八三
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一卷	清	丁晏撰	頤志齋	二二九
讀經說一卷	清	丁晏撰	頤志齋	二二九
韋庵經說一卷	清	周象明著	小石山房	二四一
猗園經說三卷	清	宋綿初著	鶴壽堂	二八七
經說管窺一卷	清	王士濂著	鶴壽堂	三〇九
五經今文古文考一卷	清	吳陳炎撰	昭代	三一七
五經讀法一卷	清	徐與喬撰	昭代	三二七
二李經說一卷	清	李光燠著	昭代	三四九
李光型著	清	李光燠著	昭代	三四九
逸經釋一卷	清	呂調陽撰	觀象廬	三七九
禮堂經說二卷	清	陳喬樞撰	小嫻媛館	四〇三
劉氏遺書八卷	清	劉台拱撰	廣雅	四四七

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民 陳漢章撰 四 明 五二五

經學源流

漢儒傳經記二卷附歷朝崇經記一卷.....清 趙繼序編 安 徽 五六三

漢儒傳易源流一卷.....清 紀 磊輯 吳 興 六一五

論語師法表一卷.....清 宋翔鳳記 食 舊 堂 六三九

儒林宗派十六卷.....清 萬斯同輯 四 明 六四三

2745/10

宋氏惜陰

丙子孟冬 蟬隱廬 印行

日記五卷



惜陰日記序

漢學之闡明至乾嘉而造極諸家撰述載於阮氏王氏正續兩經解者備矣顧遺稿未刊者較之已刊奚止數倍中更變亂罹劫火者十六七幸而子道又見利於燻衣素粉苟不為搜求傳布亦終歸湮滅而已惜陰日記五卷吾浙仁和宋德收成之所著也全書皆經說原本九卷佚其前四卷第五卷為春秋三傳及國語起於左傳昭公十一年由此推之第四卷當仍為春秋第一二三卷則為易書詩禮此殘帙十餘年前得之於海昌更求全本迄無所獲乃校而刊

甫記序

之原本連續而下界限不分殊又顯豁今每則為補一題並列總目於前以便尋檢誤字顯然者正之疑似者須檢所引原書未暇從事姑仍其舊焉案宋氏繼承家學嘗為阮文達公輯經籍纂詁同東筆者十餘輩皆當代經師碩學宋氏頗頌其間如駉之新語家經說多有流傳宋氏獨無所見今續此記知所著有夏小正箋十卷據武林藏書錄尚有耐冷禪詩話桐溪詩述二種而不及此記知其於宋氏遺書搜求未備此外必仍有其他說經之作斷可知也宋氏學有根抵深於訓詁故其解經無一語無根據絕鮮鑿

空影響之談其論漢宋學術各取其長尤無門戶之見無愧通儒讀此五卷其學識已可概見固無取乎多且備也雖然海內果有藏其全帙者惜此殘編而慨然以前四卷錄畀俾得為延津之合則尤予所厚望也夫丙子孟冬鄉後學羅振常校畢並識

節錄丁午武林藏書錄

宋大樽字左彝號若喬仁和人乾隆丁酉順天舉人工校讐有學古集牧牛村舍集子咸熙字德恢號小若嘉慶丁卯舉人官桐鄉教諭有忍若齋集集中有借書詩序云藏書家每得秘冊不輕示人

回記序

傳之子孫未盡能守或守而鼠傷蝨蝕往往殘缺無怪古本之日就湮沒也先君子藏書甚富生時借鈔不吝照應先志願借於人有博雅好古者竟持贈之作此以示同志詩云金石之物亦易泐况茲柔翰歷多年能鈔副本亟流播劫火未時庶不湮翳予老病子猶癡過眼雲煙看幾時濁酒一瓶何用報先公泉下亦怡怡小若先生承遺訓約家傳守流通古書之物其有功于載籍者大矣當輯注夏小正劇精核耐冷禪詩話亦傳布藝林東甌於桐鄉時輯有桐溪詩述搜採甚博

備陰日記目錄

上虞 羅振常 補錄

卷五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外傳

城陳蔡不羹 衛侯賜謚 齊侯疹遂店 季氏介

其難 延州來 卒於房 小惟子 盜殺蔡侯申

蕭如 乃自後踰 椽之 春秋時之六卿 杜

預春秋地名序 張洽春秋集傳以上 負茲 碩

然 迥以上 苞人民 戎菽 與我 正名

孔子生卒年月以上 梁以上 製 依味厯辛 雷單竇鳴犢

登筮以上 外轉

日記目錄

卷六 論語 孝經 孟子

攻乎異端 樹塞門 造次 晝寢 老彭 束脩

五十以學易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文莫吾猶

人也 則有司存 有亂十人 循循 齊必變食

色斯舉矣 九合諸侯 當仁不讓於師 孔子

弟子 論字以上 仲尼居曾子侍 孝經今古文

折枝 雪宮 五里之郭 往為之耕 湯

始征自葛 尾生陳不占 徒杜與梁 三有禮

被袵衣 追蠡 鄭注孟子以上

卷七 爾雅 方言 釋名 廣雅

孟 經 辟 水 珣玕琪 卯國 蕙懷羊 權

黃華 芷夫王 神 強蟬 鯪 蠶 蠶 蠶 鴟 鴟

鴟 倉吏 鴟 鴟 駮 駮 駮 駮 駮 駮

爾雅篇第以上 兩雅 方言釋名廣雅 廣雅闕文

俗字以上 廣雅

卷八 尚書大傳 大戴禮

學訟 骨餘 繼公子祿父 民儀有十夫 廟貌

麥秀歌 別風淮雨 鄭注多可疑以上 田

鼠 往稷秦禪 蓄蘭 選鴻雁 卯蒜 月令鄭

注引夏正 車教之道 禱 或 經 氏產 象

日記目錄

傲 慙 沈魚 富恭 浚 引詩 周易 戴記

佚篇 夏小正箋序以上 禮

卷九 羣經總論 石經

古人引經有增刪 漢儒引經有異同 陸孔解經

優劣 漢儒傳經 漢學宋學 十一經問對闕文

九經補韻 五子之歌叶韻 詩本音補正 經

典釋文之疎略以上 經 漢魏石經 開成石經

五經文字以上 經

附錄

遵庵文鈔序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左傳

城陳蔡不羹

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振常葉第五卷原闕第一頁之上半以上均用意補以下所空仍補之原有字數以待得完本補之

其言城亭互異其有兩不羹則

一也。漢書地理志上云。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續漢書地理志亦同此韋杜之所本也。竊謂不羹兩地同名。則分言之為二國可。合言之為一國亦可也。觀韋杜兩說如一。更證之於漢志。則知內外傳三四二字。皆未嘗誤。劉光伯據外傳以規杜過。且謂古四字作三。三與三相似。其說亦未足信。咸熙案。不羹固屬兩地同名。然定為二國。究無據。聞之宮

詹先生云。兩不羹之別。經無正文。韋注兩列。本是未

定之辭。即或兩城。安知非初封後徙。如舊許新許之類。杜氏輒以東西兩城。當四國之二。恐是臆說。當依賈誼新書增一葉字為正。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正與此傳所言四國應陳一國也。蔡一國也。不羹一國也。葉為許所遷。故稱許葉亦一國也。范無字稱三國。但舉陳蔡不羹。子革稱四國。則兼葉而言。內外傳文互異者多矣。豈必強而合之乎。賈誼受左氏學於張蒼。傳至其孫嘉。授趙人黃公。由是左氏學始行於世。然則賈太傅之於左氏。乃專門之學。其言必出於左氏無疑。不當與韓詩外傳說苑新序諸書同論。

衛侯賜諡

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田子之。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南宗本誤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衍言之。因學紀聞六據之。以為人臣生而賜諡之證。何氏焯得宋槧左傳殘本。校杜注無未而二字。以告閻氏。若璩。兩家評校紀聞。皆著其說。咸熙曾於吾友嚴修能處。見北宋本左傳四卷。此注正在其

中山并鼎七經考文云足利本無未字而字與宋本合方樓山云死而賜謚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姜之下宛似一時之事義門之說猶疑不可孤據孫侍御頤谷云注皆未死當讀言二人皆未死也即從今本有未字亦非如厚齋生而賜謚之說玩傳終而言之句意可見二公蓋未取見宋本故曲為之解耳紀聞既據左傳注為人且生謚之證又云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與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或照案烈祖乃廟號非謚也若明帝乃謚耳賈生對漢文帝云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翼奉上元帝疏云萬歲之後長為高宗皆廟號也廟號有一定之例故得於生前言之謚法則絕無生前豫定者王氏通儒豈猶未辨廟號謚法之別耶

齊侯疥遂疔

二十年傳齊侯疥遂疔顏氏家訓譌云齊侯疥遂疔說文疔二日一發之瘡疔有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在間日一發漸加重手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瘡瘡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疔此臆說也疥瘳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

印記卷五

五

印記卷五

四

瘡乎又左傳正義云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瘡瘡是小瘡疔是大瘡疥臧氏雜記云此益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瘡熱寒並作疔有熱瘡瘡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瘡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瘡遂疔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寘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疔乎徐仙民音作介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疔初疥後瘡耳今定本亦作疥又釋文云齊侯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疥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瘡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瘡已是瘡疾何為復言遂疔乎臧氏經義雜記云說文疔疔下引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疔則左氏古文本作疥杜云疔瘡瘡以疥搔俗所共知故不釋如作瘡亦為瘡則杜氏安得專訓疔為瘡瘡乎顏云世間傳本多為疥徐仙民音介孔云徐仙民音作介今定本亦作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矣陸云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瘡

袁狎云。疥當為痲。顏云。世間傳本多以痲為疥。是梁人雖作痲。於傳文尚未擅改。故陸孔及定本皆作疥。亦不言有此痲者。顏氏誤從梁主說。私改為痲。誤矣。正義雖知舊作疥。而誤以痲為是。惟釋文則以痲為非。援傳例以證明之是也。顏氏引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痲。案今人病疥亦多寒熱。交發。俗呼為瘡寒。轉變成瘡。勢所固有。若作痲字。說文為二日一發。瘡謂三日之中。歇二日。一發。瘡有頻日發者。為輕。間日一發。稍重。二日一發。難愈。為最重。故孔云。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痲。瘡可見瘡疾輕重。古今同名。痲為有熱。瘡蓋是頻日發者。若云痲而痲是重者。轉輕矣。顏引說文又云。齊侯之病。本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是誤。解說文二日一發。為二日之中一發矣。袁狎云。痲是小瘡。痲是大瘡。孔云。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無發。是皆未知瘡之輕重。而倒置之也。咸熙案。晏子春秋。諫端云。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又云。景公疥遂痲。與左傳正合。周禮。天官醫疾云。夏時有痺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夏秋遞謝。疥變為瘡。禮文有明徵矣。此傳發於昭二十年冬。是景公於昭十九年夏間患疥。秋間變痲。合之周禮致疾之

日記卷五

五

由較然。何以見患疥之不當轉瘡乎。間日一發之瘡。今俗謂之三陰瘡。寒邪中於三陰。故猥機製八味丸。特用桂附。所以驅三陰之寒也。諸瘡之重者。莫甚於此。不能即愈。有患至數年者。迨其瘳也。或頻發而止。若齊侯之瘡。始間日而發。繼而頻發。則瘳將止矣。豈有期年不瘳之理乎。又案內經。瘡云。其間日發者。內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得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帝曰。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脊而下者也。觀此論。則可瞭然於間日一發與頻日發者。輕重之別矣。

季氏介其雞

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為末。搗其翼。可以全雞目。淮南子。賦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預從賈。義。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呂覽。察注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侍御云。呂覽。淮南子。或疑高其寶。兩家。淵源。此注當出高氏。正義是鄭說。正義例。從本。咸熙案。史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處賈說。賈君據此為詁。真古義也。魏晉以下。闕雞詩。如應瑒云。芥羽張金距。王褒云。猜羣芥粉生。梁簡文帝

日記卷五

六

云芥羽忽猜僑褚珩云芥羽雜塵生劉孝威雜詩云
翅中含芥粉庾信云芥粉堪春場數詩皆用賈服義
芥羽之法詳載於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其說云養雞
者割截冠綬使敵雞無所肯非芥肩也末芥子移於
雞之有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
相啄以有芥子能昧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芥羽
乃鬪雞之常法正義申鄭初賈殊不然也王觀國學
林謂史記改介為芥袁文齋牖聞評又謂杜預因史
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擣其羽之說其論均不足
辨芥之為介古字省文

白記卷五

六

延州來

二十七羊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
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趙寬夫云此說本
服注然古者支蒸韻多通轉州來之言近陵故曰延
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為來也注似疎失

卒於房

定四年傳卒於房釋文或作防或聖案防是誤字漢
唐公房碑君字公防防即房字也隸釋隸法房字戶
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防皆誤也因思史
記項羽紀封陽武侯為吳防侯前漢地理志作吳房

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武王闔閭弟夫
乘奔楚封為堂路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
路亭是據此則字因作防遂誤作防以為通用者非
顧霸吉隸辨云今本武帝紀芝生殿內防中漢書漢
漁悉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皆防字傳寫之誤也

小惟子

六年傳吳太子終蒙敗楚舟師獲潘子且小惟子釋
文惟本又作惟呂覽錄吳太子光又率舟師與楚人
戰於雞父大敗楚臣獲其帥潘子且小惟子陳夏蓋
或照案雞父之戰獲陳夏蓋在昭公二十三年此合

白記卷五

八

為一誤而惟字作惟與釋文合惟與帷形聲俱相近
古多通借昭七年傳帷諸門呂覽作惟門莊子漁緇
惟釋文本或作惟羣經音辨云小惟子楚人也音帷
盜殺蔡侯中

哀四年經盜殺蔡侯中中石經作孫或與案蔡文公
名申卒於宣十七年昭公文公之曾孫安得上同曾
祖之諱當以石經為正春秋本作申故石經作孫由
孫同字由蓋誤為申也

鬻以

五年傳諸子鬻以之子荼嬖服子慎云鬻以景公妾

也淳于人所納女惠氏補注云未詳所出成庶案晏子春秋上篇云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此服氏所本

乃自後踰

十七年傳其縣曰如魚踭尾銜流而方羊喬馬大國滅之將忘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賈景伯以喬馬屬上讀解喬為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杜注從賈義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喬馬二字宜向下讀之其論極合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辯駁而於毛詩始補正義引傳如魚踭尾銜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嚴修能云古訓馬為於喬馬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土地遠馬之大國文義迂曲宜正義以為不辭矣成庶案從劉讀其辭甚古解喬馬大國為鄰於大國義亦極確唯與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二句不協鄙意竊疑乃自後踰當作乃踰自後與竇字自為韻作乃自後踰者文之倒誤然古書不宜肌改姑備一說可耳

椽之

十七年傳天子又使椽之杜預無解釋文云訖也嚴修能云呂氏春秋論行云椽崔杼之子今之爭抱經

先生謂訓訖不切義當與啖同猶今人言批撥意頗近之椽與椽同成庶案陸榮左傳附注顧氏杜解亦引呂覽而云古與詠通玉篇詠詠訖也說文無詠字疑古批作椽椽訓擊訖人者有攻擊之意故得通借

春秋時之六卿

春秋時惟宋晉鄭三國具六卿魯亦備六卿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此外尚有羽父為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俱見左傳成庶案宋之六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司寇司城故師司寇為司城

句記卷五

是也此據年表二十二年傳二其始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為左師又為司馬十傳孔之類大司馬大司徒傳亦從省不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印三人稱大司馬亦稱司馬魯三卿傳孔父而屬焉公桓二年傳孔父嘉為司馬魯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華定為司徒出奔邊印代之而昭二十二年傳云邊印為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疆曾為之一見昭二十其時疆父嘗遂為大司馬亦稱自疆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為大司馬年傳不聞有代疆者哀二十六年

博皇北戎為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冠之官始見成十五年傳向為人為大司冠鱗朱為少司冠其後華懼亦為少司冠昭二年及樂輓昭二年樂朱鉏哀二十為大司冠時又不復有少司冠蓋六卿之貳亦時立時廢者至太宰之官華督之後成十五年傳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襄十七年傳皇國又為太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太宰也則二宰又居六卿之外矣又案宋共公時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冠鱗朱為少司冠向帶為太宰

日記卷五

土

魚府為少宰亦偶爾建置如是非成例

杜預春秋地名序

杜預春秋地名序云咸寧六年吳乃平定丁小疋教授云當依經傳集解後序作太康元年咸寧六年者是年三月中平太康元年平吳而此云咸寧六年者是年三月中平吳平而後改元太康晉書武帝紀三月乙酉大赦改元通鑑則繫之四月乙酉平吳之日實咸寧六年也其於經傳集解後序則云太康元年三月吳寇乃平本無不合

張洽春秋集傳

宋張文憲洽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勝朝及國初諸

藏書家皆不著錄朱氏經義考亦稱其已佚吾友嚴修能購得元祐元年梓本錄副本以贈先君子惜原缺第十八至二十又二十三至二十六也今刻本已歸阮伯元中丞余家僅有此本又為良友手鈔極可寶貴開卷辨胡氏夏時冠用月之說持論甚確錄此一條以見是書崖略傳曰胡氏以為商周雖改正朔而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具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及孔決而為此言耳其實非也

日記卷五

土

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彰明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為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為正月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若其考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

所紀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七月四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為紛亂耳。不特後世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獻惠之間，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太子申生之死，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為五年之冬。韓之戰，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為九月壬戌。以至奚齊、卓子之弑，里克不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為經從告而書之，設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赴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之錄，再經仲尼之修，而不能釐正其赴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故知周正夏正，因兩存而淆混，不待後世而已惑也。左氏在當時，故以夏正為周正。胡氏居後世，故以周正為夏正。其為誤一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四月，於商為五月，於周為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於程子以為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然。案善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則亦豈不遂以為歲之首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之。歲建

田記卷五

五

子之月，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此天之所以為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說信，然則自建寅之常為正月，自堯舜以達於三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然反易以啓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生民用之，而春秋輒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矣。尚可謂之其文則史而求傳信於將來也哉。文憲朱子門人，宋史八道學傳所著又有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綱領并集注已梓入通志堂經解中。宋板集傳後有張宸堅題語，稱集注沿革未刊，沿革表久已散佚，而集傳一書猶存於灰燼之餘，豈不大幸歟。

田記卷五

五

公羊傳

負茲

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幼公注：諸侯有疾稱負茲，娛親小言云。案白虎通：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三十九尚書金縢云：如有丕子之責於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魯周公系家作負子。

禮記奇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丕不負聲相近。子與茲聲亦相近。皆通用。此古義也。爾雅釋云。萃謂之茲。郭注引公羊此文為證。以負為背負之義。猶曰負薪之憂。此雖新說。猶尚可通。疏云。負茲。謂負事錄多。失之遠矣。或與眾。史記周本。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合之爾雅。注其義甚確。不得訾為新說也。尚書鄭注云。丕。讀曰不愛。綴以不字。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史記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負固與丕不聲近。而尚書之丕。子史記之負子。與公羊之負子。白虎通之負子。義皆不合。

碩然

傳十六年傳。實石紀。聞闢其碩。然。揚士勳。穀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砒。據公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或與案。今本玉篇。砒有碩字。之仁切。碩也。音響也。蓋孫強等增加。己非玉篇之舊矣。文選。脚京雕玉。碩以居楹。李善注。引廣雅曰。碩。碩也。後漢書。班固傳。作碩。說文有碩。無碩。是碩為碩之俗字。周官。小行

王用璣圭。釋文。璣。宜作鎮。音。此碩字。正當讀作鎮。聞其碩然者。言其聲之響如鎮物然。以為石聲者。非也。廣韻。真。碩。柱下石也。先碩。柱礎。皆不訓石聲。

迥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何劭公云。迥。出表辭。猶先也。或與案。說文。無迥字。殆即徇字。偏旁通借。傳意。謂友朋但相衛扞。而毋庸以身為徇。即曲禮文遊之。譬不同國之義。何氏不據禮以徵傳。恐未為得。錢官詹云。古書从彳从辵之字。往往相通。則迥即徇也。左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即出表之意。

穀梁傳

苞人民

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歐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剗苞。未詳其旨。娛親小言云。苞。即包字。鄭注周易。繫辭。包。攝。氏云。包。取。聚。一作也。漢書。敘傳。下云。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又通。抱。抱。即攄之。或體。見。說文。鼎。組。云。今作。攄。非。是。爾雅。釋。云。攄。今本。聚也。說文云。攄。引取。作。攄。引也。周易。釋文。攄。象。攄。云。攄。鄭。荀。董。蜀才。作。攄。云。取也。或與案。脩能知苞之即包。可以取。訓。而不知其即攄字也。攄與包。古聲相近。故字亦相

通左傳聽八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羊穀梁俱作包
末漢書楚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樂學作
苞邱子說文部勝勝老也匹交切是子有包音也誦
抱擊鼓杖也甫無切是包有孚音也包唯與俘相通
故從俘訓取又假借作苞耳

戎菽

莊三十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
楊疏云葉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蔥布之天下則以戎
為豆也咸熙案管子本以戎菽連讀楊氏誤也爾雅
釋云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豳傳

內記卷五

七

云在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戎大釋詁文以戎
為豆其說無微故陸揚皆以戎字句絕然左氏公羊
二傳皆無戎菽之文此必有誤竊疑菽本作叔說文
叔拾也拾取也此傳戎菽猶言伐戎所取經因伐山
戎所得故曰戎捷傳申捷字之義故曰軍獲曰捷戎
菽也范氏未明菽字之義故以菽豆解之不知菽豆
字古祇作示菽更為示之俗字

與我

僖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醜為酒藥脯
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責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數

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
氏無注王懷祖觀察曰方言予讎也予與古字通與
我之深讎我之深也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未有過
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咸熙案訓予為讎猶訓亂為
治訓祖為存也古與字作与或與予形聲相近而誤
然訓此傳與字為讎其說甚確

正名

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
矣娛親小言云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
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

內記卷五

六

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
正其文字之誤以上注此傳正名義亦同此蓋不
曰秦滅梁而曰梁亡不曰鄭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
師恐後人疑不因魯史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間者故
特表其說咸熙案此名字即中庸考文之文也名不
正則是非無定人用其私說更正文虛造不可知之
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甚至舞文弄法之徒繁言破
律紛然迭出矣說文叙亦引論語正名是許鄭同說
蓋文有譌舛者有殘闕者此皆梁亡鄭棄其師皆因
魯史舊文未嘗有所加損特正其文字之譌舛殘闕

者而已。

孔子生卒年月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引潛溪孔子生卒歲月辨云公
羊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年與日同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實差一月
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與公穀且
差一歲日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
以注左傳司馬貞主公穀以證史記馮去疾造為調
人之言以歷法積之謂之三者皆非誤潛溪曰公穀
為傳經之家富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甚近

甲記卷五

光

其言必有依據司馬遷雖良史後於公穀孔子所生
之年當與公羊穀梁氏其卒之時左氏云魯哀公十
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
遵之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
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與乙文相近
故誤書也潛溪一代醇儒學識度越前人故其辨精
鑿如此咸熙案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朔非庚子
春秋經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朔為庚辰則
二十一日為庚子矣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古卯作卯
酉作卯以形近致誤己酉乃襄公二十一年是公穀

年月日俱同其有一字者衍文也襄公二十二年至
哀公十六年計七十四歲杜注謂襄公二十二年生
至今七十三歲者誤也四月十八日為乙丑非己丑
乙與己的是文相近而誤又案襄公二十一年至昭
公二十四年却三十五年是年仲孫獲卒襄十一年
春秋正義云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
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此亦可
以正杜注之誤

外傳

依喙歷莘

甲記卷五

音

鄭語依喙歷莘困學紀聞云云史記鄭世家注莘作
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
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
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可以證今本之誤
原注按下文前華後孫侍御云下文前華卻當作前
河則上文當作莘
預今本作前莘咸熙案宋景文公補音於前莘下音
所中反則知本作莘不作穎矣方氏樸山云據今本
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注
云二邑號澮其下云鄭敵補丹依喙歷莘君之土也
注云言克號澮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若前莘

後河右洛後濟注云莘莘國也按此上下注語則兩莘字明是兩地一為邑一為國不得合併且其注莘字係於前莘後河條下而又云莘莘國也與鄴氏所引亦不同鄴氏又改竄韋注割截國語以兩為一而王氏從之愚亦有疑

竇犖竇鳴犢

因學紀聞云晉語竇犖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悲哀無萌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犖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犖對簡子誤也咸熙案此索隱之誤非通鑑外紀之誤也漢書人表中上以鳴犢竇犖為二人

登筮

吳語登筮相望於艾陵韋注唐尚書云登夫須也候親小言云登不當訓草名小雅却人臺筮緇撮爾雅釋云臺夫須唐尚書本必作臺筮與毛詩文同故用雅訓臺說文作臺臺登形近而誤韋注不辨字誤而謂唐以夫須訓登非也咸熙案說文却登字云筮蓋也補音作登云都騰切知本是登字从艸作登者傳

寫誤之耳登夫須也四字疑有譌脫當云登以夫須為之修能之說未是

借陰日記卷六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論語

攻乎異端

北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王
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
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毛西河據
之謂攻字當讀如攻木攻金之攻不宜作專治解先
師胡竹軒先生彥昇云按考工記攻字注亦訓治如
陳說則攻乃攻擊之攻而斯害也已已字當訓止然
范升傳全引此章章懷注云攻習也異端謂奇技也
攻訓習即專治之謂劉勰言惡乎異端是言惡其為
害非惡而攻之惟任昉引此作攻擊解要不得以一
人之解駁集注

樹塞門

八佾邦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
蔽之邢疏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
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元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通
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咸熙

案雅禮皆訓樹為屏則邦君樹塞門謂邦君以樹塞

門樹即屏也不得於樹下再安屏字鄭注似微有誤

下管氏亦樹塞門山井鼎七經孟子考異作亦有樹

塞門可證樹之不作樹立解矣詩麟侯我於著手而

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著音直據及與素協即樹之

通借字也

造次

里仁造次必於是鄭云蒼卒也咸熙案說文𨔵𨔵字
云蒼卒也从𨔵𨔵聲讀若資取私切是造次之次本
當作𨔵而讀音資作次者假借字也易其行次且陸
德明云說文及𨔵作𨔵同七私及而論語不作音者
以其訓已具於易音且鄭注蒼卒與許正同可意會
而得也今人於次且之次高讀干聲而造次字則無
有音資者矣

畫寢

李匡乂資暇集云論語宰子畫寢鄭司農云寢臥息
也見文選高唐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畫作胡卦
反且云當作畫言其繪畫寢室今人咸以為韓文公
所訓解也咸熙案梁武帝論語不載於梁書南史本
紀及隋唐書經籍志惟釋文載有兩說而此說無之

由記卷六

由記卷六

是說實鄙淺可嗤即出自梁武亦未足信然周密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畫當作畫侯白隋人是隋唐間人已有此論並非昌黎私說况今世所傳筆解本偽書耶胡竹軒先生云有子惡卧而焯掌猶耐何其勤也宰予晝寢何其怠也晝寢是當晝而寐如後漢遺詔晝眠不必為賢者諱或言晝當為晝字之誤韓禪或云寢者寢室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孔子譏之野客二說並非或熙寧王楙南史何尚之為侍中在直顏延之以醉詣馬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晝寢為當晝而寐自來無異解也

日記卷六

三

老彭

述而篇比於我老彭釋文包云殷賢大夫也葉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集注云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注疏本作但疏云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生之道疏云老彭即莊子而不自制作云云則作但為是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且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或熙業漢

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釋乃知

漢儒為論語之學者俱以老彭為彭祖其云彭祖賦詩是述而不作二句乃彭祖所賦之詩孔子但述其語耳幾古語云作

據世本云錢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則老聃老彭似是一人漢邊詔老子

王世年時生到景五十年年十有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則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花之貌也然則老聃與史記不合矣老子釋文引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客成生殷時其為殷賢無疑若以彭祖為顓頊元孫陸

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乃傳聞之誤王逸楚辭天問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又沿風俗通之誤而附會其說者孫履齋坦示兒編曰大有卦匪其彭

陸音步即切子夏作荀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荀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說益支離矣

束修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後漢書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章懷注云束修謂束帶修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嚴修能娛親小吉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自十五以後不可以無教故聖人云爾

漢人多用束脩義與鄭注相類然非謂年十五以上者名束修如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之例也大約謂年

日記卷六

四

十五以上乃束脩之時爾漢書王莽傳上云安漢公
自初束脩師古注云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據兩漢書
注則年十五謂束脩之年而非年十五之名為束脩
明矣鹽鐵論論云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此
言結髮入學官年十三而得宿衛非十五歲之名又
明甚漢謁者景君基表云惟君束脩仁知口口釋
幽州刺史朱龜碑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
十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口口束脩操潔冰雪汁金恭
碑云束脩聰口口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束脩勤恪
寸禰衡顏子碑云在束脩之莖入宣尼之室則束脩
自是漢人常語非鄭氏秘說也成熙案後漢鄭后紀
詔從兄豹等曰先公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
觸羅網注言能自約束整飾也鄭均傳肅宗詔曰議郎鄭均束
脩安貧馮衍傳說鮑永曰大將軍之事豈特主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注言當扶廉規模不可空劉般
傳沛郡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注束脩謂禮
王龔傳李固奏託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以上束脩
之義皆與章懷注同與鄭注不合惟伏湛傳杜詩薦
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禮注亦
與鄭同脩能謂年十五以上乃束脩之時融兩說為

田記卷六

五

一其論甚佳鄭君云年十五以上者謂人束身脩行
當在十五以上之年否則尚屬童蒙不能繩以求脩
二字也若大文上字依鄭解當讀上聲訓進謂能束
脩以進與鄭注上字不同又案北史盧辯傳太子及
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
不受龔儁教明帝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
禮劉焯以儒學知名後進質疑不遠千里而至然書
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以束脩為脩脯乃
皇疏所本禮記檀弓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以乘壺
酒束脩賜人是束脩本饋門所用後乃通呼為童子
之擊耳曲禮疏謂童子之擊悉用束脩亦引論語此
章證之

田記卷六

六

五十以學易

五十以學易釋文魯讀易為亦惠氏棟曰君子愛日
學必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為晚矣然炳燭之明尚
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規解肅
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成熙案漢外黃
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正用論語此文張
載注王延壽靈光殿賦如我數年五十以學亦以學
字為句可知陸氏作釋文時漢學尚未墜也但以五

十五冊

四

字為七。此說似更確。大戴禮曾子篇事云。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俱括論語成文。安知七十無德云云。非即用假我章語乎。又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互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是矣。二說俱近鑿錄之以廣異聞。

日記卷六

七

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述而下。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為字集注不作音。今皆依本字讀。與上句相屬。或與案當以君娶於吳為句。為同姓謂之吳孟子為句。皇氏義疏云。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與釋文于偽反之音合。吳字當是衍文。春秋經。哀十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杜預云。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僅如吳字。是明以所出示人矣。何晏集解云。禮同姓不婚。

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疑古本論語本無吳字。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顯與經文不合。此漢儒傳禮記之誤。

文莫吾猶人也

文莫吾猶人也。何晏集解云。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以後世俗語揣測聖書。其說甚曲。且與下二句文氣亦不貫。韓門綴學曰。晉樂摩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通雅曰。陳駭雜識云。方言。佯莫強也。若云努力。樂摩言勉強為文莫。儘教即是強意。猶解鄭重為類煩。

日記卷六

八

當以言外會之。則文莫二字相連。乃春秋時語。或此謂若以勉強為文莫。則文莫上當有脫文。勉強猶人者。果何事乎。文莫連文。春秋時古書。蓋未之見。亦臆度之辭也。文字宜略讀。莫字當以方言訓強。言文則勉強猶人也。說文。初。莫也。莫即模之者。元東陽許氏論語叢說云。文猶文章。威儀文辭皆是。得是有得於已。文固亦君子之事。乃發於外者。故曰莫吾猶人也。若躬行者。必心有所得。乃可成君子。故曰全未有得。

則有司存

泰伯、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邢皇兩疏，註以有司二字連文。繡山徐北溟，經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撥日，各有司存。觀其文義，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表志叙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冲傳云：臣司存閭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叙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蓋可以證矣。孫匡谷侍御，題其說載之。讀書勝錄續編咸熙案，文選沈約恩倖傳論，階閭之任，宜有司存。注引論語曾子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晉書王猛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杜工部萬年縣京兆杜氏墓志：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又寄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詩云：司存何所比，膳部豈凄傷。仇注引蔡邕語云：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權柔嘉式。是百司，蓋未知司存二字所出，故但以百司解之也。然說苑修文篇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遵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明出有司二字，蓋古義如此。其曰：司存者，或文偶相似，未

必盡用論語也。

有亂十人

因學紀聞二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又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錢官詹云：唐石經尚書左傳論語皆無臣字。後人苟添不足據。咸熙案開成石經一經，乾符修改，再經後梁補闕，其苟添之字的係後人增入。陸氏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且十人者非是。則臣字之誤由來久矣。嚴修能云：爾雅注引論語有臣字，亦疑後人妄加。又云：此引穆子語在襄公十傳，余所得宋本不全。左傳無臣字，與王氏引合。於此見宋本之可貴。

循循

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漢書趙壹傳又注引論語俱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三國志魏志引論語亦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孟子章句明堂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傳曰：林宗恂恂善導。宋書禮志：禮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僧暉曰：接誘恂恂，曾無倦色。俱用論語此文。咸熙案：鄉黨篇釋文正作恂云。又音旬。溫恭貌。集韻恂亦音旬。恂恂善誘

也。狗本有句音，故字亦作狗。狗本字，循借字也。因知狗如也。句，正當作狗。狗善誘，解孔子在鄉黨，狗善誘，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義本相承，似不能言者。句宜在次節之末，蓋當便言之時，而反似不能言，正所以申說唯謹之義。羅大經鶴林玉露引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可以正俗本之訛。

齊必變食

鄉黨齊必變食，孔氏云：改常饌也。義疏云：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咸熙案：古人居齊，饌具加隆於常時，而不御葷辛。周禮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云：殺牲盛饌，日舉又云：王齊食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是齊之食，變而加隆，非減也。荀子哀曰：端衣元裳，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新衰菅屨，杖而吸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楊注云：葷蔥蕪之屬也。說文艸云：蒜，葷菜也。後人誤以蔬食為持齋，而不知葷之不屬於酒肉也。皇氏潔淨之義，似已誤會。

色斯舉矣

色斯舉矣，漢魏人多用色斯字。論衡定賢類而後集，色斯而舉，越絕書外傳，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即中鄭

固碑，色斯自得，費鳳，螺色斯，輕翽，費鳳，別碑，色斯尚舉，元寶碑，翻署色斯，張壽碑，常懷色斯，斥彭，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糾明哲，色斯而幽，通又云，或色斯而不終日，勳社，漸防，微色斯而逝，後漢，陸，或色斯以求名，三國志，惟，堧，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皆以斯字連上讀，漢人用友於刑於，蓋關等字，亦此類也。

九合諸侯

憲問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咸熙案：以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及所引釋廢疾考之，則范甯數葵邱不數柯，鄭不數北杏，陽穀并不數貫，未知陸氏據何本說。文的句字云：聚也，以九聲，竊謂論語九合之九，當即此字，省作九耳。句又與鳩通，莊，備，故前人集中亦有鳩合同好之語。九合諸侯，猶云聚合諸侯也。可破諸家紛擾之說。

當仁不讓於師

衛靈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云：當行仁之時，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咸熙案：君子隨時隨地，皆可行仁。豈必盡在師長之前？爾雅：釋師，眾也。言君子處眾，凡事皆當退讓，惟行人之事，不讓於眾人也。鄭志答趙商門云：師者，眾之通名。

孔子弟子

世傳孔子七十二弟子，案七十二當作七十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云：孔子家語亦作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附記卷六

五

也。孫侍御云：今本家語脫去顏何一人，故止七十六人。或謂史記顏祖字襄，索隱曰：家語無此人也。今本家語顏相字子襄，若據索隱，增顏何而去顏相，則仍七十六人矣。不與史記數同也。嘗以詢之許周生云：索隱家語無此人也，乃家語字子襄之謄，因下郭單而誤耳。史記索隱單行本頗多誤字，不當據此遂生異說。咸熙案：史記弟子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明，係今本脫去，稱即冉字之誤。古稱字作焉，與冉形以遂謄作稱，顏相即顏祖，相與祖亦以字形近而誤。

論字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鼂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書有論道經邦之言。江慎修盧抱經兩先生皆云：論道經邦，乃晚出古文，不足為據。咸熙謂劉勰非能辨古文者，自是遺忘耳。案易屯象傳云：君子以經綸。釋文云：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大雅：禮樂於論鼓鐘。傳云：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儀禮：公食大夫，論。中庸：經綸天下之大事。惠又引王弼論語注：論，日知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事。惠又引王弼論語注：論，日知也。

附記卷六

五

錄云：劉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梅氏之漏義也。咸熙案：梅晉人劉梁人，顧氏立說傷於輕率，且易詩禮皆有論字，豈可執劉說而繩之子。

孝經

仲尼居曾子侍

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古文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溫希禹注：能孝經約解云：案孝經古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無閒坐二字，應從古文為是。蓋古居皆有名，二載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各有

處所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祇書居一字以記處所者。若侍則有侍坐侍立之分。侍立曰侍。在正席之側。請業則膝於席端。請畢即起。孔子閒居。子夏侍。此侍立者。亦曰侍側。閔子侍側是也。侍坐在正席之席之側。曲禮所云。席間面大者。東西設席。而坐於席間。請業則起跪。請畢還坐。故曰侍坐。下文有避席復坐之文。則非侍立。而侍坐明矣。成熙案。說文訊。尻處也。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閉。宋本說文作。通居。如此是古本無閒字。禮記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是侍字中坐立之義可賅。

曲記卷六

五

孝經今古文

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獻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後儒穿鑿。更改偽作。閔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成熙案。古本孝經。無章名。有之。自皇侃始。非劉向所定。刑昺正義云。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

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閔門一章。凡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摺疑一篇。劉炫好作偽書。隋書經籍志。稱炫偽造書百餘種。錄上送官。此書雖不在偽造之列。而二十二章之分。要必自炫始。其閔門一章。當即炫所竄入也。日本國孝經分章。一與劉炫所校同。閔門章亦在第二十一。今文孝經十八章。其注相承為鄭康成。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開元七年。詔下羣儒學官。俾共集議。劉子元等辨鄭注有十謬七惑。以為孔鄭二家。雲泥致隔。較其短長。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王伯厚則以為鄭小同。作成熙案。今傳孝經鄭注。與康成語異者甚多。無怪落後儒駁辨。然范蔚宗後漢書。鄭元亦以為注孝經。則康成之有孝經注。說非無徵。竊疑康成注孝經。未就。其孫小同足成之。如王朗易傳。成於肅手。蘇允明易傳。成於東坡手。而仍以朗名允明之名。歸之也。七友張皋文編修。謂魏時鄭傳注孝經。見公羊昭十五年疏。鄭傳當即是小同之名。未知何據。然觀徐彥疏云。何氏所言與鄭傳同。與鄭康成異。則康成自有孝經注。與傳為二家明矣。

曲記卷六

六

孟子

折枝

梁惠王上為長者折枝趙御卿云折枝案摩折手節

解罷枝也劉熙云折枝若今之按摩也後漢書張劭

咸熙案釋名謂云折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枝與支同

劉孝標廣絕交論云荀勗達迤折枝祇痔唐寂照和

上碑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枝言既死而支

不僵也用孟子猶合古義陸善經云折草木之枝謂

引唐人喜初新說如此胡功載云內則疾痛苛癢而

敬抑搔之鄭氏云抑按搔摩也此折枝確證抑京山

九經解云折枝謂屈抑腰肢見長者之禮雖於古義

不合較陸氏之說稍長

雪宮

梁惠王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元和郡縣志齊雪

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

侯見晏子於雪宮關百詩云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

所引語咸熙案文選謝惠連雪賦雪宮建於東國注

引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雪宮在齊國都之東去

國稍遠與圖志合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於稷下故

館之離宮下文景子對景公一段亦以此地曾為齊

大夫館舍就近事以為鑒則見晏子於雪宮之言固
信而有徵也

五里之郭

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

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

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

恩德固結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

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臧玉林曰

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

也郭為外城猶樛為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為狹若城

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

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

咸熙案古五字與七形相近七里必五里之訛

往為之耕

滕文公上湯使寡眾往為之耕疏云湯使亳之眾為

葛伯耕作以助其桀或咸熙案此所耕乃藉田也湯

以葛伯不祀故使亳眾往耕以使得供桀或耳若泛

說耕字不唯於桀或無看而以一境之眾耕一境之

田舍已去人恐無此情理也高學博家駒為余言

湯始征自葛

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又云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前解載字為句後解載字下屬成與案文選謝元暉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如古時請法本是如此趙氏不得其解故以載字改屬上而訓載為始也載助語辭詩綠載脂載章載震載夙載生載育附載戰千戈載素多矢與此載十一征之載正同若以載為再而訓為再十一征其義曲矣

白記卷六

九

尾生陳不占

離婁上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章句云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成也案尾生即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臨戰國策皆載其事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列於中中陳不瞻齊莊公時人韓詩外傳御覽四百新序驪皆載其事人表列於中上諸書皆作不占占瞻音同孔本本作瞻偽孫疏凡遇趙氏援事以證者都不能疏其所自而於此則云

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其事煩故不重述又離婁西子章疏云西子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亦以為史記之文仰武士人所據之史記不知何等書也

徒杠與梁

離婁下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正義引說文云石橋也俗作杠从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爾雅石杠謂之荷郭璞云聚石水中以為步約也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成也案周時未有石橋杠之制亦與今石橋異其云聚石水中者當是以石置水中使徒涉者有所措足說文所謂舉脛有渡

白記卷六

十

也詩並帶而屬說文引詩作林云履石渡水毛傳云以衣涉水言水中既有石可履便可以衣而涉義本互通所謂履石者即杠也淮南本經訓積煤放石以純修碣高誘注修碣曲中水所當處也碣荷古字通用梁獨木橋也又繆稱訓若行獨梁高注獨梁一木橋說文謂之椎廣雅椎獨梁也初學記引廣記云獨木之橋曰椎與杠之用石者不同漢注引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椎顏注即以爾雅謂之石杠訓之非也此梁與造舟為梁之梁又別架木為橋到處皆有若比船於水而加板其上古惟天子至士得行之小民不

得通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五年始作河橋所謂河橋者亦即如造舟為梁之制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天子造舟秦時已大故紀其始作非如今跨水之橋梁也若後世有戰伐之事水路阻絕亦為梁以通道如左傳之除道梁澆戍舟發梁乃倉卒立辦不必在寒沍之時又有設之以禦姦妄者月令孟冬謹閩梁是也此乃終歲不撤但與水上橫木之梁無涉至爾雅隄謂之梁是魚梁非橋梁郭注既引詩傳石絕水為梁而復云即橋邨氏正義竟以梁為木橋俱考之未審也孟子正義云與梁者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案此輿字當讀如輿人之輿所以別於造舟之梁正與下民字對毛西河四書改錯云此與禮記奉席如橋衡以架橋兩砒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橋衡正同尤屬傳會禮記橋字自訓桔槔其解橋衡已屬臆說而復援為輿梁之證不亦謬乎

三有禮

此之謂三有禮焉諸講家俱云不連諫行言聽二句說孫疏已如此吾友駱庭山明經云諫行言聽二句是禮之於未去之時有故三句是禮之於將去之時

去三年二句是禮之於既去之後解三禮二字甚確乃知聖賢之語為俗儒誤解者不少矣庭山名槐武康人

被衿衣

蓋心下被衿衣章句云衿畫也梁山舟學士云衿之訓畫於古無徵案三國志魏文注引文帝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是漢時本有作珍裘者許積卿云言舜者多及於琴蓋以舜有幽風之操也南風為夏時被衿衣鼓琴一時事

向記卷六

耳作珍裘者蓋儒家相傳別本咸與案錢宮詹臧在東皆以梁說為確却意竊謂當從積卿之言史記五帝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正義曰絺勅遲反細葛布衣也與孟子正台或謂絺即尚書絺繡故邨氏音竹凡反當從鄭作蒲也不知賜絺衣與琴之時舜尚未為天子安得有絺繡之衣且絺繡十二章為天子以下祭祀之服被以鼓琴亦不相類也徐新田云夏小正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即曠歌南風在十二月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疏云世本神農作琴舜用此琴特歌南風不必如梁曜此說以范

履霜為嫌或庶案觀歌辭云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似當屬夏時所歌若師曠所歌南風蓋如
詩國風之風非風雨之風與舜之南風不同

追蠡

以追蠡章句云蠡蠡欲絕之貌也修能云案荀子
云蠡兮其相逐而逐也楊注云蠡與劓同蠡兮分判
貌蠡音庚方言云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奈晉
曰雜又計云劓分也此與章句皆合又案說文蠡云
蠡蠡蠡木中也此蠡之正訓與此義異庶案此由
誤解追字遂使蠡字亦不分明追鍾推也推或通作
推省作追說文祕論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敵
也知追與推通鍾之推蠡蠡欲絕其用之多可知自
豐氏以追為鐘紐復以說文蠡蠡木中之訓實之全
與古注相戾

鄭注孟子

隋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鄭元孟
子注七卷咸熙案鄭君注孟子不載於後漢書本傳
後人亦絕無援引者是更非孝經注之比矣致高誘
嘗正孟子章句見高氏呂氏春秋序而諸志不載高
鄭同事盧子幹豈因此致誤歟朱氏經義攷據隋志

收入咸在東云鄭君所著書具詳孝經正義萬無注
孟子事惟注周禮則屢引孟子近人又有言康成注
爾雅者亦誤讀周禮宗伯疏耳徐新田云趙邠卿亦
嘗從馬融問恐隋志因此致誤以一書而分屬兩人

惜陰日記卷七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爾雅

孟

釋詁孟勉也郭云孟未聞翟晴江補之云班孟堅
幽通賦孟孟晉以造羣曹大家注曰孟勉也鄭推爾
雅注曰孟猶慙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案慙為抵訛之
音不應轉孟書洛誥汝乃是不養孔傳馬注俱訓養
為勉養莫剛反或與孟因語輕重別字咸熙案孟即
猛字之省孟猛俱从皿得聲二字本可通轉古音孟

日記卷七

一

字有讀莫梗切者亦有母朗切者皆與猛字同音說
文猛健犬犬行勇往有精進義故轉訓詁勉之勉猛
勉雙聲字也班賦孟孟進以造羣正當讀如猛孟進
猶云猛進

殛

釋言殛誅也注云書曰殛則殛死說文訓云殛誅也
引書殛鯨於羽山仰氏正義云說文誅訓責與殛異
當作殊也咸熙案左傳倍人十傳明神殛之杜預云
殛誅也正義云釋言文越語下乃可以致天地之殛
韋注云殛誅也殛死者皆有罪當誅之人故殛字中

可該誅義史記傳秦注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

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是殊誅二字又未嘗

不相通也爾雅說文義解相異者甚多不得據說文

以改雅訓也又黃蘊生曰四罪無死刑咸熙案荀子

賦云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

下治楊注云殺一人謂殛鯨於羽山刑二人謂流共

工於幽州放驩虎於崇山則殛為殺無疑黃說未合

辟

辟歷也郭注未詳仰氏正義云辟律法也律與歷聲
相近漢書律歷志云以律起歷又云律法也莫不取

日記卷七

二

法馬辟歷以聲為義也咸熙案辟邪僻歷亂也大戴

禮入張問云歷者獄之所由生也盧注云歷歷亂也

錢宮詹云歷之訓亂聲相近也又德云民足則無為

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歷亦訓亂又郭氏注云雷

之急激者為辟歷各諸書其从雨者俗書也辟歷之

義存乎聲

冰

釋器冰脂也注云莊子曰肌膚若冰雪水雪脂膏也

嚴修能云此引甚誤釋文云冰孫炎本作凝膏凝曰

脂考之說文凝疑乃俗冰字膏凝曰脂之義甚明了

若莊子水字本當作久凍之久其義異以冰雪為脂膏亦不可解成敗案鄭氏禮記助注釋者為膏凝者為脂莊子之冰雪即詩之凝脂水即凝之本文也雪色白脂色亦白言肌膚如玉雪可愛耳至爾雅似指羊脂而言與人之肌膚無涉郭注與膏字連言亦非嘗聞之丁教授云

珣玗珽

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珽郭注云珣玗珽玉屬卞氏正義云說文云醫無閭之珣玗珽周書所謂夷玉也案顧命云夷玉在東序疏引卞注云夷玉東方之珣玗珽也珣玗珽三字連文成敗案珽當作璿璿為璿之重文璿字訓云弁飾往往冒玉竊意珣玗木屬玉名以其可為弁飾故遂名為珣玗璿說文玉部無璿字小徐本作珣玗璿初印本亦作璿可知璿為璿之俗字矣

卯國

西至於卯國說文水部引作西至卯國云卯西極之水也釋文云本或作幽說文作卯音同嚴修能云四極皆舉極遠者言之卯地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國朱子嘗疑之矣自當從說文作卯卯从八聲入亦从八

聲卯得母以聲相近而誤作卯與成敗案此以音近通借非誤也錢官詹云八與分聲相近卯从八聲而讀府中切此古音也說文莫部有𦵏字亦從八聲而讀頌頌亦從分聲此可證卯領同音

蕘懷羊

釋草蕘懷羊郭璞云未詳翟晴江補雅云釋木篇魁蕘注云根節碗磊也司馬光類篇謂芋之惡者曰蕘益得之矣漢書稱芋曰芋魁與蕘語輕重差耳或謂懷羊之羊疑即芋字羊本作芋形與芋相似而蕘成敗案錢竹汀宮詹釋爾雅亦據類篇為說但釋木之蕘與釋草之蕘字本不同且蕘為芋之惡者若解作芋魁又何惡之有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羊與芡岡等字叶亦不得以為芋字之誤懷羊當是芋之別名如蹲鴟之類

權黃華

權黃華郭璞曰今謂牛芸草為黃華黃華葉似荀藟邢疏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月今注云芸香草也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然則牛芸者亦芸類也成敗案賈思勰引蒼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香可食急就篇曰芸蒜薺芥菜黃香注云芸蒿

也生熟皆可啗芸蒿可食芸草不可食芸草即沈括所謂七里香葉類豌豆其葉極芬香古人用以藏書辟蠹標置席下能去蚤虱吾浙溫處山巖間多有之未見其可食也芸蒿生於仲冬至正月可採芸蒿香美可食故有香草之名夏小正與月令之芸俱屬芸蒿淮南說文所云乃芸草也自來解者誤為一物卽氏正義亦未訂正又案淮南說可以死復生謂可以使死者復生蓋出萬畢術鴻寶等書今失其傳矣羅氏爾雅翼以卷施拔心不死比之亦失考

芫夫王

田記卷六

五

芫夫王郭氏云芫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方人採以為席又云藜月爾郭氏云即紫藜也以葢可食或與案土夫王藜月爾一物三名獨實衆一名篇符一名止滌也釋文藜郭音其字亦作藜紫藜菜也說文云藜土夫也或作藜非也說文云其豆莖陸氏所見說文尚有唐初之本今本說文作藜月爾者乃俗儒改說文以合爾雅爾郭氏以上夫為一物藜為一物遂以廣雅此藜當之邢疏又以芫字為句皆非也紫藜是葢之別種與下文葢藜正是一類藜與葢一聲之轉葢與藜方言雖異音亦相同說文藜作藜是其引

說文亦當作藜蓋藜為紫藜菜藜為土夫其為豆莖也今說文亦作藜不作藜矣

神

釋木木自斃曰神立死留容齋續筆入云木絕於申故木自斃者訓為神或與案說文神云植木頂也一曰仆木也機仆植有顛義故有木頂仆木兩訓蓋申同音故植亦作神洪氏未考古訓其說鑿而無當果如其說則立死者何不可謂之神而又謂之留乎說經之不可求新如此

强蚌

田記卷六

六

釋蟲姑蠶强蚌注云音半姓此注中之音也邢疏云俗本多脫卻氏正義亦無是郭本从半不从羊也或與案說文玉篇蚌皆無蚌字强蚌疊韻自當从羊今人呼米中黑殼蟲為羊子不云半子亦可證然郭氏注爾雅方言皆云建平人呼為半子或疑古今異稱修能云此蟲生於米中故時俗呼為半子郭誤以米為半耳非確證也

鰕

釋魚鰕大者謂之鰕邢疏雌鰕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卽氏正義云說文鰕刺魚也左氏宣十二年傳

五册卷上三

云取其鯨鮑而封之管子輕重甲篇立五屬之祭魚
以為脯鮑以為穀是古者戮鯨鮑以為祭穀矣又以
為遠方之貢逸周書王會篇云滸人前兒前兒若獮
猴立行聲似小兒前兒即前鮑也咸熙案說文鯨鮑
體字或海中大鱼鮑刺魚也二魚在海中大為魚害
故杜注云以喻不義之人吞食上國與前鮑之鮑字
同義異史記秦始皇本紀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
魚似鮑四脚正義引廣志云鮑魚聲如小兒啼有四
足形如鯉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
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

自記卷七

氣從中出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又司馬相如傳上
林賦焉焉鮑徐廣曰音鮑一作鮑裴駰引漢書音義
曰鮑鯉魚也然則魚有人形故曰人魚以其啼聲似
小兒故曰兒魚兩雅增偏第故从魚作鮑蓋假借字
非正字也兩雅鮑當是鮑字之誤御覽引異物志以
為有魚之體而以足行故曰鮑魚亦凡說也鮑與鮑
同音故又轉作鮑即氏既知此魚為王會解之前兒
而復引鮑鮑字以證成邢疏之誤失之不審然玉篇
魚部亦以鮑為大魚似鮑四足聲如人既以鯨釋鮑
而復引鮑字云魚之王轉轉滋誤益不自即氏始矣

又案鯉說文訓大鮑兩雅鮑別名鯉江東呼鮑為鯉
廣雅鯉鮑也山海經龍侯之山决决之水出焉其中
多人魚其狀如鯉魚鯉魚即鯉魚也鯉鯉鯉一聲之
轉據此則人魚特似鯉耳漢書音義即以鮑為鯉魚
者誤也段大令謂鯉以是聲與兒同部故亦作鯉者
其說亦非矣

蓄齒艾

釋鳥蓄齒艾郭云未詳即氏正義亦無釋嚴修能云
鳥名如竊脂剖葷爾投啄木之類皆因其性而為之
名此必有鳥喜蓄艾者故以蓄艾名之鳥名不著闕
文也齒即蓄之下體誤分為二耳鳥名蓄艾猶蟲之
名蓄桑

鷓鴣

鷓鴣雖渠即詩之脊令也據說文則此鳥一名鴝一
名石鳥一名雞渠一名精列脊精令列皆一聲之轉
廣雅驪云鴝鳥精列鷓鴣也即氏兩雅正義引說
文節去一曰精列四字得無疑精列之非脊令與工
記神人注云注鷓鴣精列屬賈故引兩
雅鷓鴣以釋之此鷓鴣同名也

鷓

鷓白鷓雪寔本作揚鳥白鷓分鷓為二字監本汲古

狻猊

釋獸狻猊類。狻猊釋文云：狻字亦作狻，或作窳，或照案。為鳥，窳字注：高辛之子名，見說文。而史記：同。馮相。漢書：古於皆作鳥。說文：窳，鳥也。以象形。讀與。狻同。古文作鳥。據此，則當作鳥。狻無疑。多。郭。字注。中。狻字。繫傳本作狻。大徐本作狻。皆傳訛也。大。郭。新。附有狻字。

駮牝驪牡

釋畜駮牝驪牡。疏云：案鄭注禮記檀弓引此文駮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駮。牝者色驪，牡者色玄，與郭異也。或照案，鄭君讀法，又見周禮。故。人。賈。孔。皆。以。牝。者。色。驪。牡。者。色。玄。解。之。郭。意。以。兩。雅。之。驪。牝。正。釋。詩。之。駮。牝。故。注。引。詩。云：駮牝三十。後人改郭本驪牝作驪牡。以與疏合。不知郭本從許讀，不從鄭讀也。今唯雪牝書院本尚作驪牝。

白駒

一目白駒，二目白魚。釋文：駒音閑，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淮之間曰駒。說文云：載目也。字林作駒。或照案。說文：駒，載目也。江淮之間謂賦。賦本作駒。賦時義同。曰駒與。

馬目白無淺，當從字林改作駒。說文：駒，駒下。馬一目白曰駒。二目白曰魚。蓋即用雅訓。

葵

狗四尺為葵。注引公羊靈公有害狗謂之葵。俗本害或作善，或作畜。唯雪牝本作害。或在東云：博物志：晉公有害狗。據宋與郭所引合。何劭公本作周狗云：可。以此周之狗。郭公本顏氏之學。郭所本。或從嚴氏本。耳。又云：漢碑：凡害字多作周。與周形近。或照案：害與周形相似，而誤。此說甚確。若作善作畜，則與周不相。以其義亦淺矣。說文：葵，犬。知人心可使者。今本說文作犬。如人心可使。玉篇：同。左傳：及。兩犬知人心可使。其即。何休謂可以此周之義手。

爾雅篇第

爾雅十九篇，先後次序，各有命意。錢塘丁希曾作爾雅叙篇云：釋經者貴窮原，爾雅釋經者也。故以釋詁開章，便曰初也。原始者必反終，故結之以死死者終也。哀之極也。哀極者必盛，故釋言則繼之以殷殷者，盛也。盛貴有終，故結之以終。能守終者，明察者也。故釋訓首明明之反也。為幽故篇末曰鬼，鬼者，宗廟既祧之稱也。其始則廟食稱考妣者也。故釋親首曰考。

批親必有殺故宗族之末曰弟兄附而稱親者曰甥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父子異宮首明別也故釋宮次之善居室者無華屋若樓居抑末矣營居室者先宮廟凡家造者先祭器故釋器次之而以豆先焉器欲其世守也故終其篇亦曰白也謂白為柜卷之器也祭薦柜卷必奏音樂故釋樂次之五音先宮者樂之本也音不節不成樂故以和樂之節終焉善節者莫若天八風二十四氣皆節也故釋天次之穹廡則天之形色備焉唯聖人能觀其象而制為章故結之以因章之旃章生於八方地體靜而後方可辨也

白記卷七

卷

故釋地次之九州者分別於方者也故先焉然猶齊州也未盡地之廣也故備載四極而後終極有天有地天之極曰北辰地之極曰崑崙詳禮神崑崙者即此故釋即次之繼長增高莫不自一黃始也故先曰一成之數有高必有下故終之以谷者激焉激者川之流也兩山之間乃有川故釋山次之山莫大於五岳故首舉焉嶽猶五方之鎮也至於望則遠矣故終之以望焉望不止於山凡江漢滌漳亦望也故釋水次之水必有源泉則其源也故先焉源之長者如河故結之以九河焉河濶千里必有草木之滋焉故

釋草次之非蕙醴蒜皆葷也以事君親者也故首重焉草與木類也不可以無別故終之以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考榮而不實謂莢以別焉既區以別矣故釋木次之首以栢者中車板樂器之材也木之形狀不一故以喬檉灌叢之焉木必先壞也而後蟲生之故釋蟲次之草青木落太古以駘天時而夏小正則候昏於蟬則鳴矣蟬亦可駘時也故首叙焉然有足者謂之蟲若無足者則豸矣故居其末焉爾無足之蟲莫如魚故釋魚次之鯉者魚之善變者也故首列焉若龜則介而非鱗矣火龜則幾非其族

白記卷七

高

矣故殿焉活潑之機不盡魚躍也故釋鳥次之佳其之屬五鳩也少皞氏之所以取為鳩氏之官者也故首錄焉鳥與鳥聚難辨唯雉羽與毛茲則易分禽獸故終之以二足四足焉鳥曰禽可擒取也獸作狩可守獲也狩獵之官夏曰鹿人而逐鹿之喻又古今所同故釋獸次之而首夫鹿焉至芻豢不唯中犧牲者實是不可以不畜也故終之以釋畜而以六畜之傑出者殿焉

方言釋名廣雅

方言釋名廣雅三書皆繼爾雅而作者義例各異方

言剖故雜出不列門類釋名別之門類不依爾雅廣雅一依爾雅凡有見於爾雅者悉不著錄此見於上廣雅表然亦有重出者如詩大也祥善也從自或張氏所見爾雅異於他本或廣雅為後人竄亂均未可定又考方言釋蟲鳥有與爾雅異者則亦採之以廣異義爾雅以蚘為馬蚘方言以蚘為蚘馬廣雅則云蚘馬蚘也爾雅以鴝鴒為鴝鴒鴝鴒為戴鴝鴒為澤虞分為三鳥方言以鴝鴒戴鴝鴒鴝鴒為澤虞鴝鴒鴝鴒合為一鳥廣雅以方言述之此例則表中未嘗言也

白記卷七

五

徐新田云案爾雅漢藝文志列五經奏議後蓋總釋羣經字義經典所無者爾雅不釋也魏晉以後始與三蒼竝稱謂之蒼雅張揖著廣雅又著埤蒼二書相對埤即廣也

廣雅闕文

御覽九百二引廣雅曰白鷹鷹也今廣雅釋鳥云鶴鶴鷓子籠脫鷓也無此四字咸熙案月令鄭注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題肩即鶴鷓也晉書崔洪傳洪骨鯁不同於物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林在南為鷓在北為鷹鷓乃

鷹之屬不當反脫鷹字此句乃鷓字下闕文當據御覽補入

俗字

俗字盛於東漢極於五代碑版存於今者其誤書棘目不可究詰張揖親人也碑辭中棘字誤以爲光人其撰廣雅口行明刻本皆不精然其字體實沿於原本而非後人傳誤不可輕改如屯作毛因作因氏作互氏証文作互音作杏字作李雀作霍引作弘之類皆當時所行之字其所收之字既不限以說文其字體亦豈能盡遵說文乎如有重刻者宜仍其舊

白記卷七

六

近儒篤信好古亦未免有稍過者如釋名一書其中之字說文不盡有也而篆寫刻之則凡說文所無者必展轉求一相類之字而為之代律之以假借之義固亦無傷然其書則非真而日矣抱經先生校刊方言其序云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字籒亦音傳譽之類凡舊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易之斯真通論成庶謂長廣雅亦宜爾

惜陰日記卷八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尚書大傳

學訟

西伯成者西伯既成者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閔天南宮造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咸歷案訟當作頌詩縣正義引書傳作學頌頌者容也學頌謂學禮之儀容也此作訟蓋字訛公羊定四年疏作受學於大公宋本聖賢羣輔錄亦無訟字

周傳牧誓大公曰且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

日記卷八

一

不受人者及其骨餘鄭注骨餘里落之壁董豐垣云杜詩箋引尚書大傳憎其人者憎其儲胥丁小正教授云萬花谷前集樹引六韜作余胥說苑作餘胥趙寬夫坦云作儲胥者近是長安志圖中有儲胥未央

當云未央儲胥蓋古人謂瓦為儲胥鄭注以為里落此瓦未央宮瓦

之壁壁與贗古字通贗為瓶亦得為瓦咸熙案儲胥之合聲為籬故鄭氏以為里落之壁揚子雲長楊賦水擁捨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與鄭說正合若儲胥未央之儲胥是漢時離宮非瓦名也張衡

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李善注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以此證之則不得謂瓦為儲胥矣

繼公子祿父

金勝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鄭注繼者以武庚為商後也孫侍御云既云立武庚又云繼公子祿父詞繁而意複非體也抑詩譜正義云立武庚破斧正義云武王伐紂繼公子祿父無立武庚而四字書洪範正義左傳韜曰正義立同御覽七百四無立武庚三字疑大傳自有兩本或作立武庚或作繼公

日記卷八

二

子祿父校者並列以存疑後人不知而併寫之也咸熙案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已見上鴻範傳此處當無繼公子祿父五字鄭注繼者云云亦當移置上篇

民儀有十天

大誥民儀有十天儀今書作獻咸熙案儀與獻古音本通周禮春官甸尊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儀說文解縣以車義聲或作獻从金獻聲儀尊之儀亦作獻洪書王莽傳建華益立斗獻師古曰獻音儀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孔傳訓獻為賢廣雅曰儀賢也其義亦同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民獻儀九萬夫獻字

衍蓋俗人據尚書加之也。因學紀聞引亦誤。

廟貌

洛誥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白虎通云。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左傳正義詳廣雅。謂云。廟。兒也。成。庶。案。說文。廟。尊。先。祖。兒。也。从。宀。朝。聲。古。文。作。廟。聲。五。苗。案。苗。乃。緇。之。省。文。古。文。貌。亦。作。緇。苗。在。下。其。義。可。不。待。言。而。顯。於。六。書。之。指。乃。指。事。而。兼。諧。聲。者。又。案。說。文。緇。云。緇。統。絲。也。引。周。書。曰。惟。緇。有。稽。今。尚。書。作。貌。古。文。通。借。作。緇。耳。統。絲。乃。緇。之。正。訓。與。尚。書。無。涉。近。儒。竟。以。統。絲。之。訓。訓。尚。書。是。不。明。假。借。之。故。矣。

日記卷八

三

麥秀歌

微子之命。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薈薈兮。黍禾蠹蠹。彼校童兮。不我好仇。成。庶。案。史。記。宋。世。家。作。禾。黍。油。漢。書。伍。被。傳。引。箕。子。歌。作。繩。繩。文。選。思。舊。賦。注。引。大。傳。作。黍。禾。蠹。蠹。字。書。蠹。音。映。日。暉。也。義。尤。不。合。唯。六。臣。文。選。張。親。注。引。微。子。歌。曰。麥。秀。薈。薈。兮。黍。禾。蠹。蠹。離。兮。此。正。詩。彼。黍。離。離。之。所。本。仇。古。讀。果。與。韻。亦。叶。矣。其。作。繩。繩。者。恐。尚。有。一。章。簡。篇。脫。亂。遂。致。誤。移。耳。又。案。蕭。當。作。蕭。文。選。入。發。麥。秀。蕭。兮。堆。朝。飛。

注。埤。蒼。曰。蕭。麥。芒。也。茲。歛。切。辨。七。論。下。注。引。此。正。作。蕭。

別風淮雨

文。心。雕。龍。練。字。篇。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好。奇。之。心。古。今。一。也。成。庶。案。詩。蓼。蕭。及。周。頌。譜。書。舜。典。正。義。竝。作。烈。風。淫。雨。說。苑。辨。物。篇。同。後。漢。書。注。引。大。傳。作。別。風。注。雨。據。鄭。注。之。淮。暴。雨。之。名。也。於。注。字。為。近。若。是。淫。字。與。暴。雨。不。合。矣。爭。類。賦。注。作。烈。風。河。雨。河。即。注。字。也。別。風。即。北。風。說。文。訓。云。北。別。也。又。訓。曰。公。古。文。別。古。文。北。字。从。二。人。作。外。與。北。相。近。而。亦。相。通。故。尚。書。分。北。三。苗。鄭。氏。注。云。北。讀。為。別。又。云。北。猶。別。也。北。又。與。背。通。故。詩。邶。風。一。作。背。風。焉。得。護。單。言。樹。之。背。背。訓。北。堂。此。別。字。當。讀。作。北。而。訓。為。背。北。風。言。不。順。之。風。也。

鄭注多可疑

大傳鄭注多有可疑。如納之大麓之野。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日記卷八

四

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探艾見似
當作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
 正此月當作蓄藥以蜀除毒氣時說據上文知
 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蓋古本也今作蓄蘭徐堅與
 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同引今本殆出此然小正所
 書皆要事若言為沐浴蓄之似淺矣此傳蓋非原文
 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或與案初學記事對
 浴蘭懸艾下注引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
 又藝文類聚歲時部引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
 沐浴徐堅歐陽詢尚得見晉宋古書故所據本俱有
 五月五日字唐末脫落故兩宋本無之又案藝文類
 聚歲時部復引夏小正曰此日蓄採衆藥以蜀除毒
 氣初學記所引同竊謂此十一字當是為沐浴也句
 下傳文蓋脫去耳蘭可辟邪亦可為藥月令孟夏之
 月云是月也聚蓄百藥却注蓄蒸之時毒氣盛周禮
 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
 恒多毒然則蓄藥之典三王並重乃聖人因時制宜
 補偏救散之政特於蓄蘭傳發之咸氏疑蓄蘭當為
 蓄藥以傳文為後人所見誤本恐未可信

遊鴻雁

日記卷八

七

九月遊鴻雁傳云遊往也從弟志堅曰傅氏云遊音
 遊案唐韻迢遞去也遊也竊謂九月鴻雁正來不當
 云遊遊古與滯通禮記內則右佩玦珥管遊徐爰本
 作滯漢楊君石門頌遊尋弗前隸釋云遊即滯字此
 云遊者言其淹滯未去耳孔編修云音遊亦非也遊
 正當讀如滯傳云往也往上當脫不字或與案讀遊
 為滯較迢遞之義為長然傳文完不宜輕改月令季
 冬鴻雁來賓遊即來也傳訓為往者亦猶爾雅訓徂
 為存訓亂為治也月令據中國人目所見故言來傳
 據北方雁所居故言往居有定處故正月記雁北鄉
 往無定處故九月不記南鄉曾聞之臨海洪旌賢願
 煇夏小正箋從其說

卯菘
 十有二月納卯菘卯字諸家俱無確解臧玉林經義
 雜記中以納卯菘為納民菘之誤尤屬附會咸與案
 卯菘今之小菘也崔豹古今注卯菘謂之小菘陶貞
 白云小菘一名菘子菘卯音相近即爾雅之蒿山菘
 也段先生云凡物之小者稱卯禮之卯醬即鯢醬鯢
 訓魚子有小義詩之總角牝兮謂幼推也牝者說文
 卯字也本草大菘名葫小菘名菘大菘乃張騫始得

日記卷八

八

自西域者蓋始以大蒜別於蒜後復以小蒜別於大蒜古祇有蒜而已或或因思南都賦中春卯夏筍秋韭冬菁卯即蒜卯也與筍韭菁為類

月令鄭注引夏正

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騎御角力鄭注凡田之禮惟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傳氏松卿夏小正叙云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合此條計之當有九事已詳余所注夏小正傳校本後記矣後閱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注夏小正下有日字可知非後人所增矣或匪業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與小正合月令講武於孟冬乃秦制耳秦以亥正故於戌月遂行大閱與古制本不合鄭氏不當引以證之且注引夏小正八事正義中皆有之孟冬注所引小正正義獨無始知古本注惟狩最備句下不引小正今本有者係後人竄入無疑傳氏所未見故不數之歟足利本乃偽書不足據

車教之道

保傳此中車教之道也注中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自青史氏以下太子之事也王懷祖觀察云此車教之道也乃摠承上古之為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

為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觀鸞和之聲側觀四時之運是即古人車教之道上言胎教之道其義一也新書作此與教之道也是其證車上誤衍中字而注遂以周禮中車釋之因文附會誠無從而不可矣

痺

曾子本孝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痺盧校作痺或與業痺字是韓非子外篇云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肱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憑之義矣彼是坐此言立時說文足氣不至是也痺

痺

字而今多作痺說文痺濕病也

或

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侯親小言云或者無定之辭遊必有方則不以或為父母憂矣注云不為事或貽憂於父母也未詳咸在東曰業鄭注論語云或之言有也謂不以有失貽父母憂也或與業或與或通言不為非禮之事所惑為父母憂也如此解於注義亦通矣

經

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繼官本作繼

咸熙案，倘當讀如梅養繼，倘為韻，繼字似不當改。

氏產

帝繫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咸熙案，氏產即是產，古氏是同儀禮，太司是古，注云，古文是為氏，又見曲禮注，或以氏字連上讀，非，下昆吾者，衛氏也，六氏字曰簡狄，氏產契三氏字，俱當讀為是。

象傲

替駁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傲，補注云，象為人傲，很，因以為號，劉景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因此文也，嚴修能云，業象傲之文，見於

日記卷八

字

堯典，言象之性傲，未嘗以象傲為號也，然不可以禮經為誤，如受德二字，見於立政，馬融云，受德，受所為德也，而逸周書，殷則曰，殷末祿受德，孔鼂注云，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呂覽，當云，受德乃紂也，尚書鄭注，伯翳，西孔傳，政皆以受德為紂字，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以為誤者，然當知古人自有此例，象傲受德，可互證也。

慙

優以繼慙，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注，慙猶忍也，咸熙案，慙疑即湛字，樂也，優伏而繼以湛樂，柄乃下

移是之謂失政，注訛，慙訓忍，亦未見所出。

沈魚

勸學云，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子，嶠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領下，似鬲，魚而身無鱗，出江中，咸熙案，說文，鯉，鱗魚名，傳曰，伯牙鼓琴，鯉魚出聽，然則魚名本作鯉，古覃淫沈音皆相近，故或作淫，濁字之譌，亦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或以韓詩外傳，作潛魚，疑沈潛義同，而不知魚可潛，不可言沈也，又業二句，文法當作伯牙鼓琴，而沈魚出聽，瓠巴鼓瑟，而六馬仰秣，琴

日記卷八

書

與聽為韻，瑟與秣為韻，音既相諧，與說文所引亦合。

富恭

子張問入官，故君子南面臨官，賁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嚴修能云，富恭二字，不辭疑，當作富而能恭，脫而能二字，咸熙案，富恭有本能圖，謂富恭為謀身之本也，六字為句，下文云，修業居久而譚，與上句文法一例，疑富字有轉寫之誤，未必脫而能二字也。

溲

文王官人，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溲，注，殷盛也，溲，蓋深字，咸熙案，溲字無考，故注云，蓋以疑之，古深

字作深深自是深之諺大戴禮而如多通用志殷如深當即志殷而深也注云深蓋深字疑亦校者之辭官本云深蓋深也是俗本已有改作深者而誤從之耳

引詩

用兵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上二句為逸詩下二句為蓼莪之詩嚴修能云連引兩詩合之有韻古人間有此例呂氏春秋棘引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靈合兔置文王兩詩之文城靈為韻禮記禮記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靈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辛勞百姓亦合引逸詩與節南山詩而有韻者

周昌

少間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悅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容事天子咸熙案昌乃文王名馬有對人之子孫而直斥其祖宗之名者乎常人且不爾况聖人哉况聖人之對君哉即傳禮者亦未必疎忽至此此等處恐非大戴原本

戴記佚篇

續漢祭祀志注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咸熙案昭乃政之諺詩靈臺正義云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記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曰辟雍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遽為說是政穆篇唐時猶存

夏小正箋序

吾友胡功載嘗為余作夏小正後序云仁和宋學博德暉以所箋夏小正十卷示余余讀之其疏證辯訂真如五丁鑿山聞人世所未有覺前此諸儒之解是

曲記卷八

高

書者均未為盡善也以予卑陋服膺之不暇又何辨隙之可指然有數處尚欲與學博商榷者如二月初俊羔助厥毋粥據周公月令當作初獻羔先薦醢觀月令下文命樂正習武釋菜與此下丁亥萬用入學之文合則初俊羔助厥毋粥之為諺字無疑八月丹鳥羞白鳥月令作羣鳥養羞淮南子時則訓作羣鳥翔據月令淮南則白鳥二字當是羞文鳥字亦恐百字之諺何以明之蓋羔助毋粥本無關節所之宜蚊蚋丹良不得被羽翼之號兩雅子口傳之翼者其足蓋以鳥名者大都皆兩足有翼者也若有翼即為鳥則兩雅釋蟲有翼者亦多矣何無一物以鳥名

者况丹鳥白鳥夏時比有是稱則由來甚作傳者不
 知經誤順文註解均屬附會者也又九月主夫出火
 據周禮司燹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
 之先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
 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納火左氏昭
 十七年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五月禮記却特牲曰
 季春出火為焚也以經傳證之則主夫出火當在三
 月參則伏之下今在九月者錯簡也舉博此書如引
 喪大記士妻以祿衣證綠色當為祿衣引易老玉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證需人當為商人之
 類可謂駁矣如余之說倘亦錄而存之以備參攷庶
 不廢芻蕘之雅意也夫咸熙案以俊差為獻玉以丹
 鳥為百鳥之詒其說甚新小正傳文有傳寫錯誤者
 有為景宣舊注經後人彘入者其中本難盡信但二
 月初俊差助厥毋粥傳文明云俊也者大也粥也者
 養也若改作獻則不合矣且助厥毋粥與先薦寢廟
 字形全不相近恐非傳寫之詒至丹良蚊蚋之說鄭
 君注月令時已全引小正經傳其非偽記無疑傳文
 云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其有翼為鳥猶云有翼者
 方謂之鳥此蟲也而亦謂之鳥者以重其養故所以

進之也此倒句文法蕭山徐北溟解謂文之倒誤欲
 移有翼為鳥句在其謂之鳥上非也是書相傳二千
 餘年經文豈無訛脫當時作傳之人不敢輕改順文
 詮解豈今人而轉可以貶改乎讀古人書不知蓋闕
 之義好為新說通儒俱不能免即如月令羣鳥養羞
 周書月令作君鳥養羞君乃羣字之脫誤陸農師謂
 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義
 不遽取之於下是君道也黃尚書崑岡夏小正注從
 之皆貶說也咸熙嘗箋夏小正以玄校之校為祭器
 引祭統夫人薦豆執校為證夏尚玄故以漆繫之以
 鹿人從口鹿為即麓字引易即鹿無疑左傳沙鹿崩
 為證皆經前輩矜賞因與傳文不合後俱削去若主
 夫出火之夫當讀夫圭田之夫治也火伏則令民亦
 內火有不以時縱火者有司主治之即周禮菓菜之
 等也此解本之孔翰林廣森確不可易任文田北溟
 注夏小正據周禮鄭仲師注移此節於三月中與胡
 君之說合余書已有新田修能作序此可存然不
 敢幸良友之意因錄之日記中而附著却見俟更高
 之

仁和 宋咸熙 德恢

羣經總論

古人引經有增刪

古人引經間有刪節漢書藝文志對許君說文解字叙張參五經文字序引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已夫竝節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一句孔穎達春秋正義註章懷後漢書注傳融引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竝節去將帥之士便為諸侯二句此皆不可據以是正經文葉夢得疑有馬者句為衍

日記卷九

文陳皓欲移建橐句置將帥之士上皆輕於疑經者也徐新田明經云引經刪節自是常事其有增加者則非常例左氏兩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一見隱六年一見莊十四年豈可據以增益書詞乎左氏此例今人不可效尤引用古語可刪不可增亦不可改此真通人之言著書者可以為法

漢儒引經有異同

漢儒引經皆由經師傳授故其所據本各殊即一人之書彼此援引亦有不盡同者後人不察或以為今古文之分此誤也宮詹錢先生云許叔重自言其稱

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

皆古文也試較之今本多殊易孟氏書孔氏不傳而毛詩故無恙乃亦與詩所引不同蓋經典凡自名家其本皆不能無異今所傳毛詩出於鄭箋許在鄭前其所據本不與鄭同故所引亦異且有同一許引而彼此各殊者猶周官一經有故書有鄭大夫本有鄭司農本有杜子春本康成之前已四本不同周官既如此則孟氏易孔氏書毛氏詩舉可知矣段大令茂堂尚書撰異以毛部碑下引虞書鳥獸肆髦為古文發部腹下引虞書鳥獸腹毛為今文亦無所據蓋許

日記卷九

氏凡稱易曰書曰詩曰者皆孟氏孔氏毛氏也不偶易曰書曰詩曰而直載易書詩之文者易則施氏梁邱書則歐陽夏侯詩則齊魯韓也如土部塢夷在冀州陽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鳩夷此孔氏也山部場場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場發場谷也此歐陽夏侯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往往以今本為偽孔所改段氏則以今書皆出西漢孔安國所讀之本恐不免過不及之失此論吾友臧在東籍堂著之拜經日記喜其精確因抄存之

陸孔解經優劣

陸元朗孔冲遠兩君皆有功經學者陸之學勝於孔釋文意在從時故易取王韓書取孔春秋取杜爾雅取郭璞莊子取郭象然頗不欲守一家言故采錄漢魏諸儒之說以存古義其於尚書雖不能明古文經傳之偽然猶不廢馬鄭之注孔氏正義蓋守本注於周易古義片詞不引於尚書春秋古義必加譏貶以申孔杜漢魏經師之緒日就湮沒雖每經之疏亦非一手所作然孔在當時為學者所宗不能出一己之見力為勘定使其書往往前後相矛盾皆孔氏之過也邢昺學術遠遜孔氏爾雅疏之草率又無論已又考釋文於左傳不多采賈服之說者杜預之集解大半剽竊前儒成說尚見一正義故不多采也

漢儒傳經

漢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翟醜傳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電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為置博士李賢注翟醜傳謂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以醜言為無

白記卷四

據其說非也秦始皇焚書在三十四年三十七年而崩去七國僅七年耳漢高帝在位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后攝政八年至文帝僅三十四年當時二十受書者年祇六十有奇三十受書者年祇七十有奇古人多壽考草野之人豈無曾讀五經者乎陸賈叔孫通輩生於秦時從高祖起義學已極淹博謂之未曾讀五經得乎李斯語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所職固未嘗燒也天下既亡博士官豈無一存者乎是時周禮儀禮俱未嘗出禮記為漢人所撰集不可信而易以下筮尚存詩書春秋尚為孔子剛定之原本無有疑其偽者是五經固未嘗亡也然則所謂從伏生受尚書者乃受尚書之義非今其背誦經文也其曰在孔壁中者以當時藏書之禁甚嚴先聖之書毀之不忍存之又慮取禍故藏之壁中漢時挾書之律既除壁中所出者不止一處蓋已漫漶不可卒讀非因壁書出始有傳本也雖然經不亡於秦火而實亡於漢儒之亂亂雖以康成之大儒欲知聖賢典籍之舊已不可得故曰傳經而經亡

漢學宋學

晉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自王通之黜漢。而自尊其讀經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鄭推亦云。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迹其同異為試訶者。宋史乃以儒林與道學分立。自是而後。更以漢學宋學分左右袒。以漢儒謂之講經。宋儒謂之講道。夫道豈在經外哉。劉安曰。六藝異科而皆道。蒙亦曰。先儒之經解雖不同。而其所以明道則一也。責漢學者。若劉炎則曰。夫子不為怪力亂神。識諱不足信明矣。用以釋經。是則漢儒之罪。責宋儒者。若司馬光則曰。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說。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并漢學宋學而盡責之者。若陳樵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高熙以來。尤與洙泗不類。由後之說。陳氏無王通鄭樵之學。而其妄則過之。充其類必至如王安石之目春秋為斷爛朝報。豐坊之偽撰古經而後已。此則何足與深辨。若劉炎。若司馬光。未始非公論也。蓋言乎其弊。則均之有弊也。尊漢學者。若馮時可曰。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尊宋儒者。若張卿弼曰。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識緯為異。或以

日記卷九

五

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壤之間。十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調停中立者。若吳中行則曰。秦人坑燬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傳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已。叔世汨瀆之餘。理學晦矣。宋儒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之三說者。又未始非公論也。蓋言乎功。則均之有功也。蒙則謂漢學宋學之不可偏廢。猶衣之有表裏也。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此亦何獨不然。有以漢表宋者。亦有宋表漢者。與經傳之相表裏。稍殊焉。倘所謂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者。耶。若夫前無訓故。後雖欲暢以義理。而亦不可得。似袒漢者固宜。雖然。有先後無優劣也。五經亦有先後。而寧有優劣乎哉。故曰。其所以明道則一也。夫漢兼識緯。魏涉莊老。固在所當闢。宋則有陸九淵。楊簡。以及明王守仁之徒。近於禪。亦去其甚者斯可矣。至於言象數者。正未可盡非。而王弼必盡黜之。論語集解。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而張存中作四書通證。則詳言之。嗟乎。明是非者公也。爭勝負者私也。將以明先聖之道。而不免自處於私焉。烏乎可哉。呂祖謙曰。漢之經學與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楊慎曰。宋儒說經。其失

日記卷九

六

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然宋之廢漢學者固非。後之尊漢而廢宋者亦因噎而廢食者也。夫以一人構昧之見。其誰信之。故歷徵諸前賢之論說。竊願學者祛門戶之習。而惟道之是求。學無常師。其有片語之足錄者。即我師也。况乎去其小疵。則皆無愧於大醇者歟。

十一經問對闕文

通志堂經解中所刻何異孫十一經問對。鈔本一作新編缺其自序。闕文頗多。予家有抱經學士藏本。何氏係元時人。年代去今未久。其書於經義淺近。無足貴

田記卷九

七

重。而既無別本流傳。又經前輩校定。藏之篋中。恐不免散佚。因將何氏原序及通志堂本殘闕之處。錄記左方。

豐城開州治之八月。會曾鄒二教諭於講堂。相與言曰。近府庠小學訓導。為學生承問失對。而停職叩其詳。則曰。某日。按察官下學口調坐定。喚一長成學生。問之曰。讀何書。對曰。論語。問論語者何。對曰。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問子曰者何。對曰。孔子說之言語。聽者記之。以為子曰也。問孔子生於何時。對曰。生於魯哀公二十一年十一月

庚子日。問卒於何時。對曰。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問孔子卒時有子無。對曰。孔子止一子。名鯉。字伯魚。先孔子亡。問有孫無。對曰。有一孫。名伋。字子思。鯉所生也。問孔子父為誰。對曰。叔梁紇。問孔子母誰。對曰。顏氏。問孔子有兄弟無。對曰。有。兄名孟皮。而弟未聞。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問孔子有姊妹無。對曰。有。姊而妹未聞。禮記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問孔子之妻伯魚之母誰。對曰。師傳未言及此。按察遂責訓導云。秀才教人子弟。怎不說盡。取招停職。嘗聞劉玉源云。北官最善於問。據所問亦皆人所易知者。設或更問孔子之母。是前母後母。孔子之兄。是同母兄異母兄。孔子之姊幾人。孔子之妻。一日并官氏。一日上官氏。今關里鄆國夫人殿。何以止稱官氏。鯉也。生幾歲而先孔子亡。自帛父何至孔子。凡幾代。自孔子而上。不知何以為孔姓。自子木金至叔梁紇。皆不稱孔姓者。何其先宋人。不知何時遷居於魯。倘承是問。其何以對。雖然。小學之訓。又不貴夫如此之纖悉。據

田記卷九

八

特任訓導者。蓋思夫職之所當盡。難擬問答。所宜詳悉以教人也。豈有感於教諭之相與言。因就六經四書十七史左傳通鑑文公綱目。擇其可助家訓者。輯為小學問對。福教熊天慵註小學書。盛行於世。詳小學之事。辭略小學之問對。蓋其所務者大。予之所集者小。小學之事。能就問對中。時切講究。以求夫所謂格物致知之學。則所學亦未嘗不可。大焉近年徒規矩於詩簡之習。至有音節未通於聲律。雕蟲責效於旬時。惟見教道日卑。蜀日騰謗。吁。此問對之所由作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諒哉。戊戌八月望。茂林何畀孫自序。

暖問逐水曲者何。
對曰。周禮註疏皆無明文。通志堂本

問過君表者何。

對曰。周禮大司馬。仲冬大閱。百步則立為三表。

缺計又五十步為一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缺計羣吏各帥其車徒。以

叙和出。即過君表也。詳見穀梁傳昭公八年。缺計

年。蒐於紅。通志堂註其誤字於下有注一

問舞文衢者何。

對曰。鄭風詩云。兩驂如舞。亦言御中節云爾。亦

缺計無明文。

問九數之名如何。

對曰。其目九九。缺目九。凡

問方田者何。

對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本章以田疇界域之

形。缺計狀。求步畝里頃之積。以廣縱之數。求之

方田圭田斜田。以周徑。缺計之數。求之圓田。皖

田環田。以弦矢之數。求之弧田。謂之方田舉極

五其首也。

問粟布者何。

對曰。布一作未。缺以御之質。變易本章以

耦。稗繫。通志以御之率。求米之精粗。又

以斛斗升合。求其多寡。以匹丈尺寸。求帛。缺計

之長短。以石鈞斤兩。求絲之輕重。齊其貴賤。而

交質變易。謂之。缺計粟米。舉其輕重也。

問衰分者何。

衰分以御黃。缺二求發徑。缺一

問少廣者何。

自記卷九

九

自記卷九

十

以合分之術一

問方者何

此章一所求之數

問問南北郊之義如何

陰陽之義也故六通志在此郊祭地

問然此則南北郊不合祭者何

對曰古者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口

郊特牲社稷太宰尚書云七

問春官止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者何

對曰皆無明文恐五禮地即是祀后土

日記卷九

問大司樂是典樂之官如何

周大司徒調字樂師調其官二

問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如何

口通志亦本亦誤

問喪夕者何

對曰本是士喪禮分既夕哭以下為下篇耳

問虞者何

對曰既葬而反祭於殯宮以安其神虞安也上

修元本缺對盧氏

問一說二謂隱賢讓國

問書圍者何

對曰書圍者四十有四罪其相殘也宋人圍長

葛為之首二隱公

問書伐書侵者何

對曰書伐者百九十一書侵者五十四貶其不

務息兵也以上二條通志堂印本

問禮器禮運名義若何

對曰橫渠正蒙以為禮之明體達用也通志堂

字連誤

問王制封國通志堂本作之數過多者何

併九州計之五

其見於春秋併附庸六

安得國如是之六多乎

問王畿之內不以六封建而王制有封建者何

對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古者下

而謂之百里七十里六

問王制方伯之國六皆置三監者何

問王制二天子諸侯

問四時祀祭各一所者何

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故各居一所六無是

理也。

問天子之居四時各一者何

莫有定止無是理也。缺四

問四時所乘之輅不同者何

或祀天或戎事或田獵。缺六冬乘戎輅元輅哉

拘於四時之所乘。戎輅下通志堂本脫去

問四時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服

亦不同者何

對曰天子之馬不過選其良者充閑廐備驅馳

何必昏蒼龍夏赤騮季夏黃駒秋白駘冬鐵驪

白記卷九

也。畫日月龍章。缺二於上。

問歷代祭蜡之日不同者何

以其終。缺二為臘

問蜡祭非盛典也。缺六

對曰唐戶部祭蜡之詞早於某水於某蟲蝗於

某疫癘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柳宗

元曰以其神之誕漫恇恍冥冥焉不可執取而

猶誅削如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

彼而戒者也。通志堂本闕

孫侍御志祖曰何氏自序云就六經四書十七史左

傳通鑑文公綱目擇其可助蒙訓者緝為小學問對

今此書以四書及詩書三禮春秋孝經為十一經而

不及史傳且不名小學問對疑此有經無史為何氏

未成之書後人強以十一經名之通志堂刻經解時

見其序與書不相符故刊去耶成熙案宋史職官志

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內

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之蓋其時諸州教授皆

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蘇州不見於本

傳至元時始有教諭訓導等官觀其承問失對以至

停職可見當時學校之政尚不至墮壞今之校官有

與秀才從未識面者讀此序不勝頽頽

白記卷九

南

九經補韻

宋楊彥瞻伯岳作九經補韻補韻者補禮部韻略之

所未備也前人頗議其疎舛嘉定錢同人伺為作者

證以訂其謬可謂勤矣然尚有未當者如原叙云嘉

禾吳教杜復申明僅增三字古人稱教官為教杜字

芻注蓋其名也錢改大字作教杜官與名莫辨矣至

其所舉吳校本之脫誤且云吳本尚書禮記兩經內

有增多五十字皆宋本校本所無此亦有故吳氏瑄

古今逸史有兩本初刊者四十種後刊者五十五種

其初刊本之謬脫與增多之字後刊本俱已訂正同人蓋未見後刊之本月令審端徑遂徑誤作經玉藻必與公士為賓也謬作必與公士為賓也左傳公及邾儀父盟於昧昧宋本作昧葉昧與幾通故字亦作幾以日以未者誤字也幾本俱未校出到本與影既平齋宋本無異推後序云狂禮取寫平齋之志

五子之歌叶韻

五子之歌皆有韻惟首節難通王光祿尚書後案云下子圖馬為韻此以四聲通為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間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太寬稀疏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咸熙案古歌未有無韻者此節以下婦子圖馬為一韻割宣明敬為一韻皆隔句叶法婦有尾音本與馬叶光祿連兩下字為五韻非也宣通寗明通孟故皆有去聲

詩本音補正

庚申之春以詩本音補正實之錢竹汀先生先生極賞之復教咸熙云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麟吁嗟麟兮顧氏謂九章之餘皆嗟嘆之辭可以不入韻然合全篇而歌之則章之末句未

日記卷九

五

嘗不自為韻也合末句為韻詩中自有此例如狂童

之狂也且皇王蒸哉之類此篇實與章首麟之趾相

應以兩麟字為韻也召南麟吁嗟乎騶虞乎與虞韻

秦風顧吁嗟乎不承權與乎與與韻顧氏合兩虞字

兩乎字為韻以為後章韻前章之法不知古人賦詩

取斷章者甚多句中既自有韻不必再泥此例柳風

詭類有彌濟盈有鸞雉鳴盈與鳴韻彌與鸞亦韻也

顧氏謂說文鸞从鳥唯聲雉音以水反傳寫訛為小

此說良是畢尚書輯說文舊音叙中曾據此駁正之

鄭風榛期我手桑中要我手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

亦韻也唐風鸛角枕祭兮錦衾爛兮祭與爛韻枕與

衾亦韻也趙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好讀去聲與食

韻得矣不知飲有平聲亦可與心為韻王風黍離黍

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苗與搖韻離與

靡亦韻離讀羅靡轉平聲讀摩詩本音不誤大雅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

咨咨亦韻顧氏謂上下章商字不入韻獨第六章與

陽唐為韻則商之字亦不期而自合矣此說亦非

經典釋文之疎畧

經典釋文於經文之異者或不明著其文之異而但

日記卷九

六

載其音最為疎畧。如宋平公之名左氏作成公羊作
成釋文於左傳宋公成下注云何休音恤於公羊宋
公成下注云讀左傳者音城似成成兩字可互讀矣
攷工記搏埴之工劉昌宋本作搏故讀博釋文但云
劉音博莊子搏扶搖而上者崔譔本作搏故其注云
拊翼徘徊而上也釋文云一音博似搏字竟有博之
一音矣此皆足以疑誤學者舉此可以類推不悉舉
也

石經

漢魏石經

田記卷九

志

石經以篆隸書為一字以古文篆隸書者為三字趙
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為漢刻三字者為
魏刻而後漢書儒林傳序有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以相參校之語萬充宗石經考據之謂三體石經實
為漢書平所刻且云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誣錢辛楣
先生謂蔚宗書成於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
土何由得睹石經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
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梁之子豈有無故而跳身邊
徼之理并據衛恒書勢勳道元水經注以正其誤著
其說於十駕齋養新錄中成熙業謝承後漢書云靈

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
太學門外瓦屋覆之謝於孫吳時為吳郡督郵撰後
漢書百三十卷以三體石經為熹平時所刊萬書正
本其說後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云報德寺高祖孝
文皇帝所立也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門御道東有
漢國子學堂堂前有各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石中郎
筆之遺迹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
八枚亦表刻之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然則以
三字石經為蔡邕所書六朝以來俱有此語愈信蔚
宗之非訛說矣竊謂石經既刻之後豈恐尚有疑誤
故寫此三體以相參校熹平至正始僅五六十一年或
得其本而刊之石亦未可定謝偉平官於東吳見是
中郎所書故認為熹平時所刊不知諸儒所正定者
乃係隸書三體石經又在隸書五經之外觀伽藍記
言可証也惜不能起先生而質之

開成石經

顧氏金石文字記極詆開成石經疏其謬誤石經補
刻誠不能無誤而顧所誤糾者亦多竹汀宮詹有石
經考異一書尚未行世金石文跋尾再續有石經跋

五冊外三版

多糾顧失。今案爾雅顧列誤者十七條。宮詹先生正其五條。成與誦習之餘。重為參校。先生所未詳論者。亦稍申之。顧云。翻彝也。翻誤作翮。成與案。玉篇廣韻俱有翮字。云同翽。鄭樵云。翮即翽字。陸農師爾雅新義亦作翮。攷曜之古文為翮。據口部屬字注如此。翮部則以翮為或體。翮。翮。皆從翮聲。翮。周音相近。故偏倚通借。禍之為駟。說亦猶翮之為翮也。翮之正文作翮。从羽。設聲。顧云。赫兮咍兮。咍誤作烜。成與案。釋文作烜。烜者。光明宣著。今竝作咍字。音同。廣雅。咍。咍。明也。說文。咍。燿。或从亘作烜。是並非俗字。燿字注云。取火於鳥。燿。燿。誤作燿。成與案。鳥。燿。鳥。燿。一草而二名也。釋文云。養。蘇存反。玉篇。廣韻。二。三。皆有養字。云。鳥。養。草。釋草。釋木。皆有。味。莖。郭。注。以。釋。木。篇。為。重。出。豈。釋。由。釋。鳥。皆。有。密。肌。繫。郭。以。釋。鳥。篇。為。重。出。豈。釋。州。有。兩。澤。鳥。燿。而。郭。反。不。以。為。重。出。乎。顧云。茅。麻。母。草。誤作學。成與案。說文作茅。云。麻。母。也。疾。吏。切。玉篇。學。與。茅。同。廣韻。說志。學。子。同。文。注。引。爾。雅。與。字。釋。文。作。學。云。孫。音。嗣。本。又。作。字。說。文。作。茅。俗。本。作。茅。音。茅。誤。甚。茅。音。義。皆。異。顧云。樓。當。音。舍。樓。誤作樓。成與案。釋文云。樓。俱。縛。反。若。作。樓。當。音。戶。部。反。矣。顧云。燕。白。脰。鳥。鳥。誤作鳥。成與案。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燕。鳥。白。脰。鳥。也。此。二。說。引。雅。鳥。譽。也。坤。雅。釋。鳥。別。立。燕。鳥。一。門。引。爾。雅。作。鳥。藝。文。類。聚。九。十。引。亦。作。鳥。亦。同。顧。云。鳥。鳥。醜。鳥。醜。鳥。皆。誤。作。鳥。成。與。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鳥。此。云。鵠。鵠。醜。鵠。鳥。醜。鷹。隼。醜。雁。醜。鳥。鵠。醜。皆。實。指。其。名。而。言。之。不。合。作。鳥。顧。云。鷹。大。鷹。誤。作。大。鷹。成。與。案。玉。篇。醜。廣。韻。五。旨。鷹。字。注。引。爾。雅。作。大。鷹。而。疏。云。鷹。亦。鷹。也。引。山。海。經。云。女。凡。山。其。獸。多。鷹。鷹。鷹。皆。本。石。經。上。云。鷹。大。鷹。鷹。大。鷹。與。鷹。大。鷹。一。則。若。云。鷹。大。鷹。鷹。大。鷹。豈。可。通。乎。

甲記卷九

廿九

甲記卷九

二十

五經文字

因學紀聞。八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諺文。案唐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兩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鏡石也。成與案。書壁者。五經本文。鏡石者。則參所撰之五經文字也。此條王氏微誤。又唐元度云。五經文字。傳寫歲久。或失舊規。則鏡之石矣。其鏡石蓋在開成中也。書錄解題。謂大歷中刻石。亦非。

附錄

遠庵文鈔序

六經為文字之祖自是厥後代有大宗焉必其言可
 以明道濟時能承初祖之統系而其人亦足以歷千
 百世而不泯其在漢也則有賈陸晁董二劉匡谷兩
 司馬班揚之文當以董仲舒為大宗由唐迄宋則有
 韓愈杜牧李德裕李翱皇甫湜柳宗元孫樵劉蛻歐
 陽修黃庭堅陳師道曾鞏王安石張耒晁補之陳傅
 良陸游陳亮三蘇之文當以昌黎東坡為大宗由是
 而金元則有元好問虞集劉因歐陽元之文當以漢

附錄

一

伯生為大宗至前明則有宋濂王禕羅汝印寶程敏
 政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王世貞之文當以歸熙甫
 為大宗 本朝作家林立其得奉為大宗者尚待後
 人論定然自方望溪以後宗亦少替矣及吾身而見
 其人聞其論說者惟姚培柟張鑑江兩君鑑江吾老
 友有所作必就其商榷迺不為世遇世亦罕知嘉樹
 堂文者今又得見吳江黃太史也太史之文不泥理
 而昧事不侈古而窒今不以空言而無濟世用可與
 惜抱鑑江相鼎立而文品之謹嚴高潔於鑑江尤似
 之文雖不多僅能梓之以行使兩江南北學者如宗

附錄

子能守家法支子自無歧趨於漢之董唐宋之韓蘇
 元之虞明之歸從此問途得逕可以登其堂而躋其
 哉然則太史之立 朝雖施者不遺亦文字之功臣
 也矣予與太史無一面之識臨終命其子東洲孝廉
 以遺集屬予論次不可謂非文字知己東洲家且貧
 拳拳走二百里向予乞所以不朽其前人者其孝亦
 不可沒也通光七年四月既望仁和宋成熙序

宋氏思若齋集未見不知為詩文合集抑僅詩集
 當時刻書有德收序者時時見之如輯之可得十
 餘首皆未及錄絮上適有遠庵文鈔有宋氏序錄

附錄

二

之以見一斑遠庵者黃蘭塢字心谷吳江人振常
 記

十三經注疏序

• 10/10/10

•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

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

其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政王

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

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攷雋堂校

以无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天道極妙孰能與於此乎

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

卦宜其象一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人時歷三

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

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

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

左諸儒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

有餘家皆辭尚虛誕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

之又國至於垂範作則便是育而教育若論住內住外

之空孰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

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

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

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

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

復但陽氣佳至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

七月來復故一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

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

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攷雋堂校

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

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盡

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

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

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

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

之說以為甲者宜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

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開之義王氏注意

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剛定考

然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
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眾
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同散大夫行
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
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
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勅使趙國智覆
更詳審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益上裨聖道下益將
來改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增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第一論易之三名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
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乎萌庶類亭毒羣品新
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
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
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
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雜乾繫度云易一名而含
二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
四通簡易立節天以朔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

三 攷雋堂校采

門氣無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
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
象變飾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
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
不易也鄭國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
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
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
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
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
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
崔觀劉貞簡等茲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
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
道變而相續皆以維薄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
簡之義無為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
云易者易簡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無
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四 攷雋堂校采

无常无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
此為變易張氏何氏竝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登
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
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
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
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得緯
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
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
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五 攷雋堂校 棊

五

攷雋堂校 棊

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
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
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
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
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
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
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
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
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六 攷雋堂校 棊

六

攷雋堂校 棊

第二論重卦之人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
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
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竝云
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
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
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
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

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七

攷雋堂校乘

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撰書布爻方用之卜筮著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八

攷雋堂校乘

第三論三代易名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

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國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國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國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應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羨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九 攷雋堂校乘

第四論卦辭爻辭詳作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十 攷雋堂校乘

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三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十一 巧鶴堂棟棗

第六論夫子十翼

其家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說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家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

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茲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第七論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熹書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十二 巧鶴堂棟棗

第八論誰加經字

但子夏傳云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書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

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聖賢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之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偽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交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尚書序

漢孔氏撰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十三

疏傳堂校刊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入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也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帝王元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遂乃定禮

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

刪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說

于周爻夷煩亂萬載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

世立教典謨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匡國至道示

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律重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

難解微義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世龍興開設學

校考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十三

疏傳堂校刊

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糜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
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五

攷雋堂校采

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與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宜父
生於周未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
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
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寧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
理經典共積薪俱燼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
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賈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
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六

攷雋堂校采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
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
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
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
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詮敘至十六年又奉勅
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
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七 攷雋堂校乘

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備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
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昉智覆可詳審爲之正義凡三
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畧陳其事敘之云

爾 詩譜序

漢鄭氏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
有亡載籍亦殘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

予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
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
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
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本 攷雋堂校乘

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自是而下
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
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
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
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禱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定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
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
感情遷若政遇圃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九

攷雋堂校乘

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
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
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
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
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誦之理切唐虞
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
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
緝其精華禡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

詩備矣卜商闢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

頌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郢

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

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圃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

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

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

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

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

十三經注疏序

卷

十

攷雋堂校乘

或宜詳而更畧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顛
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
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
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
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
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周禮正義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國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
奉勅撰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
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
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
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曰蒼牙
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
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
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壬

攷雋堂校業

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
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
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
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
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
號也案左傳昭一七年云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
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皞金天氏
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
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注云黃帝軒轅氏姬姓

之祖也黃帝受命有瑞雲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
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
師而火名注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
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注
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
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注云
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
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竝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壬

攷雋堂校業

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
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
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
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
之號因其事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
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况
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
說可畧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
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

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世該爲蓐收脩及熙爲
立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窮桑帝少
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
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
祀之故外傳犁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
案鄭語云重犁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注高辛氏之世
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
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三
攷雋堂校聚

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義仲申命義叔分命和仲申命和
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
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
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注共工水官也至
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
稷播時百穀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
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
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
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
廿三經注疏序卷一
舌
攷雋堂校聚

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未時讓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讓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致雋堂校采

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

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畧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畧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案下典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莫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致雋堂校采

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則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序周禮廢興

唐賈公彥撰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

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
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
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
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
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
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
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
害已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
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考 攷雋堂校乘

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
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
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
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
之時眾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
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
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疾疫喪荒
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承平之初
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在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考 攷雋堂校乘

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暇意倦自力補之謂
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
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
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畧故有六
藝七畧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
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
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
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精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
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
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
相違則就其原文字才聲類考訓詁秘逸謂二鄭者
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稱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在
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
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无

攷雋堂校聚

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
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
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
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詰命之語作周官
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周禮乃六篇
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
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
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
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未世濟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案之何休亦
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
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
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
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儀禮疏序
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撰
竊問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
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释而成至於周禮儀禮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无

攷雋堂校聚

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愁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一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冠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攻雋堂校葉

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途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固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

取玖得無譏焉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醕醑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攻雋堂校葉

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圖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犬享之濫觴士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圖君臣序朝廷正

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
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
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
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頌綱
暫理而國異家一異端竝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
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
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
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
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一聞錯總鳩
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
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
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
人有賀循賀瑒庾蔚靈恩沈重宣皇市侃等北人有
徐道明李業興本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
熊二家而已能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
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
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稱繁廣
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攷雋堂校葉

首其曰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
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
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
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
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
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宜魏王東閣祭酒
臣范義頽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
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
周因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國智覆更
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
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攷雋堂校葉

十三經注疏序卷一終

劉健校字

十二經注疏序卷二

富順劉世濟輯錄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一

攷雋堂校乘

初音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儼

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二

攷雋堂校乘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梁亡城絲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

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

也四曰盡而不汗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
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
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
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三

攷雋堂校聚

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曰明之傳
於曰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
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曰明之傳以釋經經
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
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曰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
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屬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
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
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土曰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
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曰卒
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四

攷雋堂校聚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
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
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
其始則周公之祚圖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隱公能圖宣刑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
迹不隊是故因其闕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
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圖即周正也
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右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
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
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
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
云仲尼素王曰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
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
以爲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
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五

攷雋堂校聚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 孔穎達 奉

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
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
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
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
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
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

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

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
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
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
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
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
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
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
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六

攷雋堂校聚

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
猷遂遠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
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
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
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
解專取曰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
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
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

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陳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其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本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信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十三經注疏序卷二 七 攷雋堂校聚

案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閉匡夾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本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進臣十三經注疏序卷一 八 攷雋堂校聚

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

有甚可開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序

晉范國撰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固有注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疊而作民俗染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九

攷雋堂校聚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疢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人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誠拯頹綱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十

攷雋堂校聚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闕麟感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輅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

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禮是神器可得而闢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帶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十一 攷雋堂校

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

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穴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跋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講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陸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序
唐明皇撰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十二 攷雋堂校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禁逸駕者必駟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窮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疏罔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三

安雋堂校采

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賈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剛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

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賢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茲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法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高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國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入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三

四

安雋堂校采

孝經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諱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注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
與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
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善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
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論語集解序

魏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撰

敬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章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五

改雋堂校乘

賢及子亥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

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

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

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

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

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

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

農鄭玄就魯論為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

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

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子今多矣所見不同

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妥者頗為改

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

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

頌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孟子題辭

漢趙岐撰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七

某

改雋堂校乘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

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

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

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

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
先王大道遠遲廢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
以于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公孔之業將
遂溷微正塗墜底仁義荒息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
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
向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終莫能聽納
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致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七

攷雋堂校葉

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辭疑答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合稱靡然靡
所不載帝王公侯禮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廟脚大夫
士階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
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
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
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囑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
者五經之錯錯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
夷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
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
谷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旨意
自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
其文不能固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版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逮至亡秦焚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六

攷雋堂校葉

滅經術阮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
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說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
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
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
也今諸解者往往撓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
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不

神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成于天
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斲形
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幼瘁瞻我倍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
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
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韞奧難見宜在條理之
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
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九

攷雋堂校聚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朋
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音義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

子監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
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
衍肆其詭辯揚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
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洛水懷山時盡昏墊

紫無蹇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
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土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
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
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
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
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
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勅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
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富張氏則徒分章
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謬時有若非刊正詎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十

攷雋堂校聚

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
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國軍節
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且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
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
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備備其闕遺
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玉言臭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
更俟於發揮謹上

爾雅注序

晉郭璞撰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贖問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構味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茲多紜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剝其瑕穢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攷雋堂校栗

舉其蕭稂事有隱滯接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往未寤輒復擁簪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爾雅注疏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 邢昺等奉勅校定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

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

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餘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

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

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

傳授之徒凌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准

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

詳悉其爲注者則有健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

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

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

十三經注疏序

卷二

三

攷雋堂校栗

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尙慮學淺意疏謹與尙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尙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倕佺前知洛州永平縣事臣劉士固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疏上遵睿旨共竭於頤裳而下示將來尙斯

於疏畧謹序

補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

晉杜預撰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攷雋堂校宋

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二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

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

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

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

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中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

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

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第書之

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一

三

攷雋堂校宋

儀父末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師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獎澤也齊國佐來獻王磬紀公之廟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

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
 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
 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
 殷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庸伊尹放天甲子
 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輿尚書於說
 大甲事垂異不知尤與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
 十三經注疏序 卷上
 圭 攷集堂校印
 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畧記
 之附集解之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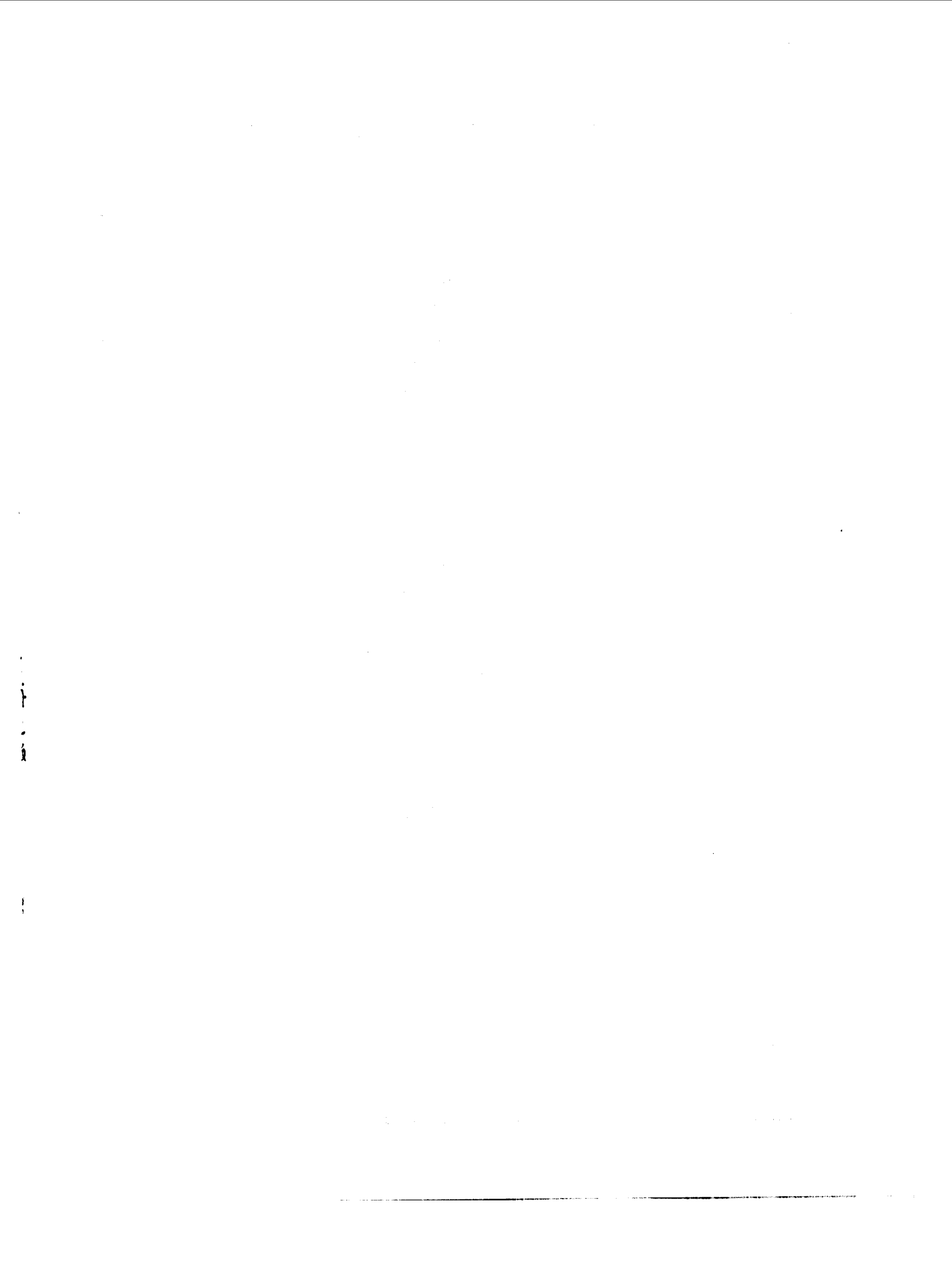


十三經注疏序卷二終



陳崇善校字

漢孳室文鈔



卷一

答朱子健同年論爾雅漢注說 闕

說文博采通人攷 闕

鄭易小學敘

許叔重注史記說

說文切字八尺攷

釋中

釋離 闕

春秋名宇解詁補註

文鈔目

日月爲易說

鄭易爻辰攷敘

鄭易源流攷敘 闕

揚雄倉頡訓纂卽在方言中說

徐邈周易音輯本敘

西漢易義敘 闕

卷二

文子非古書說

爾雅漢學證義敘

說文古讀攷敘

說文古本攷書後

備非從葬木偶人說

淮南許注異同詁敘

淮南許注八篇攷敘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敘

詩注淮南存疑敘

釋友

大戴禮補注敘 闕

今文尙書集說敘 闕

淮南宋本道藏本校正莊本敘

文鈔目

淮南參正敘 闕

三歸說

吳鳳皇二年輟攷 闕

管蔡非周公兄爲魯詩說攷

釋橫山

卷三

孝子邢渠攷

尹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時說

鄭易京氏學敘

鄭易馬氏學敘

鄭君魯詩學敘	關
許君魯詩學敘	關
說文無妥字說	
釋爲	
泌之洋洋解	
說文宜補莘字說	
釋豐字	
釋也字	
瀟水有是水名說	
招字說	
招字續說	
眞人說	
中詐說	
萬物之所說釋	
釋篆文火字	
魯詩故訓纂敘	
卷四	
曲禮筭拜攷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跋	
何陽襍錄書後	

文鈔目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書癸巳類彙校攷字論後	
書韻經音義中大般涅槃經及妙法蓮花經論後	
王孫遺諸鐘跋	
倉頡篇補輯敘	
字林補輯敘	
埤倉輯本敘	關
聲類輯本敘	關
韓詩遺說補敘	
倭刻唐寫本玉篇零部書後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跋	
息夫人非息媯說	
蕭廣濟孝子傳輯本敘	
委官解	
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輯本敘	
淮南說文補詰敘	
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	
兩漢經備表敘	
永元銀斗	
賈太傅井專攷	
補遺	

文鈔目
四 會稽徐氏刻本

復孫仲容同年書

致劉叔俛孝廉書

淮南許注異同詁續補跋

跋孫步升輯京氏易章句後

書曹娥廟碑後

論語孔注辨偽跋

周到嗜芟論

論里克

讀蘇子孫武論

鄭雅序

文鈔目錄

會稽徐氏別本

吳鳳皇磚考

書左海經辨後

用九見羣龍无首說

致孫彥清同年書

湘廩館詞序

書方希古豫讓論後

書秋原公家傳後

書諸某事

會稽陶方琦

鄭易小學序

方琦讀易有年，顧者鄭說已已之歲，為鄭易補遺二卷，嗣得丁張補正，最凡相似，又為鄭易疏證，既知非彙載積學不能。覃思卒業，幾幾中書，同學皆縱史，其成幸未之秋，復發篋讀之，分別部居，求解鄭義，最茲十類，殊途同歸，一以貫之，殫得會通，其十類曰：鄭氏爻辰說、鄭氏互體說、鄭易京氏學、鄭易馬氏學、鄭易諸家通說、鄭易王氏同義述、鄭易禮說、鄭易緯義、鄭易小學鄭易源流攷總，其大凡折衷一，是攷易自商瞿一貫，綿亘田何家有施孟梁邱之學，後又有京氏學、費氏學、劉中壘以中古文易經校諸家皆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時傳費氏學者亦曰眾，鄭氏初从第五元受京氏易，後从馬融受費氏易，注易之時已為晚歲，故言理言象說為賦，純荀虞諸家所難比，並自王弼以虛卒，詮易師說埋沫陳隋以前，迭為典廢，唐初勅定學宮，雖存王注鄭義，乃凶汴宋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南渡而亦佚，使其全書俱在，至蘊粹備足，當覃討迄今，以容替齊拾之餘，猶窺絕詣，充為易家大宗。國朝經儒蔚起，惠氏有易漢學亦畧言鄭氏爻辰之說，其後進張先生既訂正鄭氏易注，又為周

文鈔一 會稽徐氏刻本

易鄭氏義二卷，其言三才六位，得應值宿之說，同條共屬，禮而不越，要謂鄭氏通於禮為禮象一卷，則叔古人所未發振，灼高密之學，自足千秋，其後趙氏坦為鄭易引義，引伸張氏之學，其書不傳，無可推測，要之為鄭易全書疏證，則未有也。方琦問途已晏，惜道未博，壯不知人，汎响三十先成，鄭易小學二卷，鄭氏訓詁之學，畧為引證，求其至當之歸，非為專室之詣，後又成鄭易馬氏學一卷，鄭易京氏學一卷，鄭易諸家通說二卷，鄭易王氏同義述一卷，宅日假之寬閒，當勿從事，斷成十類，附諸全書，鄭氏易贊所云不易變易之旨，不外言理言象之兩軌，蓋爻辰互體皆變易也，象也，禮制訓詁皆不易也，理也，剛彰鄭學其在是序。

文鈔一 會稽徐氏刻本

許叔重注史記說攷史記之注不下數十家，傳於今者，惟裴駰集解及索隱正義三書，集解中雜引諸家之說，最為博奧，而隋唐諸志所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鄭誕生史記音三卷，其書久佚，亦無可攷，問有存者，更多，攷畧余舊讀漢書注，見晉灼臣瓚師古諸人屢引許氏之說，其中亦有出於說文及淮南注者，然如五行志，嫪毒下師古引許君曰嫪毒士之無行，高帝本紀無頓下音灼引許君曰頓利也，已利入于家也，劉敬叔孫通列傳，寒旌下索隱引許君曰寒取也，淮南兵畧作摩巨，說文作摩，此當為史記注故作。

五帝本紀馮炳正義引許君曰水厓曰說文水厓入也淮南亦無字宣帝本紀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下晉灼引許君曰捕魚

之字也萬石君傳所下臣瓚引許君曰所所古欣字也如是者不可毛舉一似單注本書者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許

慎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尚多不知顏注固引許說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三書皆引之且顏氏敘例謂據服虔

應劭等五家潤色之不言有許君注是許氏並無注漢書之文即或有注何臣瓚晉灼諸人每列許說必出援引以是推

之許君之有史記注乃其實也攷隋志不著許君史記注則其書早亡許君本傳所載簡畧淮南問詰尙致漏佚何況馬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史之注即今集解中引許君說不一茲當爲史記注亦與淮南注多同如龜策列傳教以象廓集解引許君曰象牙廓韓

長孺列傳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集解引許君曰魯之縞至薄范睢列傳成荆孟賁集解引許君曰成荆古勇士孟賁

衛人禮書兵殆于亟涉集解引許君曰亟涉地名屛賈列傳莫邪爲頓巧集解引許君曰莫邪大戰也司馬相如傳射駿

驥索隱引許君曰驚鳥也又有以湯谷爲界正義引許君曰熟如湯恐亦多爲注史記之說而余之按爲定證者則莫如

文選潘岳賦注引史記蘇秦說韓王曰籥子巨黍者皆明六百步之外即引許君曰南方籥子蟹夷栢弩皆善射也又後

漢書地理志劉昭注引史記紂盈鉅橋之粟即引許君曰鉅鹿之大橋是其證也惜其書早亡無可善拾今說文中有字出史記者則其說當與注史記同研核舊書採成一編恐亦爲守許氏之學者所不能廢

說文何字八尺攷

說文何字八尺攷
說文何字八尺攷云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双聲漢書顏注曰八尺曰何謂人伸臂之一尋也攷之孟子趙注家語王注狗

書僞孔傳山海經郭注管子尹注並云八尺曰何與許君說合而康成注禮皆云七尺至論語包注楚辭王注呂覽高注

文鈔一

四 會稽徐氏刻本

然用七尺之說然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云七尺曰何至原道訓則曰八尺曰何後人皆疑一人注書先後異說不知淮南

一書許高二家之注歧出今以說文八尺之說推之則原道訓解當是許君舊注無疑由淮南許注以推說文而說文八

尺爲何之說非淺人竄易明矣七尺八尺眾說紛紜然古人各守師說不妨互異古者法度皆起于人身而中人之身長

八尺說文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謂之丈夫又尺字下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何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咫

字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通典禮十五引白虎通曰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

故以八寸爲尺蓋古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減其二

漢尺又減其一許君所用周尺也故主人尺之說鄭君所用漢尺也故主七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似似漢末之尺又減其七之二以周尺再倍除之七八五十六適合五尺六寸之數惟小爾雅四尺謂之似似謂之尋前賢皆疑有誤王肅多用小爾雅說王氏注家語云八尺曰似則此小爾雅必亦是八尺曰似以與鄭氏之說偏主異訓其文當是八尺謂之似似謂之尋矣鄉射禮記注中入張臂八尺蓋人長八尺凡人伸臂長與身等則人長八尺正合一似之度鄭自奇亦曰古者法度起於人身度高與入等師諸名爲似小爾雅四尺謂之似當作高八尺曰似諸家言似皆同所不同者用尺之制耳用周尺者說多是八尺

文鈔一

五 會稽徐氏刻本

用漢尺者說多是七尺則八尺七尺之分不過遞減其制之異許君說文解字明言周制八尺之說觀於淮南原道八尺曰似之注而後知說文所云眞爲許義段氏必謂八尺義不合古譏爲淺人竄附亦是一曲之見當取余說以正之釋中
說文中內也从口从一上下通中古文龜籀文有作也字小徐本作中和也大徐原本作中而也宋麻沙本段氏依義改爲內也是矣方琦竊謂中乃指事字說文於上下皆云指事則中字亦應云指事蓋指射事也中之本訓當爲弓矢發中之中从口象弓形口象弓一象弓之弦从一說文一上下通

象發矢已遠之形弓許書云以近窮遠也象形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楛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矢下許書云弓弩所以發矢也發依玉篇補从入象鏹枯羽之形小篆弓作弓矢作矢筆迹小異弓可作了加弦即爲下象射時所持弓形若平持則作弓矢篆應作木上長象矢之幹其鐵乃鏹也中離披爲羽下夾比應短象栝形石鼓文射字作以鐘鼎文同正象持弓矢命中之意禮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攷工記弓人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皆中之本誼也以中訓

文鈔一

廣雅納入也許書以內爲納

內非內外之內讀如納說文內入也廣雅納入也許書以內爲納又入下云內也乃轉注鑄聲之訓內云从口从入从內者說文丙下云从一入口繫傳曰口門也蓋與医学字同義象藏弓於鞬與丙字本義符合从入即矢象許書矢下云从入又云自外而入即發矢命中之誼貫甲穿札皆合內入義訓中爲內此其確解也內既从入古入丙二字多通用尙書丙于大麓列女傳引丙作丙說文入丙也象从入俱下也从上俱下謂从上與下上篆文作上下作丁與入字篆作入結體相類中字仰包作口與入字俯夾作八一義也矢字从入入正象矢入仰栝也淮南主術訓曲直之不相入高注入中也以入訓中與說文

以內訓中同義後人習於引伸之義故不加管古文作中屈
中者漢時俗字當作中一象矢幹形宜直卜亦象矢之矢上
羽亦象形籀文體多複故作中蓋古者中正二字皆以射為

本訓今以中訓和以正訓是浸失本義中為弓矢命中則正
字亦當以正為本訓小爾雅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

禮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投壺主人奉矢司射奉
中又云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

投壺亦有射法皆古義之未亡也說文中下又云从一上上
通者古文上下皆从一中者貫上與下而言之其一上畫也

其下畫也一者上下通以一貫上下乃得為中禮射義男
文鈔一

生子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一上下通象天地曰亦象四方方旁也許書旁下云从

二闕然本書云央旁同意央从大在八之內旁亦从八無疑
古文从八八下云象遠界也曰象弓形亦具八義築矢之時必

界于中乃能遠發說文射字下云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
攷工記工人引人之初生即具射義則中為射指事之字非

其最初者哉
春秋名字解詁補註

高郵王先生翹為春秋名字解詁二卷詮詁精瑣雜而不遞
澁心獨至曉洽神指宜其會通訓詁駁絕贖疑方琦披讀之

餘小有所志不過以片塵之傳講術細流之益滄海也惟其
未晰者凡二十餘則強辭以釋之雖系愛古之心甚遠蓋闕
之誼一曲之見芴然而處擇而存之以質大正

上卷
吳伯語字子餘哀八年傳

王曰語之言丕也說文語大也物小則不足大則有餘故
名語字子餘

方琦案伯語吳越春秋作白喜論衡作帛喜禮檀弓陳太
宰語漢書人表作太宰喜是古人名語者多始為喜矣餘

讀如念餘念皆从余得聲說文念喜也故名語字子餘
文鈔一

宋公孫嘉字孔父桓二年傳楚成嘉字子孔文十二年傳鄭公孫
嘉字子孔襄九年傳

王曰說文孔通也从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
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孔好一聲之轉空謂之孔


亦謂之好嘉美者謂之好亦謂之孔義相因也漢書禮樂
志令閒在舊孔容翼翼孔容嘉美之容也嘉與孔俱有美

意亦俱有大意爾疋假大也假嘉古字通老子孔德之容
河上公注孔大也

方琦案左傳展喜魯語作乙喜蓋名喜字乙猶名嘉字孔
也喜說文云樂也禮運以嘉魂魄注嘉樂也孔从乙得子

有嘉美之義故並得通儀禮士冠禮爰字孔嘉此之謂也

晉郵無恤字伯樂晉語又一字子良哀二年傳無恤晉語作

篆作與正相似而謫呂覽淮南注又譌作無改耳

古今人表有郵亾恤而無郵亾正則正為訛字可知

王曰爾正恤憂也無憂即樂矣故無恤字伯樂良或作梁

見荀淮南要畧篇康梁沈泗高注曰康梁耽樂也

方琦案漢書王褒傳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

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王良總一人也孟子滕文公篇作王

良傳作郵良郵無恤晉語作郵亾正韋注郵亾正字伯樂

呂氏春秋審分篇高注孫無正郵良也淮南覽冥訓高注

王良晉大夫郵亾恤子良所謂郵良也一名孫亾政又呂

氏春秋似順篇孫明進諫注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

孫明與孫陽義近古訓多以又同字伯樂與秦穆公時相

馬之孫陽字伯樂者何姓氏相同若此至穆公與簡子時

相去甚遠決非一人韓非說林篇伯樂教二人相踞馬相

與之簡子廋似簡子時之伯樂又能相馬古籍沿謫求難

盡信第王良之為孫無政政與高誘再四證明必有所本

也蓋王良或名亾恤或名亾正義然相類恤有驚恐疑七

恤然足以駭漢書王莽注惶恐不安之兒無恤

矣注驚恐正即征營作正營注惶恐不安之兒無恤

為樂無正亦樂矣

楚卻宛字子惡 昭二十七年傳

文鈔一

九

會稽徐氏刻本

王曰宛當讀為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為怨字又作惋秦

策曰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史記作怨怨惡義近故名怨

字子惡

方琦案宛字子惡者惡即亞字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有

次第也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苟本作亞注

云次也言宛轉而有次第故字子亞亞惡古字通宋人得

亞夫因或作惡

楚屈到字子夕楚語

王曰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朝發朝

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圖

方琦案到至也到字子夕夕乃久字之譌說文久从後至

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耆致字从久从至會意久

有至義故名到字子久

宋樂溷字子明定九年傳

王曰溷當讀為焜溷與焜同聲故借溷為焜昭三年傳焜

耀寡人之望服注焜明也故名焜字明

方琦案說文溷亂也一日水濁兒淮南清之為明杯水見

眸子濁之為暗河水不見泰山是濁即不明也易噬嗑注

剛柔初動不溷乃明是其義也溷又同恩說文院下引逸

周書朕實不眊以侘伯父侘即恩也史記無久恩乃公溷

焉也漢書作溷

文鈔一

十

會稽徐氏刻本

有汚濁義潤字子明以反而得義

楚莫敖章字子華 楚策附

王曰廣正章采也玉篇同華亦采顧命傳曰華采色楚辭

采華衣兮若英

方琦案楚有章華之臺莫敖楚人故名章字華取于地以爲名也

邾子顏字夷父 莊五年傳正義引世族譜

王曰顏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通 史記屠岸賈人表作顏賈爾正日重

崖岸又曰望厓酒而高岸高則峻峭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

文鈔一 二 會稽徐氏刻本

方琦案顏乃顏字相近而譌 淮南斯顏害義藏本或作斯顏害義說文顏待

也夷古與遲通 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昔馮夷太丙之御高注夷或作遲夷古

文作尺遲古文作遲說文遲徐行也徐行亦有相待義易

歸妹遲歸有時陸注遲待也荀子修身故學日遲注遲待

也或作徻漢婁壽碑徻衡門義相通也需說文頹也需

者遲疑之兒 見左傳釋文頹待即委遲委夷一意之引伸也文

十八年傳引宋樂須字夷父 今檀弓引作頹須亦須之譌是共證也須

字子遲須字夷與字遲並通也

晉荀盈字伯夙 襄二十七年傳

王曰盈讀爲羸夙讀爲肅羸寬緩也肅嚴急也月令孟秋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鄭注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爾正肅疾也速也大雅昭假無羸箋訓羸爲緩是羸與肅相反

故名羸字肅

方琦案盈字伯夙夙乃乃之誤盈从夙从皿會意其實盈

與夙義並台說文盈滿器也又乃下云秦以市賈多得爲

乃滿器與多得夂一義之引伸也論語求善賈而沽諸沽

卽乃字說文乃下引我乃酌彼金罍是乃與姑通沽與乃

尤近楚爲賈字伯羸羸與盈通字本作盈賈字益夂取盈

字上體乃字也廣雅釋詁馭賈也王氏疏證云未詳琦謂

馭亦乃字之譌變小篆乃字作弓故譌作弓又卽乃中之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夕字更旁易其文耳說文秦以市賈多得爲乃故曰乃賈

也

邾子克字儀父 隱元年傳周王子克字子儀 桓十八年傳楚鬥克字子

儀 僖二十五年傳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 哀十七年傳

王曰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克爲刻儀

讀如娑儀之言疏刻也字或作儀作獻明堂位周獻豆鄭

注獻疏刻之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

方琦案或曰說文克肩也以肩任物必傾其頭儀乃俄字

說文俄行頃也

楚蓮呂字叔伯 僖二十三年傳

王曰呂與旅伯與百古子於通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是其義

方琦案呂有侶義伯乃侶之譌字也淮南天文訓音比大呂注呂侶也當為名呂字叔侶

下卷

李耳字聃

王曰史記老子傳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方琦案老子名耳或名聃字伯陽伯陽乃其字陽即易說文易開也仲尼弟子傳秦丹字開丹即聃字開字易義胥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同古人名輒字子張輒即聃說文聃耳垂也字張亦此義

魯公孫宿字成

哀十五年傳

王曰成與城通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國必有城故字城

方琦案成說文云就也就有終止義周語成德之終也儀禮少牢禮祝告曰利成注畢也宿說文云止也小爾疋宿

久也久止與終就義於同或曰成乃戒字周禮太史戒及宿之日禮記不宿戒注再戒為宿戒周書寤儆篇戒維宿

名宿故字戒其說亦是

齊梁邱據字子猶

昭二十年傳

王曰據讀為遽猶讀為輜遽也輜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

爾疋遽傳也傳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於鄭注遽傳車也

遽為車之最速者爾疋輜輕也說文輜輕車也蓋言其輕行疾也

方琦案據讀為慮爾疋釋獸慮迅頭郭注猥類也西山經崇吾之

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舉慮聲同說文猶猥屬水經江水注猶

猥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乘空若飛或作猶猥或作猶與史記呂后記猶與未決索隱猶猥類也與同舉舉即慮慮之為獸

印鼻長尾輕遽善疑與猶相似楚辭騷猶豫而狐疑兮

顏氏家訓書證篇猶獸名既聞人聲乃豫登木故稱猶豫

文鈔一

四 會稽徐氏刻本

或曰猶豫二獸名皆多疑故名據字猶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

襄十八年傳

王曰大戴禮舒肘知尋舒肘為張兩肱也又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注張臂八尺

方琦案左昭三十一年傳邾黑肱黑肱之肱或云即肱說文肱弓聲也公羊

作黑弓黑弓者旅弓也肱乃假字非黑臂之類說文張施弓弦也論語朱張字子弓是其證

齊東郭牙

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王曰牙讀為圍爾疋圍垂也孫炎註圍國之四垂也方琦案呂覽之東郭牙即說苑之東郭垂牙垂古今字非

名牙字垂說文我字下从戈从牙牙古文垂字牙乃牙字之譌牙與牙字形近似也又金樓子引此作東郭邛邛乃郵之誤字郵當作陲陲與垂同

衛庚公癸字子魚 襄十四年傳

王曰癸讀爲癸說文癸藏魚也南方謂之鈗北方謂之癸

方琦案趙氏坦曰庚公癸即庚公之斯之斯二字合言爲

參癸之癸以癸字亦謂如參癸之癸方音相轉遂假差爲

癸阮氏曰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庚公之斯左傳又作庚公

癸字子餘癸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借也見釋鮮

晉寺人勃鞞字伯楚一名披晉語一名披見僖五年傳

文鈔一

十五 會稽徐氏刻本

方琦案鞞讀爲鞞鞞同鞞說文鞞羽也與鞞讀爲鳥鞞之鞞同周禮鞞氏掌攻

殪鳥說文鞞鳥之殪羽猛者刑餘之人殪於嫉惡故取爲

名字楚者楚與荆古字通國策楚莊王登荆臺淮南道應

篇作莊王登疆臺是荆與疆義通楚與疆義通矣楚有

疆義故字楚左傳以鼓子爲鞞歸鞞亦鞞字爲亦疆鳥也

一名披披乃鞞字甘泉賦披披桂椒而鬱移楊注鞞與披同

勃鞞合聲卽爲披也

宋公子日夷字子魚 僖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夷同痍傷也取名目夷者必有目疾卽爾雅言馬

一目白瞶二目白魚之誼瞶釋文引蒼頡篇瞶目病也廣韻以人目多白爲瞶說文作瞶爾雅一目白曰瞶詩有驪有魚毛傳作一目白曰魚故目夷字子魚

魯公子買字子叢 僖二十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左傳以莒子買朱鉏歸春秋經作莒朱鉏買密一

聲之轉密與叢義近故買字子叢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 宣十一年傳 鄭罕嬰齊字子壽 昭十六年傳

王曰未詳

文鈔一

其 會稽徐氏刻本

方琦案鄭子壽說文作鄭子壽云齒差跌也又壽下云齒

參差也參差卽不齊齒惟嬰兒最齊齒象老人齒之參差

不齊也故曰嬰齊字壽重者言嬰兒齠齠之後齒必重生

故嬰齊字重

鄭良霄字伯有 襄十一年經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霄卽宵字古霄霄通淮南甘暝大霄之宅一本作

太宵呂覽明理篇有霄見卽宵見宵古多假爲宵淮南要

畧浸想宵類漢書刑法志凡人宵天地之貌說文宵骨月

相似也宵者謂其有所似禮哀公問寡人雖無似也注無似猶言不肖則有似卽肖矣故名宵字伯有肖似也謂相若也仲尼弟

傳有若
字子有

楚伍員字子胥 昭二十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爾天胥皆也詩景員維何傳員均也皆與均義合

或曰員同云 詩聊樂我云箋以為語辭與胥皆為語助辭又曰員即觀

覲視也胥相亦視也

魯季公亥字若

王曰未詳

方琦案亥讀為核若乃苦字 列子湯問篇何若而不平殷敬順釋文云一本若作苦

說文核苦也魯顏刻論語釋文引顏亥亥與刻通廣雅刻

文鈔一

十七 會稽徐氏刻本

貧也今俗語云刻苦或云亥讀為刻若者即奏刀書若之

義

宋樂祁字子梁 定八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祁讀為提 祁提聲近左傳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是也提安善也 見淮南說

林 注梁同良 王良荀子良亦善也或曰祁讀為祈祈有高義

呂覽齊公子 梁亦有高義 左傳沈諸梁字子高故名祁字梁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 哀十二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牟者進也淮南詮言篇善博者不欲牟御覽七百

四十五引許叔重注牟進也廣疋釋訓牟進也之乃止

字之篆作止與止篆進與止以相反見義 作也相似而易為

齊顏涿聚字庚 哀二十三年傳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顏涿聚即孟子之顏離由離由涿聚一聲之轉字

庚者取由庚之義古今人表作顏濁離濁離即爾雅生囑

雜 釋文謂羽類離而能生囑其性必堅實也庚亦有堅實

義 說文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說苑之顏燭趨晏子春秋

之顏燭鄒新論之顏濁離皆囑離之異文囑即涿淮南作

涿聚故為涿聚聚離聲近而轉

文鈔一

十六 會稽徐氏刻本

宋樂棧字子潞 哀二十六年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棧讀為發 伐發聲近楚公子詩齊子發夕韓詩發

且也小雅明發不寐廣雅發明也潞讀為露 路露古字通

路 春秋天將明則露色故字潞或曰潞讀為路路車也棧

即旆字詩六月白棧央央釋文棧一本作旆正義旆旆古

今字也古者行軍以旆載於車上宣十二年傳令尹南轅

反旆哀二年傳以兵車旆之注旆先驅車是其義也

晉士蔿字子輿 晉語

王曰未詳

方琦案薦讀為鞞鞞鞞古韻相近說文鞞車駕具也故字與

晉祁奚字黃羊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說文奚大腹也左宣二年傳疇其腹注大腹也疇

義與奚同音亦與奚近小爾雅奚何也何音同疇說文疇黃腹羊也因

疇之大腹而假義於黃腹之疇其本字實奚字也故名奚

字黃羊

齊離人巫字易牙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雍巫善知味人雍人卽嬰人乃膳夫也易兌為巫

文鈔一

九 會稽徐氏刻本

又為口舌牙在口舌之間故名巫字牙易牙者取象於易

而為名與字

通正謂易牙名亞牙亞音近遂說為巫亦為鑿空之談

魯孔箕字子京史記孔子世家

王曰未詳

方琦案箕讀為基

易箕子之明夷或作其子詩夙夜基命有密或作其命箕基並从其得聲故通

京高也淮南原道貴必以賤為號高必以下為基故名箕

字京

魯冉雍字仲弓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雍讀為擁擁从手有持弓之象

廣正擁特也故字弓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雉羽有文明之象

魯公子翬字子羽翬雉也

滅明者韜晦也以

反而見諱

江東矯疵字子庸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易繫辭言乎其小疵也書大誥知我國有疵馬注

疵瑕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言雖有疵瑕而新合中庸之

教故字曰庸

庸从庚从用會意庚者更也君子之過也更也人皆仰之

或曰漢書作橋

疵疵說文曰蔭也通俗文自蔽曰庇庸為墟之假字書既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勤垣墟以為庇蔭也釋名釋宮室墟容也所以蔽隱形容

也

涓于光羽字子乘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乘乘車也說文鈇乘輿馬頭上防鈇插以翟尾鐵

翻象角所以防罔羅也故光羽字乘

魯公夏首字乘仲尼弟子傳

王曰未詳

方琦案曰乘者亟其乘屋之意也首始也有經始之義或

曰首者始也廣正乘式也式亦始義

王曰未詳

方琦案絜者狷潔也狂狷未合中庸之道故字曰庸或曰絜者禋祭也庸乃音字會从音从自音者祭音也說文音用也讀若庸

日月為易說

說文云易蜥蜴蟻守宮也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按日月為易象陰陽是以陰陽說易蓋古易家之遺說也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息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雖九師道訓之義其說必有所本大抵陰陽消息歸乎納甲而其源始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乎卦氣殆孟氏之易也許君自敘易宗孟氏此云祕書即中祕書劉向以中古文校易經祕書即古文之類非緯書也虞翻易說專宗孟氏陸德明易釋文引虞氏注參同契云易字上日下月故參同契亦云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又云天符有進退諄仲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象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入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禱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

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此必易家納

甲之古義伯陽特演其悒也絜辭云懸象明莫大乎日月李氏集解引虞注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且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

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坤象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虞氏注曰此指說易家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變而成震出庚艮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為朋二十九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皆納甲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之說即陰陽說易之古義也虞氏說易祖乎孟喜中孚六四月幾望晁說之曰孟荀一行幾作既孟喜云十六日也以是知納甲之說虞承孟義此日月為易為孟氏之易可知矣又京氏易義多與孟同其易傳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此亦與納甲之義相類而御覽引京房易說曰月初光見西方已後生光見東方皆日所照蓋月受日光而明故曰息明盡則日月合於一處日上月下不受日光故曰消乾坤坎離震兌巽艮為成象之八卦而此五十六卦皆由此而得其義孔子三

朝記曰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由是溯之其始於屯蒙者魄盛於上明蘇於下象朔時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其終於未濟者死魄會於壬癸象晦時說文晦月盡也革去故也象魄死時月革為霸說文月始生而霸然也鼎取新也象明艮時說文艮月未盛之明也益者明日益象上弦見丁以後損者明日損象下弦見丙以後泰者陰陽交通象滿甲時否者陰陽閉塞象滅乙時小畜上九日月幾望中孚六四日月幾望歸妹六五日月幾望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相對故曰幾望說文望月滿與日相望也孟喜易注幾望十六日說文曰冥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歸妹陰之終未濟陽之終象月三十日一會於壬癸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陸績易注日六位乾坤十二爻以日月為終始乾坤互變坎離不動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坎離者日月之寓言而實陰陽之妙用上經首以乾坤終以坎離下經首以咸恆夫婦之卦終以既濟未濟坎離相交之卦皆日月為易之深義也蓋陰陽統乎乾坤而寓乎坎離推而為八卦演而為六十四卦無不本乎陰陽之義無不本乎日月為易之說許君存其說虞氏釋說

文鈔一

卷

會稽徐氏刻本

孟氏之易尚存祖構後人斥為緯書誤矣
鄭易爻辰攷敘

易曰觀乎天文又白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易兼三才天道猷大李鼎祚曰鄭多參天象鄭氏解易上稽天象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生十二律之位乾起子坤起未間時而主六辰之法謂之爻辰今鄭易久亡爻辰之說存於後儒采香者十不獲一第古人著書必有師承鄭氏初習京氏易後又從馬融受費氏易京氏費氏皆有周易分野一書費直曰壽星起軫七度大火起氏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星紀起斗十度元枵起女六度詭訃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婁十度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尾起張十三度見晉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當即費氏周易分野書繫辭大衍之數五十京房曰大衍之數五十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馬融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其注明夷夷於左般謂日隨天左旋注无妄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皆與鄭氏爻辰之說合古人師承各有家法爻辰之說必本乎是然鄭氏爻辰之義本乎月律周官太師注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蕤之九二大蕤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二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又引韋昭周語注云十一

文鈔一

卷

會稽徐氏刻本

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大蔞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鐘坤六三也乾坤十二爻應十二律三百八十四爻皆本乾坤與乾鑿度乾貞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六月未右行陰時六其法不同其義相類概亭述古錄謂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京氏之爻辰本合聲鄭氏之爻辰本月律月律者十二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合聲者仍月律之辰而易其終始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鐘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其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此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遠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故惠氏張氏皆取爻辰之象演爲圖位錢氏曉徵王氏述庵並論其義惜鄭易齋殘所存爻辰逸說不能多見無能完舉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李氏集解引九家易云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媿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之屬九家易中有鄭君說此注爲鄭無疑釋文引鄭注範者法也正同蓋爻辰之餘義也遂爲鄭易爻辰攷二卷

揚雄倉頡訓纂卽在方言中說

方言一書漢揚雄作今人以漢書本傳不及方言漢藝文志不載其書遂有疑其非雄作東漢一百九十年中無有謂揚雄作方言者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言揚雄成方言凡九千文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援引隋唐諸志皆載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而揚雄與劉歆書於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言三五之篇卷數又不合遂有謂歆欲借觀未得故七錄不載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漢志亦不著錄以余攷之諸說皆非也漢藝文志小學家載訓纂一篇揚雄作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許慎說文序云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順續倉頡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者謂仿倉頡之體而續之也倉頡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爲斷說文注引幼子承詔郭景純則訓纂滂憲當同其例梁陳兩雅注引考此延年是也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揚雄作訓纂記滂憲爲中卷賈勳更續記彥均爲下卷記當作說 藝文志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者則與訓纂異訓纂四字爲句倉頡訓纂乃詁釋倉頡之文今孫氏輯倉頡篇某某某也如爾雅頡之解與杜林倉頡故班固倉頡訓即今方言中每條上某話一例與自作訓纂體義迥別也

某某也之文至方言中如凡楚謂之某齊宋謂之某秦晉謂之某者蓋揚雄又以方俗之言訓釋倉頡藝文志言徵天下通小學者各令記字則明言采小學於天下百數諸儒中即以方言證倉頡之確據也故應劭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輅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藉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效扁奔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琦案今本方言實一萬二千九百餘字此多三千餘文大氏應劭因其非方俗之語故別而出之即今每條上某某也之文後人因舊本載此仍併而合之致多此數亦不知其為倉頡訓纂也今攷方言每條上文約二千八百餘文與所多三千餘文數亦相合畧有贏衍不無後人經益也惜揚雄倉頡訓纂原書已亡而近人所輯倉頡篇聚翠無幾又雜以班杜張郭之說殊難核准耳故知今時所傳方言皆附入倉頡訓纂中昔人統名之曰倉頡訓纂今則別名曰方言後漢諸儒好異之心過於先哲採其倉頡訓纂中方俗之訓殊其稱謂目之方言故應劭說之郭璞序之皆已專名之為方言無有謂其為倉頡訓纂者而倉頡訓纂之文湛沒於今方言中遂使隋唐諸志皆載方言而不載倉頡訓纂後人因倉頡訓纂已亡而方言又不載於七錄

文鈔一

會稽徐氏刻本

漢志為疑離之兩失其真古籍之所以日失也今本十二卷三兩卷皆無方俗之訓此必昔時揚雄成倉頡訓纂時未得方語相訓釋後儒因其與方言之例相盤摘出之以傳於後故十一卷既以釋蟲終而此二卷或釋訓詁或釋器物飲食釋亂縣贅襍出不類不知此皆倉頡訓纂之舊文無方語相訓釋故也又今方言一敦豐條下有云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後人不知遂為之作釋也此四語廁之齊楚謂某某之後甚為不類不知此即方言釋倉頡訓纂之明證何以明之舊書雅記即指倉頡舊文也舊書二字丁云不辭疑舊書之舊乃蒼字之譌蒼書即倉頡書故俗語不失其方者謂訓纂中曾采天下通小學之言及方俗之說也後人不知遂為之作釋者謂恐後人不知而為之釋即今齊宋謂某某諸條是也賴此數言堪為左論即許君說文解訓參用方言不著為雄說有所謂雄說者又不合於方言蓋許氏之書半出倉頡不著所引為倉頡故引訓纂中方言釋徵之語亦不著為雄說是其例也如雄於倉頡訓纂外別有方言本傳中胡不明書以是知方言之書昔統名曰倉頡訓纂今別名之曰方言無二書也有方言在而訓纂之舊話不亡即倉頡之古文未佚好古之君子必有擇而是之

文鈔一

會稽徐氏刻本

方言中先列詁解後附方俗之語今倉頡篇逸文亦有相

同者如齶側齒也齊人謂齶昨為齶眾經音義 喇目病也

吳江淮之間日喇陸氏釋文引倉頡今方言二 析柱上方

木山東江南皆日析自陝以西日楷亦名格亦名枿亦名

構文選注 引倉頡 梯下云今江南謂所削木為枿關中謂之札

眾經音義 檫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眾經音義

引倉頡 糜精米也今江南謂肺米為糜眾經音義 瓢瓠勺也江南

日瓢撼蜀人言撼蠶眾經音義 瘡疔引楚人呼竈日瘡玉

引倉 瘡疔下引今江東呼病日瘡齊東日瘡眾經音義 引三

滄岱之間 日瘡正同什十也聚也稌也吳楚之間謂資生襍具為什

物也華嚴音義 引三倉 欸息聲也齊郡謂敢日欸眾經音義 潁汗

灑也江南日灑山東言灑眾經音義 引倉頡 皖以黍和之今中國

人言皖江南言醜眾經音義 引倉頡 九江人名鐵日錯史記索隱

嚙咀也凡物無子遺日嚙類齊人語也大藏音義 癩病也

東齊謂聲散日癩大藏音義 引倉頡 方言 蝮蛇也江以

北名虺大藏音義 由是觀之所輯倉頡篇中凡有方俗之

語揚雄倉頡訓纂舊文也故體例並同

徐邈周易音輯本敘

陸氏載為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王李音見於釋文尤

如肅易音已見孫氏輯十一家注內李軌字宏範其易音

云彙於鬼反大有卦明辨暫也李云暫之世反又作暫也賁

卦下李云賁府倉反婚卦后以施命語四方李云語古報反

井卦變散漏李玉蕪於 徐邈易音余於讀易之餘香得一百

二十則都為一卷以補孫氏之缺孫氏輯漢魏二十一家易

內有九家易一卷釋文云九家易即鄭荀諸儒之說其非一

家明矣當退傳於後而以徐邈易音補之然邈不止繫音音

訓於用者也如屯君子幾徐音祈辭也又音機近也速也需

有孚光亨孚徐音敷信也君子以飲食宴樂宴烏殄反安也

訟歸道窺也窺七外反逃也泰卦无平不陂陂甫奇反傾也

又破河反偏也剝卦剝牀以辨辨音辨具之辨足上也貫魚

音官穿也大過徐古卧反罪過也超過也蹇內喜之也喜許

意反猶好也井汔至汔許訖反幾也豐日中見沫武蓋反又

亡對反敗昧之光也下繫揉木為耒耒力猥反垂造作也開

而當明辯物辯扶勉反別也說卦莫煥乎火煥徐作噉音漢

熱嘆也一切經音義 二引周易 其訓解多與先儒相合况

徐氏羣經各有音訓極有典據論者謂切語始于孫炎古者

止有音讀邈東晉人相去未遠故深合古音之法陸德明釋

文條例云仙民反易為神石易音雖希良可寶也朱氏經義

攷載徐爰為易音又攷釋文徐爰為繫辭注於不言有易音

似誤以邈為爰耳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東晉中書侍郎太

子前衛率後拜驍騎將軍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漢學室文鈔一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文鈔一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會稽陶方琦

文子非古書說

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未暇細攷其本末徒以成書之先後稀見爲依据尅有不臆後人剽竊之術中而先秦諸子爲最先秦諸子傳於今者管韓老莊墨翟呂覽諸子尙矣然傳於今者多缺失而後人好依託之文子其一也漢藝文志列文子於道家之後謂是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然其所謂依託僅由于誤楚平王爲周平王而不知其全書實出於依託也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今所傳者迺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十三篇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然道德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皆勦襲老子道德經而爲曰李暹柳宗元諸人所稱篇次已同今本則其書實亡於東漢之季今所傳者乃魏晉以後人剽淮南一書而成者也魏晉之間競宗老子玄虛之旨當時惟淮南一書多引老子之言遂竊其全書以實之以合班氏藝文之志而又以淮南有博采諸子之說因制竄附改以動後人之輕信并以是書先於淮南不使後人之議已不知欲蓋彌彰莫此爲甚何以明之是書既列於道家乃言玄旨者十之二言王治者十之四言名法者十之一言兵刑禮樂者十之三言雜喻者十之一則似雜家者言而非道家者言與班氏列文子於道

家列淮南於雜家其說不合是明明襲淮南之書而不知其體此可疑者一也文子一書多冠以老子之語不應所引道

經德經之說復加以故曰等字且其所引道經德經中語皆不外乎淮南之所援徵如道原引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與淮南原道訓引同道原引然令滋章盜賊多有與淮南道應訓引同道德引功名遂身退與淮南道應訓引同

上仁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與淮南道應訓引同

微明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淮南道應訓引同

道德引治國者若烹小鮮與淮南齊俗訓引同輟轉汎引不

離淮南此可疑者二也文子既襲用淮南而顛倒割裂自相

矛盾不可毛舉淮南以原道爲首篇而此亦以原道爲始章

其精誠卽淮南精神中之語也其上德卽淮南說林中之語

也其上義卽淮南兵畧中之語也章句紛綸皆祖搆於鴻烈

間有異文亦不外老莊韓非諸子之語此可疑者三也至若

淮南道應一篇多先引舊事末係老聃之言此則悉刪節舊

事而於傳爲老子之語如太王居邠事有云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莊子呂覽於引之此淮南之所本

而今本文子盡傳爲老子語矣詹何論未聞身治而國亂身

亂而國治輪扁所云道至妙者臣不能以教之子列子莊子

並引之淮南連文載其事而今本文子傳爲老子一處語矣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又如尹佚對成王言國語棟莫若德言孫叔敖人有三怨言韓非魯語呂覽然與淮南同其言皆前於老子而今本文子並傳為老子語矣又如惠盎對宋康王問李克對魏武王問翟煎告惠王舉重勤力之歌屈宜咎告吳起兵者凶器之論列韓呂覽然與淮南同其人皆後於老子而今本文子亦並傳為老子語矣事理踳滯意誼乖核此可疑者四也且文子既與孔子同時定為春秋時人而自然篇言孔子不黔突復云墨子不暖席墨子戰國時人文字何繇論及此明明勦淮南修務之言而不暇檢飾者矣精誠篇云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秦楚燕魏六國時地名文字何繇論及此明明襲淮南修務之言而不善彌縫者矣他如秦族訓言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張滅爵之令而功臣畔今文字微明篇稱老子云相坐之恣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畔又明明剗去吳起商鞅數字而相坐之恣滅爵之令老子何從知之此可疑者五也要之此書之依託全取材於淮南雖不無錯繆僻駁猶有痕迹可尋非若汴宋以後偽託之書至一書中不無文字舊說然依傅成書與淮南異辭第十之一况淮南王書雖多採引羣籍其中出老莊韓非呂氏春秋灼然可數斷不至盡出於文字無論淮南王始疋過人不屑為此即賓客如八公輩何至勦襲古書華誣欺主况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西漢時文字之書具在而子政孟堅諸人絕不言淮南出此可知今道藏中之文字已非舊本不過魏晉後人剽淮南一書以成之者魏晉至唐皆崇尚老子之言道藏中謂文字子故為神虛真經相傳不廢亦無人顯指為出於淮南者故嘗云魏晉人好造偽書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尙書然尙依附古本雜以私論至此則盜竊陳編據為已有尤魏晉人之下駟也椰子厚辨文字曰考其書駁書也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椰子所見較今人為可馮信而孫氏淵如詆以不狂為狂毋乃甚歟以余論之此書既為魏晉間人剽淮南一書而成其書實為淮南之善本淮南通行已久性謬鑿起道藏中文子之本雖非真書而為當世稀覯其未經羸亂而可以正今時鴻烈之書者不少未始非讀淮南之一助也明劉棻及懷祖皆以文字校淮南王氏讀淮南雜志謂文字本於淮南與余說正有相同蘆泉劉氏謂淮南多本文子明李人讀書多不深攷無足怪者獨疋如孫先生亦以淮南多引文字增損其辭何其隨時抑揚謬異取寵耶余故辨之著為是說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爾雅漢學證義敘

爾雅三篇荀列名物訓詁之要為解經之權輿劉熙釋名爾雅也睨近也雅義也義正也謂可近而取正也然辨章同異學覽潭奧非博闢燭發古訓孰式迄今盛行郭注譌脫舛疋

已難悉數况景純畛域聞見望文生義每乖古訓而為後世引重者多為剽竊前賢之說邢杜等疏了不異人近儒若邵郝二家推闡蔡問而邵氏研綜雅故尤為首功學子遵行翕然僉論第漢人治爾雅者舍人最古釋文序錄曰健為文學注三卷即舍人注也其次有劉歆注三卷序錄以為即李巡注今說盡佚矣又有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皆東漢人孫炎注三卷孫炎字叔然授業鄭康成之門生於漢季列為魏人從其後言之耳後又有沈旋之集注施乾謝嶠顧野王裴瑜之音注書闕有問余謂皆後於漢悉屏勿錄郭氏敘曰會粹舊說錯綜樊孫故注中多引樊孫舊注邢氏敘言以舍人劉樊李孫列為名家又言俗間有孫炎高理義疏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則非漢末之孫炎矣余肄業雅訓尤者古注遺文佚義散見羣籍洵如片珩繡圭愈足崇貴我朝右文敦學通儒間出余氏蕭客古經解中採爾雅古注凡三卷然未大備問經之編缺漏亦多臧氏漢注未睹其書余畛囿方隅自慙情願願學未能中心如噎因約攔漢人雅說自孫氏止較前賢探善古注發揮郭解者例有異同復以漏見畧為疏證命之日爾雅漢學證義蓋白讀禮之暇樂為詮釋而搜集古註不無掛漏未獲折衷通人博稽眾冊管穴偏識饜益終希荀子曰心枝則無知知者擇一而壹焉余亦壹於漢儒師

文鈔二

五 會稽徐氏刻本

說而已

說文古讀攷敘

善夫段氏之言曰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五昔人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後人攷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今許氏之書形書也而音義備具焉即其中有某聲讀若某者似轉系乎聲也而形義互通焉漢人注經有讀若者更其字讀若者况其音說文之書但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為也然讀若之例有以形相類即象形也有以義相類即會意也許君自敘會意者比類合義則意即義也

有以聲相類即諧聲也蓋音均相同謂之聲類偏旁相從謂之形類指意相通謂之義類又有聲不類而類者子母雙聲也形不類而類者古今異文也義不類而類者經籍通假也許書讀若本但取聲而兼包形義有聲相類而無取乎形義者斷未有形義相類而無取乎聲者故有聲不可通取證于形義即聲有易通亦或兼乎形義其間錯綜宋諦實事求是而古讀始非託空言也第讀若之例不一有云讀若某者亦讀若某有云讀若某某之某者亦讀若某某有云讀與某同者亦讀與某同有云讀若某

一曰若某者或曰若某者有云讀若某書曰某

文鈔二

六 會稽徐氏刻本

某者詳讀若詩云瓜陵奉舉有云讀若不著其字者若蜀
郡布名讀若春秋傳日補讀若中心滿該讀所
若蜀郡布名有讀若而即其本字者讀若三苗之讀所

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也自叔然初爲反音而後人同聲登
韻之說妄分等列聲遂轉不能定於一古人音讀之諳自
此替矣漢人之讀詩禮他經以外史漢淮南呂覽爲近古而
莫備于說文然其讀若亦難盡也或用方俗之別語或出古
簡之異文又有轉寫紊攷私意騁亂况乎急氣緩氣開口籠
口地區南北時判古今清濁之理侈歛之原一人讀之不能
悉總何況居今上協千載惟據形義二者以求其聲間有不
可通者闕其疑以揆衡者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或望文以生

文鈔二

七

會稽徐氏刻本

義或破文以標異許氏讀若皆古廢也官本繫傳亦有謬誤
是古人音讀之學日就墮廢而欲通六書以治羣經豈得厥
宗矣江氏六書說云象形會意諧聲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
是其貳指事統乎形轉注統乎意假借統乎聲其言簡而明
以之治許書當也以之治許書之音讀亦得當也

說文古本攷書後

沈西雍先生爲 先王父同歲生故其著書家具有之十經
齋文常山貞石志論語孔注辨僞燦往卓今允稱絕構先生
博極羣書蔚爲名宿段氏高弟自有師承說經錚錚論鋒精
厲吾道于城當仁不讓蓋說文之學盛于我 朝官本繫傳

固多譌致乾嘉而後始見完書段桂王嚴美矣盡善是書博
揮古本用證說文最誤異同邛張古誼條冊系聯庶爲精謹

方琦舊著說文四備一書畧與相似四備者一以鐘鼎碑碣
證說文一以古時類書
之所本一以說文後之字書韻篇證說文之所引頻年斥
殖汔未卒業先生之書精心富學鮮於雙匹覽其全編體例
畧具其中援引師說刺量善稟執古醇聽洞究奧惜六書之
學繇是種明况稿經七易尙未寫定往哲虛心足風近俗黃
子再同得其手錄幸快先睹未遂墨行歲月緜亘精本羅列
世有好學亟傳其書
備非從葬木偶人說

文鈔二

八

會稽徐氏刻本

說文人部偶相人也今本作
相人 从人禺聲又備痛也从人甬聲
備訓爲痛備痛皆从甬得聲與相人義無涉知相人之義當
專屬之偶字諸書作備皆偶字之形誤也孟子梁惠篇引孔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卽相人
正訓偶字之義今趙注曰偶人也當是偶相人也脫一相字
知正文作偶無疑後人誤似爲備字文義互和竄變其實偶
乃正字備乃誤文焯然不類禮記檀弓正文及注亦然而埤
倉及皇疏迺爲設關跳踊之附會不知漢以前尙不誤爲備
字也淮南繆稱篇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卽指孟子所引事
字正作偶不作備許君注曰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

當與孟子趙注同與說文義亦合許君注淮南與說文一例也又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又禮中庸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於謂之偶無有謂之爲偶者知偶乃偶字形近而謫也家語今人或偶王注偶相人也一本作後漢木人朱穆傳注偶人明器之屬通典引禮記傳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卽偶爲相人之說漢書郊祀志木寓世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同偶顏注公孫賀傳刻木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於也對也史記正義亦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于人形也皆作偶不作俑文選謝惠連祭古塚文撫俑增哀注俑當爲偶是唐人尙知俑爲偶之謫字非余之秘辭也

文鈔二

九 會稽徐氏刻本

淮南許注異同詰序

淮南道藏本較通行本爲楸密而踏斂亦甚方琦讀而病之遂爲淮南參正一書許高二注於出東漢校長詰記說尤古樸漢令之注雖祖南郡要非其匹也已已之歲閒尻無事緒帶羣冊刺取許氏逸說香爲一卷舊傳道藏本有許注屨入相沿累代疇能釐析嘗疑原道以次十三篇多詳原道似眞覽冥天文精神本經主陸形時則術把論說林說山修務繆稱齊俗道應泰族詳者當是許高注雜畧者必係一家之言解故簡摘尤近許氏後讀宋蘇魏公文集內有校淮南子題敘畧云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

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木泉臣某家書凡

七部於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前

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問詰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開元古

淮南問詰皆許氏說琦案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亦云許慎注

淮南日問詰其註日記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許慎注標

其首皆日問詰次日淮南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呂覽高

南鴻烈自名注日記上誘敘云誘作淮南

孝經解 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皆日訓又分數篇爲

上下道藏凡原道似眞天文墜形時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

云如此又謂高氏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

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慎記

上或于問詰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

人間篇爲第七或以精神篇爲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

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日因以題

篇之語其間奇字然載音讀誘自敘云此方其事爲之注解

中音讀最詳而許注入篇音悉載木文於舉音讀故十三篇

讀問宋淵淵之別不言可知許于篇下屢論大意卷內或有

段借用字以問爲舟以楫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悒如是非

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攷證去其重複其得

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云云此與方琦舊說適相脗合原

道以次十三篇皆有故日因以題篇字高注本也繆稱以次

八篇皆無故日因以題篇等字許注本也象以舊輯許氏逸

注比而勘之原道以次十三篇許注與高注文義多異繆稱

文鈔二

十 會稽徐氏刻本

以次入篇許注與今注文義多同其異者正見二注之益參

其同者益見許注之不謬况隋書經籍志淮南子載許慎注

二十一卷高誘注二十一卷舊唐書載淮南商詁二十一卷

商詁乃開詁之調不高誘注二十一卷與新唐書所載卷目

言許慎注明系致文新唐書直云許慎注二十一卷不云商

都合詁知舊唐書無許慎注三字乃佚文也惟宋史藝文志

載許慎注二十一卷高誘注十三卷今原道以次有題篇者

適十三篇意者北宋時高注僅存此數與蘇魏公高注得十

三篇之說如出一揆至云許注二十一卷乃合高注而言之

宋蘇氏云互相攷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

篇十字疑衍文蓋高注十三篇許注八篇正合二十一篇之

數故云去其重複否則入篇即繆稱以次無題篇之入篇十

篇之注漸入高注十三篇中不可復議矣宋時安得有許注

全本宋知高注篇內必雜附許氏後注故宋本及道藏本於

史誤也題為漢太尉祭酒許慎記上大抵許注既佚宋人家以零落

僅存者屬入高注家題許慎之名又云正統道藏本即宋而

時孱入之本校通行高注增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是也

繆稱以下入篇全無高注斯僅存許氏後說故注獨簡質故

無故曰因以題篇等字莊氏達吉日繆稱訓下數篇標目下

全者也此莊氏不見方琦又讀宋本淮南其繆稱篇題首有

蘇魏公序文故云此淮南其繆稱篇題首有

繆稱至要畧八篇篇為許注舊本無疑而前人志別之苦心

不絕如縷矣千古沈惑重相剽所望同志信以傳信即一

書中有文義互異者正見許高之判如繆稱篇無題篇字

文鈔一

文鈔二

文鈔三

文鈔四

紉為象箸而箕子噉與說山訓有題篇字之紉為象箸而箕

子噉異也詮言篇無題篇字之猿狢之捷來措繆稱與說林

訓有題篇字之猿狢之捷來乍異也詮言篇許注之羿死于

桃栢注訓栢與說山訓高注之羿死桃栢部註地名異也道應

篇無題篇字之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與主術訓有題篇字之

孔子之通力招城關異也道應篇許注之周鼎著倕使斲其

指與本經訓有題篇字之周鼎著倕使斲其指異也修務訓

有題篇字之純鈞魚腸之始下型與齊俗篇無題篇字之作

涓均異也覽冥訓有題篇字之上契黃墟與兵畧篇許注之

作黃廬異也原道訓高注之六壁與齊俗訓許注之作六英

異也汎論訓高注之淄澠與道應訓許注之作菑澠異也齊

俗訓許注之隅背之削與本經訓高注之隅差之削異也後

人不知入篇十三篇之分動有疑其互異者其未經竄改亦

勉矣幸得數事以為左證其它又有可攷者如原道訓三仞

之城下注云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作七尺曰仞以說文仞

伸臂一尋八尺推之知云八尺者乃許注矣墜形訓百果所

生下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蕪而時則訓注作有核曰果無

核曰蕪以說文在木曰果在草曰蕪推之知云在木在地者

乃許注矣又注中有言某或作某者有言一日某某者多為

許說如原道訓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高注云夷或作遲丙

或作白而文選七發引許注正作馮遲太白河伯也似真訓
騎飛廉而從散圍高注散圍似虎而小一日仙人名而史記
索隱引許注正作散圍仙人也汜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駟
高注駟驕祖一曰駟市僧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駟市僧也
似真訓谿子之弩高注谿子為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子蠻
夷也以柘桑為弩而史記索隱引許注正作南方谿子蠻夷
出柘弩及竹弩也又如詩經正義引許注楚人為寡婦曰霜
文選注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濼列子釋文引許注楚人
謂袍曰衽眾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柱碣曰礎知二十一篇
中引楚人謂某日某者多是許注矣以是類索古誼益出至

文鈔二

十三 會稽徐氏刻本

若當時許本必與今本文義互有異同如文選注引堊相連
也璠美玉也裝束也猥總凡也皆指為許注淮南之說一見
再見信而可徵而擇究本書或多變易即近攷史傳志注及
古冊徵引與今本縣區者多為許氏義矣蓋今時淮南之本
迭經變竄唐人引淮南之注開元占經及意林皆為許本故
與今高注然異後人不知家日翳隱也攷淮南之注傳者惟
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曾為淮南注隋志不錄書已
早逸然高誘之師為盧植植之師即為馬融誘自序云從故
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當親見馬氏注
本承用師說必多相合故與許氏注說亦不甚異也况高出

漢季去許未遠所云深思先師之訓即指為馬氏注本故音
訓之詳確非魏晉以後可隸今必別白同異亦繇許注久湮
後人豈知精討疑信相乘古解日替如劉蘆泉以為許慎記
氏然無注又如南宋以後諸儒家使南閣舊義踏駁驢亂於
引高注皆譌為許注之類是也
高氏注中亦非高氏所安也故為異同詰四卷方琦復著淮
南許注存疑一書以輯存其贖義凡北堂書鈔初學記載文
淮南舊注不標許君注者雖與高氏注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
異亦退入存疑中非得確徵不輕采入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
先出此書以質同學畧傳徵据特取照記簡絲數米煩而不
竊幸不受鴻烈之議也

文鈔二

十四 會稽徐氏刻本

淮南許詁八篇徵序
方琦於癸亥之歲侍宦閩中從蘇觀察得其家刻蘇魏公集
見其集中有校淮南子題敘一篇有云故曰因以題篇者十
三篇為高注本無故曰因以題篇者八篇為許注本始知今
道藏本每篇目下皆有故曰因以題篇等字惟繆稱至要畧
八篇獨無蓋印許注本也今莊本即本道藏故于繆稱篇題
不知此正許高序乃云題序不全并無題篇等字
二注之分也 十三篇中音讀最詳與高注呂覽正合八篇
中音讀甚妙注義又簡其為許詁無疑魏公又云高氏敘典
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會揖身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
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書云云後
又從友人譚仲修得過錄宋本于繆稱訓題敘上作淮南鴻

烈間詰卷十等字至末篇要畧訓又題間詰二字由是觀之
高氏既闕入篇後人遂益以許注而別以有題篇無題篇字
并題間詰以志釐別相傳已久不得其解遂有謂許注盡亡
者有謂許但有記上而並無注者更有謂十三篇中高注即
許注者望文生義謬論踵起攷隋唐志許高二注並列宋志
高注但云十三卷與魏公十三篇之說符合郡齋讀書志淮
南二十一卷慎標其首皆曰間詰次曰鴻烈自名注日記上
今存十六篇季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日則云存者
十八篇蘇魏公亦云許注十八篇蓋季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
其一俟求善本正是之玉海又云蘇頌去其重複其得高注
十三篇許注十八篇皆親見許詰舊本者也余十年以來又
刺取史傳志注唐人類書及釋藏等書共得五卷凡昔人所
引許詰在十三篇中者注文多異在八篇中者則盡同益喜
故人之言信而有徵又得許詰存疑四卷思於暇日仍寫淮
南原文二十一篇以完歸間詰舊本凡許詰皆附其下唐人
所引淮南正文與今本異者多為許本亦於載之庶幾許高
分列不相羸雜亦以守隋志舊編之緒也今歲道暑滬西門
家退莽方伯家樓外綠陰如海朝爽時至復校篇籍為許注
八篇徵凡八卷理而董之是在異日丁丑七月八日書於翠
漪樓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淮南許注異同詰補遺序

方琦輯許君淮南注廿載構緩乃就斯編今茲讀禮區伏菽
疾朝舖之暇尋釋廢簡屢从姚子海棹窺涉古籍敬辭奧文
奇書碩記互相披析因又從蕭吉五行大義補九則杜氏通
典補一則唐釋慧琳大藏音義補九十餘則大藏音義者傳
於雒東獅谷阮文達取經音義提要云西明寺慧琳大藏音
義一百卷今已不傳乾嘉經師均未逮見余以閒居獲睹異
冊旁引祕文非世諗習瓊寶盈前臆擷不盡爰事次簡輯補
前書識大識小信而有徵且與昔惜若合符即在八篇者盡
同在三篇
者多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昭茲來許令得用詰問詰之誼庶
無遺焉

許注淮南存疑敘

余自讀蘇魏公校正淮南敘而知八篇十三篇之分又博采
史傳志注字書音義唐人選注類書凡引及淮南舊注有與
今本不同者存為許注又本書中有云一日某某及或作某
某者皆許高二注羸亂之久後人別白於此雖不盡出許本
而許義為多更以高氏呂覽注及本書中注文前後互異者
判擘一是歸之汶長名曰存疑存其真也今人為淮南之學
者少為許氏淮南之學者尤少許君東漢大儒說文解字五
經異義經學小學不廢萬古覃討有年尙未成書今春乞

文鈔二

會稽徐氏刻本

假還里願奉高堂之暇擊擊先籍之餘敲門察病獲有休閒
寫定是書以成夙志附諸淮南許注異同詰後尊許學者亦
所不舍膏肉而嗜一勝未始非知味者也

釋友

說文友字訓曰同志為友從二又相交愛也愛也二字依元應引補入本

書云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髻不過三也按據下云兩

五指指下義即今之右字說文佑助作右而左右之右作

又今右行而云廢矣本書右云手口相助也二又相交則

成受兼右助之義受以交而得義者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

求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故本訓曰同志為受也上下交者

文鈔二

七 會稽徐氏刻本

即上下其手亦即重云為受之說重云為受象交道也說文

交交脛也山海經交脛國脚脛也二又相交則取乎手而非

取乎足交即本書之遠字遠下云會也會又有合合之義與

受從二又相交正類淮南說山篇云交畫不暢連環不解是

以二文相合皆具交畫義故二人為从从相聽也反从為

比密也重入為比比別也相背為比北乖也相反為比豐足

刺撥也相歧為比舛對臥也宅如二入為从入內也二夫為

林扶林行也二丙為兩兩耦也二大為於於并也二光為

號號進也此皆與交友義推之水相重則成林火相重則為

炎木相重則曰林土相從則名圭連玉為珽比用為昂重口

乃即字重目乃即字重耳乃即字重頁乃頤字許書重文不
可枚舉然無不以交而見義本書又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

二入為受古文五作入五下云象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天

地之道以二入而成用人之道亦以二入而成交友象从二

入謂如左右手也交入為受有推挽扶持之象手者須也友

以相須而成義見釋名手者取也交友必先擇取也見詩說文

右手口相助也从口从又繫辭右助也友有相助之義故从

二又二又亦二右也廣雅右比也以右為比易比卦比輔也

有內比外比之象古文入即右入即左友取相順故从入反

入為入入相反左也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得賢友者

文鈔二

七 會稽徐氏刻本

有輔相左右之道猶若左右手特兩手相比取其順從也今

友下古文作𠄎者玉篇作𠄎非或曰二寸相然尤非也此文

斷決非又十且下皆作一此字與火之作𠄎相似下皆作

小橫尤非寸畫加于旁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乃重文知木作𠄎字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

鼎友作𠄎卽此字本形古器中有作𠄎𠄎者古文不論反正

皆與古文友字合右篆作𠄎此重𠄎加口爲習正包右字手

口相助之義故當从二手一口也說文中凡从手重比之字

義多相近𠄎下云竦手也揚雄說从兩手作并𠄎下云引也

反𠄎卽攀字𠄎下云又手又手指相錯古文爲𠄎亦象𠄎下

云其舉也象兩人兩手於故其之古文作𠄎其合也小爾正

从二𠄎交錯會意義爲合同之象亦猶𠄎爲分異之形又行

相若謂之友若字或作𠄎見說文友有聯綴之道重疊之爲𠄎

說文篆友之从手相交可以理推而得矣鄭氏論語注同門

爲朋同志爲友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文鈔二

十九

會稽徐氏刻本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志者同心

之謂淮南日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趣不同對門不通

趣志也說文無志字大徐補之曰志意也从心止聲志從止

止者往也以一心互相往來謂之志爻之象取手口相助然

必本乎心詩皇矣因心則友是也元應引說文有愛也二字

愛本書作悉字从心禮表記愛莫助之與右助義亦合周官

經大司徒五曰聯朋友朋古鳳字今借爲朋友之朋朋之制

字據形系聯與友相類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其揆一也許子

倫友倫王孫遺荀子大畧友者所以相有也釋名友有

也相保有也皆同聲之訓論語有朋自遠方來釋云有兼取

義廣正有禮樂記七年視論學取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

也君子之交淡如水故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韓詩外傳智

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交友易取友難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聖人之指約而備矣後世友道日薄書成絕交故

楚詞云交不終兮怨長禮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夫友日交

不終日交絕卽非右助連屬之道於先哲制字之義蓋味如

也

淮南宋本道藏本校正莊本序

淮南宋本不可得見相傳正統十年所刊道藏本爲最古莊

氏達吉讀道藏于南山之說經臺取淮南定本刊之有開如

文鈔二

二十

會稽徐氏刻本

十蘭二先生同事校勘宜其精也然予初讀而疑之嗣从武

林譚復堂假得傳錄淮南宋本竊謂道藏與宋本當不甚遠

胡爲字句之間同異若此以是知莊本非真道藏也後覽王

石臞先生之言曰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

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从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

不能釐正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新刻行而舊刻微

矣又覽顧千里黃義圖之言亦謂莊刻乃道藏贗鼎以已意

增芟多造童牛角馬之字移易舊文不知者謂道藏眞如是

貽誤可勝言耶是皆灼知莊刻之非而與予言適昭合也何

以明之莊氏之書其誤在師心自用猛意變易不能守故識

所繇來家至點竄文誼節斂字句以偽亂真伊于胡底且乾
嘉經師刊校子集皆為精美此書疎忽默甚亦無有正其性
繆完歸本書宅若以熟為孰以能為耐以耳為爾以境為竟
以毫為豪以腰為要以旅為旅以溺為休私據古文輕移舊
觀如是之類改不勝改總以宋本道藏其善處固不可改卽
誤處亦不能遽改謹守昔義以底真確傳疑傳信非由私意
方琦校讀淮南有年曾為許注異同詁四卷許注存疑二卷
許注入篇徵四卷又淮南參正二十餘卷數棋以來因得見
宋本道藏本劉茅諸家本知藏本最為近古宋本之勝道藏
不過什之二也

文鈔二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今上龍飛建極之元年浙局欲重墨是書定刊莊本方琦曾
與當局再四言之助其得宋本景刊之否則取道藏原本以
明莊本之失當局頗聽余言并思以方琦是書六卷附於後
故聊以踰暑餘閑卒成是冊校其誤文斂句凡二千餘科以
還夙志非以訐伯鴻之短實以歸鴻烈之真世有同志其識
之矣

三歸說

論語管氏有三歸舊注皆以為取三姓女蓋因東周策齊桓
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
桓公由女市女閭豕附會為娶三姓之女後人又因說苑有

管仲築三歸之臺一言要謂古娶女有築臺事如魯莊公築
臺臨黨氏娶孟任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其實皆非也三歸
者言管仲所受之采邑也與下文官事不攝焉得儉義相引
仲何以證之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
君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為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
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
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又內篇云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為
有功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信今子忠臣也寡人
請賜子州晏子去管仲時不遠合觀內外篇言因晏子辭邑
而景公舉桓公賞管仲三歸之言是三歸乃采邑也且明言

文鈔二

三 會稽徐氏刻本

狐與穀以為賞邑狐與穀皆管仲受邑之地名春秋城小穀
為管仲也穀邑即此狐穀而外無可攷或云奪伯氏駢邑三
百亦其一證歸者納也如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之歸左傳
襄二十七年衛免餘曰惟卿備百邑管仲為齊之上卿必於
受采地之外又得三歸之地故以為奢侈周制在外之諸侯
狐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耶中士食邑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食井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萬夫自
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六人
食七百六十八夫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 惠氏曰小國
當作大 國
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鄭注曰三百

家齊下大夫之制彼疏引熊氏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
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
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古者諸侯之
卿大夫受邑各有其制春秋之世僭竊盛行以管仲之賢而
猶不免此韓非外儲篇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土史記公孫宏曰
管仲相齊有三歸侈僂於君皆言其食邑之多僭侈逼土於
無異辭風俗通十反篇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
以晏子之辭邑形管仲之受三歸侈僂相反其以三歸為受
邑無異班氏食貨志管子以陪臣而取三歸言以陪臣之微

文鈔二

三 會稽徐氏刻本

而受邑之多故讓之也蓋三歸為桓公所賜之邑駢邑三百
偽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國語與語寡人建王于甬句東夫
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亦三
也駢邑已得三百家則狐與穀所食之邑其餘富更可知
矣荀子仲尼篇桓公立管子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尤足以
徵管氏受邑之多故夫子以為焉得儉也
管蔡非周公兄為魯詩說攷
嘉定瞿木夫先生謂管蔡非周公兄其辭甚辨所據諸書信
而有徵周公誅管蔡一事後儒俱誤以周公為管蔡弟始以
大義滅親為辭其實周公為兄管蔡為弟以兄誅弟於禮亦
順此千秋倫常關係信然方琦竊謂漢後諸儒之論或以管

叔為周公兄并以管蔡皆為周公兄更有以周公次居其七
皆悠繆之說不可據證惟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兩語因
後儒誤解遂多異說趙岐注曰周公惟也管叔弟也故愛之
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孟子之注莫古於趙
氏趙氏之解尚用魯詩古義而於無以弟為兄之論若以周
公為弟管叔為兄則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可矣何以先言
弟而後言兄乎先言周公知趙氏之訓為有本也後儒不善
讀古入書遂來謬說可知古人皆守古說必有師承而余以
諸皆魯詩者何也列女傳太妃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

文鈔二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成
叔處次康叔封次明季載太妃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
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
謂太妃仁明而有德詩曰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劉向世傳
魯詩列女傳所引即本之魯詩義又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
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
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南即甘猶
柶作柶白虎通乃班氏集
義班氏亦集魯詩見馮氏三家
詩疏證說所云詩傳即魯詩說傳也漢
武榮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知申公傳受必有古說蓋氏
世習魯詩故其蓋氏石室畫象第七石載文王伯邑考周王
發周公旦蔡叔度 處康叔封 子載內石有缺斷惟周

公在管蔡之前則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學故也
史記管蔡世家則以周公次管叔之後蔡叔之前此必爲後
人妄改何以知之史公嘗問故於孔安國安國從申公傳魯
詩學者是史公爲申公再傳弟子引詩當本魯詩則此必與
魯詩同且史記十男次序皆與列女傳無異惟管叔次於周
公之前是定爲後儒追改太史公劉中壘班孟堅皆爲魯詩
學者豈得有異且徵之堯榮治魯詩而堯氏畫象所載十男
次序亦悉符合故馮勺園亦以趙岐孟子注引詩皆本魯詩
是也惜魯詩亡於西晉其全書零替無可掇拾余采輯魯詩
并以昔人比例推求其說已得二十卷矣此爲先聖倫常之
序又見魯詩古義之足貴故畧著而論之

文鈔二

三

會稽余氏刻本

張衡思元賦且獲讎于羣弟兮敢金滕而乃信注云周公攝
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兄於
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
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後漢樊儼傳是以周公誅弟季
友鳩兄李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稽康管蔡論管蔡流言明
父聖兄曾不鑑凶愚于幼穉覺無良之子弟下又云文王列
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任之卽上文所言聖兄此皆以周公
爲管蔡兄也

高誘亦爲魯詩學者翟氏引呂覽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

公高誘曰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此誤甚卽杜氏注左傳
所本方琦謂杜氏注固誤高氏則不得謂之誤也高言管叔
周公弟蔡叔其兄言管叔爲周公弟蔡叔乃管叔之兄其字
指管叔非指周公也翟氏又云淮南汜論訓周公殺弟之
累高注云誅管蔡也而注齊俗訓則曰皆周公兄也方琦謂
汜論訓乃高注本故與呂覽注同以管蔡爲周公弟亦本魯
詩之說若齊俗訓乃許注本故不同不得爲高氏累也因高
爲魯詩學者故又辨之

文鈔二

三

會稽余氏刻本

亦將在羣弟之列故觀金滕書法覺詩言可信于是周公之
長次亦定矣方琦謂淮南繆稱訓以武王發中子且連稱中
子卽仲子管蔡皆曰叔則爲仲之弟何疑

釋橫由

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
北耕曰由馬氏謂由與農同引呂覽后稷爲大田注大由大
農也爲證方琦按此說非也由卽說文之表字衣部表下云
衣帶已上一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卽與韓詩南北耕曰由
東西耕曰橫之說同也韓詩橫字卽同廣一切經音義十一
及二十四皆引韓詩說於作東西曰廣臧氏鏞堂謂廣卽橫

老偽亦非也唐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引作橫被又引作

廣被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橫陳之也周髀算經句廣三考

工記輪人以爲部廣注廣徑也皆與橫字訓同橫是正字廣

是通段字表與由音相同亦古今字表从矛聲柔亦从矛聲

爾雅柔兆史記作游兆是也段氏玉裁云毛傳從由也古隨

從與從橫不分二音說文無由字元應經三及六帖二十四

引韓詩作南北曰從仍作從字方琦謂段氏謂仍改作從亦

非也由與從雖一義然既云南北耕曰由則與說文南北曰

表正合後人必以由字不得其義遂謂由從通訓因据毛傳

從字改之不知韓詩本義必當作由存古義也小爾雅表長也漢書匈奴

傳延表文鈔二 毛 會稽徐氏刻本

即同此吾以謂說文之廣表即木之淮南淮南天文訓欲知

東西南北廣表之數者立四表以一方距又云除舉廣除立

表表是亦以南北爲表東西爲廣矣淮南之廣表即韓詩之

橫由皆周秦間相爾之古義古文也史記楚世家從某至某

廣表六里又蒙恬築長城廣表萬餘里西京賦考廣表注引

說文南北曰表漢書賈捐之傳廣表可于里尙書中侯龍馬

背廣表九尺占經一百 墨子備城門篇廣九尺表十二丈周

髀算經天地之廣表蕪城賦廣表三墳周禮弁師釋文引劉

注廣表以冠縱說文監字下云河東鹽池表五十一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皆謂一縱一橫毛詩作衡從說文一爲東西

一爲南北亦一縱一橫之說

今人習用橫縱而不知廣表橫由之古義矣然廣表即周

禮之廣輪大司徒欲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文

注引作輪縱也從即南北曰從之從一切經音義十一與山亦合疏

引馬融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儀禮既夕記廣尺輪二尺禮

檀弓廣輪揅坎蓋輪取乎直爾正釋水直波爲徑鄭注以輪

南北曰輪即南北曰經之說輪應讀如經綸之綸是廣輪者

即經緯之說也攷工記國中九經九緯大戴易本命東西爲

緯南北爲經淮南墜形訓及 孔子家語然同楚辭王注經曰縱緯曰橫說文

糸部經織從絲也依御 緯織橫絲也說文解字之從橫亦即

廣表之義也又有作周表者羽獵賦周表數百里魏都賦經

營注直行爲經周行爲營與王逸楚辭章句南北爲經東西

爲營之說同蓋周行即橫行周表亦即廣表至廣雅釋詁緯

橫也經徑也即木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西京賦

薛綜注東西爲廣南北爲徑廣雅釋詁二徑表也以南北爲

北曰則橫徑又可作廣徑釋湛然輔行記五引國語注曰東

西曰廣南北曰運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即廣運玉

篇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毛詩傳東西爲交斜行爲

錯要之南北曰由東西曰橫與說文作南北曰表東西曰廣

此乃一縱一橫之定說南北曰由曰表曰從又作曰輪曰經

又作曰緯然儀禮坐橫弓注南踏弓也人東西向以南北爲

曰營曰交

橫由南北爲橫推之則東西亦可作從儀禮鄭注雷以東西
爲從又曰于數者東西爲從故史記周本紀與諸侯約從集
解云關東曰從是亦以東西爲從矣漢儒遺說固不可輕易
又不可泥視者也

漢孳室文鈔二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文鈔二

完 會稽徐氏刻本

會稽陶方琦

孝子邢渠攷

武梁祠堂石室畫象其第三石第三層有邢渠哺父事上有

渠父又前石室畫象第七石作孝子刑渠孫叔敖碑碑惠害

戾成碑惟想邢景即翁覃溪謂邢渠事古今記孝行者遺之

形影是邢可通刑于無刑即形字又王蘭泉黃小松諸先生皆惜其無可攷余久欲引徵而未得

嘗謂畫象列邢渠于栢榆之後董永之前當是西漢人無疑

而劉向孝子圖宋躬孝子傳諸書久亡豈可探討今春區伏

偶讀太平御覽其四百十八卷人事部引蕭廣濟孝子傳曰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呂給父父老齒落不

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

餘歲乃卒也所記孝子皆係郡望邢渠次于杜孝之後杜孝

巴郡人邢渠亦巴郡人無疑矣竊喜古孝子姓名因以不沒

渠父名仲益見梗槩攷蕭廣濟晉人唐志言有孝子傳十五

卷所記多兩漢孝子見於御覽所引者尙有杜孝隗通字君

辛構字幼文讓申屠勳字君游宿倉舒王驚鶴字元伏恭字叔

朱百年郭世道桑虞字子何子平施延字子魏陽陳元蕭

芝王祥稽古闡幽并附志之

御覽四百十一引蕭廣濟孝子傳五則先杜孝次邢渠文讓

隗通皆相連引水經注引隗叔通樊道縣人又御覽二十七
引巴郡文讓云云是杜孝隗通文讓皆巴郡則邢渠爲巴郡
人尤確鑿也

尹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時說

後漢西南夷傳桓帝時郡人尹珍自目生于荒裔不知禮義

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

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言明

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

南許叔重受五經又歸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選以教授

于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於顯又考貴州圖經云尹珍學成

後歸鄉里桓帝時官至荊州刺史始知范史所云官荊州刺

史卽連上文桓帝時而言之蓋珍之從許應學在前而爲荆

州刺史必在桓帝之末年何以知之華陽國志言珍爲荊州

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於顯攷應奉爲司隸校尉在

桓帝延熹六年以後後奉以黨事起引疾而歸則在靈帝建

寧之初年既云於顯必其居官同時可知則珍之爲荊州刺

史在桓帝末年尤無可疑後漢書南蠻傳延熹三年益陵蠻

夷反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太守李蕭皆奔走于是以右

校令度尙爲荊州刺史桓帝紀延熹三年荊州刺度尙傳作

延熹五年馮緄傳馬陸督荊州刺史劉度擊沔陵蠻軍敗陸

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尙書朱穆舉尙自右校

令擢爲荊州刺史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月封右鄉侯遷

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復以尙爲荊州刺史九年尙卒于

官是延熹三年以後爲荊州刺史者多係度尙卒于官卽卒

于荊州刺史之官也然天文志言延熹七年皇后鄧氏坐執

左道廢宗親如荊州刺史芝交陸刺史葛皆爲賊所拘弃市

又九年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弃市以是推之延熹七年

度尙遷桂陽太守乃以鄧芝代之九年度尙卒于官而李隗

代之尹珍之爲刺史則在度尙李隗之後矣又靈帝紀中平

之年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楊璇傳靈帝時璇爲零陵

太守討賊有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之此皆靈帝時之荊州

刺史尹珍當又在其前故云珍爲荊州刺史在桓帝之末年

始與華陽國志師生並顯之說并與貴州圖經桓帝時官至

荊州刺史之說兩相符合也

華陽國志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安漢人其人列于馮緄以

後亦在靈帝時矣

鄭易京氏學敘

漢易家有兩京房一爲楊何弟子其書不傳一卽君明吹律

自定爲京氏者今世猶傳其易傳積算諸書并傳其災異飛

文鈔三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候之說其章句十卷見於陸氏音義李鼎祚集解及晁呂易

音訓者已屬希廖如朋盍替替作摺剝牀以膚膚作簠大韋

之嗟蓋作經剝別作剝削大人虎變變作辨列其資資作朋

歸妹以須須作媯爲瘠馬瘠作柴爲彘足彘作朱大氏古說

留遺必有師授京氏自謂受於梁人焦延壽劉向校書考易

說亦謂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

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然孟京所傳諸書

時有相同漢書藝文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

六十六篇京曾爲孟氏易注當不甚遠也鄭君師事京兆第

五元始通京氏易故注詩禮時引伸易義多與易注不同蓋

箋詩注禮在於中年而元城注易獨在暮歲先通京易故詩

禮注中所引易義於京爲近惜鄭君之注零替殆盡與京氏

章句並致墮駁無可推擇今錄其二十餘科以見鄭易用京

實有確據且陸續曾爲京氏之學其與鄭易同義者亦並探

之以著于篇今文淵原可以演贊鄭雖後从馬融受費氏古

文之學然昔人著說擇善而從往哲師承動有家法卽鄭君

父辰之義亦本京氏京氏精于樂律且曾著周易分野一書

爻律祖構豈有殊歟遂爲鄭易京氏學一卷

鄭易馬氏學敘

劉向以中古文易較三家惟費氏經與古文合隋書經籍志

文鈔三

四 會稽徐氏刻本

十五

云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卷亡與漢書儒林傳所稱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者不合大抵爲費學者附益之東漢之世其學獨盛陳元鄭眾皆傳費學馬融鄭康成諸儒皆爲之注故今易乃費氏經也馬氏易傳七錄云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乃十字之說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其書久佚見於釋文正義集解三書者猶可畧見馬氏之易授於鄭君吾道其東自循師訓馬鄭皆爲費氏之學立說必合惜兩書並亡匙可演闡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故鄭君注易多遵費氏古文而解義每依馬氏當仁不讓折衷於是故

文鈔三

五 會稽徐氏刻本

鄭易爲大成而馬氏乃其先護也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馬君解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爲用也其注无妄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明夷夷于左般謂天左旋皆與鄭氏爻辰之義相合稽述淵源必有授受遂爲鄭易馬氏學一卷
說文無安字說
桂氏曰說文無安字乃轉寫致誤偏旁有之姚氏據漢王曰傳北州以安孟康注曰安古緩字謂安即緩之古文義皆近

是然从女从爪不得其解段氏以爲與安同義安者女尻於室安者女近於手語更不辭方琦謂安即委字也故說文不立安字說文委下云委隨也委隨與唐扶頌之透隨衡方碑之神隋皆同猶委蛇也詩委蛇鄭君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委曲自得即安義也士冠禮鄭君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是知委有安義且禮明堂位之緩即委字論語之餒即餒字說文餒餒也左傳魯宣公名倭史記侯表引作倭爾雅械白椽釋文椽或作椽安委之字互相通知安與委實一字矣委在女部不入禾部知委之从禾非禾字乃委字篆形相似故誤竊謂委當作禾禾古文委字見本書我字下艸木下垂字作委象形全形爲委偏形爲安上作爪非爪字乃反爲字我字下云禾古文委字其我字之古文作𠄎亦从𠄎委之古文𠄎亦从𠄎是委上从𠄎亦可單作𠄎古文不論反正則委之𠄎當从反𠄎反𠄎即半體側形之𠄎字晉姜鼎緩作𠄎曾伯靈蓋作𠄎從𠄎亦承之省與委字之从承者一例是委爲安字無疑委上从承不从禾亦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由變古文爲隸之際故汗簡引義雲章爲爲古𠄎字不知爲古垂字即假委之全文也牙既假爲兵器其象爲剛女者柔順之物凡物過剛則猛過柔則靡剛柔交平則有舒和安順之象與威字之从戊从女同意

文鈔三

六 會稽徐氏刻本

朱氏曰牙下云古文

泌之洋洋解

詩衡門泌之洋洋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貌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泌與苾通泉水始出泌然流也廣雅釋工即上有木曰泌耶王氏疏證云蔡邕郭林宗碑棲遯泌耶又周巨勝碑洋洋泌工于目道遙東哲予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泌耶泌秘通於以為耶名說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方琦謂毛詩亦當俗泌工毛傳不以洋洋屬水解最得書義之字篆倫也與工倫並相似韓詩外傳亦引倫泌之洋洋泌字與毛同之字均誤也魯詩當倫泌耶从木束哲予居釋引倫泌耶亦泌字之誤今廣疋音下秘音秘或東哲用其音讀之字木之魯詩也蔡中

不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說文宜補莘字說

今許書無莘字惟桑下引詩莘莘征夫莘古文仙云云今毛

詩倫駢駢征夫說文駢下云馬眾多貌然不引詩毛傳駢駢

眾多也亦不單屬之馬知毛木當倫侏侏毛詩多用古文三家詩多用今文侏為古文莘為今字也以是知作莘莘者必

引倫莘莘征夫劉中壘為魯詩學故於用魯詩之莘莘也然韓詩多與魯同韓詩外傳亦引作莘莘征夫晉語亦引莘莘

征夫皆今文之學也楚詞往來侏侏王逸注侏侏行聲詩曰侏侏征夫侏一倫莘王叔師亦為魯詩學者臧氏拜何不引

魯詩之莘莘征夫而引毛詩之侏侏征夫以是推之毛詩蓋作侏侏無疑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表別魯詩之義也竊謂許書不應敘莘字况桑下既見莘字

又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草部宜存此字漢碑亦時見此字郭輔碑葉葉昆嗣倫葉則莘字為今文是為漢時通行隸字東

都賸俎豆莘莘魏都賸莘莘蒸徒皆用魯詩而注引毛詩傳莘莘眾多也是誤以魯詩為毛詩矣桑下云莘古文仙仙即

先字之譌字當倫侏知古文仙仙今文仙仙之不可易也至若蠡斯說說分說文言部說致言也引詩曰說說兮此必為

小徐采詩決非許君原文說訓致言與毛傳義及詩義均不合既不合矣而還引詩文無是例也毛詩亦當作侏侏本

訓為眾多字誤作說陸氏釋文說下云說文作舜亦誤以莘

爲辨釋文引說文佗某者必許書引詩之文今多部既無辨字而誦下引詩又不佗辨以是知辨亦後起之字且當爲莘字之數文莘字上从艸移於旁遂爲辨集韻莘或佗辨因譌而佗辨并以莘有眾多之義遂望文生義皆不合於許書之例者也莘字當補辨字不當增莘爲今文出魯詩佗爲古文出毛詩則凡眾多之義佗與莘皆具之矣又有莘之墟之莘當依說文佗姚女部姚下殷諸侯爲亂者疑姓从女先聲左氏春秋傳云商有姚邳是也呂覽本味篇又引佗有佗古今人表佗有斐然姚爲正字莘爲今字佗爲假借字斐乃合姚莘二字爲文後起之字也自不明古今假借之例則莘乳浸多難於

文鈔三

十一 會稽徐氏刻本

剖喇况東漢以前多爲今文之學自劉歆杜林之徒好古文學而古文盛行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後從賈侍中受古文之學說文一書必不盡廢今文也故曰莘字宜補

釋豐字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豐古文豐方琦按但云象形從豸之聲義究何屬儀禮大射儀鄭君注豐字从豆豸聲鄭君注三禮屢引說文此必引許君豐字舊說不能因今本說文攷去豸字豸謂鄭君之从豆豸聲亦屬無憑何也說文半字下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古文豸字韻會引豸爲半之籀文竊謂戴侗熊忠所見之本必勝於今本豸乃半之古文

豸必屬半之籀文熊氏引籀文佗辨者乃豸字之誤籀文字畫多茂密然从山者取山中艸木豐滿之意其字與兩相似說文幽隱也从山中豸此豸亦當云从山中豸山之中草木必茂密左右森列蓋象此也詩在彼豐草卽此豸字豐字从豆則單指豆之豐滿言儀禮鄉飲酒禮命弟子設豐注豐形似豆而卑大又大射義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謂若井鹿虛而近似豆大而卑此豐之本字本義若豐盛豐滿皆當是豸之本義後人借豐爲豸而又攷其字豸使許書有遺文鄭注爲贅說伏一字而兩書之義俱晦矣本書半下艸盛半半也詩子之半兮傳半豐滿也小爾雅廣言半豐也半豐義並

文鈔三

十一 會稽徐氏刻本

通然豐乃豸之借字山中艸木豐滿故謂之豸與豆中莘獄累疊象豸之形者亦謂之豐一義之孳生也豐姑敦又从林作豐馬融傳豐形注林木貌山中艸木叢雜从艸从木義無一定癸亥父已高佗豐仍从辨其證也瓦當文有豸字瓦錢氏釋爲周之豐宮瓦以謂豸卽辨并引鄭君大射義注爲證阮文達以爲說文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豸从豸聲豸亦从豸聲半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同豐豸从豆豸豸皆聲口凶爲象形口凶與豸豸原可不相連屬故古文豸字無山亦可始方琦謂文達之言足正許書之誤然以豸上从山爲象形仍从豸得聲是知豸爲半之古文而不知豸卽爲半之籀

文許書之古文豈仍从古文半字本非婿豐宮瓦作巽亦从
古文錢氏云巽即聲亦非豐宮瓦作巽此其本字可見古人
凡豐滿豐盛皆倫巽倫巽無有倫豐者即有假借作豐猶不
廢巽之字豆豐之从巽雖从籀文半字亦以與豆開叢積
豐滿更相似故云象形巽字上亦从巽本書云从又持巽巽
从古文半字與豐从攴文半字一例巽字即聲不必再云从
巽聲是與鄭君注引倫从豆曲聲尤昭合無閒故知說文豐
篆象形下當補入曲聲二字義乃足半篆下當依六書故補
入古文巽字又依韻會改正補入籀文巽字文乃全此許書
之所以難讀安得盡如豐字者有鄭君引文又有戴熊之能

文鈔三

圭

會稽徐氏刻本

據古本可爲左論也
釋也字

說文也女陰也象形諸家解此字多闕而不釋以爲此乃古
說必有所受其實說文制字皆有形義無不可釋也女陰者
坤爲女乾陽坤陰陰即陰陽之陰本書云輕清陽爲天重濁
陰爲地女陰即坤陰之謂也坤爲地地字亦从也坤之文言
曰地道也妻道也又繫辭曰坤道成女是其證地也从也以也
字有屬女屬陰之義天从一从大地从土从也皆形包乎義
也象形上當有从匕二字匕說文云變也从倒人指事近經
傳皆以化爲之坤有化生之道故从倒人象人初生時倒出

非物化之謂繫辭云此所以成變化苟爽曰在天爲變在地
爲化又知變化之道者虞翻曰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坤作成
物虞易爲坤化成物坤具化生之義故也字屬女屬陰即
從而制字篆應作匕今作匕乃篆體沿譌小易其兒从口者
卽一象坤卦之始畫一或有作口者卅卅秦石刻也尙作匕
鐘鼎款識載秦卅卅卽匕字之變其从一則不誤它也二字互
權也篆作匕卅卅卽匕字之變其从一則不誤它也二字互
易如沱爲池卅卅它篆尙从匕可證蓋象形者謂象坤卦之形耳
說卦云坤地也故稱乎母說文曰坤地也从土从申申篆作
申鐘鼎文申字尙有作卅卅知也篆之从一其轉而爲口者
卽此意也

文鈔三

古

會稽徐氏刻本

瀟水有是水名說

說文瀟深清也从水蕭聲方琦按瀟卽瀟字說文从蕭之字
多作蕭今說文从水蕭聲下敝去一曰水名四字故後儒皆
以謂有湘水無瀟水自古皆然而引羅含湘中記爲證竊謂
非也中山經及水經注湘水篇皆云瀟湘之浦且中山經瀟
湘之浦與澧沅之風對舉沅澧爲二水則瀟湘是二水名矣
余庚辰之年按試永州由永州下衡州道出瀟水一碧澄澈
餘漪瑩滯與清深二字適合湘中記云湘川清照五六丈卽
瀟水也土人皆謂由此二十里外卽是湘水今水經瀟水源
出永州甯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注

於洞庭至三江口與沱水合瀟水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至
湘口入於湘又攷舊志云營水正流出九疑山三分石世謂
之瀟水西流經大陽洞至西河口與冷水合故柳子厚謂瀟
水即水經及摸志之營水是也蓋瀟水受源不廣其流亦狹
不比湘水廣袤數千里近日本新出太平寰宇記缺編內零
陵縣下載瀟水在州西三十步源出營道縣九疑山亦曰營
水至麻灘與永水合流一百四十里入湘水謂之瀟湘可證
故說文於湘水下云湘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海於瀟下但記
一日水名而已許書釋水多此例今本說文書有脫簡瀟字
篆在演字上演下有一口水名四字定爲瀟字處之脫簡何

文鈔三

主 會稽徐氏刻本

也演爲長流經籍中無以演爲水名解者且演與上橫字通
演下無水名之說則演字不得有水名審矣瀟爲冷水之支
流而上與湘合則說文瀟篆下必有一口水名之說猶瀟水
涌出也一日瀟水名演久雨滂沱也一日水名之例畢氏堅
以瀟訓深清有湘無瀟爲解是亦以說文瀟篆無一日水名
之說遂望文而斷耳玉篇水部瀟水名廣韻二瀟下瀟水名
集韻韻會瀟下亦有一口水名四字皆本之許書也是蓋說
文舊本如是而不得以清湘解瀟湘遂謂瀟無水名也

招字說

淮南兵畧訓同舟而濟江卒而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拚招拚

船若左右手注捷疾取也拚招與拚船並文則招必系舟楫
之器說文招手評也非此義義當與撓同淮南主術訓夫七
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注撓刺船楫船楫疑
卽船楫之誤小爾雅楫謂之撓招之同撓猶列子力招城關
或作力翹城關是也說文連下云或讀如掉若之掉掉若卽
掉招猶掉船也左成十六年傳舍之於若耶公羊作招卽蓋
漢時有此語如漢書濯船耶之謂招字不必从木與七尺之
撓从手同猶權作擢權作把蘇頌曰許注淮南多取借用字
兵畧乃許注本故卽段招字大氏行舟遇風必先疾行猝拔
其招乃得抒引其船正與撓可制船一義相貫也昨閱近入
鄂亭詩鈔黃師行一篇內云上纜下招千手洶洶自注招撓
屬制在撓櫓之間沅江麻陽諸船凡下水必於諸槳前爲二
招繫船首以撥灘方琦案依此則與呂覽射其一招雖莫君
招爲射的招亦可以爲舟的也

文鈔三

主 會稽徐氏刻本

淹博必是流傳之古義正與余釋招同撓相合也連日洪江
下水倚舵無事爰取而釋之

招字續釋

今日聞友人張未純之言曰招形如刀因詣船首細審其形
招長丈餘形如仰刀值於舟前以戾制水勢招字从召召从
刀刀聲招之从刀直肖其形詢之舟師曰在前者曰明招在
後者曰林淮南說林毀舟
爲林仰花字順水放滯全恃乎此因知吾越凡

竹簿前行有木杖在前者曰簿梢擗土音如宵即此類莫君

日機屬亦非小爾雅機謂之機楚辭蘇機兮蘭旌注機楫也

機楫在船左右發刺甚眾與招獨繫船首者有別惟淮南主

術之機即此招字七尺之機制舟之左右則非掛類矣高注

船棹棹字亦不可改前誤信為撓屬因據小爾雅改為舟楫

其實作棹者象桔槔之豎立于水故曰船棹主術訓為高注

故作撓兵畧訓為許注本故作招正異文也招之制江浙間

少見并其音已失梓招之解至此而始明所以揚子雲采諸

方俗之語登之輶軒也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權大子撓而楫殊以作撓者面向船頭坐撓之正與

此招相似

真人說

文鈔三

十七 會稽徐氏刻本

說文匕部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几所乘戴也昔人謂六經無眞字莊列諸子始有眞人之名方琦按許君眞字之解乃依眞人而立說其說本之淮南淮南精神訓所謂眞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明白太素無爲復朴抱神以遊於天地之樊又齊俗訓曰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造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乎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又本經訓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知許君僊人變形登天之說即本此余嘗謂許

君詰淮南在成說文解字之前說文一書多取淮南之字此

亦依之爲說者也自秦漢之間有長生不死之說遂立眞人

之目隸續五君桎杵文有眞人君仙人唐公房碑亦有眞人

之稱蓋至漢季而其字盛行也

中祚說

金石萃編載焦山鼎勅往奉中言繼言命言本言卓言諸家皆釋

爲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翁覃溪謂此乃周家假廟

祝冊之儀知右之文對中廷而言之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

命者也入門北嚮立於中廷者承王命者也立於王右者有

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一人也立於中廷者則惟

茲作器之人又引歐陽永叔釋邢啟毛伯內門立中廷謂中

其廷立而祝他如載啟穆公入右載立中廷啟啟銘入右啟

立中廷伯姬鼎宰顧右寔入門立中廷彤啟宰忽入右彤立

中廷凡鼎彝銘用祝冊皆有立中廷文方琦謂中廷之廷當

作祚其文作卽正祚字之反文古文不論反正也卽立卽卽

尤爲祚字無疑他如伯姬鼎作卽卽載啟作卽卽龍啟作卽

卽卽卽三作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

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

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卽

文鈔三

文 會稽徐氏刻本

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

之南南鄉所命北面伯姬鼎寶入門立中阼北鄉故說立

命北面之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稍首受書以歸而舍奠

於其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

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

稍首登受冊命以出此皆足徵立阼之義且以知祝冊當在

太廟之阼階蓋君立於阼階南則所命之人必北面立於中

阼以承王命故曰中阼後人習于中庭之說故均說為中庭

不知說文廷朝中也庭宮中也古外朝治朝燕朝皆言廷朝

中雖亦有堂階與大廟中之阼階有異古人祝冊必在太廟

文鈔三

七九 會稽徐氏刻本

禮記載孔懼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是也若稱爲

廷則不合且天子踐位入太廟涖祭曰踐阼知廟中可言阼

不可言廷也白虎通嫁娶篇遺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

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誠于阼階母誠于西階論語鄉黨

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皆

廟中可言阼之義寅益天降喪不阼辭氏釋作不廷蓋此字

解釋之譌已久矣

萬物之所說釋

拜經日記載杭人丁傳說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喜悅蓋至

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同方琦謂兌說也易通

訓不宜改字上文齊乎巽卽以絜齊釋之致役乎坤卽以致

養釋之下文勞乎坎卽釋之以勞卦成言乎艮卽釋之以成

終成始並不改字爲訓此亦一例兌爲澤澤者萬物喜悅故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王注謂光悅萬物莫過以澤而滅悅之

漢上易引鄭君此注草木皆老猶以澤氣成說之成說者謂

物皆成實光澤可悅也鄭以萬物屬草木草木當指百穀言

上文致役乎坤集解引鄭注地氣含養使有秀實詩實發實

秀論語秀而不實者有以夫說文稼下禾之秀實爲稼是秀

實皆指百穀言蓋草木可養人者莫重於百穀說文穀百穀

文鈔三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之總名也禾下云嘉穀也鄭注謂草木皆老白虎通酉者老

也許君說文而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兌爲

正秋之卦百穀用成物皆備足故可喜悅上文兌以說之王

注建酉之月萬物成熟卽此義也且易卦象震與兌對震東

方春主發生兌西方秋主收成震象下其於稼也爲反生宋

衷曰陰在上陽在下爲反生謂粟豆之類戴甲而生粟豆亦

五穀之類由是而推則兌之萬物屬禾稼成熟無疑秋分則

兌王草木肅殺似不可言喜悅不知民以食爲天春種夏耘

秋收冬藏成熟時惟歸於秋故有年曰有秋也說文年作秝

穀熟也秋作秝禾穀熟也兌卦屬正秋秋字之義取象於禾

穀熟正見秋時禾穀成萬物光澤而可喜與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之義亦相發明故曰萬物之所說許君說文說釋也
王氏萊友謂說釋即悅懌丁氏作脫既改字為訓又不與經
義相應故不從也

釋篆文火字

說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方琦竊謂此篆當有誤或本
有古文火而致去之今篆文火字二小短豎中結體如人人
卽入字非也鄭志高辛氏火正祝融謂火當爲北漢書律歷
志火正黎司地注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惜說文無古文火字
也其云與北相似者北篆作𠂇大氏火之古文作𠂇中雖作

文鈔三

三 會稽徐氏刻本

𠂇如古文奇字之人字而又小異故與北之篆文相似也古
人制字之初必据形系聯自後人傳寫譌變遂易其形許君
書中篆文其爲後人誤改者亦不少矣水之篆文作𠂇云北
方之行其字象眾泉然流中有微陽之氣也依五行大眾泉
義改正
謂四短畫微陽謂一長畫四陰一陽故曰微其篆橫之作𠂇
象水之眾流動溶兒而與坎卦之形同此火字亦當相似篆
當作𠂇象火華上炎其光四出橫之與離卦之作三亦同其
文二陽二陰其畫二陽長二陰短爲四畫陽包微陰外二豎
不長不足見陽體之盛中豎不短不足見眾陽包微陰之義
與州之古文倫𠂇者結體畧似耳春秋元命包云火之爲言

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爲火可見漢魏時其篆已譌然竊
意人散二者謂析人爲二如鼎下云析木謂𠂇之類非謂人
散二者乃从人从二小豎也字當作𠂇正與古文𠂇相似从
人之人乃古文奇字𠂇非篆文𠂇字其象與化相類化作𠂇
从一正人一到人此作二正人與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義亦
合故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釋名
亦曰火化也火化雖諧聲不知其形亦相類由是推之則火
字之篆當作𠂇不能如今篆文之作火也蓋四畫形當相𠂇
隸變作𠂇尚有遺意集韻火下引古文作𠂇乃古文作𠂇
與
字
同
仍是火字之中二畫下火字之从人非人乃衍文合之卽

文鈔三

三 會稽徐氏刻本

爲州字也

魯詩故訓集敘

敘曰魯詩立學官最早而毛詩爲晚出毛詩爲古文之學三
家詩多今文之學也兩漢經儒許鄭最著然皆先通今文而
後治古文自毛義盛傳今文寢尠逮及東晉魯武齊隋書
經籍
志云魯詩出于東晉劉瓛詩義序亦云然見于劉向列女傳
魯詩不過江東是江東以後已失其傳
班固白虎通蔡邕所書魯詩一字石經者古諡粹說高出毛
公何論韓齊三家之傳自王伯厚詩攷後如范氏三家詩拾
遺馮氏三家詩異文疏證陳氏三家詩遺說馬氏三家詩分
輯彙有哉香端厓粗其獨魯詩散佚殆盡豈可推演晉唐以

後述引尤希未有能專為其學者陳氏左海臧氏拜經畧存其說未能該備方琦因推兩漢授受之周原及乾嘉以後經師之遺說據書明情理而董之本傳云中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俱事浮邱伯受詩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關勿傳文選注後漢書注皆引魯詩傳則魯詩固有傳者漢孟榮碑榮治魯詩章句魯詩又有章句者釋文敘錄言其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申公以詩授瑕即江公盡能傳之徒眾甚盛洎乎東漢之世買馬之儒好治古文魯詩凌晦然後漢如李業包咸魏應劉伉陳重雷義陳宣李炳魯峻孟榮之徒後書漢碣厓厓可稽故為魯詩授受源流攷及傳詩表一卷熹平石經魯詩為蔡邕書隋志載一字石經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訓確為魯詩原文故為魯詩佚文攷一卷楚元王與申公同事浮邱伯其後劉氏世傳魯詩劉向為元王孫故其所著列女傳引詩皆與毛異是魯詩之義也其外如說苑新序別錄五經通義上二書乃玉函山房輯存本鴻範五行傳左海輯本等書所引詩字詩義皆可采錄為劉氏魯詩學兩卷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又從盧植問魯詩臧氏拜經謂鄭專治魯詩無為韓詩陳氏左海謂鄭用今文之學兼通魯韓陳說也鄭志尺模問坊記注以是為定姜之詩答云為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為詩注更從毛本禮坊記陸氏釋文云此為魯詩毛詩作莊姜以是知鄭君為魯詩學盧君亦通魯詩者所云先師蓋即馬融後漢書馬融傳融曾注列女傳列女傳乃劉氏引魯詩義疑馬氏亦先通魯詩正不僅科木圃艸為用今文義也鄭君云云必有所據故其箋詩中多引魯詩其一證也并疑鄭君注禮引詩文亦多魯詩故為鄭氏魯詩學二卷高誘淮南敘云從同郡盧君受其句讀是誘為盧植弟子故其注呂覽淮南解說詩義及引詩文多異毛本與韓亦有異而盡與魯詩合蓋誘亦從盧君受魯詩者因采呂覽淮南注中引詩文為高氏魯詩學二卷蔡邕書熹平石經用魯詩其他著述宋本蔡集如獨斷琴操孫氏月令章句蔡雲集本及手書碑文凡引用詩字與毛異者定為魯詩為蔡氏魯詩學一卷司馬遷嘗向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公爲安國弟子乃申公之再傳弟子也全氏祖望言之凡史記中所

引詩文詩義當本魯詩爲史公詩學攷一卷附孔安國引詩說近時孔氏尙

書注論語注孝經注皆偶本不足憑又附班氏漢書本於少孫史記續引詩文少孫受魯詩之學者也

史記藝文本於七畧馬遷劉向皆爲魯詩學者魏文志敘云

以魯爲最近之不可謂非特識也石渠奏議皆引用經文當

時盛習魯詩故白虎通義多與說苑列女傳胸合中引魯詩

訓及詩傳足證皆爲魯詩無疑陳氏恭甫駁漢書顏注所指齊詩乃齊風之詩非齊詩之

學則馬氏以漢書引故更爲班氏詩學攷二卷許君說文敘

詩爲齊詩亦誤見也

日詩用毛氏然其引詩多與毛異其兼采三家無疑意者詩

君必先通今文之學詩於今文魯韓爲近齊詩漢季已亡然鼎部雜

字下獨表出之日魯詩說雅小鼎也又五經異義引魯詩說

凡四見疑許君先通魯詩兼治韓義其書中引詩與毛異文

者亦多有魯詩之義爲說文詩攷二卷附五經異義至淮南八篇注無一引詩語

故不爾雅是魯詩之學臧氏言之然竊謂爾雅體例與說文

同說文主毛詩而兼采魯韓之文爾雅主魯詩而兼采韓毛

之義自可類而別之故爲爾雅魯詩釋二卷臧氏又謂爾雅某氏注即樊光

注其引詩皆與毛韓不合而多與列女傳諸書合者蓋魯廣

詩也方琦又謂爾雅漢人注中引詩皆有魯詩可以別白釋

雅爲魏張揖著其引字義有出詩傳者多爲魯詩之學如釋

詰毒作寤夜也與晉灼漢書注引魯詩作中宵中夜義同釋

訓坎坎作欲欲聲也與石經魯詩作欲欲同鄰鄰作麟麟聲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也與楚詞王注引作麟麟同釋耶秘耶與蔡邕書碑作秘耶

同如此之類不可殫述蓋揖爲魏人其時魯詩未亡揖當習

魯詩所采引亦多爲魯詩義故又爲廣雅魯詩釋二卷拜經

日記云王叔師楚詞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而與爾雅

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其詰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

較毛鄭爲優故爲楚詞王注魯詩學一卷漢碑中如魯峻碑

歪榮碑皆言治魯詩學蔡明碑亦云治魯詩且歪氏世爲魯

詩如歪班碑中之哮虎蛟疑皆與魯詩同歪梁祠堂畫象所

載周公次序在武王下在管蔡前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

魯詩之遺義衡方碑蓼莪作蓼儀與魯峻碑作蓼義合禕隋

卽毛詩委蛇臧拜經定爲魯詩由是而推測之可以採取者

亦復不少并爲漢碑詩攷一卷申公與毛公同出於荀卿之

門相去當不遠傳受魯讀各有師承今文古文之學出於口

授不無區別又疑近時毛詩亦非定本歷檢唐人類書字書

史傳志注所引毛詩時與今本有異安知今本不有三家詩

樣襍其中而荀子引詩多與魯合或者申公獨得荀卿詩學

之正歟遂爲魯毛同誼述一卷齊詩早亡無可畧擇韓與魯

詩皆今文之學韓詩多本於魯故文義相同班氏言魯詩爲

訓故齊韓皆爲之傳安知齊韓之詩非卽本之魯詩而爲之

傳說歟故今所存韓詩遺說與魯多合是其證也又爲魯韓

文鈔三

會稽徐氏刻本

同誼述一卷西漢人多習魯詩陳氏與謂董子賈子皆習魯詩馮氏勺園謂揚子雲爲魯詩學他如桓寬鹽鐵論王符潛夫論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所引詩多與毛異此皆今文之學也并知羣經諸子凡兩漢傳述者亦多本之魯詩以外檢采羣書自唐而止凡有與毛本異者皆援引之以證同原爲羣書集證八卷又推乾嘉經師傳述魯詩遺義編爲魯詩通論二卷方琦閒居訓涉輒罄淺聞爲刺取佚義衍贊其說庶領神悟詩以言志心嚮往之備載逸誼以著於篇推衍支流擇擇羣藝世有明達匡益不逮亦所政想也

文鈔三

三七 會稽徐氏刻本

漢孳室文鈔三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曲禮夔拜攷

臧氏經義雜記載曲禮介者不拜謂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盧本作蹲臧氏曰說文無夔字玉篇久部有夔字云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此引誤文廣韻亦云經典作夔方琦案夔拜本作夔拜玉篇故僅出夔字夔乃夔氏之譌說文夔倨也與足部蹲踞也義相通釋文云盧本作蹲是也淮南精神訓日中有跛鳥高注跛古蹲字又徐廣史記注亦云跛古文蹲字山海經南山經箕尾之山其尾跛於東海郭注亦云跛古蹲字許書無跛字義即歸之夔字下字林始出跛字云古蹲字也曲禮夔拜之夔定爲夔之誤上从艸又後人所加公羊僖三十二年傳子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于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與盧本作蹲同皆今文之學也

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跋

唐釋慧琳撰大藏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依資舊訓采輯古籍其中所包更爲富美如元應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雲公涅槃經音釋基師妙法蓮華經音訓皆存于內余近得見於舊家其書乃東瀛槧本前有顧處士齊之序文開成五年作

文鈔四

會稽徐氏刻本

又有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刻是編者爲雒東師谷白蓮

社人敘列引宋高僧傳云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爲不空三

藏弟子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本貯其本於西明

藏中琳以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

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尙釋門周顯

德中遣使齋金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後又有

日本人徵運跋云琳音一百卷南北二藏並缺惟有高麗刻

本建仁藏中收之先師得此異本卽爲上本已刻十餘卷不

成而卒遺弟等募資竣刻云云則是書之由來不特中土云

亡卽海邦亦尠有傳本古書代出貴侔球壁書中所引古籍

文鈔四

會稽徐氏刻本

希見者甚眾如蔡邕石經周易劉瓛注論語鄭氏注馬融毛

詩傳韓詩劉兆公穀注劉熙孟子注孫炎李巡爾雅注尙書

大傳鄭氏注賈逵國語注司馬彪莊子注許叔重淮南注蕭

該漢書音義曹氏郡國志括地志謚法歸藏六韜劉向典畧

苑蒼頡篇通俗文字林埤倉聲類韻集字統韻畧纂韻古今

正字文字典說字書韻詮韻英考聲纂文桂苑珠叢往冊殊

訓徵引極博內引許君說文及玉篇皆與今本時有同異洵

足寶也余前采輯許君淮南注及韓詩遺文此中又得甚多

初覽異文盛擇過望昔阮太傅得日本佚書如羣經治要五

行大義皆爲古書後出而未及是編又如孫淵如任芝川城

拜經皆愛集異聞從釋道兩藏蒐出古籍亦眾當時若元應
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訪訓叢集遺文復出目為寶藏采
資無餘掣經室外集一切經音義提要亦引宋史高僧傳西
明寺有釋慧琳大藏音義一百卷其書不傳深為惋歎詎知
是書近出又加什百字學韻詣識別頗精顧處士序云元應
音釋尙有漏畧是書精博文華璀璨先賢之論亮非溢美乾
嘉以後補散拾墜經古成編若見是書刺取益密義由彼教
尙裨于儒林書流異邦獲顯于今日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併陽雜錄書後 見趙刻叢書第一集中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趙刻併陽雜錄章太顯先生所著也此書原名後甲集一名
躍雷館日記共二冊上冊記詩文下冊記雜事有記地記日
記典禮記事記異記語記訓詁記人記物記世系記原記跋
記聲韻共十三門記地四則趙刻無記典禮五則趙刻無記事二
十則趙刻缺記異六則趙刻缺記語九則趙刻缺記訓詁十六則趙刻缺
趙刻缺內引聘義字尹旁達一條 記人十一則趙刻缺記物八則
趙刻缺內有采說文等語趙刻亦缺 記原六則趙刻缺記跋六則趙刻無記聲
韻三則趙刻全內中采詩中忌複字一則律詩首句失韻一則
古人對法一則禰衡之禰一則黃宏達一則余不喜填詞一
則今年玉羽下世一則琴川張蘭芬一則皆其上卷詩集後
所附詩話十二則之內趙刻次序俱到遺漏甚多乃得其殘

文鈔四

四

會稽徐氏刻本

本故爾至此以余觀之記日論脈法頗諦細記典禮諸條頗
詳明而趙刻均佚又其記世系論章氏得姓之始分派之繇
極為典覈而趙刻亦缺其書原刻二冊上題山陰章大來大
顯著趙刻題會稽亦非記地內有云甲午移榻躍雷近又三
年凡所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堂日何陋軒明時商
謀軒燒丹處其非併山之章可知併陽雜錄或卽出之實齋
大史所編歟太顯先生出西河毛氏之門又與方望溪諸先
生游吾郡獨以好學著上冊詩文皆有見地詩賦諸文清蒼
可頌余尤愛其鶴賦客星對全越水利考數篇更爲名雋先
生著作當不止是卽此一編刻於康熙丁酉之季傳書已尠
能傳其殘本幸矣余得其完本尤愿其傳之以爲吾郡文獻
之尊
書癸巳類稿校改字論後
俞理初云余得明寫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問詰案晁
公武云許慎標淮南書首皆日問詰是占經用淮南許本其
云問詰猶云答難箋釋耳又得一明寫本乃作淮南鴻烈問
詰問詰可詫然知爲問詰之誤及檢開本影寫者作鴻烈人
問訓是校者從問詰以意改之不悟其文並不在人問訓也
方琦案問詰人問訓固謬改卽問詰亦誤書本作問詰也王
氏漢菑文志攷證云許慎注淮南日問詰那齋讀書志謂許

標其首皆日間詰宋蘇魏公淮南校題敘亦曰許本作間詰
舊唐書載淮南商詰二十一卷商詰當作間詰又嘗見宋本
淮南子其繆稱題首有淮南鴻烈間詰字樣是許本必作間
詰也說文間隙也從門从月竊謂間讀爲簡釋名間淮南
許注本說皆簡質微之繆稱至要畧入篇可見間詰者簡易
之詰訓也詰說文云訓詰言也爾雅有釋詰小爾雅有廣詰
博雅有釋詰詰通作故漢魏文志有魯故齊故韓故毛詩詰
訓亦或作詰許君注淮南亦日間詰即此意也其非乘間反
詰之謂可知近人又有以間詰名書者則又承俞氏之誤耳
書原經音義中大般涅槃經及妙法蓮華經論後

文鈔四

五 會稽徐氏刻本

唐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二有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又卷六有
妙法蓮華經八卷相傳皆爲釋元應所撰近余讀大藏音義
知大般涅槃經音義兩卷乃釋雲公所撰雲公自敘云警校
經文素無定本雲匪量寡味敬慕茲經遂觀說文以定字檢
韻集以求音訓詰多据玉篇傳梵先資金簡釋爲音義兩卷
用爲私記云云又慧琳云雲公所製不失經意由勝諸家所
音此後南本涅槃三十六卷同用此音音義依雲公所製惟
隨羅尼及論梵字疏遠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譯爲正
覽者詳焉又讀妙法蓮華經八卷注云沙門大乘基撰其自
序云基往參詳譯大小數功發憤前修爰矜後學製元贊十

卷音訓一卷贊以本論爲先有虧資乎異典音以說文爲正

微訓采于餘籍云云則是大般涅槃經音訓乃雲公撰妙法
蓮華經音義乃乘基撰是二經音義非元應書也元應之書
書初無自序其序乃終南太一山釋氏撰向不得其名今觀
大藏音義于大般涅槃經前有題序一行云開元二十一年
壬申終南太一山智炬等集是雲公乘基之音訓智炬合之
于元應音義中眾經音義序首所云終南太一山釋氏即智
炬也攷唐魏文志中有智炬寶林傳十卷注云姓張氏南陽
人貞觀末以時攷之想即其人余乃合兩本核之音訓微有
不同內所採引蒼頡字林韻書古注則皆不異益歎昔人若
述多有混合未經釐別不知所自今得琳公大藏音義顯正
其誤始知二經訓釋當與元應眾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並
垂不朽即輯書家亦當別白定其指歸同意披詳庶無殊論
爾

文鈔四

六 會稽徐氏刻本

王孫遺諸鐘跋
同治癸酉年湖北宜都縣民人耕地得一古鐘今藏於廖秀
才家余得其榻文而釋之乃周器也其文云王孫遺諸鐘
口刃丁亥王孫遺諸遺諸其其吉金吉也也鐘鐘也也
中縣獻揚元鳴鳴孔孔禮禮由由會會目目多多于于秋秋堂堂我我皇皇宗宗祖祖
父父學學申申勤勤祭祭也也用用斬斬眉眉壽壽象象山山終終奠奠給給制制同同益益務務碎碎散散

形聲 二 遷 肅 欽 肅 怒 聖 老 惠 于 政 德 政 德 即 政 德 怒

同 淑 于 戚 殺 師 威 儀 頌 獻 誨 獻 師 謀 獻 永 欽 不 飲 擊 鐘 鐘 中

臣 子 卷 用 臣 以 喜 申 樂 詭 食 用 樂 嘉 賓 少 隹 父 應 即 父 兄 手

於 丙 州 及 我 朋 友 余 適 旨 心 也 志 余 德 餘 德 志

宋 尺 民 人 命 也 的 專 明 于 臣 數 二 數 數 二 遷 遷 算 聖 祭

誤 萬 年 無 其 崇 會 算 跡 少 於 口 豈 也 永 下 日 乃 保 字 豈 乃 數

字 按 周 時 蠻 夷 之 國 皆 稱 王 王 孫 不 知 何 國 之 王 孫 遺 者 之

者 當 作 諸 遺 諸 其 名 春 秋 有 晉 侯 詭 諸 亦 其 比 也 中 諫 獻 揚

許 子 鐘 亦 有 此 文 釋 為 中 懸 獻 揚 竊 謂 縣 同 遠 說 文 古 文 遠

作 鐘 右 旁 相 似 此 又 从 音 且 字 汗 簡 引 有 作 尊 蓋 謂 其 聲 宏

文鈔四

會稽徐氏刻本

遠 而 且 發 揚 也 元 鳴 孔 錯 亦 與 許 子 鐘 同 此 歸 字 少 鍾 槍 號

叔 鐘 有 缺 字 釋 為 割 義 同 益 鈔 乃 畏 字 邠 王 鐘 怒 于 畏 儀 作

此 鈔 字 威 畏 假 字 也 疑 卽 斯 字 遷 遷 石 鼓 文 有 其 來 遷 遷 疑

與 說 文 之 遷 字 通 遷 卽 翼 翼 與 下 文 肅 敬 義 亦 相 連 歎 卽

敬 字 齊 侯 鐘 引 敬 古 文 有 作 愬 者 怒 卽 淑 字 誨 獻 卽 謀 獻

古 每 某 字 可 通 說 文 謀 下 古 文 作 參 从 母 是 其 證 用 區 以 喜

卽 用 寔 以 喜 許 子 鐘 釋 區 作 區 非 也 寔 作 寔 與 說 文 寔 下 之

古 文 正 合 父 兄 之 兄 作 應 與 邠 王 鐘 之 作 父 應 同 諸 璞 齋 同

年 以 應 為 兄 之 古 文 并 以 允 下 之 應 為 古 文 相 證 是 也 恁 說

文 云 下 齋 也 也 疑 同 透 迨 卽 遺 宅 之 謂 後 漢 書 作 委 宅 徐

乃 彌 字 假 為 彌 說 文 彌 有 从 土 作 鹽 者 此 从 水 耳 采 卽 民 字

多 吻 卽 專 明 欽 卽 數 邠 王 鐘 及 許 子 鐘 皆 有 數 數 遷 遷 之 文

延 與 邠 王 鐘 之 遷 字 同 許 子 鐘 作 雉 述 卽 熙 字 之 變 體 也 采

疑 卽 會 字 汗 簡 繪 下 引 孫 強 集 字 作 糝 此 鐘 乃 古 人 宴 飲 之

所 用 其 樂 鐘 鈇 篆 皆 合 周 禮 樂 鐘 之 舊 制 且 與 諸 璞 齋 同 年

所 藏 邠 王 鐘 文 法 多 合 亦 攷 古 者 之 所 愛 翫 也

商 鐘 有 疑 釋 為 利 萬 此 采 字 或 亦 利 字 之 變 體

倉 頡 篇 補 輯 敘

孫 輯 倉 頡 篇 有 兩 本 一 為 初 印 篆 字 本 一 為 校 定 正 字 本 淵

如 先 生 自 敘 謂 因 任 氏 幼 植 輯 字 林 而 作 然 采 引 楸 密 不 若

文鈔四

會稽徐氏刻本

字 林 方 琦 久 思 補 正 迄 未 就 焉 近 又 從 唐 釋 湛 然 輔 行 記 蕭

該 漢 書 音 義 及 惠 琳 大 藏 音 義 數 書 刺 取 逸 文 務 從 覈 實 續

為 一 卷 附 諸 孫 書 漢 藝 文 志 云 漢 興 閭 里 書 師 合 倉 頡 爰 歷

博 學 三 篇 斷 六 十 字 為 一 章 凡 五 十 五 章 并 為 倉 頡 篇 武 帝

時 司 馬 相 如 作 凡 將 篇 無 復 字 元 帝 時 黃 門 令 史 游 作 急 就

篇 成 帝 時 將 作 大 匠 李 長 作 元 尚 篇 皆 倉 頡 中 正 字 也 凡 將

元 尚 今 已 不 傳 急 就 一 篇 全 書 具 在 內 皆 倉 頡 正 字 卽 此 可

以 類 推 方 琦 又 謂 今 之 方 言 卽 揚 雄 倉 頡 訓 纂 舊 書 藝 文 志

云 元 始 中 徵 天 下 通 小 學 者 以 百 數 各 令 記 字 于 庭 中 揚 雄

取 其 有 用 者 順 續 倉 頡 此 卽 倉 頡 訓 詁 參 證 方 言 之 稿 據 也

玉篇引从言作譎釋文引韓詩歌以訛止訛諫也唐本玉篇引从卒作許大藏音義二引韓詩迺大也唐本玉篇引作乃大也大藏音義一引韓詩諛言妖言也唐本玉篇引作訛言諛言至如大藏音義五引韓詩陶變也知元應經引上帝甚陶陶變也為韓詩義大藏音義三引韓詩振振動于內也知元應經引大任有娠娠動也為韓詩義大藏音義九引韓詩桴聚也知說文引原隰桴矣為韓詩義大藏音義六引韓詩桴桴單帳也知爾雅郭注引抱衾與桴為韓詩義又大藏音義九引韓詩四肢以應四時乃外傳語三引韓詩概株有深坑乃韓非子語四引韓詩樞機制動之主乃周

文鈔四

十一

會稽徐氏刻本

易韓康伯注文皆當翔實屏繆完歸本書如此之類不可臚舉倘獲暇日為發明章闡今文闕資揮討關諸畜德其志師承夫讀書至老不能徧古人不及見今人每念此言輒用皇然

倭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跋

日本近出古書甚多祕美卷子本尤多隋唐舊冊世所眇睹余前得琳音百卷已為寶藏茲又獲見新刻唐人卷本玉篇零部系部第四百二十五至索部第四百三十一凡七部四百二十二字為一冊又言部第九十一至幸部第一百十七為一冊又第十八卷之後半分放部第二百七十一至方部

二百八十四為一冊又水部滄字至銑字為一冊共四卷後有得系部前半部為一卷余尋繹舊文知定為野王原本其書與通行玉篇字少文多且從此可知孫強以後增益型迹希世之寶未可多得其中所采古書皆題篇目佚希古籍賴此益宏唯攷梁書蕭子顯傳文云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愷為子顯第二子使更與學士刪改然則玉篇在梁時亦有刪并竄改已非野王舊帙可知况野王受勅撰玉篇表云謹當端笏擁篲以俟嘉猷又上玉篇啟云謹依條例異同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梁王顧氏依例勘定證成其說參差錄沓亦有由來今讀此書凡每字下皆先有音訓或詳或畧不雜出後多有野王案云云案下訓語悉紀原書并其篇第凡諸博采均有依據多以倉頡說文聲類埤倉諸書為本太宗以為詳畧未當亦非無因蓋奉勅撰書非同私家著述可以同條共母襍而不越疑此書尚在蕭愷刪改以前較孫強大廣益本更復乎尚已石山寺舊藏題云是書每注中有野王按語與慧琳經音及引決外典鈔所引均合則此為希馮原本尤可概見也

文鈔四

十一

會稽徐氏刻本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跋

燕京崇仁沙門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凡十卷所續者乃因惠琳大藏音義而作也大藏音義亦名一切經音義與元應

羣經音義有異余於往歲得讀琳音百卷歎爲寶藏遂爲補輯韓詩許君淮南注倉頡篇字林埤倉聲類等書後開東洋友人言尙有希麟所續十卷未獲披覽延睇到今近謝君芷泉於倭中購得是本舉以相論急爲刺取志其願末其序云元應譚羣經音義二十五卷慧苑撰新華嚴音義一二卷雲公撰涅槃音義二卷大慈恩寺基法師撰法華音訓一卷至唐建中末有沙門惠琳撰成音義總一百卷唐梵對經古今同異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未志年月無從攷證後覽其第五卷旃蒙歲條下有云代宗皇帝廣德三年甲辰改永泰元年二年乙巳卽旃蒙歲也到今統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三年矣統和乃遼聖宗紀年且燕京乃遼金建都之地希麟爲遼僧無疑其時與宋太平興國相適古書未盡散亡雖經文詮釋多本琳音而內中所載字林韻集等書恒有希見舊書雅故賴以不墜數典不忘未可沒也近覽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亦載希麟之清洵是息夫人非息媽說息夫入非息媽也余閱湖北通志于漢陽祠廟下載息夫入廟云在大別桃花洞卽桃花夫人也近猶廟祀不改竊謂廟顏息夫入此古義之尙存也當時楚子爲息媽之故而滅息是息君之身死國亡息媽爲之也息媽爲之不能出一死以

殉息君而視顏從楚文以歸此失節之孽妃傾城之哲婦當時蓋稱之烏足以廟祀百世下哉不知所祀者非息媽乃息夫人也攷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此魯詩之說也劉更生頌云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疴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云云夫人之位亞于適妃故更乃知生以息媽爲適妃者是也被虜者爲息媽殉死者爲息夫人合而一之則誤也故左氏言楚子滅息以息媽歸先皆言息媽後乃言文夫人而從無言息夫人者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則亦標而出之以別於息媽自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每好以浮游無據之詞輕瑣名節千百載後有心尙論者往往慨之息夫人亦其一也况地近申息之舊壤以息夫人之視死不奪貞節絕倫偉鞠粹烈流衍故里其祀之于數千年下而不澀其義節亦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人心之不死也徐嵩曾煥所為碑志固誤讀左氏之文以息
媽之事橫加排薄皎皎如息夫人豈容磨涅特世無列女傳
將不得昭雪豈不可慨哉至近人能讀列女傳者又不尋釋
中壘之頌辭而妄以息媽謂即息夫人強為解說而附會之
徵特左氏與魯詩古書相盤抑亦息夫人所不受也唐人宋
之問題桃花洞息夫人廟詩云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
為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
別一朝俱殺身此亦本之列女傳頌贊而已知廟祀者乃息
夫人非息媽矣始信古人讀書不肯苟且安能盡得左論皆
如息夫人者一一而表暴之也

文鈔四

五

會稽徐氏刻本

蕭廣濟孝子傳輯本敘

昔宣聖作孝經以後緯書有孝經援神契威嬉拒鉤命決雌
雄圖諸篇其說未純為世所忽吳越春秋載陳音對越王問
彈生于古之孝子是三代以前亦有孝子之目漢劉向為孝
子圖不傳于世法苑珠林四十九引隋志載蕭廣濟孝子傳
劉向孝子傳凡四本
十五卷新舊唐志同以外有徐廣孝子傳三卷王韶之初學
記引
作王 孝子傳讚三卷鄭緝之孝子傳十卷師覺授孝子傳八
卷宋躬魏文類聚
引作宗躬孝子傳二十卷又孝子傳畧二卷唐志有
虞磐佑孝子傳一卷新唐志有梁武帝孝子傳三十卷申秀
孝友傳八卷又有亡名稜孝子傳二卷魏文類聚有周景式

文鈔四

六

會稽徐氏刻本

孝子傳又有孝子傳無撰名者其書皆不傳見于類書志注
往往得其軼說攻蕭廣濟晉人為輔國將軍著孝子傳十五
卷余三冬間居香其逸文共得數十又從隋玉燭寶典得一
則唐釋湛然輔行記得二則白帖得一則尤為渺見惟輔行
記引三州人一則未有云梁朝破三人離廣濟晉人何知有
梁疑梁或作梁漢或作漢字相似而誤也御覽引何子平一
則有云宋大明末大明乃宋武帝紀元晉至大明末相問幾
十年疑原書亦有後人增入矣昔王文攷魯靈光殿賦有云
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下及三后姪妃亂主忠臣孝子列士貞
女張載注云孝子若中生伯奇之類又御覽四十三引戴延
之西征記云昔魯恭家前皆圖孝子忠臣形象漢武梁祠堂
畫象載孝子自聖門弟子曾閱以下及柏榆董永邢渠諸人
灼著于世惟邢渠哺父考古家皆謂其事失傳不知即出于
蕭廣濟孝子傳中使其書不錄至孝姓名幾將湮沒既幸夫
古籍之足徵而又喜夫古孝之可以宣闡也集為一卷庸示
凱式

委宅解 沅州使院稿

詩召南羔羊章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謂行迹可從
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其音讀與倭墮同詩鄘風君子偕老
章作委委佗佗古人凡重文皆作二此委委佗佗即同羔羊

詩之委蛇委蛇侏本作宅許書蛇字作宅故御覽引借老章
詩作委委蛇蛇此讀與石鼓文君子員員邁邁員旂謂應作
君子員邁員邁員旂一例爾雅委侏侏釋文引顧舍人作
禕禕宅宅漢衡方碑禕禕在公禕禕即委蛇之異文臧氏拜
經謂禕禕乃魯詩爾雅注多魯詩之學衡方碑之禕禕與爾
雅注之引作禕宅正合其爲魯詩無疑洪氏謂禕禕乃韓詩
非也詩釋文及唐慧琳大藏音義並引韓詩作逶迤許君說
文解字委字下云委隨也委隨即委侏與唐扶頌之逶隨劉
熊碑之委隨皆同其作隨與魯詩作隨亦合此許君用魯詩
之證也隋字碑文作隋誤應從許君作隨正字似應作媯說

文鈔四

七 會稽徐氏刻本

文南楚之外謂好日媯从女隋聲借老章正形容女人容德
之盛故應作媯列子楊朱篇擇稚齒媯媯正合然廣雅釋詁
一隋好也是媯隋亦通至媯下之古文媯宜列于媯下爲合
莊子遺宅其貌遺宅即委宅漢書東方朔傳作遺蛇即同甘
泉賦之逶蛇古書皆得通假也
侯果何安崔憬三家易輯本敘
侯氏易說攸失已久莫詳其世次李鼎祚集解及史徵口訣
義恒引之蓋五代時人也經義攷列於關 王應麟曰朋盍簪 明何安之後
簪疾也子夏 易說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
有簪名意謂簪訓爲非然韓非子周人忘王簪鹽鐵論神禹

治水簪墜不綴簪雖秦漢之俗文而相承已古侯氏簪箋固
括之訓亦以設喻耳烏乎訛之

何安字栖鳳撰周易講疏隋志作十三卷北史作三卷書已
散軼矣見諸集解口訣義諸書猶足尋繹遺緒漢上易說言
何安文言注其論卦氣與鄭說同是其說尙足闡驗高密古
義也昔觀孔氏正義引何氏說不得其人然後漢注易何氏
四人晉何晏著周易私紀二十卷宋何譚之著周易疑通五
卷何胤著周易注十卷又有何襄城爲六象論已後于栖鳳
後讀惠氏本義辨證引正義臨卦至于八月有凶何氏云從
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定爲何栖鳳之說古人先得我心
并志于此

文鈔四

元 會稽徐氏刻本

崔憬易不載於藝文志諸書故其書之卷次人之世次無可
單攷惟李鼎祚恆引之要亦不肯乎師說者宋咸云前輩如
虞翻崔憬之用互體京房郎顛之用五行皆遠聖人之道是
其人參于漢魏名儒之間即其恪守漢魏之易可知也第其
人其書渺不可數中興書目攷李氏所採諸家崔憬繫於劉
瓛何安之後沈麟士崔觀之前至朱睦㮮所說亦同余以謂
諸家特未深攷崔憬大衍之說兩引孔氏正義是其人生於
五代之季而猶及見沖遠正義者也至集解所引前惟荀爽
虞翻後惟何安崔憬說爲最多故錄之爲兩卷

淮南說文補註敘

許君絕學遠爾儒宗究洞聖指覃思稽誤接述師說最為近
 古五經異義零落殆盡說文解字始一終亥其理相母滋乳
 浸多淮南鴻烈間詰已亡掇香遺注演贊靡盡釐定八篇二
 注迺判完歸本書足快嗜古竊疑許君記上解誼本同證之
 說文必多相合何以明之特舉其凡如原道訓附法刻刑文
 選注引許注隋峻也而說文亦曰隋峻也做真訓鏤之以制
 劓文選注引許注制劓曲刀也而說文正作制劓曲刀也天
 文訓東方木也開元占經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而說文木
 下亦云冒地而生也脩務訓苗山之鉦文選注引許注鉦銅
 鐵樸也而說文正作鉦銅鐵璞也做真訓猶條風之時灑也
 文選注引許注灑汎也而說文亦曰灑汎也天文訓不可以
 夷邱上屋開元占經引許注夷平也而說文亦曰夷平也說
 林訓非以一璞塞江也御覽引許注璞塊也而說文亦曰璞
 塊也秦族訓非券之所能責也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而
 說文亦曰券契也知許注淮南其說與說文多同有如此又
 如說文水部滸多汁也即原道訓甚淖而滸之說木部梲青
 皮即做真訓梲木已青翳之說木部搏桑神木日所出也即
 墜形訓搏桑在東方之說竹部箒判竹園以盛穀也即精神
 訓守其箒箒之說水部頽丹砂所化水銀也即墜形訓硃五

文鈔四

一九 會稽徐氏刻本

百歲化為頽之說豸部貔猶似驅虎爪食人迅走即本經訓

下殺貔之說人部仇惟醜面也即修務訓蓼母仇惟之說
 尸部廢諸治玉石即說山訓玉待礪諸而成器之說此必許
 君自採注淮南之說雖不明言灼然可知也又有淮南之文
 與說文異而知說文所載即許注淮南之說者如做真訓華
 藻罇鮮即說文罇鱗金部罇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天文
 訓秋分葉定葉即說文秒禾部秒禾芒也墜形訓曰浩澤浩
 即說文臭大部臭大白澤也覽冥訓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
 狂即說文堂也部堂草木妄生也今許本淮南已亡可由說
 文以補者有如此又有淮南許注有此字而為說文所無者
 如原道訓婦人不孀詩正義引許注淮南云楚人謂寡婦曰
 孀而說文無孀字彷徨山峽之旁文選注引許注淮南云岬
 山旁而說文無岬字做真訓莫鑿于流灤文選注引許注淮
 南云楚人謂水暴溢曰灤而說文無灤字越舩蜀艇御覽引
 許注舩小船而說文無舩字天文訓月死而螺蚌痲御覽引
 許注淮南曰痲滅蹠也而說文無痲字覽冥訓澤受溷而無
 源者也文選注引許注淮南漢涑漏之流也而說文無涑字
 人間訓捷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淮南捷磨也而
 說文無捷字修務訓不待策綴而行御覽引許注淮南綴策
 端有鐵也而說文無綴字以說文補淮南之注亦可以淮南

文鈔四

二〇 會稽徐氏刻本

之注補說文也又有淮南作此字而依說文當作彼字者如
假真訓必無餘梓依說文作繳繳伐木餘也天文訓陽燧見
日則然而爲火依說文作繳繳陽燧也墜形訓龍淵有玉英
依說文作瑛瑛玉光也時則訓令國人儼依說文作魑魑見
鬼驚詞也涼風始至依說文作飄飄北風也覽冥訓偏枯之
藥依說文作癘癘半枯也如此之類不可毛舉或當時許注
之本竟有作此者矣又有君說文黷忘而息也今淮南原道
默然自得廣韻引淮南正作黷然自得則黷忘之訓與淮南
注當同說文沆莽大澤也今淮南墜形曰亢澤御覽引淮南
正作曰沆澤則莽沆之訓與淮南注當同至若說文中草部
引淮南子說芸草可以死復生卽時則訓芸草生之注虫部
引淮南子蝸蝸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卽犯
論訓水生蝸蝸之注非特蠶下引淮南王傳荆人鬼越入蠶
鱗下引淮南王傳伯牙鼓琴鱗魚出聽與今淮南正同也又
有說文卽本淮南之義者如天文訓四丈而爲匹說文云匹
四丈也說正同又欲知南北廣袤之數者說文云南北曰袤
東西曰廣說正同墜形訓故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說文
云禾木玉而生金王而死麥金王而死火王而死說文同又
無角者膏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說文云無角者膏戴角
者脂說正同又有許注八篇中之說與說文同者如繆稱訓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猿狖之捷來措許注措刺也而說文正作箝刺也齊俗訓弱
縹羅統許注弱縹細布也而說文正作縹細布也道應訓是
直聖人之糟粕耳許注糟酒滓也而說文正作糟粕酒滓也
詮言訓菰飯芻馬許注菰雕胡而說文正作菰雕菰也兵畧
訓修鍛短縱許注縱小矛也而說文正作縱短矛也人間訓
以突隙之煙焚許注突竈突也而說文正作突竈突也秦族
訓夫蛟龍伏寢於淵許注蛟龍屬也而說文正作蛟龍屬也
要畧訓一朝用三千鍾贛許注贛賜也而說文正作贛賜也
知入篇爲眞許注而與說文同也有如此更有高注十三篇
中其詰訓有與說文同者亦疑半爲許注如道原訓干越生
葛稀高注稀細葛與說文絲部絺細葛之說同倣原訓澤及
蛟蟻高注蛟蟲行也與說文虫部蛟蟲行也之說同天文訓
音比南呂高注南任也與說文南方枝任之說同墜形訓洋
水出其西北陬高注洋水經隴西氏道東至武都爲漢與說
文水部漾出隴西狃道東至武都爲漢之說同時則訓食麥
與羊高注麥金也與說文麥金之說同覽冥訓虎豹襲穴而
不敢咆高注咆嗥也與說文口部咆嗥之說同精神訓夫有
夏后氏之璜者高注璜半璧也與說文玉部半璧曰璜之說
同本經訓直道夷險高注夷平也與說文夷平之說同主術
訓黼黻文章高注白與黑爲黼青與黑爲黻與說文黼白與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之說同汎論訓頁展而朝諸侯
高注展戶牖之間與說文戶牖之間謂之展之說同說山訓
冠錙銖之冠高注六銖日錙八銖日鍾與說文錙六銖也鍾
八銖也之說同說林訓心所欲鐘毀爲鐸高注鐸木鈴也與
說文鐸木鈴也之說同修務訓曳齊統高注統素也與說文
統素之說同此十三篇與說文訓同者不能悉數要不無屨
入之處非若原道訓高注八尺日初與覽冥訓高注七尺日
初先後說違以說文伸臂一尋八尺推之知八尺者乃許注
而非高注矣墜形訓高注在木日果在地日蒧與時則訓高
注有核日果無核日蒧先後說殊以說文在樹日果在地日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蒧推之知在木在地乃許注而非高注故淮南問詁書雖遭
佚茲據舊輯許注佐以八篇復爲援探說文備其訓義使汝
南之書與濮陽並峙不至有亂雜廁千載沈晦亦云幸矣今
復追暑邗上參攷是書蒐其詰說都爲八卷引伸觸類靡不
綜萃冀有達者理而正之
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
漢儒之易自田何後莫古於施孟梁邱之學許氏稱易孟氏
蓋宗孟氏之學者也後儒疑爲所稱孟氏其文多異而不知
此爲孟氏古文之易也說文解字自敘日所稱易孟氏詩毛
氏書孔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蓋謂全書發

揮多合韻籀古文因取經之作古文者證之易其一耳如乾
卦夕惕若厲惕作惕厲作黃亢龍有悔亢作恍屯卦乘馬班
如班作驢泣血漣如漣作漣蒙卦再三瀆瀆作黷以往吝吝
作遊小畜車說輻作輿說輟履卦履虎尾愬愬終吉作履虎
尾號號恐懼終吉泰卦包荒作荒噬嗑卦噬乾肺作豨大畜
卦童牛之牯作告習坎祗既平祗作禪離卦日昃之離作廝
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突如突作去恒卦振恒振作措晉卦
作晉明夷用拯馬壯吉拯作拊睽卦其牛掣作幫其人天且
劓作劓損卦已事遄往作呂事夫卦其行次且作鈔劓媚卦
繫於金柅作柅升卦允升大吉作鞞升困卦于脆脆作剝
輻革水火相息作熄其文蔚也作文斐鼎卦亨飪也作輒飪
豐卦豐其屋作豐巽卦作髣既濟縞有衣裯作需有衣絮繫
辭夫乾確然作崔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庖作慮服牛乘
馬服作備重門擊柝作棟天地網緼作壹壹雜而不越作越
說卦爲的類的作駒之類雖系許君謹守管文而出於孟氏
古文之易者不少今攷釋文所引孟氏易異文甚夥其云說
文作某者皆說文用孟氏古文之易也惟釋文闕其无人引
孟作室而說文日室塞也咸其輔頰舌釋文引孟作俠而說
文日俠俠也損卦懲忿窒欲釋文引孟作浴而說文日浴洒
身也並不載易說至于豐日中則昃說文作廝釋文日孟作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稷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說文作處釋文云孟作伏晉卦之晉說文作晉釋文曰孟作齊晁氏云齊古文似許君引易未必盡出孟氏古文又如傷之作勗班之作驢麗之作藎多有驢繆未可盡信至若用拊馬壯吉乃子夏傳視既平乃京氏易說升乃施攀本知許君所探亦不盡出孟氏如引詩主毛公而雜采三家引書主孔氏而雜采歐陽之類無足怪也要之許氏所見乃孟氏古文之易偶爾探證必取古文而不妄相凡改間有異者亦由傳本之異同古人恪守師說不可及也猶如鄭氏解易多用費氏古文後儒譏其好改字抑何慎也漢儒去古未遠所見多古文疑以傳疑信以傳信非如後儒習見嚮壁虛造之說反謂古人好奇標異輕竄經文良可慨矣漢儒說經莫純于許鄭故並論之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兩漢經儒表敘

夫自贛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經傳繇茲殘落一二守古之儒竄伏巖谷之間漢之興也叔孫通陸賈之流緣飾學術導君宗風其後言易自淄川田何而有施孟梁邱京費高氏之學言書自濟南伏生而有歐陽今文安國古文之學言詩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岡生燕則韓太傅而又有毛氏之學言禮則魯高堂生而又有后慶大小戴之學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而又有嚴顏公羊瑕邱毅梁及左氏之學文景以還著

之功令勸教崇教興化勵賢賢良文學博士弟子驚響集景動稱家法儒林演贊傳為極盛或或厠之世及之未附之別傳之內抑或道母繇不絕如縷姓氏埋沒絕業茂攷降至亡新傷虐禮樂斯崩墳典剝缺經士蒙禍光武囑興干戈一定首崇經誼一時服儒冠稱先生者蔚萃闕下嗣是通論白虎之觀參校蘭臺祕書稽式古典廣業甄敬其始有范升杜林鄭興衛宏之徒其後有馬融賈逵盧植服虔之儒齊鑪焚燬振灼今古來學巽序依援門牆各以千數選為高能而高密為羣儒大宗浚長為小學元士五經之道賴以不墜蓋嘗考之元始以前經傳漸益熹平以還章句紛若後世經師都于兩漢通經名家津原可溯以及文學份份述作牽連摸蘇咸有本元今錄為表雖淺業墨守咫聞婁務凡繫傳經概著于篇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文鈔四

三

會稽徐氏刻本

承元鑊斗

光緒九年六月興山縣東邱氏田中掘得漢承元鑊斗其文云承元十區桑堂狼喙今尺厚一分高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口徑六寸七分底徑五寸七分周口有幅廣八分奇去左六分有環環徑六分自環有帶繞底至右去右六分有柄已殘其存者長九分廣八分厚五分案郵書金部鑊斗也史記李廣列傳孟康注云以銅作鑊器受一斗置炊飯食夜擊持行

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以銅爲之樽倉鑑溫器有枋斗似
銚今據拓本口徑修于底徑柄已徑缺確是鑑斗爲漢時軍
中行釜其款識云永元十五年堂狼造案器爲堂狼縣所造
積古齋款識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洗又漢安二年朱提堂狼
造魚鷺洗二器其徑皆廣于此章和尤大然無柄故是洗也
華陽國志堂螂屬朱提郡云因山名也宋書州郡志甯州堂
狼今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犍漢書
郡國志有朱提無堂狼蓋省并矣此器後章和二十餘年前
漢安七十餘年是堂狼尙未省入朱提也年字作牟與積古
載永建朱提洗作滌畧同此爲漢隸變篆之正體狼作獬與
章和作羆均異造字僅彡旁小異皆未有分意筠清館金文
亦有陵陽殿漢器之紀年繫地由來舊矣

賈太傅井專攷

光緒紀元之歲新建夏糧儲重建賈公祠新其構字魏然矣
然其祠之後傳有舊井志言卽賈公井尙有太傅石牀及手
植二柑柑早槁無存櫛石牀猶在其井亦圯窪恐其湮沫因
而浚之得專四五方質狀堅厚爲漢無疑其文有大吉大吉
永寶宜子孫諸字似篆似隸古意疏落夏公制其一爲硯陳
丹皆廣文得其半以貽余亦制爲硯大吉二字皆完好一而
僅宜子字下缺安古不紀元但書甲子漢成文景之間始有

文鈔四

毛

會稽徐氏刻本

其制此專在漢成以前故無紀元之字太傅至今幾三千年
摩挲古物洵可寶貴較之五鳳黃龍尤出其先幸爲藏之毋
磨毋磷

漢學室文鈔四

終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用錫校

文鈔四

美

會稽徐氏刻本

漢學室文鈔補遺

會稽陶方琦

復孫仲容同年書

舍第反里獲披教言兼寄家刻兩種皆表祕絕詣歎斟古碣參禪之餘綦佩厚誼遙聞大鳳圖南搏志著述侍高堂之寢篋寫經幃之記注一第何重千秋有人近時鄉數頗多好古不乏流傳宋槧碑販瀛書已覺風尚漸敦漢經互焜然茂齡碩學粹然著作如足下者誠未敢別許也尊箸金文拾遺周官長箋必傳之書常深企備倘禮堂寫定竊以先睹為快倭域近出古書尤多卷本慧琳大藏音義以外尚有希齡續一

文鈔補遺

一 會稽徐氏刻本

切經音義皆稱寶藏足供刺取又見卷本玉篇零部稿為野王原書采引古編倍蓰今冊強恤所增可尋其迹此外如玉燭寶典內經太素異書迭顯每望刊流海外披求亮澈巨嗜琦聞居善憂誦書趁暇重檢昔業大半荒蕪雖屬鮮民之生絕無迨擊之想良迷羨獎胡至於斯讀禮兩棋惟校大戴魯詩鄭易勵得盧牟專室咫聞殊無多異近成者為蕭廣濟孝子傳一卷倉頡篇補輯兩卷許君年表一卷韓詩遺說補一卷字林補逸一卷皆瑣屑訓詁粗疏掇香不得以質著家未敢自信也金文涉獵本陋攷覈尤疏薛阮吳三家畧有理董筦穴所闕虛勞下問兩欄之書說字恒繆非逢巨識未判荀

澠据商周金器之文補沒長說解之闕此乃絕學惟仰高明初涼之候尚有鄂行不盡之意但增爻繫

致劉叔俛孝廉書

奉誦大著淵懿名通漢學師承德門家法傾企之私有殊恒等乾嘉而後經學皆萃於江右嘉定高郵儀徵寶應陽湖武進鉅儒迭出一代經術倚為盛衰留衍至今餘芬未沫弟僻處孤敷聞道已晏西河南江先達寡繼早年剽竊詞藻汨沒人事辛壬之劫存籍蕩焉往歲所述鄭易魯詩二種迄今無存見世人無為鄭易作疏者發篋為之區分十類折衷一是博思高密之義力關臬聞之說治之十年僅得數類至於魯

文鈔補遺

一 會稽徐氏刻本

詩演贊未盡採遺拾墜比勘宜精藝文以為近是即中壘七畧之言中郎書於熹平有石經一字之本今文統括先河依溯閣下劭年碩學夙所推崇倘有以滌余先路用祛未瘡有徵必信曷任盼企方琦頓首

淮南許注異同詰續補跋

鄂中刻補遺一卷後又獲見日本近出古書數種如唐人卷本玉篇零部三冊又續出絲部一冊及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一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重得淮南許詁如此始知異書迭顯嚮學靡止再有續聞必勤輯錄前閱畢氏關中金石記云唐人有史崇道藏一切經音義引據古書亦稱博雅

尙書歿後迄未刊行世無其書知者并尅儻假以編帙前緣
繙帛餘暇續摭閒話力歸完書並世學者當有同志甲申秋
日陶方琦跋於郡齋之雙禱隋室

跋孫步升輯京氏易章句後

京氏長於飛伏世應之學故其書不純所傳易傳三卷疑卽
錯卦逆刺占災異之書也漢藝文志京易凡三種八十九篇
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略見於僧一行李鼎祚諸書然
散佚已久單詞子義存者希寥陸氏釋文所載蓋摭諸書然
顧大經諸訓皆與易文互異師承縣延各收顧室言易家所
不廢也朱氏經義考亦採釋文言京易者數十則茲步升先

文鈔補遺

三 會稽徐氏刻本

生輯爲一卷纖屑不遺扶微匡墜有裨易學所採釋文外晁
氏說居多琦謂釋文所採皆係京氏章句舊本蓋隋志獨載
此書故元朗猶及見之惟京易以八宮爲序蓋以八純卦變
六十四卦者也今釋文於每卦下引某宮某卦如屯下曰坎
宮三世卦蒙下曰離宮四世卦需下曰坤宮游魂卦之類必
是京易章句舊本陸氏特引其說耳似當補入於每卦下以
存京易章句之舊兼以快好古者之嗜爾

書曹娥廟碑後

曹娥之廟在會稽縣治之東漢季迄今二千餘年古孝巍巍
萬禩不沫度尙之碑中郎之贊香風有靈馥芬永夫至性

繇互詎籍文字盛德照耀至行通神煥往暉來厥義無二方
琦於庚辰之歲試臨岳郡地有羅娘廟者邑人稱之旋考志
乘詠歎不足羅娘之父爲秦鐵官運鐵毀舟淪於洞庭羅娘
悲號根於至性求尸不得亦隨休死白雲英族靈氣盤互土
人胥嚮以答昔嫩陸賈使粵反薦銅鼓載之邑書非佯無稽
不傳於世此何謂哉竊以羅娘之事在城之先年更五百孝
符一軌曹娥越祀羅娘楚祝沈懿流衍各難磨泯日月所照
莫不欽仰而越廟一碑轉足千古不籍文字吾斯未信
論語孔注辨僞跋

文鈔補遺

四 會稽徐氏刻本

西隴先生著書極富斐切以後大半淪僞孔流傳尙書孝
經兩注以外尙有論語舊傳先生焯識闢審詞發靡遺斥爲
僞書小儒咋舌精心確證足繼前修昔又見先生未刊之書
爲說文古本攷五卷傳錄未竟近無是書世有其人或墨之
板使知先生經學小學竝極精深光明越聞庶幾未替往歲
惓惓耘觀察彙刻叢編琦以是冊及張氏易緯畧義報之邪
張宗風各得墜緒文字有因或在是與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屬宗老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薦芟屈建
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非祭典也遂川羊饋而去
其芟陶子曰屈建非禮矣昔文王嗜昌歌武王薦於廟匪謂

其綱也蓋其孝思之旁皇無間於存沒故必求其生平所嗜之物而薦之僅僅而能薦其所嗜亦孝子之痛心者也今扁建以謂非祭輿而去之毅然特恐其違於禮耳不知未能非禮而先已非孝且非禮事小非孝事大此則子木所不知也其言曰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一芟也而非珍異一嗜芟也而亦非陳庶侈夫子曰祭欲其豐又曰春秋薦其時食誠無一非孝親之心迫之也乃生既不能盡歡而沒又不能薦其區區之所嗜尙可謂之違而合道哉倚相之譽要不過南人之見耳

論里克

文鈔補遺

五

會稽徐氏刻本

優施飲里克酒夜半召與語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成陶子曰里克弑君之罪人也人皆知其殺奚齊殺卓子而不知其殺申生者亦里克也向使聞優施之謀卽當力諍於朝諍不從卽當規申生以行申生行矣卽不得爲太子猶不至爲身名俱裂之人况當時獻公所畏者里克一人耳里克不從則獻公必不能殺申生獻公欲殺申生必先殺里克里克一日不殺卽申生一日不死是申生之死死死於里克求自免之一言也故余謂殺申生之罪譖之者

驪姬主之者獻公而成之者實里克也至於求中立自免而卒不免宜哉

讀蘇子孫武論

蘇子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吾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憂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陶子曰誠哉千古之至論也夫天下有治而必有亂者時勢之常也天下紛紛寇賊並起天子於是設將帥以討之寇賊日多將帥亦日多是將帥乃寇

文鈔補遺

六

會稽徐氏刻本

賊之助而成者也將帥藉寇賊之勢而功業日隆爵位日崇父子兄弟宗族交游日益光寵則是寇賊者天子之所讎而將帥之所德者也然將帥亦豈眞德寇賊特恐寇賊一平則功業不日隆爵位不日崇父子兄弟宗族交游不日益光寵一日有寇賊卽一日有將帥將帥寇賊交相爲重遂有遷延觀望不欲速平者則豈非天子讎之而將帥德之耶或曰將帥卽速平寇賊天子豈卽廢之其不速平者乃困於勢耳余曰使其困於勢天下未有不諒之者余之言爲難諒者而發也吾思天子之於將帥也今日復一城而秩加焉明日克一

邑而秩加焉天子不惜降其至厚之恩至崇之爵以鼓激其
意似爲將帥者宜痛憤激發以効馳驅如賈剛侯之破赤眉
郭汾陽之平吐蕃岳忠武之直抵黃龍城斯能功銘旗常而
不愧忠貫日月而不渝何至於坐擁重兵徒爲耀威邀祿之
計而實無速弭禍亂之心哉今夫瘍醫之治壅也其初壅不
甚潰也自遇瘍醫而潰益甚非瘍醫之樂其潰也非潰而平
之不足以見功已潰而速平之亦不足以見功必需時已久
價利已飶而始爲平之彼患壅者亦聽之而莫能誰何嗚呼
今之所謂將帥者皆祖瘍醫之故技者也

鄭雅序

文鈔補遺

七

會稽徐氏刻本

漢儒說經精且宏者莫過於鄭氏鄭氏爲季漢大儒其說悉
有所本且訓詁亦惟鄭最醇而鄭氏不自成一書如許氏說
文類亦欠事也余服膺鄭學有年凡於鄭氏詩箋三禮以及
易注易緯書注書傳等冊其說粹美者悉爲擇取鄭氏注書
雖眾亡者亦甚其存於今者節而載之目爲鄭雅而已攷詩
序曰雅正也鄭雅南箋亦曰雅正也說文正字注曰足也上
象腓腸下从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按正从止正亦从止止
而不過乎則謂之雅也昔周公作爾雅後賢增成其義遂爲
解經之首枕其後孔鮒小雅張揖廣雅相沿繼作無蓋古義
降而至於埤雅駢雅通雅遂漫而無稽竊謂子所雅言孔安

國曰正言也惟聖賢爲能立言言至於訓詁亦未矣而本存
乎其間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律學
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文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肄
業之士命習隸書爾雅國語三蒼說文字林通者爲第古者
小學所教不過雅言故說未有不尋其末而能探其本者今
則競汨於程文習聞鄉壁虛造之言而聖經賢傳未知討論
無怪乎俗學熾而雅道蕪也劉熙釋爾雅曰爾昵也昵近也
雅義也義正也余觀鄭氏之說經皆近言也皆正言也鄭洵
無愧於雅也哉會稽陶方琦序

吳鳳皇磚考

文鈔補遺

八

會稽徐氏刻本

此專乃永州公宦游金陵出之廢甃者也專質矜厚卽之罍
然專之正面磨爲胡盧形其右背文爲鳳皇二年絕無殘缺
左背專文鈔落字迹盡漫漶弟三字作半白形蓋譌失久矣
字體在篆隸間結構謹嚴篆意居多孫吳去漢未遠尙有籀
斯遺腹片碣斷坏並足崇寶吳志孫皓改元凡七建衡以後
卽爲鳳皇志言鳳皇二年封淮陽爲魯安平爲齊又封陳留
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卽此時也金陵吳時曰建業本爲吳
故都地故舊物時出信而有徵矣皇字俗書作風此作皇與
說文从自从王合二字兩畫齊竝猶見古意其左背第三字
半如白形者疑卽師字半體如摩經室中所載吳蜀師專以

謂近年在吳中斐見蜀師古專兼有吳永安三年蜀師作者
永安去鳳皇時未遠或皆出蜀師所制與書之以埃金石家
采

書左海經辨後

恭甫先生出儀徵阮文達門其爲學皆樸實致密當時賦在
東王伯中庶其匹也先生囑與海嶠爭長中原嘉道閒經師
悉然類首左海文集中如經郭條例等篇說經鏘鏘於許鄭
之學沈澹一氣也許鄭到今二千餘年絕學昌明於斯爲盛
然漢學流弊至蹈瑣屑無用先生說禮經之作烟體達用蔚
爲儒宗金壇段氏謂先生人品經術不作第二流人旨哉方

文鈔補遺

九

會稽徐氏刻本

琦二十歲前好詞章繼又爲考證之學僻嗜陽湖孫氏高郵
王氏之學至先生而三矣竊嘆當世學疏者每託宋人心性
之說以自文其淺陋才情者又遷入西人機祿之學以自鳴
其高深要之實事求是莫如窮經讀先生書道在是矣此冊
爲汪孟慈釀定盒諸人校志傳書於後識宗嚮云

用九見羣龍无首說

凡筮法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
用六而不用八鄭氏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余謂
此所云占者卽用義也用說文曰可施行也此言用者乃占
此爻而施行之易傳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

之究也陽數始於一壯於七究於九三畫而成乾凡占者卽
用乎此七爲少陽質而不變九爲老陽文而從變老陽數九
者以揲著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也九者究也究之爲言終

也總六爻之終而變之故曰用九也古人釋義訓必兼音說
文釋名多此例羣龍者卽六爻之乾象也初爲潛龍二爲見
龍三爲乾坤四爲躍淵皆伏龍象五爲龍飛上爲亢龍見者
形也鄭注易傳云形猶見也見羣龍者卽鄭氏所謂六爻皆
體龍也何謂无首无釋文謂易內皆作此字奇字無也首之
爲言終也周易玩辭曰凡卦以初爻爲趾爲尾終爻爲首形
至首而終也易中首字皆訓作終故比之无首謂无所終用
九之无首則以六龍盡變而不見其終也故曰首終也卽究
義也羣龍雖見而不見其終陽而根陰也况乾之六爻盡變
則爲坤乾皆體陽陽爲陰所包而外 不見內則含焉是高
明柔克之義也故曰吉特以乾坤二爻皆純陽純陰而居篇
首故爲發其凡葉氏佩蓀用九用六說其言九者爲陽數之
終與余說頗合凡其所言悉勿錄後人並觀則得之

文鈔補遺

十

會稽徐氏刻本

致孫彥清同年書

逃問十句望眼欲穿比過娛園風蕭雨晦中得故人之嗣音
循誦數四屏體歡踊書狹情修詞斐文楸既初且感珍於拱
璧以弟之不才質蓬命蹇而荷兄之篤愛逾於骨肉卽修阻

千里而郵書甫至慙慙誦誦情誼隆縟嗟乎兄乃真知我者也目弟爲知己弟烏能當之哉第賦姿魯於兄程力又弱於兄每一月讀間發羸疾昕宵悠忽又適然驚平曙不寐恒擊衣起抵背必膏晷盡始有倦意亦自知過苦然樂此不爲疲也來書云手披口誦繼日以夜以兄軟羣之才猶不廢磨鏹至負蠟之勤運蹇駭之努策曷足道乎書中又述孝達師相勗之意類矜浮脆期以遠大良師益友之敦愛何以堪此兄遠遊已兩春故園倫好漂若墜蒂樽鳥偶萃每念及兄輒邑邑不怡勉師亦數數道之兄之不歸志堅且遠矣若徒爲搏戰地則鷹隼奮翼風雲自生吾輩不患無富貴但患富貴逼

文鈔補遺

十一 會稽徐氏刻本

人來耳兄之俊才一瞬而孤春關值承明亦易事胡自苦乃爾也然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丈夫志在四方安能鬱鬱錯掣作牖下蠹乎第長饑來驅日欲出走第瞻首之親滄澗誰慰埋腐遠志亦命也夫繼念飲啄素定祇宜食貧至於侍娛之餘不廢簡冊繞獵諸子驚廣而荒反事專經畧有所得說經之編積至盈寸暇稽史籍稍知源流區區千秋之志不容自解要惟與兄共勵之去冬悉伯師書來頗以絕學見許而亦以過勞爲慮同志相愛令人心懍懍耳雲門仲葵齋書頗勤雲門致書則云彥清客汝足下居越天涯知己大半寥落凄鬱之語弟不忍聞亦不忍述也然鍾情之徒多在我輩

不令其日聚而令其散之四方蒼蒼之意謂之何哉兄居臨安游躡之記與後侶之選兩者孰勝故鄉窮居每得遠道音問如讀異書恐其速竟一覽不敢盡偶遇勝事輒躍然喜咀味不置亮亦同此心耳勉思飲食教迪久而益摯日坐春風并不知暢遂之樂眉叔切眉亦時晤見近晤子宜締交頗密昔亦知子宜爲才士今接其性情文字臭味都合悠悠當世無其倫也嗚呼琦局處一鄉不獲盡交海內奇士然故里之英流悉得磐辟酬唱非惟嚶鳴之樂事抑亦吾道之光也昨見午郎云五日內發竹報蹙蹙不足袒彼嵩雲杳靄時翹惠音旅中諸維爲學自重強飯用備臨穎無任神往

文鈔補遺

十二 會稽徐氏刻本

湘廩館詞序

湘廩者余舊填詞館名也少好倚聲嘗以古之儒者安絃操緩斯須不去禮樂後世禮經存而口佚樂經廢而遂亡蕩弄津逮權輿於樂詞者樂府支流樂府之原本之詩三百篇而衍乎離騷九章九歌音節嬾緩厭瘞委宛抑揚其聲穆羽相和祖構於是又好續蘭許君說文蘭香草也鄭君周易繫辭注亦曰蘭香草蘭出楚澤多生汀渚閒竊謂美人香草借託與感生於小雅之悱惻協以大雅之和平觸摠如志斯得之爾中山經云洞庭之山生蘼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水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說文湘出零陵陽海山

北入江水經注曰湘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灘水北則湘川

東北流是也昔嘗讀湘夫人篇云麋何處乎庭中麋者澤獸

周禮水濱豐草閒麗行旅旅適其性也系之庭中失其性矣

屈大夫行吟澤畔反以自喻或云卽太元經庭有麋注麋草

心之說是以麋爲麋未是麋蕪澤草此麋乃澤獸也說文云

麋鹿屬顏注急就篇麋似鹿而大目上有眉然麋古與涓通

詩巧言居河之麋傳曰水草交謂之麋卽爾雅說文水草交

爲涓也鐘鼎文多借麋爲眉荀子非相伊尹無須麋亦借麋爲眉涓作麋者省

形存聲之例毛傳又於詩兼葭在水之涓則云涓水險與爾

正谷者激義同故爾雅釋文云涓本又作激廣雅云又揚子涓匪也

雲酒箴居井之眉釋文涓眉也似眉又可通省作眉但作激

作眉又通段引伸之說故湘麋或云湘涓也余頻年以來視

學楚南學湘波涉洞庭湖承灘之流汎澧沅之川蘭芷續紛

瑤琚琤琮雨晨月夕上下清湘微暉緜藐勝引容裔山水清

音託之餘緒則此詞也以記清遊之初恍兼志館名之朕兆

而尚欲以意內言外之惜求合乎楚辭而不敢離其本誼也

書方希古豫讓論後

方子曰豫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

伯請地無厭之日再四極諫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

文鈔補遺

會稽徐氏刻本

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陶子

曰方子責之固當矣而惜其未能扶豫讓之隱衷也夫豫讓

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豫讓不能死雖不

能死而心實宿媿之媿之而未有以釋之也於是因智伯之

亡而死之其死智氏也人謂其報智伯之讎也而不知正以

釋其不死范中行氏之媿也夫君臣之大義有定既委贊而

事之而猶論區區報施之見忠義之士固如是乎眾人遇之

而眾人報之國士遇之而國士報之此戰國策無恥之談自

好猶不爲而謂讓略知大義者爲之手大抵襄子之責面中

其愧心而因以眾人國士之言自解出于不得已耳余曠觀

天下士矣當其匡居論出處大節聲情慷慨懷無可犯時

日攘臂自命必爲義烈士及臨大事澳忍與縮甘受人辱事

既過而悔生自怨自艾以冀晚蓋其愆速變故吝至仍蹈故

轍玄素之玷論者棄之若讓者始雖不死范中行氏而未乃

能死智氏其死智氏卽其不死范中行氏之愧心激而成也

推讓之意極欲以一死而兩釋其愧故報智伯之仇屢折而

不變君子憐其志而未嘗不許其烈許其烈於殉節實許其

烈於補過耳不然報仇密舉也而讓乃屢敗遇仇戒心也而

襄子乃屢釋蓋讓原不專欲殺襄子第欲以一死而兩釋其

愧襄子陰論之而未乃顯言之以成其志讓苟愧心不堅幾

文鈔補遺

會稽徐氏刻本

爲襄子所盡未有不蹈不死范中行氏之舊轍矣若徒以讓
不極諫智伯質其非國士是猶未悉補過之隱衷而第以成
敗論人者耳

書秋原公家傳後

此支祖尙白公譏傳也吾族之譜始於克齋公成於文簡公
厥後虎溪公及尙白公皆續纂之尙白公後補緝者惟篁村
先生及先大父義人公云秋原公爲尙白公之父尙白公生
有殊稟五齡傷秋原公幼時有天台道士一見奇之曰此霍
山童子也因授以入定視中之訣康熙辛亥訪道玉壽壇遇
子方徐先生得祕奧以內丹將成期辟穀改號赤山道人又

文鈔補遺

十五

會稽徐氏刻本

聞洞庭山有異人訪求歷數霜母祁太孺人憂之命公伯兄
鹿隱公徧蹟山谷借歸歸後旋補弟子員王子領鄉薦丙辰
成進士授蠡吾令此傳尙仕蠡吾回籍時所作故傳末祇言
贈文林郎云泊蠡吾有殊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
棘棘不阿又奉命巡閱兩淮鹽漕銳志振馭浸中畫語遂罷
歸僉謂尙白公之炎貴悉係秋原公累祀隱德所致秋原公
父愚溪公勇於爲義且敏給善屬文與石簣石梁公遊海內
無不知有陶季子者甲子後鬱鬱居卜築鏡水湄鑿池蒔
圃日漚谷獻詠以終秋原公侍遊備盡色孝手冊中所載生
日一詩略見樽末秋原公前有賢父後有令子非清福卓造

者能之乎論者謂秋原公遭甲中之變遂自晦日遺民殆與

唐之司空圖宋之真山民等蓋秋原公稟性神禪且係累世

顯宦故以韜采全其真廢社息機何殊書義熙之甲子庶柴

桑之亮節足以繼武者與秋原公著林淵賅而未逮授鐫顛

爾淪沒後裔論守汜無片羽此山居詩冊琦與從弟在新族

姪崇勳得於吳興氏爲之歛訢累夕其詩境冲淡書體道古

固曠世而希睹惟數百年先世之物迭際滄桑變局而猶得

作碩果晨星之懸彰譎幸已琦雖與秋原公誼爲族祖而先

護之仰手澤斑然或者清德之潛耀有神物馮呵之乎不然

人易世疏而尙獲寶此遺冊不可謂非奇緣也辛未五月二

文鈔補遺

十六

會稽徐氏刻本

日方琦敘

書諸某事

古人云得鉅富炎貴莫如得一賢子孫余謂得重災酷禍莫
如得一不肖子孫其小者傾身家其大者滅裂先世之德暴
彰前人之惡而使人人指爲某氏子某氏孫不談其敗類而
反談其論謀傳家之非正豈不痛哉以予所聞莫如諸氏子
諸氏家素封累世無顯應諸某宦於近疆亦頗爲人稱譽宦
歸晚歲得子始騰縱之及長比於匪類爲鄉里唾棄諸某先
亡營兆甚華美礮石屏封佳城鬱鬱諸氏子始耗其產什之
八不數年遂蕩然因毀其葬宅而買於人鄉中人聞之咸勃

交責諸氏子猶不少悛眾鳴於官始得事尼其一母一妹殉節辛壬之劫營曠虛左而忍其茅棺暴露余過其地鄉人指而告曰此卽某之子某之孫最不肯者之所爲也余聞之慨然曰諸氏子固不肯甚矣然其所行事必與其親若相讎一似梟獍之極無天性者夫諸某之隱戾余不得而知之矣以鄉人所言雖無赫赫之善亦無譏議之惡不宜所報如是之甚不知諸氏子之不肯實諸某有以啟之也夫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愛而勿勞則近於禽憤貽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蓋論謀傳家之道必先去其姑息之愛而令其親言執業陰以消其桀鶩不馴之氣卽顯以示其束身寡過之法故能爲亢宗爲克家今諸氏子其始也溺愛不明不令其親賢執業而縱其卽於匪彝放辟邪侈無所不爲無怪乎不孝如此之甚也若以諸氏子之不肯而進億諸某之有敗德余不及知余亦不能言

漢華室文鈔補遺

文鈔補遺

七

會稽徐氏刻本

光緒十八年徐氏鑄學齋刻本

會稽馬川錫校

陶君小傳 仁和譚獻撰

陶方琦字子珍會稽人父良翰福建興化府知府君與兄方瑄同治六年同榜舉人光緒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以憂歸光緒十年服除赴京數月卒於邸有子五人君潛雅綜羣籍篤好淮南書治經究心鄭康成氏文章絕麗下筆滔滔如泉性尤服善人諷其失輒改定既上第退然幼學如初愛友朋山水悠然有千古之志視學日勤求賢倚惟日不足鏡於箸書彙艸十餘種往往鯁理未竟已刻淮南許注異同詰許君年表而已年甫四十齋志以終亦其覃思廣遠精力易窮如自知其不永年故汲汲有若不及與

文鈔末

十 會稽徐氏刻本

右漢學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會稽陶君子緝著文八十首

大都證明義訓拾補遺裁衷古而不煽虛詞于實事求是之家法執持甚嚴其序爾雅漢學證義也言吾亦一于漢儒師說而已為左海經辨跋又言僻者孫陽湖王高郵及陳氏之書夫三氏固學林職志也循覽遺文綜覈自述志趣章矣道光季年君宗姓曰在一 思會 先生以鄭學聲于時著論語鄭注證義孝經鄭注證義春秋左傳賈服注參攷詩攷攷書疑疑說文引經異同攷玉篇太平御覽引經攷城門制度五千卷書室詩文彙諸書其論語證義春秋攷攷阮文達公傳謂精審詳博非老宿不能 見陶君心雲滄宣所撰 君庶其學師族兄在一先生事畧

文鈔跋

一 會稽徐氏刻本

事李瓘伯 慈銘 先生畢命鉛槧備所未及為周易鄭注疏證後就鄭氏遺著搜拾故言仿爾雅次之為鄭雅生平好許叔重書以類治說文為通釋十二篇漢學室讀說文記與嚴鍊

橋相出入又因說文而推知許君淮南開詰多煖亂於涿郡援蘇魏公言左以說文及羣籍所采剖泮而疏通之定閒詰

二十一卷為許注異同詰四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說文補

詰八卷存疑四卷其箸錄宋藏二本傳冊舊說理而董之別

為參正二十四卷莊本校勘記六卷舊音一卷于南閣一家

之學蔑以加矣夫當代學術非許鄭不宗而君與在一先生

兩闢之撰述哀然學江南北諸儒詎獨一鄉一姓華哉君于

許鄭之餘覃心小學則有爾雅漢學證義商周金文附秦漢
石文辨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輔行記校勘記玉篇校本
汗簡校正呂覽古讀攷公羊異文攷之作演贊六藝則有魯
詩故訓纂公羊春秋集釋大戴禮補註今文尚書集說韓詩
遺說補之作其哀輯伏書如倉頡篇璉倉廣倉字林字學聲
類桂苑珠叢賈逵國語注謚法劉熙注古易義西漢易義後
漢晉魏易義侯果何妥崔憬三家易徐邈周易音蕭廣濟孝
子傳則繙帛所至摭取古聲以振先師之遺者也讀子札記
讀史札記湘瀚筆錄漢廬駢文湘廬閣集南宮詞則君之隨
筆與駢文詩詞也是編攷定經說惟載古文于君之學猶海
一蠶水一勺未盡也然本末亦畧具矣君子于陽湖諸君子其
學術韋合異同世自有識之者若求諸吾郡則固與在一先
生如頴有輔軒然二難矣光緒二十年夏六月同邑徐友蘭
識

大鈔跋

二

會稽徐氏刻本

雲南叢書經部之九

勿自棄軒遺稿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
年刊

序

世有傳人然後其著作傳未有人不能傳而其著作不能傳者也古滇華糖船先生篤行好學尤邃於經術幼有神童之目甫弱冠登賢書文名藉甚人皆以遠到之器期之乃屢試春官薦而不售癸丑應挑得廣文職以歸從此紅巾寇中原杜逆擾六詔高堂年亦漸邁遂決志司鐸不復再上公車歷署他郡普洱學篆皆克盡職訓迪嗣銓麗江縣訓導其城早陷於賊不能之任因留省監書院事同治癸亥上元省城遭馬榮之亂制帥潘忠毅公在五華書院被戕先生隨班其側以身救護不克勿自棄軒遺藁

序

一

二

南糧儲道署

勿自棄軒遺藁

序

二

勿自棄軒遺囊

雲南叢書集部之九

昆明華僑

經義條辨 共二十二條

條字在毛詩有兩讀四義一讀條周南伐其條枝枝條也又秦風有條有梅木名相似而大於橘者又王風條其敷矣嘯貌一讀祧幽風鸞月條桑枝落也朱注枝落之采其葉

猶字在毛詩有五讀十義一讀漪周頌漪猷漆沮商頌漪猷那與歎美詞又小雅有實其漪長也又魏風河水清且漣漪與漪同又齊風漪猷昌兮與猷同陸攄詞一

勿自棄軒遺囊

一

讀倚衛風猗重較令依也又幽風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於綺反朱注取葉存條曰猗於宜反又小雅楊園之道猗於畝即加也一讀烏可切音何檜風猗難其枝柔貌柔順也一讀於義切音輪小雅兩驂不猗相附著也亦讀倚一讀寓衛風綠竹猗猗美盛貌亦讀漪

剝字在毛詩有兩讀兩義一讀駁小雅或剝或烹殺牲解體之名一讀璞幽風八月剝棗擊也擊而落之

土字在毛詩有兩讀一讀吐義從本訓一讀杜幽風徹彼桑土豈根皮也

唐風羔裘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朱注未詳爾雅居

居究究惡也小序羔裘刺在位不恤其民愚意論語士而懷居之居即此居字意然則居居安肆偷倚之意也究首窮竟也然則究究窮致苛察之意也既居居復究究民不遑服矣猥云恤哉

王事靡盬盬與蠱同不堅實也靡盬盬也猶治之言亂除字平聲埽除庭除拜除也去聲猶易也除舊而更新也詩日月其除風雨攸除何福不除並從此讀

檜風素冠篇先儒訓詁無不以爲刺不能三年者首源姚氏疑之其辨畧云素冠孟子冠素素衣論語素衣麤裘素鞞士冠禮主人緇帶素鞞王藻君朱大夫素古人

勿自棄軒遺囊

二

多尙素不似今人以白爲喪服而忌之蓋等之爲常服也而勞心傷悲同歸如一等語氣庶見聊與等情景以爲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亦殊不類棘人云者易坎六五云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云爾樂樂拘繫之意蓋其人當罪之時玩詩意或如諸篇以爲思君子也可以爲婦人思夫也可且喪禮本無素衣素冠素鞞之文又何必泥素之一字曲爲之說云愚謂誠如姚言則公治長之在釋綬越石父之遇晏子大有此光景

經傳師在率率作帥蓋古今字相易

父母惟其疾之憂朱注以疾爲疾病非祇拘拘言疾病

始為疾也如博奕飲酒以好勇鬪很從耳目之欲諸不
孝勿論矣而一切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身不
修無一非疾也正與孟子寡人有疾疾字畧同而更包
括故注下文又以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足之舊說云云則又輕看疾字若曰此血氣之疾而非
德性之累雖偶有之固亦無害於孝之全量也故注云
亦通一重看一輕看一深講一淺講然兩意實互相須
也

歷古歲首雖不同而月數則皆起寅自夏以前之以寅
為歲首者勿論矣如商之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乙丑其
勿自棄軒遺棄

三

不以五月稱正月詩六月徂暑四月維夏及七月流火
一篇其不以子月稱正月者亦明著矣即秦及漢初之
以亥月為歲首亦稱元年十月至漢武帝始以寅月首
歲乃稱元年正月更自可見蓋正朔雖由創制之因革
而歲時乃生民之大法一更易則必天時左人專差矣
是奚可哉乃猶或以子丑寅三正為疑者斯誠難通之
論矣

綿蠻黃鳥綿如綿綿瓜瓞之綿蠻如南蠻馭舌之蠻何
氏楷者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綿而鳥語不可與人
解又似蠻也與愚意合

汝其于于治于字應初訓代字又欲訓助字本以為字
訓之夫代則舜固未能與禹皋而同年任之封有庫則
使吏治其國矣亦助亦差安然想舜當日孝友之誠其
詞意言語之間固不如為之體貼圖到也

毛詩語助用維字而亦有唯惟字唯酒食是議則用唯
唯獨也載謀載戰惟則用惟惟思也而維字亦有不作語
助者紉纆維之維之擊之維繫也四國是維維係也
傭庸也庸平常也才識齊等無甚高下雇役於人供給
使力而已音容轉音充均也亦從平庸意借訓詩昊天
不備

勿自棄軒遺棄

四

醒酒病一日醉而覺也詩憂心如醉嚴坦叔云猶黍離
之中心如醉愚謂兔爰之向寐無詭無覺無聰謂其寐
可以忘憂也醉與寐類也當其醉憂猶不覺及其覺則
憂更難釋則以醒為醉而覺亦無不可

鞞聲也音枋詩選徒鞞鞞亦讀敖又自得貌孟子人知
之亦鞞鞞又音敖鞞鞞衆多貌詩譏口鞞鞞又與鞞同
詩聽我鞞鞞

向音蠻北出燭也詩塞向墜戶又相對也又音餉姓也
又國名地名詩作都于向
小宛序以為大夫刺幽王也說者遂附會之以為幽王

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先人謂指宣王二人謂思文武集傳駁之以爲兄弟遭亂相戒免禍之作夫亂何自生禍何自出平駁說序者可也駁序未可也蓋序多推原之詞故爾

周南詩集傳非以文王之化卽后妃之化非以爲自家而國卽以爲自近而遠而據詞言之則桃夭昏姻及時也芣苢野有賢才也采芣家室和平也漢廣美貞女也汝墳思夫也亦豈有一詩一事屬文王乎夫治之與亂無一不根柢於人君之一身婚姻時男女正賢才家民物安倫常順治之景象君德之徵感也婚姻違男女勿自棄軒遺棄

五

亂賢才滯民物做倫常乖亂之景象君德之驗召也又安得善者有歸美之詞而惡者無推原之論乎昭字在毛詩有三讀三義一音招於昭於天之類光明也一音韶率見昭考之類昭穆也一音沼其音昭昭是也
振也慾焉得剛此剛字精或人錯認慾爲剛只從外面粗處看得如尙力者之強深負氣者之猛暴任性者之積豪縱情者之逕直恃勢者之威克矜才者之直傲皆竊得剛一偏之似其實之數者放其外而無所主於內所以有其始必不能全其終疾不可轉則蹈白刃不悔

而非蕪徐而可圖則窮憂懼之勞而不安以其人慾之累而非天理之自然也慾焉而已若剛則不然小則不屈於萬物大則立極於天地所謂浩然之至剛健行之不息置之紛紜盤錯而不同措之威武赫奕而不驚蓋其初生之直天德之純初非附益而然仁義禮智信孝弟廉耻固有之良也如刀劍之剛然若雜一些鉛錫亦名曰刀而豈其刀也哉故剛者最難得夫子歎爲未見當時顏曾亦尙未能全體幾此乃或人不識竟以血氣之剛舉振當之不知夫子未見之剛卽剛毅木訥之剛好剛不好學之剛俱在粗處而未足語此然剛亦具經

勿自棄軒遺棄
權如孔子之厄陳蔡伊尹之五就湯桀周公之避居東都等類以或人之眼看之直謂之不剛可也剛者之得爲剛其究人慾淨天理純而已而或曲或直或順或逆或存或亡皆其任天而動不可測也如書之云剛而塞剛而無虐史之稱太剛則折並不得與此剛字混必如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之說斯爲相合

六

經義條比 共四十條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一是自勵衛武公戒怠防疏之意切一是頌美魯僖公積中發外之德彰頌洋水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見魯侯錫保之熾昌此淮夷南

夷所由莫不率從也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見湯孫聲靈
之赫權此曰享曰王所以莫敢不來也魯頌商頌

松栢有烏路魏孔頌烏言其大闕宮之法度豈十五國
之狹隘所得而幾松栢有樞寢成孔安樞言其長商廟
之規模實六百祀之格歆所依以安魯頌商頌

致天之屈見商之自絕於天猥云我生有命致天之罰
見紂之罪參在上豈其天毒降喪魯頌秦誓

病則致其憂子於父母憂極乎病之時日而誠孝莫間
以所難而平時可知矣唯其疾之憂父母於子憂微乎
疾之後先而心思不能以稍懈而疾時勿論矣孝經論

勿自美軒遊葉

七

墓門有梅有鵲萃止梅嘉木也生於墓而鵲萃焉故君
子必擇地而蹈翩彼飛鵲集於泮林鵲惡鳥也善所翩
而泮集焉故小人可蕪德為良陳風魯頌

爰得我直適樂國而得生養之宜人生也直存固有而
葆生理之正不直則其生不遂亦不直則其生亦虛也

魏風
論語

金滕祈壽曰能念子一人見周公愛君之誠洛誥卜宅
曰我二人共貞見成王畏相之懼書

著慶親迎而男不往東門之楊行親迎而女不至羊則

男女交失之吁關雎桃天之化其泯然也久矣齊風陳
風鄭風
朝濟於西天地淫泆之感詩人引以興淫奔南山朝濟
山川陰淫所蒸詩人取以比宵小廡風曹風

騏馬之黑青色詩有騏奔之吟蟻蟲之元色書有蟻裳
之語曹風顧命
葛屨履霜失之儉而貽譏褊嗇羔裘曠日過於潔而致
賦憂傷大禹之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宜其無間然
矣魏風

墓門惡地也而棘生之氣相召而斧猶可斯梅佳木也
而墓門有之習相染而鵲得以萃惡者未可遽棄即善

勿自美軒遊葉陳風

八

擊鼓其鏜窮兵以招怨坎其擊鼓游蕩以病民鼓淵淵
振旅而勇可作鼓咽咽燕飲而樂無疆其器同者其用
不必同其用一者其情不必一邶風陳風
小雅魯頌

曹君好奢而蜉蝣作奢不給則必至於侵刻魏君好儉
而葛屨歌儉不已則必繼以貪殘此二國之所由亡歟

魏風

鳴鳩七子見君子之儀一蠶斯百子知聖人之德純曹
風

矜牡慮其不來速父舅不敢必其來於尊者敬以順也

蓮豆囑其無違會兄弟則欲其無相遠於同懷展以親也小雅

泰誓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天保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正易所謂積善餘慶也聖人之天相應如此周書

栢宜舟檀宜車取其堅緻也別風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人之不用力今為

一言以辨之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孟子

南山有臺以臣為賓雖祝之以萬壽不嫌僭甫田歸美

於下雖報之以萬壽不嫌吝小雅

品物豐美魚麗見主人之優賓惟忻浹洽嘉魚見主人

勿自棄軒遺棄

九

之樂賓頌德祝壽南山見主人之尊賓兼之而燕賓之

道盡矣小雅

臣卜其書未卜其夜恐其及於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欲以申其恩也此固並行而不相悖者左傳

哀鳴嗷嗷予維音翼翼皆處憂勞患難託焉以自比也

何為必託乎鳥蓋鳥之為物居食有常性情不二

其於安危尤切切耳小雅

自古有民之安樂而後有君之安樂故必有鴻雁之百

堵皆作始能有斯干之築室百堵小雅

百堵皆興簪鼓弗勝古公之創造維艱似續妣祖築室

百堵宣王之中興匪易大雅

軍禮貴馬力比物四驥物謂齊其力吉禮尚馬色三十

維物物謂齊其毛大雅

威用六極凶咎之遭窮其禍永錫爾極福祉之降馨其

祥周書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孔子所謂浸

潤之譖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則

浸潤之譖不行焉也小雅

想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墮之孟子所謂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

勿自棄軒遺棄

十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先民

有言詢於芻蕘謂邇言之察從不遺於賤者小雅

兼葭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白駒云所謂伊人于焉逍

遙慕賢之心切則聲情託諸想像巧言云彼何人斯居

河之麋何人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疾惡之情烈則怒

詈斥以誰何秦風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言遭讒而無

可避之鄉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言被讒者無可恃之德

小雅

喪亡之亂肇於君之惑君之惑甚於內女色外讒佞女

色讒佞之害成於漸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女色之漸也

無拳無勇職爲亂階讒佞之漸也詩人之用階字其議

甚深大雅小雅

六經論禮之始易象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六經論

樂之始易象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易

谷風方之舟之方桴也就其深而必期於濟漢廣不可

方思方舫也江之永而難期於行邶風周南

葩經終商頌樂奏用今而尊古也尚書首虞典政教稽

古以治今也

維鵜在梁陸璣云鵜形如鸚而極大喙長尺餘額下胡

勿自棄軒蓋

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吸水滿其胡而棄

之冷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名洶河愚謂精衛

填海河不藉鵜鵠助之日鵜鵠洶河正可相對

書因甲內亂甲始也對詩寧丁我躬丁當也

賢傑名世天所生以輔聖主故降于卿士阿衡之生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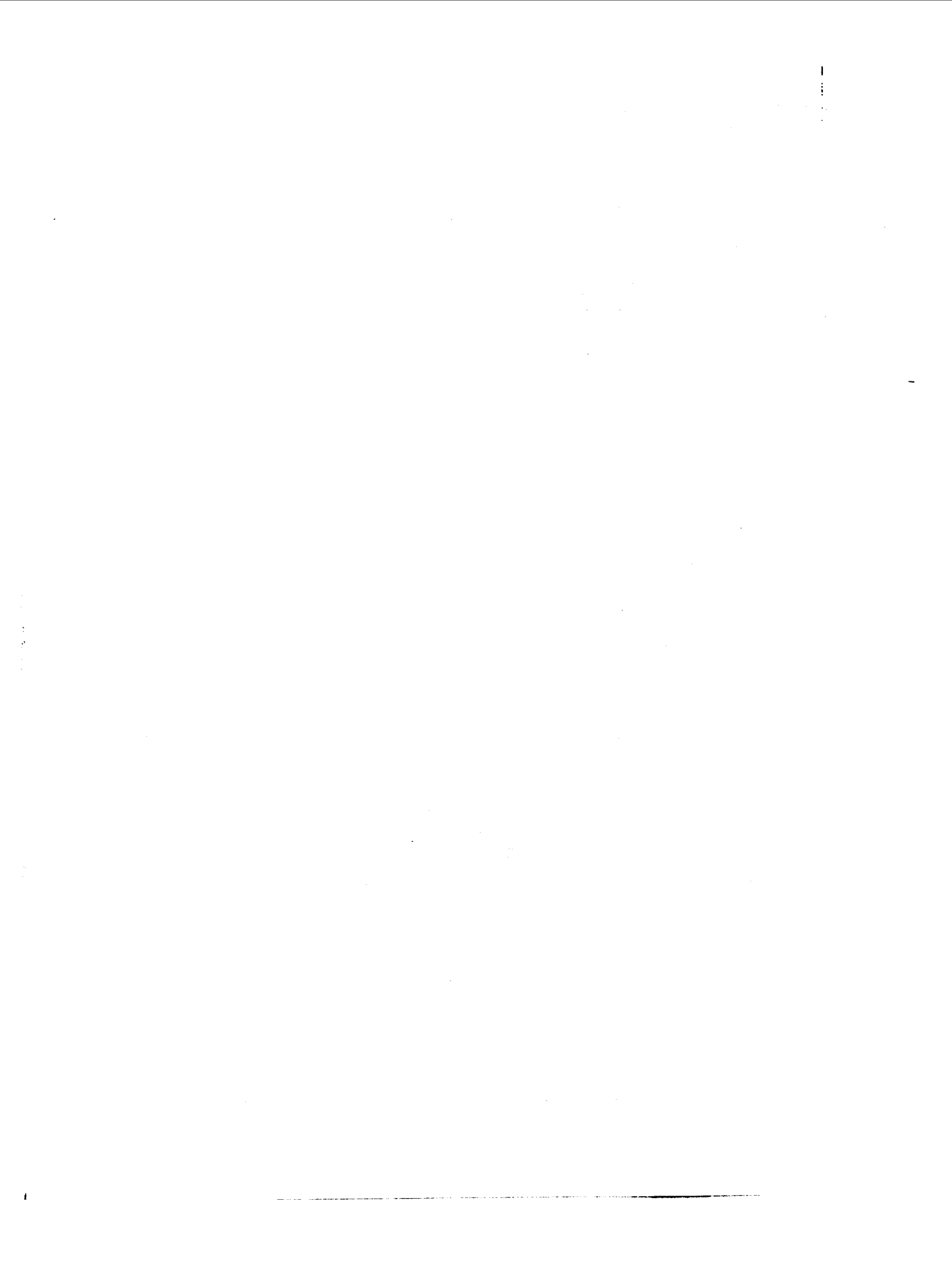
於頌賚于良弼故傳說之舉著於書



經 文 略

樂 籍 附

釋 續



經釋文補例

是書凡陸氏以前異字異訓異音異說釋文所未采者概行補入唐人即擇而取不敢稍遺

毛詩毛鄭異訓周禮杜與三鄭殊義陸氏詩時畧禮且詩亦有未盡采者

周易古注最夥如馬鄭同訓或采馬而遺鄭鄭學本出於馬似可從略其或與京同訓而采虞遺京干與荀同訓而采干遺荀采字林而遺說文采聲類而遺倉雅是編概行補入一以時代先後為斷不致復見其衆家異字尤當悉采以存漢儒師傳之別

陸氏著說文異字不必盡屬引經是編仍用其例

釋文本亦作某本又作某皆陸氏所見別本也是編大書悉依釋文本釋文所無者依開成石經而以漢魏六朝人所引異字各注於下陸氏已見者不采

漢石經異文陸氏偶采一二其編悉據錄釋補入

釋文一書周顯德宋建隆開寶咸平景德屢經修改遞失其真且是書經各單行南渡彙刊更兼北宋之舊丁度集韻凡陸氏一音一反無不畢錄賈昌朝羣經音辨就陸氏音訓分別其同異而載之其所據本並較今本為善即有為陸氏所未收者亦皆唐以前相傳舊讀今就二書備引經文及字之訓同而音異者悉采以補入

經注傳引他經釋文所載舊音間有異者今補入本經之下采自本書不著所從

出省繁冗也

采摭羣書固宜以唐為斷然如孫宣公孟子音義宋公序國語補音呂成公周易音訓皆承用舊音必不能廢且宋人書中亦有采漢儒經訓者概置不錄未免限

代讀書之誦竊所弗取

徵引古注其本疏所采及易注見於李氏集解者不標原書餘悉標明以便復檢

陳文扶雅云李氏

集解須標原書

注文惟難識之字陸氏所未詳者間出一二加注字以別之餘俱從略

陳文扶雅書

釋文補例極當惟采據宋人書須別擇北宋人恪守古訓倘有可采南宋不免鄉壁虛造之書不可為所誤也至說文本以新經其中異字不備經者而亦引之恐不勝其采且有難比附處倘宜酌之

經釋文補例

二

經釋文補例

與陳扶雅文論張刻虞氏易異字

世謂王輔嗣易多俗字講漢易者說改字以合於古漢易之傳於今者惟虞氏仲翔最為完善張景文先生刻本與輔嗣異者百六十餘處顧時管細釋之張氏悉本雅兩堂集解雅兩本惠徵君定字所校其中異字焯然可信者固多閉亦不免過於好古取凡漢魏以來家異字以改經文未必盡仲翔面目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兼于陽也

經典釋文補條例

車說腹 注云坤象車 日閑輿衛 注云離 既平 釋文京作輿說文輿仲翔與京同安許 震恆 注云在震上 後說之章 注云離 資資涕洟 注云資 其刑罰 注云形作刑 未遠聽 注云未遠聽 言有字 注云言有字 以正中也 注云五動之中故以中為中也 先生云 字解字如此如圖五象位正中也 利用禦寇 注云坤 位未當也 注云三未變之 遇其 如主 天際祥也 注云天 用拯馬壯吉悔亡 注云故按坤卦用拯馬壯吉悔亡之爻是 遇魚吉 婦喪其茀 注云喪 故再劫而後卦 注云故按坤卦用拯馬壯吉悔亡之爻是 遇魚吉 不見利不動 注云動 故易六畫而成章 注云三三畫而成 為宣髮 注云宣 為 拘 注云拘 衰盛之始也 注云衰 益則飾也 注云飾 皆據虞氏注義及冥 以道古周易見北宋人其書當可信蒙釋文補悉據以采入以補陸氏所未備其 餘如不易世不成名 注云不易 可與言幾也 注云幾 乾始而以 美利利天下 注云美 况於人乎 注云况 君子以經綸 注云經 盤桓 注云盤 淪安貞吉 注云淪 終朝三褫之 注云三 貞大人 注云貞 王用三戒 注云王 邑人不戒 注云邑 車說觀 注云車 無平不陂天地際也 注云無 繫于包桑 注云繫 乘其府 注云乘

內經字大登以載

自天右之 注云自天 君子以攄多益券 位中正也 注云位 聖人神道設教 注云聖 噬嗑肉 注云噬 六二劓先咎 注云劓 輝光日新 注云輝 童牛之告 注云童 虎眈眈耽 注云眈 王公設險以守其邦 注云王 木麗于地 注云木 窈如其來如 注云窈 晉如碩鼠 注云碩 君子以自昭明德 注云君 宜待時也 注云宜 雷兩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注云雷 其牛制 注云其 宜待時也 注云宜 雷兩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注云雷 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 注云君 來茶茶 注云來 井象先喪先得往來井井 注云井 裂其黃 注云裂 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 注云喪

經典釋文補條例

喪其齊斧 注云喪 三年有賞於大邦 注云三 八卦相蕩 注云八 居則觀其象而斷其辭 注云居 天下之道 注云天 故君子之道妙矣 注云故 交法之謂坤 注云交 有以見天下之賾 注云有 引而信之 注云引 其受命也如響 注云其 參五以變 注云參 夫易 以尚質也 注云以 化而財之謂之變 注云化 默而成不言而信 注云默 何以守位日人 注云何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注云古 作結繩而為罔 注云作 以田以魚 注云以 闕地為白 注云闕 往者謂也 注云往 死其將至 注云死 知少而謀大 注云知 君子知微知章 注云君 為道也 注云為 初帥其辭 注云初 為大舉 注云為 履然後安 注云履 大有不可以盈 注云大 有無妄物然後可畜 注云有 物不可以終 久於其所 注云久 豐多故親寡族也 注云豐 小人道消也 注云小 凡此皆雜採眾家改

無所得而斤斤於文字異同竊自附不賢職小之列今得近大匠之門謹即誦習所及就正左右願有以發其矇而祛其妄幸甚幸甚

嚴文厚民書

昨承左顧因適抱病未克趨謝願尊著釋文補例詳審精密以仁兄孜孜矻矻如恐不及而又年富力強他日書成必大有可觀惟釋文一書屢經校改反失其真周顯德以前之冊固不可考即建隆開寶咸平景德新校之書亦不可得而見矣釋文條例云孝經重裝始學老子集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念句今本不復爾爾豈學校本改其例歟抑南宋集刻時又從而重改歟陸氏所釋尙書乃古文開寶時陳鄂杜恕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者其音切此與唐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同一義古而釋文之舊不可復見胡餘盧二氏所刊即集刻之冊更非其舊矣陸氏書以音爲主凡字義主於音聲或聲同義別今調點有就釋文原音原反而補者例中似宜及之考釋文新校之書莫近于丁氏及集韻賈氏音韻羣經音辨二君並北宋眞宗時人丁氏凡釋文一音一切無不畢錄賈氏就釋文音訓分別其同異而載之即以引詩論如坤部苗木立死也下有音剛二字即集韻七志之初吏切走部趣越也又七欲反即集韻三燭之趨欲切戶部瘁勢也又音宜即集韻二十四緩之蒸早切衣部袒袒也上戰反即集韻三十三緩之時戰切犬部狻犬長喙也下有盧檢二字見集韻五十刻險字紐下凡若此者皆足以補陸氏之原書采輯古籍但論其音之是非原難以代限也如南宋開禧時孫氏表示兒編引孟子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之告無音以書大禹謨不虛無告釋文音故毒反其義一也諸如此類皆可援以爲據又如詩蓼蕭注引書益稷外海四海釋文音博與書本文音不同未常無所見也中庸釋文費而隱下扶弗反猶僂也徐音弗元李氏治古今辨引作扶佛與宋本音辨同扶佛即集韻八勿之分物切扶弗乃集韻之符勿切據此則釋文佚扶拂一音矣音辨貝部又云費魯地也彼義切義非疊韻乃誤字集韻六至作兵媚切是也又云費姓也扶未切即集韻八未之父沸切宋紹興時王氏和四學林以春秋莊十六年杜注滑國都費之費當音義因二年杜注左氏傳鄆那費縣之費當音祕其韻頗有可采而每云作音義者貴在分別讓陸氏兩音並存不能自決未免過矣說文所引經傳段氏云有證字義者有證字形者有證字音者宜分別載之其有不稱經者雖不能盡相比附然確有可據亦不可廢如知豎也即左傳五鳩鳩民之鳩今傳與

爾雅並作鳩用假借字觸類推求不一而足尊著仍用陸氏例是矣再音訓異文異讀凡陸氏以前者在所當采餘則擇而取之尤見卓識如象經音義所引笑不見明共弊之而無憾吾惡用吾情惡讀於路反凡四必慎唯諸唯讀七誰反皆未可為依據或引其說而訂正之音義之存於今者唐沙門元應慧苑所撰外有唐釋可洪藏經音義二十卷又无名氏大藏經音四卷唐藏經音四卷宋釋處觀大藏音三卷宋無名氏九經直音四卷司馬溫公太元經釋文一卷史氏知通鑑釋文三十卷抄本胡氏三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唐何令升晉書音義三卷宋成氏九南唐書音義唐殷閔道列子釋文音義二卷北宋無名氏楊子音義宋李氏無周鼎算經音義一卷又九章算述音義一卷宋張氏註韓柳文音義五代郭恕先佩觿一卷並足以資采擇足下今撰此書似宜先將各音義中所引經傳及文字相同處考其音聲與釋文之同異而補之或移此而釋彼以逮其訓詁自不見其音切之寡鮮矣未識尊意為何如也

又

經典釋文補條例

七

振興堂藏書

昨有一函奉致想經聖察舉經音義共弊之而無憾白虎通紀綱篇亦以敬之為句即元應所本也杰失於記憶因誤引入隋曹氏博雅丁公雅亦全載集韻中嘉定錢可直徵君著爾雅釋文補三卷其中補陸氏音義不少杰曾見過正氣閣志載錢公專倫福建順昌縣知縣又林公曰瑞福建漳州詔安人府上定有閩省通志奉託查示杰頓首

陳文扶雅書

前奉手教以俗事充元久未裁答歉甚來書以惠氏校刊李氏集解本不免過於好古取漢魏以來案家異字以改經文未必盡仲翔真面目逐條校勘具見識力精密敬服敬服其中有一二可商之處謹條列就正良象傳以中正也虞氏易義云中正誤為正中來書以正中為是以中字與上躬字下終字協并引隨象傳釋文位中正也亦當作正中今按隨象傳云凡五言中正以此為例則虞本隨象傳實作中正良五亦當言中正故以良五象注為誤足下疑韻不協今考臬文先師所撰說文諧聲譜第一部第二部與第七部合韻多韻在一部東韻在二部庚韻在七部故以良象傳正終為韻訟衆傳中成為韻則隨象傳功窮與正韻亦合也足下據隨釋文及良虞注為異文則可若訓故固不必改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云坤為邦邦國字古多滯未見虞本必作邦字然亦未見不作邦字况有注可據也其牛剗字書無剗字未知所本李鴻止云虞當同荀作簡蒙按此說亦無確據虞象傳宜待時也虞注良為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來書以良既為時良內卦四外卦不當云待時因據繫辭

經典釋文補條例

八

振興堂藏書

下注良為待疑此注時字亦待字之誤而以爲後人所增蒙按虞氏取象全在消息上見不專在內外卦變本自觀上反三當其未反之時四本良象初變之正以待四反正所謂時行則行也况象變至三良象見至四巽象見故象傳義云變之四成巽良此變之時義也時字本無謬亦不可刪萃王假有廟釋文亨馬鄭陸虞等無此字來書以宋本集解虞注體觀享祀下有故通二字又以鄭注云有事而和通途疑虞鄭皆有亨字蒙按陸氏所說是也卦辭利見大人亨亨字即在下文故鄭注釋之若上句先有亨字則下文不重見乎宋本集解當誤衍耳而易成位乎其中釋文馬主本如是來書以宋本荀注無易字疑虞未必與馬王合然無確據未可據改也知少而謀大來書以小大對文改作少非蒙按虞注云兌為少知則作少未必無所本也以上諸條鄙意可不必改未識卓見以爲何如臬文先師撰虞氏義以虞注皆依據集解本故經文悉因之意在通大情故惠氏改竄字不暇考正足下若盡據以爲虞本如是恐非先師之意也况集解本非虞氏一家學乎第李氏作集解時先儒古本皆親見之今集解所載與俗本異者固不得盡據以爲虞氏然亦安知其中無虞

氏舊本與其從俗者從古此先師撰述之大義也至惠氏所改竄足下以朱本校
過因顯然易見不足為病耳書荒落無狀愧無以承師學何足以辱下同率凡具復
惟察之不宜

經典釋文補條例

九

張其堂藏書

伯兄小米公輯經典釋文補將盧氏抱經本增校酌改用功最深後專意於國語既
有成書付諸剞劂矣釋文繁重不獲誌正錄出茲錄條例幾則并嚴陳往復手札合
為一卷聊以存輯補之大概云弟迺孫謹識

經典釋文補條例

十

張其堂藏書

經典釋文續略例

陸氏書止於梁陳今所續自唐末始迄於明以唐初義疏尚同陸氏之學唐末則已變自春秋始至宋而經術大異於漢晉六朝沿至明時皆祖述宋人之學故可合為一書

陸氏有老莊無孟子宋時孟子已升為經而老莊入道家三傳之學唐後罕見惟說春秋者最多今以春秋為主不列三傳退去者莊增入孟子又別出學府各自為一書亦為十三經也

陸書序錄所引皆章句注釋之書今悉依其例凡諸家注中異字異讀異音異註並舉其端例取簡明不復詳引本注又宋人好移易章句先後互有不同今載之本文之下

陸氏以王鄭孔注為宗今所續為宋人經學唐以開其始元明衍其流故易詩論孟學庸孝經並以朱子為主書用蔡氏禮用陳氏儀禮用朱子黃氏惟春秋仍用左氏經文周官仍用鄭氏章句爾雅仍用郭氏章句而以各家之說附之

經典釋文補條例

十一

振雅堂叢書

陸書止宋注釋音義之書不旁引他籍蓋古人學有專家不如後人之泛博唐以後往往不注一書而偶有所得難見於筆錄叢說者其中不乏精邃之論今亦間取之不求備也

陸氏書兼為注作音攷定同異今略仿其意於朱子蔡陳之注間有疑滯及傳刻甚闕者亦附釋之惟不復作音以衆所易曉不煩作也

經典釋文補 陸氏無字以無異公會補之

陸氏之書本以音為主因音有不同遂及于字之同異又云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則又兼及於異義然頗未詳備如漢石經陸氏所見當百倍於今日而止一二徵引又如史漢所引經文並屬漢時博士之學陸氏亦不取說文字林所引亦復不備今所補悉取唐以前書及金石文片辭雙字有關經典異同者載之以補陸氏之遺

陸氏引各家注其訓詁不同止舉一二語今仿其例所引取簡明易曉仍各出原書覽者自可更攷不復連篇釋引也

唐人疏出陸氏之後然所據之本未必不在陸氏之前凡有異同仍補釋之今本經文傳刻多謬已非唐人之舊即釋文亦經宋初校改非復陸氏原本凡謬脫之處仍各記數語經以唐石經為定石經無注間及宋本佳者此雖非補亦校陸氏之書所應及者非濫及後代也

經典釋文補條例

十二

振雅堂叢書

音餘凡此之類即就其書補之又如淮南說山訓注僅讀如惴惴其栗之惴等類則取他書補之又有經字不同音隨而異陸乃止載異音不標異字者則按文訂之漢代經學存者展星或有見於文辭詩頌中所用經義有異者又雖未明引經文而確係引經者在當日自有師承今並載之以資攷訂

間附考証或以經証經以注証注雖發自後人而依據仍由古籍並稱師說示不敢專也

應采書目

史記正統前漢書注 三國志 十三經疏 南北史 晉書 梁隋入書 新舊唐

書 莊子 列子 老子 荀子 呂覽 淮南黃董書 說苑 新序 論衡

韓非子 鹽鐵論 潛夫論 山海經 文選注 太平御覽 初學記 北堂書

鈔 藝文類聚 通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太平廣記 隸釋 隸續 博古

圖

此當先創一底本再查各書以補以訂如易用仲氏周易述詩用毛詩稽古篇

三家詩攷書用尚書集注撰異及尚書攷左傳用古注輯存左傳補注左傳攷異

禮記用○○○周禮用禮說儀禮用集編爾雅用邵氏正義及匡名論語用稽

求篤論語微及鄭注惟公殺老莊孝經須另纂孝經同異無多老莊不妨從略耳

底本既定然後隨時增補

1 1/2 1/2 1/2 1/2

羣經質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古無經學之名有之始於莊子至漢乃確立蓋取經緯之義然武帝始置博士不過五經由是而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即學庸本在禮記篇數亦經也唐尊老子為經釋文并莊子亦為經故世言羣經矣羣經之學皆先聖哲經緯天地維持人事之書其言雖易知易行而義理精深廣大固未可以淺見寡聞說矣古今大儒通羣經者蓋無幾人經義卒亦未大明於世夫治經莫善於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讀陳餘山先生

羣經質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經質質者豈漢詁所謂析疑與先生固已析疑矣何質為殆朱子稱鄭君謙謹之謂耳竊謂經生不謙謹終莫能通經證之鄭朱而可信是書蓋本其讀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孟爾雅羣經而有得者筆之篇也於書辨胤征之冤仲虺兼弱之失言洪範書祀不書年又言管蔡武庚畔周非思商庶殷讐民思商非畔周伏書多脫誤皆絕精審足破大疑又舉聘禮注醢陽也醢肉陰也少牢饋食禮注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內羞穀物庶羞牲物二注相反周禮掌各注牲與黍稷俱

食之主禮記曲禮注近醢醬食者食之主內則注羹食

食之主三說不同士昏禮注醢之言演也少牢饋食禮

注醢猶羨也特性饋食禮注醢猶衍也三注音義近而

文互異其精細也又類此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今夫君子學焉以裕其識思焉以運其才若

罔則弗善用知也殆則逞知而忘本也安有謙謹君子

而弗善用知乃逞知而忘本乎先生既以質名其書謙

謹可知矣雖未能躋於鄭朱之域可謂能盡其知者矣

昔司馬子長著史記嘗言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

羣經質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況羣經之精深廣大者乎先生著作三十六種余既取詩誦刊之更刊此書以見先生治經之勤且得之於小疑小進大疑大進經生謙謹之效者如是因論述之為世勸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序

四明經學權輿北宋五君子四先生其先河也至東發
深寧而大昌厥緒更五百年而我朝萬氏充宗全氏謝
山出論者殆莫之軒輊厥後一再傳若鄭寒村姜白巖
童樹肩劉星若王西嶼黃薇香王履軒姚復莊徐柳泉
諸先生根極理要不失先正矩矱我師陳餘山先生亦
其一也先生令關中政聲遠越公餘牙籤錦帶鱗次左
右丹黃雜糅閱盛寒暑不輟逮謝病歸優游林下都生
平著撰得百餘萬言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勤矣羣經質一

羣經質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蓋先生少作嘗謂傳璞經義深奧漢唐鉅公蔑窮涯涘
末學隅見安能洞垣一方人雖仙仙乎謙辭哉然聖人
學易且有假年之歎矣今文孫雪舫上舍鼎懼是書之
失傳以聚珍板排印若干部屬爲序傳璞庸固何足與
於斯文而先生有張憑范喬之賢克繩祖武是則不勝
欣慰也已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夏五弟子郭傳璞拜
序

羣經質卷之上

清郵縣陳 僅餘山撰

易

用九用六

易以不易為體以變易為用用九用六以言乎其變也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皆用也特於乾坤發之

陰疑於陽必戰

陰疑於陽必戰言疑者陰性善疑也君子多信小人小人必疑君子故君子常敗而小人常勝自古及今君子自傷而已故曰其血玄黃戒之也

利建侯

屯曰利建侯豫曰利建侯創業守文皆以建侯為利後世廢封建而設郡縣必無長治久安之策矣

需九二

需九二需於沙沙不必近水當從鄭作汔汔沙篆文反正之間傳寫易誤孟喜易作需於沙衍此讀亦較今本為優

西郊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即諺所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向東塵埃沒老翁是也

无妄

无妄當依史記无所期望而有得之解妄望古通用國策朱英言无妄之人史記亦作无望可證望外忽得故正則元亨而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正者初九六二九五六一柔順中正猶祇以福言九五則陽剛居尊雖堯水湯旱無損於至治況其小乎匪正者六三九四上九上九陽窮失正猶祇以行戒六三則陰柔奸位雖銷聲滅跡無救於身災況其動乎是故吉凶毀譽之不常君子亦自求其正而已如以為實理自然安有至誠无妄而匪正有眚不利攸往者六三上九諸爻且煞費回護矣

大畜

大畜一卦聖學之始終大象多識致知也六爻初有厲二日閑三輿輶四栝五牙力行也子貢之多學而識顏子之四勿知行交盡至上九何天之衢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學之成矣彖辭日新其德其斯之謂歟

羣經質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經質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咸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兌感其腹腓說經如此未免過褻然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言之古人固不之為忌也

遯九三

自古小人道長皆自人君之係於臣妾始九三係遯而言畜臣妾吉何也此第言占法謂畜臣妾者占之尚為吉耳故象曰不可大事也大事占之凶悔吝可知本義謂臣妾不必其賢而可畜舍卜筮而言義理疑不可通

羣經質 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朋來朋亡

蹇九五朋來君子之朋也泰九二朋亡小人之朋也君子之朋以濟蹇小人之朋以傾泰治亂存亡之幾視諸二朋之有無而已

夬

夬之不利即戎必自決其私而後可決小人之私也渙之渙有邱必自渙其羣而後可成君子之羣也故洛蜀之黨不能自渙卒無以決紹聖之小人

艮

論語言省身大學言修身此曾子之學也其平日惟嘗舉良象郭兼山受學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合此二者可以得艮卦之義

渙

渙其躬小人之不終為小人也渙有邱小人之終得為君子也其能前拔於小人之羣者剛德也六三以之其能順承於君子之羣者柔德也六四以之

中孚

吳草廬云豚魚乃澤中之物似豬俗謂之江豚澤將風

羣經質 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浮出水面舟人稱為風信故中孚取象焉言能信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徐氏易通云中孚九二我有好爵蓋鳥爵也中孚卦交皆取象禽獸豚魚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於天愚謂易固尚象然何必曲說附會至此非解經所宜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常也游魂則自聚而之散自有而之無既失其常性變所適在天地則磅礴於日星河嶽而不得謂日星河嶽為游魂之為也在人則臨感於屋漏寤寐而

不得為屋漏厝寐為游魂之為也。不可知之謂變，不以為散與無，而以為變。蓋常之為變，可知者也。變之復為常，不可知者也。聖人亦聽之於不可知而已。若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則當曰游魂為物，或曰游魂為氣矣。其然否乎？

大衍之數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春秋傳書凡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春秋其通於易道乎？

井居其所而遷

羣經質 卷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井居其所而遷，此所字與困而不失其所，亨所字正同。所即義也。處困之道，舍義莫居。其境遇有變通，必明辨而遷焉。所謂改邑不改井也。日暮途遠，例行而逆施之，惟其不知辨義，故耳。困受之以井，聖人之示人以所也。中男中女。

水以靜為體，以動為用。火以動為體，以靜為用。故水處陰而成象於坎，為中男。火處陽而成象於離，為中女。

四德

易乾坤正義有四德者，乾坤屯臨隨无妄革七卦有二。

德者離咸萃兌渙小過六卦。案尚有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七卦。元吉亨吉字衍文。有一德者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未濟既濟十五卦。案尚有同人遯二卦。惟師為貞餘並是亨也。蒙實有三德。亦有全無德者。豫觀剝晉蹇解夫姤井艮歸妹十一卦。案尚有訟否睽損益五卦。不成德。

書

作會繡

羣經質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會宗彝孔傳會之於衣服旌旂宗廟尊彝亦以山龍華蟲為飾。郝京山分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為作會於尊彝以藻火粉米黼黻為繡。繡於服。愚案會不獨衣凡旌旂之屬皆是繡。不獨裳。凡帷屨之屬皆是。惟尊彝刻鏤故於作會下別言之。至以五采彰施于五服，方專指衣裳以會繡。惟五服為備，亦惟五服為重也。衣裳一也。衣何以必用會？裳何以必用繡？古今無人解及。愚謂冠之無采，貴純也。會人功之始也。故在衣繡女功也。賤之故施於裳而已。

阻飢

阻今文尙書作祖史記五帝本紀徐廣注祖始也漢書亦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古文尙書作祖詩正義舜典云黎民祖飢引鄭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康成傳古文者知古文自作祖偽孔傳因鄭注而妄造耳

島夷

島夷古文鳥夷偽孔傳經文亦本作鳥夷傳云海曲謂之鳥正義云孔讀鳥爲島鳥是海中之山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案史記五帝本紀東長鳥夷禹本紀鳥夷皮

羣經續 卷上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改鳥爲島唐石經已然不知所始說文鳥從山鳥聲讀若詩曰鳥與女蘿是鳥島同音羣經音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已讀鳥作搆音然猶未改字也陸德明釋文出島夷當老切疑亦是後人據偽孔傳追改自是鳥音一讀遂不可復矣

怪石

孔傳好石似玉者此注最斟酌古人貴玉於事無所不用或不足則閒以珉玳代之故以爲貢否則以禹爲米

元章之流矣今青萊尙產之

雲土夢作父

此語爲後世涸湖爲田者藉口然當懷襄之際九澤不知若何汪洋作賈後水歸其宅雖有泛濫不致涸及高原耳雲夢至漢二千餘年猶存可以想見禹功矣

甘誓

予則孛戮汝孛字只當依漢書作奴蔡傳引盤庚無遺育之語爲解不知遷都之舉事出非常老弱流離宵小讒伺非六師討罪軍令素明可比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卽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亦第謂不與之偕遷而已如多方言離述爾土耳其未必卽孛戮之也

允征

允征明言以王命徂征而謂羲和爲仲康忠臣允爲羿黨此正如靡爲夏后氏純臣自杜元凱夏遺臣事羿者一注遂使一代孤臣含冤地下

夏社

古者滅國無改置百神之理夏社之義恐卽如亳社因屋其社而作書以垂戒爾

羣經續 卷上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仲虺於是乎失言矣攻昧猶可言也兼弱不可言也國之積弱非盡其君之罪以大字小之謂何而顧效暴秦之兼并乎至於侮之為言其流將至劉聰之於懷愍金人之於徽欽而謂君子而忍出此乎作偽者務剽集舊文而不顧義理之所安大抵類是不然仲虺非聖相歟

盤庚

殷人之不常厥居實有不可解者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路史得湯居蒙為北亳受命後遷穀熟為南亳數五邦其六

羣經實卷上

九十四明發書約圖刊本

南亳由是而遷蹶遷相遷耿遷邢為五邦中間惟湯至仲丁甲子相距二百十年自仲丁至河亶甲四十年而

四遷通鑑前編紀仲丁六祀甲子是時商蓋幾殆自遷遷蹶祖乙元祀甲辰遷邢邢後息肩百十餘年而盤庚遷偃師為西亳安居稍久且

懲於四遷之苦故三誥喻民若斯其難然既云永地于新邑又云永建乃家似已為一勞永逸之策乃攷路史

所載方閱八十年而武丁遷沫自沫徂亳庚丁遷河北武乙遷朝歌盤庚以後復有五遷當時經國規模抑何

草草使後世帝王為之未有不立亡者而商祚晏然六

百四十五祀豈古今事勢果有異歟

伊訓

古人立言雖於君父前未嘗溢美仲虺之美湯曰改過不吝伊訓之美湯曰從諫勿拂此正合湯武反之之功周公作書亦但歸美文王而於武王只一二語

說命

傳說之告高宗始於納諫終於進賢大臣之道兩端盡矣所以為聖相也

高宗彤日

羣經實卷上

九十四明發書約圖刊本

敬民二字自祖己始發之實為萬古致治之本

微子

殷道尙鬼而其後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蓋黷則褻褻則慢慢則忘理固然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泰誓下

偽泰誓三篇中最害義者為乃汝世讎四字帝辛在位三十三年商民之被其毒者祇及身而已何得以世讎目之如指紂先世言是六七王之遺澤欲以一筆抹煞

之即祖君望討楊廣檄文亦不至是曾謂武王為是言哉

惟九年

文王受命九年之說終當存疑武王稱王以伐紂先儒猶以為天命一日未絕猶是君臣決其為史臣追稱則文王稱王斷無是理如以改元為受命則未識改元之事天為之乎人為之乎稱說符瑞矯誣上天莽操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況改元之有無亦無從指實不過假梁惠漢文以懸為揣度其不足憑也明矣蔡傳疑武成中有附益其於古文亦必有所不安者矣

羣經贊 卷上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有三祀

洪範惟十有三祀稱祀者武王破紂得箕子之日即延而訪道當日兵駐紂都尚未振旅易號改制之事一切未遑史臣在側執簡紀言豈能遽改祀為年乎序言以箕子歸作洪範終言之也若待歸而後訪則武王之志荒矣前此書年惟泰誓一見出梅氏所獻古文尚書似未足信

酒誥

於周民之羣飲則盡執拘子其殺於殷臣之酒酒則勿庸殺姑惟教周公之於殷遺父母之師保之歷三紀而不倦未嘗目之為頑鄙之為惡終也嗚呼此所以為聖人歟

召誥

召誥再言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聖人言禍而不言福故聖益聖常人反是故愚益愚多士多方

羣經贊 卷上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公作多士商民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而答以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至作多方纔一二年間事耳即云克闕于乃邑謀介尙爾事有服在大僚是庶殷之賢者已服在百僚特未迪簡在王庭耳多士言罰云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至多方云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是有不爾土之外無餘罰矣字句一轉換問重輕頓異可以見成周德化之速忠厚之至

管蔡武奄畔周也非思商也庶殷讎民思商也非畔周也朝歌沫土之閒染於淫涵者已命康叔治之而中州

之地風俗淳厚念舊不忘正聖人所愛之敬之而不敢
菲薄之者經營格邑就而撫之欲其近被德澤默為轉
移而非遷其民而易其俗也夫安土重遷民情之常盤
庚徙殷尚煩三誥使挾不靖之民束縛而驅迫之有不
激之反乎多士一篇每為後人誤解畢命則偽書不足
信厥後赧王時周民東亡以秦之暴無如之何可以見
周德之深而民俗之厚矣商周豈有異哉

君夷

召公不悅即弗豫不憚之謂蓋將引疾也

羣經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逸

先言不敢盤于游田後言惟正之供必戒佚游乃能薄
稅斂也漢武唐玄可以鑒矣

無逸篇連言數不敢皆在敬身上言至末云不啻不敢
含怒則即在莠民亦無逾此不敢之心其敬德至矣

立政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敢字說得斬然其勿誤于
庶獄庶慎誤字說得悚然

罔命

君子之格君也則監于先王成憲小人之惑君也則迪
上以非先王之典

呂刑

聖賢臨事一敬而已惟康誥呂刑兼言敬忌蓋刑罰之
際人命所關敬而又敬斯畏心生焉非如後世恍於天
誅鬼責之說也顧命亦言敬忌則即位之初也

呂刑一篇言天者九言上帝者二言中者十言敬者七
其言折獄則曰惟良曰哀敬言刑則曰祥刑曰有德惟

刑罔替人惟刑古人之於用刑臨之以帝天權之以中

羣經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主之以敬哀矜惻怛之意流露於不得已之中者如此
司刑者人錄一通于座右常目在之必不至有武健嚴
酷之為矣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當是晉殺攜王以後事先儒謂望其討攜王
之效篇中無此意

淮夷徐戎

費誓注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錯居九州之內秦始
皇逐出之愚案始皇此舉有功萬世惜不見錄於史記

今回鶻之種入中國千年矣而犬羊之性不移隱患方滋安得如始皇者一舉而廓清之為天下造無窮之福哉

賈誓秦誓

錄賈誓傲嗣王也錄秦誓傷故都也繼世之君以文亦以武中興之轍可東亦可西使平王張皇六師改過不吝何遽不如伯禽任好而乃忘晏安之禍毒棄宗國於黍離文侯之命世世如也平王不足責猶有望於後王夫子以二誓終周書有以夫

羣經質 卷上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生今文

伏生二十八篇惟堯典皋陶謨為完簡自禹貢而下益無一篇不脫誤者余嘗謂記誦之學古今人未必不相及我輩雖髦而善忘然經首數章亦尚能背誦伏生固大儒亦猶是爾

詩

關雎

關雎後二章是詩人指點語勿泥定在文王身上說朱子謂首章是太姒性情之正後二章則詩人性情之正

此語最好此篇說太姒之賢只一淑字其餘全在空處想像蓋婦人無外事其德性未易形容說文王便是說太姒刑于之化於初來時已如此坤順承天非其性情之正足以配合何以能之關雎所以為修齊之本也

葛覃

服之無敬句是一篇之主末章只是無敬之一端耳

螽斯

張南軒曰螽斯蝗蟲之類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此語最得詩理其謂螽斯

羣經質 卷上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微蟲實鍾太和之氣以成形則謬矣蝗蟲豈得云和氣所生

桃夭

治之盛也化先起於閨門亂之成也禍先中於匹婦故男女得正則宜其家人宜其家室歡樂如其意中婚姻失時則見此粲者見此良人邂逅出於意外不然閨閭嫁娶何時蔑有聖人豈暇為小民繪朱陳圖哉

兔置

肅肅見其物而知之也丁丁聞其聲而知之也此等知

人之法非文王之至德其孰能之詩人其知微哉

漢廣

漢廣詩一邊說游女一邊是說文王之化只借游女作指點勿認作真曾去求他末四句是贊文王非贊游女癡人前正難與說夢

汝墳

文王之不有天下微特周民知之商民亦知之故汝墳婦人之詩先言王室武王之不利天下微特周臣知之商臣亦知之故祖伊微箕之語不及周邦

羣經寶 卷上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羔羊

節儉著於外正直藏於中節儉可以形容正直難於擬議詩人即於退食委蛇中見之此文王官人之法

小星江有汜

小星嫡化媵也江有汜媵化嫡也上化下易下化上難二詩前後之序如此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篇昔人每以文王化及女子而不能格強暴之男為疑愚案此詩索解在一春字禮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春非嫁娶時也懷春之時蓋三月之候其夫家有

以非時求娶者故此女拒之以為舒緩至霜降之後乃為宜耳女曰懷春七月我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之義不然則此女為誨淫矣至指強暴為吉士恐無此理死厲之誘即標梅之求當其時則曰求非其曰則曰誘要其為吉士則一也舒而脫脫辭甚微婉悅者身之所以潔也厲者家之所以衛也無感無吠所謂惡無禮也如屬強暴則是允其犯而謂之姑徐徐云爾而可乎

邶鄘衛

羣經寶 卷上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風之首邶鄘衛非尊商也商俗靡靡雖歷三紀餘風未殄酒誥多士多方至于再至于三訓之至切而望之至殷故命太師首先陳之以觀民風而驗王化之淺深焉夫子仍之亦以見周之盛德也若以為商之畿內城殷之故都日知錄而先之則秦非周之故都畿內乎何獨在唐後耶

柏舟

衛多賢婦人之詩如兩柏舟雄雉谷風竹竿伯兮皆是非特宋許兩夫人而已若淫詩惟氓與桑中耳此康叔

武公之化而莊姜之遺澤不以宣姜而遽泯也後人乃以衛詩為淫寃哉

綠衣

今人所謂逆境古人無不歷過且有較今人百倍難處之境者處逆境而能思古人則無不可處之境矣故莊姜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日月

妻無絕夫之理故雖莊公之暴而日月曰寧不我顧終風曰惠然肯來至燕燕之詩猶曰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羣經質 卷上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溫柔敦厚詩道也亦妻道也彼秋胡婦非名教罪人哉

雄雉

人知求之不可有不知伎之為害更甚於求蠅營狗苟自好者不為而伎則賢豪不免居窮處約抑鬱無聊見處非其位則好作譏彈見賞匪其人則不禁感慨忮心所發遂忘忌諱甘陵白馬之禍皆基於此非必嫉賢害能方為伎也故夫子以此稱子路

卷上

柏舟之於兄弟曰逢彼之怒言非怒於我我自逢之耳

谷風之於新昏曰溼以潤濁言我本不清無怪相形而益濁也至於賁已則雄雉曰自貽伊阻小民曰自貽伊戚無纖毫怨天尤人之心可以觀詩教矣

北風

晉之張華明之李東陽身敗名裂只誤在虛徐二字北風詩人其知幾哉

鄘柏舟

鄘之柏舟貞女之詩唐之葛生節婦之詩聖人著於經表貞節所以正夫婦之倫也後世謂未嫁守貞非禮之

羣經質 卷上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曷不誦柏舟

桑中

云詩人云之也我詩人代我之也

氓

淫奔何事而問諸卜筮且以體無咎言為可信信誓旦旦為可恃卒之身敗名裂供人恥笑愚亦甚矣後序美反正三字最不可解如指其婦則女子失身萬事瓦裂見棄非晚蓋也如指其夫則元微之補過之說尤為害

理

河廣

舟之名乃以形似也曾不容刀猶言曾不容舟耳無庸以大小泥前人執釋名容三百斛曰舳為辨然以大舟言似於句法較勝

伯兮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詩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案此文今鄭箋無之且君子字儀禮注所謂且字也

經傳

卷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谷有蓷

不淑指時非指人艱難猶言困阨不淑則死亡逃棄矣嘆其溼雖此日之嘆異日雨露重濡猶可復蘇而人死不可復生故曰何嗟及矣

采芣

采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懼君心之有閒也青衿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懼學術之有閒也古人兢兢於一日如此

清人

軍律嚴明始可以約束醜夷舊制烏台彭越初起草澤尚能以軍法治其鄉人今命將出師而不畀之以柄進退必請命生殺不敢專是即君非鄭文臣非高克有不喪師蹙國者乎當是時鄭之不亡幸耳清人之詩危鄭也

羔裘

素絲五紵王朝大夫之裘飾也三英粲兮侯國大夫之裘飾也

東門之墀

經傳

卷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俗之厚也則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及其薄也則曰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又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怨已而責人可以觀世變矣

蟋蟀

蟋蟀之詩以好樂無荒為主此義惟唐郭山暉知之

鴇羽

鴇羽之孝子家無餘丁雙親絕養苦亦至矣而猶念王事靡盬終無一語怨及君上與祈父之民何啻霄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然

采芣

采芣言舍旃舍旃小弁言不舒究之暫舍而徐察之最是審議要法而於家庭間尤為對針不如是而貽悔者宋君之於太子痊漢武之思子臺是也如是而得全者唐德宗之於太子是也吾嘗謂采芣為太子申生而作以讓國望恭世子故以首陽為喻今以小弁之言證之益信張公藝書忍字亦此意後人誤以為東手無策徒以含忍了事而譏之盤矣小弁為太子之傳作采芣之詩意者其孤突歟

蒹葭

羣經實 卷上

三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頑民思殷履煩訓詰岐周自文武成康深仁厚澤已及百年宣王中興不過易世平王遽棄以畀秦周澤尙未泯也而謂周之父老竟恣然故都而不一置念竟出殷頑下乎無是理矣陳臥子謂蒹葭為思西京之詩真確論也以周之仁易而為秦之暴故曰白露為霜猶有遺澤也故曰白露未晞白露未已比也在水一方其諸伊洛溷濁之東西乎

權輿

權輿之舊臣即晨風之賢臣也不承權輿則忘我實多

之證詩編於渭陽後者刺康公知念母而不知念父小孝不足以立國也

墓門

顛倒思予所謂他日請念也叔季之君其於忠言也如是而已

鴟鴞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二句字字斷腸聲聲血淚依然無以告我先王之意周公遭人倫之變大義滅親而其言之沈痛若是玄武門彼何人哉

羣經實 卷上

三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鹿鳴

示我周行乞言也是則是效憲典也古人每行燕禮必憲典乞言不獨養老為然

四牡

四牡曰將母來諭祈父曰有母之尸饗蓋母之待養急於父也詩人善體人情如此

皇皇者華

皇華遣使出則勉以公義四牡勞使歸則伸其私情文王之采薇杖杜周公之破斧東山皆同此意蓋勉以義

者知國而忘家奉上之分故能視國事如家事伸其情者知忠不妨孝恤下之恩故能以孝子作忠臣

常棣

鶴鳴之比兄弟作詩者偶然感興耳唐明皇友愛諸王而致鶴鳴數千集於殿廷詩道之通於天地如此

伐木

寧適不來微我弗願寧適不來惟我有咎其怨人也則曰適其自責也則曰弗願有咎舍容廣大覺施報之說盡屬褊心熟復此詩可以終身無怨惡寧人負我毋我

羣經質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負人後涼羅仇語見十六國春秋陸宜公取之要其義實本於

伐木之詩

天保

人君之事故天法祖勤民而已天保首二章敬天四章法祖五章勤民此受福之本也故以九如分承之

湛露

湛露燕侯服繼之以令德令儀上美下也寓立監之義焉有駮燕臣工終之以有年有穀下報上也寓納誨之忠焉

彤弓

燕以通賓主之情言情者恆防其失禮故湛露曰令儀終之以敬也饗以明上下之禮習禮者每虞其失情故彤弓曰心貺將之以誠也

六月

帝王之建業將相之成功未有不須賢臣良友者故蘇詩言文王蹶生即繼以疏附之四賢六月言吉甫為憲必終以張仲之孝友

庭燎

憂勤者治之本怠荒者亂之機小雅編庭燎於美宣諸詩之後燭亂機也大雅編雲漢於美宣諸詩之前明治本也續序於庭燎云因以箴之其言知哉

河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似預知有杜伯之事者戒於事前故序以為規

鶴鳴

檀下維縶樂悴之幾交相倚伏惟知天者察於微也檀下維縶賢姦之迹常相混淆惟知人者辨於早也

羣經質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祈父

周之盛也上之恤下曰將毋來諗及其衰也則有母之
尸饗呼祈父而不應矣何況君門萬里下情尙得通哉

斯干

有偕作之百堵而後築室百堵乃可安有溱溱之室家
而後室家君王方可保民受庇於君君亦以民爲庇也

節南山

此詩之作當監謗之時而明著己字直斥王詔王卒未
聞加罪也後世禁私史治匿名至著爲律令有古昔暴

藝經實卷上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主所不肯爲者可以觀世變矣

正月

彼人是哉魏之所以亡也具曰予聖周之所以滅也

彼求我則四句衰世之用賢如此其車旣載四句亂世
之用賢如此幽王兼之不亡何待

十月之交

彘王之禍賴周召而復興世卿之效也吉甫申伯皇父
之子皆不象賢則天也公羊說春秋譏世卿竊謂未然
周之興也有亂臣十人而終之以文母及其亡也有皇

父誥人而終之以豎妻

兩無正

兩無正與十月之交疑一人所作前篇末句我不敢做
我友自逸微引其端此篇則正責之正大夫離居卽指
自逸之我友也曰莫肯夙夜曰莫肯用訊又爲之商略
於能言不能言可使不可使之間則非不得其言不得
其官而去者矣平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國危則引身
遠颺視其君如秦越不忠之誅其能免乎然臣固有罪
君實使然故序曰刺幽王也序文極字疑衍兩無正篇

藝經實卷上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名也如以爲正大夫刺王安得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
勤之言

小旻

小旻前四章前明崇禎一朝君臣之弊正如是欲不亡
得乎

小弁

用已之法貴斷而疑讒在徐不舒究之小弁所以怨如
諫也容人之量貴宏而絕讒必果譖始旣涵巧言所以
望如怒也

上三十四

巧言

小人無才何以結主知如其職業之共而遽任之則
小忠小信適足為王朝之病而已聖世未嘗無小人聖
世未嘗不用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惟聖人為能用
小人耳

巷伯

成是貝錦以小為大也成是南箕以虛為實也進讒者
有此兩端

末章敬字中有大學問在隨讒之法惟修身是徹始徹

奉經贊 卷上 三五 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終工夫敬者修身之本也故河水懲訛亦曰我友敬矣

谷風

寘予于懷鄰於狎暱矣天下未有交不以禮而能有終
者如遺之棄自取之也

谷風之於友憤極矣其友之負心亦幾無人理矣乃其
末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覺己之待友尚不能無失諒
友之怨而望友之恕忠厚之至可以立極

四月

人窮則呼天而正月云及今方殆視天夢夢人窮則呼

四

父母而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蓋至是則呼籲之
路絕矣哀哉

小明

伐木曰神聽和平處友之道也小明曰神聽正直處己
之道也人之間處處以神明臨之古人修身之學如
此

瞻彼洛矣

聖人以四海為家故頌韎韐以萬年惟言家室王者以
兆民為子故作靈臺於不日如見子來

奉經贊 卷上 三五 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頍弁

列女傳言幽王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故壹醉
日富小宛以刺王賓之初筵衛武亦以刺王其荒宴可
知而頍弁之詩人尚為之推波助瀾無是理也此明言
幽王荒於飲宴而大臣不得進見之詩末章如彼雨雪
四句正告以國家危亂若此而乃樂酒令夕君子維宴
飲是務乎君子指王也首章兄弟匪他謂無他故有汲
汲顧影幸免禍災之意

車鞶

賦新昏而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非關雎之淑女不能當也作者其有三后之思乎

青蠅

采葛采芩巧言何人斯巷伯青蠅或懼讒或刺讒或遭讒而作雖繁簡長短異言法語之不同究未嘗有一言解已之無罪也故曰何以止謗曰無辨黃鳥詩亦云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角弓

角弓雖調馳之則反以比兄弟雖親遠之則疏集傳雖

羣經 卷上

三王四明 約圖刊本

以為興亦可作比與第六章同例

漸漸之石

不遑朝矣所謂今日不知明日事也不遑出矣所謂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不遑他矣連父母妻子室家身命皆包在他字內作者不忍明言聞者不忍卒聽直與歌薤露虞殯者同一腸斷

文王

緝熙敬止敬勝怠也宣昭義問 勝欲也太公以見知之統著於丹書以詔武王先王之道不北面重道亦以

尊彝訓也

修德為致福之原故文王言多福曰自求福緣德致有應求之真焉小心為載福之具故大明言多福曰聿懷福與心孚有歸懷之樂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所謂孝孰為大守身為大也若忌日流涕雞骨支牀直士庶人之孝而已非大孝也

大明

回者邪之見端也大明旱麓兩言不回即皇矣之無然

羣經 卷上

三王四明 約圖刊本

畔援無然歆羨也以邪訓回尙隔一塵

緜

以文王興周之大業緜詩只虞芮質厥成一語以武王伐紂之大勳大明只會朝清明一語獨言四友尙父不厭其詳以見文武之有天下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知本

棫樸

於禩將見殷士之膚敏於奉璋見髦士之攸宜古人稱得人必於其助祭觀之與取士於澤宮同意

旱麓

鳶飛自然戾天魚躍自然出淵性本善也君子之作人因其性之自然非有所矯揉造作也唐詩言作新民作人與作民一而已矣

棧樸先作人而後言綱紀為政在於得人也旱麓先作人而後言享祀成民而致力於神也

賢才受於祖考故旱麓之作人曰豈弟酒澗之深德為之也賢才貽於子孫故棧樸之作人曰壽考樂育之盛時為之也

思齊

漢有匈奴無損於文帝之治宋有契丹無損於仁宗之治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即太王之不殄不隕也如以敵國外患為聖德之慚是以秦皇漢武為可法而文王有遺憾矣

皇矣

太王有明德而曰帝遷王季有明德而曰帝度文王有明德而曰帝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此也大學引詩之旨於此可證

皇極經世 卷上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皇矣之頌文王至矣觀其言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其要只完得無過而已無溢美也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湯之改過不吝武之不泄不忘亦斯道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瀆井田也鎬京辟雍學校也遷豐而井田無改遷鎬而學校先成教養興而王業定矣翼子貽孫無非此事也

生民

稽者人事而曰有相后稷所以贊化育也種者地生而曰誕降后稷所以參天地也配天之功於斯無愧

既醉

一王之興積功累仁多由祖考而內助無紀焉獨周家三后徽音度越千古故史冊載為盛事風雅詠為美談非特頌其既往抑且望於將來既醉於永錫祚允之後繼以釐爾女士蓋齊家為治平之本刑于為萬化之原豔妻煽處哲婦傾城詩人早慮之矣

鳧鷖

皇極經世 卷上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鬼豎四章歷言福祿至末章但言無有後艱是所謂福祿者不過太平無事而已非有豐功偉烈異瑞奇祥足以焜耀史冊矜夸奕禩也守成之君可以鑒矣

假樂

繼體守文之主不外敬天法祖用人勤民四大端假樂首章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敬天也次章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法祖也三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用人也末章不懈於位民之攸暨勤民也所謂顯顯令德者以此所謂千福百祿者以此無他道也假樂一篇守成之道備矣

經義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詩與天保相參

篤公劉

陟嶽降原勤也執豕酌匏儉也周家以農事開基既庶既繁而勤儉若是規模遠矣

爾雅作邠說文作汭爾雅從山從兩豕豕水物象山東西水分流也邠以邑言從分從邑汭以水言從八從水八別也今邠州三水縣城南三水河本名汭水又名師水以兩水夾山有地水師之象而名詩篤公劉京師之野京即幽谷下邠云依其在京言依當為山鄭箋以為地名者非師即師水言其

立國在京山師水之野集傳去師眾也是後世京師之解不可以釋此詩幽之

為國東北至漆沮在同耀之開程大昌雍錄以為自土沮漆在岐不在邠者誤邠州城西白

土川亦名漆乃漢之漆水南傍涇水迨芮鞠之即則逾入涇不入沮非沮漆之漆

涇而兼有長武之地矣所稱自土沮漆蓋舉東北之界

於戎翟者言之非詩書果有兩漆沮也古公走馬率西

水滸自啟行時西循涇而南渡西水指涇注言漆沮承

史記之誤也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二句蓋包程途首尾言之是紀事法皇澗即三水

縣北之支唐川過澗即縣西北之梁渠川見文與可其丹淵集

水道迄今歷歷如繪惟涇水由涇陽東南至高陵南入

經義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渭去三水幾二百里公劉取材作館當沿涇入渭而言

渭不言涇涉渭亦不當稱亂恐當時取材非一處特舉

其遠且艱者言之耳姑存此一解以俟質

卷阿

令終有傲善於終者先善於始也似先公首善其始者

當善其終也昭明高朗以德言故以令終期其成伴奭

優游以時言故以彌性戒其怠

古人頌祝之詞不忘規戒天保報上而曰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卷阿遂歌而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蓋人君念

念在民則樂必不至於怠荒此周公作無逸之旨

民勞

唐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畏懼則吾輩疏斥矣觀士良之言則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誠遠小人之良法也

板

板呼天也蕩呼祖宗也板詩亡國氣象極似西晉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亦八王之驗也

蕩

楊用修曰俾豈作夜作讀如沖虛經以晝足夜之足謂夜不足以晝補之也案此解正合紂忘其甲子之事可備一說周溢沖虛經注足訓益也音即具反

抑

抑詩十二章反覆陳戒大要只在慎言謹行兩端而歸於納諫至以小子呼髦年而不之怒故虛受者作聖之基也

桑柔

職涼善背譏諍之臣也職競用力暴虐之臣也職盜為寇聚斂之臣也有一臣於此禍必及民故皆先言民而後指其專職之臣

崧高

徹土田授夫井也徹土疆定賦稅也孟子言經界不正土地不均穀祿不平於此可證

公劉遷豳徹田為糧太王遷岐迺疆迺理申伯封謝徹田徹糧韓侯受命實畝實籍至江漢告成尙曰徹我疆土常武親征尙曰三事就緒封建與井田相為維繫也

韓奕

崧高韓奕後世詞人應酬頌諛之作也而夫子存之崧高誌亂始也有宣之崧高適以成平之揚之水何恤乎不其戴天之仇韓奕刺僭賞也玄爽之錫北伯之命可謂厚矣暨乎東遷晉鄭焉依彼韓侯未聞與勤王一旅之師其人亦可知矣故二詩之存傷宣王之衰也

江漢

車攻行狩而結之以展也大成江漢告成而結之以令聞不已從禽者戒荒用武者戒黷持盈保泰其責難於

蕩經黃卷上 三五四男讀書 約圖刊本

崧高經黃卷上 三五四男讀書 約圖刊本

君也大矣

常武

江漢申頌於文德常武歸美於王猶古人之不尚武如此既敬臨事而懼也既戒好謀而成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

瞻卬

瞻卬云時維婦寺召旻云昏椽靡其幽王時奄寺擅權惟此二詩可考周禮宮闈之政蕩然矣

鞠人伎忒人言不足恤也不弔不祥天變不足畏也無

羣經 卷上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黍皇祖祖宗不必法也致亂之由古今一轍

召旻

凡百君子莫肯念亂西晉之亡也皇皇訛訛曾莫知其玷東晉之亡也

召旻正義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主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人主

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者而近刑奄之人也此段可作奏議讀采葶正義讀問小專於小人也亦名言之起由君數

清廟

文王之多士濟濟者維周之禎故先之曰世之不顯非前之多士無以為世也清廟之多士濟濟者秉文之德故繼之曰不顯不承非後之多士無以為承也雅頌言祭祀必及助祭之臣蓋賢才者祖考所留貽也助祭得其人則左右內外各盡其職而國家靈長之祚在是矣

羣經 卷上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祖考之格格以是也

維天之命

幽明一理穆者幽也於穆在天命而文王之合天道則以顯體之於穆在清廟而多士之秉文德則以顯承之天與神不可見而人則可見也

維清

肅雝者文王之德德具於躬故曰秉緝熙者文王之典典著於事故曰成

烈文

取之盡錙銖則曰封用之如泥沙則曰靡

天作

詩說解頤據易升卦以天作為祀岐山之樂歌

時邁

右序有周明帝王之運定之於天罔敢或干故懷柔徧於百神而震疊之威無遠弗届允矣其為天下君也式序在位明黜陟之權操之於上莫敢稍忒故懿德肆於時夏而干戈之戢不怒而威允矣其為天下往也

執競

羣經質 卷上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天下不自成康始而詩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何耶可知成康非指二王矣

思文

生民以祀事言故以秬秠為先思文以民事言故以來牟為重秬秠曰降尊之也來牟曰貽親之也立民而莫匪爾極功本於德也率育而終以陳常養先於教也

臣工

臣工躬耕帝藉之樂歌也臣工三公卿諸侯大夫也眾人庶人終於千畝者也保介二字見月令尤為確證一

也噫嘻序云春夏祈故但言耕豐年序云秋冬報故但

言穫臣工則自新畬以至銍艾包三時而言於祀典為

大非耕藉不足以當之二也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

稷也社稷之祈且有樂歌何獨於耕藉而無之三也於

皇來牟四句與思文貽我來牟三語辭義正同思文祀

后稷而歸功於帝臣工耕藉故亦稱上帝外此如噫嘻

豐年載芟良耜諸詩均不相合四也若序言助祭遺廟

何以祇及農事集傳謂戒農官則不當入頌余故獨取

徐氏之說

羣經質 卷上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皇華遣去使曰咨諏咨詢臣工遣來使曰來咨來茹集思廣益使臣之要務

噫嘻

終三十里無曠土也十千維耦無游民也在人事者有可知在天命者不敢必序曰祈敬天也

豐年

八蜡有祝辭郊特牲之記是也八蜡有樂歌豐年之詩是也八蜡草野所祀而古人重之如此不忘本也自蜡祭廢民心無所係而淫祀興矣

噫言駿發宜徧於同井而但舉爾私讓富於民也豐年言烝畀宜徧於羣神而先稱祖妣歸功於祖也

有警

詩之言肅雝多矣大抵皆主禮儀言有警肅雝和鳴獨稱於樂蓋肅敬也虞書之無相奪倫論語之噉如是也雝和也虞書之八音克諧論語之純如是也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是肅敬之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是和雝之感禮陽而樂陰二而一者也

雝

羣經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皇矣曰順帝之則後天而奉天時也雝詩曰燕及皇天先天而天弗違也安人安百姓而極於安天非文王緝熙之至德何以能此

武

先言允文而後言嗣武明周家之得天下不在征誅方言勝殷而遽言遏劉見周家之安天下非矜威力故大武之舞象在止戈大武之詩歸於止殺武王之心即文王之心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閔予小子

文王之於緝熙敬止武王之敬勝怠者吉成王之夙夜敬止有周家法在此一字成王之能敬即成王之能孝也繼序思不忘敬之貫於始終如此

訪落

紹庭上下國事之無不率也陟降厥士家事之無不率也以保明其身身事之無不率也如是則無在非昭考之式臨矣惟其心之是以常自在之也

敬之

羣經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陟降厥家親無地而不在也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昭考至親故曰昭上帝至尊故曰監

小志

訪落謹始也謹始者必持於繼故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換小志謹後也謹後者必戒於前故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載芟 良耜

載芟春所以耕為重故曰千耦通力合作有勸相之功焉良耜秋報以穫為主故曰百室祭醑合醑有益藏之樂焉載芟言為酒醴以祀祖良耜言殺牲牲以祀神先

內而後外也載芟言餽香椒馨以寧胡考良耜言墉崇
櫛比以寧婦子先尊而後卑也

酌

遵養時晦時止則止也時純熙矣時行則行也動靜不
失其時所謂酌也

桓

此詩與大雅文王以下數篇相表裏保有厥士即文王
之濟濟多士大明之師向父縣之四友棫樸之髦士也
有天下以得人為本雅頌同一意也

羣經實卷上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武酌桓皆頌武王之功而武曰遏劉酌曰養時桓曰保
士終未嘗一語夸及武功也此武王之心也

賚般

策命在廟以祖考為主故賚稱文王巡狩告天以天子
為主故般稱時周

賚言時周之命六服歸心也般言時周之命百神受職
也尊一王之命而大一統之義非尋常誥冊之文可比
已

魯頌

魯無風舊說以為太師不陳非也桓閔之亂他國所未
有春秋諱國惡太師雖陳而魯之人不以合樂夫子固
亦不忍存也然則有頌何也四篇之作魯人固謂之頌
矣夫子欲附於風則非閭巷所采太師所陳也附於雅
則又疑於王魯也因其故而附之夫子之不得已也非
進之也

駟

衛風歌馬之孳生以牡為宜故以駟牝言魯頌美馬之
材力以牡為用故以駟牡言

羣經實卷上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駟

在公明明繼之以醉言舞敬而能和也在公飲酒繼之
以醉言歸和而有節也一飲燕之微不忘錫福於民庶
則無不和矣一食飲之頃不忘示法於子孫則無不敬
矣既敬且和可與言樂矣

泮水

淮夷之役周公魯公之遺烈在焉故將言淮夷而先以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蓋以法祖望僖公也
其君以淮夷之克頌泮宮其臣又以鞍之戰立武宮上

下崇諛能無弱乎

閼宮

實始翦商即書所謂肇基王迹必有滅商之心為疑是說詩者自增蛇足耳若作勤字解雖本爾雅然於始字隔礙高圍亞圍已為商牧伯安得謂太王始勤續禹之緒后稷之功也續太王之緒文王之德也祖有功而宗有德此有周所以郊祀后稷而宗祀文王歟所順者君之德則率從非出於用威故頌荒宅之功曰魯侯是若所順者民之心則工役其忘其勞力故紀作宮之事曰萬民是若

羣經實卷上

聖七四明叢書初圖刊本

那

鼓聲最宏管聲最細八音合作之時鼗鼓方淵淵然而嘒嘒者不掩其為管聲所謂無相奪倫也故曰和平周語單穆公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

烈祖

那曰綏我思成自湯孫言之其假也庶幾心之所安下之誠假於上也故曰奏假烈祖曰賚我思成自祖宗言之其假也無非神之所予上之誠假於下也故曰來假

玄鳥

正域彼四方自諸侯言之疆界畫於外而無不均故曰正方命厥后所以制封建之權大一統也肇域彼四海自天下言之京畿宅於中而無不達故曰肇四海來假所以昭會歸之極尊首善也

長發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彝倫攸斁人道將亡其禍亂較水火刀兵為尤烈撥亂反正非神武不殺之聖人不能孟子稱三聖以孔子作春秋為一治與大禹周公並言商

羣經實卷上

聖六四明叢書初圖刊本

頌稱玄王為桓撥亦此意也

長發與大明同義大明歷陳文王任妣為周興所由至歌武王伐紂則終以尙父長發歷陳玄王相土為商興之本至頌武湯伐桀則終以阿衡朝廟之樂雅頌不嫌同體也

殷武

風終狼跋雅終召旻傷周室之無臣也頌終殷武傷周室之無王也高宗兩詩殷武作於前玄鳥作於後孔子刪詩乃以殷武殿頌末者使平王有武丁之武則周室

不東矣

羣經質卷之上

羣經質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羣經質卷之下

清鄭縣陳 僅餘山撰

周禮

周禮

周禮一書雖未必出自周公要是周室故府舊章觀其體大思精七十子而後必無此力量然中間多所竄亂善學者祇當虛心衡擇以衷諸一是乃疑周官者并廢其真信周官者曲護其偽而此書遂成聚訟矣

鄭司農

羣經質 卷下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大司農仲師名眾云云二鄭同宗之大儒又太宰正義云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其說明甚楊升庵徑以康成爲司農之子以向歆並舉誤矣

幣餘之賦

幣餘國用所餘諸司所返納非歲入也而亦謂之賦聖人之以天下爲公示萬世以節儉之道也隋唐以降乃以羨餘充內藏其進羨餘者無非例外之誅求甚至今

歲羨餘明歲遂定為成例羨餘不足數罪且浮於正額猶以周官自文何哉

小宰

小宰六敘末曰以敘聽其情六屬末曰小事則專達先王之世所以下隱胥通羣材畢效而無君門萬里之怨者此也

小宰注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案凡物之在其中者出而後予於人在外者受而後入於內古人注經卽一字之序不妄下如此

羣經實錄

卷下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膳夫

六穀六牲六清以及羞醬皆有定品非是則不以共喪荒災札有損無加不言會而會在其中矣不然蒲桃入而漢衰荔枝貢而唐亂雖會何益

甸師

小宰掌宮刑故宗室之刑掌於甸師亦屬於天官親之也其必於甸師何耕耨王藉蓋盛之所出惟祖宗實式臨焉亦親之也

瘍醫

瘍醫祝藥之祝應讀如字祝由主於治瘍素問所謂可以祝詛而愈也禮記郊特牲有由辟焉由以祝病辟以禳災鄭注謂弭苗兵遠罪疾也是已其曰由用也則非辟辟除也亦不必改讀為弭祝由科列於周公十三科之末神農以前卽有之而黃帝傳之周公著諸經今乃以為異端邪教而禁之將坐視其民之疾痛死亡而反治拯救者以罪也可乎

司書

夫家六畜之數登於鄉大夫而周知於司書此文王五母雞二母雉之制可以互證者周公豈欺我哉

羣經實錄

卷下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司徒荒政

荒政二十日多昏蓋凶歲民易流亡故殺禮而昏俾之有燕爾之戀無愬去之心然後可安土而徐議其補救故曰聚也後世此策不講一遇凶歉有嫁娶無力而訐訟不休者有逃亡無著而怨曠失時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水旱也

定新籍則以樂昏擾阡安土著則以多昏聚民先王之道不外於順人情而已

保息

保息六事以安富終蓋富者貧民之所待命也富者安而上五事可以次第舉矣後世強幹吏好以扶弱抑強為事者其未知周禮安富之意耳

本俗

安萬民先以嫩宮室王者欲使斯民為子孫長久計俾之安土而重遷也故荒政之多昏繫之於凶歲本俗之嫩宮室繫之於平時此政不舉而游民輕去其鄉貧靡而炊倚擔而息不以為苦而轉以為恆業前明郎襄之

羣經實卷下

四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棚民因以作亂始知先王之為斯民慮者遠矣

鄉八刑

成周鄉刑當時必有科條自鄉大夫至比長次第掌之不屬有司蓋防患於微禁邪於漸使莠民不敢以有司耳目所不及而肆成其惡實與鄉舉里選相輔而行自鄉刑廢而獄訟繁興桁楊滿路有司日不暇給而小民無路自新是罔民也豈不大可痛哉

鼓人

鼓人軍動則鼓其眾注動且行也愚案且行二字古人

訓故之例也動者行之始而不可徑以行訓動故且之

詩中谷有推毛傳云脩且乾也說文莫字下注云日且隕也同此故義呂覽音律篇高誘注且將也振亂篇愛士篇皆有是注詩簡兮箋將且也谷風箋將且也東山箋今且至矣大叔于田箋田事且畢齊雞鳴箋東方且明之時此皆鄭義也今讀注疏者不攻而疑為誤坊本徑改為且行是不知古義也

載師

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先王非以苛斂以抑末也此法廢

羣經實卷下

五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後世遂有以良田沃土棄嘉穀而植他物者一夫獲利百夫效尤雖有明禁不能呵止如近日蘭州之水煙即其一端而先王裁成輔相之術至是窮矣

司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賈疏金銅凶年亦賤是以諺云豐年粟儉年玉案世說之語得此疏而明

稍人

古甸乘同音如田之與陳以六十四井出一乘因制為甸名

後遂以音同而轉相假借周禮稍人邱乘卽邱甸也左傳衷甸卽衷乘也

廿人

廿人注物色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賈疏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其鹹淡卽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也愚案嘗鹹淡知金玉之法僅見此注

小宗伯四望

四望先鄭二說後鄭三說紛紜莫定當以後鄭五嶽四鎮四瀆之義爲長

羣經廣 卷下

六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司尊彝

舟所以載彝彝常也典常之則不可過故取象於舟楫有沈溺之義焉彝所以酌尊尊宗也君宗之膏不可屯故取象於雲雷有施行之義焉

大司樂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二句六詩之義囊括無餘千古說詩之書浩如煙海總不外此

占夢

周禮稱王拜受者四民數穀數賢能之書而獻吉夢亦

其一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學所以使後王默鏡其得失自謹其感召而不敢肆然於晏安寢息之間者爲至微也古人論學謂夜驗諸夢寐其有見於此歟

司巫

巫恆巫之有恆者此可以證南人之言愚案古人最重世業非特世祿世爵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也凡五官及攷工記所載百工之官以氏名者皆取諸世業之選馮相保章天文之職亦必以疇人子弟爲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紀於曲禮蓋有恆業者必有恆產有

羣經廣 卷下

七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恆產者斯有恆心所以範小民之耳目心思而不致有放蕩奇表之行者此也後世惟泰西之人能守此義故天文歷法技藝器用迴絕人寰惜其不知先王之道無中國禮義之訓而惟奇巧是營此所以終囿於夷也

大司馬

大司馬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人卽徒兵也困學紀聞謂春秋時晉鄭有徒兵蓋始用之平地

司燿

司燿注燿火謂熟火疏對司烜氏以夫燧取火于日中

爲明者爲冷火明火之爲冷火未詳其義

擊壺氏

擊壺氏賤職也乃以不舉其職見刺於詩者二風則東方未明雅則夜如何其蓋所係於君德者大矣

職方氏

兗州其浸廬維維卽禹貢青州之濰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者從水從鳥佳之佳卽維字而省其系耳今呼爲淮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於隸則差之臺釐

羣經寶 卷下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愚案從佳之淮今隸所未見字書亦皆未載然亭林大儒博學言不妄發當必有本

山師川師

山師川師致其珍異之物蓋如磬錯橘柚大龜之類非他珍異也

大司寇

大司寇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此後世三八月放告所由昉小司寇至于旬乃弊之此後世招解案以一月爲限所由昉一則不輕受民之訟使悔過者知止一則

不輕加民以刑使受法者不冤後之治獄者無哀矜惻怛之念無忠信明決之才而徒以速爲能民之不冤者鮮矣

小司寇

禹謨云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呂刑一書言中者十大司徒十二教七日以刑教中小司寇歲終登中于天府至司刺掌宥赦亦曰求民情斷民中非特不忍偏於嚴且不敢偏於寬故中之一字千古用刑之準也

司約司盟

羣經寶 卷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疑而後有約約換而後有盟盟潰而後五刑興焉而二官次司刑司刺後者曲直之理成於人而不成於神自刑罰之辟因果地獄之說遂從而入於人心民之控愬不於人而於神爲民上者不有覲乎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盟之初起在帝世已然矣故約盟者王政之所後也

司圜

圜土只如今之申明亭後人以爲獄名非也

翦氏赤芟氏蠲氏

三官除蟲之法皆後世除蝗之法也外此惟大田之秉
昇炎火而已周官無捕蝗之政特於此三官寓之若族
師注醜者為物人裁害之神則今之祀蝗神是也

治氏

鈞有輕重二法三十斤為鈞又治氏注今東萊以大半
兩為鈞鈔有四法治氏注環重六兩大半兩環即書呂
刑疏鈔六兩又說文鈔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北
方人以二十兩為鈔今本說文脫一字

儀禮

羣經實 卷下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字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
以且字別之疏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以某甫且字
別之也愚案且字有二種一則士喪禮注某甫且字也
若言山甫孔甫矣此如今之稱某翁某丈是也一則禮
雜記注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如少牢饋食
禮伯某注云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檀弓正義云尼
父尼則諡也父且字也此如今人於亡者稱府君稱公
其無字者則以行稱某公是也

醢醢 聘禮

注疏家望文立解有出一人之手兩相乖戾而不自覺
者如聘禮注醢穀陽也醢內陰也少牢饋食禮注內羞
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內羞穀物庶羞牲物二注
相反又周禮掌客注牲與黍稷俱食之主禮記曲禮注
近醢醬者食之主內則注羹食食之主三說不同又士
昏禮注醢之言演也少牢饋食禮注醢猶羨也特牲饋
食禮注醢猶衍也三注音義相近而立文各異此類甚
多

羣經實 卷下

十二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日問大夫 聘禮

聘禮朝日問大夫注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今時哺後
不謁長官猶此意

小要 士喪禮

士喪禮注衽小要也疏古者棺不釘棺蓋每一縫為三
小要案即今之銀錠椁

禮記

毋勦說 曲禮

胡氏曰勦猶抄也左傳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抄易

其辭是謂勦說案此說較舊注為勝

禮不下庶人

周禮太宰禮俗以馭其民而云禮不下庶人何也不責其備禮恕之也

醫不三世

正義文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

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愚案夫子安得有脈訣此

亦如卜筮家有孔子馬頭易五行家有素王妙義見隋志

青烏家有孔子宅經算家有孔子所作三不能比兩託

羣經 卷下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聖人門牆以伸其說者也

乘邱檀弓

乘邱之戰魯先敗績井陘之戰邾亦與尸此可以補左

氏傳之缺

始死之奠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非為未忍棄其舊也屬纊之際

孝子方望其親之生豈忍豫為儲備脯醢雖常膳亦非

倉猝急遽所能致潔故即取親之餘餘以為之奠因以

致其不忍遽死其親之心先王所為緣情以制禮也

子夏曾子

子夏善於喪服而同母異父之昆弟為之齊衰見畿禮

弓儀禮喪服傳唯子不報女子子為祖父母公妾以及

士妾為其父母三服之誤見正康成曾子問於變禮無

不詳可謂精約而填池推柩而反襲裘而弔小斂之奠

在西方諸禮不能無失以聖門諸賢親承授受且如此

故君子毋輕議禮

懿伯之忌

此忌字斷當從忌日不樂之忌陳氏集說乃不敢自信

羣經 卷下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也

麥以魚王制

月令以雉嘗麥以雛嘗黍以犬嘗稻君上之制也王制

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民之制也

輕無赦

凡作刑罰輕無赦千古政典也武侯治蜀未嘗肆赦吳

漢武夫尚謂光武願陛下慎無赦不謂後世君相智乃

出吳子顏下

不赦過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此市刑也將以東鳥合之手足
閑驅詐之心思無取於寬容以啟玩姑息以養姦也且
市者利之所在上下趨之苟法令歧出必有蔽私鬻刑
以亂市政者故寧從其嚴也

六禮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此皆見於儀禮十七篇者王制
之作當在稷下既出之後

玄鳥至 月令

正義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為媒官嘉祥此以燕卵

羣經寶 卷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為鳳子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此三事以出輕繫為主薄刑小罪速為斷決勿使淹繫
所以順長之氣也

飭死事

朱子云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皆無飭死事三字當

為衍文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禮運

明之作則陳氏之臆說也書云視遠惟明

月生于西 禮器

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月生西殊不可解說禮者好為
穿鑿不通之論此其作俑也注云日出東方而西行月
出西方而東行附會更可笑 祭義注 又一解

唯所欲食無時 內則

此非教孺子之道也古人於胎教猶尚慎之況孺子之
已有知識者乎是害之也作記者於是失言矣

魚去乙髓去醜

內則此節言不可食者九集說無解案豚去腦以上皆

羣經寶 卷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顯不須加注乙腸也形屈如乙字魚餒自腸始今人
治魚皆然醜異形也髓最多毒養生書髓有四目獨目
白目目陷凹赤足三足頭足不能縮腹下有小子王字
天字頷下有軼骨如龜形皆不可食故形之醜者不食
也陳氏訓醜為竅恐非

八珍

盡信書不如無書諸事皆然先君子任京職時有旗人
依內則作八珍延客同食滿座竟不能入口先君子常
舉以為泥古者戒然則古之八珍當自有制度非如內

則之所云也

內而不出

內而不出即大易之畜德論語之默識古人為己之學其稟承於父兄之教者如此安得不胥一世而為君子邪今之有譽兒癖者其未聞此歟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王肅本二爵而言句注云飲二爵可以言也言斯禮句

注云語必以禮三爵而油句注云悅敬貌無已字及下

油字

羣經實錄 卷下

七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惰游不齒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此即古人象刑之法所以恥辱之也後世如五代時制市儈之屨一白一黑當禮法凌夷之際猶存此意何治平之世而反漫無等夷哉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

軍旅思險所謂臨事而懼也隱情以虞所謂好謀而成也可與夫子之言相表裏

大時不齊學記

天時之運若截然齊一即不足以成變化故日有晷差月有盈虛朏朧度有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氣有盈朔有虛歲有跳辰時有大小刻所以行四時而生百物也此亦可備一義

南風樂記

樂記南風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舞未聞也正義南風詩名孝子之詩愚案此當從凱風之詩附會成說

祝敵

羣經實錄 卷下

七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八音獨祝敵二器有三名一名指擊又名控楬

投殷之後于宋

黃帝堯舜夏后之後皆曰封獨殷後易名為投是不知武王之心者也豈孔子之言乎

祭法

祭法惟末一段可取其餘皆不足信大抵剽緝緯書雜說而成者文義亦極疏淺

孔悝鼎銘祭統

衛成公獻公之返國孔達與烝鉏不聞有功其先祖無

美而稱之不亦誣乎作祭統者取之亦可謂不知言矣

夔 仲尼燕居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豈有不達於禮而能教胥子以直温寬栗諸德者伯夷典禮亦必不讓之燕居閒居二篇疑非孔子之言愚并疑左傳元妻之事亦出傳聞如其信然則其於禮也誠疏矣

南人

緇衣正義南人殷掌卜之官此語未詳所出

奔喪

羣經質 卷下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人作事必以且晝故奔喪者見星而行罪人則夜葬而夜居於外則弔之

二算為純 按壺

此句亦見儀禮卿射禮言八算得二算為全也

春秋

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之娶仲子國人不以爲夫人也隱公以小孝欲成其父立愛之心國人亦未常以爲攝也卽位之禮不行故魯史不書春秋因之非與之也服君之服居君之位

行君之事其攝也隱之私意而國人則已君之魯人則已公之矣雖宰咺歸賵命出天王終阨於濟議不克入廟耐姑不得已考宮獻羽以成其私彼桓也亦遂矐然以王命自居日夜求返其故物而無所顧忌蒍氏之弑平啟之也歸賵一舉而三綱盡隳春秋所以託始者在是獨惜當日僖伯眾仲諸臣不能據禮廷爭俾一代賢君陷於首惡哀哉

於春秋之書仲子及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可以見世道之降 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自是隱公夫人

羣經質 卷下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尹氏卒

尹氏崔氏安知非人名實來安知非國名春秋必無此等深文隱語如公羊左氏之所云也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伯之舍許懼楚也其言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又曰聊以固吾圉情見乎辭固將以許爲東屏也未幾而會鄧矣迫許地折而入楚而鄭患始切此莊公之早所逆料也宋太祖不取太原俾之禦契丹以養中國之力太宗不知其意而下之遂有岐溝之敗古今一轍也

繡葛

桓五年繡葛之戰注鄭伯志在苟免王伐之非也此杜注悖理之尤者彼蓋習見昭濟之事悍然附飾經術以爲之辭而不顧其安短喪無父此語無君黜祀之時惜無有舉以正其罪者杜氏短喪之說見於傳注者文二年昭十五年兩條

里克

春秋之時臣道不立當國家不靖之秋每以中立自固如原繁里克臧宣韓厥晏嬰叔向之徒雖賢者不免其終於受禍如原繁里克遂爲千古口實亦有幸有不幸也

羣經實 卷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晉文殺舟之僑

晉文公殺舟之僑於凱旋功成之後不事姑息軍律之振宜其定數世之霸業也後世有國家者當積弱之餘逃軍潰將猶不以軍法從事而曰吾以體好生也以觀後效也是不忍於一卒而忍於千萬赤子之死也是欲以孟明望眾人也且不思孟明當日亦以晉師不出僥倖成功封殺尸而還於晉仍無損也况萬萬不及孟明乎故觀舟之僑之殺而知晉所以霸觀荀林父之不死

而知晉所以衰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凶聖人之言深切著明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韓非子內儲說引孔子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胡傳取之而困學紀聞駁之愚案韓非之言未可以法家而遽斥之也刑賞治天下之大柄過與不及同一僭差唐虞好生而明刑弼教以贊帝成周刑措而義刑義殺以誥康使失律者不誅則退者得計使失出者無罪則死者含冤國家可以有賞而無罰天地亦可以有春而無

羣經實 卷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乎聖人之制五刑豈得已而巳也哉胡文定春秋傳本爲經筵進講之書宋以仁厚治天下而馭眾或失之寬喪師不殺失地不殺貪酷之吏不殺違夏交侵金縢屈辱女真內犯諸將望風而逃棄師棄地未嘗敢以一矢相加遺靖康之變雖其君若臣之罪亦祖宗刑政淺夷以至於斯極也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鄆陵之戰

鄆陵之戰郤至韓厥之於楚子欒鍼之於子重何雍雍耶春秋時師出以律而應敵以禮自立於不敗之地而

不務首功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三代以下不可復見矣

論法

春秋時大國之大夫皆有諡臧武仲之有諡猶以立後也晉欒懷子齊析文子一誅一亡而有諡何耶吳楚大夫無諡小國大夫無諡家臣無諡士之有諡誅非諡也哀公之於孔子亦有諡而無諡鄭國大夫無諡惟子產諡成見國語蘧伯玉亦諡成見呂氏春秋召類篇注皆人所不知者故附誌之

絳縣老人

羣經實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惠定宇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字也

晏嬰叔向

春秋自昭定以降人材萃於聖門其在列國者自子產而外竟無完品晏嬰叔向徒以博物雄辨浪得虛名嬰之陰附陳氏以成其篡尤為可誅也大戴禮孔子曰國治國家無道其賦足以容蓋銅錐伯華之行也此聖人善善從長之義其實叔向之免禍亦緣陰附六卿耳

顏高

顏高之弓六鈞先儒以為即史記孔子弟子之顏高又謂即家語之顏刻考定八年傳明言與一人俱斃則顏高已死於陽州之役而遇匡為僕在定十四年高死已七年矣其非一人明甚史記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為僕家語作子驕子驕顏高字因是遊訛為一人

葬陳哀公

凡外諸侯卒內大夫會葬則書葬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是魯猶會葬也此可見春秋邦交之厚

成子以茅叛

茅成子之請救於吳與巴蔓子相類邾之忠臣也而左氏以為叛非君子之言也

公羊傳

羣經實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羊傳之有功于三綱者有三不與致天子而君臣之倫正譏喪娶而父子之倫正譏三世內娶而夫婦之倫正其有害於三綱者亦有三謂蔡仲廢君為行權而君臣之倫斃謂輒之拒父為尊王父命而父子之倫斃謂母以子貴而夫婦之倫斃

公羊

公羊

公羊傳之有功于三綱者有三不與致天子而君臣之倫正譏喪娶而父子之倫正譏三世內娶而夫婦之倫正其有害於三綱者亦有三謂蔡仲廢君為行權而君臣之倫斃謂輒之拒父為尊王父命而父子之倫斃謂母以子貴而夫婦之倫斃

武庫注左舍經而從傳功罪猶可相當何休注公羊舍傳而從讖緯雜說使公羊有牽於讖之譏比例其罪當在陷親不義之條

鄭詹

左氏稱叔詹為三良而公羊以為佞人左氏稱單伯為守節而公羊以為淫於子叔姬傳聞之異辭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僖公二十五年傳兄弟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愚案爾雅釋親注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此文可

經傳續 卷下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證曾子問注語之謬

反黨

文公十三年傳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九經古義引荀子怪星之黨見證之愚案越語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此亦一證也

穀梁傳

穀梁

穀梁善於言禮康成謂左氏善於禮愚謂不如穀梁之言簡而精

穀梁疏自十八卷昭公十五年起盡十九卷定公十五年止詞趣文法與前後迥異似他庸俗手所辱入非楊士勳一人所作也

△地

桓公二年傳注鄧△地釋文△地本又作某不知其國故云△地後皆放此愚案困學紀聞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地是宋時注疏本尙有作△者今本皆作某矣然△字自音私見說文意當時范注或一時未暇攷證故加△為未定之文其後傳寫而為△又轉而為某今人屬草尙有此例可證也

經傳續 卷下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畫

桓公六年傳以其畫我注畫是相過愚案吾鄉方言以他事暫相過訪曰畫正是古語

戰于泓

僖公二十五年傳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此數語與孟子

合

梁山崩

成公五年傳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後乎攘善也愚案是時孔子未生何以聞之如謂追論則不當以其無後乎作逆料之辭也

有鸚鵡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傳云鸚鵡穴者而曰來巢愚案鸚鵡巢

鳥不穴穀梁誤矣

論語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

犬馬指奴僕表記之言明明可證

羣經質 卷下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哉蘧伯玉

君子之禍在君子自以為君子俊及名而有甘陵之禍

清流名而有白馬之禍道學名而有偽學之禍故蘧伯

玉恥獨為君子夫子稱其邦無道可卷而懷

公冶長

公冶長何注孔曰姓公冶名長邢疏家語弟子篇云公

冶長魯人字子長皇侃義疏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子謂子夏章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集傳以君子儒

為己小人儒為人釋之愚案子夏篤信謹守之士與干祿問行者有別夫子此言必非無為而發為人二字似非子夏對證之藥此小人當解如言必信行必果極極然小人哉之小人荀子所謂子夏氏之賤儒是也鄙見如此或千慮之一得歟

季隨

升庵經說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

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

亦奇聞也愚案八士墓亦有一處薛應旂西山搜古奇

羣經質 卷下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編子至咸陽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

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又襄城縣志八士墓

在縣南王落子南伯達堡

孟子

孟子疏

諸經疏義雖優劣不一然注文具存可以任人之去取

惟孟子偽孫奭疏盡刪趙氏章指剽為己有割砌敷衍

殆不成文使非宋本得存幾至湮沒最為可恨

折枝

爲長者折枝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愚案後漢書王暢傳注引劉熙孟子注之折枝若今之按摩也蓋古有是語

太王遷岐

書傳云太王遷岐周民束脩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新序太王止于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此可入孟子從之者如歸市注

井田章

羣經實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言王政有與周禮不合者吾寧信孟子不信周禮孟子王佐名世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幼學壯行斷不待事權在手始臨時諮索平日倉猝問答不過大略而宏綱鉅目舉已瞭然豈誠未聞其詳非晚出之周禮可疑也卽不必謂周禮非真書要其不合處必已於古今異宜之際加以變通亦非王安石輩讀死書者比矣然則周禮一書已不能盡行於數百年戰國之時而謂可行於數千年後之今日吾不信也

餘夫

徐位山管城碩記云禮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案孟子卿以下二節集注云据周禮小司徒職致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其餘卿大夫之子未命爲卿大夫者則謂之餘餘夫圭田半於五十畝餘餘子夫治也謂餘子所治之圭田也愚案此解甚善古者卿大夫之子皆任農事所以俾知稼穡之艱難而消其驕惰之氣也

湯十一征

湯十一征今攷之書傳葛見孟子韋顧昆吾見商頌三

羣經實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賤見書序有洛荆温見竹書紀年密須氏見國策有卜見路史國名紀并桀爲十一

陳仲子

孟子外書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原兮

此誄固不足信然劉貢父必有據姑存以廣異聞

徒善不足以爲政

孟子言徒善不足以爲政非獨如齊宣梁武也宋一祖

五宗仁民愛物彷彿成康夷觀其朝廷政刑綱紀一切
苟且旦夕無經久遠大之模故後世一有不肖而國勢
遂傾夫以百二十餘年列聖相承之天下哲徽二宗三
十年間敗之而有餘自古亡國未有如北宋之速者也
故與其徒善而無法不如徒法之朝中主猶可世守以
待大有為之君若宋之神宗似亦可與有為然創法于
始基與變法于極弊時異勢殊非命世亞聖之佐豈易
及此彼荆公者吾見其償而已烏足語先王之道哉

岑樓

羣經寶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愚案嶺之呼樓取其形似山西
有石樓山五臺山陝西有石樓臺山李膺益州記蜀人
呼嶺為棟秦風有紀有堂亦以象堂形也今陝甘凡高
嶺皆呼為梁此亦論語山梁之證也

爾雅

爾雅

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本止十九篇攷詩關
雖正義引爾雅序篇云訓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
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今序篇已佚漢志或即合此而

言歟爾雅之有序篇猶易之有序卦詩書之有序合之
為二十篇猶書合序為五十九篇也

舍人

爾雅舍人注即健為文學也其姓不傳愚案文選羽獵
賦注郭舍人爾雅注曰其具物也倚具事也是舍人郭
姓若東方朔傳之郭舍人自別一人

陽

釋詁陽予也注魯詩曰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
陽愚案古文易兌為妾為陽陽女之賤者則古有此呼

羣經寶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以賤者自稱猶後世人婦女自稱奴也漢書西南夷
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媯徒媯音陽

閔

釋宮衙門謂之閔注閔衙頭門愚案左氏成公十七年
傳正義引李巡注亦同襄公九年傳正義引釋宮經文
及孫炎說皆作巷蓋巷衙古字通也

五音

唐徐景安樂書引劉歆曰宮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
君之德而為重商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為敏角聲圓長

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爲經徵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爲迭羽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抑此可以補郭注之缺

九河

九河太史太當作大邢疏引李巡解云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大史此解分明釋文大謝音太孫如字今本作太又鈞般釋文本又作盤李本作股錢竹汀謂李在孫前當以股爲正或然

藪芑

羣經實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民要術引舍人爾雅注曰藪芑別米赤白苗也是伯夷叔齊所採首陽山草也太平御覽引亦同此採薇之別說

葭蘆茨亂

鱣鮪鱧鮠

詩大車正義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爲一草魚麗正義孫炎以爲鱣鮪一魚鱧鮠一魚郭璞以爲四者各一魚

槩苦茶

釋木槩苦茶郭注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炙可羹飲愚案

茶今之茗也非冬生亦未聞可作羹當以其可啜故亦得羹名耳

駮駮枝蹄

釋文舍人云駮駮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愚案舍人所解似指昆余國人而言如山海經所云丁零之民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者既云駮駮外國之名則此二字似不得從馬旁矣

附通質

經傳異同

羣經實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記與周禮異者當以周禮爲主蓋周禮爲姬京遺典而禮記漢人之雜輯也公穀與左傳異者當以左傳爲主蓋左氏爲聖門親授而公穀儒師之口學也

傳注先後

毛傳與三家同時而行世較晚左氏較二傳爲先而立學獨後今毛左列於經而三詩絕二傳徵人亦視其學何如耳豈以得名之遲速爲優劣哉

擬經

楊雄之法言王通之中說僭矣舍其僭固足以翼經也

齊桓晉文聖人猶取之江河滔滔而有若人焉尊攘之功其可泯乎哉

識緯

隋煬帝生平直無片善然有一事卓然可傳令搜天下遺書中有與識緯相涉者悉焚之余嘗謂秦始皇逐戎夷其功不在禹下隋煬帝焚識緯其功不在孟子下雖戲言實正論也

以方藥地攷據之核而信偽詩傳詩說以黃漳浦學術之正而信緯書亦是通人一蔽

羣經質 卷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經

世說注稽紹趙至敘曰年十四入太學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云云晉書採入趙至傳是魏正始石經為中散所書今人但傳為邯鄲淳耳

五經旁訓

今所傳五經旁訓為元廬陵李恕所編刊於大德己亥每書各有自序其注疏略亦無音釋再刊於明嘉靖己未滇撫游居敬三刊於萬曆乙未東撫鄭汝璧互有增補今行坊本則康熙間吳郡張匠門本也近為賈客射

利增竄丹黃而聖經幾成文章家數矣可恨也游本易經旁訓余嘗見之其分節亦與今本小異

羣經質 卷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經質卷之下

北宋汴學篆隸

二體石經記

咸豐丁巳十月
南豐譚祖同署檢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記

南宋高宗御書石經今在杭州府學殘石尚存列於門廡至北宋汴學石經之佚久矣顧亭林石經考列開封石經之目實未之見萬季野石經考云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出諸名人之手乃後人皆不獲見而金人亦鮮有語及者豈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耶是萬氏亦未之見也經義考已云佚竹垞謂沈于黃河淤泥之下杭大宗石經考異云石板之亾當在元末吾鄉吳山夫先生金石存有宋二體石經搨本祇周易尚書周禮共五碑李芝齡先生案語云碑在今陳雷縣僅存周禮卷一及第五中數石餘經悉亾蓋石刻之亾佚有年矣咸豐丁巳夏五月

余偶過書肆見墨搨石經殘破一束篆書一行正書一行此即玉海藝文所云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石經刻石兩楹周密癸辛雜識所云汴梁太學九經石板一行篆字一行真書是也亟購以歸黏綴為四大冊紙墨極舊乃元以前人拓本汴石刻之塵有存者洵人間之奇秘重可寶也暇日因取諸經覈對小有異同足資考證周易升困井革鼎巽未濟諸卦歸妹存上六一爻繫辭傳致寇至盜之招也一段大衍一節不全易其二十八紙升借今作階革象治麻作厯與唐石經同和兌作味未濟辯物居方唐石經書辨多作辯尚書堯典冠以小序以後皆載書序堯典日至欽若昊天止

舜典日至遏密八音止泰誓牧誓周書武成太甲洪範不全書序沃丁咸又伊陟原命書共四十二紙石經協味萬邦今作和五典克从言曰从月之从星今竝作從五曰恩恩曰睿今竝作思又以皆作曰于皆作亏明皆作明罪皆作辜古字猶有存者紫望大告武成今作柴公劉克篤毒烈今作前石經柴毒竝依說文洪範我聞在咎今作昔鯨湮洪水今作陸明作晰今作哲案唐開成石經及劉三吾書傳會選皆作哲會選云哲之列反字與晰同當从日非說文日部哲昭晰明也从日折聲牧誓王左杖黃戊今作鉞釋文鉞本又作戊說文戊大斧也古只作戊又烏呼羣后作嗚呼羣後伊訓烏呼同漢書烏虜皆不从

口古文也毛詩斯千無羊載小序文備載笙詩由儀等序鴻雁之什十章三十二章三百三十三句此依毛詩鴻雁之什詩集傳依孔疏說分為祈父之什不同谷風蓼莪北山無將大車小明有頰者弁時邁執競詩共二十紙石經載寢之牀載寢之地九十其犇爾羊來思爾牧來恩或飲于沚實維豐季小明管我往矣載離寒暑執競無競維粿奄有四方皆古字也春秋昭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經文殘闕春秋共二十四紙凡年字皆作季宋華定華亥皆作萃其正書皆小字一行比篆書特小與他經不同蓋當時書者不出一人之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亦非南仲一人

之書趙克繼傳克繼善篆隸仁宗時詔書石經謝饒傳國子監立石經饒善隸召為直講宣和書譜章友直問人工玉著篆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時人稱之朱翌猗覺寮雜記本朝石經胡恢書恢金陵人善篆隸葉適謂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瑞安沈彬老竊賂守者自募藏之是春秋之學廢於安石賴石經以傳之也禮記曲禮檀弓王制月令曾子問內則玉藻樂記雜記經解坊記中庸表記開傳三年問鄉飲酒義禮記共二百十二紙曲禮舊考曰卒檀弓服勤至死致喪三季季武子成復自子息始也古不脩墓鄰有喪躬人棺槨會肉飲酒已為殯桂之謂也主人淡衣練冠待于廟坐涕洟嫂叔之無服也魯禮

之末失也哭者喑滅有無惡乎參斂皆足形醯醢百饗飲會衍爾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壞樹之哉柏樟曰端沃哉叔氏今作法非唐石經衛氏集說竝作沃王制公侯田方百里凡侯皆作侯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任事災後藏之藏人於朝公家不畜荆人山也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月令毋漉陂沚今作池天子乃鮮美開冰季葺之月日在閏天子乃參命大獻贊築後今作太非衛集說作大尉立焯之日詰誅暴慢農乃登穀謹壅塞以備水潦補城郭蠶蟲坏戶殺氣浸盛以便民事築戎路其器廉以淡行糜粥飲會曾子問是逆古之禮而亂君瀆也賤不誅賢內則吉者宿衾翰服廬門外作人無事不往山命士已下皆

漱漱辛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又某生而臧之其一臧諸閭府州伯命臧諸州府今皆作臧懷行孝弟玉藻乃履進飲宿參戒書恩對命樂記其愛心感者刑以防其姦壹倡而三歎而反人道之正也知者詎愚五刑不用禮樂刑政馬徽之琴山之陽而弗復乘車甲冑而臧之府庫會三老五更於大學雜記至於廟門不毀牆冕服廢弁其布曰總中庸藏祿可辭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表記人雖曰不與逾臣守味鶴之姜姜鶴之賁賁開傳男子除兮昔三年問味壹之理盡矣子生三季淡衣古者淡衣與縫半下大學無佗技鄉飲酒義升歌三終皆兼古體字凡斂字躬字皆餽末筆遜北宋先世諱也周禮卷第一天官冢宰第一

序宮內宰小宰女祝女史夏采周禮卷第二地官司徒第二序官周禮卷第三大宗伯小宗伯大司樂司凡筵守祧中車典路司右司隸周禮共二十八紙慎人今作纂小宗伯告絜今作潔當从絜為正孟子梁惠王章句已下又於此有人至而輕為仁義者哉又有伊尹之志則可一節又詩曰不素餐兮至孰大於是王子墊問一章仲子不義一章孟子共三十七紙石刻子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願比死者壹灑之今本皆作借壹作一小異注疏校勘記孔本韓本竝作皆亡考文古本孔韓本竝作壹灑之與石經合通共諸經計三百九十一張每張八行每行十字約存三萬三百字零宋史及玉海載仁宗石經無孟子而

此本殘石有之足補史籍之闕唐開成石經及經典
釋文俱無孟子汴學以孟子列於經是表章孟子自
北宋石經始也山陽丁晏記

五

丁儉卿封翁寄示賢郎頤伯農曹仲山中翰泮
宋石經并記一篇余時在都得縱觀之賦詩
以柬儉翁 道州何紹基

昔年南北隨計吏訪古尋碑劇閒恣祥符陳雷兩縣
學諦觀二體石經字當時單車急馳走蠶蠟無緣自
攜致數紙雖從帖賈收未由手拓窺精緻三十年來
成老夢百事荒涼從棄置今宵忽枉故人子翠墨持
示而翁寄三百七十有餘幅得自淮安破書肆易書
詩禮春秋經附庸孟子七經萃溯惟宣聖定六經古
文特秉周公制中興籀史屏不錄魯國儒書賴弗墜
臣斯敢以秦革周倉雅茫茫委荒翳慘到焚書萬古
無三代斯文真墜地桃源俎豆無處問孔壁金絲定

餘幾何怪中郎校石經止寫八分不求備先時浚長
正六書博采通人理羣類上通古籀成大宗李相斯
文多割棄秦刻石多與詩不合知叔重自黃初三體
果嗜奇本邯鄲淳及衛觀惜哉入石止兩經肥造科
文相雜廁三體石經止有尚書春秋五胡擾擾分謬
體有唐巍巍握神器昭陵繭紙寶俗書開成石壁掇
同異雖然事有本末歧要知俱遠篆分意後蜀刻石
兼傳注翔實一更前代例莫啞閏位孟知祥賢哉僕
射母昭裔右文嘯起宋雍熙應時果有徐常侍遠從
祭酒續遺緒特斥陽冰出新義傳及仁廟崇正學首
重篆文眞楷配七經明列鬢序二體森森標職志
無如講義忽鬱興坐使奇文墮幽闕歐蘇文筆騁

六

雄峻周程學術真淵粹不聞論據到石經神物嗟從
何處避許氏遺書幸已傳徐家繫傳孤行世茲經寥
闕少人窺豈待渡江落胡騎打木都如鳳羽稀貞珉
那免牛角礪先生微尙在高密焯掌鏤心學六藝精
誠所感經有神秘奧來逢天所賜零瓊碎璧不同舍
緘付賢郎勤誨示賢郎懼愧敬父執手編來破煖翁
醉煖翁經翁久不鋤粗識孺扁迷次弟舊學溫尋四
十年靈光想象三千歲見日靈光其箕云雲與於烏
即此冊中篆書其作箕云觸手撫筆古芬賦頗望時
髦略識字休競詞華忘典記幾時去泊淮浦舟與君
細翦寒鐙穗金石重探錢阮遺觚彝遠索商周遂江
上烽烟當漸息中天日月還重麗古篆不毀聖不死

禮樂可興經可繼莫驚此語迂且夸請讀山陽丁氏
新裝巨冊四

丁巳夏余得北宋二體石經寄都中何子貞太
史為賦長歌依韻奉和 山陽丁晏 儉

蓬萊謫居香案吏壩扁奇書晚尤恣漢京古學何劭
公貽我長歌正名字八分東觀久已溼三體黃初頗
難致尙畱北宋樵殘碑古墨香凝潤光綴亭林竹垞
云伏亾汴京沈水嗟棄置吾淮山夫僅數紙陳畱古
帖何人寄我得經文三萬餘異寶琳瑯收市肆敬殷
缺筆諱先朝二體分行六經萃大書孟子刻成均表
章亞聖尊王制他山爲錯石可攻萬古斯文道不墜
自從五季尋干戈經典榛蕪棄叢翳綱淪法駁轍誦

馨豆剖瓜分爭掠地幸餘蜀石孟知祥馬鎬陳觀能
有幾成都壁經仿大和故訓毛公文悉備風詩箋註
多門譌亥豕烏焉紛觸類春秋袞袞零縑希視若弁
髦後儒弁張參元度小學微估畢書生妄闚覬景德
漆板傳失眞緝刻麻沙陳雜廁天肇炎宋仁廟興朝
多賢輔瑚璉器歐陽集古蒐闕遺昌朝羣音辯同異
胡恢謝餽奉救書雅故三蒼南古意荆公偽學廢麟
經彬老臧弄珍釋例玉筋篆體仿二徐上沂斯冰傳
嫡裔宗漢乃有克繼名仙源趙宋天家侍崇望黃茂
祛俗書鴻範哲書非哲義南渡後刻武林存東京遠
接熹平配嗟乎老學炳燭明伏櫪猶懷千里志同仇
敵愾思報

君环鑿而今跡淡闕得徒必水依衡門一任青蠅污
玉梓歸里終蒙

聖主恩復壁何須趙岐避感時風鶴尙驚心懷古神
馳嘉祐世平章政事韓魏公西賊膽寒虜騎吾友
何子詩貺余白首相知共磨礪衡才巴蜀玉尺量石
室文翁興道藝平反讞案結

主知元亮歸來

天所賜石交歷久終不渝揮灑千言肺肝示開緘誰
誦聲琅琅如飲醇醪心已醉高軒倘過半畝園重整
聿編釐次弟榜書爲寫石經堂紀自
龍飛丁巳歲古誼鐵石盟忠肝擺落縑塵洗汚膩去
年旱曠荒硯田道殢流亾螽蟻記今年幸飽粗糲登

喜見雙歧禾役穗腐儒差免吞紙飢草閣優游境清
遂機槍誓埽海寓平離照中天日光麗寒冬何遜探
梅花夜飲觀書焚晷繼蘭臺勒石墓中郎卅字書丹
證年四

九

北宋汴學二體石經跋

儉卿先生于淮安書肆得北宋汴學石經殘字一束
裝為四大冊內有孟子三十七紙郵寄以示名禮考
汴學刊石奉詔於宋仁宗至和元年畢工於嘉祐六
年凡九經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六年六月庚
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篆國子監石經
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受故有是賜是
當時寫經者不僅趙克繼楊兩仲諸人也王氏利金
石萃編未著錄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續畢氏沅中
州金石記所見惟殘本周禮一種畢氏曾詢之開封
學官是刻修學時已作瓠甌僅存周禮卷一至卷五
數石於陳留耳宋史及玉海言書寫諸經皆無孟子

吳氏玉搢金石存云嘗見四大冊於吳門薄氏乃尚
書周禮禮記孟氏文辨挾太山以超北海書超為起
之誤不言某經若干卷元時有修復汴梁石經之舉
翟氏灝四書考異引李師聖記云汴梁舊有六經論
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參政也先帖木兒慨然以為
己任不數月復還舊觀孟氏七篇猶闕然欲增置而
期會拘迫有司請為後圖據此汴學初刊諸石即有
孟子在內宋史玉海不之及者其時亡佚已久王伯
厚及修史諸公不復知有此石蓋其疏也李師聖所
舉六經之外有論語孝經是九經尚屬未備宋以孟
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亦玉海所云六經之
外增置三經是以得有九經之名周密癸辛雜識太

學九經石版堆積如山乃其明證矣蓋宋自大中祥符開命孫奭作音義爲尊信孟子之始厥後仁宗刊石立學表章之功更大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詔宣和中庶且知成都刊孟子以補孟蜀石經之缺殆因泮學而踵行之者歟此本紙墨精善其爲宋拓無疑李師聖旣未修復完其終元之世又不聞增置之議王伯厚徵引亦不及此則宋南渡後蓋已鮮有流傳傳者碎玉零瓊幸而獲存可寶也夫咸豐八年歲在戊午立夏前一日漢陽葉名澧跋於京寓之歆夙好齋

讀
經
說

讀經說

自漢立五經博士師法傳授不顯一家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賈爲之正義明神宗時蒼萃兩漢魏晉之注及唐宋疏釋諸家鈔板雍學未嘗詔人之誦習也我

朝崇尚經學

諸經昭示萬古十二經注疏頌在學宮尊經之意大矣竊謂爲學之道莫先於讀經讀經之法莫先於讀注疏注疏之學朱子教人之學也朱子論孟精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荅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

讀經說

者不少又曰周禮也且循注疏看去又曰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儀禮疏不甚分明夫以朱子學究注疏如此而後之爲宋學者撥棄訓故空言心性以自文其寡陋則豈朱子之意哉於是矯其弊者又倡爲漢學其始於一二好古之儒廣異扶微甚有裨於學者其流至於專已守殘支離傳會拮擊宋儒學愈歧而經愈晦矣余謂漢學宋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詁詁定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統之曰經學而已經學莫先於注疏讀注疏之法當首毛詩古傳簡質純雅箋疏精博爲諸經之最次之二禮鄭注淹貫博

與古今絕學周禮疏博而裁儀禮疏典而冗禮記疏晰而

隨然其大指固皆詳贖此四者經學之源詩禮既通其於

經學思過半矣其餘易書春秋三傳論語孝經孟子注皆

明白易讀唯何休注多識古禮趙岐注多引古事須考證

而後讀書傳孟子疏皆僞作不讀可也然後終之以爾雅

則六藝之旨歸九經之鈐鑿也而猶未敢以爲是也易則

兼取李鼎祚集解程子易傳而以黃宗羲兄弟惠士奇父

子諸書胡渭圖辨參之書則兼取吳澄纂言梅鶴考異而

以問若璩疏證胡氏禹貢洪範二書王鳴盛後案孫星衍

今古文疏參之詩則兼取陸璣疏呂祖謙記嚴粲詩緝王

應麟詩攷而以陳啟源稽古編戴震考正參之周禮則兼

取王與之訂義而以惠氏禮說戴氏考工沈氏祿田及江

永疑義參之儀禮則兼取李如圭集釋而以張爾岐句讀

凌廷堪釋例及江氏釋宮注參之禮記則兼取衛湜集說

而以納喇性德補正江氏擇言及任大椿弁服釋例參之

春秋則兼取呂本中集解黃仲炎通說而以顧炎武補正

惠氏春秋說左傳補注及沈氏小疏參之宅如孫奭孟子

音義閻氏四書釋地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劉台拱論語駢

枝邵晉涵爾雅正義益以陳祥道禮書朱子經傳通解秦

蕙田五禮通考惠氏九經古義江氏羣經補義余蕭客古

經解鉤沈皆博采若夫易有子夏偽傳郭京偽本書有
解贗偽古文詩有子貢申培偽說論語有孔安國偽注皇
侃偽疏孝經有偽古文偽孔傳大學有偽魏石經皆屏而
不取由是考其文字則取許慎陸德明張參元度之書正
其音韻則取賈昌朝吳棫陳第顧氏之書凡以發揚羽翼
不主偏隅蓋必如是而後注疏可通經學可明也而又緯
之以精思察之以平心求之以實事極之理明義精躬行
心得經學明則士品端士品端則官方正學校之興人才
之盛其必由此矣豈徒爲章句之學云爾哉余來主講鹽
邑雖陋陋寡聞無以爲學者勸特據其區區之一得敬爲

讀經說

三

諸君子勸焉趨時之彥見余之說常有笑其迂者然好學
深思之士亦必有聞而奮興孜孜求進者則余之說其亦
不可以已也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閏四月山陽丁晏識於鹽城表海書

院

韋庵經說

一卷

十五冊

101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合兵與民而一之者能使人自爲衛而人自爲養此井田所以爲兵法之祖也先王知兵與民之可合而不可分故聚天下之人而納之于井田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由此道也可以省召募之勞亦可以免轉輸之費豈非師之最善者乎白井田廢爲阡陌而兵與民二矣兵與民二而天下乃無兵矣非無兵也以無民故無兵也何則兵以衛民之故而不恤其民民必以養兵之故而益疾視其民勢不得不俱傷而兩困君子之爲師則不然亦惟法地水之象以

韋巷經說

容民畜衆而已天下不可一日無兵之實亦不可一日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則國削無兵之實而僅有其名則國益削是故聖人不欲廢兵而又不忍顯言兵也爲之示其意于地水師曰師者衆也地之外無所謂水則民之外又豈有所謂衆哉君子于是制爲井田而以容之者畜之容之以比閭族黨而丘甸之賦出焉容之以畎洫澮川而戰守之具備焉容之以蒐苗獮狩而擊刺之法存焉而未已也容之以黨庠術序容之以飲社讀法而孝友睦婣任恤之俗成焉當其羣萃而處則作息可以相依出入可以相共歡愛之情足以相死一旦有急兵不練而精將不簡而勇無營堡斥堠而耳目自一無行齋居送而兵餉自充無踐

更調發之勞而壁壘自成刁斗自具若此者曷嘗于容民之外別求所以畜衆之道乎蓋衆之畜于民猶水之行于地而人莫之測也然則兵法之善孰有過于井田者歟後世井田之法不可復行矣得其遺意者其惟唐之府兵乎唐之府兵有府有衛其法二十爲兵六十免役而民無久困之憂三時力耕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未嘗悉民以戰也六家而供一卒未嘗仰給于官也蓋隱然有寓兵于農之遺意焉其後府兵變爲驍騎驍騎變爲蕃鎮而唐遂亡矣此杜牧之罪言諄諄于十六衛之當復也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論

韋巷經說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孔疏曰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爲德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庠位若重爲君子戒者不知儉非節省之謂而韜藏之謂也否之難豈僅謹身節用者所能免哉不可云者見之明故去之決非戒君子之詞也本義言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可謂不易之解矣善乎建安上氏曰儉德辟難象坤陰之吝六四之括囊无咎是也不可榮以祿象乾德之剛如初九之遯世无悶是也亦本朱子之意而體象尤切愚因其說而推論之夫否之時何時也哉讓邪興而衆賢退羣枉盛而正氣衰君子雖有休否之心亦不可有爲矣然使德輝外著小人得而物色之則生我名者

卽所以殺我身譬之香以薰自滅膏以明自消其能免于難乎君子于此有退避之苦心焉其德之修乎內者未嘗重自菲薄而不敢張之以爲名智若愚勇若怯晦其跡韜其光甚至毀棄小節不惜自污其身以免禍俾小人視之一似與庸衆既異者夫然後祿不及難亦不及焉此君子所以藏身之固也大抵君子死求于小人而小人則必借君子以自重彼其意非眞與之同心戮力宏濟時艱也如王莽之於龔勝曹操之于荀彧同乎已則用之稍異乎已則殺之嗚呼君子處否之世亦極難耳漢室至桓靈天地否矣鈎黨之難始于甘陵南北部之相譏而成于俊及廚顧之標榜一時有義行之士駢首受戮者百餘人此豈獨王甫曹節之罪乎亦陳寶諸君子之有以自取也而申屠子龍馮範梁瑒間超然免于評論非有得于儉德辟難之旨者其孰能與于斯後之君子處亂世而求自全之術舍是先策矣

韋菴經說

三

勞謙君子有終吉論

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凡爻詞中有與彖詞同者此一爻卽爲成卦之主亦例中之一例也如屯初之利建侯是矣謙之九三以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系彖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系爻不復改易但推原其勞而子之以吉耳或問彖言亨而不言吉爻言吉而不言亨者何周子曰卦總六爻其善至大不言吉者亨則自死不吉也謙卦六

爻死凶悔上三爻皆曰利下三爻皆曰吉三旣言吉自不必復言亨也彖與爻似有異而實旣異也從來大臣非有功之難有功而不居之難每見負才恃氣之徒挾其智力亦嘗爲國家定大難立大功而器小易盈侈然自放上則其君疑之下則同官忌之疑與忌合難欲長享其位何可得也文種商君不保要領淮陰彭越相次誅鋤若此者豈獨其君實甚哉勞而不謙則并其勞而喪之矣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君子有終之說也自禹而下克當此爻者則周公其人己公以叔父之尊事幼弱之主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所以集衆思廣忠益者汲汲惟恐不及其在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嘉其勞也頌其謙也後之知此義者蓋寡郭汾陽克復東京再造王室以其身係安危者三十載朝廷一紙召之無不卽日就道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其庶幾乎勞謙之君子哉李臨淮抑少遜矣吾故以謙卦九三爲大臣居功之法云

韋菴經說

四

不耕穫不菑畲論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學易者莫先于觀象象之不可泥者多矣如載鬼一車履虎尾不噬人之類泥其詞則病究其意則通究其意者觀象之法也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畲豈真一無所事事哉象之意不過設言之以見聖學之純耳非謂耕穫菑畲可盡廢也注疏及程

傳皆以爲不耕而穫不苗而畲增益一字遂有千里之謬天下事鹵莽行之而豐美報之有是理乎聖人假象以立教之意則不然凡農之春日耕秋日穫由種而斂也田之一歲者曰苗三歲者曰畲由懇而熟也掘苗助長乃妄也不耕不苗喻聖學之無所爲于前不穫不畲喻聖學之無所冀于後无所爲无所冀則始終一无妄矣夫二之所以能无妄者何也蓋以柔中居動體動以天不動以人故能順理順理故能因時如農之時而耕則耕時而穫則穫時而苗則苗時而畲則畲理所當爲而爲之皆出于天命之正曷嘗以私意期必曰吾今日爲之明日即得之也哉由是道積于自然德修于罔覺以之遇事則明以之處物則

章經說

五

當以之達權通變則左之右之而无不宜夫是之謂无妄夫是之謂利往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又有焉或曰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利有攸往則大有爲矣得毋近于妄乎曰二惟因時順理而无所作爲乃其所以大有爲也彼率意妄行者亦安能有所爲哉此又觀象玩占者所當知也

君子以虛受人論

應天下之感者甚不可以私見與也必其心無一物而後可應萬物於不窮夫人于天下之感亦貴以大公之心處之爾苟執其一成之見以待天下之紛紜則物之未來若或迎之物之既去若或拒之終其身於憧憧焉擾擾焉卒

無以得手事理之宜而我之所操以應物者亦將窮而自止此無他不能虛受之故也君子以虛受人其善體山澤之象者乎天下之能止者莫如山能悅者莫如澤故澤主感而山主受有廓然順應之象焉使山之中先有一物以實之則雖感之以澤亦有扞格而不入者矣何則天下未有不虛而能受者也君子之心猶是也天下之所以感君子者有安有危有順有逆有平有戚若無一不足以難君子而君子之心獨粹然加之而不懼雜然試之而不疑淵然挹之而不竭沛然充之而不勞其中曷嘗有一物之足累哉虛焉而已凡人之心有私則實無私則虛非必蕩焉冥焉游其心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可謂之虛也無私者其

章經說

六

心必廣而凡聲色嗜好之故不得入而隘之無私者其心必清而凡愛惡攻取之見不得起而淆之無私者其心必一而凡利害得失之數不得進而分之是以無感之先物自息而此心如故也非卻之使空也有感之後物自生而此心亦如故也非招之使至也君子所爲因物付物者此道得焉爾雖然虛受亦難言之矣天下才智之士其始亦謂天下事可任吾意以行之也卒之過用其才而天下或因我于才之所不及過用其智而天下或窮我于智之所不通若此者何也其中先有物焉以格之也君子不恃才不恃智而一物不有之中萬物皆於此待治焉其殆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乎蓋天下之物有動靜

而君子之心無動靜固虛也動亦虛也靜而不膠於靜固虛受也動而不役于動亦虛受也吾故于其虛而得止象焉于隨感隨應而得說道焉學者觀象于咸亦可曉然于無心之感矣

君子以遠小人而嚴論

遯卦大象傳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在上山在下相去遠絕爲遯之象夫天非屑屑焉與山爭高下也而山之于天自有不可攀援之勢焉君子之遠小人也亦然遠小人者體天遠于山之意不惡而嚴者乃君子律身之常道也王註云君子當此退避之時小人進長理須退避力不能討故不可爲惡復不可與之褻瀆故曰

韋菴經說

七

不惡而嚴愚以謂輔嗣之言蓋淺之乎窺君子矣以程傳本義質之則惡者非善惡之惡而嚴者亦非僅不與之褻瀆也程傳曰若以惡聲厲色適足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嚴威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亦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合而觀之則孔子繫象之義釋然而解矣夫君子之不宥爲惡不待言也其不與小人褻瀆又不待言也使非以禮律身而疾之已甚則在我者既無以服其心而彼之肆毒於我也必速從來清流受禍職此故爾善處遯之君子亦惟以禮自治其身而已其視小人未嘗怒於言怒於色也而爲小人者瞻其道貌望其德輝但見其可敬而不可狎但見其可畏而不可親敬且畏焉斯

不期遠而遠矣孔子之待陽貨孟子之待王驩曷嘗厲聲色以拒之哉而陽貨王驩卒不能與孔子近者無他誠有以服其心故也後世巧佞之徒託爲不惡而嚴於是有所謂停雨可之說究之調停不已必流而爲模稜模稜不已必流而爲黨惡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善處遯者必如天山之相遠則幾矣

君子以同而異論

君子持身處世之道不立異以鳴高亦不苟同以求合要歸於是而已矣夫立異以鳴高者是乖戾之性也苟同以求合者是鄉愿之爲也同與異均失焉君子惟以一理爲權衡故異不亂常同不徇物其合於理者吾從之其不合

韋菴經說

八

於理者則去之雖油油然與衆無忤而未嘗隨俗爲浮沈者此道得焉爾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孔疏曰佐主澤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程傳曰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自疏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于事自傳言之則爲同於理而異於俗二說果孰優乎曰程傳爲優夫易之道貴有貴用賤有賤用不獨爲有官守者言之也推之在上在下蔑不由之試觀火澤合體非同乎火之性上炎澤之性下潤非同而異乎君子之持身處世亦若是焉斯已矣其同也不以同爲同也其同而異也亦不以異爲異也以同爲同者意主於模稜兩可以爲趨時媚世之術其弊也亦愛名節不措

廉隅而人品因之以大壞則失之流以異爲異者意主于弔詭炫奇如於陵仲子之徒視天下無一可親之人勢不止離而君親叛而名教不止則失之僻君子則不然一好惡也理之所當好者則好之而非私理之所當惡者則惡之而非刻也一辭受也理之所當辭者則辭之而非矯理之所當受者則受之而非汚也一進退也理之所當進者則進以立功而非屈節理之所當退者則以明道而非違時也若夫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以自附于達權通變之節而不顧理之所安此豈君子矯矯不阿之意哉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同也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同而異矣伯夷之念念不忘舊惡同也不與惡人言則同而異矣孔子曰親者無失

羣卷經說

九

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同也靈公問陳而去衛季桓子受女樂而去魯則同而異矣其大同者秉彝之恆性其獨異者絕俗之貞操所謂同乎理而不同乎俗者如此然則彖言睽中有合象又言同中有異者何歟曰睽中有合者君子治睽之道睽而不終于睽也同中有異者君子大同之正同而不一于同也宋之韓范諸君子蓋得此意矣史稱其上殿相爭如虎似乎不同下殿不失和氣則固無害乎其同而異也嗚呼吾安得不苟同之君子如韓范者而與之濟天下之睽也哉

鼎二爻象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鄭註以我仇爲五本義以我仇爲初二說孰是周子曰本義是也五有中德二爲正應是爲虛己下賢之主豈可反謂之仇乎凡陰爲虛陽爲實虛者爲小人實者爲君子在初曰否本陰惡之象以有實者視之乃我仇也仇則能卽矣惟剛中故小人雖迫近於我而自不能就涇渭懸絕亦何傷哉雖然千古以來君子與小人作緣者非皆柔靡不剛者也剛而不慎則失足一朝遺恨青史者往往而有故象以慎所之戒之能慎于始庶可無尤于終吾於此得君子待小人之道焉大抵君子負輕綸天下之才而又爲人望之所屬小人欲因之以成功則必借之以自重非有矯矯不阿之節鮮不免矣荀或漢末

羣卷經說

十

之賢士也會不知曹操之奸惡而俛首事之後雖仰藥而死而身喪名滅爲天下笑卻正與宦者黃皓比屋三十年既不爲其所愛亦不爲其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卒免于憂患天下後世無不惡或之愚而服正之智者此無他一慎一不慎之故也或不能慎故爲操之所卽以至於殺其身而不悟正能慎于所往故皓不能卽而超然免於評論然則君子之待小人守其剛而持之以慎其無失身之悔矣哉

中孚論

中孚象傳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此以卦體言兼中實中虛兩義凡陽皆實凡陰皆虛此卦四陽在外二陰在內

中虛之象也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之象也故爲中孚孚卽信之存于中者程傳曰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本義曰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又曰一念之間中死私主卽謂之虛事皆不妄卽謂之實非兩事也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外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俱是一時事不可視爲兩截其發明程子之意益深切著明矣其他論此卦者愚不能無惑焉陳潛室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不知程傳曰本曰質本義曰一念曰一時皆言其體

韋菴經說

二

而不及其用以用之卽寓乎體也陳氏分爲體用則判然二矣至于胡雲峰薛畏又云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於理尤乖愚以謂心無私主則虛心有存主則實人欲去卽是天理存本無先後內外之別如謂之受信則是信從外來爲一物而受之者又爲一物豈程朱二夫子之意乎既非程朱二夫子之意又豈孔子繫彖之意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學易者所以費于晰理之精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論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云三江者荆江松江浙江或謂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爲三江非也按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蔡九峰注用之其說信不誣矣孔傳云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愚竊以爲不然蓋三江有二一在震澤上流曰大江中江北江一在震澤下流曰婁江東江松江禹貢所謂三江乃震澤下流之三非震澤上流之三也所謂入者乃入海非入震澤也天下之水未有下流不治而上流獨治者三江蓋震澤之下流也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其派有五又名五湖或曰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夫以周行五百里之震澤而受三江之水苟下流壅塞勢不至于潰決不止尙得謂之底定乎以地形考之江自彭蠡而分爲三即大江中共入震澤自震澤而分爲三婁江東江松江

韋菴經說

三

入于海夫然後震澤之水乃安瀾而不至于潰決蓋下流治而上流亦治也由斯以觀蔡九峰之爲功于傳疏顧不鉅哉

胤征論

從來亂臣賊子欲圖篡逆而取人國則必假天子征伐之權以翦其意中之所忌而後可以惟吾意之所欲爲若此者吾於胤征一書見之夫胤征何爲而作也哉或曰羲和氏淫泆於酒日食不知且爲羿黨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往征之因作此誓此說不然蓋征羲和者羿也非仲康也以史考之羿廢太康乃立其弟仲康而已執政其目中久已無天子矣當是時生殺子奪之權一稟于羿仲康不

得專也使仲康能收兵柄命將出師則以罪義和者罪羿其易如反掌何獨誅其黨惡而反恕其首惡乎且義和與羿亦非同惡相濟者也有夏舊臣義不忍爲亂賊之所用而又力不能勝故借酒荒厥職以自污姑俟費而動未可知也蘇東坡以爲貳于羿而忠于夏張子韶謂義和酒酒如竹林諸子以智求免是爲得之蓋羿之欲去仲康也不啻發蒙振落耳特恐義和之議其後于是使心腹之人假王命以除之其篡逆之萌實兆乎此若曰今而後莫子毒也已不然酒荒厥職之人一法吏治之有餘矣何至以六師取之哉愚是以知征義和者羿也非仲康也然則庖征一書孔子存而不刪何歟曰以垂戒也厥後仲康崩帝相

華菴經說

十三

立羿遂篡位羿臣寒浞又殺羿而取其室相之后緡方娠逃于有仍生少康焉遂滅過戈復禹之續天道好還灼然不爽如此爲居羿者其亦可哀也已史策所載若此類者未易更僕數曹孟德之篡司馬氏效之安祿山之叛安慶緒效之安慶緒之叛史思明效之是使後之人復哀後人也可不懼哉可不謹哉

說命論

商自河患屢遷以後成湯正域之烈亦少衰矣高宗武丁起自民間削平荆楚再造殷邦赫然爲中興令主元鳥之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是遵何德歟吾嘗反覆于說命三篇而知帝王之治天下斷不可以不學也尚書自武

丁以前未有言學者言學自說命始武丁命傳說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其情迫其詞卑其殆得爲學之本者乎蓋朝廷之上不患無直臣而患無聖主觀于武丁之所以望說者一則曰啟乃心沃朕心再則曰說乃言惟服三則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是上有從諫之主矣說之告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事之建建以學也又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道之積積以學也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德之修修以學也則是下有直諫之臣矣主臣一心勵精圖治武丁之得與成湯比烈者職是故耳後之爲臣者必如傳說而後可以成高宗之大爲君者必如高宗而後可以用傳說之言語云主聖則臣直諫哉使上無高宗雖

華菴經說

十四

有百傳說且以充耳置矣故學者帝王致治之本而虛受者又帝王爲學之本也厥後周公告成王首舉商之三宗三宗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及祖甲也以爲法猶此意也夫

微子論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微子之命所爲作也傳云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曰宋公爲湯後疏云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遷于荒野及武王克紂微子乃歸之周子曰以爲遜野者是以爲奔周者非疏之說較優于傳矣于何知之于微子之言知之微子謂父師少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願行遜則其去紂也非奔周也能知廢也其不數不死而逃

之空谷也爲宗祀計也及武王易侯而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一時老成人爲紂所播棄者無不加禮而微子無間焉以行遜未獲故也則殷室一日未亡決無奔周之事可知矣即使殷室既亡而武庚尙在微子亦以行遜終耳作賓王家豈得已哉由是言之微子之遜野在武王未克商以前微子之歸周在武王既克商以後此事之本末也如謂逆知紂之必亡而抱器奔周視君親如脫屣卽少知大義者且不忍出此而謂微子爲之乎更可異者史記宋世家曰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夫司馬遷之書每多紕謬不可信夫既曰肉袒面縛矣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乎金仁山曰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此說近之

韋菴經說

五

泰誓論

尙書泰誓序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自虞芮質成受命改元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經文言十有三序以爲命九年武王立二年而觀兵十有一年若尙蓋文王受命今而數之故稱十一年也非武王卽位之年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謂文王受命十年而崩與書序少異耳書序史記皆因大雅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之語故有是說余竊疑之夫紂暴主也文王純臣也文王之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是時天下之人心駸駸乎去商而歸周矣然以他人視紂則曰此孩童也此獨夫

韋菴經說

六

也文王視之則依然天王聖明也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商辛在上而文王南面稱尊是一時有二王矣以理斷之果可信乎不可信乎詩序所云受命作周者蓋有說焉文王自釋囚以還紂賜之弓矢得以征伐四方是受命于紂非受命于天而爲天子也此梁肅之論也作周之義亦謂周家積德累仁八百年之大業自此而興起耳非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此王梅溪之論也然兩家皆知文王稱王之爲誣矣而十有一年則合文王數之是猶爲書序史記之所惑也歐陽子不取信于序不取信于史記而斷然取信于書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耳又何疑哉文王卽位既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者皆諸儒之曲說也尙書之明文而信諸儒之曲說有識者固如是乎雖然歐陽子之論固確然可信矣其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則愚未敢信也十一年者合文王在位言之書序之說也十三年者就武王卽位言之經文之正也既就武王卽位言之則當曰十有三年不當仍曰十有一年也此又歐陽子之所未及故特表而出之

金縢論

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漢孔氏傳云辟謂周公致辟於管蔡而誅殺之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一

讀爲辟一讀爲避二說孰是周子曰鄭說是也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皆從此說朱子始亦疑孔傳當從後乃力辨其不然則知鄭說爲不誣矣蔡九峰云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公於此時將請於王而誅之耶抑白誅之也則致辟管蔡之說有斷乎其不可行者疏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卽東征三年除去初來一年故曰二年也此尤不可不辨蓋居東在罪人未得以前東征在罪人既得以後使罪人未得而公遽東征成王之疑不滋甚乎蓋居東之與東征兩事先後各不相蒙疏乃牽合爲一又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謬矣

壹卷經說

七

君夷論

君夷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夷史記謂周公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故不悅宋張無垢言憂成王幼冲其才不過中人故不悅此二說者皆未深知召公之心者也夫召公之心自有所以不悅者其思深其慮遠豈區區淺陋之見所能窺測其萬一哉由史記及鄭王言之則不悅周公也當成王諒陰之時書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絕無踐阼而治之說踐阼而治漢儒記禮之

誕也周公曾有是乎且召公相洛邑周公營成周召公之心猶周公之心也設有纖毫傾軋之私則召公非聖人矣至於三叔流言金縢冊祝周公之忠孝可以感風雷可以格冲子而獨不可以悟召公此豈近於人情其謂不悅周公者妄也自張無垢言之則不悅成王也以爲不悅成王則益淺之乎窺聖人矣周公左召公右周室之所以成王業者唯兩人是賴苟去其一則主少國疑之際天下事未可知也況成王之才雖非中知以上然觀其執書以泣猶知悔過非猜忌殘刻者比召公又何所懟於其主而愬然歸老乎夫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此范蠡之所以料勾踐者而謂召公亦以此料成王必不然矣其謂不悅成王者亦妄也愚嘗慮其地度其情召公相文武已二世矣至成王親政年及耄期而尙居師保之尊受付託之重朝乾夕惕惴惴焉惟恐相業之不卒而急欲去之此避權遠勢之苦心亦慎終如始之至計也所謂思之深慮之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吾嘗反覆於君夷一書因召公欲去而周公留之輔政故篇中以伊陟臣扈闕天散宜生等望之在召公本非有不悅周公不悅成王之意書序妄加揣度而後之人承訛襲謬而爲之說何其薄待召公也蓋不以寵利居功者大臣去就之宜忘身徇國而不忍一刻離者人臣始終之義總之各成其是而已不可以優劣論也

壹卷經說

六

周官論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維百又曰夏商官倍蓋中天而下事日益繁則官日益眾其勢使然耳禮記明堂位乃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與周官之語迥不相侔何也周子曰明堂位一書出自漢儒臆解非聖人之言烏得爲定論哉周家一代官制自當以周禮爲準然合之周官亦有不盡符者如周官首言三公次及三孤次及六卿則公孤在六卿之上職任之大無過于此矣周禮三公三孤有兼官而無正職其不符一也或謂師氏卽太師保氏卽太保未嘗闕也然以師保之尊反隸司徒之下有是理乎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言六服諸侯或一歲一見或二歲一見或三歲一見其不符者二也昔劉子駿鄭康成皆

韋菴經說

文

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獨詆爲六國陰謀母乃有不盡出于聖人之手者乎蔡九峰集註亦曰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後之學者合周禮與周官而參考之去其異說而衷於一是則周家一代之官制可得而定矣

穆王三書論

孔子刪書存穆王三篇以繼文武成康之後若曰于君牙見率祖攸行之德焉于冏命見紹承先烈之美焉于呂刑見哀憐無辜君子長者之道焉左傳言穆王周游天下祭公謀父作爲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得沒于祗宮自書言之則守成之令辟也自左氏言之一盤游無度之君而已矣一人之身功過相懸乃若是耶周子曰書可信也

左氏之言失之誣者也夫乘八駿觴王母創自列子之書而好奇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實之左氏襲其怪誕不經之說欺當時而誤後學其罪固已大矣韓文公徐偃王廟碑文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冥王母于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國以穆王之賢孔子尙有取焉而韓子黜之若秦始皇煬者其是非不大謬于聖人乎嘗考穆王享國百年猶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又曰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其所以詰誠臣工者皆古君臣相與有成之語而議者不察責其意不在天下亦已過矣愚謂穆王令辟也又有君牙伯冏呂侯諸賢佐相與扶持而安全之文武成康之

韋菴經說

手

業其不至于廢墜者職是故耳左氏所言非穆王始勤而終怠也又非聽其言則美而施於用則悖也傳之非其真也學者亦取信于孔子焉可矣

秦誓論

孔子序書所以始虞書而終秦誓者何也周子曰悲王道之不復興也尙書五十八篇之中自唐而虞而夏而商而周凡治亂興亡之迹畢備焉其體曰典曰謨曰訓曰誥曰誓曰命其文則有頌有規有勸有戒以聖人爲之君而臣子頌揚其德者時則有若堯舜若禹湯若文武以賢人爲之君而臣子箴規其闕者時則有若太甲若成王其爲中材之主必待勸勉而後成者時則有若中宗若穆王其困

而不及聞之足戒者時則有若太康若桀紂其與詩三百篇之美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無以異也獨秦晉一篇兼規頌勸戒而有之大抵皆衰世之詞而已夫秦穆居五伯之一乃聖門之所不屑道者孔子奚取焉曰穆公以不用蹇叔之言致殺之敗于是歸而作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則猶能補過也曰詢茲黃髮則猶能尚賢也曰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則猶能去讒也是故孔子取之與伯禽費誓並錄而不刪蓋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云爾若曰平王東遷以後王道其不可望也能如伯禽之用兵庶乎其可矣五伯迭興以來王道愈不可望也能如秦穆之悔過亦庶乎其可矣周之將化而爲秦也

韋巷經說

三

孔子殆逆知之而有不忍明言者乎故曰始虞書而終秦誓者所以悲王道之不復興也

詩序論上

世以詩序爲孔子作者初無所據惟陸璣艸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之卜商卜商爲之序隋經籍志亦云序爲子夏作則詩序似爲西河氏之書矣范曄後漢書又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何歟周子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創之者子夏成之者衛宏而其間轉相傳述者則漢之諸儒也古之時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其所從來遠矣後之儒者各從其師說而增加之其言有是而亦有非有純而兼有駁故曰詩序非一人之書也毛苴授之毛萇毛萇授

之賈長卿賈長卿授之解延年解延年授之徐敖徐敖授之陳浹時謝曼卿亦善毛詩東海衛宏從而受學自苴以下凡五傳而至曼卿六傳而至宏轉相傳述而爲之云爾司馬遷作史記而日者等傳褚先生補之班固作漢書而古今人表曹大家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獨出自一人之手可乎蓋詩序成於衛宏而實不始於宏亦猶書序作於孔安國而實不盡出於安國也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庶幾其近是歟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其先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詩序論下

韋巷經說

三

毛萇鄭元泥於詩小序曲從其解多取言外之意朱晦翁說詩則一切掃去之而自爲之說葉夢得論曰衛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其意似以朱子爲是毛鄭爲非矣周子曰詩序有所短亦有所長盡取之不可盡棄之亦不可如抑之詩衛武公自警之詞也而序又以爲刺厲王常棣之詩周公誅管蔡而作也又以爲文王之詩一事而兩岐學者將安所適從乎至於何彼穠矣之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蓋言下嫁者祖平王而爲之孫上娶者父齊侯而爲之子也序以爲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則夫之鑿兩無正缺文也序乃曰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爲政則失之誣若此類者皆序之所短也若夫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人木瓜之詩序以爲報功采芻則以爲懼讒青青子衿則以爲刺學校廢其說必有所受未可盡非朱子概舉而歸之淫風恐非作者之意若此類者皆序之所長也其所長者吾信之吾從而遵之其所短者吾疑之吾從而置之去其所短而但取其所長是在學者之善爲別擇而已矣

新臺乘舟論

邶風新臺乘舟何爲而作也哉曰新臺齊人所以刺宣公也序以爲國人所作者非二子乘舟國人所以哀二子也夫二南之變而爲邶猶易之泰變而爲否讀此二詩則知衛之三綱

韋巷經說

三

淪九法斃矣不亡何待乎衛宣公上烝夷姜生汲爲取于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因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姜愬汲于公令汲之齊使賊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使去之汲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汲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宣公因立朔爲世子是爲惠公惠公幼而嗣國公子頑通於宣姜與宣公之烝夷姜如一轍焉衛人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納黔牟與燕伐周二王子類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弑懿公而滅衛嗚呼自宣公以後

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惟毒流子孫而且釀成王室之亂衽席之禍一至於此可不懼哉而職爲厲階者則皆宣公之淫惡爲之倡也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爲世道慮蓋深遠矣

南陔六詩論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董氏以爲有聲無詩乃本無之非失亡也朱子以爲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今已不可復考矣劉須溪亦祖其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補亡之無謂也然以鄭元箋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考之皆云遭戰

韋巷經說

三

國及秦而亡則知六詩在孔子之時不獨有其聲兼有其詞矣夫笙詩與管詩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之有詞亦明矣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謂之無詞不可也若無其詞而但從音韻摹寫之則小序言南陔爲孝子之相戒以養白華爲孝子之潔白華黍爲時和年豐而宜黍稷由庚爲萬物得由其道崇丘爲萬物極其高大由儀爲萬物各得其宜不幾於鑿空立說乎蓋祖龍焚書之後典籍之殘闕不全者固已多矣南陔六詩乃昔有而今無者不當與投壺之魯鼓薛鼓並論也

甫田十千解

小雅甫田之首章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傳曰甫田天下田也疏曰甫大也箋曰甫之爲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是甫田之說不一也傳曰十千言多也疏曰一歲之中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箋曰九夫爲井井十爲通其稅十夫通十爲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共萬畝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嚴氏詩緝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是十千之說不一也周子曰士冠禮注云甫丈夫之美稱或作父鄭箋據此遂以甫爲丈夫其實非也稅從地不從人也甫田卽下篇所云大田耳以大訓甫文義極順如謂以丈夫稅田則晦窒而不可通矣是甫田之說傳疏得而箋失也傳以十千爲多固嫌其泛鄭箋孔

韋巷經說

姜

疏以十千爲一成萬畝之稅亦屬支離惟嚴氏百取十萬取千之說明白簡捷可解紛紛不決之疑蓋十千者舉成數言之亦猶頌云萬億及秭云爾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係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但計其田畝以收其稅而已明以爲計畝收稅之法如百畝則收十畝之稅萬畝則收千畝之稅所在大田每歲皆有十千之收不必云一成十萬畝取其萬畝爲十千也是十千之說嚴得而諸說皆失矣

宣王論

王者之治天下也非慮始之爲難而圖終之不易蓋國家當敗衄之餘四裔交侵士民離叛其勢不可以終日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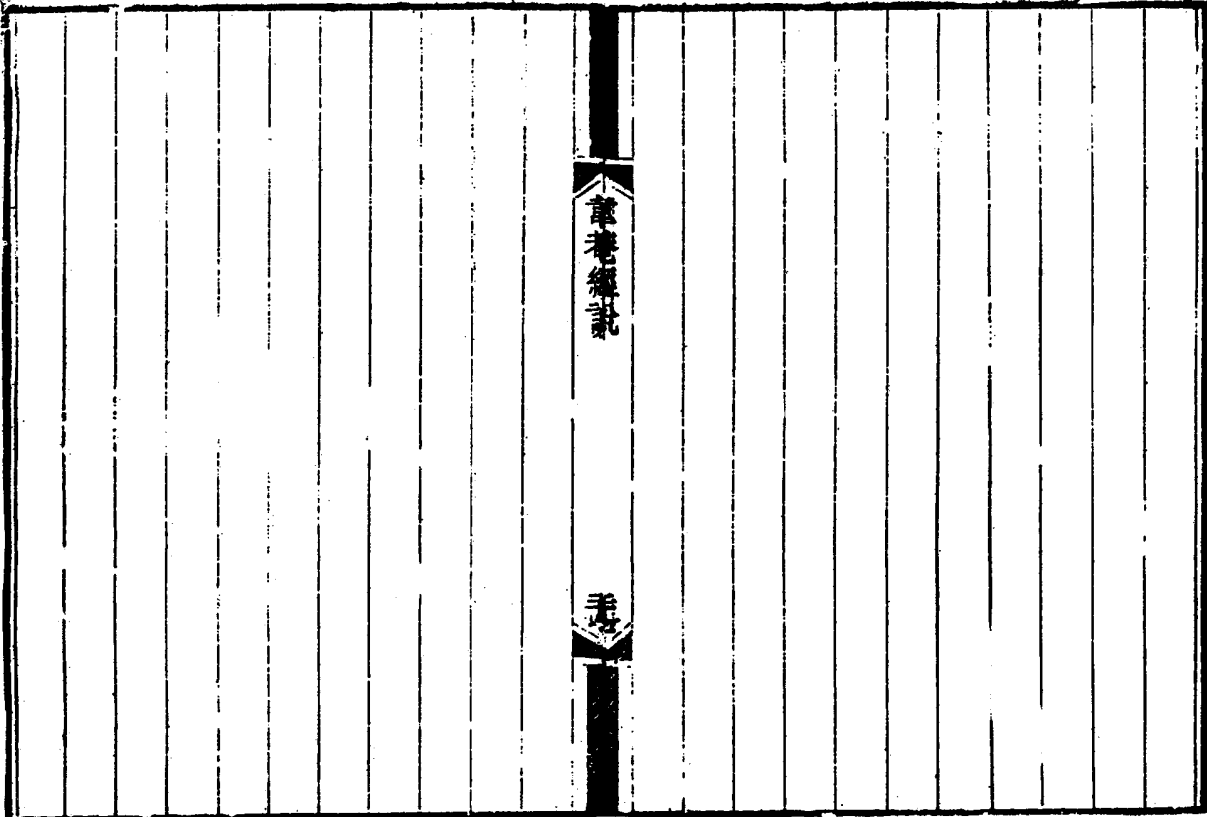
發憤爲天下雄則亦可以挽既去之天命收已散之人心至於天下已治矣已安矣以爲四海之大不復有微風動搖者吾雖高枕而臥無傷也於是數十年之所茹荼集蓼而成之者遂以一朝敗之而有餘是何也志氣鼓於方新而功名墮於末路智勇生於困辱而禍患伏於晏安也自古迄今蓋往往而然矣吾嘗讀二雅宣王諸詩及前史所載之事未嘗不歎其慮始之善而深惜其忽於圖終也周自厲王出居於彘獫狁孔熾逼近王畿其勢亦岌岌矣宣王繼立命將出師王國大定非中興之令主而能若是乎是故二雅之頌宣王者不一於六月見匡定之功焉於采芑見軍容之盛焉於車攻吉日見復古之美焉於崧高烝

韋巷經說

姜

民韓奕見封建之典焉於江漢常武見文德武功之並懋焉且爲之相者時則有若甫侯韓侯若申伯若仲山甫爲之將者時則有若程伯休父若方叔若召虎內外一心宮府一體猗歟休哉蓋文武成康之業實嘉賴之矣不謂之中興之令主不可也然考之於史不籍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舍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而還復料民於太原皆盛德之累也然則周轍之東豈盡平王之罪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夫宣王一人耳自詩言之則爲中興之令主自史言之則爲失德之庸君抑何判然若兩人也豈詩之所頌多溢詞史之所書皆直筆耶其詩之所頌者以功而掩過史之所書者以過而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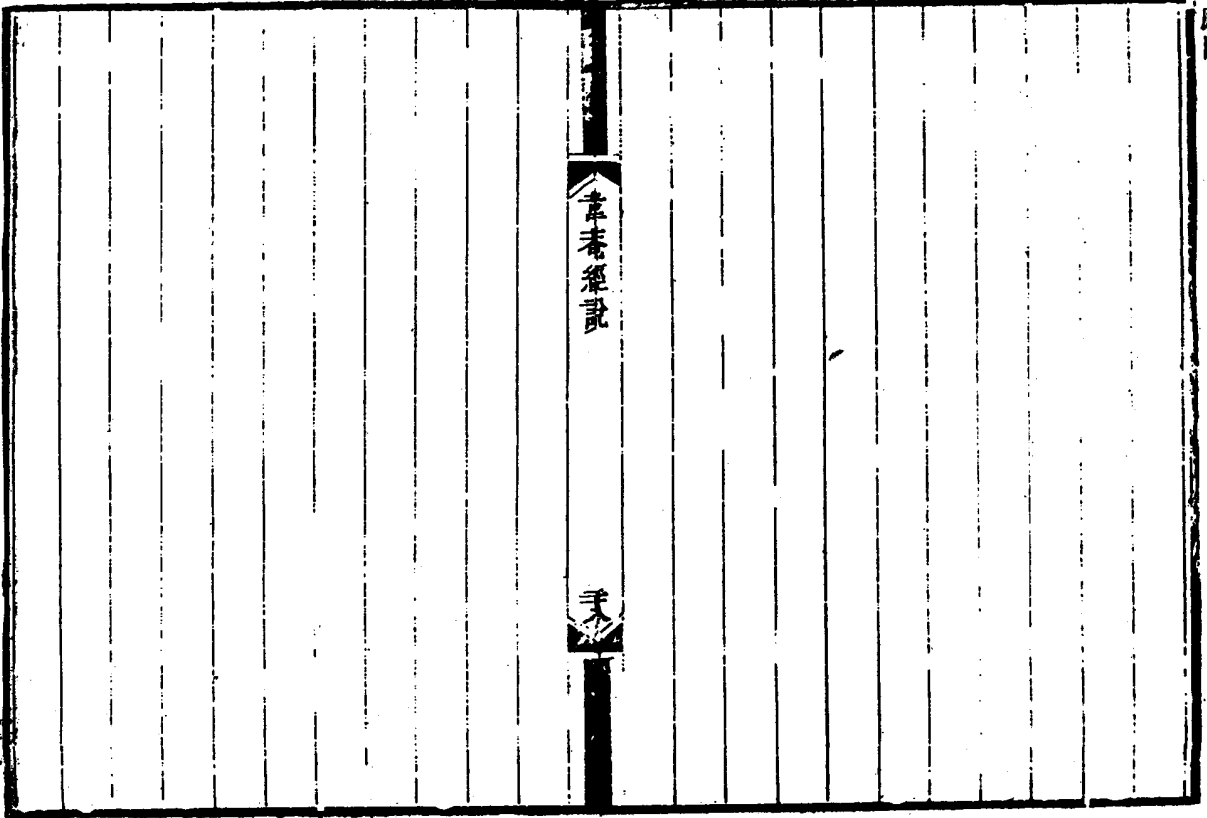
尾闕



韋老經說

手

原闕



韋老經說

手

已此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嗟乎世無孔子則春秋之天下幾何不胥化而爲禽獸也哉紫陽朱夫子有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如徒舉一偏之例一曲之說以爲聖人之善法在是烏足與論作經之旨哉

三傳優劣論

班固曰春秋五傳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也又曰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此二傳在漢時早已散軼其行於今者惟左公穀三傳而已或問三傳之中果孰優而孰劣曰質之于經有所合亦有所不盡合蓋短長互見不可以優劣論也左氏雖後出而曾見國史故紀事則密而談理

韋考經說

左

則疏公穀雖同出一師而未見國史故談理則詳而紀事則略公穀說經凡春秋所無者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有互相矛盾之處至于創立條例則近乎鑿矣此公穀之所以有瑜亦有瑕也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蓋亦有足多者然往往以成敗論人利有害立說其是非不能無謬於聖人此左氏之所以有功亦有罪也後之學者于事蹟則信左氏於義理則宗公羊穀梁去其不合於春秋者就其合於春秋者其於聖人作經之意夫亦可以熟識其指歸矣

隱公論

春秋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即位攝也十一年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蔦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蔦氏穀梁曰隱將讓而桓弑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難者曰左氏以隱爲攝是不當立而立也穀梁何以謂之曰讓周子曰隱非攝也讓也獨恨其讓之不早讓耳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則國乃隱之國也桓安得爲君公羊所云母以子

韋考經說

左

貴子以母貴者其說左矣聞之諸侯夫人薨禮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爲繼室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特異於餘妾故云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仲子聲子均爲惠公之妾未可云隱之母賤桓之母貴也因仲子有寵而欲立其子者特惠公之亂命耳亂命其可訓乎是故隱之得國分也亦義也難者曰攝與讓有辨乎曰胡文定言之當矣非其有而居之曰攝周公踐祚而治是也推己所有以與人曰讓堯禪舜舜禪禹是也隱桓皆非嫡子而隱長於桓其非不當有而居之也明矣國爲隱之國而欲授之於其弟其爲推所有以與之也抑又明矣故曰隱非攝也讓也難者曰隱之讓誠善也而釀鍾巫之禍者誰乎曰罪在惠公自

三代而後有嫡則立嫡無嫡則立長天下之通義也惠公欲廢長而立少而使隱公致國於其弟是教之爭而導之篡也可乎哉余嘗上下千百年問其以傳弟啟亂者前此則有宋宣公矣後此則有宋藝祖矣先公不傳子而傳弟其後穆公不忍負宣公卒致華督之弑君子謂釀其禍者宣公也藝祖奉太后之命亦不傳子而傳弟其後太宗忍負太祖而殺德昭廷美君子謂釀其禍者藝祖也隱之得國與太宗異其讓國與穆公同而卒見弑於亂臣賊子之手君子謂釀其禍者惠公也雖然隱亦不能無罪焉隱當羽父未諳以前不能為太伯之採藥亦當學周公之明農棄千乘其如遺老菟裘而不悔上以全兄弟之恩下以杜

卷經說

羊

讓邪之口不亦身名俱泰也哉乃濡忍不決俾羽父得媒藥其間而成桓公之逆節隱之弑不可謂非隱之所自召也烏得云無罪乎余以為鍾巫之禍在惠為不父在桓為不弟在羽父為不臣而在隱為不斷之四人者皆有罪焉而輕重之衡則徑庭遠矣

歸祊入祊論

隱公三年八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而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注云成王以周公以大勳勞故賜之許田以為朝宿之地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為周宣王之母弟有湯沐之邑在祊周室既衰

鄭以天子不復能巡狩故欲以祊易許各從其近者以相易也許田近鄭又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詞以有求也經言我入祊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余嘗合而斷之魯之有許田鄭之有祊田皆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彼不可以私與此不可以私受乃一歸一入私相與受而肆無忌憚者此其中蓋有故焉鄭志在叛王而結魯以拒周歸祊者欲取姑與之計也魯桓君自立入祊者以許償鄭而結鄭以求援也鄭不宜歸而書歸魯不宜入而書入皆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其罪一而已矣不可以優劣論也

桓公論

卷經說

羊

李廉春秋諸傳會選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滅終賈夫婦之倫而人理亡魯國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之冊實始諸此故春秋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為人亦往往不義而得眾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贏之會謹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已害也孰知禍起於帷簿哉此蓋天道之應也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論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馬驢釋史曰嗚呼君尊臣卑天下之大防也君不尊則失為君之權臣不卑則不守為臣之節犯亂由此生而大逆由斯起可不為之寒心哉周自文武成康稱為全盛并建支庶以藩王室自是以降周道寢衰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至於厲王乃流於菟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宣王中與北伐獫狁南平徐淮既而南國喪師周亦不兢幽王無道愛嬖庶戲諸侯卒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內賴周召之輔外藉侯伯之功故鄭桓死而新鄭建晉文勞而彤弓錫秦襄戰而西土

韋菴經說

封周雖多故惟是伯叔甥舅以鎮撫王室不謂兄弟之國蓄憾抗命敢以一矢加王如鄭莊者也攻之左氏傳王命虢公作卿士鄭伯猶朝王其後易田奪政鄭始不朝及王以三國來伐鄭莊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是謬為卑辭以掩罪戾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平王之際諸侯之強詐不仁無如鄭莊公者觀其易田曰假襲舊日朝逐其弟而愧餽口離其母而賦融洩滅許而分其國則曰我無利此土射王而中其肩猶曰不敢陵天子其於君臣母子兄弟鄰國之間莫不內肆奸貪而外為恭順有聖天子出必以鄭伯為首諫焉

莊公論

禮云父母之仇弗與共戴天莊公之與齊襄殺父之仇也父仇一日不復則不可以為子亦不可以為人乃釋怨忘親味復仇之大義不惟不欲報之而已且從而厚德之羞惡之良剛常之大漸滅盡矣故春秋于莊公三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築王姬之館則譏之姜氏會齊侯於禚則譏之享齊侯於祝丘則譏之公及齊人狩於禚則譏之姜氏如齊師則譏之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則譏之又如齊如莒則譏之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哀入則譏之何譏乎爾譏其不知有復仇之大義而以怨為德也夫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享國最久一旦身死而子般被弑幾至亡

韋菴經說

國攻其厲階則皆起於天理之不明與宗嗣之不定後之有國者其亦以是為殷鑒而可哉

閔公論

君子讀春秋一書至莊閔之際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曰釀武闢之禍者非他人莊公也莊公二年夏春秋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之得操兵柄自此始其後莊公薨子般弑慶父哀姜利閔公之少而立之其目中久已無幼主矣二年之內弑我兩君而國人莫敢誰何雖賢如季子亦束手無策不能伸討賊之大義者何也以兵柄不屬故也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聞之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藉令莊公之時慮尾大之不掉徐收其兵柄而防閑之則慶

父雖有無君之心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即不然而子般見弑執而戮之在反手間耳安得有此禍哉故曰釀武闖之亂者莊公也

甲午治兵論

莊公八年春王正月師次於郕以俟陳人蔡人趙氏曰無禮而次是欲自爲甲午治兵左傳曰治兵於廟禮也公羊傳曰出日祠兵入日振旅皆習戰也穀梁傳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三傳之中惟穀梁發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于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左氏以爲治兵於廟非也禮言受服於廟

善卷經說

善

矣曷嘗言治兵于廟乎公羊以治爲祠傳寫之訛也蓋嘗論之經先書次於郕以俟陳人蔡人次書甲午治兵師久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離散故申明約束以整齊之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按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今治兵於春非其時矣楚將用師於中國則于文治兵於睥于玉治兵於薦于庚治兵於汾皆治之於出兵之先者也今治兵於次郎之後非其地矣胡文定以爲譏黷武者是也穀梁善陳不戰之說特泛論行兵之道耳非真莊公之善陳也夫莊公勞師於外既不能以嚴始又安能以嚴終也哉

荆敗蔡師於莘論

莊公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荆州之彝然也穀梁傳曰荆楚也何爲謂之荆逃之也杜預則曰荆楚本號也周子曰杜說是也特未暢其義耳啖趙說春秋取公穀而不取杜預不亦疏乎宋王光庭兼明書曰按禮記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又詩曰荆舒是懲則荆爲楚之本號明矣若以其侵伐中國貶之爲荆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一貶之乎禹貢四海之內皆置九州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有加大於小而爲貶者乎且莊公十三年荆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荆楚敗徐於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

韋菴經說

善

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春秋之例舉國稱人卽爲貶未聞去其國號而舉州名以爲貶者也或曰旣不以荆爲貶則經書荆而左傳稱楚何也曰當此之時楚實名荆左氏爲傳之時近書爲楚耳周子讀其書而恍然有悟曰古今以來一國兩號者多矣何獨於荆而疑之哉成湯國號曰殷其後曰商叔虞封唐子孫稱晉呂氏之後改而爲甫拓跋氏始號曰代後改曰魏荆楚乃二木名前書荆而後書楚亦猶殷之後曰商唐之後曰晉呂之後曰甫代之後曰魏云爾經書敗蔡師於莘爲其蠶食小國諸侯故直書其事以誌貶義不繫乎荆也觀於光庭之書則知杜注與公穀兩傳是非判矣息慎過蔡侯曰吾城也此而

之

季子來歸論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左傳曰請復季友也齊桓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郕以待之季子來歸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云來歸何喜之也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三傳異詞而同旨則季子之賢可知矣夫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於外哀姜專政於內季子力不能討避難奔陳權也當是時閔公纔九歲耳請復季友者誰乎陳氏曰國人爲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此其說似矣而未盡然也請復季友者乃魯大臣之深謀豈國人所能與乎臨川吳氏曰

韋巷經說

季

慶父哀姜蓋惟恐季友之歸矣而爲國計者能以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而與之盟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者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於郕以待之季友以伯主之命而歸魯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或曰季子雖歸慶父卒弑閔公則國人何樂乎有季子而欲其來歸也耶曰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今也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以其有季子在也宜乎三傳之異詞而同旨也朱夫子誤信左氏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

僖公功過相半論

鄭端簡公古言云魯頌極言僖公之盛然魯亦自此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公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齊爲孟孫氏一傳而遂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黃氏曰抄美之爲中興之令主以爲魯之有僖公猶周之有宣王也或曰同一僖公也何以魯頌則美之而春秋則譏之耶曰春秋責賢者備自黃氏言之則褒之太過自鄭氏言之則責之太苛余以謂山堂考索之論庶幾能折其衷矣其言曰魯頌四篇美僖公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然攷之春秋新作南門則書之四卜郊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詩多溢詞而春秋

韋巷經說

美

直書其失何歟說者謂僖公之爲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爲教也

梁亡論

僖公十九年冬梁亡左傳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其主取梁者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傳曰湎於酒滌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夫梁爲秦滅據實而書則經文當曰秦人滅梁使後人讀之夫國不飲隳其

吞併而小國得以倖存豈不甚善乃沒而不書而書曰梁亡君獨以亡國之罪罪梁者其故何歟曰經書梁亡所以戒後之為人君而狙詐使民者古之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如六月興師築城營室其不忍用民之力者情也不忍用民之力而又不不得不用民之力者勢也當其時民皆踴躍以從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無他所以感動其趨事赴功之忱者夫非一朝夕之故矣梁君本無寇而誑其民曰某寇將至本未嘗襲而誑其民曰秦將襲我此與幽王烽火之戲何異操是術也以往一試之而民應再試之而民離三試之則紛紛如鳥獸散耳一旦大師壓境其誰肯為我用者假令梁之君朝考夕糾內修政事外睦強鄰而以

韋素經說

毛

誠信固結其民秦雖貪暴烏有可乘之隙哉惜也卒以詐喪其國也春秋不書秦人滅梁豈真怒秦人之罪乎亦以梁之罪有更重于秦者在耳左氏則曰自取公穀則曰自亡皆得聖人筆削之旨非刻論也

宋襄公論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左傳云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伐鄭楚人圍宋
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言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馘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一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

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不成列則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後之人往往以美名歸之且有謂論古之士不可以成敗分優劣者余竊辨其不然宋襄公益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五伯之善假者莫如齊桓次莫如晉文秦繆楚莊已不足為伯至于宋襄則最下矣何也千古不仁之主誠無有過于宋襄者也宋襄公執節于周于次睢之社欲以是屬東夷其忍心害理視一國君賤若犬豕而何有于重傷何有于二毛何有於阻隘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天下必無是情其既敗而飾為仁人之言者凡以竊其名而已矣公羊之說直為宋

韋素經說

毛

襄之所欺耳夫亦思文王之仁為何如者惠鮮懷保澤及枯骨一草木一鳥獸無有不被其澤者及其一怒而安天下則至仁之中大勇焉此與後世之君無其實而竊其名以塗飾百姓之耳目者奚啻相懸萬萬哉宋襄之為人

不度德不量力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用人於社其得為惠鮮懷保之恩乎不鼓不成列其得為一怒而安天下之師乎愚有以知其不能也故曰欲假仁之名而不善用其假者也司馬子魚料之審矣于其匪曹也曰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于其盟席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孟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穉于薄也曰禍尤矣也未足觀

懲君子其伐鄭也日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所以致敗者一一推見至隱而逆知之使襄公稍從其言猶或可以救敗乃有一子魚而不能用何怪其一敗而不可復救也嗚呼人知不鼓不成列爲襄公之巧於取名而不知其一生之大愚實在乎此公羊以文王擬之失倫甚矣蘇氏曰宋襄公王莽之流其誅心之論歟

文公論

文公中智以下之君也春秋譏之不一書焉而其失禮之甚者無如躋僖公一事商書曰典祀無豐於昵蓋子孫之祀其祖父禮有一定不可以意爲損益也況可顛倒其位次乎僖公雖長臣也閔公雖幼君也今當禘祭之時升僖公木主于閔公之上是生則北面事之死則跨而越之禮甚矣或曰僖之于閔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羊傳曰先稱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者何歟解之者曰君猶父也則臣猶子也文公以親親害尊尊故曰逆祀蓋非禮之大者也他如以妾母爲夫人四不視朔世室壞泉臺無兩不閉會同不與作主不時其有愧于僖也多矣然其失未有如躋僖公之甚者也

明按左傳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兩世作僖

閔不得爲父子同爲耳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楊士勤朱漢甫王文恪皆如此說

躋僖公論

章考經說

空

章考經說

空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按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雖爲弟已先兄而正乎爲君矣文公禘祭太廟以爲弟不可以先兄于是暫易兩主之位而升僖于閔上故三傳皆以逆祀譏之難者曰閔之與僖兄弟而非父子也公穀以爲先禘後祖者何歟周子曰家庭之中幼不敵長朝廷之上卑不敵尊古今之通義也夫禮有正有變古者天子諸侯無子則取兄弟之子以爲嗣分均以德德均以年年均以卜非兄弟之子則不取此禮之正也至于後世國家多故或傳之弟或傳之兄蓋亦不得已焉爾然既爲人後則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之父也此禮之變也僖公嘗北面于閔矣其生也事之爲君及其沒也得視之爲父乎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而文公素先後之經亂尊卑之序宜乎三傳之異口而同聲也漢惠文皆高祖子惠帝受之高祖文帝受之惠帝則爲文帝者當繼惠帝不當繼高祖而漢時議禮者推文帝以上繼高祖不知文帝之天下受之誰乎而何置乃若是乎此皆逆祀之類非禮之所從也宋劉敞爲兄後議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也其不可者一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其不可者二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己之命又廢先君命兄之命其不可者三天下

一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而不為其不可者四劉
敬所言真不易之定論也然則公穀以隣儲公為先爾後
祖又何疑乎萬世而下有厚于所生而忘尊尊之大義者
亦宜于此焉變矣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論

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左氏傳曰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
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穀二傳大意皆
與左同而師師則言卻缺此傳聞之異也胡文定獨以左
傳為據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獲且二妃晉姬生捷
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韋菴經說

聖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
能納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
弗克納也此說當矣愚以謂強弱者勢也是非者理也立
適以長古今之通義晉人欲以兵力囑邾人使舍其所已
立者而更置其所不當立者是論理不論勢也及其聞邾
人之詞引師而去是勢為理屈而改過不吝也其與怙惡
不悛者異矣公羊以稱人為既非也曾子引夫子之言曰
自反而不縮雖禍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由此觀之天下之至勇而莫可禦者莫如理而強弱
之勢不與焉豈獨捷菑之事為然也哉

宣公論

宣公之篡主之者仲遂成之者行父貪其利而曲庇之者
則齊惠公也文公夫人哀姜生惡赤與視嬖妻敬嬴生倭
宣公名倭 嫡庶之分判然明矣敬嬴私事仲遂與之同謀
殺嫡立庶文公薨仲遂如齊逆女請立宣公齊侯許之篡
弑之萌已肇于此冬十一月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其意蓋
有所恃焉耳春秋書日子卒為內諱也故曰主之者仲遂
也春秋時凡弑君之賊已列于會則不復致討宣公元年
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而宣公之位始定故曰成之者行父
也齊惠公以伯國之餘威苟能聲罪致討暴權臣之奸誅
篡立之惡簡賢者而更置之其易如反掌乃釋此不為而
既許其昏復列于會利令智昏良可深悼書曰齊人取濟

韋菴經說

聖

西田惡其貪也故曰貪其利而曲庇之者齊惠公也然則
宣公之罪當未減乎曰否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儼然受之
而不聞討賊之舉此其心固已深德之矣雖身不為弑而
其實與弑君者同科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此類是
也

趙盾弑其君論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按左傳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返
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
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夫

夫也爲法受惡情也越竟乃免自左氏言之則是弑君者穿也非盾也春秋不曰穿弑而曰盾弑蓋責備賢者之意耳其說是乎否乎周子曰否否董狐之言是左氏之言非也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不死喉以斃又不死當是時盾不弑靈則靈必殺盾不兩立之勢也桃園之攻盾爲戎首穿特受其指使而弑之云爾假令未弑以前盾先出奔他國及聞弑而返卽舉大義以討亂賊又誰得而誡之而盾也不然則其罪有專歸矣今日爲法受惡情也越竟乃免此豈真孔子之言乎孔子果有是言則春秋何以書曰趙盾弑其君乎蓋宣子自是首惡非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也董狐所云不越竟者所以明其實與謀

韋春經說

聖

也詎以越竟爲義不越竟爲非義哉此乃左氏奉合附會之言失之誣者也
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趙木訥曰弑君者穿而春秋書曰盾者穿之手而盾之心耳劉侍讀曰左氏敘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非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謂盾爲法受惡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四海之外亦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具子誰敢責之明按此四說皆足以糾左氏之謬

歸生弑君論

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曰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周子曰左氏於歸生多恕詞其亦未明乎筆削之旨矣嘗觀春秋之法每施於所可疑而不施於所無疑宋之罪無疑也雖不書之其罪不可逃也

韋春經說

聖

歸生之罪或疑于可免故書歸生爲首惡則宋之罪自見非以宋爲無罪而赦之也特較之歸生則有首從之分焉爾夫歸生身爲貴戚之卿秉國大柄大棘之役嘗率師以獲華元則非權之不足者也明矣宋欲行弑不謀于他人而首謀于歸生誠畏之也歸生苟覺其邪心執而戮之在反掌間耳而乃依回隱忍縱其爲逆其罪尚可恕乎且以畜老憚殺比擬君父陽爲寬假之言而陰實假手于宋以成其惡尙得謂之仁而不武乎厥後宣公十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則歸生弑君在當時已有起而議之者矣要而論之宋手也歸生意弑者也手弑從而意弑首也春秋書歸

生爲首惡以附于趙盾弑君之例所以戒後世之身爲大臣而首惡以爲逆者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楚子伐陳論

春秋宣公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初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相戲於朝徵舒遂弑靈公楚莊伐陳殺徵舒賴諸栗門可謂得討賊之義矣丁亥入陳乃動於一時之利欲乘亂以取其國耳故申叔時諫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於是楚子自悟其非無以自解故納孔甯儀行父子陳而去之此事之本末也或問公

韋菴經說

聖

穀皆以爲實與而名不與是乎否乎周子曰非也名與實竝見者也據事而論則當曰前與而後不予不當曰實與而名不與何則春秋之法有功則書其功以示褒有罪則書其罪以示貶楚子伐陳爲討賊也功也丁亥入陳動于利也罪也一事而功罪分焉春秋必不以後此之罪沒其前此之功亦必不以前此之功而并恕其後此之罪衰貶互見則用法得平公穀以爲實與而名不與則失其平矣

初稅畝論

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然以杜徐二家之說考之則知履畝而稅乃什二非什一也杜氏曰公田之

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徐逸注穀梁曰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朱子集註從之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是稅畝之爲什二無疑也嗚呼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蟥之變又不能謹身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匱乏之憂素先王之舊制而作法于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自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肇其端者宣公也浸假而列國效尤子產作丘賦魏文侯增田租暴秦開阡陌而民之財與力胥培克無餘矣書曰初稅畝聖人固逆知其流弊之至此而預爲之戒歟

韋菴經說

聖

明按木訥趙氏曰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入豐凶肥瘠之異也此初稅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出車乘則十而取二矣明以爲宣公稅畝是什二非什一也賦出車乘乃自昔寓兵于農之法恐難以此爲什二耳宜從朱氏

成公論

成公之見讒於春秋其大者有四焉元年作丘甲讒益兵也二年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讒其背晉而從楚也六年立武宮讒失禮也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讒僭且不時也他如滅鄆而書取不郊猶三望八月築鹿囿猶爲末滅焉爾

襄公論

襄公之時魯之被兵者數矣然能強自支延不至折而入於齊者則以晉為之蔽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皆凡四伐晉鄙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以其貳於晉也秋八月邾人復伐我南鄙十六年晉平公初立湫梁之會以我故執邾子莒子以歸齊侯又伐我北鄙十七年圍桃園棘邾人伐我凡屢見焉十八年晉會十國諸侯之師以圍齊十九年晉人復執邾子凡以為魯也至二十五年齊莊被弒二十七年慶封來聘而魯之患於是乎冰釋矣然則齊之不得逞志於魯者非真襄公之能自立也得強大之援故雖削而不至於亡焉爾

韋菴經說

吳

昭公論

魯自仲遂殺嫡立庶以來祿去公室已四世矣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季孫意如利其幼而立之此豈甘為之下者哉昭公不勝憤憤之心一旦欲伐季氏而去之輕謀致敗在子家鞅固已決其難圖矣雖然昭公失國出奔在季氏固不足責也獨于齊晉君若臣不能無深憾焉昭公之出也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瑣尾流離哀如充耳是豈齊晉之君果盡無人心哉蓋意如內蓄奸謀外結惡黨晉士鞅齊梁丘據皆受其賂而為之助而其君又從而聽之是故二十六年齊會諸侯於鄆陵二十七年齊會諸侯於扈皆以納公為名以取貨為實客死乾侯之禍實

釀於此當是時雖有宋樂祁黎衛北宮喜若曹若邾若滕拳拳於納公而卒不能復返其國則以意如之與齊晉聲勢相倚而彼亦無如之何也意如又奚所忌憚而不為耶君子觀于昭公之不復而知齊晉君臣之罪于是乎莫可追矣當是時田常蓄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其與魯之季氏何異藉令兩國之君發憤為雄聲大義以討亂賊不惟魯難可甯而田氏六卿亦惕息而不敢叛未可知也乃其為義之念不勝其為利之心而厝火積薪曾莫之悟可慨也夫

楚公子比弒其君於乾谿論

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楚靈王之弟于干也昭

韋菴經說

辛

公元年出奔晉十三年而歸弒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楚師伐徐楚于虔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棄疾召比于晉魯比而立之令下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是弒其君者棄疾也比非首謀而反書弒豈非萬世之疑獄乎穀梁傳為之辨曰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釋之者曰弒君不得言歸此不弒之一驗也又曰歸一事也弒又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釋之者曰比之歸適遇弒君之事爾此不弒之二驗也又曰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釋之者曰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蓋紀其日矣此不日不弒之三驗也然則經何以不書棄疾弒其君周子曰余讀春秋至此未嘗不感

棄疾之黠而深惜夫比之愚也從來亂賊之心亦知弑君
爲天下之大惡吾魯比立之而陽奉之以爲君使罪有所
歸然後以弑君之罪殺之而取其國此棄疾之隱衷亦棄
疾之勝算也比方歸國時苟逆知棄疾之奸必有篡弑之
事如吳公子季札先機遠遁又誰得而非之縱藉以刀鋸
亦當効死勿立乃貪於一時之利欲而被萬世之惡聲曾
不踰時身喪名滅爲天下笑是誰之咎歟後之君子適逢
此會處變行權當爲吳公子札不當爲楚公子比其亦春
秋訓世之權衡也夫

定公論

昭公客死乾侯季孫意如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

春秋經說

聖

是爲定公定公昭公之弟也以弟繼兄受位于賊臣之手
而不念先君之廟春秋于卽位之元年不書正月穀梁謂
之不以正始宜也王氏經世至比之桓宣則大過矣當是
時魯國之權盡歸私室哀公雖欲爲子臧之讓而衍與意
如有不容兩立之勢欲除季氏又恐蹈昭公之前轍而適
以速其禍其所爲亦極難耳幸而孔子見用夾谷之會齊
人棄惡從好旣而廢邱廢費駸駸乎有行道之機焉假令
久於其位則孟氏之城將有不動聲色而自墮者惜乎彼
婦出走不得大展其設施而定公之志日益荒季氏之勢
日益橫此誠宗國之不幸而亦大聖人之所無如何也悲
夫

圍成不克論

定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按孔子爲魯
司寇仲由爲季氏宰遂建墮三都之議定公十二年夏則
叔孫州仇帥師墮邱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矣至
十二月公親自圍成而不克何也公斂處父曰成孟氏之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孟氏之不肯墮成自此言啟之
矣夫墮三都之議將以張公室弱私家而除陪臣之害也
前乎此者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其爲叔季之害也久
矣故邱費之墮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大有功于孟氏
孟氏方倚之以爲腹心故成公圍之而弗克以是知除陪
臣之害者三家之願而張公室弱私家者非三家之願也

春秋經說

聖

或曰孔子嘗云我戰則克又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圍成
之舉獨不料其成否而輕發耶曰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在
舜禹文王且有所不免然則成之不克此亦何損於聖人
哉使其終秉魯政得以大展其設施將舉周公之典法率
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成康之盛可也區
區一成將不動聲色而自墮矣惜乎魯之君若臣卒以女
樂速之行也甯獨吾道之不幸已哉

哀公論

魯至哀公時日瘠月削貧弱不能自存者其咎安在曰咎
在事吳吳蠻夷之國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以報清之
役齊師敗績於艾陵魯雖借吳之力以致勝然亦倖而已

矣季孫有言曰小勝大禍也豈虛語乎次年有橐皋之會又次年有黃池之會吳是以伯吳之伯魯爲之也而魯且幾幾乎不國矣自宣公以來盟會禮繁兵戈四起不能復守先王之舊典是故始作丘稅繼作丘甲至于哀公二猶不足而復用田賦蓋亦不得已焉爾殊不知殫四境之賦稅不足以供大國之誅求泊乎民力既窮國本亦撥魯之爲魯遂有反裘負薪之勢焉然則哀公之事吳非真有所利也其實自貽伊戚而已矣

三禮論

周禮儀禮禮記其流雖異其源則同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秦火之後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取攷工

壹卷經說

善

記以補冬工之缺是爲周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是爲儀禮此外又有逸禮四十篇合曲禮檀弓雜記及月令明堂位樂記坊記表記緇衣共四十九篇是爲戴記卽今之禮記也孔疏云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其云戴禮者因戴聖所傳而得名猶詩之稱毛詩云爾三禮之中有同焉有異焉先王制禮之初本乎天殺乎地循乎性依乎情始乎語言容貌之微放乎經綸朝野之大順之則爲聖爲賢而反之則爲愚不肖此三禮之所以同也然而去聖既遠見聞不一辭因革不一代授受不一人則參錯不齊之論或出乎其間莆田鄭氏曰三禮之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

人而傳之各異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三禮之所以異也三禮之文儀禮獨無錯誤其可疑者周禮爲多而戴記尤甚學者但當別其是非而不當擅爲去取信者從之疑者缺之斯已矣鄭康成序云周禮爲體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殆不能無軒輕焉至於戴禮獨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得毋因其僞而并棄其真乎明以謂禮記一書或言體或言履大小具陳顯微畢備無容詳彼而略此也朱晦翁乞修三禮奏劄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却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其意蓋以王安石廢儀禮而獨存禮記故力矯之殊不知攷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有儀禮而無禮記則先王制作之精意千百世而下其孰從而求之故曰三禮可以並存而不可以偏廢

壹卷經說

善

攷注有刪有補有正論

愚按臨川吳氏之攷注有以其說不經而刪之者有從來所未備而補之者有錯見于他官而正之者至于冬官一篇尤加意焉太府凡賦賈之餘以供玩好之用吳氏則曰此二字宜衍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吳氏則曰宜衍蓋漢儒之警說存之適足以戒世削之乃所以尊經所謂其說不經而刪之者也於大司徒則取孟子五

典列于十二教之上于冬官之首則做五官之例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率其屬以佐王富邦國所謂從來未備而補之者也至於大司空則全取大司徒之文小司空則全取小司徒之文以下則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大夫遂人均人司市大市市刑質人廛人賈師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鄴長里宰鄰長較師稍人委人上均艸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小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炭掌荼掌蜃圃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邈師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薤氏凡六十一官皆以次而列焉所謂雜見於他官而正之者

韋菴經說

章

也觀其位置亦原本於俞王二家而詳略先後之間則草廬之攷訂爲尤當矣

訂正周禮論

周禮之不得爲全經也其故有二一毀于戰國之諸侯一厄於嬴秦之烈焰及漢惠帝時除挾書律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而冬官盡失劉歆以攷工記補之鄭賈爲之注疏漢唐諸子卒無有起而更張之者至宋淳熙中臨川俞壽翁作復古編以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耳於是殘缺者補之失次者正之而周禮一書犁然復備考亭朱夫子亦激賞之其後永嘉王興之亦祖述其說作周禮訂義至于有元巨吉甫之釋義吳幼清之攷注皆與俞王二先生之

書相表裏可謂大有功於後學矣或曰孔子不嘗云史缺文乎自唐虞以迄商周世遠風微傳聞各異其問文獻凋殘典章散佚者亦復何限然若書之女鳩女房詩之崇丘華黍春秋之夏五郭公大都以疑傳疑莫敢增易今以周公之制作一旦從數千百年之後憑其臆見而補之而正之僭亂之罪夫復奚辭愚竊以爲不然嘗觀周末秦火而後聖人之遺經其爲汨亂也多矣後之儒者乃執其汨亂之篇章而曲爲之解以護之雖心知其非而不敢稍加釐定以獲罪于聖人若曰吾以尊經也以從古也夫誠尊經而從古人豈得而非之哉雖然學者之讀書亦求其是而已矣如第斤斤焉拘守成說童而習焉白首而卒無一得

韋菴經說

美

如是而號于天下曰先聖之功臣其孰從而信之譬之祖宗之創業其始非不可法可傳也厥子若孫弗克負荷又從而廢墜之先世之流風不轉盼而漸滅盡矣洎數傳以下忽有幹蠱者出焉爲之振已墜之緒而廢者興墜者舉詎非克家之肖子歟周禮之訂正亦若是焉已矣俞王唱之于前丘吳和之於後其說似乎駭俗然而彼之所據者周官也周公之所作也彼之所訂者周禮也亦周公之所作也據未經燬亂之周官訂已經燬亂之周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也變其所當變以歸于不可變夫是之謂尊經夫是之謂從古後之人不求其是猥與揚雄王通之徒同類而共譏之亦甚過矣

理財論

所以生財者存乎民所以取財者存乎君所以用財而使
之不竭者存乎法假令有以生之有以取之而無道以用
之則下之所輸有盡上之所欲無涯以有盡供無涯其勢
常不可以終日然則舍節財之外豈復有所為理財之道
哉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是生財之目也以九賦
斂財賄是取財之要也以九式均節財用是用財之法也
合而觀之則周公當日所以理財之道概可知矣夫國家
之所以用財者其途不一祭祀則有牲牲玉帛賓客則有
燕享饗餼喪荒則有賙賻賑遺羞服則有飲食篚筐以及
器械興作之役鄰邦贈勞之遺與夫牧養之資祿于之節

韋菴經說

卷

適情之具此九者非可概為裁抑也又非可視為泥沙而
輕於一擲也是豐之膏之而均未有當也然則如之何而
後可曰此其道莫善於節而尤莫善于均不節則始而病
民繼且病國其弊同歸于盡而已矣節而不均是易之所
謂苦節不可貞也非中正以通之道也夫惟節之而仍有
法以均之則無不及亦無太過天子不敢妄求于是法之
外有司亦止謹守於是法之中生者愈眾取者愈廉而與
者亦愈以不厭可以行之一時亦可以垂之萬世則均節
之道得焉爾此周禮一書所以為千古理財之良法歟後
世心計之臣如孔僅桑弘羊之徒所謂斂怨為德者也人
主不察而誤用之其不至於覆亡其國者亦幸而已矣

攷課論

古之帝王知天下之人情不能無所慕而為善無所畏而
不為不善是故朝廷之上有賞罰然後僚采之中有勸懲
此攷課所由昉也攷之虞書當羣后四朝之時不過曰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後遲之三載而攷績又遲
之九年而黜陟幽明唐虞之攷課如是而已至于成周則
異是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
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由斯
以觀在唐虞則甚疏而在成周則甚密其故何歟曰唐虞
事少官亦少故其法不必不疏成周事多官亦多故其法
不容不密時勢使然也要之太宰攷百官與攷羣吏其法

韋菴經說

卷

亦有不可概施者何也百官謂卿大夫是為太宰之正貳
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于王而廢置之羣吏
謂羣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般輔也其位卑則三年之
終或罰或賞太宰咸得自專焉雖然羣吏之治又非必待
其三年而後攷之也太宰以下小宰既每月攷之矣又云
宰夫歲終則令正歲會是歲有攷也月終則令正月要是
月有攷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是日有攷也蓋視小宰為尤
詳矣大約成周之攷課為途甚多或攷其教或攷其治或
攷其財賄或攷其器用或逆之而詳稽于任職之終使之
無所遁或待之而預誡于入官之始使之知所遵為疏為
數其期不一而約其大綱總之不離六計者近是小宰以

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廉察也善有德及民者故六計首列之敬則操持勿失正則特立不阿二者皆長于德行之吏也能則肆應有餘法則職守無曠辨則斷決不欺三者皆長于才能之吏也以此察之使職稱其才位如其德賢且能者無所隱而不肖者亦無所容其不肖攷課之法莫善于此或曰六計廉善不廉惡何也曰司寇以糾過爲事故有官刑以懲其惡小宰以興治爲事故有六計以旌其功兩相濟也非兩相妨也當是時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其身夫然而賞罰有不當勸懲有不行者乎然則成周攷課與後世之以九

韋巷經說

堯

品官人十科取士者異矣

教典論

司徒掌邦教自舜之命契始也其詞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是成王作周官則曰司徒敷五典擾兆民穆王命君牙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然則五典之外別無所爲教也審矣攷之周禮大司徒職曰教職官曰教官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典曰教典而總以親義別序信盡之是猶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或曰司徒之職亦不一矣財賦之出入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皆其所掌也獨教典乎哉曰財賦土地人民之事乃五官之錯簡而雜見于司徒者也非其

本職也司徒之所掌豈尙有大于教典者乎雖然五典其大綱也數其節目則有十二教焉有六德六行六藝焉所謂十二教者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以先其德禮教官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節制祿以後其政刑若是者皆所以扶植五典本平事而同歸于道者也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得于心而爲德體于身而爲行習于事而爲藝德行所以成已教之本也道藝所以成物教之末也若是者皆多爲之途隨其才質之高下而曲成之以約之于五典之中者也是以大司徒之教及于天下小司徒奉而行之其教止及于王畿以次而降則五家有比長二十五家有閭胥百家有族師五百家有黨正二千五百家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有鄉大夫無入非教也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在州黨則曰序在國則曰成均亦曰瞽宗始乎京師放乎里巷無地非教也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正歲攷法則一歲二讀法矣州長又加以春秋二社則一歲四讀法矣黨正又加以四孟族師又加以春秋祭醮閭師又加以春秋聚衆之時則一歲又不知幾讀法矣是無時非教也要其所以立教之旨總之不離五典者近是成周之世教化行于上風俗成于下比戶可封而禍亂不作有以也夫後世以虞廷之五典視爲具文而置之所以繩民者愈刻而民之叛其教也益寡廉鮮恥而莫之禁嗚呼辟雍鐘鼓之化微而子矜城闕之詩作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有掌教

韋巷經說

卒

千五百家有卿大夫無入非教也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在州黨則曰序在國則曰成均亦曰瞽宗始乎京師放乎里巷無地非教也鄉大夫以正月頒法以正歲攷法則一歲二讀法矣州長又加以春秋二社則一歲四讀法矣黨正又加以四孟族師又加以春秋祭醮閭師又加以春秋聚衆之時則一歲又不知幾讀法矣是無時非教也要其所以立教之旨總之不離五典者近是成周之世教化行于上風俗成于下比戶可封而禍亂不作有以也夫後世以虞廷之五典視爲具文而置之所以繩民者愈刻而民之叛其教也益寡廉鮮恥而莫之禁嗚呼辟雍鐘鼓之化微而子矜城闕之詩作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有掌教

之責者亦在乎端其本以化之而已矣

選舉論

德行道藝大司徒所以教人之具也而不知用人之法亦不外此夫成周之鄉舉里選宜屬於冢宰而今乃屬於司徒者何居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然後可以用之於一曰誠重之也誠慎之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凡以長其善救其失而豫養其公輔之器也當其未用之先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而書之至於三年大比則又攷其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焉興賢卽漢之舉孝廉興能卽漢之舉茂才或出使爲長尊其德也或入使爲治重

韋菴經說

奎

其才也蓋用之於既教之後者如此此鄉舉里選所以爲萬世用人之良法歟何也今日之敦詩說禮束修砥行而爲士者他日學成而仕則爲公卿爲大夫者胥是入也要之六卿之吏自上卿大夫下至比長其所懸以爲教者亦惟以司徒之三物示之而已矣且不獨六卿之吏爲然也司諫巡問觀察以時書其德行道藝官正之於官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於國子亦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皆是物也其教之而不率者司救又從而諫讓之使之善而遠罪于是六卿之人莫不欣欣焉爭自濯磨以求爲上之所舉而不願爲上之所棄人材盛而吏治興由此其選也三代以後選舉變而爲辟召辟召變而

爲詩賦詩賦變而爲帖括其法愈變其弊愈深上無以爲德下無以爲民處則非正士出則非良臣豈眞胥天下無一可用之人哉由于教之不先而用之太驟故也由是觀之成周之鄉舉里選不屬之冢宰而屬之司徒有以也夫

井田與封建相表裏論

成周井田之法與封建相表裏何則井田之有六鄉六遂也猶封建之有列爵五分土三也何謂六鄉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所謂六鄉也何謂六遂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亦曰所謂六遂也大率在國中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爲六

韋菴經說

奎

遂注周禮者多以近郊百里爲鄉遠郊百里爲遂誤矣有鄉遂於是有鄉遂之官比長以下士爲之間胥以中士爲之族師以上士爲之皆民也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州長以中大夫爲之鄉大夫則卿也然其始亦民也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而要皆以民爲之於民之中辨其等威異其章服使上有常尊下有常奉而潛消其貪冒無等之心則雖無封建之名而封建之法實基于此等而上之則五十里爲子男七十里爲伯百里爲公侯自是人始知其爲封建矣而其法則皆昉於井田愚按鄉遂大夫以下不命於王朝不設官府而無府史胥徒之役謂之教官亦謂之鄉吏其有府史胥徒受命于

王朝而操刑政之權者惟鄉師遂師與戴師閭師縣師而已鄉遂之官其有賢且能者則以次遞升焉如與賢使長與能使治閭胥可進爲族師黨正可進爲州長是也先王於公侯伯子男之外又設方伯連帥以統馭之其意亦若是焉已矣故曰井田者封建之本也秦人開阡陌廢井田而封建之法遂變而爲郡縣三代聖王之制度蓋掃地無餘矣其罪可勝道哉

肉刑論上

唐太宗讀周禮而歎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法不可得也或曰封建井田先王所以治天下之良法也若夫肉刑則傷肌膚絕生本乃叔世之虐政耳聖人

韋春經說

李

好生之德果如是乎哉太宗之言于是爲失倫矣愚獨以爲不然肉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宮曰剕曰殺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攷之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釋之者曰五服者服五刑之罪三就者肉刑所就之處也周禮五刑之屬不過二千五百及穆王作呂刑墨罰之屬千劓罪之屬千剕也 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則視舊加密重刑則視舊加疏世變使然也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特舉後世刑條言之耳夫肉刑之疏密雖或因時遞變然自唐虞以迄三代豈能舍此而治天下哉後世除墨劓官刑而易以笞杖徒流者蓋有故焉周禮司徒曰以刑教中此鄉之八刑即虞廷所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也後世笞杖自此始司寇曰嘉石平罷民有罪而未麗于

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圖土教罷民凡

害人者置之圖土施職事焉後世徒流自此始是皆未入

五刑而可復爲平人者也一入五刑則不得爲平人矣墨

者使其惡不可洗劓者使其形不復完則者斷其足使不

能肆官刑則不能生育大辟更無論已聖人豈故爲此嚴

酷之法以傷天地好生之德哉不得已也漢文帝因縱榮

一言以答筆代肉刑當劓刑者笞五百而卒多死景帝定

爲筆令而笞者得全由是法日益輕而人之犯法者日益

衆其勢不驅天下于大亂不止夫王者之治天下與其善

惡混淆而亂是用長孰若嚴爲之防去其稂莠植其禾苗

韋春經說

高

俾惡人常少而善類常多可以久安長治而不亂乎後之

人不察聖王所以立法之意遂謂笞杖徒流之法近于仁

而墨劓官刑之法近乎虐則何以三代而下之風俗不能

復返而爲唐虞也此其故可思也彼以封建井田爲聖王

良法獨至肉刑則與漢之屠伯蒼鷹唐之羅鉗吉網等類

肉刑論下

唐虞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不然與失之刻寧失之寬而已矣何則古帝之治天下皆以生天下爲心者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從而殺之次則緣其罪之差等而制爲法以刑之此肉刑所由防也舜

之美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民生其時皆
曉然于善之當爲與惡之不可爲故畫象而不犯教化行
而風俗美由此其選也至于有五刑之設掌于司寇非
曰彼有是罪吾卽以是刑加之也蓋惻然有矜全無己之
思焉周禮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
刑象之法于象魏挾日而斂之小司寇則率官屬而憲刑
禁士師正歲則率其屬而憲禁令所以防之于未刑之先
者如此其至也及其既陷乎罪也司刺則訊之羣臣訊之
羣吏又訊之萬民必皆曰可殺而後殺焉否則以不識過
失遺忘而宥之以幼弱老耄蠢愚而赦之否則以親故賢
能功貴勤賁而諱之所以慎之于將刑之際者如此其重

韋菴經說

空

也其犯法而不至于死者則大司寇置之於圜土而施職
事焉以明刑恥之其次則桎梏而坐之嘉石所以教之於
既刑之後者又如此其詳也而不但已也掌戮曰墨者使
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男去勢而爲奄髡者使守
積不絕其生不阻其用古聖王法外之仁又如此以止殺
之念爲用殺之條以祥刑之心爲省刑之術文武之世太
和元氣在宇宙間傳至成康遂幾刑措其效可睹矣肉刑
之法所由與封建井田相表裏而沿襲不廢者職是故也
後之人主苟不體聖王所以生天下之心一旦舉肉刑之
法而復之其不至于草菅民命者蓋亦僅矣余故曰唐虞
三代而下必有文武成康之君而後可以復肉刑之法

三賜不及車馬論

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如曲禮三賜不及車馬之類是
也儒者胸無獨見而欲索解於孔鄭之言其不爲衆說所
瞶亂者蓋亦鮮矣注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
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
比諭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正義解三賜
與鄭注同又申之曰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
是光顯祖父故受車馬安身不關先祖故不受兩說互有
異同亦互有得失愚請折其衷而論之夫康成所據非周
禮乎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三命但云

韋菴經說

空

受位而鄭云車馬者以受位卽受車馬故也或曰九命與
九賜同乎否乎曰否公羊言九賜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
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柅鬯此九賜在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鄭司農混而一之謬矣然則曲
禮所云三賜其爲周禮三命無疑也若以不及爲不受謂
受命不受車馬則有不盡然者夫君之賜非臣子所當辭
也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惡其不恭也君故賜
而臣故辭之不恭甚矣而反以是爲孝此其說之難通者
一也注疏既云三賜卽三命矣又云受命不受車馬信如
此言經文當云三命則受三賜車馬則不受何以云三賜
不及車馬乎此其說之難通者二也且以成尊爲嫌而自

居於卑遠其於揚名顯親之義謂何古之所云大孝者至
舜而止矣舜之大孝正以其尊爲天子而以天下養也萬
世而下未有以尊喻于父議之者必去其天子之位而以
陶漁耕稼終其身斯謂之孝則單寒之子必不可叨一命
之榮矣此其說之難通者三也或曰不及既非不受矣則
經文所云不及車馬者其義何居解之者曰不及云者受
之而已不用及也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張湛爲左馮
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是也亦非終身徒行但當父兄
之前不用及車馬以自尊大耳如此則上得伸其推崇之
願而亦不失爲謹厚之風下得全其高潔之情而又無傷
於國家之體是故州里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僚
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胥於此焉信之矣故
曰經文有一句而兼數義者此類是也

老老經說

卷

王制論

儒者之讀古人書也必先覈其真偽而後可定其是非其
爲聖人之言乎吾信之吾從而尊之其非聖人之言乎吾
疑之吾從而辨之如此則僞不亂真而非不混是矣吾嘗
反覆於王制一書而知其不盡出於聖人之言也盧植曰
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作王制採尚書孟子左氏公穀三
傳等文而附益之章俊卿山堂考索駁之甚詳其乖妄之
甚而不可盡信者有五焉孟子論周室班爵之制其班於
天下者則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王制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班於國中者則曰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凡六等王制則不數君之位而但言五等非春秋大居正
大一統之義矣此其不可盡信者一又言天子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之凡百有二十鄭康成斷爲
夏制非也夏之官百不聞其百有二十也至於殷則二百
周則三百六十九不相符吾不知王制所言爲夏制乎爲
殷制乎爲周制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二此一條考索未及又曰凡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
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合九州計
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家封建諸侯其見於春秋者

老老經說

卷

八十國見於左傳者倍之借謂小國僻陋無事見經或謂
強大兼併翦滅殆盡然亦安得如是之多乎此其不可盡
信者三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
人三監之名自古未有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恐其爲亂
故命三叔往監之初未嘗以三監爲官也周禮雖有立其
監之語亦第謂諸侯自監其國耳曷嘗謂每國各有三監
乎此其不可盡信者四又云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夫禮不王不禘蓋以禘也者王者之大祭也非下
此者所敢干也春秋凡書魯用禘皆以其僭上而譏之何
得以此爲諸侯之祭乎此其不可盡信者五其中採摭諸
書不無可取亦如金玉之寶混入泥沙非有大過人之識

幾不辨其孰爲泥沙孰爲金玉矣人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不知盡信禮則不如無禮吾恐後之刻舟求劍者泥于其說而黑白之不分也故特表而出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論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在八命作牧之後尙書所云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也諸侯有不貢不祀不廷者則奉天子之命以征之是也專之非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洪範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夫征討何事也而諸侯專之是禮樂征伐不必出自天子也是作福作威不必係之維辟也而可乎難者曰紂賜文王弓矢然後

韋春經說

癸

得專征伐於是乎有戡黎伐密之舉管敬仲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公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則專征之事古人有行之者曰文之戡黎伐密以紂之命戡之以紂之命伐之也使獨夫在上而傲然擅生殺予奪之權其何以爲文王何以爲文王之至德其云專征者乃史氏之誣聖人非文王果有此事也太公之勳周室倚賴召公特稟成王之命而寵異之若曰五侯九伯女奉命以征之可也曷嘗使太公專之乎漢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厥功甚鉅說者且以爲戰勝之功不足贖其矯制之罪則無功而有罪者從可識矣自專之之說一開亂臣賊子遂有假古人之書以濟其私者以爲古人已許我爲之我何憚而不爲此公

是操莽溫懿之徒接踵而起天下之亂何時而已耶甚矣文章之爲禍烈也雖然此非王制之過也王制但曰賜弓矢然後征說經者則曰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毛萇釋詩孔安國釋禮杜預注左傳莫不云然豈非不善讀書者之過乎嗚呼同一征伐也奉王命則爲翼戴之大勳不奉王命則爲并吞之逆節奉王命則爲苞桑之至計不奉王命則爲篡竊之陰謀五伯據諸侯以伐諸侯孟子斥爲三王之罪人者惡之也曷惡乎爾惡其專也孟子救世之意亦微矣哉

月令論

韋春經說

辛

以月令爲周公作者自蔡中郎王子雍始以月令爲呂不韋作者自陸德明始愚獨以爲不然月令一書非周公不韋之書而漢儒雜集之書也按呂不韋採諸儒所著合十餘萬言命曰呂氏春秋篇首十二月紀與月令同於是自古月令今月令之別入戴記者爲古入呂氏春秋者爲今蓋此書之由來舊矣不韋特竊之以文其筆耳謂禮家取不韋之說以入記可乎陸氏以太尉爲秦官郡縣爲秦制而月令中適有命太尉命百縣之語遂舉而歸之不韋其妄甚矣然謂爲周公作者亦妄周人月令備載肅詩至於一代之大經大法周禮已詳言之矣周公必不贅爲此書也况月令所言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之類同於曆史柳宗元管力辨其非矣其乖謬之甚者如四時所主之帝所祀

之神與天子所居之明堂所衣之衣所用之器所食之牲與穀大都不合於周制此皆不經之語而謂周公果有是書乎愚以爲月令之文自古有之如夏小正之屬漢之諸儒參以時事集成一篇而附之禮記非出自一家之言創自一人之手也請以質諸博洽之君子

二孤二主論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韋卷經說

三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類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夫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爲主焉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爲依焉故無此禮而齊桓公季康子乃創爲之是豈可以爲法乎然則伐國者宜奈何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故行師伐國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示不敢專也此伐國載主之禮也居喪者宜奈何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不敢以卑敵尊也衛君弔桓子而哀公爲之主以拜爲康子者但當哭踊而已此居喪受弔之禮也此義不明而至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則亦循襲之過而已矣

按靈公先桓子一年卒則此當作出公輒桓子季孫斯也康子桓子之子也

金革之事勿辟論

孝子之事親也有常有變聖人之制禮也亦有經有權三年之喪食粥居廬寢苦枕塊過期不葬則衰經不除有官守者君命不呼其門此禮之行於常者也經也然使國家多難之秋大師壓境九廟震驚爲臣子者義不得顧私恩而忘國恤于是乎以墨經從事者容或有之此禮之行於變者也權也權者古今不數見之事聖人制禮亦曰不得已而用之云爾得已而不已則大亂之道而已矣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勿辟禮與孔子

韋卷經說

三

日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吾聞諸老聃云昔者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我弗知也請申論之所謂不奪人之喪者爲人君言之也亦不可奪喪者爲人子言之也君而反是謂之不仁子而反是謂之不孝成王仁君也而伯禽又孝子也金革勿辟何爲者蓋成王時以徐戎作亂故伯禽有母之喪卒哭而征之脫也外無徐戎之難雖以成王之命一歲數遷其官伯禽詎以衰麻易軒冕乎後世以伯禽爲口實因有奪情起復之說夫奪情起復非有爲爲之也動於利己耳奔競之念日益深則一本之恩日益薄名利之途日益近則霜露之感日益疏習焉而不知其非則三綱淪九法斃矣嗚呼奪情

起復此末世士大夫之習非古也禮云喪不貳事故羣立有禁旅行有禁弔人之喪有禁此無他懼其心之有所貳也父母之喪而可奪貳孰甚焉有人心者亦安忍出此古之人卒哭而致事蓋斷斷乎其弗可奪也夫非獨親喪宜致事也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則期亦致事矣楊著以從兄憂去職則功亦致事矣且非獨期功宜致事也宋舉人郭楨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遂殿三舉則緦麻亦宜致事矣古人於期功緦麻之服且慎重若此焉有執親之喪無故而可以奪情起復者哉是故爲人子爲人臣者必身處伯禽之地然後可以權禮許之否則甯道其常而已按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以恩掩義者孝子之常以義斷恩者孝子之變我恐天下後世之薄於所生而重於求利者託行權之名爲亂常之舉猥以伯禽爲口實也故正之

魯郊禘非禮論

郊禘非諸侯事也魯何爲乎有郊何爲乎有禘或曰成王賜而伯禽受也或曰平王賜而惠公受也周子曰皆非也魯自爲之焉爾聞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禮也如以周公有大勳勞而周公之子孫遂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其祖宗是諸侯祖天子矣無論成王必不賜籍令賜之伯禽肯以壞法亂紀之事躬自蹈之乎至謂平王之賜惠公者亦謬昔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韋菴經說

卷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夫郊禘之與隧其禮孰重而孰輕惠公之與晉文其勢孰強而孰弱乃晉不得請於襄而魯獨得請於平斯亦事之必無者已故曰魯自爲之焉爾曷言乎魯自爲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明以僭王之罪罪魯矣後之儒者不察其意遂以屢卜之瀆犧牲之慢而歸咎於子孫之不能奉行不亦舛乎夫魯之郊禘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書特書不一書焉然則周公之衰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至於四卜郊不從隳鼠食郊牛角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是聖人之所隱痛也豈以子孫之奉行爲禮不奉行為非禮哉註疏之說但知爲尊者諱故舍其鉅者責其小者非聖人之本意矣學者謹遵其說惟恐失墜而大背乎聖人之經是何異於賣櫝而還珠也噫

韋菴經說

卷

玄冠卽緇布冠論

王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綵諸侯之冠也嚴陵方氏曰玄則象則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降殺之辨此說然歟否歟曰否玄冠卽緇布冠記禮者特互文以見義耳非有二也按攷工記鐘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而不言玄鄭注云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歟蓋以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玄入黑汁則名緇矣緇與玄同爲黑色而緇尤深故禮家每以緇爲玄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其服謂之玄端素裳是

緇衣卽玄端也上士玄端元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所謂玄端者皆指緇布衣夫冠與裳一也緇布冠得稱玄冠亦如緇布衣之得稱玄端耳非緇布冠之外別有玄冠也禮家有單言冠者則玄冠也其服必玄端有單言端者則玄端也其冠必玄冠故公西華言端配章甫劉子言端配委蓋章甫委貌卽玄冠緇布冠其總名也是玄冠卽緇布冠可知也大抵王之吉服有九其首服有三冕弁冠王侯之吉服有六其首服亦有三副編次冠以配衣故一次也展布著之祿衣亦著之而次猶是也一緇布冠也朝服著之玄端著之深衣亦著之而緇布冠猶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始加冠皆用緇衣冠一則以正陽之色爲纓一

韋春經說

三

則以雜采之帛爲纓以是爲貴賤之分云爾玄冠緇布冠異其名曷嘗異其實乎嚴陵方氏不知其義而妄生分別其爲疑誤後生不淺世之學者倘以其說之新異而靡然從之是何異于棄蘇合而求蜻蛚之轉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論

孝弟一理也爲孝子者必能爲悌弟王霸歧途也言王道者必不言伯功何則天下之庸行莫如孝悌天下之至德亦莫如孝悌是道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脩乎軍旅其事爲家庭愛敬之常其功在經緯民物之大禹湯文武之世所爲聲教四訖作乎萬邦者由此其遜也舉一孝弟而王道盡此矣豈特近之云爾哉若夫齊

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之徒則不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強凌弱衆暴寡名曰假仁仗義實則三王之罪人而已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管晏賤之也祭義乃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伯是欲分孝弟而二之且欲合王伯而一之也此豈孔氏之遺書也哉蓋戰國之時微言大義漸滅無聞故縱橫家言往往艷稱五伯漢儒襲其流風形諸議論遂舉王與伯而並言之耳非孔氏之遺書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伯王之器也與祭義所言如出一口蓋幾幾乎以王伯爲一矣吳氏曲爲之解曰伯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伯王猶言侯王非五伯之伯也如是則表

韋春經說

三

記曷不言義道以侯而乃言義道以伯乎經解曷不言侯王之器而乃言伯王之器乎凡爲此說者絕不知王道之尊也絕不知伯功之賤也并不知孝弟合一之理進乎王而大遠乎伯也不止不塞則學術大壞而王道終不可望矣此余之所大懼也故特正之

宗法論

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設也非爲庶人設也其法與封建相表裏昔先王封建諸侯以其適子爲君其次不得禰先君則別於正適而稱別子別子之世適常繼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是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之庶子以所立

之長子繼之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故記又曰繼禰者爲小宗大宗一小宗四大宗絕則爲後小宗絕則否禮爲人後者喪服斬衰爲其父母期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蓋以重大宗而降所生也小宗無爲後者也若夫天子諸侯之統有子則世無子則及兄弟而外雖從祖伯叔皆可但繼其統弗改其稱不與爲人後者同科也禮曰諸侯絕宗則天子可知矣庶人不爲後以其微也其喪也五服之內主之東西鄰主之里尹主之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有主則不爲後非聖人之忍也勢也由斯以觀宗法特爲公族卿大夫設也明甚自封建不行因而宗法不立後世惟勸衛子孫猶得存什一於千百其餘縉紳先生之家久矣不可

韋菴經說

七

復問矣今之爲人後者吾惑焉不知其所奉爲別子者何人繼別者又何人而第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統論數十世之前而第論一世此亦曰吾大宗之子也彼亦曰吾大宗之子也於是乎據其官稱其貨以爲己私是敗天下以爭奪之端也而可以爲訓乎其或禮以義起則有之矣無子而後人之子者其本生父母命之所後者幼而畜之如子雖父母名之亦不爲過此繼絕存亡之義聖人所弗禁也若既死而人爲之後舍本生之親而戚其所疏疏其所戚其謂一本之誼何余嘗爲之說曰封建廢宗法亡爲之主可也爲之後則不可羅念菴先生宗法論辨此最悉世之人罕有見及此者子讀顧氏家譜見先友黃子頊傳作

寅初先生讓嗣說不覺慨然有感曰是真可以激薄停澆也已武陵玉垣公寅初先生之叔父也素饒於貲無子遺命以先生爲後族人忌焉先生曰族人謂我不當爲人後我亦不願爲人後也族人遂立某某並爲後夫人所力爭不能得者先生獨推其所有而讓之他人其清風高節比之季札子臧豈有惡焉子故因頊傳之說而爲之論以愧今之嗜利忘親非禮而妄托於禮者

或問禘之說論

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魯用周禘自中葉始故議禮之士竊疑之蓋禘也者天子之大祭也其事與郊並重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禘之禮誠重矣哉問之不王不禘周制也魯非天子何居乎有禘曰王賜而伯禽受也然則賜與受皆非歟曰否否成王之制以魯禘而不及周禘伯禽之受受以魯禘而非純用周禘嗣後惠公請于平王而史角報命魯遂以周禘特聞夫不王而禘天下之疑不解矣疑而不爲之辨則後世雖有好學深思之士其孰從而証之故魯論誌曰或問禘之說魯之禘何昉乎昔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迨其沒而成王念之故賜以禘祭蓋欲尊魯于天下也夫以周公之勳勞生而攝天子之權沒而附天子之兆則祭而用天子之禮樂也固宜而孰知其不然周公之攝天子特迫于時耳使盡臣節于生前而獨僭王

韋菴經說

七

禮于身後則周公之心豈安周公不安而爲周公之子者獨忍安平哉吾是以知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如以周禘言微獨伯禽不受也卽成王亦必不賜藉令賜之在廷諸臣必有起而爭之者曰禘王禮也不王而禘是誣之也周公其吐之矣而當時不問則魯之先未嘗用周禘也其用魯禘奈何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從其殺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昭其辨也牲用白牡而等乎二王不以駢剛而殊乎后稷誌其別也至惠公得請于平王而魯遂儼然用周禘矣由是魯之君沿爲故事而不欲問魯之臣奉爲成法而不敢問而魯之留心經曲志存復古者則不能不問而又不忍不問問之者何疑之也疑

韋菴經說

堯

則疑夫平王之失不當予而予也疑則疑夫惠公之罪不當僭而僭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莊公浸假而禘僖公者何爲乎是羣公之禘可疑也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太廟耳未幾而禘武宮未幾而禘襄公者何爲乎是羣官之禘尤可疑也此或人所以不能不問而亦不忍不問也且魯亦何以令其下也旅太山舞八佾歌雍詩彼三家者直以爲我之僭魯猶夫魯之僭周而已尤而效之罪莫大焉惜乎魯爲秉禮之國而越禮如是是亂法之首也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爲惠公以後言之非爲惠公以前言之也或人其亦竊窺此意而故折衷于孔子歟嗟乎萬世而下猶知不王不禘之說稟

然不可犯者皆自或人之一問留之也獨其名逸而不傳以故弔古之士不能無深慨云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

天下有誠外之道無有哉天地一誠也聖人一誠也誠無二故道亦無二第人不克自見其心因不克見聖人之心同于天地之心遂有終其心不識道之所歸者此非不識道也咎在不識誠故求道于僞而道遠求道于真而道始近矣求道于虛而道離求道于實而道始合矣求道于雜而道煩求道于純而道始簡矣聖人之心無乎不真也無乎不實也無乎不純也藏之一本則爲斯道之統宗發之萬殊則爲斯道之散見夫亦何待于盡何假于推而又何

韋菴經說

今

體用內外之可分哉若是則但言誠而一貫無餘蘊矣然而門人不皆曾子也不皆曾子則不得不借易曉者以明之是故在聖人則爲一兩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忠在聖人則爲貫而自學聖人者言之則曰恕此其道惟曾子悟之亦惟曾子解之夫道本能有體而無用亦不能離體以爲用離體爲用是忠與恕二矣何以言一離體爲用是恕與忠二矣不可言一又何以言貫抑思一貫之道固體用相因之道也于何知之于子言知之曰欲立欲達此盡乎己者也立人達人則已推而及乎物矣見賓承祭此盡乎己者也不欲勿施則又推而及乎物矣是忠恕也所謂一本而萬殊者也或曰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似以微顯分忠

恕矣不知聖人之道發微而不可見亦充周而不可窮則顯微不一以貫歟或曰忠者无妄恕乃所以行其忠似以內外分忠恕矣亦無外而不內之恕則內外不一以貫歟或曰大本爲忠達道爲恕似以存發分忠恕矣不知已發之和莫不于未發之忠故言忠不能離恕猶夫言中不能言和則存發不一以貫歟若此者皆聖心之誠爲之也然曾子不言誠而言忠恕者何也曰爲學聖人者言之也嘗觀聖人之忠恕無異于天地之忠恕天地之忠恕所謂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者是也學者未至乎此而求至之則亦求之于心焉耳去其心之僞而眞者見去其心之虛而實者見去其心之雜而純者見然後知聖心之誠卽自然

韋卷經說

全

之忠恕而學者之忠恕卽勉然之誠也由勉然以幾自然而一貫之道在是也雖然曾子以忠信明絜矩而不及恕厥後子輿氏以強恕爲求仁之功而不及忠則又何也曰言忠而恕該之矣言恕而忠亦該之矣蓋忠恕有異名而忠恕之于心無異理也心無異故誠無異誠無異故道亦無異知乎此而忠恕之爲一貫昭然矣

齊桓公正而不諂論

聖人之所以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夫伯豈聖人所樂與哉原其心則功不償過論其事則過不掩功聖人不槩絕之而姑與之者其意蓋傷天下之無王云爾天下無王則名分亂典章紊強弱相陵爾虞我詐有伯者出爲之尊獎

王室匡扶世道而任德不任威用信不用術不可謂非天下之幸也聖人于是略其功利之謀而取其稍近于仁義者以示天下使天下知伯者之過無事深求伯者之功不容盡棄而後不得已之情見焉故凡與伯者非純與也聖人之權也夫子之論齊桓也與晉文異曰正自其不正者見也曰不諂亦自其諂者見也桓之伯也其起于莊僖之際乎前此未有以諸侯私會者有之自北杏始故陳宋蔡邾稱人誅首亂也齊侯稱爵與之也其與之奈何爲其近于正也或曰桓之一身盛衰凡三變焉其始伐邾傷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設施多乖此圖伯之初也貫澤以下蔡上以前衣裳不敵血兵車無大戰此定伯之日也迨至九

韋卷經說

全

國亂內寵作伐黃而外憂斯啟次匡而號令不嚴此成伯之後也跡其始終行事未必盡出于正而較之晉文則有不可同年而語者夫齊桓之功其最大者莫如尊王觀于盟洮之役序王人于諸侯之上其與勤王而益者純雜分矣天王賜胙不忘下拜其與以臣召君者順逆辨矣盟于首止以明大分其與享醴請隧者公私判矣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其辭嚴其氣壯其與執宛春以怒之復曹衛以攜之者曲直殊矣凡此皆聖人所與也尙安得以譎疑之使爲桓公者收天下已散之柄而還之王朝凡禮樂征伐朝聘會盟生殺子奪一稟之天子而已不與然後修廢舉墜起弊扶衰則一舉而中興之業可成再造

之勳可集雖與周召比烈何多遜焉計不出此而僅狎主齊盟取威定伯此所以僅成其爲齊桓也夫桓之功固多矣然其過亦豈少哉譬之主人有千金十人竊之猶未疑乎主人也至一人而併千金則已疑乎主人矣列國之僭是分千金而竊之者也桓之伯是併千金而獨擅之者也故曰聖人之與伯者非得已也權也然則春秋何以無斷詞曰春秋之爲書也微而彰約而達桓之功雖大未嘗純與其心也至于魯論則直斷之曰正而不譎以是爲稍優于晉文而已矣噫此亦孔子作春秋之旨也

召忽管仲論

始焉同爲人臣而終乃各行其志者不可以優劣論也志

韋菴經說

全

在節義則忘其身以殉君而不得謂之激志在功名則愛其身以救世而不得謂之忍二者亦各行其志而已矣議者不察重功名必輕節義以爲殺其身無濟于國君子弗善也詳節義必略功名以爲此身既已許吾君則當親挈而還之嗟嗟是安足以服古人之心哉使人臣而皆殉君者孰與濟一時之天下人臣而皆救世者又孰與訓萬世之天下故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惟明乎其志而後可以服古人之心昔無知弒齊襄公鮑叔奉小白奔莒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及小白入弒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始也其主同其位同其出奔同其北面而事同乃一則殉糾而死一則背糾而生抑何同其始

不同其終矣君子曰忽節義之士也仲功名之器也兩人之死與不死奚待桓公既復子糾既亡之後而始決哉此其志固有素定者矣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糾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吾不生也然則忽之志仲知之矣仲之言曰社稷破宗廟廢則夷吾死匪是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然則仲之志忽亦知之矣吁節義如忽功名如仲之兩人者天下可多得哉且當時之以死名者數矣狼獾之勇焉而死專諸之俠焉而死鉏麀之賊焉而死死矣而非其正也此其人不可以律召忽至于偷生忍辱身事二姓者何國葆有然其人亦不可以律管仲何也自忽言之其才雖不逮仲而區區忠愛之性誠足以媿後世之爲人

韋菴經說

全

臣懷二心者是有忽而後糾有死臣也自仲言之糾于奔魯時猶未正乎爲君也未正乎爲君則當留其身爲有用之身是有仲而後糾有生臣也故必有忽之歿仲乃可以不死有仲之不死忽乃得晏然而死故曰志在節義與志在功名者均之未可輕訾也然則忽與仲果無可議乎曰有忽之死烈矣然不死于殺糾之時而死于入齊之境此其失也事君者擇君而仕無已事而擇之仲不早從小白而卒辱于檻車此其短也至其一全節義一立功名則亦何容輕議哉荀息之不食言爲奚齊也春秋子荀息則必子召忽矣晏子不死崔杼之難以有景公在也後世不議晏子則必不議管仲矣吾得而斷之曰召忽之忠似荀息

管仲之才似晏子

句踐事吳論

自古英雄之主所以忍小忿而就大謀者必先乘敵之不我備而有以陰用其機機也者伏于至微而不可見寓于屈伸變化而不可測者也智者得之愚者昧焉何也庸主狃于富強故其志益怠氣益驕而禍患每生于所忽英主于此欲養其全鋒而善用之則其機不可以急取而可以緩圖于是內以蓄其恢復之志而外不逆于仇人之心屈之使不吾疾易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散其交順適其情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俟其隙摧其墜而挽其絕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天下諸侯可朝也此所謂握

韋菴經說

金

天下之大機而陰用之者也孟子以句踐事吳為事大者証請申之吳越故世仇也其先越敗吳于檣李三年吳亦敗越于夫椒句踐乃以甲楯五千保棲會稽用范蠡文種計行成于吳子胥諫夫差不聽卒以太宰嚭故得脫吾于此未嘗不為句踐幸又未嘗不為句踐恥也天下有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姑借是以售其術耳若越之事吳正不得不柔不得不弱者也計出于不得已非計之善也烏足以言智且句踐之不可必者有四焉夫差有殺父之仇能必其釋然于我乎忠如子胥能必其不見信乎反覆如太宰嚭能必其果為我用乎句踐為人廝役遲之又久能必其不死于二十年之前乎有

一于此越其殆矣幸而屈身事吳不孥戮之而臣妾之使

伯禹之祀不斬于當日者天也非人也雖然句踐亦智矣陽為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為隨侯修政之謀陽為晉知罃繫囚之狀而陰為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為鄭莊牽羊肉袒之虛文而陰為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若此者不可謂非智也向使不忍小忿一旦殺妻子燔寶器率五千人觸戰譬之抱薪救火以肉投虎口其何以濟然則句踐非不能死也以為死之無益故忍而就此彼句踐亦籌之熟矣敵人之勢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乘其不備而取之則易為力天叔之說吳目中已無越矣其又何備之有吾于是卑詞厚幣以結之文姬姜女以蠱之貴其諛臣使之易

韋菴經說

六

伐離其諛臣使之易殺吾之所短顯而暴之使之玩而卻吾之所長潛而畜之使之狎而墮其中夫然後以二十餘年之全力一舉而蹙之姑胥之山至于天王賜胙四方推伯一何壯哉所謂乘敵之不我備而陰用其機者蓋至此而後信也然吾謂句踐能報怨不能報德句踐自失國以後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者纖毫皆蠶種力也乃一以去一以戮遂使後世有烏盡弓藏之歎而殺功臣者且以是為藉口豈非句踐為之作俑耶

韋菴經說終

陔
園
經
說



巽園經說卷之第一

高郵宋綿初著

後學王士謙校刊

易無先天後天之文自古言易者亦無先天後天之分
先天之學起於陳邵學易者遂宗之以解經于是分天
地定位一節為伏羲卦位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一節
為文王卦位後天之學也不知天地定位乃陰陽老少
之相配即父母男女自然之對待其位亘古不易何以
獨屬之先天帝出乎震乃陰陽老少之次序即春夏秋
冬四時之錯行其位亦亘古不易何以獨屬之後天豈
伏羲時無錯行之序而文王演易絕不言父母男女之
定位乎然則先天之學乃陳邵諸子一家之言非大易
之通義如易林泰同契元命包之類皆非聖人作易之
本旨今以之解經而曰大易之精微在是則惑也

巽園經說卷之一

鶴齋先生遺書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時聖人設
象明時而其義則自孔子始發之於乾象傳首揭其指
曰六位時成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與時
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於坤曰承天而時行於大有
曰應乎天而時行于隨曰隨之時義大矣哉於遯曰剛
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於損益二卦曰損剛益柔有時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於艮曰時行

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於豐曰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惟其時而已矣上下千載惟孟子能知孔子孟
子言孔子之聖以一時字蔽之

元包後周衛元嵩撰其書以陰陽分為八位各以八卦
變七卦自純卦為某官以次一爻變為某官一世卦以
至于五世其上爻不變復變第四爻為遊魂復以內卦
三爻同為一變為歸魂太陰第一坤宮八卦大陽第二
乾宮八卦少陰第三兌宮八卦少陽第四艮宮八卦仲
陰第五離宮八卦仲陽第六坎宮八卦孟陰第七巽宮
八卦孟陽第八震宮八卦張行成作元包數義以釋之
言今世卜筮所用火珠林卽是此法而其文不雅先生
著書欲傳此法後世爾然世應占法為數不密沙隨程
氏嘗極論之

巽園經說卷之一

鶴齋先生遺書

魏伯陽參同契云日月為易其說曰天地設位而易行
乎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
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
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又云易者象也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
入更卷舒釋文易字下引虞翻注參同契云字從日下

月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解易字用參同契說或謂易者廬蠅之名守官是也守官卽蜥蜴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余謂易象雖遠取諸物而經之大名包括萬象何爲取義于公曆陰陽變化往來盈黜進退消長垂象莫大乎日月則參同契之說不可易也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語甚精粹烏得以其爲道家之書而非之

晉書荀頤嘗難鍾會易無互體陸德明釋文載注解傳述人易有張璠集解十二卷集二十二家解序稱鍾會爲易無互體論今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

陸德明釋文卷之一

三二

陸德明釋文卷之一

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顧盜人日知錄言互體在左傳已有之而夫子未嘗言及後儒以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當之則非也全謝山經史問答亦云綿初謹案互體見于爻辭非獨左氏有之乾卦二三四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三重言乾乾蹇卦二三四互體又爲一坎故六二重言蹇蹇夬剛決柔也夬內卦乾二三四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三重言夬夬三四互體又爲一乾故九五亦重言夬夬日知錄言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然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大壯三四五成兌

兌爲羊爻辭並言羊非互體而何

王輔嗣忘象之說後儒見其超超元著以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道而不知非聖人作易之指也夫得魚忘筌之喻祇可就一時一事而言或眼前指點或言下了悟所謂小小智慧者爾若易之爲書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以立卦妙萬物而爲言陰陽闡關吉凶消長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意以象得言以象著如之何其忘象也關子明云書以數推卦以象吉

陸德明釋文卷之一

四

陸德明釋文卷之一

是故用之卜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如之何其忘象也如曰得意而忘象則是空言健順何必天地空言貞明何必日月空言聖賢何必堯舜聖人之道四今但以言而已矣所謂參伍錯綜者何在所謂變通盡神者何在以爲得而反失以爲通而轉滯正如子莫執中舉一而廢百其不足以知易也明矣繫辭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之謂也

善乎朱子之言曰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誠哉是言也王氏易略例又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踰彌甚愚以爲此誠有之然互體卦變固易中之一義不可廢也又如納甲卦氣游魂歸魂之說亦皆易學之支流餘裔會而通之神而明之由博以反約變而通之以盡神則存乎其人爾

康成注易其論互體古未曾有王伯厚撮其散見諸書者今摘而存之天火同人互體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火得風而益熾猶人君在上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風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易書正義

行無所不徧故于野亨山澤損互體坤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也井象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餅象兌爲口泉口也桔槔引餅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也豐九三折其右肱三艮交艮爲手互體巽巽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君能誅之故无咎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坎離又互離坎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東鄰象月出西西鄰象東鄰謂紂居東西鄰謂文王居西也離爲牛坎爲豕殺牛而凶不

如殺豕受福奮不如儉也

曰齋雜說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之互卦下爲震上爲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之互卦下爲巽上爲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細緼萬物化醕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於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爲澤山之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爲雷風之恆爲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爲既濟火上水下而爲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爲離坎

欽定四庫全書

六

易書正義

未濟離坎交也而互卦復爲坎離天地之道歸於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亦終也蓋歸妹互卦亦爲坎離故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於此而康成未之及以互體觀之卦體有坎三四五又爲一坎六三位既不當將出險而又入險故于未濟征凶之下又申言之曰不利涉大川聖人之垂戒切矣朱子本義云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未濟征凶何分水陸又云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固疑前說之

未安也經文脫去不字理無可疑愚謂易爲卜筮設若占得此爻反以爲利涉大川豈不與大易之旨相悖故推衍而詳說其義如此

或問易屯象傳釋文作經論注云音倫本亦作綸中庸釋文經論天下之本經注云論本一作綸易繫辭傳彌綸天地之道釋文引京房注云彌遍綸知也今本皆作綸注釋亦異其義云何答曰釋文之作經論京房之詁遍知是也屯象傳釋文引鄭注云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劉勰文心雕龍曰聖哲彛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又曰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陔餘叢考卷之

七

禮書卷之

彌綸羣言與研精一理對文則彌綸之爲遍知顯然明白此古訓也繫傳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聖人之言一以貫之遍知字承上文而言正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王肅之訓綸爲纏裹孔冲遠之訓彌綸爲彌縫補合程傳之訓爲糊合有條理皆非

問屯難之時開物成務大有作爲非但知之而已古本作經論訓論爲知於義爲狹曰子以爲聖人之治天下亦如後世開創之君易禮樂改制度而即謂之已安已

治乎抑窮變通久參贊化育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古之時草昧初開百爲未著聖人仰觀俯察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矣又能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觀其會通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故曰無爲而成唐虞之世曰詢於四岳明四日達四聰曰疇咨曰都兪曰咈曰兪同曰師錫曰賡歌颺拜皆所以經畫天下之大經彌綸萬物之情狀真知灼見而執其中故曰君子以經綸若後世之治草率焉已耳矢口輒言經綸所謂經綸者果何在哉

陔餘叢考卷之

八

禮書卷之

易升卦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陸氏釋文以有成字爲非愚按魏徵羣書拾要作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齊風甫田篇箋曰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用易語也俱有成字史記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亦必有成字而詞義始足如今人常語每言由小以致大致猶成也若刪却致字而云由小以大致復成語乎

繫辭傳言揲著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自京君明馬季長荀慈明鄭司農而下說各

不同皆不免於穿鑿附會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參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鄭君此解最得經意蓋大衍乃天地之合數千寶曰衍合也數不外乎奇偶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為奇者一即太極也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也偶數始於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則五矣天地奇偶之數備於十以五合十則得五十矣太極兩儀天地生成之數皆備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王弼說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其理自不可易然四十有九之數未明愚謂經云生生之謂易一二三四五者天地之生數一五太極不用以二合五得七以三合四亦得七七四十九七者少陽之數著數七七所以通變化而窮鬼神皆天地自然之法象豈容一毫穿鑿於其間哉 又按鄭氏有二說其一說謂五行氣併而減一與此不同當以前說為是愚謂一二三四五為天地之生數六七八九十為天地之成數生數極於五成數終於十五者天數也十者地數也以

大易圖說卷之一
九
總論

五乘十天地之數備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千寶曰衍合也數不外乎奇偶大衍者天地之合數也大傳三陳九卦專言君子進德之要以九卦之義為尤切故章首於每卦皆明揭德字二節三節詳說以申其旨文王周公孔子所以處憂患困窮而不失其常者亦由乎此始於基德而終於行權聖人之能事具見而其意可謂深切著明矣九陽數之極古人言事物恆以九若九紀九川九成九經九官九功九歌之類皆是其于學也亦然故虞書之言知人曰亦行有九德論語言君子有九思大易三陳九卦不容闢入他說故宋儒為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無甚紕繆嘗謂宋儒解經不及漢唐之精核然言反已自脩之義則漢唐諸儒亦不及也至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之意無當乃後儒因九卦之說必取上下經各卦牽強增減以求合于九卦又如 師愈麻衣易謂大傳三陳九卦皆與龍圖數合真異端之說矣全謝山辭而闕之是也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謹案直方絕句大字疑衍請以三端證明之爻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無大字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大易圖說卷之一
十
總論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詳哉其言之矣略不及大字義可疑者一也爻辭皆協韻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無緣直方下獨有大字可疑者二也乾象傳曰大哉乾元文言曰大矣哉大哉乾乎坤象傳曰至哉坤元至哉猶大哉也曰含宏光大凡言大者皆孔子贊易之辭文王繫辭但明卦象周公繫辭但言爻象乾坤卦爻繫辭皆未有大字何獨于坤六二一爻繫之以大可疑者三也繫辭繁簡不同先象後占則同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履霜象也堅冰至占也坤六二之直方象也不習无不利占也大之一字非象亦非占蓋因孔子贊易之語而衍文爾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大三字又因爻辭而衍

虞翻經說卷之二

十三 魏書皇極書

當否相時而動殺牛大祭也禴時祭也舉大祭而不當不如禴祭之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傳曰風有采蔡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漢書郊祀志引此顏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蓋商周皆九五之位惟有德者實受其福

說卦兌為妾為羊釋文羊虞作羔王氏經義述聞云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為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舊讀以震駝為龍良拘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謹案羔為羊子書傳無訓女使羔當為羔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云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羔為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所役扈養何休注云炊烹志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云養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羔同所役扈養之養通作羔從羊聲故舊讀作羊綿初案以羔為羔解義紆回書傳亦無確證愚謂羔從羊聲養亦從羊聲謂羔為羔之譌字不如釋羔為養之脫文養字脫文成羔若云羔當作養則形聲較為切近與女使之義為合而公羊注所謂炊烹者曰養漢書注所謂養主給烹炊朱

虞翻經說卷之二

十三 魏書皇極書

震易傳所引鄭本陽謂爲養竝餘亮弋向之音皆爲切證矣

陔園經說卷之第三

高郵宋綿初先生著

後學王士濂校

柔而立

困學紀聞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詭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愚謂易坤卦彖傳曰柔順利貞王輔嗣注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坤利在承貞衛武公自警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王伯厚云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皆足以發明柔而立之義困學紀聞又一條云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愚謂柔而立方成一德若偏於柔則去弱不遠矣孔子云立於禮立德之要舍禮何以哉

彊而義

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案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為一德如傳說則上下一意與相對之意未協王氏經義述聞云義善也謂性發強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字通作儀爾雅儀義也綿初案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彊而義謂性發強而又合宜也如子路問強夫子教以和不流中立而不倚所謂彊而義也以義訓善未免蹈

空

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左傳僖四年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包裹束也菁菁茅也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貢之

三江

禹貢三江說者聚訟如孔傳謂江自彭蠡入震澤自震澤分三道入海固誤之誤者如庾杲之吳都賦注本顧夷吳地記謂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一名東江一名婁江如韋昭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如初學記引郭景純山海經謂汶山郡岷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揚州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不若向上流尋討凡此諸家異同不一難以悉數然必以班孟堅地理志之中江南江北江為據及鄭康成之禹貢注謂江分子彭蠡為三孔又謂經言東池為南江者以証之其說最有根據但按之經文終成疑義經曰嶠冢導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按此條專言導漢水之事由梁而荆由荆而揚以入海漢水之原委具焉其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者非全入江也謂至于大別其南流者入江耳此漢水之分流下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漢水之經流自大別而東匯爲彭蠡又由彭蠡而東爲北江以入海既南入于江又東爲彭蠡蓋漢與江並稱非若導洛導渭之入于河而遂無辨也云北江者對上文南入于江而言則其委爲北江又以別于下條之岷江非謂北江之外別有南江也經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此條專言導江水之事由梁而荆由荆而揚以入海江水之原委具焉其云北會于滙者滙卽漢水滙爲彭蠡之滙不更言彭蠡會者會同之意非謂大江全入于滙蓋江自東陵迤邐而東其北流者會于滙此江水之分流下云東爲中江入于海東字接上東迤而言又東爲中江入于海此江水之經流云中江者在南北之中也江漢分道入海導水二文明晰之至江漢二瀆古人皆言江漢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又云江漢浮浮其漢水南入于江是漢亦入江江水北會于滙是江亦會漢但皆分支非合併故經文言二水皆東流導漾四言東而

於大別之下入于江之上以一南字間之導江五言東而於東陵之下東爲中江之上以東迤二字連之於會于滙之上以一北字間之漢本名漾東流爲漢滙彭蠡與江會故又爲北江經文細密無一字虛設若就今日目驗而言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入海則江漢既會並無江漢分兩道入海之說然禹時江漢二瀆不可以今日之水道言若如鄭氏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竝東迤爲南江之說則經文當云幡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入于江書法如導洛導渭之例下卽當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匯澤爲彭蠡又東播爲三江入于海如是則漢水入江江滙彭蠡分三道入海與鄭氏之說脗合矣經文豈如康成之說乎其言東迤爲南江則更有入海之路當明言南江方合於三江之目古人言辭雖簡豈有北江中江詳叙入海源流獨於南江祇下東迤二字更待後人增入說之耶則鄭氏之說固未可爲信也至班志所述必出於西漢人之傳記非若後人臆說然其所謂南江中江北江者實與經文不合以故衆論紛綸俱由此起今案地志之三江固卽禹貢之三江但經文三江專言揚州大

川無南北中之文導水專言江漢二水入海之原委竝未分晰揚州三江說三江者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是為三江之定論蓋三江三處入海並納眾水各雄一方包環淮海恰合周禮職方大川之旨及國語所稱吳越三江之說在今日固瞭如指掌遠而上之亦即地理志之三江再上而求之固即禹貢之三江但三江既入之尾間無改而孰為禹之北江孰為禹之中江暨三江源流經過之禹跡則不可得而詳矣至導水之北江對上文之南入于江而言有南故有北有南北故有中耳後儒因中江北之文必增出南江以求合於揚州之三江而南北中轉移遷就迄無定論至若以大江為北江而禹貢則謂漢水也以松江為中江而禹貢之中江則岷江也今以三江歸揚州之大川以北江中江歸導水之原委以經証經而羣言之惑解矣至松江浙江古無是名一由古今輿地名稱遞變一由大江吐納眾流分台不一大要揚州三江實不外此三者不必因禹貢無松江浙江之名而強為之說

榮播

豫州榮波既豬蔡傳謂榮自濟出波自洛出以榮波為

廣輿記卷之三

五

輿地記卷之三

二水非是禹貢無波水惟爾雅有水自洛出曰波水經有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蔡傳用爾雅說也然禹貢於徐州曰大野既豬於揚州曰彭蠡既豬於豫州曰榮波既豬三文一例皆大澤之名周禮職方謂之浸說文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若洛出之波及霍陽之波皆水之小者不得謂之浸按釋文榮榮澤也波馬本作播音波榮播澤名此為得之職方豫州其浸波澁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史記夏本紀亦作播音波然則漢人書本皆作榮播唐初猶然說文澁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脩塗梁澁

廣輿記卷之三

六

輿地記卷之三

側焉然則播澁皆浸名而榮波既豬之為榮澤審矣蓋自七國秦漢以後穿鑿者眾河道變遷榮陽下引為鴻溝為狼宕渠為官渡水以通濟汝淮泗禹之故跡既湮至酈道元水經注竟謂禹塞榮澤以通淮泗而尚書榮波既豬之文亦遂不得其解矣

五觀

左傳昭元年夏有觀扈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五王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

五觀厚齋王氏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豈朱均管蔡比韋說非也愚案厚齋說是但五子五觀是一是二無以決疑全謝山謂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則觀非夏之宗室足以輔厚齋之說惟是楚語士璽之言其傳最古必有所授丹朱商均太甲管蔡皆確鑿而啟子獨譎誤乎據續漢書姚姓之說而疑國語之文為誤恐難言之左傳言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夏商時容有觀國姚姓未必即五觀也余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按竹書多瑣語而此條實足以證明國語曰放則其不良可知曰王季子則為啟之姦子可知曰季子則非五人可知曰西河則非洛汭可知武與五同音故亦曰五觀後世傳疑因大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其牽合以致誤又可知信國語之古文而證之以竹書則觀誠夏啟之姦子五人自是五人賢不肖之分明而惑解矣

彌甥

哀二十三年朱景曹季康子使冉有弔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哀二十五年衛靈公納夏戊之女嬖以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

甥也杜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案杜注則彌甥即從孫甥也愚謂宋景曹為季康子父桓子之外祖母則康子與曾孫同列故曰彌甥彌者遠也太叔疾為夏戊之舅氏則夏戊之子期與孫同列故曰從孫甥彌甥與從孫甥有別

右社稷左宗廟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兼明書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祭人鬼西方為陰陰主死各從類也閔

八

禮記卷之八

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闕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即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為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故曰闕于兩社為公室輔也按左右之位有東西向來欠分曉此特疏解明晰故詳記于此

脂膏

脂膏一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
羸者羽者鱗者注脂牛羊屬膏豕屬則脂膏為二義賈
疏引鄭注內則曰凝者曰脂釋者曰膏其義始明梓人
職又言小蟲之屬云外骨內骨注外骨龜屬內骨鼈屬
疏曰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肉
緣故為內骨也此亦得疏而始明

復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葉公論白勝曰吾聞勝也
好復言復言非信也謂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
理故曰非信也此可為論語補注荀息之復言亦此類
故左氏譏之

畫寢

韓子論語筆解吾取其一則宰子畫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原註舊文作書字解曰
畫當為畫字之誤也宰子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寢之責
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謹按此解是也春秋譏丹楹刻
桷論語譏山節藻稅左傳言孟獻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彼皆君卿大夫猶以為非禮宰子在庶位而有畫寢之
事故夫子切責之雕刻畫也巧采飾也二語極言畫寢

之非非比譬語因思孟子去齊宿于晝吾郵有宋時老
儒黃彥利謂畫當作畫音獲見葉大慶書戴東原庶常
亟稱之畫之為畫皆字之誤也

今也純

論語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諸儒純讀如字
絲也麻冕布雖細密然謂絲儉於布究為難解綿初謹
案純讀為緇謂緇布也緇古文多作純禮云緇帛不過
五兩又作純或作紉五經文字云紉與緇同古文字經
典多作純轉寫從才誤竊謂今也純之純亦讀如緇何
以言之蓋麻冕用三十升布為之升登也成也八十縷
為一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者此也緇衣
為朝服用十五升布為之十五升以八十縷為一升計
之凡一千二百縷麻冕本以三十升為之後人趨於簡
便止用十五升之緇布非古也然三十升之布不如用
十五升布之省約是以謂之儉雖變禮而不違於禮故
聖人亦姑從之如易布而繪既不必其果儉且變禮之
甚矣此義蓄疑已久反覆思之竊自以為不謬也或曰
然則麻冕即緇布冠乎曰非也冕前後邃延冠有梁而
已冕有旒冠無旒緇布冠為冠禮之初服冠而敝之可
也其制與麻冕不同今則通用緇布耳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說者謂君子豈有不仁既為小人又安望其仁則此章之義頗難理會蘇子由論語拾遺曰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愚按小人逢迎為悅煦煦為仁人或有以仁許之者故夫子辨之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歲有三名

此圖經說卷之三

十一

禮記集說卷之三

古者歲有三名曰太歲曰太陰亦謂之歲陰也曰歲星亦謂之歲雄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太陰亦左行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故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太陰在寅也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亥太陰在丑也歲星在亥則太歲在戌太陰在子也歲星在戌則太歲在酉太陰在亥也以此類推可知古人紀歲以太陰為名今人紀歲以太歲為名古今法異而星辰之運行則不異也錢辛楣史記考異一條最為明晰有功於經史之學今詳載于左方以備省覽

史記歷書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携提格索隱

云爾雅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携提格則此甲寅之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此篇末亦云寅名携提格則是

甲寅不疑也又據二年名單闕三年名執徐等年次分明而漢志以為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與太史公說有異以上索隱之文按索隱之說非也漢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携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太歲在子然則班史何嘗不云闕逢携提格之歲與太史公說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即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為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為年名闕逢携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大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携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太陰在申歲名曰涇灘太陰在酉歲

此圖經說卷之三

十一

禮記集說卷之三

名曰作噩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太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曰太陰紀歲構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故以焉逢構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于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歷術甲子篇云甲寅年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真太歲所在也東漢以降術家鮮知太陰太歲之別又不知太歲超辰之義而古書多難通矣 天官書以構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者太陰也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又云太陰所建蠶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此太陰與大歲之別也古法太歲與歲星相應歲星居丑則太歲嘗在子而稱構提格者太史公以太陰紀歲不以太歲紀歲與淮南天文訓同也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此亦以太陰紀歲之證

五經文字

廣輿經說卷之三

三

鸞書

唐張參五經文字最有功於經學其書原委傳者多誤不可以不辨也唐儒宗傳序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是正論文學者之誤多由此而起張參非文宗時人且參所定未嘗刻石困學紀聞中辨之矣書錄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云大歷中則是云刻石則非參所引據之石經指蔡邕之石經也其後五經文字增開成之石經以傳石經與石經相亂令學者疑按此書原委張參自序最爲明晰何未之讀耶序曰上古結繩而治聖人易之以書契逮周禮有保氏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劉子政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十家序爲小學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爲說文時蔡伯喈亦請刊定五經刻石太學門外謂之石經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自頃考功禮部貢舉務於取人之急人苟趨便不求當否五經本文蕩而無守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鈎考又以前古字少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特爲詳舉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據此是未會刻石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據此則石經者蔡學也慕古之士且知所歸

廣輿經說卷之三

三

鸞書

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後

燕汗失其本真據此則書于壁者五經全文又所書者

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張參始詳定五經書於國學新修

廂之壁朱竹垞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

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國子司業張參

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

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與問國學

記其初塗之以土按此二文最為明晰原序所云歲月

既久慮復蕪汗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

法師儒以為定例此序所著五經文字之由所凡一百

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此則五經文

文體包古今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原注若桃其或古

體難明眾情驚愕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原注若

且晉變為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

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原注若荀變為壽與變為栗

相承作耳按此則近代字樣傳寫漸失今采說文字

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自非經典文義所在雖切

于時不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崇文總目云初參拜詔

傳經抄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參見志

皆畧而不集玉海云宋重和元年言者謂張參五經

文字辨證有依據宜重加修定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定字樣今不傳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

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云云按原序則當日

著書詳審精密誠為不刊之作其後太和間祭酒齊暉

司業韋公肅易之以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

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記則是書自土塗而木版矣開

成開因儒臣之請於國學創立石經覆正石經字體官

翰林待詔唐元度准張參五經文字刪補冗漏撰新加

九經字樣一卷附于五經字樣之末於是是書埒開成

石刻以傳顧亭林日知錄所謂石刻在關中者也則是

書又自木版而石刻矣玉海云後周廣順三年田敏進

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版皆四門博士李

鶚書則是書又自石刻而雕版矣杭大宗石經考異云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刻字人

魚宗會全祖望云毛詩博士自牧蓋參之孫也顧氏謂

當作毛詩博士孫自牧誤然則是書又重刻於自牧矣

其本亦不傳顧亭林謂五經字樣向無版本間有殘缺

無別本可証近代有好事者屬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

為之妄添經外之字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

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

作如此然則是書又淆亂於明人之妄作矣計自張司

業書壁而後一易而書於版再易而刻之石三易而為

雕印四易而為自牧之重刻五易而為明人之增補則

是書尚得仍復舊規乎然其書幸埒開成石經以傳朱

竹垞云五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坊刊于石顧學者束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此則可為長太息者也

聲韻二則

聲韻之學始於齊梁周捨對梁武帝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皆宗沈約顧休文之書無傳隋仁壽初陸法言作切韻唐高宗時長孫訥言為之箋注訥言序曰此製酌古準今無以加也然古傳之已久多失本源差之一畫詎惟千里云云頃佩經之隙沐雨之餘楷其紕繆疇茲得失銀鈞創闢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遂徵金篆遐沂石渠略題會意之辭仍記所由之典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加三百字天寶間孫愐因之作唐韻宋人增修名為廣韻此切韻唐韻廣韻源流也銀鈞創闢云云乃長孫訥言之語盪即篠蕩之蕩盪櫛謂竹簡也楊升菴丹鉛總錄謂其盪櫛之字用事頗僻凡三引其語而釋之謂盪即周禮英蕩輔節可也至以為郭知元朱箋集韻序則謬誤甚矣知元未嘗有序銀鈞創啟云云乃長孫訥言箋注切韻之語所誤以為郭知元又不知郭氏朱箋三百字即長孫箋注之本而謂郭知元朱箋集韻序一似別有集韻一書者宋人始有集韻郭

廣韻經說卷之三

七 魏齊定章書

十五册及三版

知元唐人安得有集韻序耶升菴不至如此之陋殆刻書者傳寫訛謬貽誤後學特甚故詳著之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凋節曰蕩說文云篠箭屬小竹也蕩大竹也玉篇同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干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釋名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食有七奪

譚子化書食化篇言食有七奪其辭曰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縲葛紵之衣稼云畢而飯椽標之實其言可謂切中矣然以余今日所見七奪之外更有五奪聲色日繁娼優雜戲之徒奪其一游手無業市井嬉遊茶酒賭博之類奪其一教化衰而文武生員俊秀奪其一河患孔棘而修防築隄之事奪其一風俗益靡驕盈饕餮曾無紀極耗費者奪其一昔賈誼當文帝富庶之世斗米十錢猶上疏積貯謂設有二三千之旱將何以禦之設生今世吾不知其又謂之何矣

廣韻經說卷之三

式 魏齊定章書

澹淡二文

澹淡二文疊韻水貌也平韻在談部竝徒甘切淡為水貌又借為淡液之淡王右軍初月帖淡闕干嘔用古字也上聲在敢部竝徒敢切淡又以冉切音有平上之不同其義一也然二字連文合用則同為水貌文選澹淡浮又澹淡之廣韻四十九助澹字注云澹淡水貌澹徒敢切淡以冉切又徒敢切此正音也若分而言之則澹讀平聲者為水動貌水搖貌水溢貌漢志川塞谿伏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澹臺滅明亦音潭玉篇澹字注云水動貌又孝經緯云孝之瀾身也猶春氣之澹澹也澹讀去聲者徒闕切為恬澹之義與憺同故廣雅云澹安也若淡字單用則為水味為薄味玉篇淡字注云薄味也廣韻闕部淡字注云水味也故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曰淡而不厭淡音徒濫切古人澹淡竝言蓋二文固有別也今便以澹為淡澹淡二字混而為一失之矣

雉籛藥

說文雉雙鳥也從二佳讀若疇徐鉉云市流切玉篇廣韻竝同說文籛羣鳥也從三佳徂合切藥羣鳥在木上也從籛從木秦立切或省作集玉篇籛才市切又走合

切羣鳥也籛秦立切聚也今作集廣韻合籛羣鳥也徂合切按雉籛藥三字音義各別籛字徂合走合之音竝同音雜唯玉篇籛又有才市一音耳丹鉛總錄鳥獸類辨集籛異音謂以籛為集之非而引隋志許養心祁雀頌景福氤氳嘉貺籛集以正之其言核矣然云籛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未知何本愚謂氤氳疊韻籛集雙聲音讀當從說文玉篇廣韻為得

郤卻卻三字異文

郤敕梨切玉篇邑部周邑在河內野王縣西南按左傳作絺桓王以與鄭人者廣韻六脂云郤邑名又姓出高平 郤綺戟切史記項羽本紀沛公曰今有小人之言使將軍與臣有郤郤即隙也玉篇云晉大夫叔虎邑廣韻陌部云郤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郤獻子俗從彡 卻去約切廣韻藥部云卻退也俗作却按郤卻從邑卻從卍形聲各異人多譌誤故辨之元李冶古今難云晉郤超之郤讀如絺音郤說之郤讀如裕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子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郤作卻長大來始悟其錯由李氏之元宋以前字學不明久矣

敦讓

論語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其譏子路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晒之讓之義大矣哉容齋隨筆載漢書一事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容齋謂治郡功効著明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佞詞余謂漢書云天子悅其有讓非悅其佞也讓與佞不同容齋之言誤矣因記在傳二事以昭讓

卷之三

王

德成二年

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勦勦異字

說文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从力巢聲子小切五經文字勦楚交切禮記曰毋勦說鄭注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說文鈔取也勦鈔竝通玉篇勦楚交子小二切蓋從力則楚交切從刀則子小切也又廣韻勦鉏交切輕捷也訓義不同字竝從力若勦絕之勦則從刀說文剝絕也从刀臬聲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子小切玉篇剝子小切勦與剝同廣韻勦絕子小切勦出說文與勦同六經正誤勦絕之勦從刀作勦誤是也又按說文券勞也从力卷省聲徐鉉曰今俗作倦義同渠卷切券契也从刀尖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去願切考工記轉人注券今倦字也玉篇券巨眷切勞也券丘萬切契書也諸書音義竝極明晰曹憲博雅音曰券去願反廣雅疏證云契券之券從刀去萬切券劇之券從力巨眷切其言審矣廣雅訓券爲極而曹憲音去願則是誤以爲契券字勦勦券券四字從力從

卷之三

王

德成二年

刀不同世人多不辨故詳著之

斬犴二文辨徐氏注釋之誤

說文斬艸也從草斬聲江夏有斬春亭又曰犴艸多貌
從草犴聲江夏平春有犴亭徐鉉曰說文無斬字他字
書亦無此篇下有犴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
重出一字愚氏謂字書無斬字是也謂重出一字
則非

擬儼二文

擬儼二文有別人多混而一之說文擬度也从手疑聲
魚已切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也說文儼儼
也一曰相疑从人从疑魚已切二文音雖同而異形異
義故說文兩列之玉篇廣韻並同廣韻儼字又音魚記
切云儼不前儼字見說文儼貌讀若駉夷在切玉篇
云俱儼不前俱欺忌切俱儼猶儼也廣韻七志噴噴
無聞見也噴噴與俱儼音義同俱儼登韻字儼雙聲
字

已己巳三字異文

已音飛妃配肥從此字又音凡汜鄭地名又鄭有汜水
漢書汜勝之農書姓汜竝從已又已溢之已音泛與汎
同飛凡泛皆一聲之轉已音紀人已綱已戊已筭字從

此已詳里切十二支之名祀祀汜等字從此已己巳三
文形聲音義各別今人多混淆莫辨而古書多不可通
矣

杮與橫同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戴氏文集據祭義樂記孔子
聞居竝爾雅釋文以為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轉
寫為杮脫誤為光王氏經義述聞辨之謂光杮橫古同
聲而通用非轉寫為杮脫三字皆充廣之義因舉阜陶謨
帝光天之下及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以證之
皆謂充滿也其義精矣綿初案杮橫本一字而異文後
人多見橫少見杮耳凡從光從黃之字以聲近互通毛
詩我姑酌彼兕觥古本作觥釋文曰觥古橫反字又作
觥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莊子云有善為不龜手之
樂者世世以泝泝統為業統與纊同此其證矣

25430 年 2117

經說管窺

十五册
卷之六

4
2

易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朱子本義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案楚辭離騷女嬃之婢媵兮注女嬃屈原姊又說文媵女字楚謂姊為媵蓋姊之通稱也媵誤作須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有歸妹以姊從之之象以其為姊也故求為室主以其為媵也故居不當位是歸妹以姊從為未得所適而反歸以姊從使妹而繼姊孔穎達正義曰妹而繼為媵而從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媵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從正義曰不言歸姪者女媵是兄弟之行亦事尊以包之也為可行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案吉堂作喜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可見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案虞與娛同初為信始上應六四必以信為娛樂而不變其志則得其專一之吉節卦六四云安節亨此卦初九云虞吉皆言安樂不變之意志既不變則繫心于一雖有佗樂必不能與之其燕安矣下句正繳足上句之意王肅註及孔穎達正義並訓虞為專既失之鑿朱子本程傳訓虞為度而以有他

不燕為戒占者之詞亦失經旨

書

尚書益稷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案禹謂子乘舟車四載隨山刊木卽謂辛壬癸甲四載也此篇禹曰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謂娶於塗山生子後辛壬癸甲四載嘗過門不入也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止以兗州一州之賦言之是禹盡力溝洫之事非謂禹治水十三年也孟子八年三過亦約略其詞耳

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稟也服稟役正義曰納稟之外斟酌納稟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納稟輕于納銓而徒納稟又輕于納粟稟粟並納既無明文而解經服字謂舉中以明上下皆然亦失之

鑿也三百里遠宜輕於二百里之銓四百里又遠宜重於四百里之粟此正義所謂納稟之外斟酌納稟也不知納秸止言納稟句服則服役之稅也因納秸輕于納粟故加服役之稅言上下皆是服王事而此獨納其服役之稅與稟並納庶不至輕於四百里之粟而重於二百里之銓有乖近重遠輕之義也於此獨言服者明納秸及服役之稅與上下服自別

詩

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金案錡釜之有足者蓋三脚之
釜之類是也釜一作脯方言或謂之鍤或謂之錡說文
謂釜為鍤謂釜為錡考工記鬲實五穀原半寸唇寸方
言又謂鍤或謂之鬲廣疋鍤鉞鏤鬲錡脯也戴氏方言
疏證以脯為摠名愚謂釜乃摠名別作脯釜有足者曰
錡釜大口者曰鍤釜曲脚者曰鬲故鬲又為鼎屬爾疋
釋器鼎欵足者謂之鬲是也鍤鉞鏤皆釜別名以此言
之此詩所謂維錡及釜者錡是一物釜乃泛言因限於
上文維筐及筥字韻欲諧聲為韻故云及釜耳不然
則當謂維錡及鍤維錡及鬲方是二釜名孔穎達正義
曰此皆爾疋無文傳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定本有
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孔氏明以
釜為摠名以無足曰釜之說為後人臆斷而杜預注左
傳筐筥錡釜之器亦襲其謬矣

十二名

博雅釋器云鍤鉞鏤鬲鍤鏤鏞鏞鏞鏞錡脯也凡
于嗟乎嗚虞或以為獸或以為圃與官諸說不同射義
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經解經定從訓官何
得應斷鄭康成謂于嗟乎嗚虞是歎仁人周禮疏引韓

總說音義卷之二

三

博雅釋器

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亦與射義合特是騶別
一官虞則虞官也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
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成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為
諸官駕說者則騶即疏所謂僕人設車虞即所謂虞人
乘之以驅禽也文王時騶虞二官皆備故記曰樂官備
也騶虞之官皆得人故鄭以為歎仁人也案騶與葷同
謂矢也虞與吾牙通此當作牙注云古文葷作騶疏引
知莊子每射抽矢葷杜註云葷好箭又云古文葷作騶
者漢書量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滔曰騶
矢也顏監曰騶謂矢之善者是葷與騶同也騶虞山海
經騶子並作騶吾前漢東方朔傳作騶牙按詩本當作
騶牙方與葷葩叶韻又禮記狸首騶牙本是天然對偶
也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雜之形又周頌設業設虞
崇牙樹羽疏云枸之上刻為崇牙故謂之業牙周禮春
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齒兵象據諸
說則蒐苗獮狩先王本為簡軍實起見故用善矢如鋸
齒相雜之形謂之騶牙此詩言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
多王與羣臣驅車從禽手工矢善射則屢中故觀者歎
美之而作是詩也

經說音義卷之二

四

記善室最書

已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以已續一可了作

廟之事云此之築室謂築燕寢也案此皆謂作廟也戶
室門也讀如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之戶天子左宗廟廟
既在左由庫門引而東則有西嚮戶矣凡廟皆南嚮則
有南嚮戶矣故曰西南其戶也下文爰居處爰笑爰語
似謂妣祖得所憑依于時居處于時笑語亦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之意祭義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正合
此章意義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
後宣王考室作歌豈有置宗廟不言而盛稱其燕寢之
私者至下章乃安斯寢方說到寢玩乃安二字是築廟
之後然後築寢也不言築燕寢事略也寢可略廟不可
略也綿之篇於作廟翼翼百堵皆興之下云廼立學門
廼立應門廼立冢土明是作廟後乃立社稷管宮室也
大東職勞不來案來當作勞來之來去聲言東人供職勞
苦而不見來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案舟當作舟舟人謂舟張之人熊
羆是裘言富貴也傳作舟楫之人箋云舟當作周裘當
作求又以求熊羆爲冥氏等職未免強解

禮記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繭栗鄭註無文案玉藻云言
容繭繭註聲氣微也疏繭繭猶繆繆聲氣微細也聘義

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註栗堅
貌然則繭栗謂堅細也宗廟之牛角握鄭註握長不出
膚疏引公羊傳及鄭註投壺禮以註扶與膚同投壺禮
云籌室中九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註鋪四指曰扶一
指案寸如鄭解是謂握長不出四寸也又投壺云筭長
尺二寸註云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
訓握字異義愚謂握把握也一握之間長不出四寸也
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註因
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角亦器名若
禮器甲者舉角之角彼疏云四升曰角知此角亦容四
升之器矣正謂器數之至大者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
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孩孩生壤壤生溝溝生
澗澗生正正生載彼云正生載知此正爲器數之至大
者也

鷹乃學習鄭註鷹學習謂攫搏也案習從羽從日羽近
日謂高飛也此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始學高飛高飛
卽有搏擊之心也論語作數飛解

少儀劍則啟楨蓋襲之加夫襍與劍焉註夫襍劍衣也
夫或爲煩皆發聲正義曰云夫襍劍衣也者熊氏云依
廣雅夫襍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楹按廣雅

音釋

袂襍劍衣也三字皆從衣吾郡王石耀觀察
著廣雅疏證謂廣韻無袂字袂亦非劍衣仍作夫襍木
與熊氏合而以木為劍衣之說終未善愚謂袂襍係一
物袂是衣前襟依類篇劍衣取繫襟旁之義故以袂襍
名襍戰國策及史記皆作襍謂襍也則此當為袂襍
句襍劍衣也猶言縵縵劍衣也

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經首右射騶虞而貫等之射息
也皇氏以為舊解云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
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案狸首矢名也騶矢之善者
虞本作牙謂矢形也說見前此言武王射用善矢但主

禮記音義卷之二

七

禮記音義卷之二

於中不主於貫革也

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案樂音岳不音洛樂者
樂也原憲歌聲出金石是貧而好樂也

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田即謂騶
虞也騶虞天子之田也魯詩傳曰梁小序曰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
也此言文王德如天子故上帝即周之田以觀其德遂

集大命於厥躬也

春秋

閔元年經曰季子來歸杜元凱釋經文云季子忠於社

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不知季友非魯之忠臣也
魯國之亂實季友啟之夫莊公方欲立慶父而季友即

矯君命以立般不忠一知慶父之不可立而立般後並
不防閑不兩月使般被弑不忠二閔公即位年甫八歲
使能擇賢臣而用之必不令其傳奪人之田而不禁使
季子果賢則來歸之後必令公傳歸卜齋之田而與之
協力同心以匡公室如公傳不從即當諫公使殺其傳

曷為聽其昏昏以致亂也不忠三語曰前車覆後車戒
此時力能討賊則討賊不能則請於鄰封如石碯之為
即不然效甯俞賂醫薄醜之謀亦不失為愚忠乃皆不

禮記音義卷之二

八

禮記音義卷之二

能不忠四其仲使卜齋賊公未弑以前季友豈竟毫無
覺察季友以元年秋八月來歸其仲以二年秋八月弑

公一年之間不聞季友一言所謂進思盡忠者安在乎
不忠五且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歸語齊侯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然則慶父之欲弑公齊仲孫知之豈有
季友反不知之之理知而不為之備不忠六故曰魯國

之亂實季友啟之也然則春秋何以書曰季子來歸愚
謂此特冀倖之辭若謂魯難未已今幸有賢者來歸而

可以靖難矣故書字以嘉之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故
於其來歸也有若驚喜過望者然不料其復蹈前轍也

傳曰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猶有童心不必以其忠賢也胡安國但譏其出奔爲恥而謂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未免調停其說矣

檀弓論文一書吾邑孫漢孫先生作也以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作一句讀領會經文天然妙悟說經者奉爲圭闕海內風行久矣吾友張君曾勤獨有疑焉以爲其字無著古人行文無一間字如謂其字指聖父言則孔子卽少孤聖母顏氏手葬聖父豈有不知五父之衢之理孔子二十外方喪母豈有不問及父墓所在之理必待顏氏既沒經營合葬始尊父墓聖人疎舛恐不若是細玩此章語氣其字應指施氏孟皮雖有足疾不能主祀然施氏未嘗被廢也聖父之娶顏氏必在施氏既沒之後孔子之祖防叔自宋奔魯必仕爲防邑大夫者古者大夫仕於其邑多以邑繫其名字鄒人紇可證也防叔仕防死葬於防故孔子祖墓在防聖父因仕於鄒去防甚近故亦爲施氏卜葬於防聖父沒孔子孤與外人不通往來者幾二十年殯而不葬知孔氏祖墓必有所在特一婦人無從詢問必待孔子既長始能訪求也蓋所謂其慎也孔子至鄒詳詢故老鄒曼父之母始告以防墓所在聖父始得與施氏合葬顏氏從而祔

經說卷之二

九

論語注疏卷之九

葬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所由善魯乎詳玩經旨本自明白後人誤解其字遂生疑竇子頗善其說因筆而錄之附刊於此

經說卷之二

十

論語注疏卷之十

二
子
三
反

！

五經今文古文考

五册及上版

...

...

歷代叢書丙集卷三

歙縣 張

湖山來
漸進也同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五經今文古文考

錢塘吳陳炎寶崖著

古有易詩書禮樂春秋無經之名也何分六經五經哉老子云六經者先王之陳迹始有六經之名迨秦焚書古樂亾始有五經之名經非聖不能作下此者傳述而已自去古日遠由漆書蝌蚪而變大篆由大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文古文考
卷三

一

世楷堂
藏板

篆而變小篆由小篆而變隸至唐衛包始改古文為今文嗣是古文之外誤難更僕數重以後人增損傳會或今文亂古或背經立說非其厄歟炎淺陋無似於古今文之辨茫如面牆畧考作述之源流俟通經者是正焉首論易易開一畫古今文字之胚胎也吳澄氏曰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則畫古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傳今矣至費直而古易遂變為今至鄭元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炎按秦焚書周易以下筮獨存漢藝文志易十二篇經

二傳十也四聖之易各自為卷簡不相連文不相襲

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

與古文同特合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至鄭氏主

氏展轉流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宋時考官命題

或連彖象文辭為一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裂甚

矣又按孔子言庖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日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當是時易有圖無書也易之名

因文王所作之辭而名之也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

夏則連山首艮商則歸藏首坤周則周易首乾今連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文古文考
卷三

二

世楷堂
藏板

山歸藏既亡僅傳太卜云其經卦皆入其別皆六十
四夫自伏羲有畫無辭有占無文由夏商以迄周而
文王之文辭始出其書獨存則伏羲之易得周易而
後為古文矣若夫諸本之異同如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愚人乎則王肅氏
之本也或錫之聲帶終朝三掩之則鄭元氏之本也
其牛割其人天且劓則說文之所載也豐其沛日中
見昧則子夏列傳之所錄也又唐郭京得王輔嗣韓
康伯手寫古易作周易舉正三卷以校今本或將經

作法用注作經小象下句反居其上爻詞後注或列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正訛凡一百三節如坤初六象文霜字下增堅冰二字屯六二何以從禽脫何字師六五利執之之字誤言字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不字誤小字此類不可枚舉亦可發明本旨也又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塚得古書皆蝌蚪文獨周易及紀年最明了周易上下篇與今同而無彖象文言暨辭然考漢志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傳各為卷非若今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王

世楷堂藏板

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比張霸偽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炎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於秦誓凡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四

世楷堂藏板

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詒脫簡一召詒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
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
有餘脫字數十及赤眉之亂盡被焚燬兩漢以來及
見者少至東晉方出尙闕舜典一篇齊武中姚方興
得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至隋開皇中始
備嗣是唐天寶三年不喜古文以今文代之頗改其
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則今所傳者又非安國
之全矣歐陽修氏有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卷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
文豈古文書真本獨存海外耶近世豐氏偽尙書有
曰箕子朝鮮本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有
曰徐市倭國本徐市入海所載也夫宋日本僧齋然
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聞有古文尙書此特因歐
陽之詩而傳會之何可訓哉今又有得朝鮮尙書於
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亦豐氏偽撰類也
蓋今之尙書參用今文古文此卽劉陶中文尙書之
義古文全書之失久矣卽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論

語所引以書云爲句又見潘岳閒居賦序今脫孝乎
二字若崩厥角稽首孟子所引無下句今增百姓凜
凜四字洎夫武成諸篇年月錯亂灼然可考古文書
之非古文全本不能無疑也晉時又有尙書逸篇三
卷孟子所引常常而見之以下乃逸篇中文也疑卽
孔子所刪之逸書詞多駁襍宜其不存至古三墳旣
見削於孔子後人謬傳出於宋世果可與五典並稱
乎哉次及詩詩不必未刪以前爲古也自孔子刪而
古文定洎序傳禘而今文出漢興言詩者魯齊韓毛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卷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四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毛
詩最後出大行於世近世豐氏石經謬傳魯詩僞也
若子夏詩序之外豐氏偽撰子貢詩傳尤惑之甚也
司馬遷氏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
其可旂於禮樂者三百五篇按詩風雅頌凡三百
十一篇皆古樂章六篇無詞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
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孔氏疑書
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
十分去九歐陽氏則謂以鄭氏譜圖推之有更十君

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何啻三千噫歐陽氏誠是也使如孔氏言卽明儒之疑孔子未嘗刪詩也豈確論乎且夫刪云者非必皆全刪也有全刪者驪駒是也刪一章者小雅常棣篇刪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也刪兩句者小雅漸漸之石篇刪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刪一句者衛風碩人篇刪素以爲絢兮是也刪一字者大雅節南山篇刪誰能秉國成之能字是也他若經首祈招麥秀鬱之柔矣皆有辭惟九夏采薺河水新昭代叢書

兩集

五經今古文考卷二

七

世楷堂藏板

小序毛萇氏分寘諸篇之首鄭元氏因之蘇軾氏疑小序非經獨存其首一語至朱子不復列諸篇差爲近古其定載馳爲四章則取春秋傳與蘇氏定伐木爲三章則取劉氏定南陔以下三詩之先後則取儀禮又疑沔水卒章之脫前二句及閟宮四章之有脫句一正舊訛都有義理則雖註釋未盡善章句猶古也若申培氏詩說取幽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幽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乎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昭代叢書

兩集

五經今古文考卷二

八

世楷堂藏板

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爾錯誤何况聖人筆削之旨炎按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古有夏商春秋晉春秋又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而今之春秋古經始魯終吳計二百四十二年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有是非無褒貶者也自三傳互出既有褒貶又有異同遂去古遠甚又按作春秋傳者五家左公穀而外又有鄒氏夾氏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昭代叢書

五經今文古文考 卷三 九 世楷堂藏板

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而鄒夾遂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諸儒耑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夫春秋不可以史名而以經名學者顧可舍經從傳哉王安石廢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蘇轍氏因著春秋集解以矯之歐陽修氏則力辨三傳僞說之亂經鄭樵氏亦然至於闕文誤字惟春秋爲多闕文或可意推而誤字未可懸揣而得闕文不但闕疑如不書朔與日之類孔子不敢補也間有闕文脫漏者如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

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闕者也他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考之石經則來奔也齊崔氏出奔衛石經則崔夫也單伯逆王姬左氏本逆作送葬我小君定嬖公羊本作弋點畫之誤遂至徑庭詳見余春秋三傳異同攷矣又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昭代叢書

五經今文古文考 卷三 一 世楷堂藏板

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取出各有增益其存古經文惟左氏最優蓋左氏作傳時經文各爲一書杜預氏始用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經文可謂古文矣猶於獲麟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仍非孔子筆削本文矣朱子刻四經于臨漳春秋獨無所論著但用左氏經文刻之亦有慨于此歟是故惟以春秋原經爲古文三傳混稱春秋者爲今文而程氏胡氏諸傳出於宋代者又無庸辨矣次及禮三禮本文曲禮儀禮周禮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

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記則始於周末成於漢古今文之混淆莫甚於此鄭樵氏曰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漢與孔氏之書襍出於當時者三百十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名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七

世楷堂藏板

子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祀以天子禮樂植弓載舜堊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不可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千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若中庸大學子思曾子之論不可附於禮篇大抵四十九篇雖襍出於諸儒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炎按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為周公作後魯共王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共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劉歆欲列諸學官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古文考

七

世楷堂藏板

大夫與下大夫異等而上之亦可推也唐宋尙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熙寧後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朱子嘗憂之先是儀禮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後自高堂生所傳暨唐石經皆然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正經各章之末吳澄氏疑其經傳相混爲朱子未定稿迺重加考訂一仍其舊又按漢藝文志所述三禮其末以古封禪羣祀二十篇皆爲禮家夫封禪秦漢時事而廁其書于禮經尤非古矣今惟以周公所作儀禮及曲禮二篇定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文古文考

三

世楷堂藏板

爲真古文其逸禮之亡者及周禮之自爲書者無論已至若儀禮傳小戴記大戴記內除大學中庸另存以外皆漢儒集傳非經也則今文耳矣繼朱子吳子而正其經傳不猶待其人耶余嘗論經自經傳白傳經之文古則傳之文今豈必三代之書皆古周秦以後始爲今哉學者闕其疑存其信去諸家傳會之解而尚求古作者之指趣豈惟五經宜然操是爲讀書之法也可

王顯菴曰辨析今古文之源流洞若觀火曠若發

矇有功經學非淺此真博極羣書學識兼到者也若他家但解作今古註疏辨與題何涉

昭代叢書

丙集

五經今文古文考

十四

世楷堂藏板



五經讀法



崑山徐與喬退山述

讀易

倪鴻寶易冒曰聖人以天地恒多難不必可冀無爲之福君子恒易退不必能竟有爲之才是故以屯倚乾坤以經綸倚屯以遜倚咸恒以遠小人倚遜元黃方判而難卽隨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安寢而責君子也氤氲方歡而卽思去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榮懷而愈責君子也凡卦六位而當一世兩卦爲爻十昭代叢書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一 世楷堂 藏板

二十二則再世也自屯傳卦十二而爲豫自遜傳卦亦十二而爲升凡開昧之再世國必榮昌此屯君子之所造凡閉隱之再世才必興發此遜君子之所謀文周造屯其後數世之君子席其豫仲尼謀遜其後千百世之君子莫不資其道以升者矣

易則曰未有龜馬先當有人卽使無人聖人自視其身欲求河圖安往不得河圖者其上首目具奇偶其下腎足具奇偶其左右腕肱屈伸具奇偶其中乳臍具奇偶此卽河圖也欲求洛書安往不得洛書者其

上首奇其下竇奇其中腹奇其左右肩節絡偶其左右足節絡偶此卽洛書也欲明其數安往不得數者于首取一于耳目取二于鼻準戶取三支四官五髮鬚眉鬚六竅取七左右角頰輔上下齧齧取八齒四撲取九手足指取十天五地五盡之矣聖人不自奇其器而則之乃則龜馬者何也

易能曰春秋之春王正月猶易之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不著義春王正月不著事也孔子未作春秋無所寄志其志盡寄于易孔子作春秋無所取材其材亦昭代叢書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二 世楷堂 藏板

盡取于易自其大凡而言之所寄志者十有二所取材者亦十有二首出庶物此亦尊王嫌于无陽此亦惡戰舍之以從王事此亦激桓文辨之不早辨此亦嚴盾止不言所利此亦媿求金利物和義此亦諷假璧嘉會足以合禮此亦甚會稷忠信所以進德此亦曲敗殺知存不知亡此亦愚郭公知得不知喪此亦穢部鼎貴而無位此亦削天王之下勞高而无民此亦筆紀之大去此十二者易之以爲春秋志也取諸明夷南狩以諱河陽取諸不喪七鬯以旌首止取諸

王用享于帝以正魯郊取諸公用享于天子以尤召
命取諸王假有家以責紀履繻逆女取諸閑有家以
醜夫人姜氏孫齊取諸改邑不改井以罪稅畝取諸
不耕獲不菑畲以咎告糴取諸見金夫不有躬以誅
取濟西田歸我濟西田取諸喪貝七日得以誅竊寶
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取諸覆餗以黜咺糾宰父之徒
之爲相取諸何校滅耳以戮商臣州吁之輩之爲臣
子此十二者易之以爲春秋材也是故福經而禍史
者仲尼也仲尼苟不以易補過必不敢以春秋賈罪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而繼之竊歎終于赫怒不陷不隕是取諸巽也離也
者衷麗者也衷麗也者亦周公也首治旄鉞終治斧
斨而禮樂華朝農桑煥野中明外威是取諸離也兌
也者底豫者也底豫也者亦孔子也少正命刑句須
命兵而木鐸不厭絃歌則喜先憂後悅者是取諸兌
也是故六子者三聖人之所取也六子魚貫以侍乾
坤三聖人鶴陰而和包犧氏是故包犧氏其乾坤乎
包犧氏以禮樂制作教周孔以淳簡無爲教文王四
聖人者皆不可以陽陽之以陰陰之也四聖人者皆
易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易兼曰甚矣易之尊才也歸才于天歸才于地歸才
于人命曰三才易以爲三者之自立皆繫其才觀乎
天文則知其才矣甚動而人安之也觀乎地理則知
其才矣甚靜而給人求也觀乎人情不必有知其才
者以其動則勞物靜則專已是人不法天地也天才
極于日月地才極于山川日月甚明山川甚英人皆
不能以遁日月而皆得以蔽其幽曲人皆不敢以犯
山川而皆得以逃其死是則天地之才大也○極天

地之才以命人不過始于生之中于養之卒于治之而已然而人皆能自生不教而知求男女也皆能自養不教而知謀飲食也皆能自治不教而知愛親敬長也此則人之才與天地等也

易索曰詩貴男子隆之以三儀床取諸堅也裳取諸賁也璋取諸器也詩賤女子替之以三物地取諸堅也楊取諸蔽也瓦取諸棄也易貴男子隆之以三名震取諸毅也坎取諸濟也艮取諸制也易賤女子替之以三字巽取諸避也離取諸比也兌取諸媚也然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五 世楷堂藏板

而易之甚貴男子也則甚禍男子教以其威而後人乃怒之濟以其才而後人乃忤之制以其力而後人乃競之易之甚賤女子也則甚福女子避而順乎人入得不順之比而麗乎人人得不麗之媚而悅乎人人得不悅之天下不才之子以是怨其父富家之女以是恩其母然而易禍男子何嘗不誠男子曰曷不七豕虢虢而患躋陵乎曷不約牖坎坎而憂不平乎曷不時止時行而厲薰心乎易福女子何嘗不勵女子曰闕觀之人胡不為風乎娣袂之華胡不為日月

乎貫魚之悅胡不為膏澤乎此三男三女者其所受質必自其父母為之其所由致禍獲福則皆不可以咎其父母也○得陽節之多者莫若范蠡霸越子房

推秦而一托鴟夷葬黃石則天下謂之知雌得陰數之多者莫若栖楚浮沉陽城閔默而一叩玉墀裂白麻則天下推其雄分有似乎行健而非者雖以何寶誅亂徐駱討賊讀盡春秋而天下不謂之乾材有似乎厚載而非者雖以胡廣混世馮道和光學盡中庸而天下不歸以坤德是則知為乾坤之男女者得其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五 世楷堂藏板

一端而亦足以肖而特惡其似而非也 易見曰朱子以詁經為學其釋易乾之元曰元者大也仲尼以述古為教其翼易乾之元曰元者長也夫聖賢之分即繫此矣必曰元之謂大然則大哉乾元宜為大哉乾大也凡六籍之稱元者其義皆取諸長不謂大也元后作民父母言長民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殷王元子不謂大子也故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以其小而長之不謂小而俄又大之也厥惟廢元命謂其廢初命不謂廢大命也元龜以大者前列以

其前列故元之亦不謂大也王之元舅非大之也王之舅已大矣稱元則為貴其序長長也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也元日所殺于上帝不謂大日也大之與元相去千里故周公之占爻也別之為元吉大吉元吉者以建極而言此吉人之事百福之宗雖不必大而可尚也大吉者以備福而言此福人之事羣美所趨雖非其至而已盛也故易之占元吉者十有三坤五黃裳順而則也訟五謀始以中正也泰帝歸妹謙降尊也履視其旋考不失也復來不遠靜以修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畜牝童牛惕致戒也離麗黃離不過中也損儉享而敬卜也益初莖作五孚惠也井養民也渙散黨也此皆謹身立德之謀理踞其勝故曰元也易之占大吉者四家人富家為富而已升初允升為貴而已萃位不當為榮而已鼎鉉取新為華而已此皆受祉履祥之象勢集其豐故曰大也

焦弱侯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未嘗云龜龍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鄭馬之流輒信之至劉牧又以九為圖十為書托言出于圖南元人趙撝謙

又為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于蜀山隱者大率皆詭秘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為玉石之類如俞炎所言近之若龍馬則自伏羲至成康歷千萬年豈有尚存之理哉歸熙甫之言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作書之義則足矣必拘拘焉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執圖書而謂聖人何以畫卦何以序疇無論穿鑿即一合道而遠無當于天下國家近無補于身心性命亦何用此為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張西農曰一卦一爻一出入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分位無非富貴貧賤患難之境遇無非喜怒哀樂之節候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與舍子臣弟友無道舍修齊治平無事舍詩書禮樂無教自卜筮行以四聖人之心寄之方術傳義出以一先生之言守之學究譜傳而古操絕一唱三嘆之音亡矣朱康流曰吾讀易二十餘年而知四聖人之作易相遇于其天也警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沛然而出之若不慮而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跡有原有委不

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同符也順數逆數之共貫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至于序卦之次屯蒙雜卦之次比師一若整一若亂而莫不有義焉乾之健為馬而又為龍也坤之順為牛而又為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至于鼎之為鼎頤之為頤小過之為飛鳥噬嗑之為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義焉此豈非天懷所發純任自然觸緒橫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以語易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九

世楷堂藏板

張元帖曰大象夫子特創文周所未言與卦爻辭絕不相涉程朱取以釋彖辭非也郝仲與云八卦始畫取象天地五氣自夫子作大象而後知八卦之用不遠于人矣
文王彖辭七百二十字簡質高古夫子以德體象變逐字詮解周公爻辭離奇險怪古今創格夫子作傳或提撮其要或推原其故或疏解其義或申明言外之意或發為不平之感或聊寄調笑之詞離奇險怪

一歸平淡所謂易簡而理得也

易學至宋邵傳義畫程演周辭於是尚占者祖康節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祖伊川則以象數為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為兩家延及末俗象數供矇叟謀食之資義理為寒士干祿之具矣 因學私記

讀尚書

朱子曰尚書初讀甚難後來熟讀見得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于己又曰網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十

世楷堂藏板

橫渠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格物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合下便大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小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乃見得恁地又日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向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
程氏 去華 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臣戒君耳禹臯陶戒君做于未

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教之如太甲
 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不憚費辭矣故與有扈戰于甘
 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侯敵前此未聞也湯
 伐夏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歷歷陳布
 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
 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
 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
 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
 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
 昭代叢書 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盡其要而危微精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以示
 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
 經世之要齊天運有義和之麻定地理有禹貢之篇
 正官僚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有無逸立政諸書
 燼燬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
 謂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
 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
 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
 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
 昭代叢書 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下帖然盤庚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
 謹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
 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
 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幸而訖于無虞視
 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
 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
 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汙
 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陶命德討罪之權
 也帝王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矣

董氏 曰一書之中明新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

讀詩 鄭氏與論曰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
 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
 之文揚其善而掩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
 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
 及于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
 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

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爲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于貧富之間可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伎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大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舒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有亡天下之權嗚呼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鄭氏通志序曰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詩而及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仲尼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感而為淫哀者
聞歌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
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為
美也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衛宏序詩以
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
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
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于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
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者教也雅
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于二南則曰周為河洛名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
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
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
為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離幽
七月則曰王為王城東周之地幽為幽豐西周之地
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
國風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
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
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猶傳于替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魏人得漢
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
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白鹿鳴亡後聲
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
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
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
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
類其喙禰者則其聲關關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
聲鶩鶩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
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
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
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
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
萋萋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
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
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
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
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

文獻志程氏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于是規命古來所無者以為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議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為何音其贊頌為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夷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採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

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耶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箭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子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京山郝氏曰詩序相傳為子夏與毛公合作按序首

一句函括精約法戒棄然非經聖裁何以有此其下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毛公申說乍讀似濶畧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夫三百篇之高絕千古惟其奇興悠遠不讀古序不知作者意也後儒疑序與詩不相似不相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缺或可據辭標補至於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

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改從今說國風尚有

十五國為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為宗廟登歌如

小雅沔水改為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為留賢非大

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為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

風改為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為孝子不得終

養四月改為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為行

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牽改為新婚非刺幽王采芣

改為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為喜見君子非刺幽王

綿蠻改為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既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為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為衛武公白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為贈行非美中行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為戒農官訪落敬之小苾皆改為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為牧馬有駉但為燕飲泮水但為修泮宮闕宮但為修祖廟

如此則與風何別乎

朱子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為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不然即斥為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為主作詩如此可謂之記事文字何稱為主文譎諫乎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若盡責名與事為徵二南諸詩亦鑿空矣

朱子改古序祇據文辭懸斷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為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為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為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為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為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為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何也曰此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

為男女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

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求直影也聲音之道和動為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標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然則詩多男女之咏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閨中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詩有咏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芣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為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芣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為其人之言者

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
 鴟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
 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
 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
 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邱四月
 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
 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
 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為其人之
 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垂 世楷堂 藏板

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
 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
 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
 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仿風人遺意至近體興
 而古意盡廢朱子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與者動也情動于
 中發于言為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為比
 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括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
 動觸發曰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毛傳誤以關雎葛

覃之類為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
 興起所咏之事此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
 與彼物比此物何別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與不
 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
 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
 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咏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
 所事而但贊淑女為好迷然則淑女所以好迷之故
 已寓于首二句中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為興也蓋借
 物為興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
 句比后妃逮下眾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不復及正
 意但咏后妃福履而已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
 王愛養萬物意宛然下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
 而已風雨鷄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不及正
 意但言已願見而已今皆以為興而所咏事終不及
 焉即其所謂興者義安在乎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
 各篇竊謂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絲衣闕宮本
 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即是比臣子忠孝誠
 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詩 世楷堂 藏板

庚事卽昇賦感動成王卽是與若裁爲三體不成義矣且如後世上林子虛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事正變俱載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朱子謂古序所記興衰時政皆妄然則詩無關世教者與

詩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紀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讀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象與春秋無毀譽正同

讀春秋

春秋直解曰春秋之多疑素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

也當時原筆之舊史不傳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嘗最其事而不領畧其旨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聖人之情何由見乎子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底本壞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子曰子欲無

言天何言哉曰吾無隱乎爾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

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夫春秋無隱語無凡

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

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

夷狄勿主諸傳先入之言平心觀理而聖人之情自

見

春秋無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天王稱天鄭棄

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

裁無例也世儒偽起凡例例有不合則曰美惡不嫌

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

見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春秋為講張為幻豈作經之義哉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書而義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褒貶以行賞罰仲尼斷斷無之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天子之事也春秋為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之事自用乎為國以禮子路言不讓而晒之况以匹夫行天子事褒貶當世諸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篋救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

讀春秋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侈非禮猥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受垢累也第存征伐會盟弑僭之跡以寄其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子每伏而讀之至于廢卷流涕也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忠厚之至如此哉而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我

者乎

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為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魯隱公之死仲翬弑之也而書公薨桓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此皆魯事之惡曲為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士句聽訟也周殺大夫

莫宏以謝晉趙鞅也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
召至溫書狩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
不書僕而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
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鄆莒展興弑父密州不書
展興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麋齊人弑其君陽生
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寧殖北燕
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
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
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弐 世楷堂 藏板
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
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
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蓋教
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
之法所謂修辭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
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
痤自益死而書殺子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
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
甚之辭乎如謂比附吹求不遺餘力則春秋慘礅刻

剝爲韓商之祖矣
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亡子
喪師覆國千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
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
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
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卽有震
世之功仲尼不齒况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
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尙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弐 世楷堂 藏板
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
霸不言罪我矣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
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獎齊晉獎齊晉故不得不抑
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
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
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
之情愜鬱于豈是誰之咎歟

世儒以春秋為獎霸謂春秋不即為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祀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蘇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嗟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盡翦為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為虛文而春秋為殘局矣仲尼何乃為此乎世儒既謂楚為夷謂攘楚為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為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為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接輿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子
載如見 已上錄郝楚望語

薛方山云易終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秦誓斯
氣運之將變乎詩終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
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讀禮記

京山郝氏曰禮家言禘而多端學者須靈鏡獨照然
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
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矣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禮

世楷堂
藏板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先聖格言蓋七十子門人後裔
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
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
三年問荀卿所著真實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
禮儀禮以為經欲割記以為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
璧而周禮尤多揣摩禘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
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
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
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為正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為道學之要別為二書夫禮
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堦禮有範圍

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禮聖教約禮為要復禮
為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
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

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粕而忘菁華
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則以為禮如大學中庸
則以為道過為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教人博文約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禮

世楷堂
藏板

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
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繁文瑣節聖人教人斯須不去者不專在此故雅言
執禮而至論其禮則曰寧儉寧固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三千三百惟曰約之以禮林放一問及本則欣
然大之其易簡真切如此若夫論語鄉黨篇所記皆
聖人從心之矩非古有陳迹硜硜模倣為之也而人
兄謂聖人一步一趨皆有格局得自好古以晏平仲
之智亦曰孔某學禮窮年不能殫累世不能究謂問

禮子老聃學禮于邾子是以禮為俗套聖人習而知之豈達禮之本者哉記所稱好禮諸賢莫如曾子子游子夏子張子夏拘拘故論交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至問素絢之教則知禮為後其言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論士曰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游論喪曰致乎哀而止其論學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曾子用功于容貌辭氣夫子曉以一貫遂悟忠恕顏子仰鑽夫子約之以禮博之以文夫禮至博也而曰博文可知博乃是以禮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羹

世楷堂
藏板

文禮非約也而曰約禮可知約乃是禮此聖門學禮明法所當默識也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卽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檐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為位于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

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為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為鬼此等近戲謔人死舍珠玉以誨盜贖中藏喪輒笱衡等器咸久腐敗陷為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尙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于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羹

世楷堂
藏板

兄弟同朝將廟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設于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為大夫子為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為諸侯不中不得為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為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

都先賢傳問後儒補緝非必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質賢耳昔老聃爲周藏史夫子果從之問禮乎則知禮莫如老聃矣而其言禮乃曰忠信之薄何自毀其學歟夫子曰老子猶龍世儒以老氏言忽之至鄭康成銖銖兩兩則曰知禮此夫子所謂飛者吾知其爲鳥也

已上錄戴記通解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五經讀法跋

古今談經者毋慮數百家其中立言不朽者固多而剽竊老生常談以自文其淺陋者亦指不勝屈黃茅白葦塵目整口嗜奇愛古之士每望望然去之茲崑山徐退山先生經史辨體一書評點皆另出手眼經部前各載讀法數十則半取材于京山郝氏監義雖不無偏執而岸然自異羞語雷同令覽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洵經義中所創見也予當齟齬時雅卽酷嗜茲有叢書之輯以此歷卷海涵地負包舉一切於是乎在乾隆癸巳初冬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丁集 五經讀法跋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貞起允升校字



100-100000

二李經說

... 1/2 ...

二李經說

萃編卷第

安溪李光煥廣卿著

攷定文王世子敘

文王世子者正義謂于別錄屬世子法余謂自唐虞三代以來凡所以輔養世子者其法盡在于是而惟周文王以一身立義理之極孝道備于官寢聖德稱自儲貳前乎此者不能過後乎此者無以加不特武王成王周公之所帥者為文王之教凡異代之典禮先王之舊文其可為萬世世子法者服行于文王之子而遂為中庸之達道雖然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七十七子之徒大懼聖遠言湮故首記三王教世子之法然後記文王為世子之道以著其義而總名之曰文王世子經秦灰炎之餘簡帙參差一篇之中首尾衡決諸禮家亦悟其訛失故于女何夢節則指為非聖人之言于文王之為世子句則指為衍文于教世子句又謂衍文于周公攝政句謂缺相字周公踐阼句謂馴致新莽攝篡之既于庶子治之

昭代叢書

卷第九

世楷堂藏板

數句為當次于貴者以齒之下于庶子之官治數

句謂當在不窮其類之下于養老幼于東序句謂

鄭注無養幼之文于篇末數段則謂古世子之禮

已亡此特餘其記之一二節小戴以附篇末嗟乎

古人立言之前後自有次第其脈絡義理具于人

心但于篇中熟讀之至于百徧之多則皆如人面

共睹其矚目毛髮各有位置有不能一豪相混者

安得仍訛襲舛隱忍不辯匿諸中心而不安乎且

注疏之家有大失者如篇中前段乃歷探唐虞三

代教典不必盡是文武周公之法而學校官名必

欲其一一彊合周禮之書宜其歷世名儒輾轉相

訓而有所不通也今試舉一二既曰文王世子矣

當文王為世子之時商德雖衰天命未改王季為

殷諸侯安得不遵王家之禮樂制度而別有周法

也又如學校之制文王之辟廡大學皆在郊與周

後世不同故熊氏謂其時猶從殷禮斯言可信又

如大樂正小樂正按之王制疏云竝是殷官周禮

只有大司樂及樂師又如籥師丞周官只有籥師

又如父師司成父師之官惟見于微子之命此皆顯而易見者余故謂此篇前段乃歷採異代教典爲世子法故每條用一凡字引例而總結之曰凡三王教世子則其義自見矣後段舉文王爲世子之道與周公抗世子之法則所記庶子司士甸人等盡屬周官無可疑者今雖分作兩段仍合爲一篇其前後簡章參差者一一條正仿蔡氏書傳攷定武城之例別附經後訓詁則採自疏家疑義每綴于章後使讀是篇者欲依小戴所次則其舊文仍在欲尋立言本意則攷定之文可稽其中條列具有證據非同臆說亦不敢侮慢經文輕爲改置獲罪前修此書文約義微包括至大文武周公一代之家法在焉自周公踐阼句下則周官麟趾之精意存焉苟議道之主能講明之小學敬德之功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業著焉故舉其大者謹拜首序曰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不爲物蔽任卹媿睦孝友之行不爲習漓絃誦雜服射御書數之藝不爲俗誘于是而心之官則能思能睿耳目之官則能聰能明以其聰明睿思之用而一致之于道則君止仁而臣止敬子止孝而父止慈至善不遷矣然所謂學者非如後世徒誇佔俾之博蹟詞章之藻富而自以爲能也又非如後世人君經筵講讀之設士庶決科發策之業而各異其修也先王以爲自天子至于庶氓之爲學皆明善以復其初而已然學之道又不可以不擇故自八歲而上十有三歲而下則有小學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自十五而上十有八歲而下則有大學焉教之以修己治人知止止善之則此其義莫備于世子之篇而后夔教胄子以來樂正之崇四術大司樂之掌教成均師氏保氏之在門在闈在國在郊鄉大夫之試其事者在闈在塾皆其選也是則先王之教其子固無異于教人之子而其教天下之人之子卽所以教吾之子者其世子齒于學之謂也彼蓋習之于少時則中道若性與公卿子弟居游則他日有以擾其心而收其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四

世楷堂
藏板

用與編氓里巷之俊秀同業則四海九州之內愚夫
愚婦之家皆與君王有人故之情且也春秋合樂鄉
射飲酒養老憲乞興賢斂材攷藝選言之典無一不
與學者共之故凡朝堂舉一事行一政而天下之人
若其心思之所素擬耳目之所素習志願之所樂從
而以是命之侯國則爲教放于鄉黨州郊則爲俗此
感彼應則爲風淪肌浹髓則爲仁是故聖人能使天
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教之道得也若

三代而下匹士且不敢上擬貴游況于庶人之子敢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五 世楷堂 藏板

與世子伍乎執且貴益貴賤益賤貴者高處廊廟燕
習成性昵于宦官宮妾之私不復知有敬業樂羣之
益側身厲行之功與夫人情物態稼穡艱難而賤者
繩樞篋門其知識不過井巷墜畝之閒燕笑凶哀之
事卽號謂誦詩書列文林者亦惟是用文章致通顯
豈復知有性命禮樂之理所以立吾藐然中處之身
而明德新民之躬亦預有修齊治平之業乎此古今
道有汗隆運有升降實聖遠事湮風微教弛而學官
廢壞焉耳夫小學廢則鄉大夫失其職師氏保氏缺

其官而大學無可升之材大學廢則君公之子無所
教俊造之選無所成而成均絕齒讓之禮小學與大
學廢而世子之學俱廢矣吁議道之辟苟能讀文王
世子之篇而修明之以辟靡鐘鼓之教養成直溫寬
栗之德而收公卿庶尹之佐上下同業貴賤共師將
堯舜三代之治復見今日豈特臨靡拜老環橋觀聽
之文爲一代賢君哉

文王世子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至 然後亦復初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六 世楷堂 藏板

首句世子之記曰五字明是古者教世子之典其
中引四代禮制用一凡字者皆虞夏殷周教胄舊
法當合爲一篇今次其義先事親次立師次入學
講業次語郊爵命俊造總結以禮樂養成君德此
格物致知以至治平之事古人爲學次第如此
內豎內庭之小臣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
飲食之節食上進膳時也在察也羞品味也食下
食畢而徹去也問所膳羞欲知吾親所食之甘旨
思以再進也齊元齋時所著緇布衣裳便于養疾

也善猶多也末段膳宰之饌至復初結上文言孝子之于親也安則奉養其口體不安則謹侍其湯藥而已然定省之儀羹馘之細醫卜之常凡有父母者所不能廢而惟必親必敬者為自盡其心而非以為文焉此孔門之教所以推曾子為能養志也按人子之養其親也飲食為大醫藥則在所謹凡草木金石其無毒者不能已病其有毒者易至傷人究其為用不能愈于五穀滋味之効昔者閔子之養父母也寒為益一衣而病脫然暑為去一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卷第九

七

世楷堂藏板

衣而病脫然飢為進一餐而病脫然飽為卻一餐而病脫然故聖人制飲以養陽為食以養陰和實羹醢各有攸宜凡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凡和春多醢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芘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脍鱗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皆視所宜齊于志氣盛則損之衰則益之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卷第九

八

世楷堂藏板

澹泊以為體中節以為用是可以當藥矣至于精者有八珍曰淳熬曰淳毋曰炮曰擣珍曰漬曰熬曰糝曰醢飲重醴次清次白稻醴清醴黍醴清醴梁醴清醴或以醢醬醢醢是故君子上自王宮下至編戶三牲菽水稱家有無聖人制是數者所以節其嗜慾贊其陰陽可以養親已疾而鍼砭藥石之類不得已而後用之此禮有侍膳之教而春秋譏許世子止之不管藥為人子者所當深省也按玉藻云諸侯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如此則朝在路寢之前小寢在路寢之後矣士大夫之正寢猶人君之路寢也其燕寢猶小寢也正寢所以行禮燕寢所以退息然古人居室之制統言之則曰宮內則曰由命皆異就宮中而言則大門之內為寢門寢門之內即正寢當階房室皆具喪大記孔疏云正寢之寢猶今廳事是已正寢之後為燕寢曲禮云凡與客入者客至于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檀弓云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正寢為行禮之地可知已喪

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死者必皆于正處也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下室其燕處也然則正寢不獨為生者行禮之地雖死者亦必以此為得正而斃已竊意當于燕寢臨絕乃遷廢牀在地之時所謂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死于男子之手各以男女扶持之又按檀弓晝居于內節孔疏云疾時在內寢若危篤則在正寢或謂此正寢統宮室而言君薨于路寢夫人則于小寢正也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九

世楷堂藏板

天子諸侯之祖在寢之左則大夫士之祖亦在寢之左可知矣此文王世子大寢之門外當是君父之燕寢正內則父母舅姑之所者但君后之宮寢又各自不同處耳其曰大寢者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對已私寢而言則為大寢也或曰世子記中大寢即周禮王之燕寢諸侯之路寢世子事父母于朝士未盈之時雞初鳴即造朝門外故有當直之小史所謂內豎者在焉先問君父之安否然後敢入由路寢之外而徐至于燕寢之間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若父母安則退歸私寢其有不安節則親齊元而養于燕寢之中其曰大寢者實包小寢而立言也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十

世楷堂藏板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至語使能也養猶教也言養者漸浸成長之謂審喻詳審言之

使通曉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其燕居時慎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三公官不必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而任之疏曰此取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云耳按此段早論教以輔養主德當在事親之後入學之先正賈生所謂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意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是與太子爲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七

世楷堂
藏板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攷于太傅太傅對其不測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莫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伊川亦言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諍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設官置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執使之然也又按賈生所論論教入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學養老則皆訓義深厚不特節節與此篇相發明恐直是古記世子之遺文逸簡傳授于未亡之先而賈生特敷衍其詞耳厥後爲長沙太傅自當本吾所學而用之何必弔湘纍而賦鵬鳥惜哉

凡學世子及學士至胥鼓南

此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遂四時所宜因歷舉虞夏殷周之制雖異然其所以教胄育才者皆在于學校之中故能習與年長化與心成而中道若性也東序夏學名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

昭代叢書二李經說癸集卷第九

世楷堂藏板

名學教也干盾也戈甸子戟也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然于戈以象武故于春夏陽動之時教之羽籥以象文故于秋冬陰靜之時教之所謂必時者此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四人皆樂官之屬贊謂相助之南南夷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

春誦夏弦至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謂以琴瑟播被詩章之

音節也蓋陽動時則學之以聲陰靜時則學之以

事因時順氣于功易成也細釋疏說上文春夏學

于戈秋冬學羽籥此據王世子王子與諸侯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年長業成而升于大學

之中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秋禮冬

書猶在瞽宗上庠之內知非然者王制詩書禮樂

四術特爲升于大學者造之其說與此不合何也

蓋此篇爲世子之說多歷採四代教胄典禮而所

謂弦誦詩書者古先王造士徹始徹終之法惟少

昭代叢書二李經說癸集卷第九

世楷堂藏板

時則既其文長則通明其義日邁月征無時或息

故王制疏亦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

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但遂其陰陽以爲

偏主而已至于舞所以動其容也亦少時習之如

皋舞羽舞皇舞旄舞千舞人舞長則職在有司小

爲導養血脈大則昭德象容故以天子之尊而冕

而總干以三苗之逆而兩階可格如虞書所記賓

牟賈所言亦不必拘也某官董習某器又如此

節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是

既教戈又可教籥此節小樂正教于周禮樂師教小舞竝六舞皆教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益信此篇雜採典禮爲輔養幼冲教成人材垂法萬世者言雖不必盡是周家一代天子諸侯之制而無非文王躬爲世子之法此記禮者真屬仲尼之徒故其立意之精如此按陳祥道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是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祭義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卽成均也東郊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五

世譜堂
藏板

祭義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卽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卽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爾是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竝建于一邱之土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若夫諸侯之學則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又曰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六

世譜堂
藏板

也瞽宗商學也頌宮周學也頌宮則泮水也其制半于辟廡而水蓋闕于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頌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則于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于頌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何也孟子因論井地而及此則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七

世譜堂藏板

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于舉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于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于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余嘗問伯兄以周官學校云古之教者有鄉學有國學有小學有大學鄉學之別二國學之別三而小學不與焉周兼四代之制其命學不一名是故州黨及遂立序則夏后氏之序鄉立庠則有虞氏之庠序以飲燕習射庠以賓興賢能鄉射舉于春秋賢能興于三年皆大學也此鄉學之別二也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大夫仕焉而已者教焉閭里子弟皆往就學然則鄉之小學卽二十五家之塾也國學之制成均居中瞽宗在西東膠在東此國學之別三也三學並建于國中此外尙有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六

世譜堂藏板

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爲小學記曰天子設四學并
小學在焉成均掌教大學其師則大司樂也其弟
子則王公子弟十五以上及凡民之俊秀賓于鄉
者皆入學也虞庠掌教小學其師則師氏保氏也
其弟子則王公子弟八歲以上皆入學而庶人之
子不與也同之于大學所以一其道德別之于小
學所以異其尊卑或曰師保之教甚精而約而反
以爲小學何也曰師氏之教三德曰以爲道本以
爲行本本之爲言也將爲他日之基焉耳保氏所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十九

世楷堂
藏板

謂六儀者今見于少儀之篇蓋亦小學之事且大
學之內自天子之子以及凡民之俊秀無不入學
而師氏所教惟有貴游子弟蓋國之貴胄不可與
庶人子同學于家塾而庶人之子又以其童稚而
未閑于動作禮儀故不得進而與公卿之子同學
此所以與大學異也然則天子小學在郊而師氏
居虎門之左何也曰王朝則居虎門退朝則在西
郊然則師保之官何以不附于大司樂曰小學在
近郊之內六鄉之地故從鄉官之後而屬于司徒

各以類而已矣或曰大學之中惟天子之元子衆
子得俱入學自公卿而下至于元士惟適子入學
而庶子不入夫民之俊者猶得與王子齒讓于學
宮之中而卿大夫之子反不得預何也且當在小
學時適子庶子將亦異其學邪先王之世工商而
外無不人人知學豈有卿大夫之子而不學哉曰
周官有庶子之官職公卿大夫之庶子居則使之
宿衛王宮是宮伯之所比也有事則治之以軍法
○惟太子之所用也至其教之方則春攷之于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十

世楷堂
藏板

大學秋肄之于射宮皆庶子之職而非大司樂之
司此先王所以厚別適庶也夫適子之成材者其
後日將有卿大夫之事焉固先王之所重矣若夫
庶子者則亦養之于修德學道之科習之以車甲
卒伍之法寄之以宿衛徒役之令其人蓋皆在王
左右輔相太子周家之綴衣虎賁僕右侍御罔匪
正人由此其選也孰謂其輕之哉師氏掌教貴游
子弟蓋統適庶而爲言者也其言貴游所以別于
氓庶焉耳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不言夏者從春也官掌
教詩書禮樂之官若春誦夏絃則太師釋奠教于
戈則小學正及樂師釋奠秋學禮冬讀書其官亦
如之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
等事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
此事之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後世亦可為先師者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至語可也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為學所謂始立學也天子立
異代之學諸侯若有功者亦得立異代之學如明
堂位言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是也立學之初
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費既畢即用幣
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
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則投舞者以所執之器
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
投舞者退儻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
而退則禮賓于東序之內然其禮既殺惟行一獻

無介無語于禮之意亦云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至必遂養老

諸侯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
亦釋奠于先聖先師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上及先
聖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于先師行事謂行
釋奠之事必以幣者用幣為禮也凡行釋奠之禮
若本國無先聖先師者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
若本國故有此人如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顏則各有奠之不用合祭也大合樂者謂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于是時也天子則
親視學焉視學之明日遂行養老之禮按有國故
則否句當在養老句下謂凡鄉飲酒鄉射之禮皆
大合樂若國有日食凶喪之故則不合樂如春秋
壬午去籥雖祭祀且然況鄉射之禮所以敬老序
賓其于哀樂不同情也固宜
凡祭與養老乞言至論說在東序
此明教世子及學士等以祭與養老合語之禮蓋
小樂正先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

之義理然後大司成論量課說此受教者所得之淺深所能之優劣而皆在東序之中是也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如鄉射飲酒大射燕射等至旅酬之時則得論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以相告語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如楚茨之詩云笑語卒獲可推而知矣干戚祭祀時所舞之器及合語乞言之禮皆當授以容節篇章之數而肄習于平日躬行于臨事也

昭代叢書

樂集

二李經說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至列事未盡不問

此言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間猶容也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于咨荅問終則卻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按萬物之靈惟人為貴然人所以異于萬物者有師焉教之以仁義禮智而全其所以為人之理也是故天下之分無有

昭代叢書

樂集

二李經說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尊于天子者然而必有師也三公坐而論道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總干學士之倫無有貴于世子國子者然而必有師也授數于樂正侍坐于司成罰其不及匡其不逮蓋自其幼賤之時而身為弟子之列及其受之于天命之于天子雖日與公孤坐對無異于少時出入前後保傅之側也昔衛武公年已九十餘其望誨之勤猶曰小子猶日未知猶曰耳提面命其進德匪懈亦其習貫自然故能威儀抑抑後世君尊臣卑師道日貶經筵之設徒屬虛文故程子上太皇太后書云臣自供職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又按注疏云下文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以其掌教故鄭氏以為師徒之屬以其父師又掌教國子故鄭氏指為師氏也周禮師氏以媿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某以為世子記上諸官出于異代者多自周公踐阼以下則專屬周官矣

凡語于郊者子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此謂大樂正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學業之既成者升諸司馬而爵命之也郊郊學語于郊者論辯學士才能于郊學之中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或以德進是也有才能者則敘用之或以事舉言揚是也曲藝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如有小技之人因天子視學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俾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評試之三而一有者謂試之以三事而一事有可善乃拔之于同

聊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姜

世楷堂 藏板

等之中而升進之然猶必以所能之高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如此之人但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又從而疏遠之以非士類也成均古之學名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設異代之學若飲酒于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勸蓋先道德而後事功重學術而薄曲藝盛世之官人有等故人才克生觀二南雅自見此意唐時凡雜流百家之士竝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

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

四曰律學五曰算學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

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

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

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

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

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

八方俊造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

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成即席鱗差攢弁如星聯

聊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姜

世楷堂 藏板

禮成唯此可見常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于是道器兩分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至恭敬而溫文上文自凡教世子及學士起多是禮樂之事故此節結通篇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云云樂以和為主所以平其喜怒哀樂之情而消融邪慝之私故教樂者所以修內也禮以敬為主所以致其

整齊嚴肅之容而陶成恭讓之度故教禮者所以
修外也雖然禮之修達于中樂之修暢于外所謂
交錯于中也有諸中者形于外故其成也陳氏
謂樸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恭敬者禮之
德溫文者樂之文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
雅之氣象禮樂同原交養互發教至此而至學至
此而成矣

君子曰德至君之謂也教世子三字應在此

禮樂交修則內和外順而君子之德成矣德成則

昭代叢書 樂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此知至意誠心正身修
之謂也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
矣此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也如此正世子學為
君之謂也按篇中始立學節一獻無介語可也句
下有教世子三字故石梁王氏以為衍文非也今
按此三字當在君之謂也句下總結上文蓋此篇
為世子之記乃雜採四典禮皆天子世子之事
也而屢以凡字發之其至明者多係異代官名不
必純是周官故篇終結曰凡三王教世子是已且

篇首第一句用世子之記曰五字至末則曰教世
子三字緊相呼應孰謂此三字為衍文乎

文王之為世子至然後退

御者是當直小史末無也原再也文王戒膳宰在
後所食之餘毋得再進按疏曰自命士以上味爽
而朝日入而夕朝禮具夕禮簡常禮世子朝父母
每日惟二今文王朝于王季日三而三者又皆稱
朝並是聖人之法也東林顧寧人曰文王之為世
子朝于王季日三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
之勤為父者未明而衣則為子者雞鳴而起矣苟
寔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情四支而不養也是
以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
如此

武王帥而行之至旬有二日乃闋

聞猶謬也文王為人子止于孝如此故武王不敢
踰越其父之所行也夫文王之事父情有加而禮
亦加武王之事父情有加而禮不敢加此其所
以善師文王而聖人人倫之至也顧寧人曰武王

昭代叢書 樂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師行文王之孝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過于文王此中庸之行凡後人立意欲以過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至武王九十三而終

疏家謂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其夢寐如此陳氏云數之修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余按記禮之家閒有不能盡知聖人之意而傳會之者如此篇吾與爾三焉之語若謂此夢全無是事則見之他書皆有明徵未可苟訾也泰誓云朕夢協朕卜是九齡之與武王既疑其終有西方而亦爰契我龜矣又武城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疏云文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然則帝與九齡者謂年齡也蓋專征九年帝固已默錫之冥冥之中矣夫聖人與天爲一故太王之翦商非有私謀文王之受命非有私志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武王之伐紂非有私心其生也奉若天道其死也

存順沒寧其志之清明凝定也寢息夢寐不能昏

烈風雷雨不能迷其至誠而神也動乎四體見乎

善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昔夫子蚤作謂

子貢曰余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

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

而終吁夫子道高德厚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萬

世果以王祀祀夫子則是此夢不必驗之一身一

世而直驗之萬世之後矣彼聖人者會萬物于一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

同神若武王則見而知之夫子則聞而知之故念

以爲記禮者不能盡得聖人之意則可以爲記禮

者全無是事則亦烏足以知天道聖道之一致哉

成王幼不能泄至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武王既終成王幼弱雖泄至爲天子而未能行泄

泄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而治天下

又患其冲幼居尊未知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則

何以治天下故舉世子之法于伯禽欲其有所視

效或成王有愆于禮法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
事君之義凡此皆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爲世
子之道也

是故知爲人子至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此申解上文世子之所當知者以世子他日終有
天下之任而成王之爲世子則又與父在之日爲
世子者不同書曰小子同未在位蓋武王崩時成
王甫在抱雖在位亦與未在位者同成王旣不能
泣昨而爲君若以之爲子則又無子職可盡之處

昭代叢書癸集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此周公所以勸前古未有之法抗文王世子之道
于伯禽使之薰陶則效而不自知故不言教而曰
養蓋君之于世子匪特以繼體也將兼天下而與
之也如今日不能爲子則異日不能爲君故一人
之身而教之有父之親使知仁教之有君之尊使
知義仁義備于冲幼之時然後可以保有天下而
不失此卽下文周公紆其身以益其君之術而程
子亦云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是
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至世子之謂也

此正教世子入學齒讓而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他日治天下不過舉此而措之耳物猶事也言
齒讓一事而父子君臣長幼三者之善俱得不知
禮者見世子至貴而齒讓無異衆人故疑之其知
禮者從而曉之曰世子亦猶人子今日之齒讓者
特爲君父屈耳夫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大著其事
莫重于學其學莫嚴于師故古語曰樂正主世子
詩書之業父師主于成就其德行元大也良善也

昭代叢書癸集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黃氏曰教胄世子之
道非一而齒讓爲先世子齒讓而天下大治是治
天下之道至簡至易若此而卒莫之行者驕貴之
習成而教養之方失也夫殷周之所以長有道者
無他曰親親君君長長三者而已人君以是三者
教其胄子胄子以是三者君長天下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故入學之禮成而郊祀明堂養老辨
籍之典由此而舉矣顧寧人曰世子齒于學自后
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

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于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至周公優爲之

于注讀爲迂此覆結上文引孔子稱周公之言謂

抗世子法于伯禽不直以示成王者是比父在教

昭代叢書癸集二李經說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世子之事爲迂曲也夫殺身而有益于君者猶未

能盡仁之量也惟大人爲能正君不直以正其君

而有善則歸之君有過則撻之子不特能撻其子

以正君而必以思兼三王而施四事之身爲沖人

取正故述后稷公劉之勗業以道艱難而賦鴟鴞

陰雨之綢繆以明已志始因流言而居東啟金滕

而悟王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如此非周公其孰

能優爲之乎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當爲衍文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惟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此篇言攝政而治是以冢宰攝

行踐阼之政非謂居攝天子之位也然說者以其

缺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厥

後新莽居攝篡漢之厥實此語基之余按上文言

周公相踐阼而治在于輔養其君德爲急務故其

所以汲汲者正本端原教以人倫入學親師齒讓

取友如此而已而未暇及于政事禮樂刑法之實

也然政事禮樂刑法之措施正恐成王年幼未能

昭代叢書癸集二李經說卷第九世楷堂藏板

盡諸自是周公攝行臨阼位冢宰正百工之事如

此文所云故著此四字以歸諸周公踐阼者即

當時手定立政周官六典之書所由以起非公有

聖人之德莫能爲非公有文王之心莫之敢爲自

庶子以下特附文王世子篇中此是記禮者之深

意安得指爲缺文與衍文邪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至長幼之序

自此以下數節言周公設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

吉凶刑罰之事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官掌國

子之倅倅副貳也為政于公族者

其朝于公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路寢庭言公族之親若朝見于內朝則皆同祖故必以昭穆之長幼為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夫貴至三命崇矣然庶子治公族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所謂臣有貴者以齒是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謂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于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計年而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按庶子治之句舊在則以上嗣之下今按宜接此節疏家亦云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蓋外朝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當是簡札遺脫鄭注不言者略耳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外朝路寢門之外廷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為外朝

昭代叢書

祭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祭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藏板

位之次者言公族之親若在于外朝則與異姓雜列必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不復論其年齒也正義曰司士掌正朝儀王族族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廷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閒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按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闕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臬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臬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攷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性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臬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于經然周禮闈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與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于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

畢于此謂之畢門畫虎于此謂之虎門皋門之內
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
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
門之內洽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
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
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雉門之外縣治象所
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
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
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故魯莊公既葬而
經不入庫門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本鐸以命于
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軍有憂哭于庫門之外
則是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
以稱皋門應門特爲皋應之制而已況非魯乎聞
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
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
士凡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是禁施于雉門
之內而不予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
服怪民得以入皋門庫門若然縣治象于中門宜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矣

其在宗廟之中至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官之職事以爵者隨其
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以官者又以其官
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

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亦公族中士禮貴適之事若天子則此外別有
子孫獻尸之文若大夫則避嫌于君又無嗣子舉
奠之禮登者自堂下而升于堂上也饌食尸之餘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也上嗣是適子中之長者爲最上也攷特牲饋食
禮大抵主諸侯與士之祭言之凡祭必立尸必擇
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
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
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堂也其
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立迎尸
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禮畢主人獻賓
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莫不舉主人獻長兄弟
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

爵衆賓長又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荅拜嗣子飲畢拜尸又荅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荅拜所謂獻也逮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餽所謂餽也此三事者皆升堂行禮受爵在先獻次之餽又次之今言餽獻受爵者以重在餽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弔

世楷堂
藏板

君定宗以法祖也夫公劉當播遷之日立國之初故庶事可以草創而惟以君宗爲急務焉成王當武王未受命之初周公負斧戾之日實與公劉同締造之難故周官可以徐立而亦惟以君宗爲急務焉東萊呂氏云上則統之于君下則統之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如春秋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其公大事 至 以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大事喪事也臣爲君皆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弔

世楷堂
藏板

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辯其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于主人亦必次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爲喪主也按議禮之家皆追咎漢文之喪以日易月墜壞君臣之經先王之制然攷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其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

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已下者謂下棺已葬也
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繼
以示變除之漸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已葬之後
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
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若夫君
喪之禮自戰國已來固已久廢文帝特著之爲令
本欲干譽而反蒙後代之譏惜哉太倉陸道威嘗
議爲君喪一服之圖其略云爲嗣君及勳戚大臣
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
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庶人斬衰三月庶
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
格難行蓋本朱子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說然稽
之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
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
人之爲其國君者但齊衰三月而諸侯之大夫以
時接見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雜記曰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九

聖

世楷堂藏板

聖室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禮弓曰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
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
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于古苟稱情而制服使
三代之禮復見于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
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足畿內諸侯及大夫之禮爲君爲父俱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御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問後世不封建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九 聖 世楷堂藏板
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
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若公與族燕至 族食世降一等
此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蓋燕食必須立
賓者以其間禮儀獻酬交錯所以合歡也但與族
人相親則皆一祖所自出不得以賓客之道外之
故用異姓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人所以然者以
君尊不宜獻酒而族人賤又不敢敵君也公與父
兄齒者公旣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惟列位在父
兄之上以相齒讓所以明有父兄也然族人旣有

親疏之分則燕食亦隨世為降等假令本是齊衰
一年則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
年再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至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謂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畱守之事公禰
者齊車中所載之遷主也既祧而呼為禰者在軍
中人神相依親之之辭庶子既從軍行故守衛此
齊車之行主其或公有朝覲會同出疆之事庶子
不必從行則與公族之無職事者守于公宮正室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望

世楷堂
藏板

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太廟太祖之廟
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
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
矣

五廟之孫

至至于脂賻承舍皆有正焉

此論同高祖之親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有無
必須相贈遺蓋其訃告于公與相為于私者皆天
秩天序之所當然有禮焉庶子之官從而正之無
或失禮以妨恩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

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
之君即立世祖故云祖廟未毀曰未毀者不遷也
冠冠禮取妻昏禮赴練祥喪祭之禮四世而總服
之窮也故五世親盡祖免六世以至百世則相位
弔而已承注讀為贈賻以車馬賻以貨財舍以珠
玉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疏各有正禮
有司即庶子之官也

公族其有死罪至公族無官刑

此謂同族有死刑之罪不于市朝而于甸人者以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罍

世楷堂
藏板

親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磬縣縶殺之也縶
刺割也官割膺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告
讀為鞠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
之書于甸人之官而刑之

獄成有司讞于公至無服親哭之

此有司既成獄而讞議其刑罪于公也夫寬宥之
恩有加無已者一人一家之私也執法之嚴至再
至三者天下萬世之公也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刑
也殺牲盛饌曰舉素服不舉為之變其常禮如其

倫之喪無服者謂如其親疏之倫居外不聽樂及贈賻之類但不親弔不為弔服耳既不親弔又為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厚之至也按天子諸侯雖絕有親然卿大夫死則往弔為服故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亦有二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總衰異姓為疑衰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至而讓道達矣

自此以下至不翦其類也竝記禮者解釋周公設

昭代叢書

癸集二李經說卷第九

聖世楷堂藏板

官收族之義于以見本朝尚親者即堯舜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而其孝弟睦友子愛之本當豫養于青宮儲貳之日以收他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故特附于世子篇中而為周公攝政踐阼行仁自孝弟始之意百世下如將見之矣內親如春秋以魯為內之義明父子者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如體羣臣之體字視異姓猶四體也崇尚也尊賢惟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祖之正統故為尊

祖之道服之輕重本于屬之親疏不奪人親者本親之恩當使致其義而不可奪之也燕食降君之尊而與齒列則民有親屬者豈忍相背棄乎此孝弟之道達于下也親親之殺恩與世降而不嫌于疏孝愛之深追遠無極而不妨于昵君臣以輕重言貴者守貴賤者守賤安不犯禮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至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陳氏曰先王任官本無親疏之間親盡而賢亦必

任之今親未盡已降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

昭代叢書

癸集二李經說卷第九

聖世楷堂藏板

賤之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賻之禮者是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鄉方鄭注言知所鄉謂皆知趨禮教是也

公族之罪至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正術猶言常法也不以私親故而得干有司之常法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與猶許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也官刑謂之腐刑

以其既絕生理如木之朽敗無復發生故此刑不及公族者不忍翦絕其一本之類耳按庶子之官治數句當結在此條之末皆為庶子正于公族之事今列在上條者疏家謂此條是過惡之事不合與正邦之功相連結然則好仁惡不仁豈有二理乎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大抵古人筆墨不沾沾在疏密之間苟理可該貫如化工布物在前在後何所容心乎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至有司卒事反命

昭代叢書二李經說 癸集卷第九 聖世楷堂 藏板

自此以下至終之以仁也言天子視學必遂養老并命諸侯羣吏反國皆行養老之事天子謂成王也意者公居攝臨阼四年復辟之初成王即政輔相功深聖人之德已成故修行文武之政諸侯羣吏咸朝遂舉視學之禮如此孟子曰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蓋自吾先世而已然然亦唐虞夏殷久有天下之常法也大昕初明也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警動衆聽使知早至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是也與舉

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至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疏云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余謂天子即政初立學制稱始字固宜蓋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數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然則上文鼓徵下文堂上堂下之樂備舉養老之典如此其榮可謂養繼西伯之志矣

昭代叢書二李經說 癸集卷第九 聖世楷堂 藏板

適饌省醴至退修之以孝養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然後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至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反席也老更羣老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

今皆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上西階北而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譚說善道以成恍天子養老之禮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詠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至而上下之義行矣

陳氏曰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

昭代叢書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來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正舊說之非矣大合眾以事謂大會眾學士

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疏謂達有神者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有德者興起文王武王世世修德亦通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苟為虛文而已哉按此段為成王修行學制養老之事無疑蓋其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者皆文王武王之樂非周公輔相之後制禮作樂之初尙親尙齒以興

致八百年之基業而何哉若如前篇錯舉三代之禮則不應獨合文武之樂若文王時又不應用大武之樂然則某說亦自篇中而窺見之者也

昭代叢書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有司告以樂闋至終之以仁也
闋終也有司告歌舞既闋謂養老禮成無算樂之終于時諸侯及鄉遂之吏來朝會者王皆使之反國各行養老之禮如東序之儀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卒徧于東西南北其有始有終如此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至典于學文王之為世子也句應在此
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

代之事也人道莫大于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
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
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
侯國行之也一事之中人皆知其衆德之全備者
以其慎終如始也如此則衆安得不喻曉乎養老
之禮行于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
此亦記禮者解釋聖人之意可謂善窺聖人矣按
文王之爲世子也句舊在成王幼節末殊不相蒙
故石梁先生以爲衍文今按在篇終典于學句下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弟直上是祖宗橫出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出
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直上生
來故須窮到上頭方纔筦得兩邊住是故爲父母
宗子者能盡孝于其父母之理未有不能愛其兄
弟者也能盡敬于其祖宗之理未有不能收其族
姓者也能盡仁于其天地之理未有不周及民物
者也周公以世子之道教成王能以武王之心爲
心而盡孝矣故封桐展親兄弟之國無闕牆也能
以文王之心爲心而盡敬矣故庶子正公族甸人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 卷第九 世楷堂 藏板

二李經說跋

本朝理學名儒必推李安溪先生讀榕村語錄凡說經處無不窮源竟委井井有道如謂鄉學夏止有校殷始置序周更加庠是也乃又有廣卿儀卿二李先生焉其攷定文王世子于經文次第多所更正而各繫之以論說今讀其書恍然見三代以上君民一體休戚相關自世子入學時早已植其根本故能致重熙累洽之休豈惟是問安視膳恪盡孝思而已哉壬寅秋日吳江沈懋惠識

昭代叢書

癸集

二李經說跋
卷第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逸

經

大匡解 周書

唯公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竹書紀年文丁五年王季作程邑帝辛三十三年文
 王還于程三十疑當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雍梁之侯
 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束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
 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
 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匿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
 之驕頑之虐水旱之蓄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
 病不能胥匡二三子不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官考

逸經 周書

觀象廬叢書

厥職察貪汙也鄉同因其耆老及其總審問其故毋隱
 問其人禁游惰也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
 食不舉百官質方相質以匡不食饔饔謂及期日質明王
 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審積因謀其
 舊籍飢飢旁匡於眾無敢有違詰退驕頑官之驕貪方收不
 服民之違令者慎惟怠愷惟察什伍相保保任其動勸游居
 勤者勸事節時茂節少農夫任戶戶盡夫出任保也戶盡
 游者居茂勤數口以食食均有賦賦數口多寡以爲食均因以所均者
 數賦爲孤寡不廢此句舊誤在農廩分鄉鄉命受糧富農
 征下

分其餼者上諸鄉吏鄉吏均之程課物微躬競比藏物
 乃令受其所粥糧之多寡之數其所入所出之微程課之無使有隱也
 躬競比藏使富民皆相與競比其所藏也三歲大比之比
 藏不粥糴糴不加均皆所藏係乏食而豫糴者禁不使粥糴
 賦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酒盡也均之賦于民者或
 任而貸之民容有夫少口眾疾困事故信誠匡助以輔殖
 者非怠惰之比故成年不責其償也信誠匡助以輔殖
 財殖殖足食克賦爲征信誠者匡民之本匡助民食兼以
 所出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內食不足之處戍城
 不留使足以守戍城之旅不令留滯使足以守而已出
 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轉食于外皆有均於是告四

逸經 周書

觀象廬叢書

方遊旅商工所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四方遊旅及工
 多以外食不贍而不得行今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
 既通糧均轉則所至得食也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
 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用故作母以行之幣不滯而後
 商旅得行無留無粥熟無室市粥熟不可爲糴均若津濟
 食於國中者也無粥熟無室市粥熟不可爲糴均若津濟
 妨民權內外以立均權內外謂各擇適中之地爲糴所也
 人於一所行數十里而糴升無蚤莫闕次均行均行眾
 斗則反困而不得糴者多矣無蚤莫闕次均行均行眾
 從無蚤莫謂糴有常時有常時乃積而勿散以罰助均無
 使之窮散字舊缺窮謂閉平均無乏利民不淫有閉糴者
 均則易乏故平均乃無乏也均糴無播蔬無食種蔬速成
 所以利民而絕其姦貪是不淫也無播蔬無食種蔬速成

穀插蔬食種 以數度多少省用國家所而不祭祭上舊服
皆致游饑 常川所而不祭祭上舊服
激不制同製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
牆合所謂宮縣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
過具哭不留日豆降一等豆荷庶人不獨葬伍有植獨葬費地
故伍之皆有植以表識之案周官墓大夫令國民族葬送
是庶人原無獨葬之禮此云然者文時制度未定也
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皇門解 皇門大宗也即所稱大門

惟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闕廟巷門也會羣門羣門門
卿大夫之適 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屏也建
子謂之門子

沈人沈伏在下罔不用明刑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言羣門當以嘉德之說 命我辟王小至於大辟我則以告于
開告於我開當作啟 我則以告于 辟王自小事
至於大事汝無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不當言之也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子處可憂而安之故不綏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于郵唯哲王也哲荀說哲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以嘉德之乃
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大門勢臣恐己之德未足乃
旁羞 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
進也 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
言在于王所善臣私臣之有善者有分私子庶孽之賢而
命為士者所謂庶士也常常德通無所壅也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命用克和

成用能承天報命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廷詩傳
廷也 克用有勸承有口于上下克舊人斯既助厥勤勞
王家謂大門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王國用宜
小人用格口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有戰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終未
也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乃胥學于非夷乃
作及學同 以家相厥室弗郵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
傲夷同彝 以家相厥室弗郵王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
臣不憂王國之當用作威不詳不肩聽無辜之亂辭是羞
于王其治獄也又作威而不詳察無辜王阜良乃惟不順
于王之詞不肩順聽以進於王亂衍文

之言良善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
無助譬若駁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猶圖是人斯乃
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
服在寢以自露厥家日如妻之言也服媚夫有邇無遠乃
食益善夫俾莫通在於王家益蔽也食猶日月乃惟有蠢
狂夫是繩是陽是以為上是授司事于正長蠢舊譎作奉
通舊作是 命用迷亂獄用弗成小民率愁愁困也嗣用無
壽天川弗保二句舊說作保用無川媚夫先受殄罰國亦
不宣嗚呼敬哉監于茲朕惟其及不監則禍將及朕蓋臣

沈人沈伏在下罔不用明刑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言羣門當以嘉德之說 命我辟王小至於大辟我則以告于
開告於我開當作啟 我則以告于 辟王自小事
至於大事汝無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不當言之也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子處可憂而安之故不綏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于郵唯哲王也哲荀說哲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沈人沈伏在下罔不用明刑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言羣門當以嘉德之說 命我辟王小至於大辟我則以告于
開告於我開當作啟 我則以告于 辟王自小事
至於大事汝無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不當言之也 我問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郵人君之
子處可憂而安之故不綏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于郵唯哲王也哲荀說哲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

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言非有暴於爾身皆憂爾及也假予德憲資告予元大德也譬若眾敗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而同耐古能字汝無作下有缺文

周祝解

曰維哉其時告汝哉同茲時是也不聞道恐為身災不聞二字舊缺据注補

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阜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

逸經 周書

五

觀象廬叢書

有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則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物且何為來舊誤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獾有蚤而不敢以擻勢居小者不能為大特欲居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之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

摸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

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嚴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

焚其草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則無種大威將至不

可以為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地之

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當作故時之還也無私

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

略火之輝也固走上為天下者用收當作水之流也固走

下不善故有桴機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

故平國若之何傾國舊作覆國事國謂為孤國無人屠國

逸經 周書

六

觀象廬叢書

舊脫國字屠謂為人分裂皆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為益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益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滄寒也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舉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生之性各如則皆復故惡姑幽惡同烏姑同故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由之深也虎豹豺獭何為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為可測跛動噫息而奚為可牧

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作雒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

霍侯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錡殄于岐

周乃謂乃後之歲也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

熊盈以畔舊作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

月葬武王於畢二年乃舊作又之乃字作師旅臨衛政征

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

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

逸經 周書

夙

觀象廬叢書

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中同周公

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造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

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盧作七

依前編改案古一丈當今六尺四寸千七百二十丈為今

千一百丈零八尺古以一閭為一里閭開之田占地脩三

百二十丈廛脩二十五丈為今二百二十丈八尺十七里

為今三千七百五十三丈六尺以今里法除之郭方二十

一里少二十六丈四尺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

下之大濬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

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制與周官異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

立城方王城九之一與左氏合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

鄙得以庶士之適士所謂國子庶士所謂諸子猶養老稱
國者庶老也又凡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士適士也亦
皇之秀者曰士
有田祿者之宗子及公凡工賈胥市謂販夫販婦臣僕州
卿大夫之適子皆是也乃設丘兆于南郊在六鄉之
里俾無交為不相雜變也
外距王城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之
祭以農星大旅上帝則配以先王也歟封人社壇諸侯
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廟東射宮前之澤中其瓊東
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學以黃土
觀象廬叢書
誤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蓋以黃土同峙也且

逸經 周書

九

觀象廬叢書

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乃立五宮太廟宗
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即太廟宗宮考宮也太廟后稷廟
五服及於高祖故道王及始立廟以四世為斷尊者尊統
遠故天子廟以六世為斷注訓五宮為五官云官府寺非
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宗廟為先明堂在國南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阿者柵之前楹之上也四阿
堂之制如此蓋周之初諸侯殿見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尋十尺三成成皆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天子乘龍載大旆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而後升
帝帳受朝焉帝在方明之北也以其張帝謂之堂以祀方
明謂之明堂凡巡守觀諸侯及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制皆
如此其後功成治定乃仿夏殷世室重屋之制作明堂於
南門之外於是四阿焉而此書及呂覽習見當時宮室
之侈靡謂古之廟寢殿有四阿誣也反坫者在東坫之外

奕牆之端外鄉者也古者天子諸侯之廟皆有反坫凡灌
資則尊於此也尤者如人之頤今謂之換清爾雅謂之交
連接處充內而外深而重也重充重重屋兩相
夢通常累當作累裳謂重檐也格木天子馳道前橫木以
禁行者之名以長代為之因其當門又謂之閣在屋則梁
為格也復赤重也藻稅畫藻於稅移彩通即郎也旅榑移下
之楹也謂之設者復廟之宇其下重皆不至棟移之垂脊
亦不上屬於棟別為楹以設之也旅眾也移之廣視堂與
室之深承脊既用二楹兩鄉內外之架各須二楹其端則
殿於楹承亢者一楹計用楹凡七也春常者楹內拱垂如
春也拱即柄一名棗於東西楹上承梁之下貫構而出於
前以多刻為芝柄形也旅旅楹也內階玄階堤唐山牆內
然今多刻為芝柄形也旅旅楹也內階玄階堤唐山牆內
太室之階也以黑石為之唐廟中路應門庫臺予闕五門
堤謂高為之也山牆謂牆畫山雲應門庫臺予闕五門
路門亦曰畢門即每日視朝所在路門外曰應門為卿大
夫治事之所應門外曰雉門即象魏也有兩觀為萬民觀

逸經 周書

十

觀象廬叢書

教法之所又名外朝為大詢眾庶之所也雉門外曰庫門
其內兩旁為藏車甲之地臺之所以備非常也最外曰阜
門射宮前澤中之水溢出所繞因以為固也予闕以黑石
為門限也唯應門庫門有之謂之闕者斷不相屬以便車
行其狀類折木也傳曰闕以外
將軍制之謂此也又與壺通

王會解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帝陰羽壇舊天子南面立纜無繁露
纜同冕繁露旒也注云所尊敬則有焉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
左太公望在右皆纜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
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堂下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記曰
克殷封帝堯之後于陳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纜
祝封帝舜之後于陳

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
瑋瓚次之皆西面爾宗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
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而郭叔
掌為天子萊幣焉纜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
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
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之內為要
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為赤
帝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冕旌中
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

逸經 周書

廿

觀象廬叢書

人陳幣當外臺天玄氈宗馬十二王玄繚璧綦十二參方
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
赤帝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爰閭周公旦主東方
所三青馬黑氈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
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俞兒俞舊說俞兒若獼猴立
行聲似小兒稷慎肅慎良夷在子良夷樂在子王本作幣身
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魚禺魚名劬隄
冠上魚字舊脫劬說作解案禺魚即鱈魚也太湖中多有
冠之以其長頭似馬謂之馬魚以其狹薄謂之劬隄冠冠
之長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雌馬雌同焉青巨狐

九尾周頭輝輝抵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
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金歐象人蟬蟬蛇頸食之美
歐人蟬下舊衍蛇字頭訛順案蟬本名蛇以形似蛇也一
名蟬以其能鳴也字一作蟬蟬古音單蛇古音伊後讀
蛇為徒何切遂并蟬而同之又以蟬羅同字混蛇之音於
歐而蛇之別名蟬者則作蟬以別之而古義不可復識矣
於越納姑妹珍珍今謂之淡菜也且甌文蜃且同沮甌
今温州文其人今處玄貝其人吳越之蠻海陽大蟹海陽
一蟹自深今甯州玄貝玄貝貽貝也海陽大蟹海陽
盈車海縣桂即鼻深會稽以鼈皆西嚮即正北方
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央篆作峽
亦古音遇亦林於陵也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
獸曰虞所說與此略同郭璞注海內經引此作夫林亦誤

逸經 周書

廿

觀象廬叢書

以曾耳即驪虞也一名皮不食生獸曾耳者身若虎豹尾
長參其身食虎豹北唐以閭閻似隄冠閭俗作驪隄渠叟
以貍犬貍與馳通貍犬馳身狸貍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弭旄李善注甘泉賦引樓煩卜盧
以執牛執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翁前
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
抱義掖信氏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
以文翰者若皇雞方人以孔鳥濮人以丹沙夷禹闔木禹
各舊譌作闔譌作用闔音康民以稭苴稭苴者其實如稭食之宜于舊

作釋或菜昔也李州靡費費爾雅作佛佛者踵反拂戾
麻子也舊說作李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之翕食
為安也

人北方謂之吐嚙都郭生生欺羽當作奇駭欺羽乃舊注所音誤為正文耳
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山海經注都郭作鄭郭生一作狴狴又作程程奇幹善芳

善勞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幹當作餘芳當作笑善勞者三

字衍郭注山海經引昧作昧北方臺正東高夷曠莘曠莘者莘而四角
高夷東北獨鹿叩叩似距虛善走也獨鹿即涿鹿舊無叩似三字

孤竹距虛不令支予猊不發聲漢志遼西郡有令支縣孔注云猊白狐玄猊則黑
孤紫猊即豹也一名貉似狐而善睡故曰白狐白魄也非
白黑之白自爾雅猊與貉互說遂致說文字林雖知猊為

逸經

卷

觀象廬叢書

豹屬皆有一名白狐之說而猊則以食銅鐵獸言之唯此
注以猊為白狐則是所見爾雅本未說也唯不解白字之
義而以黑狐說不居何青襲東胡黃熊詩曰赤豹黃熊山戎戎菽
玄猊則未確耳
詩作荏菽荏戎古音同今名蠶豆亦曰胡豆以其本出自
山戎也此種入中國已久而管子書言齊伐山戎始得之
非也然今唯南人多種之北方絕少京師其西般吾白
所有皆自張家口來者則土宜其不可齊矣
虎鄭志引王屠州黑豹禹氏駒駟大夏茲白牛茲白牛野
獸也牛形而象齒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
古黃之乘文馬說文作馮古黃作吉數楚母牛母牛者牛
之小者也西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數楚母牛母牛者牛
甸奴狡大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果馬權扶玉日白

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
營路人大竹長沙斃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鐘牛當作犍牛蠻揚之
翟倉吾翦翠翦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
人至眾皆北嚮

文王官人解

大戴亦有此篇盧辯注

王曰嗚呼太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微可得聞乎太公曰
亦有六微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嗚呼乃齊以揆
之案觀誠六句舊在論用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
有微下太公作周公
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

逸經

高

觀象廬叢書

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絜廉務行而
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觀其意憲句舊
作觀其思慎而口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依戴記改案
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即所謂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
稱道不亂也盧注引孔子射父子之間觀其孝慈也兄弟
雙相之圃一節全文得之
之閒觀其和友也舊脫觀其孝慈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
鄉黨之間觀其信誠也記作省其居處觀其義方舊作
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
廉考之以言以觀其信舊脫此句設之以謀以觀其知示
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

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淹舊作臨喜之以觀其輕怒

之以觀其重舊缺怒字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

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觀其不狎探取其志以觀其情考

其陰陽以觀其誠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

備舊無探取二句下作復微其言以觀此之謂觀誠二曰

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舊闕殷字依戴記補案方

也知其氣寬以柔器柔作悌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

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

人以言防其所不足伐其所能伐舊訛作發曰日損者也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舊無兩曰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侮舊訛止不飾其美

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

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

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

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

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懾

季善引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淺敬之以卒

而度應敬同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難設以物設舊難說

以言舊脫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困舊無辨而自鎖

舊脫此句曰愚依人也依同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

而不懼此二句置義而不可遷置猶舍也詩

而不可營營亂也舊作臨之貨色而不曰絜廉而果敢者

也舊脫絜廉易移以言志不能固己諾無斷易移舊訛作

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

多稽而儉貌儉舊作險曰質靜者也屏言而不顧行有道

而先困此舊無自順而弗讓舊訛非是而彊之記作當如強

而強駁議之曰妬誣者也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

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伐而誣華同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舊訛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曰誠在

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好惡咸發於聲心氣華誕者華同其聲流散心

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斯醜斯同嘶舊心

氣寬柔者其聲温好舊作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

勇氣壯直智舊作和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

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

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

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

善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

喜色猶然以出記作由然以生怒色拂然以侮拂舊作薦蓋塵之

也為拂欲色嫵然以愉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累

然而靜記曰喪容累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

之色誠勇必有難懾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舊作誠勇

之色脫八字誠潔必有難汗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必有可新

親新通用誠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皓舊作浩縵作

色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蔓脫兩色字雖欲故

之中色弗聽也故舊作改無也字此之謂觀色五日民生則有露

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賢者有隱

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

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

大言願以為質願通偽愛以為忠故其行以攻其名盧注

為是行舊作尊其如此隱於仁賢者也推前惡府其所不

知推前惡推遠舊過而不言也府藏首成功少其所不足

也此句戴記作忠府知物焉誤首自表榮也少寡言之也以上四

句舊作前總唱功四字尤難曉慮誠不及伴為不言內

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錯辭而不遂如此隱於智

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伴為不窮色示有

餘舊作口貌假道而自順困之以物窮則託深舊作因之

逸經 周書 七 觀象廬叢書

託深戴記作用之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偽讓以為廉舊

物窮則為深皆談口言以為廉記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

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

不誠於內發名以事其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孝

者也陰行以取名比用以相譽舊脫知賢可徵而左右不

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說而身不近身近而懼忠不盡懼忠

盡見於眾而貌克舊作懼不盡見如此隱於交友者也此

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

見行曰非誠實者也誠舊行求及私施弗求反

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壽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

進錯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

知而不伐有施而不德舊作有知而言弗發有施曰謙良者

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闇之行獨而弗弛開舊作開弛作

行其亡如其存盧注謂奉先君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

能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

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而如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毀

曰言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正靜以待命舊作虛

曰言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正靜以待命舊作虛

曰言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正靜以待命舊作虛

逸經 周書 六 觀象廬叢書

愛以事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舊作驩以盡力而不

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如而共其憂而任其難行忠信

而不疑迹隱遠而不舍述字舊缺記誤為迷曰交友者也心色辭氣

其入人甚俞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

甚易舊作志色辭氣其人甚俞進退多巧就人甚數便接

訂曰偽忠者也偽忠記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

得望譽征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質不斷辭不至盧

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而巳曰偽詐者也言行

亟變從容克易盧注安然反覆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

逸經 周書

五

觀象廬叢書

小知而不大澁小能而不成兩小字規小物而不知大

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

事阻者行險不夷崎鬼者不仁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

靜舊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案大戴此篇首尾較完備附錄於此○王曰太師慎維深

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辨官民能愚其才藝女維敬哉汝

何慎乎非倫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

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王曰於

乎汝因方以觀之云云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揆其來

行聽其來言以省之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

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

忠惠守義者可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

乎非人人有六微六微統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

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

廣中者九曰取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

慮者使是治國而忠者使是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

而治父子直慤而忠者使是長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

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是

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長百工接給而廣中者使是

好謀而待務者使是治壤地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因

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因

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

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

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

屬之人曰於平慎維深內觀民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公私

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子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

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

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謹法解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

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

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民無能名曰神稱善武開曰聖武同無武開敬賓厚禮曰

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靜史正仁義所在曰王

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眾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左傳昭二十二年正平不易不疵曰簡

逸經 周書

五

觀象廬叢書

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

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

恭執事堅固曰恭愛民弟長曰恭執禮御賓曰恭比親之

闕曰恭脩德以益之也尊賢讓善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

曰明威儀悉備曰恭悉馬融引作表大慮慈仁曰定慈仁舊作靜

樹惠也則前編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

曰定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也正義又有殺柔士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

逸經 周書

幸

觀象廬叢書

諫曰釐正義有小心畏博問多能曰憲憲舊作獻慮云正

日獻溫柔聖善曰憲及前編俱作聖善五宗安之曰孝慈

惠愛親曰孝孝舊作釐與釐論一類正義作孝在五宗句

義為允於益義太潤故定從正義移此又協時肇高曰孝

魏書甄琛傳云慈惠愛民曰孝亦係誤引

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考言成其節考舊

義此句在威祈二字之後不與孝論連文而今本亦作孝

此傳寫之誤也公幸隱元年疏引此作考考成也正與注

合故定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年好樂曰康豐

正義作溫柔前編作溫良此注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

云好豐年勤民事於義為德

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性公

敏以敬慎曰頃慎舊作順依正義改正昭德有勞曰昭昭

德前編作明容儀恭美曰昭舊本誤昭為勝脫此條在後

德上前編在明德下故移補此處後勝諡一條則聖聞周

劑之左氏釋文及正義並引作威儀恭明曰昭

達曰昭獨斷作聖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

敢曰剛盧云今正義本脫此條故兩追補前過曰剛柔直

考終曰靜成諡相連接可見其本有也靖義同魏書源

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咎曰平執事有制曰平

不任布網治紀曰平正義治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

景以剛者意大慮曰景盧云舊脫此條正義前編云者如

獨斷作致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

志大圖屈舊作克前編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也盧云

也係因下注而猛以彊果曰威剛也彊毅信正曰威信

神正義作彊義執正盧云正義有治典不殺曰祁注云乘

常不衰此脫去祁獨斷作祈一作震左氏莊六年正義引

經典不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

易曰祁馬融引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

德純一曰思作純備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盧云舊本脫此

前編補此條又見獨斷柔質受諫曰惠順之惠也以盧受

魏書源懷傳亦引之

逸經 周書

幸

觀象廬叢書

作慧今能思辯眾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

仍舊本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

莊釋云舊本脫此條正義有左氏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

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左傳

信二十八八年正義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

引作安民好靖三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

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

德道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

肅執心凌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好民典禮不寒曰戴寒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義作愆前編作穆音義竝同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極

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

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拂不成

曰隱獨斷作違拂正義又年申早天曰悼肆行勞祀曰悼

毅梁定元年疏引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悞悞遂

過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顏師古引在國逢

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苛政在國連憂曰愍仍多禍亂方

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鋪

作有注云有喪即位壅遏不通曰幽高誘引作壅遏不通蘇明允諡法引作壅

動當作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

公禮遠眾曰煬不率禮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

心動懼曰頃甄震威德剛武曰圍史表六索聖善周聞曰

宣治民克盡曰使使克盡無恩惠也盧云舊本行見中外曰

愨表裏一勝敵壯志曰勇盧云正義勝敵志強曰莊與莊諡

昭功甯民曰商壯古述今日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

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

應實曰知凶年無殺曰穰不務稼穡盧云漢書諸侯王表

穰明矣師古注引好樂怠政曰穰與前荒諡相同諡法之有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

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

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正義前編俱作感義較長此與夸志多窮曰武必有一誤危身

奉上曰忠思慮果遠曰起同悍盧云舊本果作深前編同云起恐當作悍正義作明誤

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

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

在刑曰克奮於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

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方此施為文

也除為武也

施德除惡

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蘇明允引作伐

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

為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前編云失志無轉一作失志無傳和

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

也盲祀也胡大也服敗也敗而服人秉順也就會也蹇過也錫

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稊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

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

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自和會也以下廣訓篇內字義非盡論也

史記解周書

逸經周書

義

觀象廬叢書

惟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曰今夕朕寤遂事也遂往驚子御覽作其驚字乃

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

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紀年帝不降三十詔諛

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

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

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懼其臣懼則不

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

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君娛於樂

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

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數亦責也日疏位均而

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

無禮君怒而久誅之譁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以亡三舊作譁

外內相聞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

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

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

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紀年武乙三十年周

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

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名遠不親者

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

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

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

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

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

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郇君奮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

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紀年帝高辛十六年

帝使重師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

師伐有郇

師伐有郇

逸經周書

義

觀象廬叢書

大臣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
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
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竝重事君者危昔有
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
禁南氏以分南宮氏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

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
口不成者亡當作比而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賈
陽為比而戾民陰相比而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
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陽氏以亡業形而復者危形當作刑昔穀平之君復類無親類
之被國弗剋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
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同無所立智
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佞而無親者
亡昔者縣宗之君佞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
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予都賢鬼道廢人事
天予都氏見紀年帝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
舜四十二年來朝 在外乎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
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

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疆力四征重
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
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
大工巧日進巧舊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
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芮良夫解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
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
民讐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言虐過肆

逸經 周書

卷

觀象廬叢書

我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
之臣昏行弗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
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問古人求多聞以
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害民舊作害民乃非
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
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
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
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
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言無有遠德時為王之患其

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冬獵為狩狩者以火田陳也於是月也昆蟲皆蟄筋革奮人不從不從狩急益藏也隕麋角麋陽獸也冬至新角生則舊角解矣或曰麋當作鹿十有二月鳴弋同玄駒賁玄駒也賁者納卵蒜本如鳥走於地下也者納之此經下舊有虞人人梁四字係正月錯簡有隕麋角三字係重衍

諸侯遷廟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

逸經 大戴禮

觀象廬叢書

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視下擯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開尊於西序下脯醢陳於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於席上祝奠幣於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

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諸侯毀廟

成廟毀之以辛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辛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辛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逸經 大戴禮

觀象廬叢書

公冠 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既醴降自阼其餘

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皆玄端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太子儼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民年賢為顯遠於年少德長所謂去而幼志也當於時惜分陰也時財能為顯

武王踐阼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

逸經 大戴禮

禮

觀象廬叢書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禮正義云大戴無黃字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正義作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凡四句為瑞事不強則枉云云而以敬勝怠者吉書之辭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

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櫬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銘曰皇皇唯敬口生啗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寃惡乎失道於慾嗜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

逸經 大戴禮

美

觀象廬叢書

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予之
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
世子孫蔡邕銘論謂銘十有八章今此尙不足一

弟子職 管子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
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
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
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逸經 大戴禮

禮象虛叢書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
乃作沃盥徹盥沅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
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
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
就席狹坐則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
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
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
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
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當作漿告具而退
捧手而立三飯二叶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唯噉
之視同噉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先生有命弟子
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席
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呼覆手振衽埽席已食者作摳衣
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逸經 管子

禮象虛叢書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執箕膺撲厥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帶下箕倚於
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
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帶於箕先生若作乃興
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棄反立是協是稽

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櫛之
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
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
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傲枉則請有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辨土篇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始賦土也為其寡澤而後枯澤釋也枯背必厚其鞞也為其唯厚而及唯注之謂同室餽者莊之飯也莊勞也今謂之把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堅對言也先耕他地使鞞光澤而後耕堅地則易入上田則被其處殺艸也所謂藏惡下田則盡其汗使易無與三盜任地大剛小晦為青魚脰

逸經 呂覽

觀象廬叢書

肥腴也魚脰也青魚脰也言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耨而不保澤若魚脰水自脰出

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耨而不長耨原文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虛動則艸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夫四序參發此句誤在大剛苗若直獵地竊之也上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為句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此下原文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四句原文誤在高培則拔下又此下衍不俱生而俱死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培培水見風則儼危之高培起土則拔土崩也培之故四句虛稼先死也眾盜

也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易熟耕也不知其田之除也除原文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五尺六寸欲小以深八寸下得陰上得陽

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耕之而殖於堅者實堅則不拔慎其種或如字勿使數亦無使疏均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施讀為弛謂擾而墮其土而熟有稷也必務其培其稷也培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植者平推擾土疏不壅故速生力均則施土均

均者不播故生也堅然非植擾亦鮮能施土均

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謂五尺六寸之間為五科科一尺則是以人稼之容足耨苗占地各四寸間六寸可容耨也

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四句原文誤在審時

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直若一縱行必術術曲也為科磬折相左

師為冷風也楊慎云師同師原文作師苗其弱也欲孤孤則不相害其長也欲相與俱原文作居其熟也欲相扶播種之善

之善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之皆為鼎足故曰三以為族鼎足則占地均而地不竊較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直行者恆八而當十故多粟

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謂五尺六寸之間為五科科一尺則是以人稼之容足耨苗占地各四寸間六寸可容耨也

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四句原文誤在審時

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直若一縱行必術術曲也為科磬折相左

師為冷風也楊慎云師同師原文作師苗其弱也欲孤孤則不相害其長也欲相與俱原文作居其熟也欲相扶播種之善

之善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之皆為鼎足故曰三以為族鼎足則占地均而地不竊較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直行者恆八而當十故多粟

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謂五尺六寸之間為五科科一尺則是以人稼之容足耨苗占地各四寸間六寸可容耨也

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四句原文誤在審時

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直若一縱行必術術曲也為科磬折相左

師為冷風也楊慎云師同師原文作師苗其弱也欲孤孤則不相害其長也欲相與俱原文作居其熟也欲相扶播種之善

之善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之皆為鼎足故曰三以為族鼎足則占地均而地不竊較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直行者恆八而當十故多粟

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糶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亦耨之道肥而扶疏則多糶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麤上不安則禾多死晦之惡謂晦高危也原文不作厚土則糶不通厚有餘糶萌也原文作擊薄土則糶而發不發足發生也糶原文作壚壚其色剛土柔植柔之而後種番輻二句言糶之惡免耕殺匿免耕用力如免也耕剛土之狀殺匿原文作種轉地也匿謂大塊在下不能勞者再耕謂之轉四句申使農事得言耕道

任地篇

遊經 呂覽

聖 觀象虛叢書

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下田盡其汗子能藏其惡上田而揖之以陰乎陰上子能使吾土靖賦小以深而昭浴賦小以深土乎下得子能使保溼晦廣以平安地而處乎不拔子能使藿夷母淫乎衡行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縱行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時無之若何凡耕之大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晦下田棄暵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

必得大艸不生又無螟蟻原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

六尺之耜原文所以成晦也其博八寸所以成暵也以耜

循之以為暵則晦廣五尺六寸廣八寸合六尺四寸而得一步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

六寸所以開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凡肥必以澤肥

及雨澤之時壅之則苗堅好而地力得使苗堅而地隙凡

息無澤則澆之也兩凡字舊譌作入使苗堅而地隙凡

耨必以早使艸臄而土緩臄臄也言艸和上而死者足臄

大月原文作艸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大月正歲也

莒者百艸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晉殺三葉而穫

大麥晉舊譌晉三葉莠亭歷日至苦菜死而資生日至北

施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艸生凡古風字風

同矣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艸生凡古風字風

而從事於蓄藏聚蓄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

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瘞

也無失民時無使乏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

而止渴時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日當其功

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

薄之使其民而鄰之鄰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

下也操事則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為種種重

遊經 呂覽

聖 觀象虛叢書

禾不為重

晚種早熟為重
晚熟為重
詩作種

是以粟少而失功

逸經 占覽

聖

觀象廬叢書



道光庚寅孟夏鐫

禮堂經說

小
鄉
媛
館

十五册
第一版

26 B

禮堂經說卷上

福州陳喬樞學

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合於儀禮壹獻酬之數說

攷工記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賈疏引許氏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按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著辰汝頰之閭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禮堂經說

君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為以一升

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禮經酬之禮皆用觶辨觶觚相涉之誤定梓人觚當為觶又據馬氏說改豆為斗謂與一爵三觶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為此說者矣陳氏禮書曰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為觶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豈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近儒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以豆為斗當如舊說江云若論飲器正禮實止得一獻而酬酌實一爵得四升矣而不得為觶以主人受爵一爵大抵言之謂得一獻三酬耳非必謂三獻也禮堂經說

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觶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觶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眾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於酬皆是也間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至獻眾賓畢復一人舉觶于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壹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筮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詎曰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

禮堂經說

卷三

三

同此卽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觶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觶酬賓賓奠觶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眾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眾賓而眾賓各飲一爵也眾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眾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主人舉觶于賓賓受奠

觶于其所舉觶者降是賓仍受觶而未飲也至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觶階上酬主人卒觶實之授主人觶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觶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觶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菓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觶以酬眾賓之長也眾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觶酬眾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眾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此眾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觶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遵者者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人

禮堂經說

卷三

四

獻遵者遵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遵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遵者遵酬眾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遵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遵者遵酬眾賓也賓介遵者及眾賓雖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觶之外不多一觶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觶此其明徵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觶于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觶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觶以酬主人則賓得二觶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觶者不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後兄弟弟子但舉觶于

長兄弟無舉觶于賓而當旅酬時賓仍舉主人所酬之
觶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者亦為後之有舉觶
于賓耳夫其所以舉觶于賓者何也為賓酬主人之故
也主人酬賓本以原賓之飲賓不得即以主人酬賓之
酒又導主人飲必使一人舉觶而賓以之酬主人焉非
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牲饋食不舉觶于賓故
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已然主人前既自飲
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觶飲以酬介者此鄉飲禮重
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賓不酬以酬介必先以
酬主人且使主人舉有酬介以與為禮鄉射雖無介主

禮堂經說

五

人亦酬遵者或長賓蓋皆禮之特隆者若特牲饋食之
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獻常禮主人酬賓後
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以酬介若有眾賓則賓亦
以酬眾賓無則賓飲卒解遂饗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
或謂旅酬非壹獻酬之正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
者西而北上不與注言贊者謂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
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燕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
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皆與者豈安見旅酬非為壹
獻獻酬之正禮哉且記上文云既旅士不入注言後正
禮也既旅則將燕矣此明旅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

益見至無算爵乃非正禮其自旅酬以前皆壹獻酬
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
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注亦謂不干主人正禮者此專
就主人獻賓言之遵者本為觀禮而來不在賓介眾賓
之數倘使早入嘗先眾賓獻之以鄉射言則遵在眾賓先可見是于主
人獻賓之正禮故鄭云然耳壹獻之禮特獻酢酬而始
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自飲一觶賓尚未飲酬酒
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之外有但飲一爵而無酬
解者則工與笙是有但飲一觶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
蓋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立司正則此眾工之獻特
為重樂司正之飲特為相旅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
獻酬之數耳準鄉飲之禮推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
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當主人實爵獻賓拜
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又實觶飲以酬
賓賓受觶奠于其所主人實爵獻介介拜受卒爵亦酢
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者以鄉飲酒戒賓速賓介亦如之與此上文宿賓并宿贊者相類知介亦有酢主
也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爵又實爵獻眾贊者眾贊
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眾賓舉主人酬解之酒飲以酬贊
冠者贊冠者酬眾贊者辭卒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
俎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亦與飲射同但不以賓燕

禮堂經說

六

禮堂經說

則無庶羞又推之至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介字他若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與酬婿見婦父母主人禮以壹獻之禮與酬其昏獻以爵而酬以解飲一爵一解而禮成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為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席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案曲禮此語本泛論交禮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飲之酬爵不舉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婿於婦父母又豈可以飲酒之奠酬不舉者例之其饗婦婿婿並云奠酬者謂婦受酬卒解案之

禮堂經說

七

而禮成遂降婿亦受酬卒解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薦婦卒爵酢舅奠爵自薦姑又實解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則酬飲一解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解若婿見主人禮以壹獻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共饗之知者以記言士昏禮與饗婦言姑同當主人獻婿婿主人又主婦酬婿實解卒飲更解酌以酬之婿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解而謂舅獻則婦飲姑獻則婦不飲主人獻則婿飲主婦酬則婿不飲有是理哉再致之小雅餽葉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元年云趙孟賦苑葉穆叔

知其欲一獻其請驗也其一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不

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酌之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後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按箋不言酬爵以解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解則雖庶人酬爵亦皆以解也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嘗之則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解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嘗或不嘗者而無嘗爵在於脫屣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踐燕則有之無嘗爵既為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壹獻禮終之外矣據此則壹獻

禮堂經說

八

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解爵受二升解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二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以一二就升數為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為斗謂三酬為三飲酬解飲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解但餘二解燕時既云無算又豈能以一解限之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所言即壹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言獻一而酬二而又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小司徒九夫為井司馬法夫三為屋屋三為井立

法異同說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小司徒以四數之積至甸而為六十四井司馬法以十數之積至成而為百井二法雖不同其實一也小司徒注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為

禮堂經說

九

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王與之著周官訂義不能辨正謂是鄭注本解而駁其說陳氏傅良亦然不知鄭解并不若是也近儒王西莊周禮軍賦說引小司徒文以鄭注旁加為專治溝之人程氏通藝錄作小司徒井牧甸旁加一里為一成圖以三十六井包六十四井之外為百井之田皆沿宋人誤解案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為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則指地也九夫為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為溝洫

何嘗指人言之雖然宋人之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

使治溝洫不出稅也不知疏之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溝洫不稅耳注云夫三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此特解屋字為具之義疏云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此則就溝洫之地言之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共治溝疏言治溝洫者皆不出稅是顯然與注相戾斷無此例倘治溝洫者指人言之當云總在百井之內不當云總在六十四井之內將以治溝者為出稅

禮堂經說

十

則治洫治澮皆不稅而治洫者何得獨有稅乎將以治溝者為不出稅則九夫為井井間有溝澮共治溝則是一井之中並無一出稅之夫又焉得有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者哉且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為方十里即畝間之畝田首之遠井間之溝成間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為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畝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

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洫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洫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洫有是理耶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脩之洫與澮廣而

禮堂經說

上

上

且深則脩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也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畝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如以治溝洫夫使不出稅則凡築城作邑皆當使不出稅不知將仍使治溝洫之夫耶抑將使出稅之夫而去其稅耶蓋不自知其說之

謬也今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論語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此與匠人數合者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此與小司徒數合者也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

禮堂經說

上

上

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畝說文畝水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畝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法壠上曰畝壠中曰畝畝者田間水道之始有畝而後有壠有壠而後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間則畝故曰壠中曰畝也今卽畝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畝畝廣尺長終畝每六畝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畝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畝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一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

郛處益以郛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遠水廣四尺長終旬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橫從遠其當郛處亦益以郛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遠故當郛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遠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三十六井之為溝洫地也明甚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郛廣是田無六尺之畝而夫無百畝之田矣况一成之地若皆為田畝不知溝

禮堂經說

七

洫又取何地以為之郭晉秦壤井田開阡陌盡地為田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按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蓋古尺長而周尺短步亦如之秦人既變井田之制則合畝遂溝洫與夫徑畛之地盡為田畝地廣而畝益長是故制為百畝之田畝得二百四十步也溝洫為地之多於此可見至於一同中容四都六千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計之六十四甸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

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以成之三十六

井治洫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

十六夫皆爲溝洫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

百三十六夫治洫也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

百夫治洫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洫之地恐人不知以溝

洫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

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洫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即

王制所謂山陵川澮澮澮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

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從略耳今案同方

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

禮堂經說

七

七

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方

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之三

分去一者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

澮與澮上之道然後溝涂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

備於一同也然則小司徒與司馬立法之同可知已小

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官六

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畝之數百井十爲通至同方

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氏恐人不明故引匠人

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

又案程氏通鑑錄考匠人送人溝洫其說甚長而

引司馬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以井間有溝成間有洫為十溝共一洫同間有澮為十洫共一澮作匠人溝洫澮川之圖十溝之水咸入於洫十洫之水咸入於澮仍以十為數竊謂不然司馬法井十通十成十終十之文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井邑邱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為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為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甸在成中亦八八為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洫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為八溝八溝之水皆注之洫

禮堂經說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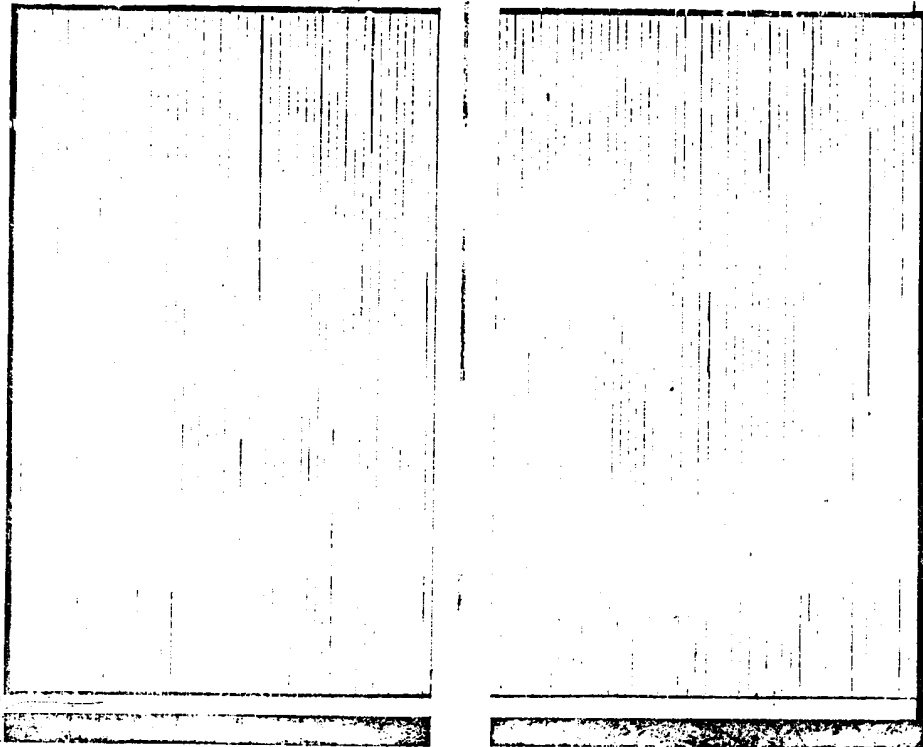
八成共一洫洫長終同同為八洫八洫之水咸注之澮方為合制故匠人文但言井間成間同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洫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為數程氏蓋沿舊解之誤以三十六井為田畝故意其有十井百井之田而為此解耳

五冊卷上版

以東畝之圖

一夫百畝為百畝圖

一畝廣六尺長百步一畝廣尺長終畝今圖以空行為畝以墨線為畝



右圖其東畝如此東畝者畝縱縱而遂橫溝則又縱洫則又橫澮則又縱南畝者畝橫橫而遂縱溝則又橫洫則又縱澮則又橫互觀可見故後圖為南畝

五

井地溝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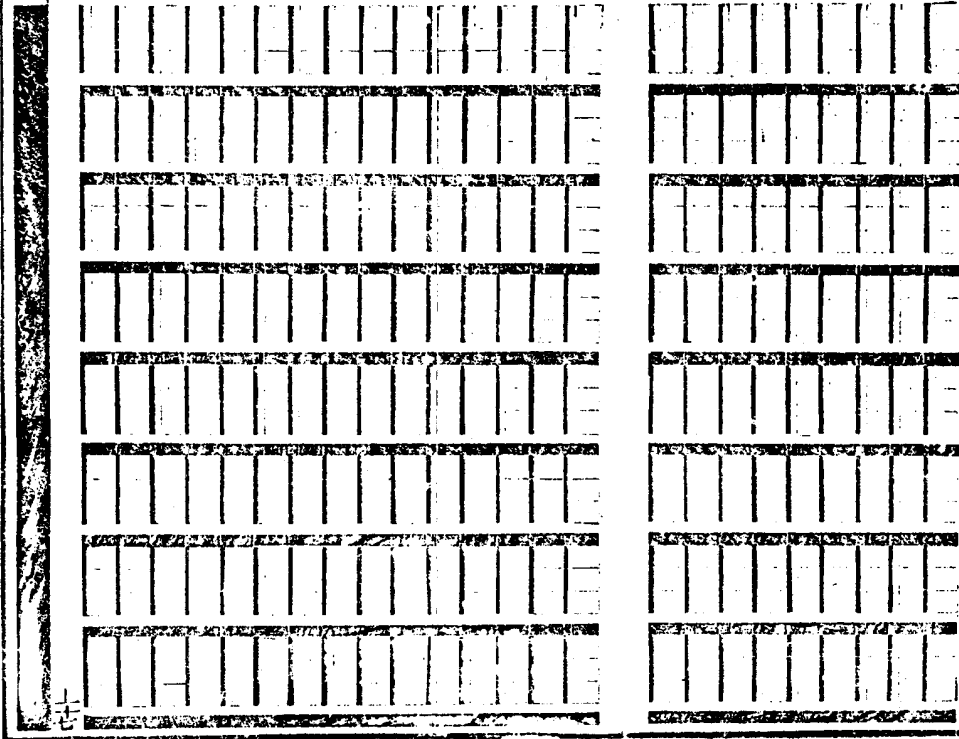
此圖見成方十里中容一甸六十四井之田一井凡夫
 三夫共一遂遂上有徑一井三遂遂受水而注溝
 八井共一溝溝上有畛一成八溝溝受水而注
 注雨則水有所漫旱則水有所蓄廣之至一甸而五溝
 五涂備矣今圖中每方容畝溝洫作井徑畛作一以
 識之遂縱則徑亦縱溝橫則畛亦橫注縱則涂又縱也

以南畝之圖

徑遂

井
 溝
 洫

涂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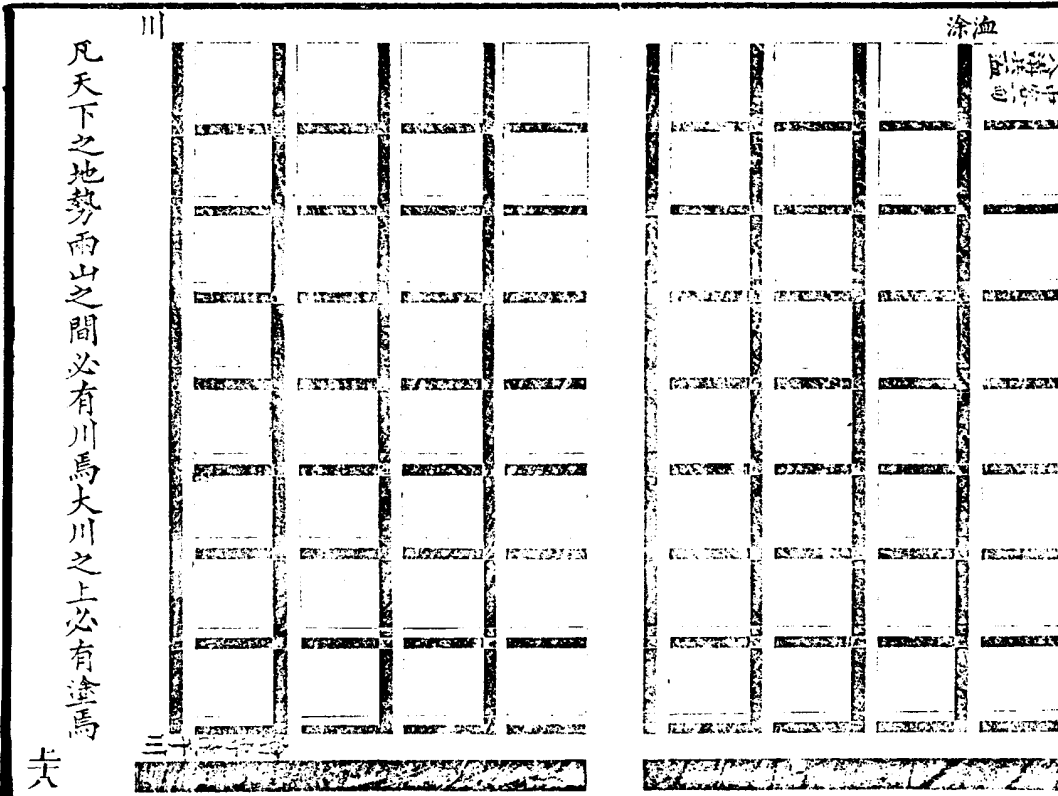


一同溝洫澮川圖

國中每方容前圖一甸六十四井凡八溝
 共一澮以方中難作八溝八畛作一溝一
 畛以例之全圖方百里容六十四甸凡八
 澮共一澮澮之水身達于川焉

涂洫

澮
 川



凡天下之地勢而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夫

萬乘千乘考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草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又云一
封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草車
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為千乘之國許君五經異義
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疏援之云此大判
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案萬乘之
稱起於戰國古無稱天子為萬乘之主者周禮大司馬
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二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稱
六軍而已不稱萬乘也孟子萬乘之國注云萬乘

禮堂經說

上

九

兵車萬乘謂天子也蓋据班氏之說然孟子之意對梁
惠王而發非指天子言之千乘之家如當日齊之陳氏
晉之四卿皆是耳齊人伐燕云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明就齊燕言之萬乘者極言兵車之多何嘗以稱天
子乎案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二千家草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班氏之說蓋本司馬法而推之然一
同出車百乘者非古司馬法也今以小司徒井邑邱甸

縣都之法較之同容四都六十國成成一甸六十四井
為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夫司馬法三
萬家之數合於小司徒是其中井邑邱甸之制同矣然
邱乘之賦一同出兵車六十四乘士車四千八百人司
馬法則通為匹馬同出百乘而士徒又僅三千人何也
攷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稷苴於
其中是有述古司馬兵法者亦有稷苴所作者如論諸
鄭注所引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左傳服注引司馬法四邱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其述周禮

禮堂經說

上

十

軍制者也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之文其中井邑邱甸
同於周制而車徒之賦則損益之增車三十六乘減卒
千八百人三分其眾甲士居一步卒居二非周之舊賦
故曰三十家出匹馬與十六井出戎馬一匹文異也三
百家草車一乘與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文又異也不
可據此而算古天子畿方千里之賦矣且班氏所云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者此開阡陌之後但以
山澤城郭三分去一無復溝洫可除盡地為田乃有此
賦又不可以秦漢田制為古天子畿內六千四百甸之
賦矣古者天子六軍之眾則千乘也王國百同之賦則

六千四百乘也萬乘之主何以稱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過千乘者獨天子而已不及千乘者小國是也論語曰道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三百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三百十六里之數與漢志同今攷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封公者獨王者之後耳千乘之國自當以侯國爲斷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以同方百里容六十四成計之千成居地十六同以同六十四乘計之十六同爲千二十四乘言千乘者舉成數也且以示不過耳若方

禮堂經說

三

三百十六里有奇者爲方百里者十同之地僅六百四十乘以解千乘之國其說非也千乘之賦足立六軍而大國三軍者蓋長轂甲兵戈楯皆每甸之民同共此物千乘者闔境所出五百乘者常征所用五百乘以守四竟五百乘以制三軍車出於甸衆出於鄉周禮鄉師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無出車之文是大國之五百乘常在國中鄉遂出師更番迭休故立三軍而已王國六千四百乘用其半當三千二百乘而但用千乘立六軍者示有制也惟采芑詩云其車三千鄭云兵車一乘甲兵二人步

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義卒盡起蓋三千乘之衆爲六軍者三六遂軍法同於六鄉合鄉遂正卒爲六軍者二不足三千乘之衆故知義卒盡起也至春秋時兵法稍變軍賦漸增鄭用徒兵楚爲乘廣魯作丘甲晉賦州兵齊桓長勺之役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僖兵於國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其兵制之增益於古不僅倍徒矣然而計地出車之法猶有可得而攷者管子小匡篇齊地方三百六十里有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計方三百六十里之地爲方百里者十三內少四當出車八百廿八乘八百乘亦舉成數耳三軍之士當三萬七

禮堂經說

三

千五百人而但三萬者八百乘之賦用其半爲四百乘士卒適用三萬人故以萬人爲軍是八百乘爲計地出車之法管仲勸桓公脩於政勿脩於兵所作軍政蓋與周禮同制者也齊地居十同有三而當曰五千乘爲三倍之賦是其舊賦有千二百五十乘則一同之地已出車百乘矣公子無虧戍衛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是一乘之衆已甲士十人矣穰苴車徒之法蓋本於此非古司馬法也左氏傳曰魯賦八百乘亦計地出車之法魯頌張美僖公曰公車千乘然言公徒三萬而已是國內所出其實但有八百乘用其半則四百乘徒適三萬

也然作邱甲之後三甸而益一甸之賦增二百餘乘故紅之大蒐自根牟至於商備草車千乘多於常制矣左傳又云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案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一縣猶一同耳四十九縣為方七百里出車二千一百三十六乘而有四千九百乘者亦同出兵車百乘增常制也平邱之會治兵於邾南草車四千乘侯國出兵之多未有過於此者其下傳云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是為合竟皆起矣然猶未有萬乘之賦也至於戰國大國七而已其帶甲者皆數十萬也兵車多者十萬乘少者亦數萬乘故

禮堂經說

稱萬乘之國班氏以萬乘為古天子之稱又以千乘為一封十萬井所出誤矣司馬法文有不同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軍賦當用注論語所引之文方合周之舊制不當引同出百乘士卒三千之文賈疏見其多少之數不同妄謂畿內之制異於邦國邦國則甲士少而步卒多畿內則甲士多而步卒少若然周禮六軍之制當言六萬人而何以有七萬五千人乎若何休之注公羊傳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注亦云古者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之謬又不待辨而明矣

九擗辨

周官大祝辨九擗家大人曰九擗下云以享佑祭祀則此九擗皆當就祭祀時言之前人辨者多矣諸所說者或未盡合又多與祭祀之拜無涉非也喬樞謹案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為一類拜之常者也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為一類拜之變者也奇拜肅拜褒拜三者為一類拜之權乎輕重者也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顛首下衡之敬重於平衡顛首之文次於顛首然則平衡之拜即頓首之拜也空首鄭氏以為拜手案空實讀若控控引也引頭至手而已不頓首也振動者杜子春日振讀為

禮堂經說

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案記曰稽顛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記又曰拜前顛哀慟之至隱也顛顛隱之甚也然則振動之拜顛顛之謂也記又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然則凶拜為尚右手矣奇拜猶特拜也此拜中之異者褒拜鄭大夫讀褒為報此答拜中之異者肅拜則男子之揖婦人之拜皆是左傳三肅使者而退介者不拜揖之而已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婦人常拜為肅拜也祭祀之拜天子諸侯不可得而詳今以大夫士祭祀攷之少牢饋

食禮宿尸主人再拜詣首祝主再拜詣首受飯再拜詣首特牲饋食亦如之又嗣舉奠再拜詣首此禮首之拜也其餘凡言拜言再拜言三拜者皆頓首之拜也頓首之用最多故獨得拜名也空首之拜拜於席上者也少牢饋食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案拜有降席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牽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拜于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拜當頓首若拜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拜於席上以為室中迫狹然司官設對席四人奠奠答主人拜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三五

拜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拜在西者南面拜則室中之拜有去席者矣祝之拜於席上豈為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拜於筵上是室中之拜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拜明矣知拜於席上為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庶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拜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案尸在室中皆拜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受尸尸答拜此亦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又若主人酌尸尸之拜受尸酌主人尸之答主人拜尸命祝嘏尸之答主人拜及主婦獻尸尸之拜受答

拜賓長獻尸尸之拜受答拜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與坐之語自受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設則尸所謂拜者皆為拜於筵上空首之拜也經獨於祝言拜于席上者以別養之去席拜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拜坐受爵亦皆拜於席上而用空首可知矣又案有司徹主婦酌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拜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注云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拜也若上賓獻尸獻伯尸伯皆已就筵則尸伯受爵奠爵率爵之拜並於筵上空首又若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三五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皆非筵上之拜異於降筵則尸此時固將副主人于阼階上何用特升筵答三獻之拜耶拜於筵上之必為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拜皆空首祝以詔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拜於席上僨尸之時尸尊稍降故與主人則降筵為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僨以輔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答臣拜為空首然矣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者此振動也其

主人獻祝獻佐食之拜則以凶拜也其餘兄弟之拜則以吉拜也奇拜者案少牢饋食禮暮者三人興出上墓止主人受上墓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祭酒啐酒上墓親詣主人與奠爵拜執爵與卒爵拜上墓卽上佐食也前上佐食不成禮於室中今上墓獨止當尸位尊故主人自酢又特拜之是此拜亦爲奇拜也又如

禮堂經說

上

三

拜主人答一拜此褒拜也有司徹主人拜眾賓于門東三拜眾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亦褒拜也特牲饋食主人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然則有司徹云答一拜者避國君也特牲士卑故無嫌耳是皆褒拜也有司徹又云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此與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者異則亦褒拜矣凡此者或四墓皆拜而主人答一拜以報之或主人三拜而眾賓答一拜再拜以報之或私人拜下而主答其長拜以報之皆與常答拜之禮不同故曰褒拜也若有司徹主人揖尸侑特牲饋食旅酬賓揖執祭以降又揖

復位則所謂肅拜是也至主婦內賓內兄弟之拜此又婦人之肅拜者已

禮堂經說

上

六

衿衿二字辨

說文衣部衿元服也从衣今聲段氏注說文改衿為衿
从衣勺聲別以衿字釋為禪衣喬樞案段說非也說
文多部多稠髮也从人多聲詩曰多髮如雲鬢今或从
影眞聲毛詩君子偕老傳云鬢黑髮也毛詩皆古文本
作今髮據說文所引可證左傳昭二十六年云有君子
白哲鬢鬢眉釋文鬢黑也二十八年云生女鬢黑疏云
鬢黑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今訓稠髮兼有黑義故元
服亦曰衿衣从今為聲亦取今為黑義也玉篇衣部亦
云衿元服也又單也衿衣雖兼訓單衣而本義實為元

禮堂經說



說

服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軫路
似當為衿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
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衿是元色故以今
月令軫字似當為衿字錯誤據此則知今月令實作軫
字鄭君乃改軫為衿非改衿為衿段氏注說文引今月
令易軫為衿引鄭君注意竟易衿為衿未免勇於自信矣
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引說文曰衿元服也案
說文釋衿字當云戎服也玉篇衣部曰衿戎服也廣韻
十八諄衿戎衣也可證李善所據說文本有脫誤蓋說
文衿字列衿字之前衿形近轉寫於衿下脫去戎服

之訓而誤合衿下之元服為一故形聲則衿而訓則元

服也如鼎部鬲卣二字相似轉寫亦脫其一其形聲則

匪而其義則顯也今本說文作衿元服不誤而衿字則

佚矣今本作衿或見然則豈得據李善所見誤本說文

以改不誤之字哉左傳僖五年云均服振振注戎事上

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衿音同國語晉語亦

作均服振振韋昭曰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均約蓋古今

字左傳國語本皆古文故作均漢人則多用衿字漢書

律國志五行志兩引並作衿服振振此其驗也均之从

女作衿訓為戎服者朝祭之服弁冕君臣上下各有服

章而戎事則通服韋弁服故字書以衿訓戎服義取君

臣上下服之皆同也坊記曰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注

言惟在軍同服是已其淮南子齊俗訓云戶祝衿衿漢

書王莽傳云莽衿衿服語言衿者皆以色繫之則非戎

服不得單言衿矣

又案左傳均服振振或謂皆衣裳同色者此不然也周

禮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以韋為弁又以為衣

裳小雅采芣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此王之

戎服也雜問志釋左傳韋韋之附注云以淺赤韋為弁

又以為衣而素裳也此卿大夫之戎服也聘禮君使卿

韋弁歸囊注云其服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此所異於戎服者特以韋布為之而不用韋弁耳要皆為素裳也任氏子田云韋弁服惟天子朱裳鄭大夫皆素裳與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同鄭志答趙商以王之韋弁皮弁皆素裳白為或未定之說也見弁服釋例今案屨人為赤烏黑烏無為白為其素屨又有為白去飾者是雖天子之皮弁服亦無以定其為素裳白為鄭援士冠禮之素積白屨以準天子豈其然乎左傳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與君易位齊侯以免此足為戎事君臣同服明證然則韋弁服自非天子雖侯國之君亦與其臣同服素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三

裳矣又閒居賦注引左傳云衿服振振服度曰衿服黑服也與周禮司几筵疏云左傳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同也不合臧氏謂是服注讀均為衿云衿服黑服也見經義雜記然據司服注云韋弁服以韋為之今時伍伯緹衣是古兵服之遺制又玉藻注云緹赤黃之間色所謂韋也是周人戎衣不為黑服矣蓋古者兵服從其所尚服色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故周人兵服以韋為之也但吳語載吳王為方陳中軍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赤裳赤旂丹甲赤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元裳元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是兵服有兼用三代者所尚者此後之諸侯變改周制耳至秦始皇自以為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故漢儒遂謂戎事服黑特據以解童謠之衿服為黑服究無以見其然也漢前兵服復用緹衣者漢與周同尚赤故也又蔡邕獨斷云衿紺也吳都賦注云衿卑服也紺色近赤卑色近黑此并引伸假借之義非衿字本訓矣一說周禮司几筵設紛純先鄭司農云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玉篇衿下又訓純也衿下又訓緣也緣乃緣之譌字內司服緣衣譌作緣衣注云緣字之誤也邶風詩綠衣箋云綠當作緣故作緣轉作緣字之誤也其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三

顯證先鄭讀純為均是均純音通矣儀禮士冠士昏衿古文皆為均是衿均字通矣玉篇以衿訓緣以衿訓純衿即均也純亦緣也是衿衿義通矣緣純之訓雖非衿衿二字本義然古人字既通假則義亦得通借竊謂士冠禮之兄弟畢衿元士昏禮之女從者畢衿元注並釋衿為同其義非是士喪禮陳襲服有緣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緣祿之言緣也古文祿為緣士冠禮注釋元云元衣裳也然則此衿元即祿衣衿字當訓為緣謂元衣裳之有赤緣之者非同元之謂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禮注云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衿元則此衣亦元

矣衿亦緣也姆纒笄宵衣注云宵讀爲素衣朱纒之纒
姆亦元衣以緝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賈疏言純衣
卽祿衣緝衣是祿衣以緝爲領者女從者畢袷元皆是
祿衣也今案女從者畢袷元袷亦當訓爲緣謂皆衣祿
衣之有纒緣之者非如注上下同元之謂也婦人之服
不殊裳則但言元已該衣裳之色又何必特言同元耶
且男子婦人皆有祿衣士昏禮之袷元爲祿衣亦可斷
士冠禮之袷元爲祿衣矣禮記雜記云子羔之襲袷衣
纒衿曾子曰不襲婦服注云丈夫而以纒爲之緣非也
然則男子之祿衣皆以赤祿之婦人之緣衣皆以纒緣
禮堂經說 上 三

之有正色間色之別耳士昏禮上文云從者畢元端注
云畢猶皆也畢元端與畢袷元文義皆一例也

藻率鞞鞞解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鞞杜預註云藻率以韋爲之所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鞞刀削上
飾鞞下飾謹案藻率鞞鞞各爲一物杜說非也周官
典瑞云玉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藻鞞
下文纒鞞注云纒有五采文所以薦玉用韋衣而畫之
鄭司農云纒讀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之纒爲卽左傳
之藻也聘禮記圭纒注古文纒或作藻今文作璪是儀
禮之纒與左傳之藻同物也 大圭纒五采五采朱白若
黃黑恒信躬圭纒三采三
就朱白若滿壁或纒二采再就朱纒皆以每采爲一
就就也球圭纒三采一就朱纒皆合二采爲
禮堂經說 上 四
一就隆殺之義也聘禮記及贊大行言三采六等戴氏
東原謂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三采三就重之則六等
合就與等言 春秋繁露曰主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
之乃全耳
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
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黑氏牛農禮
說以白藻爲藻地白而加采殆非也禮記曰所以朝
天子圭與纒皆九寸開諸侯纒八寸皆元纒是纒地上
以元下以纒其非以白爲地也明甚諸家以元纒指繫
組言之然聘禮記明云繫長尺約組既以約爲組自有
雜采何得言皆元纒耶此疏引服虔云藻謂畫藻又鄭
君注纒云用韋衣而畫之知董子言白藻者蓋謂以粉

白畫水藻之文耳毛詩采蘋芡藻之言藻也藻取其潔
潔畫藻以藉玉貴潔誠之義也董子所云五絲四絲三
絲二絲者非謂織絲為藻謂於章畫水藻文旁以采絲
匝之或五采四采或三采二采四采者惠氏以為二王
之後所用或然而其卽以絲為繫組則誤組既皆用紬
不當有異也又說文玉部瑑玉飾如水藻之文段氏懋
堂注以玉飾為雕飾玉之文竊謂不然此瑑字卽聘禮
記圭纁注所云纁今文作瑑者玉飾卽典瑞設其服飾
注所云服玉之飾謂纁者瑑為玉之藉卽為玉之飾
故許書以玉飾言之惟瑑為玉之飾故字亦从玉惟瑑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畫之如水藻之文故字或為藻而豈雕飾玉之文者哉
且說文瑑下引虞書瑑火粉米今案尙書大傳云瑑純
白見隋書禮儀志七御覽及禮書引並作瑑火赤文有誤也彼五服作藻文色用純
白尤足證董子言白藻是以白為畫藻之色而非以白
為藻地矣元凱釋藻雖襲舊說以藻為藻藉而背服注
率為刷巾之訓妄以率屬藻合為一物舛謬殊甚正義
知禮無以藻為藻率之文仍附會杜注以難服說謂拭
物之巾無名率者吾不知彼以藉玉之藻名率又見於
何書也且云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宜舉拭
物之巾與纁藉為類吾不知彼以率為藻藉之釋其

細大視刷巾又何如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
辟凡帶有率無箠功傳言帶言箠廣終不一及之謂於
藻而及其率乎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自聲悅帥
或从允聲又部刷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刀部刷从刀
刷省聲禮有刷巾段氏注謂帥悅刷皆音同通用字
率帥古今字之異周官樂師注云故書帥為率聘禮記注云古文帥皆作率佩巾本
字是帥古文假借作率左傳藻率之率是帥巾之假字
後世以悅訓為巾以帥別為將帥而古文假率為帥巾
之字遂不可通無怪乎正義之疑服氏以率訓巾為無
據也且服注言禮有刷巾許書亦言禮有刷巾今攷儀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公食大夫有司徹等篇皆言悅
手注云古文悅作悅今註疏本悅字誤說據宋本字作悅正之又按釋文云悅始銳反拭也注悅同並無悅拭也悅手者於悅悅佩巾是古文悅
手字卽作悅悅乃今字耳悅之悅手於巾與刷之从手
持巾意同許鄭說並符合說文人部佩下云佩必有巾
故从巾巾謂之飾巾部飾下云飾刷也然則刷巾者本
以拭物而因以為佩飾內則曰左佩紛悅注紛悅拭物
之中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蓋也
有珠有玉有容刀有悅巾有刷之屬也記言紛悅此但
言悅巾者悅是巾之大名故傳亦舉率以該其餘耳刷

禮堂經說



毛

巾之可攷如此奈何以為事無所出哉曲禮曰尊卑垂
 悅知上下皆有佩巾特其同異弗得而詳然據周官冢
 人言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凡王巾
 皆黼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華質異尚可知
 也據禮記言為天子削瓜巾以緡為諸侯削瓜巾以緡
 推之則自天子至大夫士佩巾之精粗異用可知也據
 燕禮大射儀幕用絺若錫注謂冬夏之異推之則自天
 子至大夫士佩巾之冬夏異宜可知也法言寡見篇云
 非徒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然則帨巾之美蓋
 有繡之為飾者矣鞞鞞者按鞞與琫同詩瞻彼洛矣毛
 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琫下飾者天子玉琫而
 琫琕諸侯瑩琫而瑩琕大夫錄琫而錄琕士瑒琫而瑒
 琕公劉傳云上曰琫下曰鞞釋名釋兵云刀其室曰削
 削削也其形削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
 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琫琫也在下之言也戴氏東原
 毛鄭詩攷正據釋名以正毛傳之誤謂傳琕字皆當作
 鞞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琫此不然也說文革部鞞刀
 室也刀部削鞞也小尔疋廣器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
 鞞廣雅釋器鞞斬刀削也並同鞞為刀室說無可易內
 則左右佩用左佩刀右佩帶鄭訓刀為小刀造為刀鞞

禮堂經說



毛

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削言
 避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以見削舉琫以見刀也說
 文玉部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下飾
 天子以珉舊誤作玉段注據琕字下許書所據禮記之
 文琕字琕字玉琕而琕琕正之禮記曰戴氏以說文為取毛傳語與毛傳大同
 是禮實作琫琕非有偽字段氏說文注云鞞之言鞞也
 削俗作鞞琫之言本也刀本曰環人所齊握也其飾曰
 琫琕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琕琕古文作琕見玉
 篇許簡古文曰鞞謂皆曰琕見瞻彼洛矣傳琫上飾琕
 說文今脫宜補入段說也 瞻彼洛矣傳琫上飾琕
 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之琫屬于刀是上飾也琕屬於
 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
 禮堂經說
 下曰鞞上曰琫而不言飾蓋亦上指刀下指室琫必配
 以琕則舉琫可知琕必屬於鞞則舉鞞可該琕矣鞞
 云下者鞞指全削而言以琫飾在刀本刀藏於削而本
 與室口合自室口以下皆包裹刀體通名曰鞞故云上
 曰琫下曰鞞也畢氏秋帆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
 作琫謂鞞琫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琫字玉篇琫同此夏
 書作鞞琫與琕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琫乃俗本論
 字陳氏見桃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琕鞞為
 一字耶竊意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琫乃本與室口合
 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舉室口而言其實

禮堂經說卷下

福州陳喬樞學

宦學事師解

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氏注云宦仕也學或為御孔氏正義曰左氏宣二年傳靈輒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陸氏音義云學或為御鄭此注為見他本也喬樞謹案說文敎覺悟也从教門口尙矇也曰聲學篆文敎省據此知敎即古文學字學記論教學相長引兌命曰學學半廣雅釋詁云學敎也敎語也釋名釋言語云御語也左氏春秋

禮堂經說

下

一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莊子漁父篇甚矣子之難語也釋文本亦作悟是學悟語御訓義並得展轉相通御字蓋語之假借也文王世子篇凡語於郊者鄭注以為語於郊學攷古者語於郊學皆有行禮之事故下文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以為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又文王世子言合語之禮小樂正詔之東序注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又言始立學者釋菜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謂行一獻之禮有賓而無介也讀無介語連文釋為無介無

語者是東序與虞庠之語皆有禮以文之故云非禮非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又曰曲藝者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注云曲藝謂小技能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進於

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是古者於語有選舉入官之典故語與宦連文學記曰大學始敎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云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

禮堂經說

下

二

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樂又引記曰凡學官先事正義云謂學為官則先敎以居官之事此足證明宦語二者俱有事師之道矣

大夫士寢廟制攷

大夫士寢廟多少大小高卑之數與天子諸侯各有等殺而其門庭堂階房室之制位置一也適寢與廟同制但廟之後有寢以藏衣服祭器而已適寢之後則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寢旁又有側室也攷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云外門大門聘禮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之外疏云外門外者謂於主人大門外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也則知大夫士寢廟皆在大門內廟又在寢東矣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註云門外西堂也攷者元端負東塾註云門內東堂是廟門

禮堂經說



三

內外皆有東西兩塾也士喪禮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是寢門內外亦皆有東西兩塾也士虞禮又云七俎在西塾之西註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知門夾之室為東西各一也聘禮云及廟門大夫揖入註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詩齊風俟我於宁乎而毛傳以首章為士親迎是大夫士皆得有宁矣門之左右棖外說者以為有壁今案左右棖外即為門夾堂堂安得有東西餘地以為壁士喪禮卜葬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闔東扉者以別內外若使棖外有壁又何用闔東扉以別內外耶聘禮

歸饗餼醢百彝夾碑十以為列則大夫之庭固設碑矣士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註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則士之庭亦設碑矣若其堂屋深廣尚書大傳曰士廣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鄭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東西序之內也今案大傳言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以九與七差之則廣九丈者深為七丈也惟大夫堂廣傳無明文然以子男五雉推之大夫之堂廣當亦不過三雉耳大傳又云有室無房堂注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鄭氏蓋疑於是因謂大夫士東房西

禮堂經說



四

室意以傳文當為無右房堂者近儒又謂惟左房有北堂而右房無北堂然鄭氏東房西室之非陳氏禮書已辨之矣竊案大傳之語當有缺文無房堂者謂無東西房之堂此空指燕寢而言非屬於士堂之文也東堂西堂北堂之制皆以行禮而設古人行禮非在於廟即在適寢寢亦可曰廟士虞禮之所謂廟門者寢門也鄭氏以為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是矣今案大夫士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度度之前為檐其棟後亦如之序內廣六丈以九七差之堂深當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南北七丈去其堂深其後尚有一丈三尺強之

地中央為室室蓋三丈左右為房房中半以北為北堂
 東西序外為東堂西堂堂各一階中堂則兩階階為三
 等此惟廟與適寢為然若燕寢則以退息而已非有行
 禮於斯也故其東房西房無為北堂耳爾雅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雖指廟後之寢言之
 然鬼神之廟即以象生人之寢廟後為寢亦以象燕寢
 益足見大傳之有室無房堂者斷屬燕寢言之也廟寢
 無東西廂則燕寢必無東西廂可知矣由無東西廂推
 之則東西房之無北堂又斷可知矣且大夫士適寢與
 廟之有東西堂東西房北堂禮經固有可攷也特牲饋
 禮堂經說



五

食云豆邊鏹在東房少牢饋食云主婦薦自東房聘禮
 云君使卿皮弁遣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射
 儀及鄉飲酒記言左房者註以左房即東房則右房即
 西房也言右者以有左言東者以有西此可為大夫士
 有東房西房之明證矣特牲饋食記曰宗婦北堂東面
 北上有司徹曰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云北堂中
 房而北疏以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今案士冠禮陳
 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側尊紙醴在服北有篚又
 云贊者洗于房中註據昏禮記洗在北堂解之然則服
 陳於房中洗設於北堂尊在服北篚在洗東足見房無
 北壁而房中半以北即為北堂矣若燕寢之房既無北
 堂則有北壁可知有北壁則與室相似故說文解房云
 室在旁也但所異者室之北墉無牖而房之北壁為戶
 牖耳詩幽風曰塞向墜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室無北
 牖其北出牖之在於房也亦明矣室之北墉外餘地連
 於東西北階上以達東西房之北堂不得謂大夫士為
 東房西室亦不得謂東房有堂而西房無堂也正堂之
 東西序當至楹而止序端折為南墉指於東西其前曰
 東序之東西序之西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近
 儒焦氏以為東堂之南墉外是也聘禮公側襲鄭氏云
 禮堂經說



六

凡襲于隱者公序玷之間可知也然則序必至楹而止
 序玷之間乃有餘地雖大夫士之堂序有以知其皆然
 矣序外東堂西堂亦曰東夾西夾其稱夾者以夾於正
 堂故謂之東西夾耳舊說皆以夾為南向焦氏羣經官
 室圖辨正之謂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其說最允既夕禮
 記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玷玷在堂隅若夾南向
 則必東順而後可齊於玷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聘禮
 歸饗饌西夾六豆陳于西墉下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墉
 即堂之西序而西堂之後牆也變序言墉者堂上之東
 西牆以序別內外故謂之序若陳于西夾亦云西序下

則疑與正堂西序下之稱相混此猶特牲饋食饔饩在西壁士虞禮饔饩在東壁壁即為牆以其在東西堂下而別之曰壁亦疑與喪禮言為筮于西牆下在于中庭之西者相混也夾又稱廂者鄭氏以為相翔待事之處案特牲饋食云几席兩敦在西堂又盛兩敦陳于西堂几席以俟設故在西堂前云宗婦賦饔饩于西堂下兩敦盛黍稷以待主婦之設故亦俟於西堂記又曰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侯長兄弟既薦亦自東房而薦也是東堂西堂為待事之處矣若燕寢無東西廂其地蓋以為內漢書畫譜傳云家有一堂二禮堂經說

七

內內與堂連言意即東西堂之地論衡別通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置所藏綠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則內之四面皆有壁矣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之外註云寢壻之室也厥明俟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是見於舅之適寢也曰席于阼席于房外曰自門入曰席于戶門間記又曰婦洗在北堂其制與廟同也寢廟堂屋皆有四榮說文曰榮屋栢之兩頭起者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士喪禮言奠徹者設于序而南直西榮此屋前之東西榮也士喪

禮又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此屋後之東西榮也鄭氏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霤今案喪大記明言君大夫士復者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則天子諸侯之皆言榮也明甚諸侯遷廟禮云設洗當東榮尤足為天子諸侯有榮之確証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註宇相也近儒沈氏儀禮小疏云宇西階謂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西階上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為屋霤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椽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椽也異名同實霤亦為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是霤即屋栢之溜水處禮堂經說

八

耳四霤者正堂前檐為南霤東西堂之檐為東西霤北堂之檐為北霤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霤耶况霤即屋栢榮即屋栢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霤則屋栢兩頭何能竦起而為榮乎鄭氏之解誤矣寢廟之中又有闔門考工記闔門注云廟中之門曰闔侯氏王闔注云宮中之巷門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註云適東堂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說者以闔門在廟中之東北近儒因謂廟中之巷皆在廟東今案其說非也寢有異宮則兩宮之間有巷焉廟在寢東則廟寢之間有巷焉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廟皆以次而東則兩廟之間又有巷焉若謂皆在廟東將寢廟之間無有巷乎况鄭明言出闈門是解適東壁者為出闈門而適寢東壁豈謂廟中者哉士冠禮又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則前之見母非見於寢而何哉寢廟之間有巷巷之闈門在寢當近東堂下之壁在廟當近西堂下之壁觀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禮云婦人升自東階側階亦曰東階是為東堂之階也入闈門而升自側階知闈為近於東堂下之壁矣壁外即巷東即廟之西壁亦為闈門婦人入廟亦當入闈門升自西堂側階而謂使其迂道環廟後

禮堂經說

下

九

而入廟東之闈門必不然矣且如庶士一廟則廟東無術亦使舍其由寢入廟之闈門而廟東特設一巷以為婦人入廟之路耶又案喪大記云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主之妻皆死於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然則適室者大夫士之正寢也下室者大夫士之燕寢也適妻之寢蓋如燕寢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蓋又在於寢旁也鄭氏謂大夫士見子就側室說者因疑側室與寢同制竊案君世子見於路寢大夫士適子亦當見於正寢若以為避君則妻抱子出自房與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之禮已異不當并見子適寢而亦避君也且子見父之禮雖庶人無以異也而大夫士獨異乎况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謂名子盛禮反在側室耶然則夫入門者入適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出自適寢之房也又云妻遂適寢者適燕寢也庶子見於內寢鄭以為適妻寢竊案內寢當為燕寢庶子見於內寢者與君之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亦同君對夫人內寢而言故曰外寢大夫士對其適寢而言故曰內寢耳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是大夫士之適寢為外寢也又云揖私朝輝如也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

禮堂經說

下

十

私朝亦或謂之內朝國語魯語曰自朝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專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然則大夫家朝其在寢門之外而大門之內也與

夾室攷

夾室之制本鄭氏說者謂東西夾室在房南東西堂在
夾室南本偽孔傳說者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
夾中央之大室謂之夾室楊信齋儀禮圖又以夾室居
房之東西郝仲輿則以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近
儒焦氏羣經宮室圖云諸所說者於義不合東西堂有
階階必當堂而設東堂面東西堂面西非面南也東西
夾即東西堂之室引內則注達夾室云謂之達者以外
達於東西堂內達於房由房至中堂東夾室在東序之
東又東為東堂西夾室在西序之西又西為西堂其夾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室亦如堂為東西向也今按焦氏釋東西堂其說精矣
而釋夾室則仍於義不合何者夾室自天子至大夫士
皆有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多士傳天子堂廣九
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氏禮
書引尚書大傳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注雉長三
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然則士之堂廣九丈序內六丈
序外之廣東西各丈有五尺耳而又為室為堂是其深
無數尺筵席之度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今一尋之短曾
不足以容之而得以鋪筵席乎攷工記匠人疏引尚書
大傳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屋一雉然則室

室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士堂廣九丈深室七丈室取

二丈序內堂廣六丈亦以九七差之深室四丈六尺六
寸有奇今東西序外以堂廣為深以堂深為廣而東西
者然也若復為室是其廣至三四丈而其深不數尺成
何堂室之制耶焦氏欲調停其說以伏生所謂內者空
合夾室及中堂而言若然則夾室正當房南半偏堂上
安得有房外地而士冠禮之庶子冠于房外士昏禮之
姑即席于房外將指為何地乎即使其室甚狹亦不過
餘一房戶之廣安得復有房戶外之東房戶外之西者
而士冠禮冠者出房南面注以為立於房戶之西士昏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禮尊于房戶之東與有司徹有司以爵授婦贊者于房
東注以為房戶外之東又必無說以解之矣攷之禮經
東西序外稱東夾西夾而已無室之名也聘禮宰夫設
餼堂上之饌八西夾六西夾與堂上對文其為西堂上
也明甚下云君使卿歸饗饌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
上六簋繼之四劍繼之兩簠又繼之皆二以並南陳六
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
西陳曰西夾者即西堂也西墻下者即西序外也東方
亦指東堂言之不得從鄭氏以東方為東夾室矣凡豆
八簋六劍兩簠皆陳于堂上豆饌于東夾西夾為在夾

室之中乎下歸上介饗饌西夾亦如之此爲士西夾簡如焦氏說夾室之僣已甚東西陳設之物視堂上大都相仿又豈夾室之所能容乎且使東西堂果有夾室則儀禮載東西堂陳設并行禮時何得無一語及之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綈禮記凡俟于東箱聘禮記禮尊于東箱而東夾室無文也特牲饋食禮凡席兩敦在西堂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而西夾室無文也又特牲饋食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在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無由夾室以達東房也左傳昭四年云置食於下而退注云下東西箱即夾也凡食

禮堂經說

下

十三

必薦自房至房必由於下知自堂至房別無夾室矣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則達視房稍遠知左達右達即爲東西堂而非夾室矣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數重筭席焦氏以西夾爲西夾室然東房西房皆不設席而謂獨設席於西夾室必不然矣倘有夾室則陳寶在東序西序東房西房何以獨無在東西夾室乎上言廟閭南嚮東序西嚮西序東嚮皆於堂上設席則此蓋亦鋪席西堂非爲西夾室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亦當爲西堂之階以西堂有敷席故又用一人立于側階與正堂之四人綦

弁執戈上亦夾兩階祀者同也且書大傳言三分室廣以二爲內則其一之爲東西堂可知言東西房北堂各三雉則室廣之亦爲三雉可知而獨不言夾室是序外無夾室之明證矣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注云取節於夾也其必取節於夾者以房居三雉其半當序內夾北其半當序外堂後是時大夫在堂下當東夾之南非明其爲東夾南則疑於直東序宰在房中當東夾之北非明其爲東夾北則疑於直室東隅何焦氏乃以爲當夾室南北郭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兩旁爲左右房房中半以北爲北

禮堂經說

下

十四

堂其正堂之東西序外爲東西堂即所謂東夾西夾者耳然則廟寢將無夾室乎曰有之小戴禮雜記云成廟則費之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則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大戴禮諸侯覺廟篇文與此同盧辯注云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今案覺廟先中屋而後門而後夾室則夾室爲門堂之室斷無可疑費門夾室有司皆北面統於廟也若爲東西廂當覺廟之後即覺夾室何爲先門乎且東西房與北堂皆不覺又何爲獨覺東西廂乎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以夏后之制推之周人門側之制亦當如此三之二三之一皆宜以脩

言之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周人堂脩七雉室取二雉則脩五雉也門堂三之二是得三雉一丈之脩室三之一是得雉有二丈周人堂廣九雉序內堂廣六雉亦以三之二推之門堂當得四雉之廣合東西塾為廣八雉其中一雉為門廣門容大扇七個得二丈一尺也路門不容乘車五個狹於三丈三尺也則鄭解匠人文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非矣焦氏乃以門堂通謂門與塾室即兩塾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然堂之與房與室其制各別室不可名為堂猶房不可名為室知偽孔傳以東西房言夾室為誤而不知以門堂即

禮堂經說



下

室其為誤等也攷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嚮然則門側當有四堂二在門外左右面南二在門內左右面北外塾之北內塾之南為室東西各一南北皆有戶牖以通內外塾也知東西無為兩室者案禮廟禮中屋到羊宮屋之中而東西堂東西房與室與北堂斯統之矣則夾室中室割鷄亦當室之中而前後塾斯統之矣是無為兩室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學於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小雅楚茨曰祀祭於禘正

義引釋宮云開謂之門孫炎曰禘謂廟門也今案禮器注釋禘云謂之禘者祭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疏云引此者證廟門之旁有堂有室也郊特牲注云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則禘祭固在夾室矣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傳云基門塾之基蓋以釋在門不在廟故為門塾之基而非廟堂之基也箋云釋禮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正義曰準特牲為說以特牲雖士禮士卑不嫌得與君同然則門堂之禮既與廟堂同凡夾室之禘祭亦宜與室中之正祭相仿

禮堂經說



下

鄭氏又以正祭禘在門內釋祭禘在門外今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為禘於外祭統云詔祝於室而出於禘從堂室為文明為正祭之禘而已曰外曰出以夾室南嚮故禘必出於廟門外耳禘之為祭鄭云以於釋祭名也是今日廟門正祭之禘假以明日釋祭禘名同稱之曰禘既為假明日釋祭之名則其祭不當有異室張編脩儀禮圖從鄭氏左右塾各有兩室者殆非也門堂夾室正祭禘於是釋祭禘於是是有交神明之道故詳之也由禘祭推之士虞餞尸之禮當在寢門夾室行之記曰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虞祭尊于室中則知此亦尊于夾

室中也曰饌豆籩在西塾虞祭饌豆籩于西楹之東則
又知此亦饌于夾室前堂也孔子曰祊之於東方失之
矣祊本在門堂西室今乃於東方安知非以虞禮饌尸
于西塾後人謂廟寢雖別吉凶每反而易祊於門堂東
室耶廟寢夾室之制昭昭可考如此說經者乃舍此而
因東西堂有東夾西夾之名遂謂夾室在焉今據大小
戴禮文正之亦求合於禮經不失古人宮室之制而已

禮堂經說

七

東堂西堂後辨

焦氏里堂羣經宮室圖攷定路寢之制東堂東向西堂
西向東西序之端折為南墉指於東西規制最合識解
遠勝前儒而凌進士次仲固執舊說不以為然嘗貽里
堂書難之余恐世或以是書故而疑里堂之說也因為
之辨曰按既夕禮記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坵
在堂角東西堂若南向則楹之設于東堂下者必東順
而後可齊于坵南順之文將何以解之執此以斷東西
堂之為東西向已瞭如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饗于
西堂下注云西堂下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坵惟

禮堂經說

下

六

西堂西向故西堂下得近西壁也特牲記曰饔饗在西
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假如西堂不面西而面南則
西堂下之地在南西牆下之地在西視饔饗者當於西
堂西不當云西堂下也兩地不屬主婦何得於此視饔
饗乎次仲附會其說以為西堂下即西階西東堂下即
阼階東饔饗南齊于坵階近西壁尙與西堂廉相直故
亦云西堂下然余攷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不聞以西
堂下當之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又不聞以東
堂下當之也況堂隅為坵直坵下者為基南士冠禮云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屨執以待于西階南大射儀云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凡與坫直者與近坫者並繫於坫而言饗饗在西壁南齊於坫卽使西堂南向而主婦既饗饗者若其直西坫下可言于西坫南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若其近西牆下可言于西坫之西不可言于西堂下也蓋東西堂惟爲東向西向故以東堂西堂稱之亦如房中半以北之以北向而稱北堂耳又稱東夾西夾者以夾於正堂得名非別有東西夾室也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注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於堂是時大夫在堂下立而東於堂經不曰東堂下而

禮堂經說



下

曰東夾南於小臣所立則曰東堂下益見東堂東向在東堂之南者爲東夾南必其在東堂之東者乃爲東堂下也倘東西堂皆南向是東夾南卽東堂下又何必分析言之耶次仲又以公食大夫禮立于序內西向注云不立阼階上示親饌如東序曲而指於東則序內竟在何地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東序東卽東堂也如東序曲而指於東當曰東序南不得曰東序東不知序惟爲正堂東西牆之稱所以序別內外者故以東序西序名之尙書多士傳言堂制三分廣以二爲內鄭注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可知立于序內自爲堂上東序之

內不以東序端之折而爲墉而疑其地也堂上東西牆謂之序猶東西堂下之牆謂之壁室中房中之牆謂之墉耳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足知東西堂之左右牆亦皆稱墉焉有如次仲所譏寢廟凡十序者哉且鄉射禮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不云在東堂也東序東與東堂明係異地何得因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謂此鄉射之主人弓矢亦在東堂乎夫大射明君臣之分故君之弓矢適東堂而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臣降於君也鄉射講賓主之文故賓之弓倚於西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主下於賓也大夫之弓亦倚於西序

禮堂經說



下

者大夫遵者也不宜與衆弓並倚於堂西故次賓耳又上文賓大大與衆弓皆言倚則主人之弓矢亦皆倚可知也然則東序之端必折爲南墉而指於東故主人之弓矢得倚於此此東序東非卽東堂乃東堂之南墉外也若東序南其地正當序端主人弓矢不倚於序端也豈得以東序南爲言哉抑余又攷之聘禮歸饗于賓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是西夾之豆南陳北上與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者異也堂上八簋繼之黍其南稷繼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

以東羊豕西夾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是堂上與西夾設簋及鉶又互異也又堂上四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一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一以並東陳是西夾兩簋南陳六壺西上與堂上之四簋西陳八壺北上皆各異也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若東西堂並南向則饌于西夾東夾固宜與堂上相仿安得互殊若此夫堂南向也堂上之豆西陳東上則西夾之變而南陳北上其為面西異向昭然矣西夾西向也西夾之壺西上東陳則東夾之變

禮堂經說

下

三

而東上西陳其為面東異向又昭然矣聖人制禮精微至是一陳設之細猶能令百世下讀者恍然見古人宮室制度第弗深攷之亦無由而發其悟是又烏可囿於舊說以自節耶

東夾西夾後辨

夾室在門之兩旁正堂東西序外之東夾西夾即所謂東堂西堂無為室之制余既詳辨之矣後見胡竹邨戶曹東夾西夾攷引江徵君慎修說以大戴禮諸侯饗禮記雜記之言夾室者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饗席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此說非也饗席篇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雜記文同是中屋者已統堂室及東西夾東西房北堂而饗之若果復饗堂後之室則先之封羊當中堂不當中屋也饗席篇又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

禮堂經說

下

三

下當門夾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雜記曰先門而後夾室明夾室是門塾之室故次門而饗之若以室為堂後之室則雍人割雞當先饗室不當先門也雜記又曰門當門夾室中室明夾室即門夾之室倘夾與室是二處何以但言中室不言中夾耶而反謂先儒誤連讀之不亦異乎胡君又援尚書顧命西夾南嚮斷夾為面南今按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夾南嚮敷重筓席其所謂南嚮東嚮西嚮者皆就敷席言之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大射儀小臣設公

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南向猶云南面東向西向猶云東面西面顧命之文當以牖間東序西序西夾句斷而南嚮東嚮西嚮皆連下句讀之豈得獨以西夾南嚮為句而謂其言夾之向哉東堂西堂之為東向西向斷不可易也且東西堂亦稱東夾西夾者蓋自南北言之則東為夾堂之左西為夾堂之右故堂下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南其西曰西夾南房中之東當夾者曰東夾北其西曰西夾北而自東西言之則東為東向之堂西為西向之堂故東堂之庭曰東堂西堂之庭曰西堂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文選禮堂經說



二十四李注引鍵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公羊疏十六引李巡注同左傳置食于个而退注云个東西箱也內則之左達右達猶之个耳胡君謂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是矣然知夾與堂之不可分為二而仍以夾之近北者為室近南者為堂則猶沿前人序外有夾室之誤解也至如序端之稱自以其地直東西序得名士冠禮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及迎賓入主人立于序端西面立于序端者即直東序也前者主人立于阼階下其地遠序而與東序相當故云直東序此時主人升立阼階上其地近與東序相

接故云立于序端賓西序東面亦立于序端也東西序雖折而為南墉而序之南頭自必較南墉稍出而為序端非平折而為墉也胡君疑東西序折而為南墉則不可以有序端之稱過矣且東西堂有南墉余以焦說為然者蓋東西堂之有南墉北墉猶正堂之有東序西序士喪禮君視大斂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而今按此祝所負墉者即東堂之南墉也注以房中東言之喪大云房戶東此中字疑戶字之誤非是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堂廉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夫君即位于序端祝立當



禮堂經說
亦近序端東堂之南墉即接於序端者故祝負之南面云升堂者階上之地皆可以言堂若謂祝在房戶東南面是與主人位同有以知其不然也喪大記又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使祝所負墉為房之南墉則禮當言負東房公食大夫禮云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又云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是也今此不言負東房而但言負墉則負墉非即負房而其為東堂之南墉亦足以見矣士喪禮直經要經饌于東方下文云主人饌于序東據鄭氏云凡襲于隱者然則序東宜在東堂下前當南墉之東

此南墉接於東序端故自墉而東皆得謂之序東其云序西者亦然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彼當西榮者甚遠於序而得稱序西南益見序西為當西序南墉之西矣鄉射禮賓主人射皆由其階降主人堂東祖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升射既射皆由其階降賓序西主人序東說決拾龔堂東堂西之地與序東序西尤近其當南墉東西者為序東序西其當坵東坵西者為東坵之東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面西北上坐西坵之西其當墉與坵之間者為堂東堂西前賓大夫之弓矢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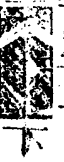
禮堂經說



下

者為東坵南而序東之稱則以當序端南墉之東而名之豈謂堂下南之東哉若夫燕寢無東西堂其地即以為內內蓋四面有壁與東西堂異其制若今人之屋為兩房以來堂前後有戶與堂後東西房大都相仿故漢書鼂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以二房釋之特古人以在室兩旁者謂之房在堂兩旁者謂之內名各不同耳前則一堂二內後則一室二房燕寢所以異於適寢者如此廟後之寢無東西箱有室同於燕寢之一堂二內堂後亦一室二房也若無室曰榭則但有堂而已堂之後無房室堂之旁更無二內公羊疏引李巡爾雅注無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下

室曰榭者但有大殿無室內名曰榭是也

兩楹攷

堂之兩楹李如圭儀禮釋宮云兩楹之設蓋在前楹下近儒焦氏羣經宮室圖駁之謂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楹在楹南棟在楹北楹在棟與楹之間今按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注云與主君相鄉下文曰公當楹再拜則是時公升立當楹也若楹在楹後是實進於君矣觀於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而後賓升豈有所立反進於君者哉焦氏以楹在棟楹間者據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註解中堂為南北之中故謂楹亦在中堂耳不知鄭解之非李如圭儀禮集釋已辨正之中堂者東西之中也

禮堂經說



七

是謂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於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於東堂與東楹二者之間也經文明言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必執兩地相較而後可以言間如所謂兩楹間兩階間以及牖戶之間皆是也若以中堂為南北之中則經所云與東楹之隔將以何地與之相較而見為東楹之間耶而據此斷楹在中堂誤矣又按聘禮賓面卿大夫大夫當楹再拜受幣於楹間賓當楹拜送幣則楹在楹下斷無可易鄉射禮曰序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大射儀曰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大射之儀

行於堂者惟兩楹當楹故梓人畫物於兩楹之間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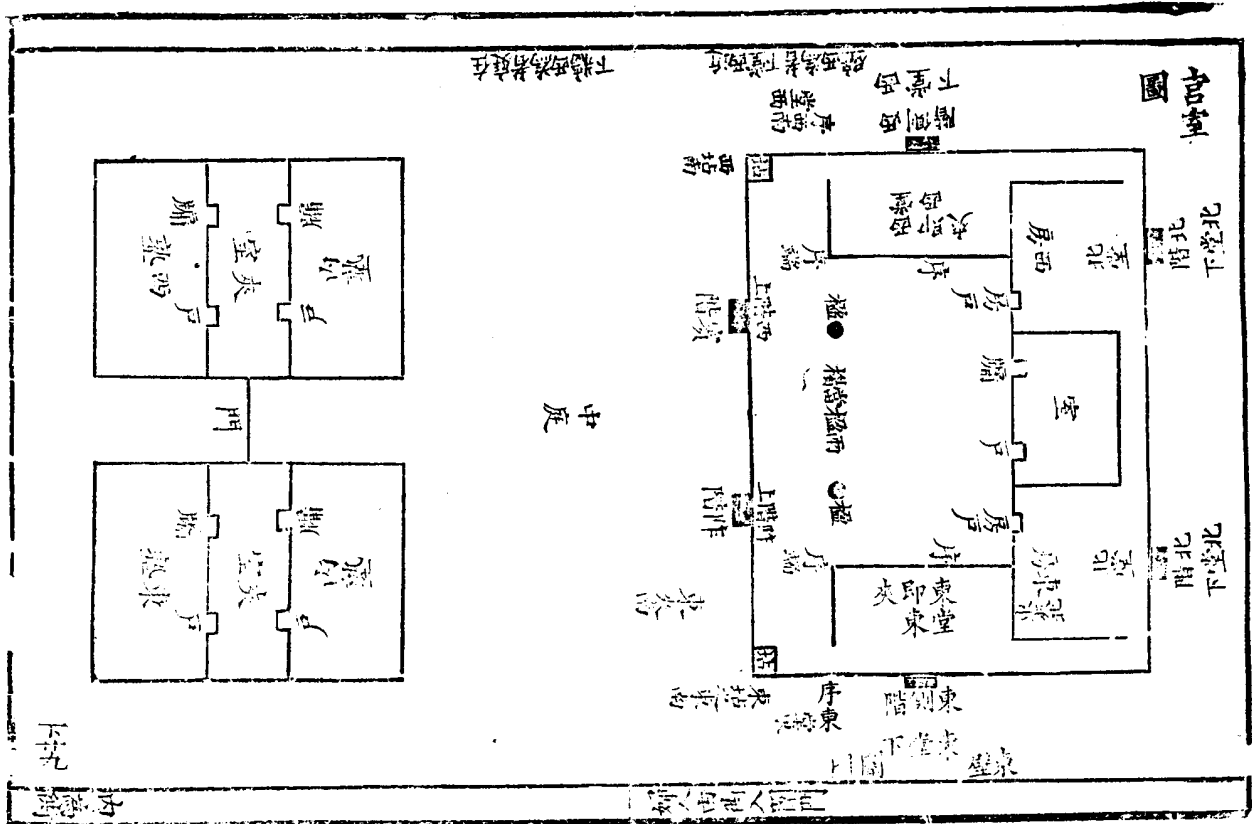
當楹而射者但由楹外至於物所此亦足為楹在楹下明證矣且焦氏信聘禮注中堂為南北之中而謂楹在中堂凡賓之當楹為入堂深者殆以士昏禮賓當阿注解阿為棟謂入堂深也不知今文阿為殿則阿非棟矣凡賓皆當楹此當阿者示賓主不敢相敵謙下之意也此賓者使者耳當楹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鄭氏以為入堂深示親親更屬害理納采但使使者固非婿之自來而示親親於使者何說耶下文婿親迎揖讓升北面奠鴈並無入堂深之文何反於授文時又不示以

禮堂經說



八

親親耶况禮以進為文使者既已當棟致命而復退授於楹間有是禮哉至焦氏謂兩楹無高繫於楹之理此尤不然楹之上端必有橫梁交架鄭氏解楹為梁是已若在棟與楹之間吾不知其兩楹上端將何所連屬而而能孤立勝上重任也位置兩楹之地自當以李說為



儀禮喪服傳齊衰大功總麻小功冠說

儀禮喪服齊衰期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賈疏以為齊衰大功有受服其初喪冠與既葬受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總麻小功無受服其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甚明晰郝氏敬不察初總麻以小功冠為衰之說盛氏世佐因之遂指此傳句讀舊誤改讀齊衰大功冠句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句其衰也謂總麻小功二者之冠皆與總麻之衰同小功以總麻衰為冠總麻以小功冠為衰又以為冠故并舉之其說殊謬喬樞謹案疏釋此傳蓋

禮堂經說

卷之六

三

推喪服記及禮記問傳雜記文為說喪服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記於大功不言冠與受者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則亦以其冠為受可知也於小功不言冠者大功以上有受者以其冠為受小功以下無受者則冠與衰同可知也問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衰降服齊衰期與正服齊衰三年同由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推之知正服齊衰期五升受以成布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期六升受以成布九升冠十升

也間傳又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曰總案七升者降服大功之衰十二升者義服小功之衰由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推之知降服大功七升冠十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十一升也又知正服大功八升冠亦十升同於降服大功者案五服衰冠以十二升為斷衰有受者受冠必加於衰一等使正服大功冠十一升受冠必十二升則義服大功之受將無以冠矣故大功七升八升其冠皆十升猶之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而以十一升者為義服大功之冠且以為受受冠十

禮堂經說

下

三

二升也知總麻小功冠皆與衰同者案雜記云總冠澡纓謂之總冠者明以總布為冠如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期十三月而練冠彼亦明以練布為冠故謂之練冠是總麻之冠衰同也小功之冠亦知其衰者五服衰冠既以十二升為斷使小功以下冠布必與衰異則以大功為差當用十三升十四升之布嫌於近吉故冠皆同其衰降服小功衰十升冠亦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冠亦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冠亦十二升降服殤小功之衰冠與降服小功同十升義服殤小功之衰冠又與義服小功同十二升也且總麻之外尚有錫衰

疑衰總麻不以錫疑二衰為冠而謂小功以總麻衰為冠有是理耶盛氏又謂立言之法若以服之輕重為序總麻不得言於小功之上總麻言於小功之上者明小功之冠亦同於總麻也拘文牽義其說尤固今考禮記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又云總小功廋卒哭則免服問云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帶其故葛帶三年問云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皆總言於小功之上必謂此傳變文以立義則於此數者將何說以解之又問傳云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與喪服四制云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其義一也

禮堂經說

下

三

亦將以喪服四制為變文以立義乎且傳上言其受兼指齊衰大功之受則下言其衰自兼指總麻小功之衰其衰二字不可以偏屬總麻而言猶其受二字之不可以偏屬齊衰而言也若盛氏以其衰為單指總麻之衰則與上其受句文義不符何不思之甚耶說者或據官氏獻瑤語謂冠簪宜加飾升數恆多於衰而受服以冠之升數為準非冠因受服之升數為準也蓋有齊衰冠而無受者矣其於此傳若有疑詞然此乃官氏見喪服記有以冠為受之文故為此說要之記言以其冠為受與傳言冠其受互文見義不當以辭害意也新衰傳

五冊卷上版

曰直經大搗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齊衰大功其經分數之大小視斬衰齊衰之帶也此傳言冠其受也者猶言冠視其受也云爾言冠其衰也者猶言冠視其衰也云爾下言帶緣各視其冠此不言視者文省耳齊衰大功中無受者齊衰三月及殤大功九月七月是也傳言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包齊衰大功無受者在內明齊衰三月雖無受布而正服義服之冠皆視義服齊衰之受同爲九升殤大功九月七月雖無受布而其冠皆視降服正服大功之受同爲十升

禮堂經說

也官氏第請冠其受對冠其衰立文明喪服輕重因冠衰之布同異而分耳初何嘗疑此傳句讀之有誤乎且其釋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固謂小功服輕故無受然冠如其衰依舊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之差蓋總麻最輕不復爲差是亦不取郝氏總麻以小功冠爲衰之說盛氏顧沿郝說而張之何耶說者又曰自小功以上冠之升數未有多於衰者若謂小功冠如其衰是降服小功之冠同於降服大功之冠十升矣其可乎樞謂此不嫌也喪服齊衰三年齊衰期不杖期齊衰三月與殤大功九月七月大功九月皆同牡麻經是衰異而經不嫌

從同也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是衰異而屨不嫌從同也喪服小功布衰裳燥麻帶經五月者注引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燥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疏云此別言帶者下殤小功本是齊衰期之喪爲下殤而降故帶特異欲見其重故也夫喪服斬衰絞帶齊衰布帶大功以上帶不絕本小功以下斷本此下殤小功之服次於大功而帶願用燥麻不絕之反詘而合絞之又何嫌於小功之冠不可以同大功之冠耶且大功之衰七升八升九升與小功之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固已不同小功之燥麻帶經與大功之牡麻經布帶

禮堂經說

又自有辨冠同亦何嫌焉倘執小功以上冠升數恆多於衰之例必謂小功以總麻衰爲冠是以降正義小功衰雖三等而其冠皆一如總麻也既謂小功之冠不可同於大功何又謂小功三等之冠皆可同於總麻豈非其說之自相矛盾乎彼蓋惑於姜氏允錫之解總麻十五升抽其半爲十四升有半故深信小功以總麻衰爲冠之說謂冠升之數多於衰升不知十五升去其半成布爲七升有半其升數又豈多於十升若十一升者哉先王制禮於喪服輕重同異之間皆有深意如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纒屨布帶者齊

衰之帶繩屨者大功之屨均斬衰也而帶屨特異齊衰章杖期疏屨不杖期麻屨均齊衰也而疏屨麻屨各異此同中有異者而喪服之輕重見矣小功衰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冠亦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殤小功小功降服之冠不嫌同大功降服正服之冠小功正服之冠不嫌同大功義服之冠此異中有同者而喪服之輕重亦見矣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衰有之冠亦有之經帶屨亦或有之也余友王君懷佩著儀禮喪服廣義拈此條為商因述鄙說如此以質之

禮堂經說

下

五

總麻十五升抽其半說

儀禮喪服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鄭注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賈疏八十縷曰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總而疏服最輕故也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疏家乃謂十五升中去其七升有半而六百縷是亂經文也總麻以例降殺應為降服十三升正服十四升義服十五升之差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故去其半升而用之無三等之差者禮從略而質也盛

禮堂經說

下

五

氏世佐以姜說為足正向來之誤喬從謹案姜說非也攷周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先鄭解總衰錫衰即據此傳及下記文其云疑衰十四升者以吉服十五升此少一升疑於吉也夫十四升之布尚以其疑於吉而謂之疑衰而此五服中之總麻反用十四升半之布不愈疑於吉乎倘以十五升朝服之制不可用則總麻服輕已不復為差何不由小功衰遞殺之用十三升之布而顧就吉服少

減之用十四升半之布乎古人制禮豈輕重之間失宜如是且記於斬衰言三升有半於總衰言四升有半使總果第減吉服之半升傳胡不言十四升有半即是總麻之成布為七升有半也明矣然則傳胡亦不言七升有半也曰十五升抽其半不得直言七升有半何者此總之縷十五升之縷也十五升之縷為朝服十五升之縷抽其半為總麻如直言七升有半則疑於總麻第為七升半之縷而不為十五升之縷矣曰十五升抽其半變文以明之也總麻之縷如總即以總為衰名猶總衰之縷如縷即以縷為衰名欲人知其縷之麤細也姜氏禮堂經說

禮堂經說

下

三

又謂五服縷質之麤細與其升數之多寡相權不得謂縷細而升可疏此又不然喪服總衰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縷今南陽有鄧總夫總衰四升有半而治其縷可細如小功則總麻成布七升有半何不可治其縷細如朝服乎禮記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總錫以朝服相比而言尤可見其治布縷之麤細一如朝服此經傳及禮記閒傳不言朝服者布縷唯朝服十五升言十五升則朝服可見故文省也必十五升去其半者沈氏彤云總之精麤既如朝服使升數

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衰何以為喪服必去朝服之半者箴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箴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沈說本此總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總麻比於他服之布為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為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為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為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云喪服以精麤為序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為次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吾無取焉

禮堂經說

下

三

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衰何以為喪服必去朝服之半者箴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箴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沈說本此總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總麻比於他服之布為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為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為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為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云喪服以精麤為序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為次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吾無取焉

亦如之則雖無事其布終不足稱其衰何以為喪服必去朝服之半者箴門有定數雙經則全單經則半不用雙經即用單經更無他法故必去其半也案朱子云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箴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沈說本此總之成布七升有半升數少於小功而服次小功之下者敖氏繼公云總麻比於他服之布為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為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為輕喪疏者所以明其非吉服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為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者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者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其說誠善案賈疏云喪服以精麤為序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謂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為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為次也敖說申明疏義深得禮意若姜氏之說吾無取焉

緣緣今古文音釋

儀禮士喪禮祿衣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古文緣為緣儀徵阮相國曰禮記喪大記祿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即雜記之稅衣祿衣字當从彖彖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近蠡凡蠡喙祿等字皆从之有剗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綿行道允矣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以兌駢與瑑相韻可證也詩見集喬樅謹案說文互部互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凡互之屬皆从互讀若屬罔部屬魚罔也从罔厠聲厠禮堂經說

下

完

籀文銳金部銳芒也从金兌聲厠籀文銳从厂剗艸部艸艸之小者从艸厠聲厠籀文銳字讀若芮據此互字象豕頭之銳而上見又讀與銳同是二者音義並得相通則象从互讀聲亦得與兌近足為彖兌通假之明證祿衣古文亦作緣者緣純古通說文以之互訓罔禮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毛詩行露傳曰昏禮紵帛不過五兩可與鄭說相證孔子繫易以材訓彖是其音訓相通之據釋名釋衣服云祿衣祿然黑色也祿衣色黑得稱紵衣紵純字通純緣義同古人音訓相同字多展轉通借此祿衣者黑衣

五册上

裳赤緣之故古文亦假緣字為祿也又案說文彖从互从豕省與从互从豕之彖意指大同彖讀若弛則彖字古音當亦讀與彖同何以驗之士昏禮主人纁裳緇袍注云袍謂緣深衣純袂緣純邊注云緣緇也孔氏正義云鄭解經緣字讀為緇既夕禮明衣纁緇緇注言在下曰緇此緇則深衣之下緣也玉篇袍緣也集韻袍裳下緣也或作緇據此以袍訓緣緣為緇緇袍字並通是緣字古音近弛矣漢書五行志魯宣公十五年螽生劉歆以為螽蝗之屬有翼者食穀為災黑青也螽蟻即蝗亦讀蟻若蟻也又釋名釋衣服曰緇緣也本在集禮堂經說

下

完

既疏證曰廣韻云緇緣也義正符今據改之 以青絳為之緣也以緣訓襪則讀音近襪為緣之聲轉蓋音讀隨時變轉緣音本近弛又轉入襪猶施字本讀若弛又轉入延毛詩早蕘施於作延於條枚呂鮮字本讀近斯又轉入延毛詩有延斯語斯自之字作鮮齊魯之間音近也說文璣劔鼻也从玉彘聲漢書王莽傳欲獻其璆耳服虔曰璆音衛蘇林曰璆劔鼻也字本作璉从玉彘聲後傳寫者訛也說文璆圭瑩上起兆璆也从玉篆省聲璆字得借為劔鼻之璉知彘聲亦讀近璉也服以璆字音衛衛亦與互音近說文彘从彘衛聲讀若屬與互字讀若屬者聲同尤足

為豕豕音近之左驗也

禮堂經說



甲一

十五册
第三版

聖

氏

禮

書

八

畫

庚子年
五月
書局刊

序

歲在壬辰予入都應禮部試始得交於端臨接其言貌晏晏如也既又因汪容甫得聞端臨之學之精與其孝友純篤於是益心折焉後端臨畱京師教授生徒予亦官於工部數過從講學每得一義必以相示及端臨言歸觀省郵書來往以所得相示如在部下時蓋端臨遠於古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闔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乙亥之冬端臨次子源疇與予書又以端臨遺書已刻者詣予予讀而愴然悲之悲其書之存而人之

劉氏遺書

廣雅書局

亡也雖然自古有死而如端臨之書之必傳於後者蓋鮮則端臨死而不朽矣其有功於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據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據內則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據周官大戴記穀梁傳之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據周官儀禮之文入公門以下則據聘禮記之文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則據玉藻之文皆聖經之達詁而傳注之所未及其疏釋儀禮經文豪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既補鄭賈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橫弓之爲南階弓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

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緻密於斯爲極至於荀子補注綴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箴祕書之違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僞文渙然冰解司馬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端臨之謂矣予與端臨交三十餘年故知之獨深輒表其學識之精以告後之學者使皆知端臨讀書之法而用之以讀古人之書則古人之幸也夫嘉慶二十一年歲在丙子六月望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七十有三

劉氏遺書

廣雅書局

寶應劉台拱撰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為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為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鶻突不分明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已精益求精之說推是義

劉氏遺書卷一

廣雅書局

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為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

皇佩本作貧而樂道開成石經貧而樂旁注道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謹案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皆是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

鄭注內則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即訓為饌

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

劉氏遺書卷一

廣雅書局

禘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為文不以下告上為義天子所以為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為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率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頰問賀慶服膳賵贈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為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

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

劉氏遺書卷一

三

廣雅書局

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詩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二義皆回穴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強傳合亦但云寤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嗷殺與嘽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正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眾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

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縣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劉氏遺書卷一

四

廣雅書局

可知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謹案此章之指先儒皆失之惠氏禮說曰犁牛耕牛子其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蘊蘊千載一旦發露可謂卓識然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有欲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此猶沿襲舊注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之說未合語意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劉氏遺書卷一

五 廣雅書局藏

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
 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
 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駢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
 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不世及為
 禮未有起畝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
 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賓孟曰人儀實難已儀何善以儀喻人君亦古之通語也賈擘謂中儀實難已
 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儀為畝畝之勤說苑脩文
 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
 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
 仲弓也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
 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
 其分量可知矣然詞意婉曲寄託深遠與儀封人木鐸之喻
 南宮适禹稷之間略相似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
 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傅合耕犁之指王肅
 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
 沈辜用彪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彪則並五嶽
 四瀆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彪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
 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
 爾雅為王肅輩所偽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
 遠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謹案第七篇
 所記多夫子自道之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道也默而識

劉氏遺書卷一

六 廣雅書局藏

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自道也此二章語勢一例何有於
 我何所有於我也時人推尊夫子以為道德高深不可窺測
 故夫子自言我之為人不過如是而已矣有何道德於我哉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
 我哉語意亦如是朱注解何有於我為何者能有於我此說
 用劉原父似亦可通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
 之屢矣至是又辭而不居何也喪事不敢不勉猶曰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承當之辭非遜謝之辭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
 地語其遠不可及也語其近又不可謙也語默之宜醉飽之
 節曰非我所能其可乎學者詳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
 其音者得之但以為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之義則非是執猶
 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
 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
 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
 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聞愚說
 或頗以為怪用敢劾推交通敷鳴厥旨冀學者無惑焉昔者
 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俗之殊語劉熙釋
 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
 正為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
 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為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
 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

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
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
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諸俗釋
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揚雄方言繼爾雅而
作應邵風俗通義自
謂述漢方言故其
名書之意相表裏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
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
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
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氏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
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
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
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

劉氏遺書卷一

七

廣雅書局

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
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
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楊慎丹鉛錄引
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侷莫強也
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侷莫謹案說文
恣強也模勉也恣讀若旻文莫卽恣模假借字也廣雅亦云
文勉也罷勉密勿羸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
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
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

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
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
合樂謂之亂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
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
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
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
正樂其效如此

劉氏遺書卷一

八

廣雅書局

君召使擯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
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
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
聘以旅擯接之問者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
邢二疏釋榘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
客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
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
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
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
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
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
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

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謹案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謂死生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得槩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追筆其

劉氏遺書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宋

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錯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懣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諧謔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與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那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

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不可以作巫醫鄭注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是也巫醫所以治疾無恆之疾不可治也古者卜筮之法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專據絲辭有絲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絲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著龜所厭羞吝無疑繻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

劉氏遺書卷一

十二 廣雅書局宋

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僂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豚而闚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

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劉氏遺書卷一

三

廣雅書局印

劉氏遺書卷一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寶應劉台拱撰

周易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案至與終

似相近然至以心言見一步進一步則德日新終以事言凡

事見到極處便行到極處事事合宜則業富有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 案上進似為邪下

退似離羣為邪離羣益互文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 案陰闇也猶冥冥也騭古陟字釋詁云

騭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

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騭下者猶言騭降也周頌曰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

劉氏遺書卷二

常陟降之為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為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

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

天通罔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鄧梁

益之間曰裕騭鄧格裕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

定下民此以意改之不足為據說者因卽訓騭為定非也

庸庸祗祗威威 案庸庸勞也言勤德也祗祗敬也威威畏也

言畏刑也

天畏棗忱 案天畏天威也棗匪音義同匪忱猶難忱也

乃由裕民 案由猷音義同

丕則敏德 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厥攸灼 案攸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預云鬱攸火氣也

詩出宿于涉飲餞于禰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案涉禰干言

疑皆所嫁之國地名設言我將出宿飲餞于此以適衛而問

我諸姑伯姊不亦可乎皆所謀於諸姬之詞也

商之孫子 案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應殷士與周之士應

無邊爾躬 案言無合文王所受之命至爾身而絕

有虞殷自天 案殷中也凡有虞度勿敢自用而必折其中於

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將於何取正哉惟文王之聖

與天同德則文王之事一天事也事事以文王為法則有以

上合天心而義問乎乎萬國矣

于豆于登 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從升豆登之字

劉氏遺書卷二

從肉從又今攷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彘字登

卽鐙彘之古字彘或作登頸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居正

特臆改耳

靡神不宗 案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讀宗為

樂今據此靡神不宗與蟲宮等字為韻則不必改為樂矣宮

卽謂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謂壇壝宮也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案王往古通用成謂官成也言汝當往

釐爾在官之成法而又時來謀度也

嗟嗟保介節 案呼保介而問之謂今將何求乎將如何新畬

乎此王來咨度之詞也言麥秋將至矣庶幾上帝終賜我以

豐年乎此咨何求之問也命限人具田器以從事此咨如何

新禽之問也

十千維耦 案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為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故為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並私田計之為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

周禮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 案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案師即禮經所謂先生

鄭氏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即禮經所謂君子鄭氏注云有

大德行不仕者是也

春官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儋 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儋特為一條此則類敘於祭祀之後蓋王賜卿大夫士爵亦於祭時如諸侯爵其臣之禮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案王應電鄭鐸仍從先鄭讀祭字絕句愚謂未安疑祭字衍下文或云帥有司或云及執事此云與有司將事于四望語勢一例與讀如本字

則既高作龜 案先鄭以鑿之為作後鄭以灼之為作蓋氏掌共燠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後鄭易之云楚焯即契所用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不取

劉氏遺書卷二

三 廣雅書局印

鑿龜之義

夏官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案簡猶閱也稽讀如擁鐸拱稽之稽鄉民制鄉以處民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案均守即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所謂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注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案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

者生無爵死無諡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案量人巾車

二職皆不見張侯之事然則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三乃可與道古

劉氏遺書卷二

四 廣雅書局印

詔相其法事 案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

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案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

夾弓庾弓 案庾及工記作史釋文音庾則此當如字讀矣乃釋文於此云師儒相傳讀庚未詳其故

從授兵甲之儀 案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 案弓弩矢箠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為三等以給其直且

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案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

秋官司寇王巡守殷國 案據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慎似殷國不當作殷同解

及郊勞眠館 案諸公相為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歟

三揖三辭注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案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

劉氏遺書卷二十

五

也

饗食還圭如將幣 案饗食還圭不得如將幣之儀賈疏亦頗斡旋之究未安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案此侯國之禮 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有司羣吏有事者 案中士下

士屬官也府史胥徒屬吏也二者皆得言屬羣吏即屬吏也 此注與特牲注所指不殊疏混屬官屬吏為一

注滕薛名箇為頰 案箇各本誤作箇釋文亦誤 釋名云箇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

曰幌飾形貌也字从竹亦从中作囙滕薛在漢為魯之南境 劉熙以頰為魯語與鄭合

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案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至

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即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

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為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為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

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

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亦本作卿大夫孔以

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 案凡言拜者皆再拜也此篇言

劉氏遺書卷二十一

六

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

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案賓之下有介介之下而後有眾賓故眾賓之席東不與賓屬南不與介屬所以兼

申賓介之尊也若鄉射無介賓之下即為眾賓故其席得繼賓而西無嫌故也

眾賓序升即席 案此時即席皆立於席上不坐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 案禮者有無

不定鄭并獻大夫以解三作殆非也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 案尊不於房戶間者亦以序故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案鄉飲酒禮云有諸公則大夫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

對不去加席據此則此條不去加席為無諸公之禮矣然下

記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文只如介禮與記文不合

鄉飲酒但云大夫如介禮然則雖無諸公亦如介禮可知

坐橫弓注橫弓者南踞弓也 案此解上射下射之橫弓皆南

踞也弓有上下橫之則如人之踞上射東面覆左手橫弓則

弓之上端嚮右是南踞之下射西面卻左手橫弓則弓之上

端嚮左亦是南踞之也所以橫弓者為取矢也既并矢於附

則仍豎執之蓋矢在榻上北括上射東面故覆弓取矢豎而

執之則羽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便下射西面故仰弓取矢豎

而執之則羽亦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亦便也敖氏解此條設

取矢皆北面則違經矣

劉氏遺書卷二

七

燕禮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觶 案初奠觶為辭降也再奠為奠

也主人既盥之後然後取觶於篚故無此兩番奠

大射儀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 案前已戒此又戒則宿

戒也宿戒使宰夫者宰夫為主人故也獨戒宰及司馬兩官

者宰者百官之長而射者司馬之職事也射人司士又皆司

馬之屬戒宰及司馬則餘官舉在其中矣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 案射人宿視滌樂人宿縣皆

射前一日也然則量侯道與張侯設乏亦皆在射前一日不

待言矣鄭注所云非是

建鼓在阼階西 案下兩言一建鼓者承上言之猶云又一建

鼓也鼓名異名故其文如此少牢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匱水

一宗人奉篋巾文法與此正同

一建鼓在其南 案此一建鼓雖在縣南然中間尚有隙地不

相屬是以士旅食之尊在罍南而樂工初降階立於鼓北即

在此縣鼓之間矣

升酌散以降 敖云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 案鄭於下文乃

解散字則此為酌膳之誤明矣

膳爵者皆退反位注反門右北面位 案嫌是洗南之位故明

之

聘禮庭實 案享之庭實不見其數疑無常數

士喪禮朋友祔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注主人徒

哭不踊別於君祔也 案鄭知此哭不踊之文據主人者下

文小斂後朋友親祔西階東北面哭踊三彼小斂後尚踊今

初死之時反不踊於義不可故知此哭不踊據主人言之以

下文小斂後亦云主人不踊也此不言朋友哭者文不具賈

氏謂朋友與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故朋友亦不哭非也

賓贈亦不踊注云既啟之後與在室同

皆饌于東方注饌於東方東坵之南疏饌於東方堂上坵南非

堂下也 案設盆盥在東堂下而乃云西方盥如東方然則

東方即東堂下也又下文東方之饌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

亦在東堂下也

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案

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

劉氏遺書卷二

八

主人拜送 案此蓋拜送於外門外也於主人之送賓也眾主人皆復外位矣故云主人卒拜送賓揖眾主人乃就次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執豆者既錯卽立於豆北南面待巾乃出也餘人先出立戶西以待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 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泄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

既夕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案敖氏以此爲祖奠之饌而遷祖之奠別用脯醢醴酒夫夙興陳之日側乃奠之其不可一也二廟者朝廟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之說則朝廟之奠尙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

劉氏遺書卷二

九 廣雅書局

醴酒其不可二也

若無器則梧受之 案梧謂通

四邊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

前輅 案凡奠皆饌於東堂下卽上文遷祖之奠亦然至祖

奠乃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東堂下已陳明器不容雜

廁其間故也鄭知此邊豆醴酒亦當在主人之南當前輅者

以昨日所陳明器仍當於東堂下故處陳之卽下文云陳器

是也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經記皆不

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邊一豆可知

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士之屬吏也 案鄭注士冠禮有

司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此云屬吏與士冠禮注云羣吏一也士冠禮疏以羣吏爲府史胥徒而以屬吏爲君命之士及此疏以屬吏爲隸子弟皆非也又士冠禮贊冠者注云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主人之贊者注云其屬中士若下士又士昏禮使者注云夫家之屬若羣吏彼言屬者乃謂屬官與此屬吏不同故與羣吏爲二也

賓及眾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蒙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

劉氏遺書卷二

十一 廣雅書局

少牢饋食禮宿 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尸而無宿諸

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尸與筮尸皆在

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

當俎北端 案當俎北端當豕俎之北也

佐食受 案單言佐食亦謂上佐食也上佐食先在尸右自是

以後在尸左

賓長羞牢用俎 案此俎不奠尸既受肝則賓長縮執肝以

降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 案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

尸也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案賓中亦有同姓如季孫飲大

夫酒減孫爲客

皆縮俎西枋 案西枋謂之縮俎凡橫縮於俎者視此

膚三臠肺一載于一俎注降於俎羊體一而增豕膚三 案俎俎

亦有膚三而注云增未詳豈上文膚三兩字誤衍歟

尸坐奠爵與取肺坐絕祭臠之 案祭肺一手祭之臠肺則兩

手祭之故祭祭肺者左執爵而祭臠肺者必奠爵也

司馬橫執羊俎以升 案此云橫執然則凡正俎皆橫執也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而俎東南于西階西南 案凡西階西未

有不少南於階者然則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繁

省無他義也唯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嫌太東宜詳其意

眾賓長升拜受爵 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眾賓眾兄弟皆拜

劉氏遺書卷二

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 特性賓兄弟

亦皆拜 下飲 案下飲者亦之其位與下文互言之耳疏謂飲於西階

下非也 賓長獻于尸 案上篇養云賓長二人故此上賓者亦稱賓

長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案禮者道德之品節仁義之

等殺循禮則斯四者無過不及之偏成猶裁成之意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案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備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正義曰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

四方謂遠聘異國 案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

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

食饗不爲槩 案祭品當有定制食饗專言賓客故不爲槩

負劍辟咎詔之 案史記王負劍案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

不出室推之于背合前短易拔故云負劍

由闌右 案疏謂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朱子謂古人常掩

左扉君出入皆由右邊門中皆定論由闌右者傍闌之右而

行不敢當尊也不由闌西所不待言

奉席如橋衡 案莊子其名爲樛木又作橋鄭氏枯樛之解本

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土

昏記筭緇被縛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度筭其制未聞據經

曰奠于席則橋蓋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

劉氏遺書卷二

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橫鄭注謂是井上桔槔遠而不切

客踐席乃坐 案乃坐字屬上客從主人之辭而遂坐也下主

人與辭于客然後客坐文略同

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

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案此辨極是但

不當有出戶字既云履不上于堂則長者坐堂上可知所以

必向長者以其見之也若在室則履當在戶外矣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案言兄弟則兄弟之子可知若父子本

不同席不待言也故下文類及之

鄉與客並然後受 案上言尊卑不必皆敵者也然既以遺言

則其爲尊卑也微若大夫士以賓主相授受禮當與敵者同

也聘問以君命臨之故異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案禮經簡與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張子以為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

則載貔貅 案貔貅亦載其皮不言皮蒙上文也猶鳴鳶飛鴻蒙上文

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案急堅也繕持也怒勇氣也氣輕發則易竭故堅持之進退有度即此意也 數句似引古兵書中語以武虎怒度為韻前朱鳥三句亦見吳子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案諱王

劉氏遺書卷二

十一 廣雅音切

父母者諱王父母之所諱也子與父同諱王父母之諱父母亦諱之逮事父母故亦從而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但諱父母之諱而已且禮不下庶人未有記禮而專為庶人設者鄭氏之說誤矣

取貳綏跪乘 案乘謂登車也君登車有物履之若石凡之類僕則跪而登之車輿去地四尺 又案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正義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車不行也此疏言跪而驅合馬行得五步止而倚立是自相矛盾也御車當無跪

法

曰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案子小子自稱之詞生名之死亦名之史策記事之例春秋書王子猛卒是也小子王不見

於經晉小子侯哀侯子桓三年春哀侯見獲而死七年冬乃見小子侯不得以為未除喪之證以其幼小而謂之小子侯亦非僭號也

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案子亦人稱之與公侯同自稱於他國亦曰孤不惟本國臣民也疏誤

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 案王肅以極字絕句亡作忘當從之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

舉者出戶出戶袒 案舉者出即謂舉尸出戶也又云尸出戶於文為複當以舉者出戶為句下出戶字向下讀謂主人出戶也尸字不必改

公輸若方小 案若疑即般之字

劉氏遺書卷二

十四 廣雅音切

雖微晉而已 案諸解俱未妥於文當日雖欲伐者不獨晉而已而天下其孰能當之者乎

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案鄭注古者百畝當

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最直截分明疏義別為立數竊所未詳陳氏正疏義之誤得之然其說謂里與畝同法則亦未然蓋田之縱橫皆少古者十分之二而里則但以直計之為少十分之二耳

月令五者備當 案陳氏解五者用鄭注愚謂全具一也肥瘠

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 其器闕以奄 案奄有覆蓋者

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 案為人子止於孝至善之謂也不可
以有加過猶不及也

禮運出遊於觀之上 案言出遊則魯宗廟在雉門之內可知
矣

而有志焉 案志謂識記之書如夏時坤乾之類石渠王氏云
云案風俗升降聖人無如何此非老氏所能誣亦非儒者所

能諱但異端之見以禮為不必設孔子之言以禮為不可廢
此其立言之旨固殊矣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 案以知為賢故謀作以勇為賢故
兵起

眾以為殃 案眾謂眾庶也不由禮則在執者黜退而眾庶則
劉氏遺書卷二

有刑禍及之也 案此節接皆從其朔之下文勢方順
皆從其初 案此節接皆從其朔之下文勢方順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案麻絲當作絲麻與皮協韻
屨其組 案以上上古

孰其殺 案以下中古
然後退而合亨 案以下今世之禮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案鄭注云不義而死含義而生是
不愛死患生也如鄭此說則愛是愛重之意不苟死亦不幸

生其達於禮也深矣疏解愛為貪愛似非注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案

承上以正用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承上愛
其死而患其生

郊特性不能則辭以疾 案生而設孤於門左示有射道長大
不容不能惟可以疾辭注疏謂與男子初生未能相似謬矣

周之始郊日以至 案周初郊祭以冬至之日後乃用辛日以
卜大司樂冬至日禮天神于地上之圜丘猶不用辛也

內則樵 案說文樵早取穀也从米早取與鄭注生穫之義一
也陸農師以為早熟穀則非也今人作麥食亦有不待熟而

收者 涸熬 案涸熬涸母一物也以黍稻異名炮一物也或豚或牂
所施異耳今鄭氏以涸熬涸母炮豚炮牂為八珍之四若然

則搗珍與熬二者之內皆含牛羊麋鹿膾即又當為五物而
鄭氏數搗珍為一物熬為一物斯豈非自亂其例乎由此言

之鄭氏八珍之目殆不可為典要
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案三日上屬為句言設弧悅三日乃

收之也始負子男射女否言負子之時男子有射女則否此
皆言男子之異也

三日卜士負之 案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
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牾矣

夫入門 案鄭氏以入門為入側室之門然此有阼有房恐非
側室且冢子傳重而反於側室見之亦似未安

姆先相曰正義以姆先相為句 案文當於先字句絕

劉氏遺書卷二

廣雅書局

十五冊

遂左還授師子注以左還授師爲句 案文當授師子爲句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 案妻以子見於父謂冢

子也其餘適子庶子則先見其母而後見其子何以明之冢

子未食而見則母子俱見而後夫婦同牢而食也適子庶子

已食而見則先見其母而後食食焉而後見其子也此其時

之先後不同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謂子見父也又云子生

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者謂妾見君也此其地之內

外不同也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

以其子見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

說者疑妾亦以子見父而內寢外寢抵牾不合不得迂迴穿

鑿從爲之辭斯不詳之甚也

劉氏遺書卷十一

七

玉藻鹿辟豹植 案兩鹿辟豹植疑有一誤若謂齊車朝車同

又何必別言之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案在位者逐日趨朝常事耳

不得行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之禮此豈謂致仕之大夫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案此食謂食羞

也飯卽上文先飯也此與上文異者但不嘗羞耳先飯及飲

則同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案下文弟子縞帶縞不必定是凶服

季康子朝服以縞雖是變禮然如縞是凶服亦豈冒用爲朝

服乎漢人推論古事頗有不可盡據者

而素帶終辟 案而字乃君字之誤士冠禮疏引作君葢唐人

如此讀

右徵角左宮羽 案言玉聲之洪纖清濁與聲律相中左言徵

角右言宮羽取協韻爾不必定有意義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案親老則不當一日離於側今但不易方

不過時而已親病則色憂行不能正履今但色容不盛而已

此二者皆疏略之節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案此亦不變舅姑

之稱

爲慈母後者 案爲妾母後者賀瑒曰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

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愚謂今世爲

人後者不必皆大宗而輕降其父母之服甚無謂也當準此

劉氏遺書卷二

六

例雖爲後不降本生庶合禮意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案父不主庶子之喪

則其孫自主之矣故以杖卽位可也而鄭氏以爲祖不厭孫

云者非其義也

大傳別之以禮義 案此句亦旁治昆弟事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人道指下文親親尊

尊長長男女有別

綴之以食 案上文合族以食讀如字此不當異大宗伯引此

文陸亦依字讀

名曰重 案持重之義出於此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案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傳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蓋喪服傳引古傳文而釋其義以爲爲出母言之也鄭於此處卻不用此爲釋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有之有跪者也謂授受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案鄭說是而孔疏釋之未當古者性字只是生字直當也謂生而短小跪而後相當則有跪者也

取俎進俎不坐案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是進豆法也鄭注取以釋此與下文取祭反之不坐義不同取俎徹俎也進俎設俎也

刀卻刃授穎案警枕之穎音局上聲刀鍛之穎音營上聲二字並从禾而集韻誤从木類篇因收入木部非也釋文及開

劉氏遺書卷二

九

廣雅書局

成石經並从禾而正義釋此字尤明

飲酒者醴者醴也醴也凡三事案飲酒也醴也醴也凡三事學記比年入學案比年王制學記陸並不音聘義音必履反後人讀毗志反者非

中年考校案中一以上陸氏無音中月而禪讀如字此中年音丁仲反徐仙民讀也當從陸讀如字爲是

待其從容案從容讀如充朱子以爲鐘之餘聲也樂記聲相應案謂有音韻相協

變成方謂之音案後代樂府歌行不可播之八音者非無清濁高下之變以不成方故也成方即下文所謂成文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浴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倍案堯

舜三代各有當代之禮樂所謂殊事異文者也然事殊而同歸於敬文異而同歸於愛蓋禮樂之情主於敬愛故歷代明王相浴而不改特禮以時制故其事殊樂由功作故其文異耳名謂樂名

莊敬恭順案順字正義解爲敬慎順疑慎字之誤古順慎通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案漢志連上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並引之據此足知皇氏所分十一篇未必盡劉向之舊然後心術形焉案心術謂思憂康樂之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案廣讀如號以立橫之橫賁讀如虎賁之賁鄭注下虎賁云賁憤怒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案此一

劉氏遺書卷二

三

廣雅書局

節當在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之上因上文亦有此之謂也而致錯簡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案孔

子凡五問前三節皆舞之始事後二節皆舞之終事下云武亂皆坐則知坐在舞之終也淫者如水之浸淫樂之餘聲所

及也荒如耄荒之荒若非失傳則武王末年之志耄荒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案古音讀右聲如以此二句以右

子爲韻王肅之讀勝於鄭矣喪大記大夫世婦卒于適寢案大夫之妻降於夫人故稱世

婦世婦非國君次婦之專稱也三夫人謂之夫人諸侯之妻

亦謂之夫人其義同也

祭義孝子之祭可知也 案可知謂見於外者如言喜可知也而忘本也 案而字衍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案置與植同

坊記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 案三句為一篇之綱

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 案已下二章言命以坊欲

貴不嫌于上注嫌恨不滿之貌也 案嫌之訓本為不足而反之即為快足此義之反覆勿通美惡不嫌同名者也方氏說

與鄭正相反鄭注得之

宜為荼毒 案此宜字當用戴東原說訓為乃

劉氏遺書卷二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 案已下三十三章禮以坊德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曰孝者畜也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為孝本此此引詩以證

先死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語意略相似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案已下六章言刑以坊淫

經傳小記續

詩願言則憲釋文憲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渚吏反或竹李反 案諸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不必備列陸氏採摭眾家不

加研核往往有此

周禮春官大祝彌祀社稷禱祠 案彌當讀如小祝彌災兵之彌

儀禮觀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於西門外注變拜言禮者客祀也張爾岐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

致敬而已故云客祀 案客乃容字之誤張氏曲為之說

特牲饋食禮詩懷之實于左袂 案此謂由懷而納之于左袂主人備答拜焉 案下文尸備答拜焉文法同似不必如注義

少牢饋食禮脊脅肩肺在上張爾岐曰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

且遺胃肩字即胃字之誤 案脊脅肺肩皆當授尸故在上

劉氏遺書卷二

腊俎亦云肩在上以腊獨舉肩故也張說誤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張爾岐曰吳氏云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據疏文則實作

疏時經文尙有尸受祭肺四字故吳云然 案經文若有此四字注不必為重言上佐食作解矣吳本不足據

佐食祭酒卒爵拜 案敖云衍拜字非也禮坐卒爵者拜既爵此文上有坐受爵則卒爵亦當拜

禮記曲禮言不惰 案惰當從姚氏讀如字姚氏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惰也是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

之言尤非

有憂者側席而坐陳氏曰一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案有憂不接賓客情也偏設之非情也論語席不正不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案賓主禮原無同坐之法即羣居亦有長者異席之文不必盡與人共坐也訓專為單近是

乘必以几案士昏禮婦乘以几注云尙安舒也賈疏曰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若尸乘以几之類又記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云持几者重慎之疏曰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后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用臺亦此類案賈說是也孔疏謂几在式上非祭服做則焚之祭器做則埋之案焚埋無異義各因其質耳舊說迂呂氏分陰陽亦迂

劉氏遺書卷二

禮記遺書卷二

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案七須是也疏曰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是孔氏讀為趨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案采地以外稱之曰公其國之臣民稱之曰君非自稱也下放此疏誤

檀弓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案宿者雷也若作越宿解非少儀不疑在躬案在躬與下文衣服在躬語同當取彼為解注疏說非是

言語之美注美當讀為儀字之誤也案古者書儀但為義義訛作美故云字誤

尊壺者面其鼻案左傳樽以魯壺尊壺猶言設壺正義尊與壺恐非禮器盛於盆尊於瓶盛與尊對言義益顯

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案陳氏疑寢後無北牖是也而以屋漏為囈陋哉言乎鄭注牖或為墉陸釋牖音容當從之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案賈公彥曰燕寢下室也朱子曰寢之後有下室是也詳陳氏之說若有兩下室恐非

緇衣尹吉注吉當為告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案尹告亦尙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

多志質而親之案親之猶言熟之復之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案鄭注純或為煩今當從之言爵無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為正言做效之也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居民上又言事煩之時以臨祭祀是謂之不敬蓋敬者主一

劉氏遺書卷二

禮記遺書卷二

之謂事煩者其心必亂不主於一以之事神不亦難乎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交神明東晉古文出一變而為明白簡淨古書所引用與今書異者或反疑其有脫文衍字而不復致詳是可惜也

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既虞卒哭柱檣翦屏芟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案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謂之倚廬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檣者前梁謂之檣檣下兩頭堅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鶻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檣也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壘壘為之不塗壘所謂聖室也聖室兩下為屋廬偏加東壁非兩下

三年問因以飾羣 案羣字句絕解見孔疏陳說似以羣字連下讀者而下注又有飾羣字未詳陳氏意何居也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案曾音增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陸並音增集注不音蓋同陸也今讀層非

投壺揖賓就筵 案注疏皆以此就筵爲就投壺之筵愚謂反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案二焉字皆當下屬焉語辭猶於是也

爾雅釋詁阪大也釋文阪孫郭方滿反字林方但方旦二反

劉氏遺書卷二

案方但反音板方旦反音半蓋古人寒桓不分今言翻切者目此等爲寄韻

怡樂也疏小雅節南山云既夷既憚怡夷音義同 案古脂之二韻不相通邢說非郭注云見詩當更攷之

馨盡也釋文馨本或作慙字廣雅云慙劇也 案劇與劬同子虛賦傲劬受詘郭璞注云劬疲極也與此注厭極義合

亟疾也釋文亟欺翼反 案此志韻字而用至韻翼字爲切敕勞也釋文本又作飭 案敕飭通攷工記或飭力以長地財

釋言凌慄也釋文案郭注意當作悒悒蒼云悒慄也 案集韻悒字解云怖也當以从心爲是邢疏亦引悒蒼悒誤悒

舫泝也釋文樊本作坊作坳 案坊坳別一義非水中種筏

賑富也注謂隱賑富有 案隱殷通用詩殷其雷是也

跋躐也釋文跋蒲未反郭音貝又補葛反 案狼狽即狼跋也補葛反借曷韻葛字爲切

蹇踳也釋文蹇竹利反又得異反又竹季反 案三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陸氏採摭眾家不加研核往往有此

煽熾也釋文熾昌至反 案昌至亦借切 荷紕也釋文紕音扶 案廣韻音秩

跼則也釋文跼扶味反又枝迷反 案枝迷反未詳集韻無此音

釋訓斤斤察也釋文斤斤樊居覲反舍人云斤斤物精詳之察案疏引舍人注精誤情觀乃震韻字借切

沈沈武也釋文沈沈女皇反舍人本作儻音同 案此字止有光注二音毛詩釋文可互證此作女皇反疑誤

祗祗愛也注未詳釋文郭徒啟反與愷悌音同 案注疏本作祗如郭讀當從氏

釋上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 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

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卽州黎之丘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道遠日益云汪容甫曰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苟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

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

劉氏遺書卷二

美

當補入 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即言字之誤

巷遊而鄉居者乎 案朱本作鄉飲

曾子制言中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 案其功守之義五

字本是注文蒙上以解義字而誤作正文

曾子制言下恭者不入 案此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

曾子天圓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

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唯人為保甸而生也廬刻作而後生也 案朱本無後字當從

之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 下清濁謂之律也 案宗當作定出

劉氏遺書卷二

毛

注

韓詩外傳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

皆應 案尚書大傳鄭氏注云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

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又

云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

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

者亦皆和之也

非翟黃則魏成子 案魏成子說苑作季成子又一條作君母

弟公孫季成然則稱季成為近是

翟黃惇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

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

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

吾何負於魏成子 案說苑又一條云西河無守臣進吳起

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

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

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

翟黃逡巡再拜 案說苑作翟黃迨然而慙

立即言義坐即言仁 案說苑作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說苑君道篇寡人地狹人寡 案人當作民

齊人削取八城 案盧學士校改作取薊八城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案不乘勢三字衍

北面拘指 案淮南脩務訓弟子句指而受拘指即句指

劉氏遺書卷二

毛

臣術篇趙簡子 案盧學士云宋元本楚府本並作簡主

臣間古之賢臣 案晏子春秋作賢君

若夫弊車駑馬以朝王者非臣之罪也 案王者晏子春秋作

意者是也此誤

為我浮桓子也 案桓子當作無字

尹綽救厥 案盧學士曰呂氏達鬱篇注作尹鐸趙厥

而警不響也 案譽上當從一本增面字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 案叟乃史誤下同

建本篇伯俞有過 案盧學士曰類聚御覽俱作韓伯俞

盲臣安敢戲其君乎 案其字因上文誤衍

吾將不休 案下文當作吾不敢休

立節篇其誰能行之哉 案韓詩外傳作其孰能與之哉當從之

貴德篇天暑遠市 案遠市倒

又將能忍吾子乎 案吾子盧據宋本作君子蓋謂上文太子

為魯君子也韓非說林上文作其子傳此作吾子

復恩篇陶叔狐從 案孫御史曰呂氏當賞篇作陶狐史記晉

世家作壺叔

夫勇壯彊禦 案夫字衍

豈敢忘子哉 案子乃之誤

周內史叔輿 案趙敬夫曰當從呂氏作叔輿

政理篇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 案問字衍

劉氏遺書卷二

三

夫扱綸錯倒 案扱乃投誤

誅之則為人主所察 案晏子春秋察作案當從之

用事者也 案也上脫是字

正諫篇所敬各異也 案五字衍

國家得微有故乎 案晏子作有事

奉使篇太子起拜受賜 案起當作迎

鳳凰于飛 案鳳當作皇

今大國其命 案當作有命

至公篇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 案行輩傳

敦報貌釋文音徒端反此讀當如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

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屯屯即敦敦也

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 案文當作傾側法

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此並誤今據韓非子改定

指武篇若鄙心不與焉 案此句當衍

雜言篇乃知百味 案知乃和誤

脩文篇夏公如齊逆女 案此條疑出騶氏春秋

新序雜事五夫葢桂固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

因媒而親 案說苑善說篇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

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葢各引古語而小變其說

於是齊有夏狗曰韓盧 案說苑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

狗也

臣請鴻鵠舉矣 案韓詩外傳作臣將去君鴻鵠舉矣

劉氏遺書卷二

三

釋名字星星旁氣字字然也 案釋智圓楞嚴經疏引釋名云

言其氣字字然似掃慧也

洵澤也畢氏疏人身無所謂洵者洵字蓋誤也疑當為液 案

下文釋胞臍皆有水洵之言

面漫也畢氏疏說文無漫字疑當作萌 案劉又徐曰漢書食

貨志注如滄曰民盜摩漫面臣瓚曰摩錢漫面此以漫釋面

之證今人以說文為疑誤矣

劉氏遺書卷二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權校

寶應劉台拱撰

昔我先王世后稷 補音本無王字錢曾讀書敏求記據史記

周本紀當有王字此本有王字是也近人有以補音本為是

者其言曰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

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

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於上釋世字於下釋王字則下

稱先王而上惟云先世可知也案此說非也昔我先王世后

稷言世長稷官史記索隱曰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

虞夏言世稷官是也世字下屬先世二字不得連文昔我先

三字不成辭語有王字是也文王追王武卽身而王不窋未

劉氏遺書卷三

廣雅書局

追王然禘祫之禮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上文我先王

渾舉之詞故不釋下文我先王不窋似不窋亦稱王故疏明

之非上文先世而下文先王也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注不窋棄之

子也 案史記周本紀作去稷不務索隱曰國語曰棄稷不務

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又

曰帝王世紀曰后稷納媯氏生不窋而譙周案國語云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

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吾聞夫犬戎樹惇 此文或謂樹字句絕惇字屬下其說非也

案水經注河水篇云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趙君一清曰史

記周本紀曰吾聞夫戎樹敦方輿紀要云周穆王時犬戎樹

惇居此有城在靈夏衛西周涼州刺史史蓋曰樹敦賀真一

城吐谷渾之巢穴也魏書地形志朔州神武郡領殊頹縣今

注云樹頹蓋語出戎方音之異耳據此則樹惇當是犬戎之

君名其後以人名為地名也

警獻曲 補音本作警獻典近人謂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為

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作典是案韋解明云曲樂曲也作曲

當不誤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 一說夫水句土演而民用

也句水土無所演當作土無所演行水字案水經注濟水一

榮口石門碑云川無滯越水土通演水土二字連文一說非

劉氏遺書卷三

廣雅書局

是

鄭伯南也 案國語作南左傳作男此文韋注引賈侍中云南

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是作南左昭十三年

傳鄭伯男也正義引鄭眾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是作男

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是賈據國語改左傳

又引周語云鄭伯男也是孔據左傳改國語其實南男通論

語子見南子孔注舊以南子者皇疏本釋文本俱作等以為

男子者 史記周本紀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
曰周子南君子南當即子男以子南為氏恐非以為

邑號
亦非

故未承命 江聲曰一本作故不承命

無亦擇其柔嘉 說文豚嘉善肉也柔即豚晉語無亦晉之柔

嘉是以甘食同

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注呂之為言膂也 案說文呂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

封呂侯齊篆文呂從肉從放案此則呂膂同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韋注基始也本釋詁然后稷之始始靖民不辭釋詁又云基謀也言始謀靖民與下文基德基禍訓始別

細鈞有鍾無鍾昭其大也大鈞有鍾無鍾甚大無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案細大有以聲音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樂叶圖微曰聖人立

劉氏遺書卷三

廣雅書局印

五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為鈞蓋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為六十調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為徵羽角大鈞為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

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韋注隱謂鳴也 案鳴死不名隱下文云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注三處野朝市也案此則

隱當如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之隱言不於野朝市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

左傳稱晉執衛侯實諸深室使醫酖之實諸深室是隱之也其次用鑽笮 段曰文選長笛賦注國語賦文仲日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為笮而賈逵注為鑿

行玉二十鼓 段曰東雅堂韓集注云說文甘音入二十並也國語行玉廿鼓正作此字

夫葛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韋注固廢也 案注意未明鄭語云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又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韋注固陋也窮陋不識德義此云不識窮固又求自適言不自

劉氏遺書卷三

廣雅書局印

知其窮陋不識德義而求自近於魯國也 稽魚鼈 案說文稽讀若箝廣韻土革楚革二切又廣韻稽刺也國語曰箝魚鼈也測載切稽箝字同搨字義同而字異補音云或作搨非是

水虞於是禁置罍麗 案置字涉上文誤衍韋注置當作罍此後人因誤文而置增者說文罍麗魚罍也廣韻同下文云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罍罍罍即罍字之譌補音本作網罍非

使吾無忘論韋注論告也 案說文論深諫也

人其以子為愛 此如孟子吾何愛一牛之愛故韋注愛吝也肆夏幾邊渠韋注鄭司農云 補音本作鄭後司農云後字不

當去

臣聞之日和為每懷 詩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正義曰魯語穆叔曰臣聞之日懷私為每懷由箋及正義按之和上當

有懷字補音本有懷字是也 音語韋注亦云懷私為每懷

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 案陳氏禮書卿大夫二朝圖並在卿大夫家

惟地分內外以韋注外朝為非案韋注是也但於二朝所在未明晰詩緇衣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

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

劉氏遺書卷三

五

廣雅釋義

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此私朝在天子宮內下句適館是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賈疏亦云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案此則毛鄭孔賈並以天子路門外左右諸廬為卿士私朝諸侯制亦當然但廬舍之數未必有九耳以其與卿大夫家之內朝對言故曰外朝以其地在天子諸侯治朝之左右故曰君之公朝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

朝也揖其臣乃行孔疏大夫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揖

竟出登所乘之車而往適君朝由鄭孔之言申之卿大夫居外寢 外寢即正寢卿大夫亦有正寢燕寢 出揖私朝是所出者外寢門也魯語

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也 案木文康子在其朝是康子家朝韋注下文以家朝為內朝此直以家朝為外朝不同者對公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為內朝對正寢

庭聽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亦得稱外朝猶天子諸侯之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稱內朝玉藻云諸侯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對路寢庭聽朝言則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其在

朝則以官是也何以知卿大夫聽朝於正寢鄭注儀禮既夕記云正寢聽朝事疏云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案此文則卿大夫士視朝雖在正寢門外不過一揖其聽

朝則在正寢若臣吏有所自則入正寢庭如天子諸侯燕朝矣故其家朝得兼內外之稱如陳氏所圖是也又古人宮室制度中門之內為內中門之外為外棹弓夫書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內內寢之中疏外謂中與之門外大夫視朝在正寢門外正寢門即中門故稱外朝與之

劉氏遺書卷三

六

廣雅釋義

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 注入康子之家也 敬姜由康子家朝入寢門是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 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使鉅麇朝寢門即正寢門又襄三十年傳鄭伯有者酒為寢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寢室即寢室朝至謂其家臣至寢門外之 卿大夫正寢門猶天子諸侯路寢門卿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猶天子諸侯治朝在路寢門外對公朝諸廬言之謂之家朝又謂之內朝耳唯然緇衣正義又云舜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又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後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

軍將者也賈疏云卿居於國門亦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襄仲居東門樂大心居桐門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案此則卿大夫國門之朝即寢門之朝以其家在國門遂謂朝在國門非有一也

命婦成祭服韋注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案詩葛覃正義云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

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韋注列士元士也庶士下士也案詩葛覃正義云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

劉氏遺書卷三

七

廣雅書局

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案國語本文列士庶士對文故韋以列士為元士庶士為下士鄭箋引國語則云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鄭意蓋以列士統上士中士下士言之故知庶士非下士

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案眺即殷覲之覲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又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諸侯聘覲天子也大行人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疏曰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此諸侯相聘覲也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案此三者皆正封疆

之事渠弭管子作渠彌猶言渠眉也渠者於界上為溝冒者於溝上起土為壩埒所謂封也此謂反其侵地使得於有水之處為溝封也環山界上之山可環繞以為固者也牢之為言周遭也反其侵地使得於陵阜周遭之處環之以為固也昔者之伐也昔者之伐即指獻公上文獻公伐驪戎克之是也言昔者獻公伐驪戎為民除害故民能致死今以自封故民心離判

輿人誦之日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案左氏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穀梁同公羊作年夫古音田陳同佞年音近辰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日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劉氏遺書卷三

八

廣雅書局

將待也案待之為止常訓也共賜日子行乎共華日將止也下文我姑待死言止而死也韋注將待禍非

若無天乎案補音本作若無天乎云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云當是注中衍字淺識者以云為大字又于

注增言也一字抑或下文若云有天云字脫于彼而衍于此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案此云青陽蒼林

同姬姓上文云青陽夷鼓皆已姓史記五帝紀索隱謂姬姓青陽當為元囂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姓者又皇

甫謚謂夷鼓一名蒼林索隱駁之謂國語夷鼓蒼林是一人古今人表形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謚所說

昔少典娶于有蟾氏生黃帝炎帝韋注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

先 案史記索隱卷一引國語云少典娶有嬌氏女而生黃帝

炎帝文與今本小異又云炎黃二帝雖則相承如帝王代紀

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

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

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修吞元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取

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

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案此足以申明賈說

及為成師 成師當作成帥國語帥字多書作帥周語警帥音

官以風土是也此蓋誤落上一點注同

文子曰耻 補音本作文子曰止字較恥字勝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韋注穆子既克鼓以焉鞮歸 補

劉氏遺書卷三

九

廣雅書局影印

音本作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與韋注合是也此本

克下脫鼓字

必墮其壘培 韋注壘壁也下有壘擊曰培四字此誤移下

巧文辯惠則賢 惠慧通

胡美之焉 補音作胡美之為

臣何有於死下空注文 案補音本注有何惜於死四字

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 簡報補音本作簡服

以心孤勾踐韋注孤棄也 案周書周祝國孤國屠注孤謂無

人禮記曲禮下疏孤者特立無德能者也謂吳王憫己之特

立無人又無德能乃宥赦之也左傳呂相絕秦曰寡我襄公

杜注以襄公新立為寡弱孤勾踐意亦同

戚然服士以伺吾間韋注戚猶惕也 案說文戚作忒與韋解

猶惕合隸釋戚伯著碑氏衛械邑械乃戚之俗體忒誤作械

械改作戚字屢譌而失其義矣服士謂簡習兵士上文夫華

胥申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是也

夫危事不齒 案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辱事不齒意與此同

不可不養而擇也 擇補音本作擇是

廣運百里 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運員音近通墨子非命

上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非命中作員鈞非命下又

作運鈞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

劉氏遺書卷三

十

廣雅書局影印

劉氏遺書卷三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鄧權覆校

荀子補注

劉氏遺書卷四

寶應劉台拱撰

勸學篇

干越夷貉之子 台拱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綸高注干吳

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

注可見宋本干越猶言吳越是也今盧本干作于并注吳越

改作於越非也干與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今原道訓作

于越亦妄庸人所改

君子生非異也 台拱案生大戴禮作性

禽獸羣焉 台拱案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

聖心循焉 台拱案循當從宋本作備古音逼與德得為韻

劉氏遺書卷四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盧校云不能十步十當作干玉篇引大

戴禮騏驥一蹶不能干步今大戴禮步作里台拱案不能十

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言騏驥雖有千里之材而非一躍

所能至亦可通而於義少疏矣若玉篇作干步直是謬字盧

反引以為據非也

駑馬十駕 楊注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

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台拱案十駕十

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說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

度引車則不過十步耳非駕義也脩身篇云夫驥一日而千

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此不言千里者蒙上騏驥省文非

脫也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楊注韓侍郎云

則當為財與纒同台拱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問栝者勿告也 台拱案栝者苟且粗略也

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台拱案雖誦數

思索而不體之于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理

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

之有天下 台拱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

利之與有天下同

地見其光 台拱案光廣古通用

脩身篇

劉氏遺書卷四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台拱案勃亂韓詩外傳作悖亂

則觸陷生疾 台拱案觸陷韓詩作墊陷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台拱案不苟篇云知則攫盜而漸

莊子胠篋篇云知詐漸毒漸者深險之意故云一之以易良

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韓詩外傳作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說

則輔之以道順 台拱案道順韓詩作道術

卑溼重遲貪利 台拱案卑溼韓詩作卑攝

怠慢僇弃 台拱案僇弃韓詩作標棄 盧云標棄猶今人言拋棄

不苟篇

而申徒狄能之 楊注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台拱案服虔漢書

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

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洩治
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君子易知而難狎 言辯而不辭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易和
而難狎不辭作不亂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 台拱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楊氏所

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韓詩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

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

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

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

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又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

劉氏遺書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

復回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

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為之辭爾今上

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

見由則兌而倨 台拱案兌倂兌也兌而倨即所謂倂兌而不

曲

其誰能以己之漣漣 台拱案漣漣韓詩外傳作嶠嶠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台拱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以成始則大學言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言至誠無息

是也此云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

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 台拱案材盡所謂既竭吾才長

遷而不反其初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 台拱案橋當從元刻作橋橋泄即驕泰之

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快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

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

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亦讀如泰也賈子曰簡泄不可

以得士亦以泄為汰

象之而俞瘠者交也 台拱案象養之而愈瘠薄所謂市道交

末俗之交情類如是若戰國時食客可見

斬而齊 台拱案斬讀如儻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左傳鼓儻可

也周語冒沒輕儻皆謂行列不整齊也言多少厚薄儻互不

劉氏遺書卷四

四

廣雅書局

齊乃其所以為齊也

非相篇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 台拱案親謂父母家謂夫

極禮而禮 台拱案極疲極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後王近時

之王也台拱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台拱案其人苟卿自謂也所

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接人則用柶 楊注韓侍郎云柶者樂柶也正弓弩之器也台

拱案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柶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

柶之義

柶同

非十二子篇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楊注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台拱案楊注非也仁義禮智信人道之大綱先聖之遺教儒者之所世守也雖荀子亦不能舍是以爲言何得以非二子哉漢書藝文志云子思二十三篇今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外所遺佚不傳者恐多矣趙岐稱孟子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闕深不與內篇相似五行之說或出於此今則不可得而聞也 箸是者也 台拱案箸是疑當作著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爲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

仲尼篇

劉氏遺書卷四

五

廣雅書局

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 台拱案倏然猶儼然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台拱案委然當是委曲之意 儒效篇

必蚤正以待之也 台拱案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新序兩引此文並作布正以待之布字乃蚤字之脫誤或後人妄改

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 台拱案不當作眾眾免畧也一日麋鹿畧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其卷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

愚故曰上愚台拱案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是猶偃仰而好升高也 台拱案伸蓋卽偃字之譌

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 楊注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台拱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台拱案韓詩外傳引此並作行法而志堅楊注云

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

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 台拱案平正當作平

政荀子書多以正爲政博當作博議兵篇和博而一亦當作

和博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卽所

謂和博如一也聖人平政和民其善如此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台拱案此言聖人之事下文又爲韻語

劉氏遺書卷四

六

廣雅書局

以贊歎之故再出聖人盧改此作賢人非也此上所云者賢

人豈足以當之哉韓詩外傳引此亦正作聖人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台拱案歸上脫一道字

跨天下而無疆 台拱案蘄蓋與圻通極言四海一家無封疆

之限也淮南倣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其衣冠行僞 台拱案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

外傳作行僞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 楊注先王當爲

後王台拱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治

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王制篇

小事殆乎遂 台拱案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遂此如

大夫無遂事之遂

職而不通 台拱案通謂其情通也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台拱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

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

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 台拱案等位不遺韓詩外傳作等級

不踰

析愿禁悍 台拱案析愿韓詩作折暴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台拱案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台拱案管子乘馬篇方六里為

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

劉氏遺書卷四

七

廣雅書局影宋

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又七法篇以教卒

練士擊毆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決

勝篇廝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

以時慎修 台拱案慎當作順古順慎通用管子立政篇作以

時均修均順音相近

富國篇

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 台拱案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

誘也

君盧屋妾 台拱案君疑作若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

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廬因呼為盧兒

遠方致願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遠者願至

玉霸篇

是基定也 楊注基當為基台拱案此基亦訓極義如皇極之

極不必破為基

國一基明 台拱案基亦訓極極猶言標準

一日而曲列之 台拱案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

列之若簿書之類君道篇作一內而曲辨之

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 台拱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

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君道篇

善班治人者也 台拱案班治韓詩外傳作辨治辨音蒲莧切

班辨一聲之轉

劉氏遺書卷四

八

廣雅書局影宋

論德而定次 台拱案韓詩外傳論德作決德疑荀子本文是

諡德

賞克罰偷 台拱案賞克韓詩外傳作賞勉

人習其事而固 台拱案固韓詩外傳作因

故職分而民不探 台拱案探韓詩外傳作慢

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 台拱案安正韓詩

外傳作安仕誠能作成能

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台拱案州人韓詩外傳作舟

人疑非

臣道篇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台拱案篡說苑臣術篇作亂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台拱案拂說苑臣術篇作弼

以德復君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以道覆君下言周公之於成

王則作以道覆君似勝

以德調君而補之 台拱案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

議兵篇

案角鹿埤 台拱案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

疆國篇

駢然而雷擊之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聞如雷擊之此而字義

亦作如 此節楊注多與外傳合如最

天論篇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

劉氏遺書卷四

九

廣雅書局影

台拱案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水旱

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修道不貳故祲

怪不能使之凶

是節然也 台拱案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天地之災隱而

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比此多二句

正論篇

墨黥怪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豬衣而不純 台拱案共當作宮

菲當作荆皆聲之誤也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

以艾畢代之荆罪以紉屨代之殺罪以豬衣不純代之注引

尙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

代畢而食 台拱案代畢當為伐畢淮南主術訓云磬鼓而食

高誘注磬鼓王者之食樂也引詩鼓鐘伐磬考工記畢鼓長

尋有四尺鼓四尺

雍而徹乎 句 五祀 楊注於乎字句絕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

徹言其僭也台拱案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

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

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

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

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專言之則曰竈連

類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為三輔也楊氏

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

劉氏遺書卷四

十

廣雅書局影

祭祀為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 台拱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

成數後鄭司農曰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薦者味

以不褻為尊

不老者休也 台拱案不當為夫聲之誤也夫音扶

解蔽篇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台拱案賦篇賦

知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又成相篇曰思乃精志之榮

好而壹之神以成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台拱案羅氏困知記曰道心寂然不動

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

不可測故危又曰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又曰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羅氏

飲廟字允

性惡篇 升泰和人

故陶人埴埴而為器 台拱案聲類云埴柔也老子埴埴以為器各本皆從土惟釋文从手从手近是

大略篇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 台拱案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上好羞則民間飾矣 台拱案羞當為修二字聲同又涉上文

而誤也上好修正其身行則民間雖處隱闇之中亦自整飾不敢為非宓子賤治單父使民間行若有嚴刑在其側是也賈

劉氏遺書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影

子曰聖明則士闡飾矣管子九守篇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

二者亂之衢也 台拱案二者治亂之衢此脫治字耳王霸篇

曰榮辱安危存亡之衢衢者路之歧出者也故曰行衢道者不至又曰楊朱哭衢塗

望其墳泉如也嶼如也 楊注列子作宰如墳如台拱案今列

子本作宰如也宰如也畢即泉豈楊氏所見本異耶畢如宰

如二句疊出不得破舉為宰矣

育坐篇

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 台拱案挹韓詩外傳作抑

子道篇

六三

不放舟 楊注放讀為方台拱案韓詩外傳亦作方舟

蓋猶若也 台拱案韓詩外傳作蓋攝如也

哀公篇

五鑿為正 台拱案荀子書多以正為政韓詩外傳亦作五藏

為政

堯問篇

多其功而不息 台拱案不息說苑臣術篇作不言韓詩外傳亦作不言春秋繁露山川頌亦作不言

荀子補注續

勸學篇

上食埃土

案埃土淮南說山訓作隳堞

劉氏遺書卷四

十二

廣雅書局影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案淮南說山訓作汪魚高注汪

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案說山訓作百牙鼓琴駟馬仰秣

修身篇

故學曰 案呂氏春秋亦有稱故學士曰者

故頭步而不休累土而不輟 案而字皆衍

不苟篇

窮則弁而僂 案廣韻二十七合云僂僂僂不著事也又云僂

僂僂二十八蓋云僂僂僂不著事也五蓋切然此文不當取

不著事之義案韓詩外傳作弁而累說文僂垂貌一日懶解

落僂 玉篇作僂僂僂累同疑當從說文如今人所謂垂頭喪

切

氣者濕水今

榮辱篇

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案說上疑脫見字

立字疑衍注立字同

陋者俄且備也 案備開通用脩身篇多見曰明少見曰陋

非十二子篇

大儉約 案大如大居正之大貴也讀太非

而羣天下之英傑 案而字衍

離縱而跂訾者也 楊注或曰縱當為縱案作縱是離縱跂訾

蓋與上文某谿利跂意相近合四字為疊韻也

儒效篇

劉氏遺書卷四

圭

廣雅書局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案說苑反質篇趙簡子稱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

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與此文畧同

人積耨耕而為農夫 案人字因上文衍

禮論篇

凡禮始乎稅 案淮南子本經訓其言畧而循理其行悅而順

情高注悅簡易也稅悅假借字

大畧篇

宮室榮與 婦謁盛與 讒夫與與 案說苑君道榮作營婦

作女興作昌

哀公篇

字

無取計 案解蔽篇彊鉗而利口鉗惡也見方言十計鉗假借

劉氏遺書卷四

十四

廣雅書局

劉氏遺書卷四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借印鄭樵

淮南子補校盧校

莊本

劉氏遺書卷五

寶應劉台拱撰

原道訓

所謂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偽詐 案偶嗟未詳字書無嗟字孫

卿君道篇天下之變境而之事有弛易闕差者矣闕五莫切

差初宜切此讀當從之言人情物態齟齬不正參差不齊也

本經訓衣無闕差之削高注開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案全幅為衣無殺縫不能無

開角開差與偶嗟聲義相近蓋以全幅為衣縫無不正齊無不齊開差即偶嗟之義

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案無治也也字衍當在下文因物

之所為下

雪霜瀆瀆 案汜論訓黃衰微注云衰讀維繩之維微讀技滅

之技又精神訓芒艾漠閱注云艾讀技滅之技竝與此注同

或疑瀆微二字不當讀技是不然文欣二韻偏傍隋唐人多

收入微韻故从軍之字多讀揮从斤之字多讀所又殷讀為

衣君讀為威賁讀為肥之類不一而足維繩之維廣韻蘇內

切技滅之技高蓋讀如味瀆瀆衰微皆疊韻字也瀆猶霏

微也人名衰微者取小弱之意若草木之穉弱為穉靡也芒

艾雙聲字也芒艾即芒艾味繆稱訓引黃帝曰芒艾味味從天

之道與元同氣是也技之讀為味猶玫瑰之讀為枚

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埒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 案字書越有音無義但云人名南榮越此不

當作越列子說符篇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埒頭抵植木

而不自知也株者概株也埒者以坎也足蹟株埒與頭抵植

木相對為文此既襲列子之文即當從彼作株為是

漠矚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注慕貪疾溺之漠 案慕貪下當有

也字漠溺上當有漠讀二字

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 案然字心

天文訓

月死而羸魄騰 案魄當作魄說山訓月盛衰於上則羸魄應

於下脩務訓食羸魄之肉

十二歲而一康注康盛也 案康之訓盛與上文饑衰不類穀

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注康虛鄭氏箋

詩賓之初筵亦云康虛也盛乃虛之譌康亦作康釋詁康虛

也是也康亦作康方言凍空也爾雅釋文引方言作康是也

康亦作荒太平御覽引淮南子正作荒

主術訓

夫水濁則魚噞 案長笛賦注引作噞噞噞蓋衍字主術訓說

山訓竝作魚噞

聽獄必為斷 案為斷當作師斷說苑至公篇孔子為魯司寇

聽獄必師斷師眾也與眾共之不獨斷也

齊俗訓

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 案下文鑿培而遁之注云

培屋後牆備與培同培正字備借字

此代為常者也 案常蓋帝字之誤說林訓旱歲之土龍疾疫

之芻狗是時為帝者也注云時見貴也莊子徐無鬼篇董也
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
無賤非其時則無貴

中國歃血也 案血下也字衍

含珠鱗施注鱗施玉紐也 案續漢書禮儀志金縷玉柙注引
漢舊儀曰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
縷以黃金縷紐當是柙誤

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 夫以一世之
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 案耦變通變耦化

通化也要畧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又知道德而不知
世曲則無以耦萬方高於覽耦注云耦通也是也耦亦作偶

劉氏遺書卷五

三

廣雅書局影印

汎論訓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
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說林訓聖人
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注云偶猶周也義亦通又
韓非子難三篇云術者臧之於智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
者也亦當訓周

知三年非一日 案知當作是

伐榷榭豫樟而剖梨之 案梨當作梨

非批邪施也 案施讀作迤說文迤裏行也移介切

跌衽宮壁 案宮當作中蓋涉注文而誤

是撻也 案撻讀驕蹇之蹇字亦作僊

治扞秃 案扞古代反磨也要畧云濡不給扞注扞拭也拭與

磨義同

故所趨各異 案故字衍

道應訓

破其首以為飲器注飲溺器榘也 案齊俗訓胡人彈骨注

云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漢書匈奴傳云元
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

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案此二文則襄子破智
伯首為飲器者蓋與韓魏盟也溺字當衍

甲兵未及銳弊也 案銳疑當作鈍

人為從未足也 案當作又以從為未足也

失從心志 案當作失從之志呂氏離謂篇作失從之意

劉氏遺書卷五

四

廣雅書局影印

汎論訓

百者剡耜而耕 案說文耜耜也或作裡即此剡耜而耕高解

為耒屬者是也又曰耜耒耑也或作鉞籀文作耜即下文為

之耒耜者是也本是二字後人竝轉寫作耜二物混同無別

矣剡耜之耜當从木作相與耒耜字不同此二字顧野王已

不能分別至徐鉉丁度等益淆亂當以淮南正之說文耒字

解垂作耒相當是耜字之訛

乃為輶躡 案乃字衍

而作為之椽輪建輿 案椽當作椽

陽侯殺蓼侯 案蓼注以為國名音了左氏釋文云字或作鄆

與坊記音穆者異

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案是故二字衍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案三十六世當如道應訓作三

十四世

黃衰微注衰讀繩之維 案繩之維當作羅繩之維傳寫脫誤

說見原道訓

而求得其賢於天下 案其字衍

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 案而立為三字衍

符勢有以內合 案內合下脫也字

堯之知舜 案舜下脫也字

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盧校藏本而作如 案古而如通

故聖人之論賢也 案故字衍

劉氏遺書卷五

五

廣雅書局

水生蠖蟻 案蠖當作蚘同蛙音棒說山訓明月之珠光於蚘

蝦說林訓注蚘大蛤

太祖駢其肘 案覽冥訓駢車奉饒注駢推也駢讀梅拊之拊

也說林訓倚者易駢也注駢讀駢濟之駢說文駢反推車令

有所付也从車从付讀若其而隴反集韻亦作駢軌

陰陽相拗者也 案相拗當作粗拗粗拗猶屬拗何休注公羊

云取其屬拗又云用意尚屬拗是也

救一車之任 案救當作致

有加輟軸其上以為造 案造讀曰筵副也左昭十一年蕞氏

之筵釋文作筵初又反附正義者作造

詮言訓

則所欲者至 案至下當有矣字

說山訓

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 案廣韻引淮南廬屋之下不可坐也

廬鈕加切壞也與今本異

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 案鉤帶鉤也說林訓滿堂之坐

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可見當時之俗以此相矜

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 案無當作是

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 案今字衍

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 案列子說符篇此而不

報無以立懂於天下張湛注懂勇也人問訓云游俠曰如此

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注務勢也務並謹誤勢當作勇

劉氏遺書卷五

六

廣雅書局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注錯小鼎 案錯當作錯說林訓水火相

憎錯在其間注錯小鼎又曰鼎無耳為錯錯讀曰慧

說林訓

盛諸之功注盛讀一曰廉氏之廉脩務訓注同 案盛諸說文

作廡諸讀若籃

望者舉之 案望乃冒絰之義與取魚無涉疑是望字之譌說

文望麗魚罟也或疑望麗疊韻字不得單稱望今攷廣韻麗

止一音而望凡再見入聲一屋望麗魚罟上音獨下音鹿二

字連文去聲十遇望小罟之戍切不與麗連文則望亦可單

稱明矣望為小罟故可舉

水蘆為蠓 案齊俗訓夫蝦蟇為鶉水蘆為蠓廣韻引此文亦

作蝦蟆爲鷄水蠱爲蟪今本皆無上一句

子不爲蜃注結壓水中倒跋蟲 案子紀列切又九月切或謂之結壓此注是也郭璞謂之蝓蠖字異音義同蜃當作蜃俗作蛟

免齧爲蠶 案蠶玉篇廣韻作蠶似蚕而小青斑色齧人奴德切又奴代切

無餌之鈞 案廣韻鐵字注云鈞逆鉉引淮南子無鐵之鈞不可以得魚今各本俱作無餌之鈞係後人妄改

人間訓

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 案武士也謂士卒也下文云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又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

劉氏遺書卷五

七 廣雅書局集

爲佞又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又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又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又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而又而戰武必其死武皆訓士又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齊俗訓爲天下顯武又夫敗軍之卒勇武遁也將不能止也又脩務訓及至勇武攘捲一擣高誘注覽冥訓云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注齊俗訓云楚人謂士爲武注脩務訓云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

故蠹啄削梁柱蠹蠹走牛羊此之謂也 案說苑談叢篇作蠹

蝮小柱梁蝮蚍蜉子也此作啄者誤削梁柱亦當作小柱梁梁與羊爲韻

脩務訓

其重於尊亦遠也 案也當作矣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案立下脫功字汜論訓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兵畧訓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說林訓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 案田當作臺說山訓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案韓非難勢篇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平意與此同於文不合有端字當刪而人謂之駮 案駮廣韻音致

攬援

攬援標拂注讀刀標之標 案標當作鏢鏢刀劍鞘下飾也音瓢

劉氏遺書卷五

八 廣雅書局集

搜撮之捷 案搜撮人間訓作捷剽

滑淖纖微 案滑淖疑涇淖之誤原道訓甚淖而涇甚纖而微兵畧訓涇淖纖微無所不在作涇是兵畧訓又云夫能滑淖

精微貫金石窮至遠疑亦涇淖之誤若原道訓云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別一義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 案說苑談叢篇作世莫可爲鼓

也鼓與下文語爲韻蓋淮南本文如是今本作世莫賞也意淺而言不文疑後人所改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

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案謝子說苑雜言篇作
祁射子唐姑梁呂氏去宥篇作唐姑果說苑作唐姑權說當
作奮說此涉注而誤注云發其巧說此解奮字也以取少主
之權此解取字也若作權說則文義不相應矣呂氏春秋作
奮於說以取少主是也易下脫也字

側室爭鼓之 案左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此
側室即指卿大夫言方與上句貴人相合

羊頭之銷 案銷思約反同削
故夫孿子之相似者 案孿盧校各本作孿孿音以水漏壺之

漏
秦族訓

劉氏遺書卷五

九

摩而不玩 案玩同刑音五九反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為人刻

印刑而不能授漢書作玩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案割當作剖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 案勞力即勞來來字有力音

故冢恥辱而不死 案冢當作蒙

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案射字衍

所在先後而已矣 案所在當倒

而智術不可以為法 案不字衍



劉氏遺書卷五終

嘉興陳其蘇初校番禺鄭權覆校

寶應劉台拱撰

卷第一

秦謂之謾音義謾莫錢反又亡山反盧召弓曰本或刪去前一音非也 案集韻刪仙兩韻皆收謾字當兼存二音為是

娥嬪好也盧曰廣雅作嬪從女羸今從眾家本仍作嬪 案嬪不成字从羸為是

趙魏燕代之間曰妹音義昌朱反又音株 案段若膺謂後一音後人所記

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妯注五千反妯一作忬 案戴東原本剛妯一作忬四字非集韻引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呼

劉氏遺書卷六

好為忬

秦晉之閒曰隸音義音諡盧曰隸即肆字肆餘音以自反讀以世反者誤 案諡有以自反之音

瞻憂也注瞻者憂而不動也 案注不動上當脫目字 麗注鴟鳩 案當作鳩鴟

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注皆本其言之所出也雅爾雅也盧曰戴云此謂舊書常記

故俗之語本不失其方郭注皆誤丁云漢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故如詩魯故韓故之故與註同雅當如郭氏解若以雅為常

下節古雅訓古常尤不成辭且舊書二字亦不類漢人句法文 昭案丁說是也書雅當連文記謂記載故謂訓故俗語鄉俗之

語 案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何云不類漢人語且書雅記故成何語邪丁盧皆失之戴訓雅為常亦非是此當以舊書雅記四字為句雅記正記也

假 案集韻引方言作假

凡怒而噎噎注噎噎謂憂也 案舊本作噎謂憂也當作謂噎憂也詩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正義以為憂深不能

喘息如噎之然此說非也憂在心與喘息何與天下豈有憂而不得喘者乎噎憂雙聲字玉篇引詩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增一謂字最得毛氏之意噎憂即噎噎氣逆也說文

噎字注噎也玉篇噎字注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噎噎氣逆也亦作歎廣韻歎噎歎也歎氣逆也噎噎噎憂一聲之轉戴本

劉氏遺書卷六

作噎噎謂憂也不知其義而妄增之非是

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眾長謂之永注各隨事為義盧曰延永長也攷宋本亦如是李善注文選於阮籍詠懷詩

獨有延年術引方言延長也於嵇康養生論又引作延年長也蓋即躒括施於年者謂之延意爾雅疏引方言遂作延年長也

不出永字則下文永字何所承乎或遂據爾雅疏改此文誤甚 案延永長也當作延年長也方言中推類備言而上無所

承者多矣未可以此難戴 嬾蟬音義火全反 案火全反當屬嬾不當在蟬字下

挺音義羊羶反 案挺音羊羶之羶不當為羊羶反也反字誤 衍戴本亦誤

卷第二

黷腫之子謂之聯注言聯連也 案當作絲連

凡細而有容謂之髮或曰徒音義徒度指反注言徒借也盧曰

度指反舊作度皆反今從卷六內音改正 案集韻徒行兒

徒音於佳反徒音度皆反徒徒疊韻字郭云徒借猶徒也

徒舊音度皆反及卷六音度指反皆不誤盧改作度指反非

偉其肥賊 案當作賊

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案敵字句盧本臺字句非

抱媿耦也注耦亦匹耳見其義耳 案此文不誤盧本改媿作

媿以耦也及注移在上文謂之臺敵下大非又音義音赴二

字當在抱字下一作媿字萬反當從宋本作字萬反一作媿

劉氏遺書卷六

三

廣雅書局影印

赴本抱字之音廣韻誤以為媿字音收入遇部集韻因之皆

誤宜刪正

芻音義音昵盧曰各本音日或音刃皆誤 案音日是

悔懼赧愧也注小雅曰面愧曰赧盧曰小雅即小爾雅凡五經

正義及李善注文選多如此 案藝文志本曰小雅

揄鋪艦輕帳樓葉禴義也注皆謂物之扞蔽也 案扞蔽集韻

引作行做周禮司市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利於民

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淮南子繆稱訓周政至

殷政善夏政行高誘注行尙屬也物以攻緻為貴故做者曰

行物以精細為貴故屬者曰行行猶做也故曰行做扞乃行

之誤

卷第三

謂之變生女謂之嫁子 案女謂之嫁子當跳行屬下節在東

齊之間登謂之倩上

謂之舂注媼母盧曰戴本訂作讀如媼母之母下本無反字增

之非也 案此當音媼母之媼耳戴增反字非盧音母亦非

蘇亦往也 案當跳行不當屬上

或謂之桂注今江東人呼桂為菩音魚 案音魚二字大書接

菩字是也此音注不可分者餘做此盧本以音魚二字作偏

行小字非

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注狀似烏頭故轉以名之

案烏當作烏轉當作溲

劉氏遺書卷六

四

廣雅書局影印

謂之癆音義音勞盧曰俗本作音聊今從宋本 案音勞非音

聊是

或曰膠注汝南人呼欺為譴 案集韻灰韻海韻引此注竝作

江南

尻也盧曰尻古居字宋本作居 案作居非

秦曰瘞音義音諱盧曰正德本作音閻或湛今從宋本 案從

宋本非集韻有閻湛二音

汜浼澗注湯澗 案注澗字从火

稠就也注稠稠成就兒 案稠字俱當作稠成就當作成就

撲注打撲 案本文撲當作撲注打撲當作撲

差間知愈也盧曰音間廁之間 案當讀如字論語病間釋文

如字

或謂之錫音義音涓一圭反盧本改一圭反三字作一音圭

案盧改非當從舊本

卷第四

謂之祘音義息勇反盧曰俗本作錯勇反今從宋本 案俗本

是

稍謂之祘音義所交丁俠兩反盧曰所交正德本作于若今從

宋本 案于乃千字之譌

禿音義於劔反盧曰正德本於作尖今從宋本 案尖乃衣字

之譌

禿音義於劔反盧曰正德本於作尖今從宋本 案尖乃衣字

劉氏遺書卷六

五

小袴謂之被訂注今祿袴也 案字書無祿字

噪頭也盧曰噪音稍 案音稍非

或謂之髮帶覆結謂之幘巾 案覆結下當另為一條

粗者謂之屨音義他回反字或作屨音同 案集韻引方言屨

粗者謂之屨

卷第五

吳揚之閒謂之高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 案釜以下當另行

或謂之酢盧曰才故反 案廣韻十九鐸鉉字注云鉉也吳人

云也在各切則此鉉字不當音才故反矣

或謂之銚銳注諸語 案戴本从卷十三注改爲諸音云諸音

卽音諸今案郭氏音例皆云音某不日某音且音銚字不應

注于銳字之下又案集韻十七辭銳字欲雪切楚宋謂梳曰

銚銳集韻此音必有所本疑郭注本作諸悅兩音傳寫者脫

去二字語字或卽說字之訛也

鑿音義音麗盧曰案卽鑿字音禮 案盧注贅

鑿音義昨江反盧曰案爾雅疏作仕江反廣雅亦作士江爾雅

疏內餘音皆與此同 案三音無異盧注贅

其小者謂之升甌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 案舊本以謂之

升甌屬上節甌甌同物而大小有異不得竝舉之以爲一

節標首與前後文例不符說文甌小盆也卽上節其小者謂

之升甌是也甌甌也甌亦甌也下文自明安得據此以爲甌

劉氏遺書卷六

六

甌連文之證平 下文云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漢

甌甌而食言不擇器之大小也又秦族訓甌甌

有甚證言訓作甌甌有提此皆甌甌二物之證

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籬盧曰箕字當提行 案盧校是也集

韻引方言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籬不連上節

籬車趙魏之閒謂之輶輶車東齊海岱之閒謂之道軌 案廣

雅籬車謂之麻鹿道軌謂之鹿車本此而集韻輶字注引博

雅誤作車軌道

戶輪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健自關而西謂之輪 案段據

一切經音義此方言作提是支切蓋健本作提

卷第六

聳音義山項反 案集韻聳字收入三誦段據曹憲引雙講反

聾之甚者秦音之間謂之聾音義五刮反注云言聾無所聞知也外傳聲韻司火音崩聾案郭君解釋字義每用雙聲疊韻之字形容之此言聾無所聞知也於辭意不足廣韻十四賄聾字注云吐猥切聾類說文音聾癡癡不聰明也據此則聾下當脫一類字類說文音聾郭以聾為聾之異文故以聾類釋其義以崩類釋其音五刮反三字乃後人所加非郭讀也聾音五怪反明音五刮反一聲之轉故下文以明譬聾後人因此即以明字之音為聾字之音而郭注引外傳之語為駢旁枝矣

齊魯曰燁案集韻引方言齊魯曰燁尺戰切

劉氏遺書卷六

廣雅書局

桶幅滿也盧曰俗本作偃今從宋本案集韻引說文高滿也或作偃蓋以方言作偃與高同字盧本作偃非是秦音凡物樹稼早成熟謂之旋燕齊之間謂之樞掄案此可以證中庸蒲盧之解

閻苦盧曰各本皆作苦宋本文閻苦作苦案廣雅作苦苦之訓開佗書未見竊疑皆當作苦字案閻苦疊韻字盧說是也

戴據廣雅定作苦而皇甫錄廣雅本乃正作苦

佚惕緩也案盧本作佚惕是也戴本作佚惕非也集韻唐韻

屑韻兩引竝作佚惕

卷第七

杜躡音義音笑噓盧曰俗本噓誤作謹今從宋本案依曹憲

廣雅音作謹為是

山之東西或曰躡注郗躡燥烈兒盧曰郗字與郗同音隙或改作卻非也卻乃却字案卻躡疊韻

桃音義丁小反案桃集韻从到了

瀧涿謂之濡瀧注瀧涿猶瀧滯也案瀧滯當作瀧滯

脈音義音臆志案臆志當從口

西秦謂之胎注胎謂住視也案住當作注

卷第八

皆謂之驚音義恪遘反關西曰驚音狗寶盧曰各本俱音顧今

從宋本案音顧二字當在上文音義央富反下音狗寶二字

當衍

劉氏遺書卷六

廣雅書局

或謂之鷓鴣注言憊也案此注不誤盧本疑為衍文徑刪

此注非也段曰廣韻鹹心小也憊微即鹹小

謂之鷺鷥音義鷺音指辟案指辟當作指擘曹憲音鷺為布

獲反即擘音

謂之易暢案集韻引易晰

卷第九

車枸篋音義音鏤盧曰俗本音縷今從宋本案俗本是

或謂之隆屈注屈尾盧曰俗本作尾屈今從宋本案俗本是

玃者謂之平題注今戲射箭頭題猶羊頭也案頭題猶羊頭

也當作題頭平題猶平頭也

所以蔽箭弩謂之箠案所以以下當另行

矛較細如鴈雁者謂之鶴初注今江東呼為鈴釘盧曰各本此注作鈴釘誤今改正 案集韻引郭璞曰鶴初矛江東呼為鈴釘

鋪音義音頓 案音頓二字舊在注文或名為鐵下郭音鐵字為頓不音鋪字為頓也又謂之鈺亦作鐸集韻矛鋪謂之鐸

南楚江湘 案江湘集韻作江湖 江淮家居箝中謂之薦音義音箭 案薦不得音箭盧從宋本

作箭當更攷之又集韻楚謂筏上居曰篤字从竹 謂之緝音義音七 案音七二字當從宋本刪去

偽謂之乞注船動搖之兒也 案盧本據尙書周禮漢書定作偽是也戴氏從玉篇改作偽非也集韻叱說文動也引詩尙

寐無叱或作偽 劉氏遺書卷六 九 廣雅書局

卷第十 央亡嚙尿姑媮也 案媮當作猶集韻四見玉篇一見廣韻再見

或謂之穆注倂侃多智也盧曰玉篇倂侃鬼點也舊本作恐悞誤今從戴本改正 案郭不當以倂侃釋穆字今案廣韻集韻

肴麻兩部注並云恐悞伏態蓋狡態之誤恐形近恐悞形近悞因誤作恐悞耳此注當云恐悞多智也恐王交切悞

三加切恐與穆同音故以釋穆字 凡小兒多詐而媮 案媮當作猶

謂之患注聲如宰 案聲如宰上段據廣韻增自高而侮人也

六字

諫不知也 案戴本據玉篇改諫作諫是也集韻脂至兩韻並作諫

淮汝之間謂之投注江東又呼擬音鷹 案據集韻當作江東又呼鼓音樂鷹

翥舉也注謂軒翥也 案段本據曹憲廣雅音謂軒翥也上補音曙二字

埴封場也 案場當作塲 或謂之盈注今江南又名吃為噤 案集韻作噤

東陽之間謂之府 案陽當作揚 眠姪音義莫典塗珍二反 案塗珍雙聲不得為切據集韻他

典反 劉氏遺書卷六 十 廣雅書局

日澗如是注亦此敢聲之轉耳盧曰亦此二字各本到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仍從各本

械鯢音義械音良憚 案當作欺憚 南楚凡相推搦曰秘 案推當作椎

占視盧曰各本作伺今案下文作視此處正文亦必爾廣雅亦作視今據改正 案方言上下文互異者頗有之當仍其舊

卷第十一 哆蚘音義哆音折蚘音列反一音玃盧曰丁云詩蜉蝣折閱此

蚘蚘音同字異 案詩無折閱丁誤 咕諸盧曰諸各本作詰誤今從宋本 案盧校是也集韻作咕

諸

姑蟹謂之強蚌注江東名之蟹建平人呼芋子芋即蚌也旁行注蟹音加 案強蚌蚌當作羊蟹音加三字本大字在之蟹下芋子當作蚌子蚌子下當有音羊姓也四字

謂之蟪蚌注亦呼吒蛎 案段據釋文改吒蛎

謂之蝥蝥音義蝥音思沮反 案段云反是蝥字

或謂之蝥蝥注幽稅二音盧曰稅俗本作悅今從宋本 案宋

本非集韻正音悅

東齊謂之芋 案當作羊

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芋盧曰未芋字舊

本仍作蠅誤戴本作羊今定作芋字 案仍當從舊本作蠅

劉氏遺書卷六

廣雅書局印

燕謂之蛾蚌注建平人呼蚌 案蚌當作蛾

蟻蟻謂之蟻自關而東謂之蟻蟻或謂之蝥蟻或謂之蝥蟻梁

益之間謂之蝥或謂之蝥或謂之蝥蝥注亦呼當齊或呼地蟹

或呼蝥蝥 案此條及郭注蝥蟻蝥地蟹是一物集韻誤

或謂之蝥蟻音義音麗盧曰宋本音离 案音离非

或謂之蚨蚨 案舊脫之字集韻有

龍蝥也音義音務盧曰俗本作音無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俗

本是

卷第十二

悛諒知也 案集韻知作智

築音義直六反盧曰俗本作度六反誤今從宋本改正 案宋

本非俗本是

躔遠注逡巡 案舊本如此不誤盧移逡巡二字注于下文循字下大非本文云躔遠循也躔歷行也躔遠歷句循也行也各釋上文盧以逡循二字連文而泛引晏子說苑諸書不自知文義之不安也

解輸稅也注稅猶脫耳 案稅當作稅說文从手為是

歇注泄气盧曰气古氣字說文涸字注一曰气越泄 案一曰

气越泄此五字乃歇字注非涸字注也泄气之云與涸義無

干郭蓋音泄气之泄

激音義匹計反盧曰各本作妨計反今從宋本 案宋本非各

本是

劉氏遺書卷六

廣雅書局印

墾牧司也墾力也注耕墾用力 案墾竝當作墾

侗朋狀也 案集韻侗朋直兒則二字疊韻也

嗽音義音皎盧曰嗽各本作效今從宋本廣雅作故 案宋本

非各本是集韻引方言作效

哇音義口類反 案玉篇廣韻止有口迴烏圭二切曹憲注廣

雅有烏構烏缺圭惠口井凡四音仍無讀口類反者此口類

反當是口頰反之誤

媯音義居為切 案為當作媯

媯媯媯也盧曰媯舊本作媯即媯字 案集韻兩引此條竝作

媯

價度設也注謂惠黠也 案惠即慧之假借皇侃論語義疏經

文作好行小惠鄭注謂小才知也是惠即慧又列子達氏有子少而惠韜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義並作慧

僉怛劇也音義音驕怛盧曰驕怛當即驕姐音姐稽康幽憤詩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案驕姐之姐說文將豫切集韻六收惟模韻宗蘇切訓劇

杆 案當作杆與注別

癒音義胡計反 案段云癒卽馬之訛復有爲之音者

良礎堅也注良礎皆名石物也 案當作石物名

天暵明也注天光也盧曰天各本誤作艾今從廣雅改正 案

眼乃目病非明之訓也作眼爲近盧改注艾作艾是也集韻

劉氏遺書卷六

幸

廣雅書局影

作艾

壽蒙覆也壽戴也 案集韻引方言壽戴也从竹誤類篇亦然

堪菴音義音釘錫 案宋本作封局非

括音義音迺盧曰舊本音活今從戴本 案集韻引方言音活

詩更也音義詩音恃盧曰俗本作音恃誤今從宋本 案音恃

是

憤目盈也盧曰目各本作自今從宋本 案作自是也段云說

文詎膽氣滿聲在人上也从言自聲此自卽詎之省

殿幕也注謂蒙幕也 案蒙幕皆訓覆又雙聲

列狄也 案狄當作勢

半步爲跬音義差籜反 案差當作羌

卷第十三

析竹謂之祭注亦名爲篋也盧曰篋也舊本誤作祭之也今從戴本改正說文祭折竹篋也 案未見便是篋字

歸背音義音蕭盧曰俗本作音歸今從宋本 案字書無歸字宋本作蕭亦未可據

頤 案集韻作頤从禾

憚怛惡也注心怛憚亦惡難也盧曰怛當音得爛反注懷舊本

訖誤作懷案卷七憎懷憚也陳曰懷廣雅憎懷憚難也今據改正 案不若仍其舊怛音得爛反非

瘞音義許畏反盧曰各本許作巨今從宋本與前卷十一瘞音

義同 案集韻巨畏反

劉氏遺書卷六

十四

廣雅書局影

慘惻也 案慘乃慘誤

還積也 案盧引楊倞荀子成相篇注不足以證訓積之意

宛蓄也 案戴引廣韻宛宛同音注以證歡樂案宛歡也卽在

下文不必引廣韻

約薄也注約猶纏也盧曰戴本據徐爰注潘岳射雉賦引此薄

皆改作纏非也 案集韻約音的纏也蓋用郭注徐爰蓋引方

言注脫注字

澗淨也音義於澗下作初兩禁耕一反 案禁耕不可爲切當

作楚耕集韻作初耕反皆淨字之音非澗字之音此條誤列

澗字下

黜音義音肫贅盧曰各本音劉今從宋本廣韻與拙同音云僞

黜短兒 案肌贅之音集韻不收疑音剗爲是

厥 案當作賊

晤也 案當作晤

靡音義音糜或作摩滅字盧曰靡做音糜故爲滅義摩滅當音
磨本亦作攤 案戴本竟改作摩注改作攤殊未確此本得之

音糜二字當在或作摩滅字句下

贈音義呼亥反盧曰俗本作呼凱反誤今從宋本 案二音同

單音義必氏反盧曰俗本作方氏反誤今從宋本 案二音同

南楚謂之符注今建平人呼符爲鞭鞘 案爲當作音

趙魏之郊謂之笞笊盧曰儀禮士昏禮鄭注作笱簠案鄭注作

笱簠

劉氏遺書卷六

五

廣雅書局

椀謂之椀杖 案集韻引方言椀謂之杖脫椀字

麩注納餅麩 案集韻方言北燕謂麩曰麩

麩 案當作麩

麩音義音餽 案麩字玉篇廣韻皆胡瓦切戴本音餽餽戶瓦

切與麩同音此作餽从食誤廣韻無餽字

大者謂之业 案业當從舊本作甘

劉氏遺書卷六終

嘉興陳其榮初校番禺鄭植覆校

寶應劉台拱撰

高帝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台拱案應說是也大曰鄉小曰聚皆繫於縣而邑其通稱也縣有縣邑鄉有鄉邑聚有聚邑列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聚而皆謂之食邑下云行至縣鄉邑告諭之亦謂縣邑與鄉邑也顏氏不審以謂鄉邑二者並繫於縣誤矣沛縣也豐鄉也豐邑者豐鄉之邑也凡邑皆對野言之左傳裨謀於野

劉氏遺書卷七

廣雅書局采

則獲謀於邑則否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云豐邑中陽里所謂在邑曰里也漢人謂之邑里居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高祖居於邑里而又云告歸之田者所謂在野曰廬

廷中吏無所不仰侮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台拱案廷沛廷也亭定二音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台拱案斷平陰之津距卬使不得渡蓋沛公欲先定關中故也師古訓絕為直渡則謂沛公自渡河方欲入關卻又渡河此何理也此之絕河津與魏王豹之絕河津義同

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台拱案從轅轅屬下至陽城為句沛公之入秦本趣函谷以雒陽之戰不利故引軍南出自是始縶武關矣

劉氏遺書卷七

廣雅書局采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台拱案章邯敗走廢邱兵屬於漢韓王信之兵卽漢兵鄭昌無兵張耳亦無兵陳餘雖以兵助而將卑師少不足齒列此五人皆不在五諸侯之數劫之言勝也非其所願而以威力強使之之謂也韓王信自漢所立不得言劫張耳勢窮力屈委心歸漢不得言劫陳餘之屈強又豈可劫邪且據叔孫通傳云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則章邯陳餘不當在此數又甚明詳攷眾家之說唯如滄以為塞翟魏殷河南五者為得之上文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雍既內屬而塞與翟仍各帥其賦以從所謂關中兵也魏殷河南所謂三河者也五諸侯之目見於此矣漢王自侈其軍容之盛而史氏推言其致盛之由語意承接居然可曉徐廣司馬貞竝用如滄之義傳曰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師古輒申所見攢抑前人貢父斗南競起異端牽合愈甚亦何足深辨也魏王豹諷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台拱案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豹絕河津卽此及韓信攻魏陳船欲度臨晉已不復有橋矣

高后紀

顏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台拱案顏以祿棄軍出

游恐大臣因以生變呂后之誠產祿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
爲人所制亦此意或謂祿欲歸將軍印故云棄軍詳語意似
不如此蓋鄒寄之謀頗尙不知

元帝紀

窮極幼眇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台拱案幼幽也眇微也古字
幼竊通爾雅冥幼也本或作竊孫炎注云深闇之竊也詩斯
干傳曰冥幼也崔靈恩集注音香

律歷志

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
之象也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爲乾乾之策數二百一
十六以成六爻是爲周流六虛之象也台拱案注以成六爻

劉氏遺書卷七

廣雅書局

爻字誤當作六觚以四十九加六得五十五又加二百一十
六得二百七十一是六觚之數

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台拱案付刊通細切也下文才者付也
付爲十八義皆作刊

刑法志

隱之以阨台拱案隱如隱民多取食焉之隱阨卽上文所謂隱
阨秦人生民之道隱阨無餘地使之隱約窮困不自聊賴然
後重爲殺敵之賞以誘之久困之民誅於厚利其執不待毆
迫而人自爲戰故荀子又曰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亦此意
生民隱阨所以隱之使民酷烈所以劫之隱之而民知勸賞
劫之而民知畏刑此六句文義兩兩相承前後說者並失其

意也

道之以刑罰師古曰道讀曰導台拱案道當作道字之誤也荀
子議兵篇作鱮之以刑罰楊倞訓爲藉非也荀子書皆以鱮
爲道迫也堯問篇云孫卿迫於亂世鱮於嚴刑

食貨志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台拱案
周禮注引此文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今本脫一字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台拱案事見前二年
春正月丁亥詔書漢興裁二十九年耳而誼疏云漢之爲漢
幾四十年遠在其後非緣感誼言而然

地理志

劉氏遺書卷七

廣雅書局

左馮翊雲陽縣有越巫酈鄴祠三所孟康曰酈音辜磔之辜越
人祠也酈音穰台拱案辜亦磔也酈鄴卽磔穰古文辜從死
旁古死與卯字形相近因誤從卯酈穰皆假借字穰乃正字
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禘之事注云四禮唯禴其遺象今
存漢有酈鄴法故鄭云遺象今存

藝文志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台拱案劉向校定古文記
五種明堂陰陽其一也二戴據之以成禮記今小戴之月令
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而大戴之盛德實記古明堂之
遺事此三篇其僅存者

賈誼傳

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台拱案誼陳治安之策與其保傳傳本各為一書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刪削故以大略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載匈奴一事長太息者六止載其三其論畜積為流涕之一鑄錢為長太息之一二事既載入食貨志故於本傳不復重出量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而一見本傳一見食貨志亦此例也保傳傳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審取舍之論即其下篇兩篇全文今在禮大戴記中一為保傳篇一為禮察篇而禮察篇有云為人主師傳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則當為保傳傳之下篇無疑大戴記所載多古書如夏小正孔子三朝之類然其篇卷亦頗為後人所亂二卷與三卷九卷與十卷皆互誤今當兩易之

劉氏遺書卷七

五

則保傳傳三朝記二書皆得其序矣

行之二歲台拱案當作二十歲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

信也台拱案此與上文姦人幾幸眾心疑惑語意反覆相應

於文當云羣臣信上眾不疑惑傳寫者誤到其文耳

真詭亡節師古曰真詭謂無志分也真音胡結反台拱案字本作謨此作真者古字省耳說文謨詭也謨或从真廣雅謨

詭恥也曹憲音平啟反

李廣蘇建傳

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台拱案陵自以敗軍之將欲立功自贖故引曹劌為比而

李乃云欲劫單于不近事情

司馬相如傳

躬儻胼胝無胼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儻溼理也孟康曰胼

羸膚皮也言禹勤胼胝無有羸毛也師古曰胼音步曷反胼

音步干反胝音竹尸反台拱案儻當作戚隸書戚字作儻或

作儻緣此致誤胼胝二字衍文也孟康注本以胼胝釋無胼

後人不審見師古有胼胝之音輒於本文之上妄加之駢贅

杳拖大為文句之累且反使孟康之注為贅語矣顏氏音例

皆先書而後注循其次第亦自可見也躬戚無胼史記作躬

胝無胼一本作躬膝無胼漢書本亦有作膝者張揖曰膝一

作戚躬體也戚溼理也韋昭曰胼戚中小毛也胼即戚中小

劉氏遺書卷七

六

毛若加胼胝二字則文理橫決矣古者戚溼同聲故戚為溼

也高紀秦泗川守壯兵敗於

趙廣漢傳

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瀉曰尉亦薦藉也師

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台拱案內則柔色以溫之注云

溫藉也孔穎達釋之以為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

然古人之言溫也藉也尉也薦也一也哀十一年左傳製之

以元纁注云製薦也荀子禮論篇菲帷疇尉在上日疇在旁

日唯在下日尉尉薦猶言尉藉也尉藉猶言溫存也如說是

矣師古遠失之

儒林傳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台拱案伏生壁內所藏二十九篇本經具在顧又使其女傳言敎錯何也曰此所謂受讀者也漢初六藝之文有經無注音讀訓詁學者以口相傳謂之受讀故史記正義引衛宏此文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而劉歆傳亦云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鼂錯所受之讀與歐陽大小夏侯所傳之讀一也周田觀文王之德讀爲厥亂勸靈王之德是其一事矣東漢之初此法猶存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周禮之讀鄭眾賈逵往受之漢書始出馬融伏於閣下從班昭受讀是也馬鄭以後始就經爲注口說絕矣魏晉間人作尙書序以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由不解衛宏之言而傳致其事夏蟲不可以語冰郢書燕說大氏皆此類也

劉氏遺書卷七

七

廣雅書局影

周公居東論

書之金縢詩之幽風載周公遭變之事最為詳盡而自漢以來說者紛紜顛倒失其本末鄭氏以辟為避以居東為出居東都驗之伐柯九罭諸詩辭意良合至注罪人斯得云是周公之屬黨為成王所得則可謂迂僻而難通矣而又曲解鴟鴞之詩以備會其說支離牽強抑又甚焉然則鄭氏之說雖較勝諸儒而亦復有所未盡也且鄭氏知周公之避而未知周公之所以避所謂見其表不見其裏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周公自克商以來曷嘗一日忘東方之患哉向以王室未安四方未集至於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請命三王願以身代武王之死則聖人之深識遠慮亦從可知矣四國之變非天下之小故也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而闕周室而管蔡以骨月至親為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當此之時周室之亡者幸耳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為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憤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并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為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間謗而

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弑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

不靈之人而已矣况其為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為終身之大感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曾參殺人至於三告則投杼而起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己哉且夫周公之不可避也亦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則武王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王之身也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於勢不得以不去固也而不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之說以為避位待罪以須成王之察已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者此周公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為之備也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而忽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不以為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若但引嫌畏罪覬覦為一身之憂於先王何與焉至於二年之久然後主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一之辭也得者廉而得之也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於鳴鴉見人道之極焉鳴鴉取子以喻管蔡為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鸞子之憫斯所以未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艱

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盛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於後二字繫於罪人斯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或曰然則成王得詩而欲誦公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史臣自管蔡流言以後即備記周公之事而未論成王之心故特著此句以見之也周公去位而成王不置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鴟鵂之詩猶尙不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誦讓於公耳此出後人之手次第曲折凡幾言而後盡古人記事文約而旨明一言蔽之而情事了然矣故言亦有舉後以包前之辭也所以上結流言之案而下起風雷之事也說者便謂成王得鴟鵂之詩始欲誦公殊失作者之本意而鄭氏箋詩亦由此致誤是亦拘文牽義之過矣或曰風雷之變周公所不能逆料也向使成王不悟周公不歸四國之兵乘間而起公於是時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曰公雖以待罪居東而親則叔父尊則冢宰詩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公之親貴蓋亦不減於平日矣洛邑天下之咽喉而京師之屏翰也北阻孟津以距商東據虎牢之險以控諸侯而公以成周之眾坐鎮其中此亦足以待天下之非常而無憂王室矣彼四國陰蓄異謀旦夕思逞而二年之中環視而不敢動則是畏憚周公之明效也漢七國之亂有一梁孝王爲之扞蔽而吳楚齊趙之兵不敢鼓行而西嚮况以周公元聖豈僅孝王之比哉嗚呼此周公之避所爲熟計而審處也或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周公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書局

之歸也何以不即舉兵而待商人之發難乎曰武庚管蔡之惡未形而周公探其邪謀而逆誅焉天下不服也周公不忍也張皇六師有備無患而已矣此鴟鵂之志也

釋畢郢

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維周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司馬相如列傳文王改制愛周郢隆徐廣以郢爲郢字之誤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今按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一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關駟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然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故紀年言西伯初禱于畢而杜佑亦云王季都畢皆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穆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穆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高誘呂覽注岐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鄭氏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爲岐別此足徵矣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程誤作程高誘注云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

劉氏遺書卷八

四

廣雅書局

貌置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東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為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于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為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駮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為周文王冢非也周

劉氏遺書卷八

五

廣雅書局

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唯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陌為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此辨已見日知錄歷代帝王陵寢條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鄠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于鄠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紀年云西伯初禱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鄠之証王季廟在鄠亦若文王廟在鄠信二十四年傳云畢原鄠文之昭也畢郢皆宗邑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為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

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若郢武士人偽疏謂郢故楚都在南郡固不辨而可知其妄矣

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內之地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為非畢陌漢魏安陵縣地皇覽帝王世紀皆云安陵知魏有安陵晉省安陵為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陌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焉故通典以為在咸陽矣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然觀顏師古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即與君鄭無二正咸陽縣地注漢書故以長安言之

劉氏遺書卷八

六

廣雅書局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為畢公高之國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為程伯休父之國斯兩失之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云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為上程徧檢諸刻本悉易以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注之中程郢互見分明可據

轉注假借說

許叔重以考老為轉注後人多不得其說而妄議戴東原以本書說之曰老考也考老也謂之轉注是解也許君所且暮過之者台拱轉得之懷祖無由聞其說之詳懷祖疑其與他義相混亦未質言之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即轉注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注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兩

篇不出轉注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聲會
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
天下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注假借特用以通音義無
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注以一字攝數義謂之假借
隨音立字謂之轉注依音託字謂之假借假借者離乎事意形
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注者依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
同則難知卽如老爲會意考爲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爲轉注則
其不出前四者亦可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
契始興卽不能無故爲立此一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富有隨
世增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也
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閭里之語謠豈盡合

劉氏遺書卷八

七

廣雅釋詁

乎聖明之制作哉轉注之塗由此寢廢亦其勢然也後世所造
俗書多轉注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
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唯其
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爲阡陌五
等之爲郡縣也

律呂說

一者陽也黃鐘之數也九而去一以生太簇故八太簇九而去
一以生姑洗故六十四姑洗九而去一以生蕤賓故五百一十
二蕤賓九而去一以生夷則故四千九十六夷則九而去一以
生無射故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二者陰也林鐘之數也九而
去一以生南呂故十六南呂九而去一以生應鐘故一百二十

八應鐘九而去一以生大呂故一千二十四大呂九而去一以
生夾鐘故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九而去一以生中呂故六萬
五千五百三十六

或問黃鐘之度或以爲九寸或以爲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
爲黃鐘之正度日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鐘有數而
無度日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日昔者聖人作六律
以象乾故自黃鐘而下皆以九爲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
呂以象坤故自林鐘而下皆以六爲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
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律呂一以九爲
法九分黃鐘之長而去一爲太簇九分太簇之長而去一爲姑
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鐘之
長而去一爲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爲應鐘自應鐘而大
呂而夾鐘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鐘爲九寸林鐘爲
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度度量量
生權此制作之先後也

劉氏遺書卷八

八

廣雅釋詁

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爲寸而析十
以爲百析百以爲千析千以爲萬或以九分爲寸而破寸以爲
分破分以爲釐破釐以爲豪破豪以爲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
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曠而難治

爲殤後議

甲與乙皆生一子甲子殤無後而乙有二孫以次孫後甲可乎
曰可曰後甲者於甲爲孫於甲之子宜爲子或曰殤無父道爲

子非也或曰不爲子是有祖而無禰也敢問所安曰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氏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之陳氏集說云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成人則不以殤禮處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思也蓋鄭氏以爲爲殤後者承殤者之後而爲後非後殤也不爲殤者子故以本親之服服之陳氏以爲爲殤後者以其不爲殤故後之也爲殤者子故以父服服之之家之說學者疑焉而未有所決也吾以爲二家之解經雖不同而其言制禮之意則未嘗異也何以言之鄭氏謂殤無父道不得爲之子陳氏亦謂殤無父道而已冠則不爲殤不

劉氏遺書卷八

九

爲殤則爲之子然則爲子與不爲子視乎爲殤與不爲殤而已矣爲殤與不爲殤視乎成人與不成人而已矣二家之義各引一端合而論之則其說全矣古者以冠爲成人今世冠禮雖廢而不俟二十而婚娶者有之矣不及二十而升於朝舉於鄉齒於學者有之矣既婚娶矣謂之無父道得乎既升於朝舉於鄉齒於學矣謂之不成人得乎若是則爲之子焉可也不然則殤無爲父之道先儒固鑿鑿言之未之有易也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說者亦謂殤無爲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以是言之則益明矣曰然則有祖而無禰可乎曰立後必取諸子行禮之正也無子行而取諸孫若曾孫禮之權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以爲或後祖父或後高曾而何琦之議亦謂

宗緒不可絕以昆弟之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此先儒之成說古人之所嘗行也豈其以無禰之故而爲殤立廟哉曰以本親之服服之者如之何曰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

跋許國載碑

右元許國載碑歐陽元撰趙孟頫書并篆額熙載有壬之父順帝至元四年有壬謝政歸彰德立此碑其文曰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既釋機務歸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有壬以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至是適五年也子昂卒於至治二年而張雷孫孫德彧等碑有天厯元統年號蓋立碑歲月後人所續書不足爲怪若熙載歿於泰定四年妻高氏歿於至順二

劉氏遺書卷八

十

年皆在子昂之後至圭齋屬文時子昂下世已十七年矣其爲僞託灼然無疑子昂歿後書名愈重人子之心欲顯揚其親因假借爲此然而失之誣矣中州金石記稱其字極工整是生平經意之作未免爲古人所欺且以順帝之至元爲世祖之至元尤爲疎舛

左氏支譜序

今之族譜合一族之人而譜焉者是大宗之法也夫大宗之法於古有之而豈徒爲譜設哉古者有百世不毀之廟而後有百世不遷之宗所謂大宗收族者非公子之繼別則大夫之世嫡也然且有祭祀以合其誠敬飲食以盡其懽欣饋獻以通其賁財禮服以致其哀戚夫然後疏者可親而渙者可萃也今之大

族非世祿之家也今之祠堂非三廟之制也所謂宗子者與族人雜居齋齒貿然無別也宗子自祭其祖禱族之人未有與焉齊衰三月之服則廢已久矣甚者無飲食聚會之禮無問遺往來之情萍浮梗泛與塗之人無以異而斤斤焉惟譜系之是稽曰此古之所謂大宗收族者也豈不遠哉昔眉山蘇氏自譜其族用小宗之法而別為大宗譜法以俟後之能行者其亦阻於勢之不得為而不敢徇名以失實也故其為譜之說曰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蓋曰如是而後可以為譜也云爾鎮江左氏舊有族譜合一族之人而譜焉者也宜齋比部嘗一再修之既而病其繁衍難稽也又為支譜以紀郡城之近屬其體例不皆與蘇氏合而其旨畧同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左氏世以好善稱於鄉比部孝友睦嫺克濟其美觀其誦述先德經營祠冢仁人孝子之心有可為慨然者矣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余尤樂為道之以告其後之人

重修鎮江府學記

潤之廟學宋以來始頗見於圖經太平興國中太守柳開所建在舊東夾城朱方門內寶元初范文正公知州事實增修之今其故址堙廢不可攷明初府學在定波門內景泰三年移建丹徒縣治之東距今三百四十有五年矣屢經修葺近復圯壞前觀察梁公羣英與守令博士及邑之士大夫議更新之景從嚮應風行水流鳩工庀材百廢具舉廟則為殿為廡為門為橋為坊學則為堂為齋祠曰崇聖曰名宦曰鄉賢曰忠孝曰土地閣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曰文昌亭曰敬一或建或修或增或徙又以其餘力葺博士燕居之舍設有司待事之廳其南泮池則疏其淤澗植以芙蓉其北日精山則峙以光風霽月之亭植以梅杏桃李百餘本山下舊有巨竹數千挺周以欄楯以為息遊之所其外綠垣二百丈基以巨石甃以堅甃以為藩衛之固其道塗則自廟中之唐堂下之陳以至於門外之街衢無弗治者其用木之數三千四百瓦甃之數九十萬其他物稱是其營構畚築槩漆朽椽畫續之工凡四萬其用財之數凡為錢萬七千緡邑之搢紳鄒君光國等九人掌其會計督其匠作毛髮絲粟皆歸實用而無或有侵漁欺盜者其用心與力可謂至矣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余以其年十月到官嘉邑人之勤而虞其財力之不繼也與前太守賀君賢志前署丹徒令楊君兆鶴各捐金割俸以佐其費而署守汪君廷昉令黎君誕登又日勞來其民高訾競輸畝工勸作至嘉慶二年某月某日興器用幣告成事焉余觀春秋於國之士功城築興作之類皆書而泮宮之役不見於經嘗竊惑焉及得孔氏正義之說以謂魯之有泮宮舊矣僖公特修其教學之法耳功費微少例所不書然後知春秋之法與詩人之義固各有在也今茲廟學致萬金之費殫數年之力侈前人之規垂永久之制其功不可謂不鉅其費不可謂不多矣據春秋土功之例固不可以不書也誠能修其教學之法本之以明德敬之以威儀浹之以色笑而其所教之士亦皆蒸蒸皇皇有克廣德心之美其流風餘思被於無窮豈無泮水

泮林之勝而俯仰興懷詠歌不足者乎余故記其興造之歲月以志邑人之勤而并誦所聞以爲守令師生告也

顧龍山興造記 代作

距金壇城南五里許有山曰顧龍蓋茅山之脈蜿蜒東來結爲岡巒北瞰城中有朝拱抱衛之勢故父老以爲縣之盛衰常視乎此非獨形家言亦地勢實然也山舊有延陵季子漢壽亭侯呂真人等祠廟季子祠之左有碑亭昔明太祖常登此山作樂府辭正德間勒碑建亭於此歲久亭廢祠廟亦傾圮百年老屋上漏旁穿與風雨因依淒然可感余議捐俸修復謀之邑人咸以爲宜接時而勢眾役竝作祠廟碑亭因其故址或葺或營規度隙地創建新堂以爲遊燕憩息之所故時祠宇東西基置渙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書局

散不屬爲縷以長垣通以曲徑雜薛華竹映帶左右逶迤復沓延賞不窮翼室修廊僧眾所棲并增其舊材璧必良構築必堅靈樸母華盛費母嗇經始於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至九月落成金壇雖小邑然自宋南渡以來衣冠特盛碩學名臣纍纍相望文章著述被於天下地多陂澤有灌溉之利土壤沃腴衣食贍足其本俗然也夫盛衰之運無往不復而或者徂目前之見至以僻陋爲譏豈通論哉况今故家名族流風猶在農工商賈不失其業使皆敦紘誦而絕嬉遊樂動生而耻惰窳數年之後光顯富實駸駸以復於曩時之盛則雖通都大邑或猶有惡焉地形入事理實相因此山之興復諒亦不爲無助因記其營造之歲月而并著其說以示邑人使知所勸也某月某日金壇縣知

縣某記

見山堂記 代作

鎮江府署居山上因山爲城因城爲垣門阿屋翼與雉堞爭高下郭廡之內烟火萬家可俯而闕也署之西偏地尤高曠而踈隨荒蕪屋宇敝陋不足以展眺望迺闢榛莽修灌樹爲堂於舊亭之南東西七筵南北五筵不下几席而東南諸山蹲者伏者竦而立者絡繹而奔馳者皆可以坐而致之名之曰見山著其實也余以辛亥正月始莅茲土簿領紛紜日不暇給比視事年餘而後捫揣略盡俗好訐訟稍以條教禁止而傲其不幸民亦駸駸嚮化政簡刑清郡中無事乃得休其餘閒而與賓客僚吏優游觴詠於是間嘗舉酒而屬客曰客亦知夫見山之說乎攀危躡險窮高極深襟被羸糧而後進兼旬累月而後反雖獲一時之樂而事過境遷邈然無覩彼其於山也不亦求之者勞而得之者少乎若夫坐乎堂皇而視數十里之外晴雲香靄陰雨空濛晦明朝暮千態萬狀無意於見而無不見者乃真見也夫無意者常逸有意者常勞勞者不足而逸者有餘豈獨觀山而已哉客曰然遂書之以爲記

劉氏遺書卷八

十四
廣雅書局

胡氏女貞節記

教諭楊君自金壇以書抵余言胡氏女事曰胡氏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能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質蕭君充四庫寫書官卒於京師質扶柩南歸道病亦卒女聞之請於父母將守志於蕭氏父母不能奪遂歸焉時乾隆

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台拱曰嗚呼此可以知天道矣自古忠孝節義動天地感鬼神載在簡冊昭然可見豈虛也哉余生平所聞見有高郵孫氏南昌彭氏二女皆卓卓可稱道感楊君之言并述其事著於篇孫氏者己卯江南省解元全傲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爲爲母故其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無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爲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尙何歸遂畱王氏女今年

劉氏遺書卷八

五

南齊書局宋

四十餘彭氏者今兵部尙書南昌公第四女也許故禮部尙書新建曹公爲子婦曹氏子殤女尙秀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爲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葬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殤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天子聞之曰可憐每尙書進見輒問貞女天語褒嘉不置云台拱寶應人而南昌公門下士也是以書二女之事尤得其詳焉

容甫汪君傳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太孺人緝履以供朝夕居城北止三席地冬夜以薪蒙地而臥旦以供爨事四壁蕭然霜雪被體嘗以筋力致養力不能就傅鄒太孺人授讀小學諸書比長嚮書于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十行並下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塘來督學選拔貢生年四十病怔忡聞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與朝考亦不就鄉試五十一年丙午大興朱石君師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君不就試感其知遇投書數千言事以座主之禮石君師旋奉命督學浙江君謁諸錢塘官署爲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臣

劉氏遺書卷八

六

南齊書局宋

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逆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爲比迹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真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于世晚年韻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以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作

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爲婦人
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
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爲文並有益經術維持風教君子史學貫
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于紀傳者爲宋世系表補沈約書
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事問江淹墓
辨江都縣榜駁義並根據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
皆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
爲內外篇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
年表并著于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
度數名物有係于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彙未成更以
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揚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
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
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糧儲星衍作傳謂解經有
神識于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不如人意所欲出阮
撫部元敘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做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
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尙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
私淑顧寧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攷古之學
實事求是不尙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
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
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
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唐人之文

爲喜誦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豔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乾
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
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
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
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
而內澹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

竹鄰張君家傳

君諱若筠字竹鄰姓張氏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
書輒重價購之或手自逐騰校勘砭砭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
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
貞石之文別爲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

劉氏遺書卷八

廣雅書局

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已坐臥
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
爲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并能
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
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爲樂坤子峯堂子鉉及君之子銓亦能詩
峯兼工畫揚州某氏藏書爲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間
卽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槧書數部以歸峯爲作風雪載書圖一
時名士皆爲之題詠京口多佳山水君興至卽出遊愛八公洞
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
遍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其好遊如此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
有聲場屋間屢試不遇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嫻任

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爲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有竹鄰山館詩集若干卷又選京口耆舊詩爲蒙拾集四卷贊曰吾觀馬文淵立功海外貴顯封侯而淫潦毒霧之中追念少游平生時語未始不爲之太息也及讀仲長統樂志論以爲彼旣不應州郡辟命志之所樂何求不獲願亦爲是想像願望之詞而未嘗一日逍遙睥睨於其間乃知物外之樂雖山林隱逸有不能以盡得之而况於功名之士哉若張君者萃人世清遠開曠之福而享之數十年可謂難矣以視公理所論殆猶過之世之馳逐風塵役役而無所稅駕者聞張君之風獨可能無慨於中乎

劉氏遺書卷八

九

廣雅書局

范宜人傳

宜人姓范氏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前邳州州判葉君均之配也葉氏世居太湖洞庭東山爲大姓後徙居金陵故今爲上元人范氏故宋參知政事文正公之後亦自蘇州徙上元宜人父諱文聯誥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母陳氏誥贈恭人中憲攜其家至京師始占籍大興故范氏今爲大興人中憲爲人沈毅篤實少貧乏幾不能自存苦身戮力以殖其費再遭火焚燬殆盡而家益殖宜人其長女也自其幼時與父母共艱難困厄卽能習勞苦甘淡泊以佐父母父母益憐之年二十五歸奉政三日著故衣共家人操作舅本實翁見而歎曰

劉氏遺書卷八

十

廣雅書局

吾宗敝久矣當復興其以新婦乎奉政家故貧年近四十始爲寶應縣主簿以親老乞終養寓淮陰閒居者十年遭歲饑常無僮石儲宜人竭力供甘旨而粗糲自給家事鉅細悉躬親之奉政親喪服除補原官累遷邳州州判祿入浸豐二子相繼舉於鄉又相繼爲縣令人謂宜人可以少休宜人自若也平居食不貳膳非祭祀賓客不御縑帛幼習女紅晝夜不息既老縫紉織紵猶日孜孜中憲奉政皆緣隱約以致亨通宜人爲女爲婦爲母數十年於富貴貧賤無所不歷而人不見其怨尤驕泰之色執勤守約終身不變人以爲難宜人性恭謹不與外事而智識過人於人之情僞事之成敗常逆料無所失居京師時有故家子嚮爲奴奉政識其父醜金贖之是時奉政尤貧幾無以舉火或謂宜人有金在姑以易米鹽何自苦宜人曰夫子爲義而我恤其私人其謂我何其明大義不病於貧類如此教子有法度常曰吾不能以詩書課子惟是布衣蔬食不失家法慎出入簡交遊以收其心是吾責也故諸子循循率子弟職卒皆自立云子五人世經綏靈縣知縣世倬嘉興府海防同知世綸世俊世佐皆國子監生乾隆五十五年以世倬官誥封宜人明年就養於嘉興乍浦之官舍數月卒年六十有八贊曰余嘗館於范氏范氏兄弟皆聰明魁偉人也然甚敬其姊若嚴師畏友然謂余道其姊之生平未嘗不動容歎息也余以是論宜人之事得詳焉宜人之二子皆善爲吏所至有聲積余嘗問世倬君之爲政以何先世倬遜謝曰亦不過勤儉而已嗚

呼有味哉詩咏閨門之德以御家邦信矣夫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海防同知前邳州州判葉君慕誌銘

君諱均字階平姓葉氏故宋觀文殿學士夢得之後世居吳縣

洞庭東山高祖士美始占籍上元曾祖文元祖永菁皆不仕父

向皇候選州吏目贈奉政大夫嘉興府同知母沈氏贈宜人君

少為工部掾考滿議敘以從九品簡發江南河工試用補寶應

縣主簿寶應瀕運河沿隄八十里置閘與涵洞二十餘所承主

簿實分領之閘洞之水下注溝渠分溉田畝四五月之間尤食

其利而是時漕引方急吏務蓄水以濟運民常苦旱至於淫雨

為災溝渠滿衍田中之水壅遏不得宣洩勢非急閉閘洞不能

救而吏以水盛宜固隄防隄水四注民田為壑惟君相時緩急

劉氏遺書卷八

調劑有方公私交利民咸便之乾隆三十一年夏大水君以閉

閘為通判所劾河督急召君問狀君曰

皇上軫念民依於高郵三壩立椿以志

諭曰水不至椿三尺勿開壩蓋言大漲則放水以固隄小漲則

過水以顧田廬今水至椿尚不及三尺隄雖險人力可護奈何

不顧百姓河督雅重君又嘉其言直置不問以親老乞終養尋

丁外艱服闋補原官四十七年大旱又以啟閉為監司所劾亦

賴河督知君卒無事調桃源縣主簿遷清河縣丞又遷邳州州

判致仕以子世倬官

誥封奉政大夫嘉興府海防同知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卒於清江浦享年七十有六娶范氏贈中憲大夫刑部陝西司

郎中諱文聯女有闈德

誥封宜人先君四年卒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五世經丁酉科舉

人級監縣知縣世倬甲午科舉人德安府清軍同知世綸世俊

世佐皆國子監生世佐先卒女一適戊申

恩科舉人宮秉鑑孫男十德晉德升德泰德恆德謙德萃德豐

德異德履德鼎孫女五曾孫男一清靈嘉慶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世經等葬君含山縣治南六十里羊山之麓以宜人附君善

與人交急人思難一言之託終身不負茲不具論論其大者銘

曰

一命之士存心愛物道則既申身亦不訕積善有報在其子孫

我民之思志於墓門

劉氏遺書卷八

候選訓導喬君墓誌銘

君諱燮字亮弼姓喬氏世為寶應人五世祖可聘明天啟壬戌

進士歷官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清望汪編修琬撰明史

列傳詳其蹟曾大父崇醇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大父潛縣學

生父其檢太學生伯祖潛無子以大學嗣是為訓導公小宗而

君以嫡長孫歸為大父後君天性純至事親以孝聞少依倚大

父大父絕憐愛之一飲一食非君在側則不樂君亦事大父如

父生辰忌日欲獻感慕至篤老不衰友愛諸弟有無緩急雖不

以告必知之維持調護盡其力父歿遺庶弟二撫教之皆成立

庶妹二皆適名家居序中為都講正色直辭一以厚風俗裨教

化為己事家故儒素以授徒自給及議修葺學宮首捐貲為鄉

劉氏遺書卷八

妻

順雅書局

里倡初作講堂未訖功門人有補博士弟子者持金為謝君盡以其金市材璧致之講堂役遂成縣有戚烈婦祠久圯壞君徒而新之其後邑人復就故址置屋數楹請於當事立碑置匾以褒大之遂章顯於世君之發潛起廢為一鄉表率皆此類也以年資貢太學注選儒學訓導未及調嘉慶五年正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七妻劉氏太學生諱世謙女質厚勤儉相夫子無違德嘉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子男三壩揚州府學生先卒壩縣學生壇先卒女二一卒一適劉吉孫孫男三鍾銓女四君力學善屬文又多更名人講授負笈從師常出百里外藝益精然屢試於有司輒不利晚歲尤屯蹇二庶弟二妹二子一女子婦二人十餘年間皆相繼歿哭泣悲哀殆無虛

歲以此鬱鬱不自得遂病病未瘳而妻及同產妹又亡益傷悼年餘竟卒噫其可哀也已葬以嘉慶七年二月一日劉孺人耐妻弟劉台拱為之銘銘曰

侍御五世有孫象賢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人不問其言嗚呼茲惟大新莊之原馬鬣之封其崇四尺君子之肝

史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知雲州史君紹登之母陳太宜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辛未卒於寶應明年訃至會雲南有兵事未得歸其弟太學生績登營宅兆於城北之松園莊而弗致葬記曰在竟內則俟之禮也而

紹登被

詔起復迺下以八年閏二月丁卯襄葬事記曰在竟外則不俟

劉氏遺書卷八

妻

順雅書局

禮也於是績登以告其友劉台拱使助執紼且請銘台拱辭不得命迺敘而銘之敘曰太宜人姓陳氏寶應人故分守河東道史公諱奕環之少室也史氏溧陽大族河東公為故文淵閣大學士文靖公季子而娶於寶應劉氏因稍置田宅定居焉乾隆三十六年河東公卒於官歸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而以劉恭人耐是時紹登年十七績登年十三太宜人拊養訓誨皆成立後河東公二十有八年卒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二人孫男十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太宜人性簡重有德量處諸婦間邊巡退讓未嘗計有無校曲直以是同居無纖芥而河東公尤亟稱其賢諸婦有孟孺人蚤卒遺女七歲太宜人字之如其女女之暱太宜人亦與因母同紹登官雲南道遠書問不時至太宜人思之甚然不欲以內顧嬰其心每寄語曰汝家受國恩最厚當竭力圖報稱毋以家為念紹登為吏廉平所居見紀蓋母教也先是紹登知文山縣黔苗猖獗時時闖入滇界紹登患之簡丁壯得三百餘人教之坐作擊刺皆為精兵聞賊在百餘里外即馳赴之以少擊眾屢戰皆捷苗大創又救解黃草壩之圍全活數萬人自是雲南無苗患德氏蠻誘扇諸種人為寇距文山十五里而軍城中懼又與守將角俘其渠帥餘黨悉平以最遷雲州會討維西叛蠻被檄守關隘撫流亡役未竣而聞太宜人之喪當去職大府以其功狀

聞且乞雷旗

詔許之昔者漢鍾泰故置材官騎士於郡國太守都尉常以歲

八月都試講武課殿最守尉權重而郡國兵精卽有盜賊得以應時捕討無崩潰四出之憂及光武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其制遂壞於是始發京師之兵以赴郡國之急一方有警則羽檄被於三邊弓弩甲楯取具臨時士不素練每戰輒北得失之效前人論之詳矣觀夫文山之事則郡縣之兵庸可忽乎使天下長吏皆有文山之廉平則盜賊必不作有文山之勇略則雖有盜賊亦不難於剪除語曰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肯不伐將尋斧柯余故因銘太宜人之葬而備論其事以附於魯公伯禽之義以白紹登之志云銘曰

荷嗟碩媛明昭義方滋彼蘭芽蔚爲國香金馬碧雞萬里蠻疆兒日歸乎有母在堂母日最哉及爾方將竭爾股肱爾忠貞爾無我思爾弟在傍筆牘受言其音琅琅象服斯皇榮哀故鄉安於首上百世無傷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釋義

先府君行述

先考府君諱世孫字仿魏號蓼野姓劉氏上世蘇州人明宣德正統間始遷寶應世有隱德府君之五世祖練江公諱永澄萬曆辛丑科進士以道德風節爲一時賢士大夫所推重而與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劉忠肅公宗周文文肅公震孟契好尤篤壽止於三十一官止於國子監學正遷兵部職方司主事于家未究其用而卒高祖兼山公諱心學明亡棄諸生以野服終曾祖弘菴公諱以任縣學生遠遊恭讓受侮不校鄉里推爲長者祖竹峯公諱中從中康熙戊子科鄉試候補內閣中書

改選石埭縣儒學教諭孝友直諒一時名德皆慕與之交父昭齋公諱家昇中康熙甲午科鄉試副榜有清德美行過人之才而年位不副論者以爲恨惜地贈修職佐郎靖江縣儒學訓導晉贈承德郎工部營膳司額外主事母喬氏明監察御史諱可聘之曾孫翰林院侍讀諱萊之兄孫歲貢生諱崇醇女也地贈孺人晉贈安人生四子一女府君於次爲季府君之生也喬安人以晚難卒又七年昭齋公就江寧鄉試卒于途府君夙遭閔凶傷感不自勝每哭輒慟或至毆血見者莫不憐之伯父新齋公內行最隆撫教諸孤至於成立而府君亦事伯父如父朝夕依倚事無大小咨稟而後行於內外尊屬無不親敬進見侍側綢綉如也尤好問先世緒言遺事居處笑語日若心存歲時享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釋義

祀歆歔恍惚如將見之府君生日卽喬安人忌日也親友議欲改期爲府君祝延府君聞之涕泣避匿由是終府君之世無或敢言生日者嘗病咯血默坐澄心欣然有得遂有志於聖賢之學畫之所爲夜必疏記弱冠應縣試潛山熊侯會珍賞其文置第一先是有謂首選可負緣得者慈惠府君府君不可曰奈何以是區區者喪吾志且安知有司之不公明人以是服府君之器識補揚州府學生受知于督學番禺莊公食廩備府君以練江公遺書呈莊公讀之嗟歎良久進卽以練江公學行勗府君府君感焉退而具牒請祀練江公于無錫道南祠道南祠者顧端文高忠憲二公所立以祀楊龜山先生所謂東林書院者也府君至無錫奉主人祠郡縣耆儒與耆紳先生皆會相與釋奠

講學而罷蓋化雷公繼督學政亦置府君高等試經解復第一
時當選高才生貢太學雷公特注意府君而同進有忌者府君
恥與人爭不就試雷公惘然人亦皆爲府君惜府君自若也既
屢試秋闈不第循例注選儒學訓導久之得常州之靖江府君
爲教先行義而後文辭與諸生媿媿家人語有善幾進之有過
匡飭之有爭訟平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當官蒞事以公心行
直道不立異亦不苟同其有所執持必平心易氣和顏異辭不
爲嶽嶽爭同官感其誠懇卒皆委曲聽從無乖刺者乾隆四十
六年海水逆上學田盡沒自捐俸以給諸生膏火五十年大饑
被徵勘荆溪戶口府君案版籍料丁中覈實產程甲乙務使吏
不侵欺民無歛望哀矜惻恒溢於色辭戒里長毋得歛錢供其

劉氏遺書卷八

毛

附錄其局案

或煮二雞子以進亦不食朝夕餐唯糗糲而已僕隸擇謹愿者
二人皆稟教不敢有分寸私所至老幼逢迎歡聲雷動荆溪
士大夫有賦詩以紀其事者明年春府君六十有二移牒乞休
今日先生方以學行爲諸生表儀而齒猶未也何遽言歸還其
牒府君復爲牒移之如此數回令知不可留乃爲之請於是官
靖江六年矣諸生載酒就學舍敘殷勤依依不忍決贈送詩篇
盈牋在紙者數十番同官設供張祖饌江蘇瞻望嗟咨過市市
人皆歎曰佛爺佛爺自是府君家居或就養丹徒故時俅友門
生舟船上下必羈衣登堂問起居道舊故至於書問往還十餘
年不絕府君天資仁孝而檢身進德一以誠敬爲根柢日常三
復版之卒章抑之七章曰此吾之几杖盤盥銘也以非極下爲

六一當居雖便旋未嘗北嚮迅雷風烈雖夜必與正襟危坐或
至達旦在靖江日數以公事過無錫具辦香謁道南祠惟敬一
日謂不孝台拱曰我昨拜祠下哀至欲哭豈所謂君蒿悽愴者
耶府君之於練江公上綱矣然猶純至若此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鄉人士君子不謀同辭曰無踰劉靖江者時宣城
孫侯源潮初抵任重其事訪之閱巷問亦翕然稱府君德盛不
容口意遂使府君使人辭焉不許親辭焉又不許府君書告台
拱曰生不及事父母而以孝爲名是滋吾戚也卒固辭不就初
府君以五十年

覃恩贈贈父母及不孝台斗官工部選

高宗升耐恩例得封父母又請以己官階贈祖父母府君聞之

劉氏遺書卷八

毛

附錄其局案

感泣謂家人曰三兒釋褐不數月而

聖主推恩及於再世當何以圖報會值

萬壽節晨起攝衣冠命子弟扶掖至聽事望

闕九頓首是時府君避疾百餘日殫瘁不勝拜起而持之益恭

自幼小時與兄弟戮戮相依迄於沒齒無幾微嫌間拊教甥姪

恩義備至待朋友故舊一以至誠視其吉凶禍福如在己少時

就督學試朋友有私喪等輩皆聞之獨不令府君知曰試期迫

無使怙怙爲也靖江同官某被劾訟繫累月府君屢顧省之其

人感泣告人曰劉先生聖人也晚得潛山熊侯墓志手書三通

而改其後曰不意白髮門生猶得聞先師行治之詳若此見

化雷公語錄亦手鈔成帙志知己之感也一飯之恩一節之善

終身誦之不忘而於人過失但微辭規戒不欲顯言之振窮周
急唯力是視而富貴翁赫之地遊遠如不及交際問遺不失禮
於人而人或爲己費財則不樂雖子婦奉養亦常以過分爲戒
在家不問有無在官不言饒乏問斤斤於財利者則深非之曰
此豈士大夫所宜言耶好讀書至老不倦而尤深於朱子之學
沈潛玩味反覆省察微言要義皆精誦而力行之謂小學最切
於日用以之律己亦以之誨人於明推辭胡二家其他以爲不
盡合於朱子槩弗措意台拱嘗從容請曰大人體道有年蓋著
一書以明所自得府君曰以明道則古人備矣以微名則去道
已遠又何取焉晚年尤好讀書錄但以謂隨手劄記之書或不
免繁複乃劄取其精切者以朱墨圈標識下方甚悉曰吾於此
書研審數過去取差爲不苟矣不孝等以是爲府君嘗所盡心
卽與自著書不異謹繕寫爲四卷藏於家府君解組後卽不復
孰何家事里閭過從與故人親族依依情話甚樂丹徒學舍在
壽丘山下草樹茂密有園林之趣府君愛之每以夏秋就養景
物會心輒欣然有喜亦時有父老賓朋來共談讌板輿筇杖編
覽企焦北固鶴林招隱諸名勝孳孳躡葛躡履百數十級不
爲疲同遊者皆歎羨中歲病日甚劇頗昏眩六十外乃更清明
能書細字手鈔漢晉唐宋文之有關名教裨身心者溫尋倍誦
音聲琅然聞者竦聽窗明几淨取紙筆作草書數幅適逸生動
得孫過庭筆意人皆藏弄之精神愈與在不孝等眼中歷歷也
前年六月患滯下涉秋冬迫歲暮乃瘞血氣始大耗然自春夏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書局印

以來尤獲繼承祭見賓齊稷如平時慶賀問弔往來酬酢之節
不懈益勤台拱十餘年不就禮部試府君未嘗敦迫去年冬台
斗杉告滿一歲當詣京師遷延未卽行府君曰來春與汝見共
一羸車殊不寂莫又諭台拱曰

天子仁聖可以進而有爲汝當努力當此之時府君自以康彊
無恙雖使不孝兄弟遠離膝下歷歲移時而可無他慮也卽不
孝兄弟亦見以爲然何圖轉盼之間乃有今日痛哉痛哉府君
正月初四日始感疾是日爲弼菴公生辰猶至聽事懸畫象而
拜焉初八日爲練江公配韓安人忌日疆起盥頰將出拜而手
足不能自舉遂困篤嗚呼府君一生宅心遊目恆在先人左右
至於微瑟之辰猶兢兢對越若此先嘗自書數語曰某孤露餘

劉氏遺書卷八

三

廣雅書局印

生年躋大耋正而斃焉得隨先父母於九原乃畢生未有之至
樂夫復何憾遺令毋用僧道毋用鼓樂停喪不孝等卜以十二
月廿三日從窆之府君志也府君以乾隆四十五年至靖
江以四十九年

巡幸恩加一級又以五十年

覃恩加一級五十五年以台拱官廸封修職卽儒學教諭嘉慶四
年以台斗官

敕封承德郎工部營膳司額外主事生于雍正三年五月初十
日卒于嘉慶六年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元配朱氏縣學
生諱澤代女胞贈孺人晉贈宜人孝慈恭儉淵靜而聰明在父
母家未嘗有幾微過差不適於父母歸大家未嘗有幾微抵牾

不適於夫終日溫溫無燕婚之容忿悁之色而智識過人有所
品題裁使簡而當久而益可思善病足不踰房閤而家政井然
僕姬皆畏服莫敢欺嘗讀書能操筆爲文而不以自矜眩人亦
卒莫知也生于雍正四年五月廿四日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五
月初十日享年三十有一葬城北松園莊今合耐繼配鍾氏宛
平人秦州州判諱曙之孫太學生諱光蕪之女配封孺人晉封
安人朱安人生三子一女履懷蚤殤台拱乾隆辛卯科舉人丹
徒縣儒學訓導台鼎登仕佐郎女蚤殤鍾安人生三子一女台
斗嘉慶己未科進士工部營膳司額外主事台垣太學生次台
奎女適縣學生喬載成孫男七源崑源獻源岷源岑源嶧源封
源嗣孫女六府君閔育諸子愛而不面嚴而不以威負劬辟嘒

劉氏遺書卷八

正原雅書局影

無一言或出於仁義之域而不孝台拱等驚劣無似浮沈流俗
忽忽數十年莫克以道義自樹立以無負府君彝訓又不能顯
揚其親使府君之潛德幽光滄耀暴著於天下音容一隔悔艾
靡從莫大之誅無所逃避今者日月有時思假寵于大人先生
錫之銘錄以光泉壤以傳府君之德厚於無窮而草土餘生頓
感昏眚記憶癡疎不能詳備惟府君平日嘗爲不孝等稱述鄉
前輩遺事已而歎曰如此等人雖端居一室其渾厚之氣與天
地流通所可見之事迹者特緒餘耳而豈足以盡之不孝等不
知德行妄以謂府君生平亦當以是論之未識知言之君子以
爲何如也不孝台拱台鼎台斗台垣台奎泣血謹述

祭鹿轉運文

猗與忠節死而不亡濟美有公世德彌光維公誠直實稟天性
塞塞當官不賢不徑筮仕膠庠世譽以興牧民三晉大吏稱能
帝曰俞哉可二千石試之劇郡以觀爾績公來潤州敷政優優
苞苴必斥岸獄無留惠心故寡剛腸疾惡民莠胥薶吏姦不作
歲在乙己蘊隆蟲蟲公軫民依疾痛在躬顯于大府以闕入
告諭其富人通財糴粟公心惻怛公言孔哀富人感吁奔走借
來爲鷲于郊男女以辨保抱攜持食者八萬民苦癘病餓之僧
廬民曰無衣賦以綺襦痛疫踵起有醫有藥死喪頓連有棺有
椁拯急惟仁靡困不紆防姦惟智靡弊不除是時天下旱者什
七

帝念阻飢珍圭用卹體

劉氏遺書卷八

正原雅書局影

國推恩如公幾人咸曰不幸不爲潤民公馭屬吏必盡其用卹
其隱憂不苛不縱
天子知公廉能克兼俾釐財賦浙漕淮鹽治功亟聞簡在方渥
世渴人材幾公顯擢云胡中壽遽及於斯遺黎之痛故吏之悲
故吏遺黎公心眷顧江月江風英靈來去敢陳明德薦此一觴
音容如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尙饗

祭四嫂文

嗚呼嫂之來吾家三十有七年自舅姑以至諸舅諸姑無弗順
也村妹姊妹無弗宜也卑幼者無弗稱其恩使御者無弗稱其
易事也嗚呼吾嫂而止於此耶始仁和沈公宰吾縣好推獎士
類吾伯父餘齋府君以文字受知而奉直嚴公時在甥館編紵

定交遂有婚姻之約其後沈公去縣奉直公隨牒山左而嫂始
來歸以始筭之年去父母之側無親戚爲之左右傅姆爲之後
先而能婦職無虧人言不問蓋天資純粹而家法之所濡染者
深也奉直公既宦遊書問不時至令節佳辰往往背人掩涕及
伯兄歷亭爲縣迎養粵東親闈益遠庚戌之歲歷亭以郡丞待
次于江左試守淮陰板輿輒軒近在百里之內始得與諸昆弟
視甘旨問寒燠扶持抑搔奉高堂之一笑蓋嫂于是時爲最樂
曾不數年而內外尊親接踵背兄姊皆在中年亦相繼以歿
箭筈布總哀阻崩摧而不起之疾已中于膏肓矣嗚呼哀哉嫂
之來歸也已不及先姑楊孺人之養而事舅餘齋府君與姑裔
孺人垂三十年生致其孝歿致其哀婦道終矣以日暮塗遠此
生不可復見之老親而猶得奉餘年親舍飯子道盡矣愉婉恪
恭以將順夫子意縫紉澣濯必恭親之稱薪數米俾無內顧憂
妻道備矣有子才賢有婦孝敬有女得所歸內外諸孫羅列膝
下母道成矣古今來婦人女子之遭逢常變順逆什伯倍蓰而
無算而如嫂者亦差可以無憾而吾輩平生敬嫂之賢而哀嫂
之命止于斯者其何得以無憾耶來復有期敬陳薄奠精靈如
在庶克歆茲尙饗

劉氏遺書卷八

嘉興陳其榮校

劉端臨先生行狀

同里朱彬撰

先生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實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顧涇陽諸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臨禍幸不及於難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蔡以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藜野先生官靖江縣訓導祖父並以先生之弟貴 贈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始入家塾終日未嘗離几席九歲作韻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少長慕黃叔度之為人年十三四從同里王惟師先生學為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諸人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為可追古作者年十五見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年十六補諸生二十一舉江南鄉試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為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戊戌今大學士朱公時為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為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就一字之疵被放朱公薦二十人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時藜野先生苦家累婚嫁腐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

劉氏遺書行狀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欵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為己任休蓋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召公車繼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

劉氏遺書行狀

為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為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且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為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先生為學自六書九數以至天文律呂莫不窮極幼眇而於聲音文字尤深其攷證名物研精理義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為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卻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卒不第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踰歲銓授丹徒縣訓導丁未以弟得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絕意進取丹徒為南北孔道几冠蓋往來無不修刺請謁屢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紛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丹徒去賈應不三百里每歲必迎養兩大人於學署滑甘滫瀡不缺於供至孝蒸蒸以志養志閨門之內綢繆如也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間隔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間唯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然無不得其意以去體素羸莫遭大故哀毀過情飯蔬食淡者四年卒之前歲于女皆疾疫呻吟牀簀間問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禫之節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

起先生生於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卒於嘉慶乙丑五月二十
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曹氏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無子
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嶠女子三長女許字浙江巡撫阮公之
子常生二品廕生候選知州次許字溧陽史氏十歲而殤幼許
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先生所著書唯論語補注一卷漢
學拾遺符子補注各一卷繕寫成秩三禮詩書並有纂著將為
之蒐輯部次以就正有道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劉氏遺書行狀

劉端臨先生墓表

同郡阮元撰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一字江嶺先世由蘇州遷寶應六世祖永
澄明萬曆辛丑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與顧端文高忠憲劉忠
端諸公講學東林會社中從

國朝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墓貢
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
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
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
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閭目不旁睽
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見王子中朱

劉氏遺書墓表

四

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
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
注識為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薨偶疵被放文正惜
之終其身是時 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
生所交游自大興朱學士筠欵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
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為昆弟交
稽經攷古且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
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
中於三禮尤精研之不為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
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於職
月必攷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為先而能以身示之常謂校官不

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為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為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效於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壘淡泊晏如也先生慎於接物尤廉於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聘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視以為有曾閔之孝歲時

劉氏遺書

五

里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為姻家乃紀其學行揭於阡

劉氏遺書

六

劉端臨先生遺書後

嘉慶十年間劉端臨先生之喪家君命常生曰吾與端臨先生為同學交先生女能讀父書故聘為爾婦雖未娶然爾甥也當往哭焉可并求先生之遺書來常生至寶應見先生之弟建臨工部工部者家君丙午同鄉榜舉人亦家君己未會試所舉進士也工部曰先生著述精而不多且數易藝待道理之十一年春工部至揚州先以先生論語荀子漢書之學三卷并行狀來家君住雷塘墓廬讀之數日語常生曰先生之考證極精且確生前紙稿本極散碎少有疑輒弃之又雖為己見而一經人道者輒亦自弃之吾所知也所以卷帙無多今卷中論語諸義皆所謂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吾居憂不能序述爾當述吾語敘

劉氏遺書跋

而栞之常生謹受命為付梓人至于先生行誼有朱武曹先生為之狀遂栞冠卷首三禮詩書之學俟工部續為理出再付刻焉甥儀徵阮常生

端臨先生之沒常生既刻其遺書矣丁卯冬至寶應復從嗣子得先生經傳小記三卷文集一卷小記中如詩噫嘻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周禮司儀三摺三辭之當作三讓儀禮士冠禮之鄉大夫之本作卿大夫禮主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法皆疏解確鑿亦可見說經之大槩矣先生邃於經不屑以古文見故所作輒棄存者止十有六篇然如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蓋避則有以釋朝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不獨二千年來儒者避辟之報訟朱子輩書蔡

帖之異同可以釋然而大聖人心跡之純取變之略始並行而不悖洵千古定論猶得以文人之言目先生哉戊辰夏隨任武林節院續命工付鐫而謹識其後甥阮常生

庸於己酉庚戌間從故翰林學士盧召弓遊始知端臨先生時學士校禮經嘗就正焉先生亦於友朋間見庸說經之文相與讀而善之初見於江寧後往來鎮江靡不樞衣請益試質以心得則為之擊節歎賞或有不合必反覆引喻明其義而後已且恤其窮途賜其困飲食教誨十七年如一日也甲寅秋庸將往武昌先生曰畢制府已巡撫山東矣子行或先後不相值詹事府學使阮公吾鄉人且學友也子其謁之庸之辱知於雲臺先生自先生之書介紹始甲子三月庸應順天鄉試舟過寶應

劉氏遺書跋

先生居繼母鍾太安人憂謂曰糧船催趙上流堵截至濟寧舟益難行貽書河道王懷祖先生為子謀車馬甫可達因餽以贖偕弟建臨度部步送河干距先生家五里許意若甚惜此行者再拜而後分袂孰知此行竟成永訣乎乙丑冬郡中得段若膺先生書驚聞先生忽下世哭之哀益庸先一日猶寓書先生以亡弟和貴之孝行學業乞言於先生也庸纂輯漢儒經注若干種先生尤善鄭氏論語謂精數過王尚書伯厚許為撰序久而未成先生告庸欲作儀禮補疏今遺書中言儀禮者不盈卷必未成之書度部言當先生時已燬於火豈無別本抑又中失耶今雲臺先生續得先生經傳小記文集凡四卷屬庸校字自鄙中歸已三年客夏又喪母雖受知於先生最深且久有不能

已於一言者而亦未暇成負歎孰甚焉虞部言先生事繼母至孝嘗客他所忽心痛驟歸而母病危甚迺悉心奉湯藥病旋愈其誠感無間所生如是今讀文集申夢野先生行狀知先生之德盛禮恭夫固稟受於所生也嗚呼至矣因綴敘獲益之由於目錄後學武進臧庸

劉先生端臨與先君為文章道義之交先君見背先生為校錄遺集哀然成書喜孫有過匡戒之有善獎諭之有急難保護安全之喜孫賴以成立今先生墓木已拱讀此一過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後學甘泉汪喜孫

劉氏遺書跋

三

著書以論語禮經為孔氏微言大義所在用力最深今所存生平論著皆後人編纂先生隨手劄記之藁無言性天道者未發之蘊不可得而聞也先君嘗言端臨懷祖學行不媿古人又與先生書稱先生天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則後之知言君子可想見先生之為人徒以經生目之喜孫少孤受知先生最早先生以文行相許而深戒好名勿卅年無所成就讀先生書引以自勵且以質之當世善言德行者後學汪喜孫
外祖寶應鄉賢劉公以嘉慶十年卒於家先大夫奉吾祖命往奔喪並取其遺書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凡三卷公之弟建臨先生暨同里朱武曹先生編錄吾祖審定付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也十二年建臨先生與巨源舅氏錄經傳中者

大五

證語為小記三卷文集一卷先大夫復奉吾祖命校刊世所行端臨先生遺書續刊也公校書不下千卷旁行斜上朱墨爛然不別錄彙故歿後遺書甚少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未幾建臨先生巨源舅氏先後下世公之書遂無補葺者道光初次源舅氏復錄得國語淮南子方言補校凡三卷經傳小記荀子補注各續得若干則小記舊有國語一則方言十餘則先大夫取小記中國語方言諸條刪去并小記三卷為一卷續錄附後荀子續補亦然於是編定全書為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校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凡八卷較舊刻僅增一卷而簡策加半繕寫待刊中道而殞傷哉傷哉今年夏小祥後吾母始發先大夫書篋得所定公之遺書泣授恩海命

劉氏遺書跋

四

付劄牘且日吾在母家嘗見先君校定明皇甫錄廣雅刊本有段若膺先生書後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吳瑄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尚多戊申十一月廿一日若膺氏五十三字先君歿後高郵王氏疏證已行此書校語不復編錄然案王氏木卷一下貳福蕓倅憤盈也疏證云說文貳副益也周官小宰鄭眾注貳副戎僕鄭注倅副也道僕鄭注貳亦副也張衡西京賦辭綜注楚副也副與福同貳福證倅皆取充備之義故皆訓為盈又卷三下剝脫脂皸微膚朴皮非違畔澳攜陶道離也疏證云內則鄭注皸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廣韻皸皮寬也玉篇皸皮脫也釋言云皮膚剝也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而快眼

大五

鄭注內則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朴與皮膚皆一聲之轉
說文朴木皮也案王氏博引經傳於離二義卒難牽合先君
校此本於倅下皮下各增也字王氏所引證其義益明先君與
石臚先生交最深而疏證所列諸本無先君此校本蓋石臚先
生所未見也又先君說經爲遺書所不載者如書禮于六宗乃
古篆文天宗之誤引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見臧上舍庸致
先君書爾雅坎律銓也當爲吹聿銓也見若膺先生致先君書
蓋先君書遺佚甚多哀卹之責在汝甥舅恩海謹受命刊既畢
謹識簡末以畢先大夫未竟之志並敬述母言以告世之讀公
書者道光十四年六月中旬外孫阮恩海

劉氏遺書跋

五
廣雅書局

八
百
三
十
八



孔賈經疏

異同評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馮山公送萬季野之京師序云經術之亡不亡於厥
 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
 心知古人之意行已尺寸而特惜其抱雌節而不鳴於
 世也壽鏞於象山陳伯弢亦云伯弢今世之老師也不
 幸死矣豈惟壽鏞有交游零落之感而當風俗敗壞士
 有市心緣飾爲工之日失此宿儒更安得不爲斯世惜
 哉伯弢著述甚富他日綴學堂鉅著風行天下其學傳
 而其人不死固不必爲故人悲獨念壽鏞自始輯鄉書

孔寶經撰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弟子舊籍者尤眾其遺書之流布自有仔其責者且非
 一鄉所得而私也然往者嘗以綴學堂經部稿孔寶經
 疏異同評與史部稿歷代車戰考畧壽鏞矣因取孔寶
 經疏評刻入叢書第七集而以選刻鄉書商榷書附之
 是區區者何足盡伯弢顧其窮年樸學於此可見且聊
 誌吾兩人夙昔相與之雅云爾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九
 年九月世愚弟張壽鏞

孔寶經撰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考行述

先考諱漢章譜名得聞字倬雲又字伯叟自髫齡時即不好弄喜讀書異於常兒先曾祖妣鄭太恭人鍾愛之束髮就學從邑前輩林放卿虞竹亭遊二先生均器之肆習時文外兼治經史先王父朝議公於是不惜重資廣購羣書俾得日夜研究性雖不喜舉業然出其緒餘恆驚儕輩清光緒壬午補縣學生乙酉得副貢戊子中舉人名列前茅經藝獨冠場已丑會試薦而不售自茲以後專研經史所造益深嘗與兒輩言生平為學凡三

孔賈經疏異同評 行述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變其初肄業俞樓事德清曲園先生後以漢學文應辨志精舍季課問業於定海黃元同先生盡取漢唐以來至清先儒說經訂史之書而畢讀之知考據之學至難雖大儒亦不能無失病乾嘉諸君子之擯程朱兼治漢宋而不偏於一家中年鑒於國家多故默念知己知彼之論乃取當時所出算術格致農學兵學外交諸譯著一一加以研討冀於致國富強之術有所貢獻及其後鑒於清廷變法多枝節為之而歐風東漸異說並興人心浸已不正於是深惟經正民興之義仍返求之於經

學窮年兀兀雖老髦而不少懈蓋好學深思由博返約

有不同於淺陋之士者當其開卷有得輒記錄之積久而著作等身年三十始刻印綴學堂初稿二冊其後每一書成即自收弄弗以術人然單篇劄記諸學報雜誌爭載之七十二歲始編著綴學堂叢稿目錄已付鉛印成書者初集十種未刊行者都凡九十一種又有未列入叢稿目中者約十餘種其著述可謂富矣先考一生精力萃於著作者半而殫於教育事業者亦半性既不耽利祿故戊戌大挑二等以教職用丁未考職得廣東

孔賈經疏異同評 行述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候補直隸州州同均未出仕宣統元年浙當道保送考入京師大學經科肄業民國元年改入史學門二年春畢業即在北京大學充任國文系哲學系史學系教授兼充高等警官學校教員師範大學講師政府以積著勞勩頒給四等嘉禾章晉給三等嘉禾章十五年請長假旋里原擬杜門著書以竟所學十六年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電邀赴京又派代表賚書來請其時北京大學校長劉哲亦以電邀赴舊都俱不果往十七年始應南京之聘任中央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越三年以

袁老堅請辭職學生挽留不允所請而歸嗣後廣東重慶各大學迭以文電敦請爲教師均不復出蓋欲完成舊稿藏諸名山也當其教授南北各大學也纂輯講議昕夕從事不敢苟且及其登臺口講指畫粉書黑板盡數方敷陳使無贖義諸生暇時請益則詳細披示不憚煩煩十餘年如一日焉其誨人不倦以廣教澤也如此又居京之日交遊多海內宿儒如膠州柯鳳孫閩縣陳石遺桐城馬通伯姚仲實餘杭章太炎蘄春黃季剛吳縣汪旭初泗陽張蔚西諸先生皆時相過從賞奇析疑

孔經疏義同評 行述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暇則爲文酒之會其論學取友以多聞見又如此先考一生制行謹飭事先王父朝議公王母余太恭人及繼祖母許李二太孺人曲盡孝養三叔父得英早卒遵祖母李命命不孝慶粹爲之後以承歡心其待諸族父友愛惇篤親戚中表綢繆恩紀平居夙興夜寐未嘗晝寢治理家務之外手披一編無倦容自奉儉約蓄於衣食而酷嗜藏書不論版本研究國學之典籍購備無遺不孝等幼時先考課之嚴經必成誦乃已稍長教之讀史及自中學入大學又常誨以溫習經史亦猶古人遺子

孔經疏義同評 行述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一經之志也先考居鄉時對於地方公益諸事多所盡力光緒三十二年邑令黃羨欽敦請出任象山縣勸學所總董勸導城鄉設立小學三十餘所斥其私財創設東陳小學不邀獎敘同年黃令又訂鄉約以立自治之基延爲總董次年春在縣城創辦師範講習所以宏師資嗣因赴京考職辭去職務民國初元浙民政長將移南田縣治石浦割象邑東溪以下地爲所轄境縣議會公推先考爲代表至省請願力爭民政長仍執前議遂入京上書參眾兩院陳不可分割之理由乃令省議會調查議復而後象山區域得免變更十一年受縣知事李泚之聘任本縣志局總纂略采章氏實齋之議而變通之閱四年成象山縣志三十二卷舉凡乾隆道光二志之缺憾悉予補正其後十七年莊蘊寬鈕永建柳詒徵諸先生又聘任江蘇通志編纂成方物金石二考蓋其精治地理方志之學通國皆知故時賢爭相延攬云今年本邑籌設公立醫院時先考已臥病念邑無醫院病者必遠出求診諸多困難慨捐開辦費一千元以贊其成身雖病劇不忘利濟此皆盡力於桑梓之事彰彰

在人耳目者也先考體質素強晚年亦屏補藥不御去
歲孟秋忽患便血之症國醫謂無生命危險今春病漸
加深延西醫診視斷爲腸炎療治經月未見大效又請
國醫治之雖精神如常而痛苦不少減彌留前兩月再
延西醫診治下藥止血精神漸佳不孝等以爲可慶復
元矣乃越數日而便血復來周身發腫精神日萎遂於
六月二十九日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哀哉以先考
之體質人皆望其壽登期頤如有清之王懷祖先生享
壽八十有九而孰知其年壽之止於此耶不孝兄弟昔

孔實經堂行述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隨侍在京曾遭危疾幸逢良醫得慶再生今春先考
病劇時初擬赴滬上著名醫院診治無錫丁仲祐先生
妹夫姜紹祖均力贊之乃卒因循未果以至不起是皆
不孝等侍養無狀玩忽所致其罪蓋擢髮難數矣嗚呼
痛哉先考之卒歲次戊寅距生於清同治三年甲子享
壽七十有五卽於七月五日暫厝家園不孝等苦出餘
生昏迷多忘謹述先考平生學行之大者以告當代立
言君子倘蒙錫之銘誅則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棘人陳慶麟
慶粹稽顙泣述

綴學堂叢稿目

十三經疏中疏 公羊傳舊疏考

孔賈經疏考 案即異同評 讀左補義補

易以 齊詩表說

易古訓 周禮正義校補

易費氏學校注 儀禮圖刊誤

周書後案 已刊 論語徵知錄 已刊

詩毛氏學校注 爾雅講義

大戴禮記小箋 說文部首文說

綴學堂叢稿目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讀禮通考續考 廣韻箋

五禮通考續考 羣經地名韻編今釋

禮書通故識語 已刊 音紐表

春秋公羊董義述 宋嘉祐石經考

聲韻字學 經義考舉正

以上經部

二十五史脛錄 通鑑注疏證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 續通鑑長編考異

孔子弟子傳後錄 水經注補疏



兩漢書注商榷 通典刊誤

後漢書補表校錄 已刊 通考刊誤

三史譬喻類鈔 歷代史表校正

南北史合八代書最目 年齒錄略

魏書改氏考補 江蘇通志金石考

唐書注稿偶存 江蘇通志方物考

遼史素隱 已刊 歷代車戰考

新舊元史史目表 象山縣志校補

南田志略 已刊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 已刊

綴學堂叢稿目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姓氏人名韻譜 南宋館閣書目輯考商

通鑑綱目注舉正 集古錄補目補 已刊

漠北水經注 河北新碑跋

科舉題名錄略 燕下鄉小錄

以上史部

諸子參議 太玄經準易表

諸子譬喻鈔類 宋元學家拾補

老子本證 困學紀聞斟注

管子校輯 本草綱目補正

文字淮南子證文

救荒本草釋名

黃石公書校本

太平御覽校輯

風俗通姓氏篇校補刊已

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表

五行大義附錄

家常叢談

約園隨筆

小言詹詹

海東劄墨

以上子部

全上古至六朝文補編

杜工部集箋略

韓文公集補注

文編最目

孔實經疏異同評

綴學堂彙稿目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樊南文集注商

文編作者姓氏韻編

蘇詩注補 已刊

全唐文最目

葉水心別集考證

文選注小箋

樓攻媿集校注

樂府詩集校注

綴學堂初稿 已刊

文心雕龍校注

綴學堂文稿

陶靖節集補校

綴學堂外稿

綴學堂詩稿

五經四書文話

鏡聲詞

聞妙香室詩話

以上集部

未編入目錄之遺著

史通補釋

本草藥名類編

爾雅釋例

中國回教史

漠南不入海水經注

中國通史講義

西北水經注

中國哲學史講義

古今人表補注

中國法制史講義

元史西北地名考

列女傳對注

議院經徵

經學通論

孔實經疏異同評

綴學堂彙稿目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學通論

孔賈經疏異同評

象山陳漢章伯攷甫學

自漢許君撰五經異議後晉孫毓有毛詩異同評陳
劭有周官異同評蓋學者生先儒後於異同得失之
閒不容不盡心也唐初患南北朝說經多異定為正
義孔冲遠主其事方欲合經說而大同焉周禮儀禮
二疏出自賈公彥乃更於孔氏五經疏外多所異同
漢章再四尋繹二家經疏仿孫陳書列其異同而僭
為評其無關於宏旨者弗著於篇甲子歲春仲識於

孔賈經疏異同評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北京梅廬

尙書商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
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正義曰昭二十九
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
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
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
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魯語文

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

誤耳孟子曰犧牲既成絜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
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
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若實
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商興七年大旱方始變之安
得以夏衰為言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
斷為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孔所言改正朔而
變置社稷得其旨也

春秋昭廿九年左傳正義從書傳 禮記祭法正義從

孔賈經疏異同評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書注

周禮春官大宗伯釋曰稷祀棄實在湯時而云夏之衰
者遷柱由旱欲見旱由從起故據夏而言也
評曰賈疏與孔祭法疏同而孔與尙書左傳疏自與
禮記疏異疏家從注轉移不足怪也魯語上章昭注
據夏之興謂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謂禹
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說與孔賈皆異
尙書周書康王之誥文侯之命正義引儀禮同姓小邦
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又毛詩小雅伐木正義

同 又春秋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同

周禮天官大宰疏引儀禮同姓小邦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儀禮覲禮疏本同

評曰覲禮上經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

舅異姓下無大國二字則小邦異姓下亦本無小邦

二字唐石經有小邦二字正用賈疏本王引之朱大

韶並云孔所見本義長當以孔所引為正

詩魏風葛履糾糾葛履正義曰凡履冬皮夏葛葛履非

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孔實經義傳評

三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儀禮士冠禮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釋曰春宜從夏秋

宜從冬

評曰士喪禮夏葛履冬白履鄭司農注周禮履人引

作冬皮履與士冠禮同鄭注云冬皮履變言白者明

夏時用葛亦白也據二鄭義夏禮服之履用葛孔疏

謂夏亦用皮與禮經文違其說非冬皮夏葛春秋不

詳禮記檀弓有子蓋既祥而絲履注譏其早也又少

儀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履是絲履為吉時常服對

喪服之菅履疏履麻履言之正可補禮經之缺蓋春

秋並絲履賈疏謂春葛秋皮於經傳無徵其說非孔

於詩禮記疏並謂絲履是以絲為絢總純仍是皮履

其說亦非

詩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正義曰北方之宿虛為

中西方之宿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

中宿劉歆三統麻術十二月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

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而

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三統麻

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於此

孔實經義傳評

三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之時可出冰也 春秋昭公四年左傳正義曰曆法星

去日半次則得朝見如鄭玄答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

四月立節之時周禮夏頒冰與杜說異理亦通也

周禮天官凌人夏頒冰釋曰鄭注引朝覲而出之謂經

夏頒冰則西陸昴也日體在昴在三月中得為夏頒冰

者據三月末之節氣得夏節氣

評曰左傳服虔注北陸言在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

在昴賈已引之何以又疑日體在昴蓋以杜注謂夏

三月日在昴畢誤之也孔據麻法西陸朝覲謂立夏

節正合周禮而於月令疏亦言三月內有得四月節
時此惟有閏之年爲然耳與賈同談至服杜二注並
拘於公始用之謂春分時奎星晨見東方與爾雅釋
天西陸昂不合矣

毛詩小雅鹿鳴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
幣也正義曰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
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儀禮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
侑幣釋此大夫相禮饗食有常數雖有燕之亦無常數

孔賈經義疏評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無酬幣矣 又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王或不
親以其禮幣致之釋曰聘禮不言致燕以幣則親燕亦
無酬幣

評曰賈於儀禮疏兩言燕無酬幣而周禮天官酒人
疏引詩鹿賓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謂致燕亦以
酬幣致之與饗同較以覲禮疏亦引鹿鳴序謂飲食
實幣帛據饗食有幣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恩
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所言如出一人豈
儀禮疏本黃李之舊非賈本意歟若然則孔賈固同

云燕有幣與饗食同也

詩小雅六月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也正義曰司常掌
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屬謂徽織也則徽織者其制
亦如所建旌旗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死之銘旌即
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疑同長三尺亦
繆長一尺旒長二尺

周禮春官司常皆畫其象焉注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
物釋曰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
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勿天

孔賈經義疏評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若然在朝及在軍
徽織綴之於身亦如此 儀禮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
之旗九仞作仞不作刃餘同亦云死以尺易仞

評曰禮緯之文節服氏疏引作含文嘉左昭七年傳
疏引作棺命徵皆今文家說賈於小祝疏據以爲說
與士喪禮疏同但以生人徽識仿銘旌亦以尺易仞
則人長七八尺而綴於衣者有九尺至五尺之小旗
不礙於身乎不如孔據銘旌無物者用布一幅有半
通長三尺爲合於事理

詩大雅韓奕正義曰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
賈逵說周禮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
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
鄭於大宗伯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大行人注六
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
時韓侯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

周禮春官大宗伯注四方以時分來釋曰春東方六服
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
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

孔賈經疏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

又秋官大行人注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釋曰或朝
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
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

評曰王與之辨賈謂四方諸侯皆來卒有乘閒而起
孰能禦之不知賈亦有所本詩疏引馬融說周禮以
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
北方者遇冬鄭注明堂位謂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正
同馬說是孔賈之異乃賈適馬融之異也但大行人

疏引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又謂鄭不與馬
同與孔詩疏所引馬說又異豈馬又改用賈逵義歟
詩魯頌闕宮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月朔四時祭所不
及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享先妣釋曰祭法王立七廟不見
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
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

評曰宋書禮志朱膺之云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
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又通典禮引高堂隆議周

孔賈經疏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姜嫄廟祭以禘祫是爲孔疏所本通典自爲說云先
妣之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則本賈疏享嘗而
小變其說今據守祧奄八人五廟二祧通姜嫄廟而
爲八其職云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所職既同二祧則
亦必如二祧之享嘗故大司樂亦曰以享杜佑謂四
時薦則不祭而薦未必然

春秋僖公九年左傳下拜登受正義引覲禮曰彼侯氏
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升成拜是此登受

儀禮覲禮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釋

曰注引春秋者僖九年經證此辭之類但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評曰齊語說此事亦云遂下拜升受命賈氏何以知當時不升成拜蓋以桓公聽管子之言終拜於下不以宰孔之命無下拜而如侯氏常禮以辭下拜而遂升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正義曰禘祭之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兄弟相代則昭

孔賈經義評

九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穆同班閱僖同北面西上僖是閱之庶兄繼閱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閱下今升在閱上

周禮家人以昭穆為左右釋曰若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文二年躋僖公謂以閱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閱公之上為昭閱公為穆故曰逆祀

評曰孔疏用公羊何休注其前如華恆賀循徐邈議見於晉宋書通典者並云兄弟同昭穆然左傳有子不先父之言公羊謂先禰後祖穀梁謂先親後祖范

寧注曰親謂僖祖謂莊楊士勳疏非之而賈公彥從之其後唯朱子及徐乾學顧棟高並本其義與張子馬端臨萬斯大顧炎武任啓運蔡德晉秦蕙田說皆異竊謂此當以穀梁親親尊尊之誼衡之質家親親如兄終弟及而不同昭穆即不得祀五世呂氏春秋論大引商書五世之廟可證商禮文家尊尊如弟襲兄位而不異昭穆即無以分逆順賈又云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閱公之八年傳始云順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公祀先公而所乎蓋殷周之禮固有此二者孔賈疏俱失之一偏

孔賈經義評

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春秋成公十一年左傳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妯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妯今謂娣妯之名從身長幼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妯知不計夫之長幼也

昭公廿八年左傳正義曰鄭玄云娣妯者兄弟之妻相名也是以身之長幼明矣

儀禮喪服娣妯婦釋曰娣妯據婦年大小不據夫年大小

評曰二疏說同然何以知春秋魯聲伯之母年必大

於穆姜晉子容之母身必幼於叔向之妻乎注長婦謂穉婦為娣婦釋名曰娣弟也已後來也注娣婦謂長婦為娣婦釋名曰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是鄭與釋名皆據其夫年大小孔謂鄭與賈杜左傳注同殊無據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祓殯而禭則布幣也正義曰檀弓所言卽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先後不同禭不得為襲也康王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雜記記致禭之禮

孔氏經義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委衣於殯猶致禭也

周禮春官喪祝注引春秋傳釋曰禭卽襲之時未殯而云祓殯者名尸為殯耳

評曰賈以喪禮禭在殯前故謂禭卽襲又以檀弓注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茷今襲公使巫以桃茷先故從檀弓請襲之文但襲時實無柩更無殯而謂名尸為殯經典無徵不如孔校襲公至楚月日謂此禭在殯後鄭雜記注曰春秋有既葬歸含賵遂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然則魯文公九年且於葬後受秦人所歸

僖公成風之禭楚邾敖之元年不於殯後請魯襲之禭乎

春秋昭廿九年左傳使獻龍輔於齊侯正義曰周禮使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函此獻函不獻節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

周禮地官掌節澤國用龍節釋曰案昭二十九年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

評曰據賈所引左傳注今本杜注玉名下敘所以輔龍節五字若杜注無此五字孔疏必不行周禮而為

孔氏經義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說但如孔疏引薛道衡說英蕩為玉函與干寶說為刻畫竹箭異賈疏龍輔與英蕩別勝於孔氏守節鄭注或曰英蕩畫函不曰玉函

春秋昭廿二年左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鄭之此說為妄之甚周禮春官保章氏注引春秋傳釋曰按彼服注歲星在

星紀吳越之分野吳先舉兵故凶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

評曰賈所云或說與鄭說同不知何人不如孔疏明

曰鄭玄鄭於同次之內更復分星晉書天文志陳卓

躔次同孔亦預修晉書何以謂史傳所無但以杜註

從賈服說而與鄭異故以為妄耳

春秋定公十四年左傳闔廬傷將指註其足大指見斬

遂失屨宣公四年正義曰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言其將

領諸指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

孔疏疏義同評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

儀禮鄉射禮記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註此以食指

將指挾之釋曰第三指為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

將指是也

評曰賈誤以傳將指為手指

春秋哀公元年左傳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正義曰計方

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

百夫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

當一則得為五百夫矣

周禮攷工記匠人釋曰一成之地有九百夫宮室涂巷

三分去一餘六百夫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

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則一成六百夫定受

地有三百家而云有眾一旅五百家者據上地多家亦

多也

評曰賈說上地多孔說上地少並以意推測其實夏

制田五十畝而貢一成之田得授一千八百夫宮室

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當有六百家而旅

止五百人者不盡用民力也孔疏四百夫 當作八百夫

孔疏疏義同評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記曲禮上注視今之示字詩小雅鹿鳴箋同正義曰鄭注經

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是舉今以辨古也

儀禮士昏禮記注視乃正字今人作示俗誤行之釋曰

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彼注破從示此

注以視為正字不同者古文示少視示皆作視字

評曰示視皆古文視从示聲故互相通用二疏皆未

攷說文古文視又 作睂作睂

禮記曲禮上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

某日注旬十日也正義曰少牢大夫禮主人告筮者云

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
有一日是旬外一日特牲士禮於旬初卽筮旬內之日
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
之日也

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外若不吉則筮遠日註遠日旬
之外釋曰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旬內筮旬之
外曰遠某日據大夫以上禮旬外筮此冠禮日非謂曲
禮文彼自有遠日與此別也 又特牲饋食禮筮日若
不吉則筮遠日註遠日旬之外日釋曰曲禮旬之內曰

孔氏經義疏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某日據士禮旬之外曰遠某日大夫已上尊卑有異
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非謂如大夫已上旬之外謂旬
前爲旬外

評曰二疏並失鄭注意曲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
日註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鄭意
祭祀筮日並無大夫士禮之異特牲命筮曰筮來日
某少牢命筮曰來日丁亥並有筮近某日筮遠某日
之文孔氏謂文不具之文何自知所謂來日者卽少
牢云筮旬有一日鄭注旬十日以先月下旬之已筮

來月上旬之已巳與已相距十日卽旬之內日若不
吉筮中旬之已卽旬之外日故鄭又云遠日旬之外
買於少牢疏亦自知其前說之非故云近日卽上旬
丁巳與士冠特牲疏異

禮記曲禮上正義曰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
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泄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
也卜史更序述泄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
席西面命龜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
爲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命二也士

孔氏經義疏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
儀禮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不述者士禮略釋曰
士禮命筮辭一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西面命筮
辭命龜辭有二卜日有族長泄卜爲事命龜又有卽席
西面坐命龜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
周禮春官大卜釋曰同

釋曰二氏意同大夫以上卜筮並有述命故視士各
增其一曲禮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其辭爲大夫以
上及士所通用又曰假爾泰筮有常則命筮之辭爲

大夫以上所通用不關士矣

禮記曲禮上立視五雋注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正義曰車輪一周為一規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八尺又一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

儀禮士喪禮注引曲禮立視五雋釋曰車輪轉之一而為一規案周禮冬官輪宗六尺六寸一而則一丈九尺八寸五箇一丈九尺八寸總為九丈九尺十六步半評曰二疏並以徑一圍三起算非密率

五經經義同評

七十四明齋書約圖刊本

禮記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正義曰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故謂之為裼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又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正義曰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

儀禮聘禮裼降立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

釋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今冬有裘儼身單衣又有繻袴繻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袷袷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言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

評曰賈與玉藻疏同與曲禮疏異曲禮疏以中衣為襲衣於裼衣之上又加一重襲衣不如賈疏謂中衣即裼衣玉藻疏又引皇氏云先加明衣冬則次加袍

五經經義同評

七十四明齋書約圖刊本

繭夏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葛上加朝服此以中衣在袍繭之內論語疏沿其誤

禮記檀弓上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齊衰之總八寸正義曰喪服傳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故此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

儀禮喪服傳釋曰此斬衰總長六寸南宮縚妻為姑總八寸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

尺二寸

評曰注總首飾為出紒後所垂為飾也蓋即詩所云
髮則有旗吉時長尺二寸與吉筭同長五服之總買
所推非即孔二寸為差之意竊以斬衰之總六升視
止服之冠布六升而長六寸齊衰之總視正服之冠
布八升而長八寸則大功之總當視冠布之十升而
長一尺與小功總麻同其以二寸為差者惟斬齊二
衰而已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士弔服疑衰改其裳以素近庶人

孔廣經義同評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弔服 又檀弓上正義曰喪服朋友麻鄭注庶人不爵

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
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周禮春官司服釋曰弔服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

士服同而冠異

評曰賈與孔前說同孔於禮記深衣疏云庶人吉服
乃深衣則弔服之深衣不以素緣以布緣如麻歟

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正義曰人
年二十冠而加字年至五十則又舍其二十之字而直

以伯仲別之又云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

儀禮士冠禮記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釋曰
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

評曰朱子疑孔說是今案周大夫如伯陽父伯休父
仲山父叔輿父皆連呼伯仲周本紀集解引唐固說
且以伯陽父為老子未見其年尚不至五十此賈所
據也如孟子稱伯夷為大老伯為字不配某父此孔
所據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總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

孔廣經義同評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儀禮喪服注今南陽有鄧總釋曰鄧氏造布有名總

評曰賈失考漢地理志但以鄧姓望出南陽說之孔
廣森危言糾其失

禮記檀弓下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正義曰以此
言之則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

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者服氏云廟謂宮鬼
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故殯于廟杜預以為不以殯朝廟未知孰是
儀禮既夕禮乃反哭注反哭者於其祖廟釋曰案春秋

傳八年經書用致夫人左氏云凡夫人不殯於廟者春秋之世多行殷法不與禮合也

評曰春秋傳僖八年襄四年並云不殯於廟正義皆從杜注謂不以殯朝廟非如殯尸於廟中賈則謂實

殯於廟而無春秋世之明證孔廣森經學卮言但據賈疏謂魯禮不同周禮徒以左傳二文並言魯夫人

故耳不思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文明云將殯於曲沃周禮喪祝注引之云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

又引莊二十八年傳曲沃君之宗以證之鄭志趙商

禮記義疏

三四明叢書

問春秋晉文公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違鄭答之曰

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然則春秋世殯於廟者不獨魯而禮記疏所引鄭說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為

公羊家言亦非實事矣

禮記檀弓下子卯不樂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

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莫弘曰是昆吾稔之日詩云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今

所不用

儀禮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子卯桀紂亡日釋曰詩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尚書牧誓序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

評曰左傳昭九年子卯疾日賈逵注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鄭眾則用翼奉說禮記釋文引張晏

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然鄭義本賈故二疏同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六祖之廟而五

禮記義疏

三四明叢書

儀禮聘禮每門每曲揖釋曰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

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隔牆隔牆中夾通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

評曰孔疏未詳昭穆二廟所在晉孫毓議及江都集

禮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廟別有門垣太廟在北左昭

右穆以次南引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注及陳祥道禮書朱子中庸或問賈獨以公墓左右昭穆例廟謂廟之昭穆亦夾處東西陳祥

道李如圭及江永焦循並從之王士讓吳紱吳廷華褚寅亮金鶚並辨之其實廟之昭穆分列東西與墓

之葬祭之主並不同如孫毓說亦得有每門每曲也

禮記月令正義曰大師注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五下者

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巳東之管三分

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蕪夾鍾姑洗中呂蕤

賓皆被子午巳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

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不數黃鍾也其實黃鍾還

反生於中呂三分益一

周禮春官大師釋曰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

生東為陽陽主其益西為陰陰主其減故上生益下生

孔賈經翼評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減

評曰鄭注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蕪大蕪下生

南呂以次推南呂應鍾蕤賓夷射無射皆上生姑洗

大呂夾鍾皆下生孔賈所列方位似異而實同孔云

下生之即賈云上生孔云上生之即賈云下生以下

生者生於上必三分減一也上生者生於下必三分

益一也但孔列黃鍾於子向南據午而分東西賈列

蕤賓於午向南據子而分東西一首乾之初九一首

坤之初六耳至鄭所本呂氏春秋音律篇賈五下七

上孔疏尚未考及

禮記曾子問升奠幣於殯東几上正義曰按阮諶禮圖

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寸廣二尺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釋曰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

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

評曰聶崇義三禮圖引阮諶與孔疏同與賈疏異攷

古几當有立馮坐馮二者立馮之几如在車之馮軾

軾高三尺三寸則几亦高三尺若坐馮之几說文以

為踞几孟子莊子並言隱几或臥或坐又子之籀文

孔賈經翼評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象臂脛在几上則高尺二寸阮圖當有二文孔賈各

引其一耳賈疏引馬融又云長三尺文選東京賦薛

綜注几長七尺是其長短亦有異也

禮記文王世子注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

則緦衰以弔之正義曰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俊

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或諸侯弔士

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為錫衰

儀禮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大斂主人成服之

後往則錫衰釋曰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

同

評曰賈與孔前一說同孔後一說據喪服小記諸侯
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注既殯
成服殯與大斂一時事故此注錫衰但服問又云公
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不言錫衰為士則視
士斂與大夫禮同亦錫衰若既殯而往則或緦衰或
疑衰耳

禮記禮運黍醜在堂注黍讀為齋聲之誤也正義曰爾
雅黍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黍當為齋

孔穎達疏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為黍釋曰
子春意見禮運云黍醜在堂黍穀為緹酒則其餘四酒
皆以黍穀為之故讀齊皆為黍 又春官司尊彝鬱齊
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注故書齊為齋杜子春云齊
讀皆為黍

評曰鄭與杜非相反故周禮注不破杜讀而禮記注
讀從周禮故書者以齋黍皆假字也爾雅釋草黍稷
曲禮稷曰明黍說文以黍為養或字稷則別有齋之

或字黍鄭據爾雅註甸師以其齋盛云黍盛祭祀所
用穀黍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之註春人齋盛之
米云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註小宗伯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云齋讀為黍六黍謂六穀黍
稷稻粱麥苽注肆師表齋盛云黍六穀也然則鄭通
齋黍為一並足假為五齊之齊孔氏不詳考鄭說分
別黍為稷不為黍失之拘泥反不如賈釋之泛言黍
穀矣

孔穎達疏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記禮運澄酒在下正義引崔氏曰天子祫禘時祭尸
酢王與后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以瑤爵酌醴齊以
獻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周禮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
清酒注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釋曰賓長獻尸尸酢
賓長不敢與王之神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司
尊彝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此三酒者盛於鬯尊在堂
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

周禮春官司尊彝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釋曰王酌尸
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

尊益齊尸酢王還用益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
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益及尸酢賓長卽用
鬯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

評曰賈疏同崔靈恩孔於郊特牲疏引崔氏又云以

清酒酢王昔酒酢后而自加案語云司尊彝鬯盛三

酒唯云諸臣所酢不言酢王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

賈亦不取惟通典吉禮取其說禮運疏引崔氏又云尸酢君夫人用昔酒

醉諸臣用清酒

禮記禮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正義引崔氏云尸入室

孔賈經禮評

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乃作樂降神灌用鬱鬯是為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

是為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王親執鸞尸啓其毛而

祝以血毛告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后薦朝

事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

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

陳於室乃後延主入室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大台

樂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為六獻

也

周禮天官籩人朝事之籩釋曰此言朝事謂祭廟二灌

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 又饋食之籩釋曰
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烹孰之時后薦饋食之籩也

評曰賈於內宰及春官司尊彝二疏又云后薦朝事

豆籩在延尸出戶迎牲未入時是與崔孔所言迎牲

未入時是與崔孔所言迎牲後祝詔血毛於室而尸

始出戶后始薦豆籩異一也賈又謂饋食之籩獻於

堂與朝事在堂同又與崔孔謂饋獻之豆籩薦於室

異二也今案朝事當在堂迎牲未入前饋食當在尸

未入室薦膾後賈所據為司几筵鄭注通典禮典略

禮記禮運評

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從崔孔非也

禮記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正義曰火時者鄭注

司燿引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

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

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

夏時用之柞櫜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周禮夏官司燿四時變國火釋曰先鄭引鄒子書言春

取榆柳之火等舊師皆以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

案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

評曰孔疏所謂釋者即賈疏所云舊師偽論語皇侃陽貨篇疏馬融引周書說同孔而禮記疏不引皇氏故知論語皇疏偽也五木之說實本尸子每時必用二木者莊子外物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然揭氏喧璇機遺迹猶用榆剛心木與柳剛心木以取火宋氏濂鑽燧說則不用桑柘用赤櫛木二片蓋凡木皆可取火淮南子時則訓注云木不出火惟櫛為然是則柞亦不用矣必以五行五色附會為說自可不必

禮記禮器注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正義曰皇氏云抗

孔賈經義疏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在上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與鄭注違

儀禮既夕禮抗木橫三縮二加茵亦縮二橫三注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釋曰渾天言之則地之上下內外周帀皆有天及其用之則茵二在下茵二在上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也

評曰賈說正本皇氏孔唯拘鄭注木三在上茵一在

下故疑皇疏茵三在下與鄭違然既夕經文抗木橫三在縮二上茵橫三在縮二下則上下皆天數奇合其中二數為地注義正同皇氏而孔未詳筭也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楸禁注於斯禁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正義曰謂大夫用楸士用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楸士側尊用禁士冠禮士昏禮用禁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鄉射士禮以禮樂賢從大夫用斯禁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楸禁饌于東序注禁言楸者祭尙

孔賈經義疏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厭飫得與大夫同器釋曰禮記大夫用楸士用禁至祭則去足名為楸禁

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釋曰玉藻注楸斯禁也禮器注大夫用斯禁士用楸禁禁是定名言楸者是其義稱故大夫士總名為楸禁特牲云楸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楸禁斯禁名雖異其形同是以禮器同名楸禁也

評曰孔賈所見禮器註本異孔本土用禁無楸字賈本土用楸禁故疑與大夫斯禁形同名同然玉藻註

於斯禁也無足少牢禮註於無足禮器注禁如今方
按隋長局足高三寸是於與禁形不同禮器以於禁
對天子諸侯廢禁言之故曰大夫士於禁自特牲記
外於曰斯禁並不同名於禁賈不如孔之晰

禮記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正義曰郊與配坐皆
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召
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
牛者至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案羊人云毀積共其羊
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
故燔燎用羊也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蓋
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
玄冕所祭則據王親祭也

周禮夏官羊人沈辜侯禴穀積共其羊牲釋曰但祭天
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羊惟牛彼
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

評曰孔賈並從熊安生說二疏似同而又據小司徒
小祭祀有牛牲分為常祀親祭之異則賈於小司徒
疏但云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不言日月以下常祀

孔經翼商評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用牛蓋鄭注積柴用羊謂燔燎之牲雖王親祭大
祭祀亦不用牛而熊氏以下皆未之察也

禮記郊特牲大饗正義引掌客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
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

周禮秋官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
燕

儀禮覲禮注引掌客職曰侯伯再饗再食再燕

評曰賈疏於侯伯三饗再饗無辨正文疑與孔異但
天官內宰春官大宗伯秋官職金疏引掌客並云侯

孔經翼商評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再饗不如唐石經之從南本作三饗通典禮典引

周禮亦作再饗

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正義曰籩人饋食之籩
棗栗桃乾榛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榛之
中有桃諸梅諸實六籩

周禮天官籩人注乾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
釋曰棗一栗二桃三乾榛謂乾梅四榛實五其於八籩
仍少三別有乾桃溼梅棗中亦有乾溼復取一添前為
八也

許曰賈以朝事八籥及加籥八例之故不用熊氏六籥說但熊說桃有二據注桃諸而梅棗不兼乾溼較賈為核吳廷華姜兆錫並以籥宜乾物鄉射記注糾賈疏禮記郊特牲小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正義曰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釋曰祭前十一日小下之後日遂戒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評曰賈與孔說前差一日孔卜與戒同日賈卜與戒

孔賈經義圖評 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異日而所引祭統祭義則同齊十日不異鄭注大司寇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賈疏又謂卜戒同日如孔說矣

禮記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正義曰若其大祭禘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禘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籥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注虞書云云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釋曰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八變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

評曰孔疏據大司樂大合樂注以虞書九成當周禮九奏為祭前降神之樂不特與大司樂之大合樂違反并失虞書之義虞書益稷篇夔曰一節實統陳作

孔賈經義圖評 三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樂始末始曰夏擊搏拊以詠升歌也次曰下管鼗鼓下管也次曰笙鏞以閒閒歌也終曰籥韶九成合樂也賈知注引書義故分合樂與下神之樂為二勝於孔之奏樂致神禘前九變但大司樂之大合樂亦非祇大祭之合樂凡月令文王世子所云大合樂皆成均之教與祭無涉

禮記玉藻正義曰覲禮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於東廂記人之說誤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儀禮覲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釋曰覲在

文王廟中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無箱夾
此有東夾者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
評曰孔於書顧命疏詩斯于疏禮記玉藻疏並引鄭
志答趙商云文王猶諸侯制度故有夾室與東西房
周公乃立明堂於王城又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
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成王承先王宮室耳然則東
箱在東夾之南有東夾必有東箱與賈意同而郊特
牲疏獨疑其誤何也

禮記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正義曰此素服者謂

孔賈經義同評

三五四明殿書
約園刊本

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君衣布與此互文 又君衣
布指本正義曰謂身衣布衣

周禮春官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釋曰玉藻素服義
與此合彼又云君衣布義與此違者彼謂常服此謂禱
祈

評曰賈意禱祈素服如士之素端常服則布衣如衛
文公之大布布衣素衣分爲二則素服如曲禮之素
冠素衣郊特牲之皮弁素服鄭雜記註素生帛也孔
以素服衣布爲互文則素服如檀弓哭於庫門外之

素服亦卽穀梁成五年哭梁山崩之素縞今據周書
大匡解遭天之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鄭問
傳注麻衣十五升謂之麻衣純用布而無采飾也蓋
孔疏是也

禮記玉藻浴用絺巾二巾上絺下紵

喪大記浴用絺巾正義引熊氏云此蓋人君禮或可大
夫上絺下紵也

儀禮士喪禮浴巾二皆用紵釋曰此爲士禮玉藻爲大
夫以上禮

孔賈經義同評

三五四明殿書
約園刊本

評曰二疏並與熊氏意同

禮記玉藻大裘非古也注大裘羔裘正義曰大裘天子
郊服 又君子狐青裘注蓋玄衣之裘正義曰皇氏云
玄衣謂玄端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
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
裘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以熊氏之說
踰於二家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玄冕與皇
天服同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鄭司農云黑羔裘釋曰以其

袞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 又獻功裘釋曰玉藻君子狐青裘玄端之服皆服之

評曰賈謂狐青裘為玄端服本皇侃說則玉藻注之

玄衣非即鄭志大裘上之玄衣但熊氏以玉藻之玄

衣狐青裘為六冕及爵弁之裘劉氏謂六冕之裘皆

黑裘詩召南羔裘疏引劉焯劉炫六冕及爵弁同服羔裘孔於詩疏從二劉禮

疏從熊氏賈用二劉而不用熊據所釋言衾以下裘

有采章則衾冕以下至爵弁雖同用羔裘而裘之縫

孔實經堂附評

三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紵絨及英飾各視命數分異惟大裘之黑羔裘無文

與二劉亦有異

禮記玉藻君入門介拂闈正義曰闈謂門之中央所豎

短木也

儀禮聘禮注引玉藻介拂闈云門中門之正也釋曰上

介於西闈之外上儻於東闈之外皆拂闈門中門之正

者謂兩闈之西

評曰孔惟一闈賈謂兩闈楊復及江永張惠言朱大

韶從孔盛世佐焦循從賈如賈說君賓與介擯同時

入門非雁行隨行之制當從孔

禮記明堂位加以璧散壁角正義曰內宰謂之瑤爵此

處謂之壁角者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

是爵之所受其名異其實一物也

周禮天官內宰瑤爵亦如之注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

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釋曰即明堂位之角散彼

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則曰

壁角角受四升爵為總號

評曰孔賈此說同同據春官司尊彝注引明堂位謂

孔實經堂附評

三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壁散可知故皆以

瑤爵當之禮運正義又云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

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酌尸為七獻后乃薦加豆籩以

瑤爵因酌饋食盃尊醴齊以酌尸為八獻也此八獻

即內宰注亞獻其前朝踐后之四獻饋食后之六獻

並與王同用玉爵崔氏則以為后獻皆用瑤爵江永

金榜黃以周孫詒讓並從崔氏說然非鄭義也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用黃目注

夷讀為彝正義曰司尊彝春夏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

明水鳥彘盛鬱鬯也秋冬禛用豷彘黃彘者義亦然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彘兩彘祇當一節皇氏沈氏云春用雞彘夏用鳥彘秋用豷彘冬用黃彘其義非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禘禘用雞彘鳥彘秋嘗冬烝禘用豷彘黃彘釋曰彘用二者依鄭志云一雞彘盛明水鳥彘盛鬱鬯是以各二尊

評曰孔賈不取皇氏沈氏說以與鄭志異也又賈意王與后禛同酌一彘則通典禮典謂時享王酌雞彘后酌鳥彘大禘在秋王酌豷彘后酌黃彘亦非

禮記喪服小記正義曰

三十四明禮書約圖刊本

禮記喪服小記正義曰髮者形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麻髮之形與括髮如一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髮亦用麻又知有布髮者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髮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髮不容用麻又成服後知有露紒髮者喪服傳布總箭筓髮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恆免則婦人不用布髮故鄭注喪服云髮露紒也此三髮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止有二髮一是斬衰麻髮二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儀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髮衰三年釋曰髮有二種

一是未成服之髮即士喪禮所云婦人髮于室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後露紒之髮即此經注是

評曰孔以麻布之髮爲二賈以已未成服之髮爲二然麻布二髮俱在成服前且斬衰齊衰各異孔不如皇侃三髮之說矣但未成服前麻髮如男子之括髮以麻布髮如男子之免以布而已成服後亦有二髮始之麻髮婦人箭筓髮以終喪如斬衰之男子冠繩纓始之布髮婦人惡筓有髮以終喪如齊衰之男子

禮記雜記上正義曰天子諸侯殯葬朝廟皆用輜大夫

三十四明禮書約圖刊本

禮記雜記上正義曰天子諸侯殯葬朝廟皆用輜大夫殯葬不用輜唯朝廟用輜士殯不用輜朝廟得用軼軸儀禮既夕禮遷於祖用軸注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輜釋曰大夫唯朝廟用輜
評曰二疏並未攷喪大記注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輜士喪用國車注云大夫廢輜此言輜非也輜當爲軼軼字或作圓是以又誤爲國是大夫士葬並不用輜朝廟當亦廢輜

禮記雜記士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正義曰其池上則得有揄絞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喪大記士揄絞正義曰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

儀禮既夕禮注士不揄絞釋曰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池下揄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有魚躍拂池士不但不揄絞又無銅魚故喪大記註云士則去魚

評曰孔所見喪大記士揄絞無不字與既夕注不合

孔實經疏異同評

聖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賈所見記有不字故與孔疏異但大夫不振容即與士同不揄絞而孔又讀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九字爲句強謂大夫亦揄絞更非匠人執羽葆御柩

執翹見周禮鄉師疏

禮記雜記上重既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正義曰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儀禮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釋曰當倚於門東北壁

評曰二疏意同但賈云北壁與鄭注謂道左主人位

不合主人出祖廟門接賓之位不在北壁當近南

禮記雜記下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正義曰謂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父卒則爲母

儀禮喪服疏衰裳齊三年者父卒則爲母釋曰此章專爲母三年重於期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諸解者全不思得此義妄解則又說義多塗皆爲謬也

孔實經疏異同評

聖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評曰後世諸儒多從孔斥賈賈所設三驗一引內則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若前遭父服未闋即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不知鄭注有故謂父母喪者謂女年二十或遭父喪或遭母喪則在室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即不得嫁服喪三年而嫁故二十三非必將嫁之女遭父母皆卒於此三年中一驗破矣二引服問爲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是父卒未得申三年之驗不知服問注母既葬衰八升八升爲七升字誤孔疏

已糾正熊氏父在爲母之說喪服記齊衰四升其冠
七升以見冠爲受受冠八升注此謂爲母服也是鄭
註正以母既葬衰七升何得以齊衰正服之既葬衰
八升爲父卒爲母之服其二驗破矣三引閒傳爲母
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爲母申三年此
又不知閒傳本經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
鄭既據以註喪服記齊衰服何自分別爲父服除後
爲母之服父服未除爲母受服亦七升卽得爲母三
年矣何據爲母卒在父喪三年內仍服齊衰期其三

禮記集說

卷三十四 禮記集說

驗破矣諸儒辨論未破賈所設三驗故特詳之

禮記喪大記徹褻衣加新衣注則所加者新朝服矣正
義曰朝服玄衣素裳文王世子云齊玄而養至病困易
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
羔裘玄冠卽朝服也

儀禮既夕記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
之釋曰褻衣謂故玄端新衣謂更加朝服司服云士之
齊戒服玄端

評曰既夕注與記注意異注下又引檀弓曰始死羔

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是謂主人啼兄弟哭者非謂卒
者易羔裘玄冠則注何以云加新朝服朝服不過所
加新衣之一並非以玄端爲褻衣二疏皆未得註意
且既夕云疾者齊不云齊玄與文王世子謂世子親
齊玄以養亦不同

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正義曰君謂諸侯諸侯
三寢一正者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亦三寢一正二小
周禮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修釋曰天子六寢則諸侯
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禮記集說

卷三十四 禮記集說

評曰內則側室注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孔謂側室在
燕寢之旁內則又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
燕寢是側室明不爲三寢之一當卽青史氏記之寔
室矣鄭注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鄭司農注內宰
六宮云後五前一孔本之以言君夫人之三寢較賈
爲有據三宮見春秋桓十四穀梁傳僖廿公羊傳及
祭義

禮記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
併瓦槃無冰正義曰周禮天子夷槃其制宜同但大夫

稍異

儀禮士喪禮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注謂夏月而君賜用冰釋曰喪大記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耳

評曰二疏同但不詳大小之度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鄭引之云夷槃小焉然則大夫士之夷槃或廣六尺長丈矣

禮記喪大記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正義曰鄭註雜記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

孔廣經義

四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

儀禮士喪禮陳衣于房凡三十稱釋曰喪大記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禮略則天子宜百二十稱

評曰賈與孔引或說同大夫士不依命數則諸侯亦不依命數矣襲與大斂服不必相準也

禮記喪大記士齊三采正義曰三采絳黃黑儀禮既夕禮注齊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釋曰

據聘禮記繅藉三采朱白蒼故取以為義

評曰鄭注三采亦取向書舜典三帛為義孔疏雜取考工記績次以說似非

禮記喪大記士御棺用功布正義曰大功之布儀禮既夕禮執功布入釋曰七升以下之布

評曰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閒傳大功七升八升九升鄭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義服九升是大功布有三等故賈謂七升以下之布明八升九升亦大功之布

孔廣經義

四十四明微書
約園刊本

禮記祭義爛祭祭腥而退正義曰祭腥肉爛肉並在朝踐時

周禮春官司尊彝釋曰饋獻謂薦孰時此即禮運云孰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夏官小子釋曰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醑尸乃有孰

評曰郊特牲云腥肆爛臠祭是爛之祭在腥臠之間孔并爛於腥明與禮運注體解而爛之不合賈并爛於孰又與禮運腥法上古爛法中古孰為後世之食

不合賈又謂酌尸時乃有孰則薦孰之祭何以爲饋
食乎禮器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注云三獻
祭社稷五祀燭沈肉於湯也蓋祭有自薦燭始者與
薦腥薦孰皆異江永說薦燭當迎尸於堂時則在朝
踐薦腥之後亦在延尸入室饋食薦孰之前與孔賈
說皆異

禮記表記黍盛秬鬯以事上帝正義曰案小宰注天地
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
以鬱謂之鬱鬯祭宗廟而裸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謂

孔賈疏異同評

聖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齊之酒以和鬯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
事上帝

周禮春官司尊彝大旅亦如之釋曰大旅卽事上帝案
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

評曰二疏並釋小宰注而說異孔提五齊之酒爲秬
鬯明與酒正鬯人分職不合古禮以五齊和鬯而泆
之不聞以鬯和五齊而名以秬鬯也賈以大旅告請
與常祭之不用鬯彝異然無以解於表記之言常祭
其疏小宰又云不用降裸無妨用秬鬯亦如孔說謂

秬鬯異於鬱鬯但不思秬與鬱異而鬯與酒更異梁
明山賓引表記之文證明堂之祀有裸亦以鬯爲酒
誤之也今案曲禮擊天子鬯注云唯用告神春秋繁
露執贄篇凡贄天子執暢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公羊
莊二十四年傳注同說苑修文篇天子以鬯爲贄上
暢於天下暢於地是天地始祭天子亦執贄以鬯見
但不如宗廟之降裸耳

禮記投壺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
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正義曰勝者若有

孔賈疏異同評

聖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五純也若有奇數則
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

儀禮鄉射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註假如右勝左
告曰右勝于左若干純若干奇釋曰若干者數不定之
辭凡數法一一以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
鄭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

評曰朱子云孔說差勝胡肇所亦非賈疏蓋如賈意
以若干奇爲衍字則必左右釋獲之算盡餘所勝之
數爲純而後可

禮記昏義問名正義曰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

儀禮士昏禮問名釋曰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一者是名號之名今以姓氏為名亦名號之類

評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記其姓名邢疏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即本此疏以姓氏為名之說但孔謂女母之姓氏賈謂女父之姓氏以士昏禮記註謂不必其主人

禮記集解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之女揆之則賈為是左傳襄十九年所云驪姬顏姬皆父女之姓氏矣

禮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注宗室宗子之家正義曰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

儀禮士昏禮記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宗室大宗之家釋曰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

評曰小宗亦宗宗子或無廟不得行教成之祭非以其卑故孔疏不放儀禮註故失之

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

夫一鄉

儀禮鄉飲酒禮釋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

評曰胡匡衷釋官是賈非孔但孔意言卿乃天子之卿大夫亦天子之大夫非諸侯之卿大夫舉小國之卿以明次國以家邑之大夫明小國正與賈意同王制曰天子之卿視伯故卿二鄉同次國又天子之大夫視子男故大夫一鄉同小國蓋賈言邦國之制孔言都鄙之制耳由是推之天子大都之三公與大國同三鄉

禮記集解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禮記鄉飲酒義合樂三終正義曰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釋曰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評曰朱子謂孔氏非是當從賈疏凌庭堪釋例衍賈疏謂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蘋則堂下亦笙奏召南三終孔不若賈即朱子說而不稱朱子是漢學家之

隱疾也

禮記喪服四制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正義曰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童子

儀禮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釋曰此童子謂庶童子問喪云禮曰童子

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此婦人為童子婦人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

大夫世婦杖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
評曰二疏意同雜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注未成

孔穎達疏

五十四明叢書

人者不能備禮也又喪服小記註婦人成人者皆杖

二疏本鄭二注義若雷次宗賀循並以婦人為成人

者雷據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賀亦

據之沈彤金榜從雷賀不從孔賈

周易乾初九正義曰陽數有七九陰數有八六但七為

少陽八為少陰質而不變周易以變者為占今有九之

老陽所以重錢今六為老陰故交其錢 又繫辭上十

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每一爻有三揲三者俱多為老

陰三者俱少為老陽若兩少一多為少陰兩多一少為

少陽

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釋曰三多交錢六為老陰

也三少為重錢九為老陽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為少

陽也兩少一多八為少陽也 案當有為拆錢三字

儀禮士冠禮筮與席釋曰重錢則九交錢則六單錢則

七折錢則八

評曰孔賈同據錢卜法閻監毛本周禮疏獨作三少

為單錢似與周易儀禮疏異實誤本也書錄解題曰

今賈卦者擲錢占卜盡用火珠林書項氏家說曰火

孔穎達疏

五十四明叢書

珠林法錢兩背一面為拆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

俱背為重惠棟易漢學引唐六典注云用四十九算

分揲之一曰單爻二曰折爻三曰交爻四曰重爻謂

揲著亦用交單重折之名蓋單即少折即多自不必

以錢為說姚配中易學云大衍四十九揲之以四三

變所歸之餘共十三則本數三十六以四揲之九老

陽也歸餘共二十五則本數二十四以四揲之六老

陰也若餘其二十一則本數二十八以四揲之七少

陽也餘其十七則本數三十二以四揲之八少陰也

或不求本數而求之三變之餘則所以七八九六之
義終不可曉案姚氏此說陰非朱子筮儀占三變歸
餘之數朱子據歸餘之數餘十三去掛一則十二爲
三少餘二十五去掛一則二十四爲三多餘二十一
去掛一則二十爲二多一少餘十七去掛一則十六
爲二少一多故姚氏斥之曰或然沈括夢溪筆談已
云三少九揲而得之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少陽七
揲而得之其策二十八三多老陰六揲而得之其策
二十四兩少一多少陰八揲而得之其策三十二九

孔賈經疏異同評

至三四明環書

約園刊本

七八六之數得之自然非意所配是卽姚氏本數說

姚氏亦非創獲也孔賈說以錢卜淺矣

附錄

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

一曰甄錄四明先賢著述收入四庫者經部著錄十九種存目十九種史部著錄二十三種存目四十二種禁書總目二種子部著錄十四種存目四十種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一種厥後續出者經部則有若全祖望讀易別錄姜炳璋詩禮提綱袁鈞鄭高密遺書黃式三論語後案倪象占周易索詁徐時棟尚書逸湯誓考山中學詩記黃以周禮書通故經訓比義黃家岱尚書講義史

孔叢書商榷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部則有若萬斯同明史稿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經注董沛兩浙令長考明州繫年錄子部又有若全祖望經史問答宋元學案困學紀聞二箋屠繼序困學紀聞注陳僅捫燭脞存虞景瑣瘡園雜著集部又有若萬斯同明樂府全祖望鮎埼亭內外集詩集續甬上耆舊詩黃式三傲居集倪象占青櫺館集徐時棟煙嶼樓詩文集董沛正誼堂文集六一山房詩集黃以周傲季雜著陸廷黻鎮亭山房詩文鈔黃家岱嫺藝軒雜著皆有刻本行世今擬凡四庫著錄者向文瀾閣傳鈔外

其餘各家刻本並宜甄錄列著社中以冀多文之富

二曰蒐輯凡先賢遺著永則而有傳鈔本者如張煌言之采薇吟冰槎集應雲鷲之象川文鈔

文鈔未通行王荆公全集卷首

刻一固當校刊其有已著之書見於他書紀載如唐賀知章詩可向全唐詩輯出孫郃文可向文苑英華輯出

宋卞園杜詩註可向草堂詩箋及仇氏詳註中輯出又如句餘土音既考定餘姚虞氏故居在今慈谿則虞仲

翔易注收入李鼎祚周易集解者惠棟張惠言並有輯述之作其國語注亦有汪喜孫輯存之作其後如虞昂

寫天論虞喜安天論及論語讀注志林廣林通滯釋疑則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輯之虞潭投壺變則臧琳經

義雜記述之虞預會稽典錄虞覽虞氏家記一作家傳及虞氏譜則章宗源隋志考證錄之並宜網羅放失發潛德

之幽光近見鎮海鍾君獻密研究植物學推重陳藏器之本草拾遺有意從政和證類本草及本草綱目中輯

為一編亦不朽盛業也

三曰彙編四明遺書餘富夥非台州叢書永嘉叢書

紹興先正遺書之比若盡收登梨棗恐經費有所不濟

且如樓宣獻之攻媿集王尚書之玉海皆蔚然巨編風行於世聚珍版本及浙江書局久已刊行似不必纏行惟別本攻媿集三十二卷者與聚珍本或有異同又當別論若如知不足齋叢書有黃震之古今紀要逸編全祖望之讀易別錄粵雅堂叢書有迺賢之河朔訪古記陳允平之日湖漁唱零星小種散見縹緗士人或購求不易或尋覽為難則當集合校刊若左如圭之百川學海所有佚編鈔本收採不遺而諸書之未刊入者亦必各為總目注明剞劂所孔實經義同評 附錄在以便考索而廣搜羅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曰辨訂三國吳志注引會稽典錄曰文章之事立朽不朽繁盛則御史中丞任爽曄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四明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奕與唐馬總意林合其他如王阮昌國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桷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奕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爽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玉函山房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至定海黃傲季作子敘始辨明任子與任子

道論為二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尚道家任子任奕作其言尚儒術實我鄉著述之冠冕此四明人之書不容他人冒名者也寧波府志以漢雋為宋揚王休撰四庫書目提要以兩晉南北奇談為象山王渙撰又以平夷功次錄為象山周希程撰漢章修象山縣志時辨明漢雋實林鉞所編兩晉南北奇談實江蘇王渙所輯平夷功次錄實焦希程所定此非四明人之書不容冒他人名者也諸如此類當一訂正舊說庶不至濫收亦不至盲從於以守信好之訓免羸雜之譏四明叢書豈可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如聞沁泉之沁泉手學惑於豐道生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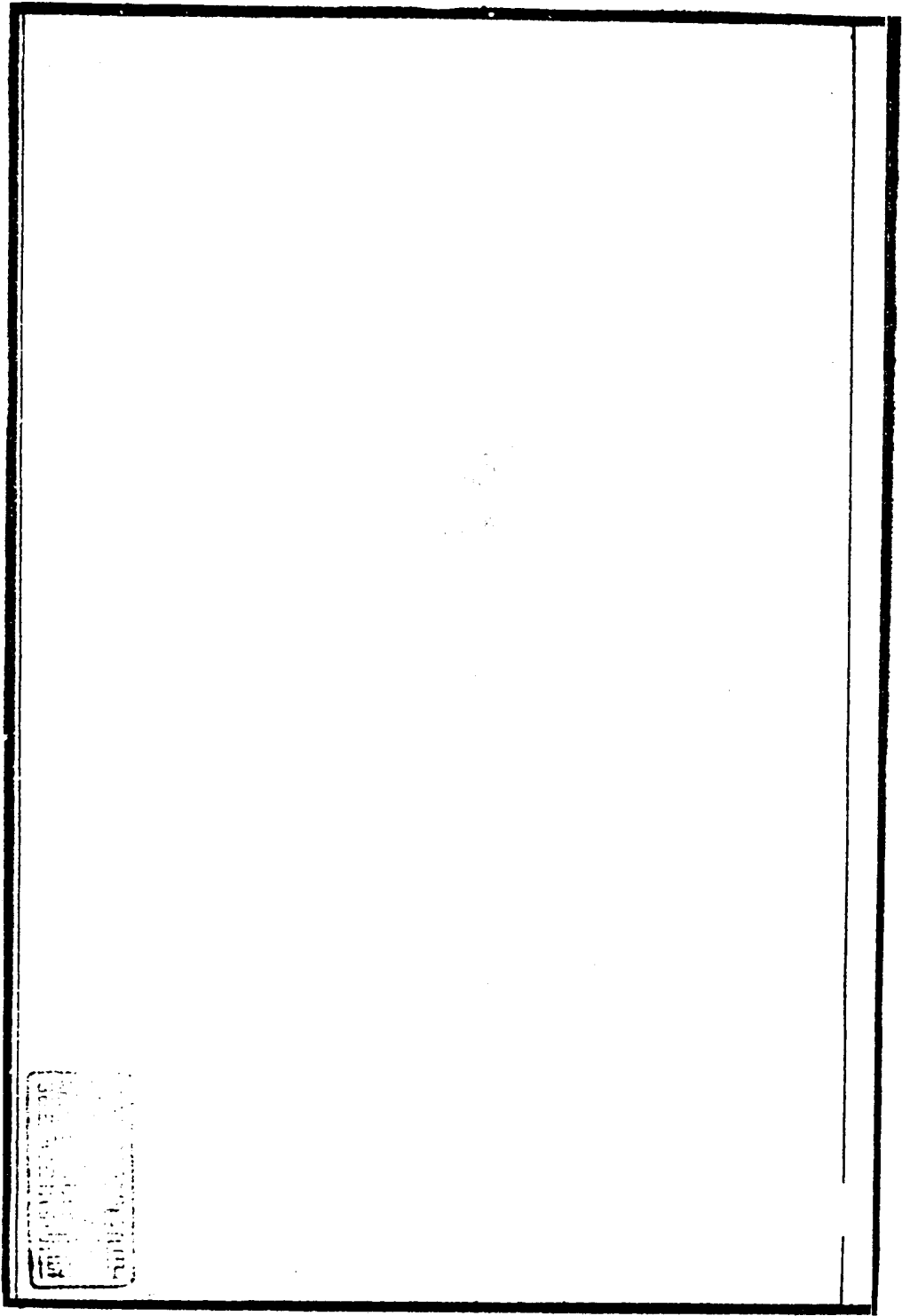
右陳伯弢先生寄眎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時在庚午之秋原稿藏諸篋笥今叢書已刊刻七集凡一百六十種迴憶草創伊始求助友朋歲月不居十有一載故人零落俯仰蒼茫既刻伯弢所著孔實經疏異同評因以此書附之益徵伯弢博涉羣書而於鄉獻尤精探討矣庚辰冬張壽鏞識

24316

8

清休甯趙繼序著

漢儒傳經記附歷代崇經記



聖人之經淆於戰國厄於秦火
斯文幾至晦絕賴漢儒蒐羅攷
講而表章之顧其人不皆聞聖
道故立說多未純然其間禮儀
制度以暨名物象數罔弗犁然
燦然延至宋儒崛起乃得有所
依據精思明辨身體力行遂使

序

微言大義闡發無遺皎如日之
當午宋儒之功偉矣究之有開
必先漢儒之功又曷可置哉吾
師 易門先生遠於經學尋流
溯源由漢儒所傳以迄元明靡
不潛心探索別偽存真折衷於
至當所著古文辭及制舉藝皆

原本經義極醇極精 先生嘗
王講邑之還古書院 滋晚 追隨
書策者三閱暑寒 先生每語
滋晚 曰世言漢儒得其大宋儒
得其精此猶岐而二之也德產
之致也精微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岐之則偏合之則純尊漢

序

而抑宋者憚於由博反約之功
也尊宋而抑漢者昧於先河後
海之義也嗚呼此漢儒傳經記
所由作歟 先生歿後令子珠
堂能讀父書爲名諸生業已上
其所遺周易圖書質疑於
四庫後又哀輯其古今文陸續刊

布今春復校漢儒傳經記將付
剞劂遠問叙於余竊惟滋晚自
官翰林以來三膺房考之

命闈中校士凡遇能習漢儒說而不
背程朱者皆極意荐拔一稟師
訓也是編既行誠恐海內之士
不知先生著書苦心或從而

序

三

尊漢儒抑宋儒紛起異同之見
則大非先生詔人學經之旨
矣爰錄夙昔所親聞於講席者
寄珠堂至於先生文章品詣
世所共知祔祀紫陽馨香萬禩
固無俟贅述云謹叙

嘉慶甲子春三月同邑受業汪滋
晚頓首百拜
書

序

四

叅訂姓氏

星源汪杰然豈群

同邑汪梅鼎浣雲

同邑汪作霖雨巖

同邑金 棨素中

同邑汪忠均治平

漢儒傳經記卷上

休寧趙繼序易門編

男學貫珠堂校

文所以載道也周京四術淆於戰國之百家孔
 氏六經燼於秦人之一炬迺斯文不明而晦之
 極運也使非有山巖屋壁之藏斷簡殘編之獻
 老師大儒之授受則聖遠言湮萬古真如長夜
 矣故漢儒傳經之功為大雖其人未必皆聞聖
 人之道而業有專門世守家法彬彬文學之選
 要亦七十子之支流餘裔也嗣後伊洛中興重
 延聖緒亦不能外六經而得之或者卑視章句
 輕詆漢儒豈非忘水木之有本源而蹈操戈入
 室之咎乎非愚者所敢安也故學經而紀漢儒
 之傳經蓋入學者必釋菜於先師之義云爾

易

漢儒傳經記卷上

易

商 瞿 子木魯人 橋 子庸魯人 駟 子弓江東人
 孔子弟子 史記作矯 疵江東人 引楚人
 臂在前疵 在後

周 醜 子家燕人 孫 虞 子乘東武人 田 何 子莊齊人
 史記作豎 史記作光 羽淳子人 田生 漢興言易
 以齊田徙 杜陵號杜

漢儒傳經記卷上

易

者本之田 何

王 同 子中東武人 楊 何 叔元淄川人 京 房

大中大夫 齊郡太守 顏師古曰 自別一京 房非焦延 壽弟子

孟 但 廣川人

243144

太子門大夫

司馬談 龍門人

周 霸 魯人

太史令 自序云爰 易子楊何

衡 胡 莒人

主父偃 臨淄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三

齊相 皆以易至 大官

周王孫 雒陽人

丁寬 子襄 梁人

田王孫 陽人

施讐 長鄉 浦人

梁孝王將 軍

博士

讀易精敏 學成東歸 何謂門人 曰易以東

孟喜 長鄉 東海蘭 陵人

曲臺署長

矣寬至維

陽復從周

王孫受古

易號周氏

傳作易說

三萬言訓

故舉大誼

而已今小

章句是也

服 生 齊人

劉向別錄 云號服光

丞相椽

得易家候

陰陽災變

書詐言師

田生且死

時枕喜膝

獨傳喜同

門梁丘賀

疏通證明

之曰田生

絕于施讐

手中時喜

歸東海安

得此事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四

作易傳

項 生 梁人

初丁寬為 項生從者

材過項生

遂事何

京 房 見前

梁丘賀 長翁 琅邪諸

梁丘臨 賀子

少府 人

後更事田

王孫

黃門郎少

府 臨學精熟

專行京房

<p>漢儒傳經記</p> <p>卷上 易</p>		<p>五鹿充宗 君孟 代平陵人</p> <p>少府 玄菟太守</p> <p>士孫張 仲方 平陵人</p> <p>博士 揚州 牧給士中 家世傳業</p>	<p>宣帝時聞 京房為易 明求其門 人得賀</p> <p>法</p>
<p>王駿 琅邪人 御史大夫</p> <p>衛 咸 長 齊人 講學大夫 由是梁丘 有士孫鄧 衛之學</p> <p>眞定太守</p>	<p>鄧彭祖 長夏 沛人</p>	<p>五</p>	
<p>施雙 見前</p> <p>張禹 子文 河內軹</p> <p>彭宣 子佩 淮陽</p>			

五冊 易 易

<p>漢儒傳經記</p> <p>卷上 易</p>		<p>魯伯 琅邪人</p> <p>毛萇 如 少路 太山人</p> <p>戴崇 子平 沛人</p> <p>少府 作易傳</p> <p>大司空 長 平侯 作易傳 由是施家 有張彭之 學</p>	<p>丞相安昌 侯</p> <p>夏人</p>
<p>孟喜 見前</p> <p>白光 少子 同郡人</p> <p>會稽太守</p> <p>常山太守</p>	<p>邴丹 曼容 琅邪人</p>	<p>六</p>	
<p>翟牧 子况 沛人</p>			

易 易

由是孟家有翟白之學

趙賓蜀人

好小數書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也持論巧慧易家不

七

蓋寬饒次公魏郡人

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似以此不見信顏師古曰似亦名也

司隸校書

焦贛延壽京房君明東郡頓

自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白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生也易章句十卷長于

八

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詛畧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著易林十卷

災異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殷嘉 東海人

殷一作段

姚平 河東人

乘弘 河南人
乘一作桑

任良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皆為郎博士

費直 長翁 東萊人 王璜 平仲 琅邪人

單父令

治易長于

卜筮無章

句徒以象

象係辭十

篇文言辭

說上下經

劉向以中

古文易經

校施孟梁

九

丘三家之
易經或脫
去无咎悔
亡唯費氏
經與古文
同

高相 沛人

治易與費

公同時其

學亦無章

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

言出于丁

高康 相子

以明易為

郎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將軍傳至

相

由是易有

高氏學

毋將永 蘭陵人

預章都尉

白子友 博士

朱雲 游 魯人

少府

五鹿充宗

為梁丘易

元帝令與

嚴望 九江人

博士泰山

太守

五冊以上版

後漢施氏易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諸易家論
難雲連挂
五鹿君諸
儒爲之語
曰五鹿嶽
嶽朱雲折
其角

朱

元 仲能
雲兄子
博士

戴

賓 沛人

劉

昆 桓公
陳雷東

劉

軼 君文
昆子

昏人
光祿勳
教授弟子
恒五百餘
人

宗正
門徒亦盛

景

鸞 漢伯

作詩解易
說五千餘
萬言

孟氏易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注

丹 子玉
南陽育

鮒

陽 陽人
少府
孟孫
中山人

徐

淑

大鴻臚
徒衆數百
人作易通
論七篇易
家宗之號
爲大儒

袁

良

夏

恭

宗

資

董

扶

任

安

定祖
廣漢綿

竹人
又從同郡
楊厚學圖
識時人稱

曰欲知仲
桓問任安
又曰居今
行古任定
祖

梁丘易

范升代郡人楊政子行
京兆人
左中郎將
京師為之
語曰說經
鏗鏗楊子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十三

梁恭

行教授數
百人

呂羗

張興君上
穎川鄆

張魴興子

張掖屬國
都尉

太子少傅
弟子自遠
至者著錄

且萬人

虞先 虞成 虞鳳

虞歆 虞

翻仲翔
會稽餘
姚人

吳騎都尉
嘗以所著
易示孔融
融曰聞延
陵之禮樂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十四

京氏易

親君子之
治易乃知
東南之美
非特竹箭
也

戴憑次仲
汝南平魏

滿叔牙
南陽人

孫期仲或
濟陰成

弘農太守

武人

侍中兼領
虎賁中郎
將

或一作奇
兼治古文
尚書不仕

子母字上

光武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家貧牧豕于大澤中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五

費氏易

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之易人無傳者

陳

元長孫

蒼梧廣

衆仲師

馬

融季長

扶風茂

信人

司空南閣

祭酒

兼傳左氏

春秋

大司農

兼傳毛詩

周禮左氏

春秋

陵人

南郡太守

議郎

傳十卷

又注尚書

毛詩禮記

劉

表景升

宋

衷仲子

陸

績公紀

平人

鎮南將軍

荆州牧南

城侯

章句五卷

荆州五等

從事

注九卷

偏將軍鬱

林太守

述十三卷

論語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易

六

姚

一作元直

太常卿

注十卷

馬

鄭

玄

荀

爽

穎川人

北海高

大司農徵

不至還家

注十卷

又通注五

經論語凡

司空

注十卷

又有荀爽

九家集注

十卷不知

何人所集

575

陸績見前
董遇季直
王肅子邕

百餘萬言
事馬融辭
歸融曰鄭
生今去吾
道東矣

稱荀爽者
以為主也
外有京房
馬鄭宋虞
陸姚及翟

肅子邕
東海蘭

陰人
魏侍中大

司農
章句十二

魏衛將軍
太常

注十卷

又注尚書

毛詩禮容

十七

服論語家
語作聖證
論難鄭立

王弼輔嗣
山陽高平

魏尚書郎

注七卷

繫辭以下

不注東晉

韓伯補之

尚書

伯字康伯
穎川人太
常卿

伏勝子賤
濟南人
張生
濟南人
夏侯都尉
魯人

史漢皆作
伏生張晏

曰名勝伏

生碑云也

案史漢稱

某生某公

歐陽生和伯
千乘人
倪寬
同郡人

者皆逸其
名而槩稱
之也

秦博士

大傳四十

一篇

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

之漢定亡

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

篇以教齊

魯之間文

帝時求治

御史大夫
又受業孔
國安

貧無資用

常為弟子

都養問行

備貸以給

衣食行常

帶經止息

則誦習之

尚書者伏
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
行乃詔太
常使掌故
晁錯往受
之

伏生孫以
治尚書徵
弗能明也

夏侯始昌

族子

都尉夏侯勝
長公
始昌族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十九

昌邑太傅
通五經以
尚書齊詩
教授

少府太子
太傅
又事同郡
簡卿
章句二十
九卷
號為大夏
侯氏

夏侯建
長卿
勝從兄
張山拊
長賓
平陵人

博士太子

李
尋
子長
同縣人

黃門侍郎
善說災異

少傳
又事歐陽
高從五經
諸儒問與
尚書相出
人者牽引
以次章句
號為小夏
侯氏

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
侯之學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鄭寬中

少君
同縣人

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
以書授成
帝

張無故

子儒
山陽人

廣陵太傅
善脩章句

秦恭

延君
信都人

城陽內史
增師法至
百萬言

假倉

子驕
陳留人

膠東相
由是小夏
侯有鄭張
秦假李氏
之學

周堪少卿齊人

太子少傅光祿勳

牟卿魯人

博士

許商長伯長安人

四至九卿

善為算著

五行論歷

號門人唐

林等為四

科

唐林子高

九卿

吳章偉君平陵人

博士

王吉少音重泉人

主

九卿

煇欽幼卿齊人

博士

孔霸次孺魯人

孔光子夏

孔子十三世孫

高密相關

內侯

以書授元

帝

丞相博山侯

又事牟卿

由是大夏

侯有孔許

之學

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

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

父延年亦以書為博士

黃霸次公淮陽陽

夏人

丞相建武

侯

從勝受尚

書獄中

鄭寬中見前趙玄東郡人

主

御史大夫

張無故見前唐尊沛人

太傅

秦恭見前憑賓魯人

博士皆至大官

知名

吳章見前云敞幼儒同縣人

<p>歐陽地餘 <small>長賔高孫</small> 歐陽政地餘子 侍中少府 講學大夫 以書授元帝</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圭</p>	<p>倪寬 <small>見前</small> 歐陽生子 歐陽高 <small>子陽</small> 世世相傳 博士 至曾孫 作尚書章句 由是尚書 有歐陽氏學</p>	<p>簡卿 <small>東平人</small> 博士諫大夫 教授弟子 千餘人</p>
<p>林 樽 <small>長賔濟南人</small> 平 當 <small>子思平陵人</small> 朱 普 <small>公文九江人</small> 少府太子 博士丞相 關內侯 博士 太傅 子晏亦明 經至大司</p>			

<p>孔安國 <small>子國魯人</small> 都尉朝 庸 譚 <small>膠東人</small> 孔子十二世孫 諫大夫臨淮太守 龍門人 又受詩于魯申公 太史令 魯恭王壞孔子舊宅 故遷書所 載多古文</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酉</p>	<p>徒 陳翁生 <small>梁人</small> 殷 崇 <small>琅邪人</small> 信都太傅 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博士</p>	<p>鮑宣 <small>子都上黨人</small> 司隸 徒眾尤盛 知名者也</p>
-------------------------------------------------------------------------------------------------------------------------	---------------------	-----------------------------------------------------------------------------	---------------------------------------------

于壁中得
說

所藏尚書
皆科斗文
字安國以
校伏生所
誦為隸古
寫之凡五
十九篇蓋
尚書滋多
于是矣又
受詔為古
文尚書傳
值巫蠱事
不獲奏上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藏之私家
尚書傳十
二卷

案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
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記云
孔鮒所藏釋文云孔惠之所藏也

胡

常
少子

清河人
徐一敖

號人

部刺史
又傳左氏
穀梁春秋

扶風掾
又傳毛詩

王

璜

見易

塗

暉

子真
平陵人

乘
欽
君長
河南人
乘一作桑

後漢歐陽尚書

歐陽欽
正思

大司徒夜
侯
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

曹
伯山
濟陰人

曹
社
曾子

諫議大夫
門徒三千
河南尹
傳父業教
授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書至欽八
世皆為博
士

高
獲
敬公
汝南新
息人

禮
震
仲臧
平原人

宋

登
叔陽
京兆長
安人

穎川太守
教授數千
人

桓

榮
春卿
沛郡龍

<p>允人 太子少傅 太常五更 以書授明 帝 東觀漢記 云事九江 朱文文即 普字十五 年不窺家 園</p>	<p>桓 郁 仲思 榮子 桓 焉 叔元 郁子 桓 典 公雅 郁曾孫</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p>	<p>侍中太常 以書授和 帝</p>	<p>太子太傅 太尉 以書授安 帝 弟子傳業 者數百人</p>	<p>司空光祿 勳 黃 瓊 世英 陸人 江夏安 司空頡鄉 侯 楊 賜 伯獻 秉子</p>
-----------------------------------------------------------------------------------------------	-----------------------------------------------------------	----------------------	----------------------------	-----------------------------------------------------	------------------------------------------------------------------------------

<p>楊 震 伯起 弘農華 楊 秉 叔節 震子 太尉 陰人 太尉 生徒千數 諸儒爲之 語曰關西 夫子楊伯 起</p>	<p>虞 放 陳留東 昏人 司空都亭 侯</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p>	<p>陳 翼 張 負 然明 酒泉人 事太尉朱 寵受歐陽 學</p>	<p>丁 鴻 孝公 穎川定 陳 弇 叔明 陳留人 建初中與</p>
--------------------------------------------------------------------------------------------------------	--------------------------------------	----------------------	-------------------------------------------------------	---------------------------------------------------

諸儒論定
五經同異
于白虎觀
時人爲之
語曰殿中
無雙丁孝
公

楊倫
仲理

清河王傳

劉愷
伯豫
宣帝元

太尉孫

巴茂
北海人

朱儀
九江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

五

何湯
仲弓
豫章南

卽中
昌人

胡憲
九江人

鮑俊

牟長
君高
樂安臨
牟紆
長子

濟人

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

河內太守

諸生講學
有千餘人

著錄前後
萬人

作尙書章
句皆本
陽氏

大夏侯尙書

張馴
子儁
濟陰定

牟融
子優
北海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上書

三

陶人

司空

教授兼習
左氏春秋

教授門徒
數百人

與蔡邕其
奏定六經
文字

小夏侯尙書

王良
東海人

古文尙書

孔僖
仲和
孔長彥
僖子
鄭冲

孔子十九代孫
蘭臺令史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

好章句學

孔季彥
僖子

守其家業
門徒數百人

梅

蹟仲真
汝南人

東晉豫章
內史
奏上孔傳
古文尙書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三

蘇愉
梁柳
皇甫謐
臧曹
士安

亡舜典一篇
乃取王肅注堯典
從慎徽五
典以下分
為舜典以
續之

梅蹟
見前

姚方興
吳興人

齊明帝建
武中于大
桁頭得舜
典本上之
多曰若稽
古帝舜二
十八字

尹敏
幼季
南陽堵楊

倫仲理
東甯東蓋
豫

徐州刺史

初授歐陽
陽人

昏人
師事丁鴻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三二

尙書後授
古文兼善
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

講授于大
澤中弟子
至千餘人

周

防
偉公
汝南汝周

舉
宣光
防子

陽人
撰尙書雜
記三十二
篇四十萬
言

光祿勳
博學洽聞
京師爲之
語曰五經
縱橫周宣
光

杜林伯山
扶風茂

侍御史

賈逵景伯
扶風平馬融
鄭玄

陵人
注十一卷
注九卷

左中郎將

侍中

著經傳義

詁及論難

百餘萬言

漢儒傳經記 卷上 書

三

諸儒為之
語曰問事
不休賈長
頭

衛宏敬仲
東海人

議郎

徐邈
濟南人

案後漢云中興杜陵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遂顯于世以今考之則所謂古文者乃張霸之百兩篇也孔傳未見于漢凡馬鄭諸家注經皆指為逸書除孔氏家傳外尹楊蓋周之學大抵亦沿張本耳

詩

浮丘伯
齊人

秦博士

受業于荀卿

穆生
魯人

中大夫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三

白生
厚里人
中大夫

申培
魯人

史漢皆作

申公按釋

文云亦謂

申培公則

培其名也

高祖過魯

申公從師

人見于南

王臧
蘭陵人

太子少傅

郎中令

趙綰
代人

御史大夫

<p>宮後傳楚太子戌戊不好學嗣立胥靡申公退居家教武帝安車蒲輪徵之時年八十餘以為太中大夫疾免歸弟子受業者千餘人為訓故以</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 劉交 沛人 楚元王亦次詩傳曰元王詩 劉郢 元王子夷王</p>
<p>孔安國 見書 周霸 膠西內史 夏寬 城陽內史</p>	<p>魯賜 陽人 東海太守 繆生 蘭陵人 長沙內史 徐偃 膠西中尉 闕門慶忌 鄒人</p>

<p>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許生 魯人</p>
<p>膠東內史皆弟子之顯者其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于申公 江公 瑕丘人 博士江公 為魯詩宗 盡傳申公詩春秋徒眾最盛稱大江公</p>	<p>韋賢 長孺 魯國鄒人 博士丞相 扶陽侯 並事許生 又治禮尚書號鄒魯大儒以詩授昭帝 徐公 免中人 王式 翁思 東平新 皆守學教授 昌邑王師</p>

門人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並事許生

博士江公見前卓茂子康南陽宛人

太傅褒德侯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毛

韋賢見前章玄成少翁賢子賞玄成兄

丞相與賞俱以詩授哀帝

子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見前張長安幼君山陽人張游卿長安兄

博士淮陽中尉

子諫大夫以詩授元帝

唐長賓東平人楚王太傅

褚少孫沛人

三人皆為博士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薛廣德長鄉沛國相

龔舍君倩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毛

太山太守

龔勝見書

好學明經謂之楚兩龔

博士御史大夫

張游卿見前王扶琅邪人

泗水中尉

許晏陳留人

<p>翼 奉少君 東海下 邳人 博士諫大夫</p> <p>蕭望之 長倩 東海蘭 前將軍 並傳論語 事後蒼且</p>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p> <p>轅 固 齊人 博士清河 王太傅 作詩傳號 齊詩 諸齊人以 詩貴顯者 皆固之弟 子也</p> <p>夏侯始昌 通五經詩 最明</p> <p>后 著 近君 東海鄰 人 博士少傅 亦通禮</p> <p>博士 由是張家 有許氏學</p>
---------------------------------------------------------------------------------------	-----------------------------------------------------------------------------------------------------------------------------------------------------------------------------------------------------

<p>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p> <p>師 丹 公仲 琅邪東 武人 博士大司 空關內侯</p> <p>伏 理 游君 琅邪東 武人 高密太傅</p> <p>伏 湛 惠公 理子 少傳父業 教授數百 人</p> <p>滿 昌 君都 穎川人 張 邛 九江人</p>	<p>匡 衡 稚圭 東海承 人 博士丞相 樂安侯 諸儒為之 語曰無說 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 人頌</p> <p>十年詣太 常復事同 學白奇</p> <p>匡 咸 衡子 亦明經歷 位九卿家 世多為博 士者</p>
---------------------------------------------------------------------------------------------------------------------------------------------------------------------------------------	----------------------------------------------------------------------------------------------------------------------------------------------------------------------

詹事
由是齊詩
有翼匡師
伏之學

皮容
琅邪人
皆至大官
徒眾尤盛

韓嬰
燕人

賁生
淮南人

博士常山

太傅

推詩人之
意作內外

趙子
河內人
蔡誼
同郡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傳數萬言
號曰韓詩
其語頗與
齊魯間然
歸一也燕
趙間言詩
者由韓生
亦以易授
人推易義
而為之傳
後其孫商
為博士宣
帝時涿鹿
韓生其後

也以易後
日所受易
即先太傅
所傳也蓋
寬饒本受
易於孟喜
見韓生說
易好之即
更從學焉

食子公
同郡人
栗豐
泰山人
張就
山陽人

部刺史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王吉
子陽
易王駿
長孫順
淄川人
髮福
東海人

父

博士諫大

夫

兼五經能

為鄒氏春

秋以詩論

語教授

孫之學

有王食長

由是韓詩

刺史

博士豐部

徒眾尤盛

並至大官

髮一作段

卜商
子夏
衛人
曾申
子西
魯人
曾李
克
魏人

參子

孟仲子 鄒人

鄭詩譜云
子思弟子
一作孟子
之子

根牟子

孫卿 趙人

即荀况
又從虞卿
受春秋年
五十游學
于齊脩列
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
為祭酒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四三

毛亨 魯人

號大毛公
作詩訓故

毛萇 趙人

河間獻王
博士
號小毛公

賈長卿 同國人

徐整作長
公

解延年 齊人

阿武令

徐敖 見書

由是言毛
詩者本之
徐敖

陳俠 九江人

講學大夫

王 潢

按吳徐整云子夏一傳高行子高再傳薛蒼
子三傳帛妙子四傳大毛公與此互異整字
文操豫章人太常卿

後漢書詩

魏應 君伯 任城人

五官中郎
將
教授山澤
徒眾常數

仇 千乘人

弟子著錄
數千人

咸 子良 會稽曲
阿人

大鴻臚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四

百人

高 詡 季回 平原般

博士

齊詩

伏 黯 稚文 琅邪東

武人
光祿勳
改定章句
作解說九

恭 叔齊 黜子

博士司空
三老
黯章句繁
多恭省減

任 未 叔本 蜀郡繁

人
教授十餘
年

篇

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景鸞漢伯

作易詭詩
解文句兼
取河洛以
類相從名
為交集撰
禮內外記
號曰禮畧
又作月令
章句

漢儒傳經記

卷上詩

聖

韓詩

薛漢公子
淮陽人杜

撫叔和
捷為武趙

擘長君
會稽山

博士千乘
太守
世習韓詩
父子以章
句著名教
授當數百
人當世言
詩者推漢
為長

公巨令
陽人
定韓詩章
句弟子千
餘人其所
作詩題文
約義通學
者傳之曰
杜君注云

著詩細蔡
邕至會稽
讀而嘆息
以為長于
論衡邕選
京師傳之

澹臺敬伯
會稽人

韓伯高
鉅鹿人

三人最知名

召馴伯春
九江壽楊

仁巴郡閬張

匡文通
山陽人

春人

中人

作章句

博通書傳

以詩教授

以志義聞
鄉里號之

漢儒傳經記

卷上詩

聖

毛詩

曰德行恂
恂召伯春

平帝時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
韓氏雖存人無傳

謝曼卿
九江人衛

宏見書

徐巡見書

或云陳俠
傳
元始中公
車徵說詩
為詩訓

作詩序善
得風雅之
旨今傳於
世

以儒顯

鄭眾見易

賈徽元伯扶風平

逯見書

穎陰令 陵人 換齊魯毛 韓同異數 萬言

馬融見易

鄭玄見易

注十卷

箋二十卷 詩譜二卷 申明毛義 難三家于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罕七

王肅見易

孫毓休朗北海平

注二十卷 述毛非鄭

是三家遂廢矣 昌人 魏長沙太守 詩評十卷 評毛鄭王 三家同異

陳統元方

陸璣元恪吳人

徐州從事 難孫申鄭

吳太子中庶子 疏二卷

漢儒傳經記 卷上 詩

罕

漢儒傳經記卷上終

漢儒傳經記卷下

休寧趙繼序易門編

男學貫珠堂校

春秋

按藝文志春秋分爲五三傳外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卜商

公羊高齊人

公羊平高子

公羊地

平子

公羊敢

地子

公羊壽

敢子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五世相傳
出戴宏序

胡毋生

子都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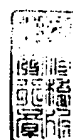
公孫弘

季少菑川薛人

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宗事

丞相平津侯

年四十學春秋雜說亦頗受胡毋生胡毋之學亦授



董仲舒

廣川人

褚大

蘭陵人

博士江都

梁相

景帝時爲

諫大夫

博士下帷

東平人

講誦弟子

孟卿

傳以久次

孟喜父

相受業莫

孟卿

或見其商

孟卿

蓋三年不

孟卿

觀于舍園

孟卿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嬴公段仲温

大

蘭陵人

諫大夫

東平人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孟卿

其精如此

學士皆師

尊之

說春秋得

失問舉玉

杯蕃露清

明竹林之

屬數十篇

十餘萬言

子孫皆以

學至大官

呂步舒

温人

丞相長史

持節使決

淮南獄于

諸侯擅專

斷不服以

春秋之義

正之天子

皆以爲是

弟子通者

貢禹

少翁琅邪人

御史大夫

其學成于

眭孟

眭孟

眭孟

吾丘壽王子藺 趙人

光祿大夫
侍中
詔從董受
春秋

孟卿見前

疏廣

仲翁 東海蘭陵人

筲路

琅邪人

孫寶

子嚴 鄧川郡陵人

博士太子

大司農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三

太傅

眭孟見前

嚴彭祖

公子 東海下邳人

中琅邪人

公孫文

同郡人

少府 家世傳業

東平太傅 徒眾最盛

東門雲

同郡人 荆州刺史

顏安樂公孫 魯國薛人

眭孟姊子 齊郡大中丞

家貧為學 精力

弟子百餘 人惟顏嚴

為明質問 疑義各持

所見孟曰 春秋之意

冷

豐次君 淮陽人

馬

宮游卿 東海戚人

淄川太守

大司徒扶 德侯

左咸琅邪人

大司徒 徒眾尤盛

任公淄川人

少府 由是顏家 有冷任之

學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四

在二子矣 孟死各顯 門教授 由是春秋 有顏嚴之 學

貢禹見前

堂谿惠

穎川人

冥都泰山人

丞相史 都與路又 事顏安樂 由是顏氏 復有筲冥 之學

之學

卜商

穀梁赤魯人

孫卿見詩

出應邵風俗通

阮孝緒云

名倣字元

始顏師古

云名喜

申培見詩

江公見詩

江公即瑕丘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五

樂廣王孫魯人

蔡千秋少君沛人

尹更喜翁君汝南邵陵人

郎中戶將

又事皓星

公為學最

篤宣帝求

能為穀梁

者莫及千

秋上愍其

學將絕選

郎千人從

受

諫大夫長

樂戶將

本自事千

秋能說矣

會千秋死

徵江公孫

為博士復

死乃徵周

慶丁姓宣

帝召五經

名儒蕭望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六

之等共議

殿中平公

羊穀梁同

異時公羊

家有嚴彭

祖申輓伊

推宗顯許

廣穀梁家

有尹更始

劉向周慶

丁姓王亥

各以經義

對多從穀

梁由是穀

盛

梁之學大

更始又受

左氏傳取

其變理合

者以為章

句

皓星公

魯人

武帝時董

仲舒公孫

弘為公羊

學穀梁浸

徵惟二人
受焉廣盡
能傳其學
高才敏捷
與公羊大
師眭孟等
論數困之
故好學者
頗復受穀
梁

周慶
幼君
梁人
博士

丁姓
子孫
梁人
申章昌
楚人
曼君
博士
中山
太傅
徒眾尤盛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七

江博士
江公孫

江公傅子
及孫其後
浸微

劉向
子政

中壘校尉
詔受穀梁
春秋于江
博士

胡常
見書

由是穀梁
有尹胡申
章房氏之
學

蕭秉
君房
梁人
講學大夫

尹更始
見前

尹咸
更始子

大司農

翟方進
子威
汝南上

蔡人
丞相高陵
侯

房鳳
子元
琅邪不

其人
青州牧
與王龔劉
歆共校書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八

左丘明
魯人

曾申
見詩

吳起
衛人
魏文侯相

吳期
起子

鐸椒
楚人
虞卿
趙人
趙相

荀况
見詩

張蒼
武威人
貫公
趙人
河間獻王
博士
釋文云諡
傳至其孫

御史大夫
北平侯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九

張敬子高 嘉嘉傳貫
河東平 公

京此尹 陽人

賈誼 洛陽人

博士梁王 太傅
作左氏訓 故

劉公子

大中大夫 未著所受

賈長卿

公子 蕩陰令

張禹

長子 清河人

尹更始

見前

侍御史

如淳曰非

成帝師張

禹

尹咸 見前

劉歆 子駿 向子

賈徽 見詩

國師

並從翟氏

由是言左

傳者本之

賈護劉歆

又通周官

初左氏傳

多古字古

言學者傳

訓故而已

及歆治左

氏引傳文

春秋

孔奮 君魚 扶風茂陵人

武都太守

鄭興 少贛 開封河南人

大中大夫

十

以解經轉

相發明由

是章句義

理脩焉

初從博士

金子嚴為

左氏春秋

又從劉歆

講大義撰

條例章句

訓詁三十

卷

和帝時與

公子奏上

左氏乃立

學官

翼方進

見前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十

243124

陳元 見易

上書訟左氏立博士作左氏同異

胡常 見書
賈護 季君黎陽人
陳欽 子佚蒼梧人

待詔為郎與歆同時別自名家以左氏授新莽至將士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軍

賈徽 見前

賈逵 見書
賈伯升 達孫 延 篤 叔堅南陽人

京兆尹作注

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

善之又作左氏訓詁

孔奮 見前
孔竒 奮弟

博通經典作左氏刪

孔嘉 山甫
王朗 景興

城門校尉魏司徒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士

鄭興 見前
鄭眾 見易
馬融 見易

作條例章為三家同異之說

鄭玄 見易
王基 伯與東萊曲
董遇 見易

作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
鎮南將軍 東武侯 從鄭元受經

陳元 見易

彭

汪 仲博 汝南人

許淑 惠鄉 魏郡人 大中大夫

記先師奇說並舊注

周

烈 文達 熒煌人

李仲欽 梓潼人

王肅 朗子

注三十卷

本姓唐 魏博士侍中

左氏指歸

注三十卷

士

燮 彦威 蒼梧人

杜

預 元凱 京兆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春秋

十三

吳衛將軍 龍編侯 注十一卷

晉鎮南大將軍常陽侯

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

禮

魯淹中出古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又記百三十一篇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觀以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奏之未行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

高堂生

伯漢 魯人

博士

傳士禮十

七篇即今

之儀禮也

漢儒傳經記

卷下

禮

又十三

徐生

魯人

公戶滿意

善為容以

容為禮官

大夫傳子

至孫延襄

襄資姓善

為容不能

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

栢生

單次

蕭奮

瑕丘人

孟卿 見春秋

漢儒傳經記

卷下

淮陽太守
諸言禮為
容者由徐
氏
按高堂生
五傳得戴
德戴聖而
禮大明則
蕭奮固能
傳高堂之
學者非但
為徐生弟
子也

后 蒼

見詩

說禮數萬
言號曰后
氏曲臺記
其古禮經
五十六篇
蒼傳十七
篇餘付書
館名為逸
禮

閻丘卿

魯人

聞人通漢

子方沛人

中山中尉

戴

德延君

徐

良旂卿

信都太傅

刪古禮二

百四篇為

八十五篇

謂之大戴
禮

戴聖

次君

橋

仁

季卿
同郡人

漢儒傳經記

卷下

博士
又刪大戴
禮為四十
六篇謂之
小戴禮

楊

榮

子孫

大鴻臚
家世傳業

琅邪太守
由是大戴
有徐氏小
戴有橋楊
氏之學

慶

普孝公

夏侯

敬魯人

東平太傅
由是禮有

大小戴慶
氏之學

慶

咸

族子

博士
豫章太守

後漢儀禮

鄭玄

見前

注十七篇
馬融王肅
注喪服傳

小戴禮

馬融見易

增入月令
明堂位樂
記三篇

盧

植子幹
涿郡人

博士北中
郎將九江
太守
注二十卷

曹玄

人

傳慶氏禮
為博士

曹褒

博士

傳父業
又傳禮記
教授諸生

褒叔通
充子

漢儒傳經記

卷下禮

千餘人

鄭玄見易

注二十卷
與周禮儀
禮通為三
禮焉
按陳邵周禮論序云馬融盧植
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
繁重及所叙畧而行于世即今
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
本而注焉

慶氏禮

董均文伯
捷為資
中人

事大鴻臚
王臨

周禮

杜子春

河南緱
氏人
受周禮于

漢儒傳經記

卷下禮

七

劉歆還家
以教門徒
好學之士
多往師之
按鄭樵通志謂劉歆傳周禮于杜子春及緱
氏禮又有緱氏要抄四卷韻會亦而釋緱氏
曰地曰氏是緱氏別一人而非子春緱氏人
也

摯

恂季道
京兆長
馬融見易

融見易

鄭玄見易

安人
隱南山

作周官傳
十二卷

注十二卷
後王肅注

明三禮兼
綜百家之
言

桓
麟

周禮十二
卷禮記三
十卷又注
儀禮喪服
傳其學與
鄭氏多有
異同

鄭眾 見易

鄭安世

眾子

作周官傳

長樂未央
廡令

亦傳家業

漢儒傳經記

卷下

九

賈逵

見書

並作周禮
解詁

孝經

今文

顏芝

河間人

顏貞

之子

長孫氏

為秦禁藏
之

漢人尊學
出之

劉向校書
以顏本比
古今定為
十八章

漢儒傳經記

卷下

孝經

九

博士江公

見詩

后

蒼

見詩

翼

奉

見詩

張禹

見易

傳之各自
名家

古文

孔安國

見書

作傳

出孔氏壁中別有闕門一章分析十八章為

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譚字君山沛國相人

馬融見易

作古文傳

鄭眾見易 鄭玄見易 王肅見易

蘇林孝友 陳留人 何晏平叔 南陽人

魏散騎常侍 魏吏部尚書 關內侯

漢儒傳經記 卷下 孝經 三

劉邵孔才 韋昭弼嗣 吳人

魏光祿勳 一作劉熙 吳侍中高陵亭侯 並著孝經

論語

魯論

龔奮 常山都尉 夏侯勝見書 韋賢見詩

韋玄成見詩 魯扶卿 夏侯建見書

鄭云扶先 或說先生

蕭望之見詩

張禹

漢儒傳經記 卷下 論語 三

以論語授

成帝 又從王吉

庸生受齊 論擇善而

從號曰張 侯論最後

而行于世 諸儒為之

諸日欲為 論念張女

齊論

王吉見詩 宋畸 王卿瑗邪人

惟王陽名 少府家
別有問王 知道二篇

貢禹見春秋 五鹿充宗見易 庸譚見書

古論

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漢儒傳經記 卷下 論語 三

孔安國見書 馬融見易

作傳

後漢魯論

包咸見詩 周氏不詳何人 鄭玄見易

皆為章句

就魯論張

王肅見易 何晏見孝經

集解十卷 集孔包周

章考之齊 古為注十卷

馬鄭王及 陳群周烈 之說並已 意為之 群字長文 穎川人魏 司空

漢儒傳經記 卷下 論語 三

按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新安文獻志載程北山漢儒傳經圖序今皆不得見其原本所見者王元翰文獻通考章俊卿群書考索諸冊頗畧而不詳且間有舛者茲以兩漢儒林傳為宗叅以唐陸國子經典釋文之序錄其他書有明徵者亦附載焉記漢儒而上溯周秦不忘其所自出也下逮三國尚有漢氏之舊人

也晉以下非有關於經之大義者不悉記記主
於漢也若隋唐志有子夏易傳或云張炆所造
明時有豐熙所出子貢詩傳之類皆係後人假
託漢儒不傳故弗記也

漢儒傳經記

卷下 論語

二

歷朝崇經記

昔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易掌於太卜
春秋記於魯史迨至孔子刪定贊脩道法脩乎
是文章亦莫大乎是矣遭秦而絕越漢而興自
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遺求書之使而六經
乃得復見於世由是立博士置弟子試家法補
郎官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兩京經學之傳遂為

歷朝崇經記

三代後所獨絕有宋大儒因遺經開道學而洙
泗千五百年之墜緒重光嗚呼盛矣至於唐遵
漢學而有正義之撰明遵宋學而有大全之脩
雖其書醇疵瑕瑜互出而功令所在講習徧於
宇內即有好學深思殫見洽聞者亦必本此以
推及百家蓋上所施教即下所信從也故繼傳
經而記崇經以識歷朝表章之功為大道所係

屬焉

漢 六朝附

易 漢初立楊何

宣帝立施孟梁丘氏

元帝立京氏

光武立施孟梁丘京氏

西晉梁丘施氏亡
孟京有書無師

東晉立費氏主王注

歷朝崇經記

梁陳立費氏主鄭王

注 隋後王盛行
而鄭浸微

書 漢初立歐陽氏

宣帝立大小夏侯氏

平帝立張氏偽古文

光武立歐陽大小夏侯氏

西晉歐陽大小
夏侯氏並亡

東晉元帝立孔氏古文

隋文帝立姚氏所上舜典

詩 漢初立魯齊韓三家

平帝立毛氏

光武立魯齊韓毛四家
魏齊詩亡西晉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東晉立毛氏主鄭箋

秦 漢初立公羊氏

景帝立穀梁氏

平帝立左氏尋廢

歷朝崇經記

三

光武立公羊家嚴顏氏

和帝立左氏

禮 漢初立高堂氏

又立后氏曲臺記

宣帝立大小戴慶氏

新莽立周禮

光武立大小戴氏

晉後立三禮主鄭注

鄭魯既往微言絕大義乖陵夷數百年學殘文

缺甚矣漢興表章於煨燼朽蠹之餘當時人抱

遺經各尊所聞義雖相反道固不悖以之列於

學官劉子駿所謂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

是也自時厥後專門之授受浸微南北之宗派

互異而解經者乃至限以一家之言先入為主

歷朝崇經記

四

牢不可破嗚呼安得復覩兩漢經學之全哉

唐宋

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其孝

經論語皆兼通之

宋以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易書

春秋公羊穀梁傳儀禮為中經 神宗命士

專治一經兼論語孟子

易 主魏王弼注繫辭主晉韓康伯注

唐太宗命孔穎達

等撰五經義疏

書 主漢孔安國傳

宋神宗頒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義

詩 主漢毛萇傳鄭玄箋

穀 左氏主晉杜預集解

公羊氏主漢何休學

穀梁氏主晉范甯集解

宋神宗從王安石請罷春秋宗復用春秋尋罷 欽宗又復

歷朝崇經記

五

禮 周禮儀禮禮記皆主漢鄭玄注

宋神宗從王安石請罷儀禮

經 主唐明皇御注

論 主晉何晏集解

季 主漢趙岐注

唐懿宗朝進士皮日休請以孟子為學科不報宋二程子取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並論語孟子為四書

爾雅 主晉郭璞注

按趙岐孟子題辭云漢文帝時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諸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獨立五經而已

舊唐書儒學傳云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

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

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

歷朝崇經記

六

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

新唐書孔穎達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章王恭王 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

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

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

引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

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

下

按唐初撰正義止於五經後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疏徐彥作公羊疏楊士勛作穀梁疏而九經之義疏始備宋又詔邢昺作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作孟子疏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全

鄭氏樵曰仁宗朝歐陽文宗公上言曰自唐太

歷朝崇經記

七

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邇年以來著為定論不本正義者為異說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論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巨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為益最大使歐陽制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

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今欲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歷朝崇經記

八

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載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昭復劉敞程頤

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

按此議朱子未嘗不重注疏不采眾說而後之為朱子之學者必至於專已守殘黨同伐異舉千載相傳之家法百家獨造之單微畫目為異端而廢之是違何道歟蓋亦勿思而已矣

歷朝崇經記 卷下

九

元明

易 主程子傳朱子本義

明成祖命胡廣等脩五經四書大全

書 主蔡沉集傳

詩 主朱子集傳

春秋 主胡安國傳

禮記 主陳澧集說

四書主朱子章句集註

按頒行程朱經解始於元仁宗延祐二年之詔而明祖因之洪武三年詔易書詩主程朱蔡沉外兼用古注疏春秋主三傳注疏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專主古註疏後脩大全則春秋去張主胡禮記主元陳澧集說而古注疏不復用久之學易者又挑程傳而專主朱子本義矣

歷朝崇經記

十

歸氏有光曰昔孔子脩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眾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

觀間始命諸儒梓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延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

歷朝崇經記

十一

顧氏炎武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幹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栝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

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

字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弼號道川先生合三書爲一頗有刪

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脩四書大

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

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

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

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

歷朝崇經記

十二

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號環谷以十年之功爲此書但改其中

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

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

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

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

五經大全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

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

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按漢初經有數家皆立學官所以網舊聞存眾

說意甚善也厥後源遠末分家法漸更習章句

者博而寡要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

若稽古三萬言

逞臆說者華而少實後漢儒林傳序云章句漸疏而多以

歷朝崇經記

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唐貞觀朝詔脩五經正義而上

古僅存之文兩京專門之習皆自此泯然不傳

於世遵之者為明經悖之者為異說延及宋初

持守猶篤

景德二年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李迪落韻邊讓以師為眾與注疏異

皆不錄後特奏名時王文公以為落韻不審耳若舍注疏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去過其守注疏

之嚴然一二好古之士往往旁搜遠紹而不肯

溺於所聞如歐陽永叔劉原父程泰之鄭漁仲

諸公經說因已決其藩而別其徑矣伊洛中興

上承道統其學視漢儒為優於是七八百年家

絃戶誦之編棄而不用而更用程朱所定者此

古今文學丕變之一會也惜乎明之脩大全者

其材並不逮顏孔且多剽竊而成雖頒之天下

不可為典要傳習者特束於功令所主耳然明

初之尊宋儒視曩昔有加焉

承樂朝鄒陽朱季友獻書毀謗宋儒

歷朝崇經記

上命有司杖之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然姚榮國廣孝道餘錄詆毀程朱全乖義理其

無忌憚迨至正德以後新學出而講壇始不專

主朱門萬歷中載文體乖而舉業始不墨守傳

註是宋元諸儒相承之遺緒至此又不克皆從

其朔矣由前論之失於拘由後論之失於放蓋

上之取士必持一統士之受經必由師說况程

朱大儒豈容輕議者明季道裂文喪職此之咎

誠不可以不懲若夫六經非一世之書非一家

之學非一人之解班氏有言與天地為終始者

是也朱子之宗程子至矣而本義不必依易傳

四書不盡用程說文義訓詁之家固不啻其有

異同也朱子詩集傳以栢舟為婦人不得於夫

之詩而孟子集註又用小序言衛之仁人詩傳成於

淳熙丁酉在前集註成於已酉在後以番我為燕巖客之詩而白

歷朝崇經記

十五

鹿洞賦又用小序言長育人材先後講述之間

亦不啻其有異同也即朱子之註四書用功最

允折衷最當然其間有治襲舊註之誤如論語註夏曰

珣商曰璉與明堂位互異享禮註發氣滿皆儀禮本是盈字漢人避惠帝之諱而收孟子引會

西乃曾子之子曾申字子西而趙岐侯以為孫未及改正之類有隨筆未檢之

悞如子夏姓卜子禽姓陳之類以氏為姓非三代上所稱必如太公望註姜姓呂氏乃為分

曉又神農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然太史公六家無農家班固九流乃有農家也曹交註曹君

之弟然哀公八年曹滅於宋久有後人傳寫之

矣孟子時當是以國為氏者如公叔文子註公孫拔陸氏釋文皮八反而悞寫為枝擊析註行夜本之周禮而悞刻為

夜行之類豈得訛以傳訛置之不論要之宗程朱者

宗其學也如震川歸氏所謂賴後人因其端而

推演之者正其善於宗也夫操戈固屬異端而

膠柱豈稱好學世有博雅君子當不河漢斯言

矣伏惟

歷朝崇經記

十六

國朝造士經解一依前代然

御纂四經既主程朱蔡胡亦必上采漢唐下暨元明

脩眾義為參考學經者可不知所取裁乎且夫

學經良有差矣守一藝以為學者通訓詁會大

意不失學校科舉之所用足矣綜群言以為學

者求先聖作經之精蘊攷先賢述經之源流有

不易之義不敢苟為異有日新之義亦不敢苟

爲同條分縷析賡續發明雖累千萬載尙未有
既也所以正義大全當時雖定成書而諸家著
作未嘗不上之秘府行之都邑列之國史藝文
志以并垂爲佐佑六經之資乃詮材諷說之徒
必欲入耳出口并爲一談其亦非程朱守先待
後大道爲公之本心矣嗚呼豈不陋哉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which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urring.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漢儒傳易源流

吳興叢書

烏程紀 孫輯

漢儒傳易源流一卷從朱彝尊經義考輯錄也兩漢之儒即漢書補入悉為登載魏晉以後見于釋文正義及集解者表著之餘概從畧識者鑒諸

田何 商瞿 橋庇 馯臂 周醜 孫虞

漢書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

漢

一 漢書

按陸德明釋文序錄有子夏易傳三卷注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衛文侯師則傳易當自子夏所謂發明章句始于子夏也然漢志未載故或疑書為偽托韓嬰謂丁寬所作張璠謂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說者紛紜疑不能定故今亦闕之

王同

漢書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

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崇文總目田何之易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

十二篇易之本經也

晁說之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書

蓋自田何始何以上未嘗有書

按劉向別錄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者為淮南九師書則九師皆漢初說易者傳記不載姓名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洪邁謂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所因傳受未明姑附誌于此

周王孫

漢書丁寬至洛陽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丁寬 項生 田王孫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一日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

漢

二

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服光

漢書王同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蔡公 名字未詳

漢書藝文志蔡公二篇注蔡公衛人事周王孫

楊何 即墨成 孟但 周霸 衛胡 主父偃 司馬

漢書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漢書司馬談爲太史公受易于楊何

晁說之曰易得立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揚者是也

韓嬰 韓商 韓生 蓋寬饒

漢書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言詩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

漢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施讐 魯伯 毛莫如 邢丹

漢書施讐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讐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讐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邱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邱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于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讐授張禹琅

牙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牙邢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六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 白光 翟牧

漢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

漢

事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其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況皆爲博士繇是孟有翟白之學釋一行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按孟氏章句一行猶及見之則唐初尙存也此卦氣所自始

又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則易經本有易繇陰陽二篇

喜之所得或即此與其說當更在孔子前自孔子贊
易後而易繇或另行故喜得之而托于師傳

梁邱賀京房 子臨 王駿 士孫 張仲方 鄧彭 衡威

漢書梁邱賀字長翁琅玕諸人爲武騎從太中大夫
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別一京房 非焦延壽弟子

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

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

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

之以賀爲郎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

中至少府賀傳子臨琅玕王吉使其子郎中駿上疏

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

漢

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威長寶繇是梁邱

有士孫鄧衡之學 隋書梁邱易亡于西晉

五鹿充宗弘成子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

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

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能與抗

張華曰五鹿充宗受易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

過之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

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

學也

朱雲

漢書朱雲字游魯人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元

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

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

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擲齊登堂抗

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爲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案雲從白子友受 易蓋傳孟易者也

焦延壽

漢書延壽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舉最當遷三

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黃其說

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漢

候各有占驗

京房

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受易梁人焦延壽延

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

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

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

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

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

欲遠之元帝于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爲石顯所譖誅

房授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

之學

又曰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段嘉 姚平 乘弘 任良

漢書京房授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

漢紀京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

按嘉有易傳漢志十二篇良有易旗漢志七十一卷

費直

漢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于

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琅玕王璜平中能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

後漢書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玕王璜爲費氏易本以

古字號古文易

按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傳卽十翼也然則傳正所以釋易也費氏專以此爲

教正是高于諸家處

又按今所行者王輔嗣本也王亦原于費氏古今傳

易者唯費本爲最善他本辭句或異然以消息推之

無過費氏 如坤文言爲其嫌于无陽也諸昔劉向以本皆作爲其嫌于陽也之類

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

氏經與古文同然則費氏本在當時亦爲最善宜其

盛行于今也

高相 子康 毋胤 承

漢書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爾

陵毋將承康以明易爲郎承至豫章都尉繇是易有

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于學官

按易以道陰陽故漢儒說易未有不本于陰陽者正

不獨孟京諸家也

趙賓

漢書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持論巧慧

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

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

漢

魏相

漢書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爲郡

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遷揚州刺史徵

爲諫大夫後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入爲大司農

遷御史大夫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

高平侯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相明易經有師法數

表采易陰陽及月令奏之

按相疏有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

則泄夏興坎治則雹蓋亦治孟易者

東方朔

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待詔金馬門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跛肢瓜瓜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張禹 彭宣 戴崇

漢書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至禹父徙家蓮白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讐受易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漢

九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知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筦弦鏗鏘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之各自得也宣字子佩崇字子平並著易傳

谷永

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博學經書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後徵入爲大司農永于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淡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

言災異

於陵欽

著易吉凶漢志著龜家二十三卷

伏萬壽

著易集林隋志五行家十二卷

劉向 子伋 歆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少子歆字子駿歆及向始皆治易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復爲中壘校尉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

漢

十

嚴遵 揚雄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擬易作太玄

沛顯王輔

後漢書沛顯王輔光武子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

王通論

崔篆 孫駟 曾孫瑗

後漢書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投劾歸後爲建

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舉家賢長蒙自以宗門受
莽偽寵慙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各居榮陽閉門潛思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蒙生毅以疾
隱居不仕毅生駟字亭伯年十三能詩易春秋與班
固傅毅同時齊名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後出
長岑長不之官永元四年卒中子瑗字子玉盡能傳
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游學遂明天官麻數京房易
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
友善

劉昆 戴貢 子軌

後漢書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平帝時

漢

十一

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
人建武五年除江陵令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
守二十二年代杜林為光祿勳令入授皇太子及諸
王小侯五十餘人中元二年卒子軌字君文傳昆業
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
卒官

景鸞

後漢書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能理齊詩施氏易
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
相從名為交集

注丹 雒陽鴻

後漢書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
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
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
年七十時中山雒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
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

漢書任安字定祖廣漢縣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
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學圖讖究極其
術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
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年七十九建安七

漢

十三

年卒于家

袁安 祖良 子京 徵 京子彭湯

後漢書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父良習孟氏易
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
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永平十三
年拜楚郡太守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四年薨安子
京徵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
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
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彭弟湯
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應顯位桓帝初為
司空累遷司徒太尉徵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

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爲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坐子與尙書郎張俊交通策免遂自殺俊上書自訟詔馳騎以減死論由此薄儆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

夏恭

後漢書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

范升 梁恭 呂羌

後漢書范升字辨卿代郡人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建武二年光武徵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

漢

三

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于世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後坐事免卒于家

楊政 祁聖元

後漢書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教授數百人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又祁聖元京兆人與同郡左中郎將楊政皆治梁邱易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備備祁聖元

張興 子勳

後漢書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習梁邱易以教授建武初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而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于官子勳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 魏滿

後漢書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

漢

十四

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多所解說帝善之拜爲侍中在職十八年卒于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楊秉

後漢書楊秉震仲子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

折像

後漢書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能通京氏易

唐檀

後漢書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遊太學習京氏

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

百餘人

許曼祖父

後漢書許曼汝南平輿人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時人方之京房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曼少傳峻學所筮亦皆如占

朱彝尊曰按北堂書鈔引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餅糞井沸泥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蓋焦氏易林類也

按顧炎武疑焦氏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延

壽者歷引延壽後事以證之今讀朱氏所引許氏易林之文正是一類豈即峻等所為耶

郎顛父宗

後漢書郎顛字雅光北海安邱人父宗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顛少傳父業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詣闕拜章條便

宜七事

樊英李昂

後漢書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兼明五經七緯隱于壺山之陽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復詔公車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字子松宛人李昂學古文尚書

字子然鄒人習魯詩京氏易北海郎宗見陳留楊倫字仲理陳留人習古文尚書東平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順帝時拜五官中郎將以光祿大夫賜告歸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

梁竦

後漢書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少習京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

孫期陳元 鄭眾

後漢書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

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願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建武中范升以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與子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係別兼通易詩知名于世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政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建武初與相講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按陳元本傳不言受易

譙玄 子瑛

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

秋子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周燮

後漢書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十歲就學能通詩

論及長專精易禮

張衡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通五經欲繼孔子

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任延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于

漢

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王景

後漢書王景字仲通樂浪訶邯人少學易遂廣闡眾

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以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

舉止質于蒼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

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

于大衍玄基云

楊由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少習易并七政元

氣風雲占候

段翳

後漢書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

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

蘇竟

後漢書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平帝世以明易為

博士講書祭酒

徐防

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祖父宣為講學大夫

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祖父學永平

中舉孝廉為郎

徐穉

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少為諸生學

漢

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麻河

圖七緯推步變易

袁太伯

王充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

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

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

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麻劉子政揚子雲不能

過也

皇甫規

謝承後漢書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梁太后臨

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

拜郎中託疾免歸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馬融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將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兄初京兆掾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

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

妻之應鄧騭召永平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

秘書桓帝時為南郡太守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

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

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荀悅曰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者易解頗生異

說

漢

按異說如以太極為北辰明夷六二夷于左股作睇

于左般謂日隨天左旋也之類

鄭玄第五元先 徐遵明 盧景裕 崔暹 權會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師事京兆第五元

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

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

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再徵不就徵

為大司農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

尚書大傳又著六藝論毛詩譜許慎五經異義答臨

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

魯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

河崔瑗著名于世又樂安國闢任嘏時並幼童玄稱

淵為國器嚴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鑿拔皆如其言

范氏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

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

端紛紛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

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

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

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玄

范祖父宿字武子晉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武帝時為豫章太守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陸澄曰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

廢

王儉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

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意謂可安

李延壽曰鄭玄並為眾經注解大行于河北魏末大

儒徐遵明門下講鄭氏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

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專經為學所注易大行于時及清和崔瑗崔瑗有

十三景裕傳權會北齊書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少

卷一郭茂權會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注易

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

隋書鄭康成王弼二注梁陳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

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寢微今殆絕矣

漢

三

十五册三版

案宋顏延之為祭酒已黜鄭置王隋書謂梁陳列于國學殊未得其實

王應麟曰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曰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者故合象象于經蓋自康成始其說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

漢

三

選注乃於讀易之暇輯為一卷庶使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

按以象象傳合經文實始于鄭氏觀滄于俊對高貴鄉公語可見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各自為篇合為一卷至王弼則并文言亦附乾坤後矣

荀爽 杜喬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謂穎川穎陰人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少好學治尊詩京氏易歐陽尚書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謂之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五年拜郎中獻帝即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

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及他所論序凡百餘篇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

按後漢書謂荀氏之易亦出費氏然荀氏注隨大亨貞无咎謂隨者震之歸魂又注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謂解者震世則京氏說也又謙三勞謙君子謂體坎為勞則用互體矣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謂此本艮卦也案二進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

漢

三

蒙時令得時中矣則用卦變矣費易已不可考豈費亦同于京而互體卦變皆所不廢與

劉表 王暢 蔡母闓 宋衷

後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表起立學宮博求儒術蔡母闓宋衷亦作陸德表字仲子南陽章陵人隋志梁有漢撰立五經章句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謂之後定謝承後漢書表受學于同郡王暢

李譔 父仁 尹默

蜀志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學又從

默講論五經延熙元年為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
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
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
述而意歸多同

案李氏著古文易想即漢書之十二篇故謂異于鄭

玄

張滿

著周易林

朱彝尊曰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于許峻之前姑

附于此

魏伯陽

漢

彭曉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

瞻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

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

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

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

按納甲之說出于京氏魏伯陽傳之後虞翻亦主其

說以釋易知其傳授有自也案唐陸德明解易字云

日下月則虞出

王朗

魏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

魏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改司空進封蘭陵侯諡曰成

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咸傳于世正始五年十二月

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按王朗易傳有北魏闕駟注駟字玄陰敦煌人博通

經傳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

傳學者藉以通經

董遇

魏略遇字季直建安初舉郡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黃

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遇善左氏

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

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

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義遇言冬者歲之

漢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

學無傳其朱墨者

魏志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歷注經傳頗傳于世

案遇有周易注十卷陸德明曰弘農華陰人

管輅劉邠

按管輅字公明魏少府丞著周易通靈決二卷通靈

要訣一卷周易林四卷見隋唐志五行家又輅別傳

故郡將劉邠字令先清和有理思好易而不能精與

輅相見自說注易將訖輅言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

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

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

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鍾會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少子也為司徒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會嘗論易無互體孫盛曰荀愷嘗難會易無互體見稱于世按互體之說始于左氏漢儒爭以為說雖非易之本體然較之爻辰納甲之類猶近自然

王肅

魏志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後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館祭酒出為廣平太守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

漢

遷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

李延壽曰鄭玄易大行于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

王弼

魏志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陸德明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卒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

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序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李延壽曰河南即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益寡

按易自東晉以後南北遂分兩途河北多主荀鄭江南專尚王弼此清談所以流禍也

又按王弼易有願歡注畧例有邢璣注南齊書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篤志好學躬耕誦書夜則然糠自照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邢璣

漢

唐四門助教著周易畧例疏自序曰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偽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為注解雖不足敷弘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燐增輝于太陽涓流助深于巨壑臣之志也

何晏

伏曼容

冊府元龜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說十三卷

按何晏常疑易中九事伏曼容曰以吾觀之晏了不

學也南史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郡人善老易為驃騎
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曼
容執經曼容美丰采明帝恆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
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齊建元中仕為率更令與河
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建武中拜中散大夫
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座于廳事有賓客輒升高
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
出為臨海太守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孫炎
魏志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
為秘書監不就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

漢
國語爾雅諸注表松之曰叔然與晉武
帝同名故志稱其字

荀煇
荀氏家傳煇字景文又云字長倩太子中庶子與賈充共

定音律又作易集解
魏志煇官至虎賁中郎將

阮籍子渾從子咸
魏志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

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胡一桂曰阮嗣宗易通論一卷凡五篇

陸德明曰阮渾字長成籍之子晉太子中庶子馮翊
太守為易義

晉書咸字仲容歷仕散騎常侍出補始平太守
唐書阮長成阮仲容難答

籍康
晉書籍康字叔夜譙國鉅人拜中散大夫
按籍康有周易言不盡意論一篇

許慎
字叔重著說文解字序稱治孟氏易

虞翻高祖光曾祖成祖愿父敬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嘗與少府孔融書并
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易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
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禮樂近觀吾子之

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為
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能說又性不協俗多見謗
毀坐徙丹陽涇縣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
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論語國語訓注
皆傳于世

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
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
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敬受本于鳳
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臣生遇世亂長于軍
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
依經立法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

依經立法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

十五册之三版

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
解不離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

王應麟曰虞翻注說卦云乾坤五賤三賤故定位艮
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
己三十日一會于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
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按納甲卦氣之說出于京氏京出于焦焦自謂出于
孟當時翟白之徒爭以為非然由虞氏觀之孟與京
焦亦不甚相遠也

又按陳振孫謂虞翻有注京氏易參同契律麻志一

漢

卷專言象占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此

卦氣納甲所自出

又按虞氏嘗引
彭城蔡景君說

陸績郭琦 王游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
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按績有京氏易注三卷蓋亦傳京易者也

又案郭琦亦有京氏易注冊府元龜郭琦字公偉爲
著作佐郎注穀梁傳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
琦學

程秉

吳志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玄後避亂交

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權聞其名徵拜太
子太傅著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按孫炎程秉並遊鄭玄之門蓋皆傳鄭易者也

姚信 范平

阮孝緒曰姚信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

陸德明曰信字德祐

朱彝尊曰按阮氏七錄有姚信集二卷又嘗著士緯
十卷又吳志陸遜傳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又
孫和傳寶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
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于
明陵又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

漢

部之徒皆從受業

尙廣

著周易雜占九卷見隋志五行家

翟玄

朱彝尊曰九家易作翟子元

張氏

著易義

朱彝尊曰按張氏易見九家易注不詳其名陸氏釋
文載有張倫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未審卽其人
否考之序錄又未列其姓氏不敢臆定也

按陸氏經典釋文周易音義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

不疑其所行上張璠本有易曰二字此作張倫疑有誤又荀九家如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皆漢魏時人張璠亦非所及晉人漢儒前後通易者有張禹張興張劬張衡張滿諸人疑不能定姑闕之

朱氏

著易義

陸德明曰荀爽等九家集注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朱彝尊曰按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即其人也

漢

按張朱二氏並未詳其名因見荀爽九家易知為漢人故錄之

裴秀

文章敘錄秀字季彥年二十五為黃門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圖十八篇傳行于世

劉兆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張璠

陸德明曰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集解十二卷集鍾會向秀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庚運字玄度為散騎常侍著易義魏侍中璠之子至尚書應貞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璠之子為易義武帝初置太中庶子官以貞為之後遷散騎荀輝輝字義充梁國人晉侍中常侍王宏宏字元舒汝南人王濟父字元舒汝南人王濟晉大司農贈阮咸阮渾楊父父字元舒汝南人王濟太常為易義阮咸阮渾楊父父字元舒汝南人王濟濟字武子善易尚長山公衛瓘瓘字永初泰山人晉太主累遷侍中出為河南尹保孫尚書事樂肇肇字永初泰山人晉太加太保錄尚書事樂肇肇字永初泰山人晉太博學潤南陽新野人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學潤南陽新野人仕魏歷通事郎太學方叔襄陽人楊瓚瓚字長史張軌執字士彥安定烏氏晉國子祭酒楊瓚瓚字長史張軌執字士彥安定烏氏世孫涼州刺史舒宜舒宜字幼驥陳郡人漢常山王耳十七史諡武穆宣舒宜舒宜字幼驥陳郡人漢常山王耳十七適楊藻二十二家序云依向秀本

漢

皇甫謐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玄晏先生著易解胡一桂曰見正義

袁準

袁氏世紀準字孝尼著書十餘萬言為周易周官傳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于世

徐苗

晉書徐苗字叔胃高密濱于人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李充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累遷中書侍郎注尚書及周易音六篇行于世

郭璞

郭公

晉書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詘于言論好古文奇字妙于陰陽算麻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為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嬰王敦之禍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

漢

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于世

按璞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十篇是知費之與京亦異流同源也費雖專以彖象十篇傳受生徒而所著易林神筮等書與京無少殊亦神明于卜筮者

葛洪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千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止羅浮山煉丹積年著述不輟

著周易雜占十卷

孫盛

劉惔

晉書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桓溫留為參軍從入關平洛以功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唯盛而已盛著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

又劉惔傳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簡文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惔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

袁宏

晉書袁宏字彥伯謝尚為安西將軍引宏參軍事尋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為東陽守

著周易畧譜

漢

千寶

晉書千寶字令升新蔡人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領國史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

胡二桂曰千寶周易傳十卷復別出爻義一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其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而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所據若大有九三本左傳訓晏享乃與古台房審權亦採錄之

按千氏易亦見釋文敘錄今已失傳胡氏謂蔡攸上

其書豈宋尙存耶

又按干氏易蒙卦注云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又豐卦注豐坎宮陰世在五則亦傳京易者

黃穎

有周易注

陸德明曰南海人晉廣州儒林從事

徐邈 李軌 徐爰

晉書徐邈東莞姑幕人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選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所注穀梁傳見重于時

漢

有周易音

陸德明曰邈字仙民

按李軌徐爰皆有易音軌字弘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郡亭侯爰字季玉琅玕人宋大中大夫

李暉

著周易卦象數旨六卷

晉書充子暉郡舉孝廉亦有文義多所著作

陸德明曰暉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

蜀才

顏之推曰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昉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

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而方以晉渡江後北閩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按蜀才注易亦主卦變大畧與虞氏同其原出于荀氏蓋亦傳荀易者也

劉瓛 何胤

南史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薦為秘書郎不見用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貴萬世永明初除步兵校尉不拜天監元年卒諡曰貞白先生

蕭子顯曰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為師範

漢

瓛著周易乾坤義一卷周易四德例一卷

梁書何胤字子季廬江潯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易注

周易十卷

韓康伯

晉書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改太常朱彝尊曰按陸氏釋文序錄注繫辭者十人謝萬字石韓伯袁悅之桓玄字敬道 譙人卞伯玉濟陰人 宋荀柔之 潁川 譙陰人徐爰顧歡 明僧紹 字承烈 平原人 宋奉朝請劉瓛今之存者唯韓氏而已

雷次宗

豫章古今記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事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屢徵不起注禮記周易

沈麟士

南齊書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家貧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昇明末詔徵為奉朝請永明六年徵為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

漢

陶宏景

南史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號華陽隱居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詔贈太中大夫諡貞白先生

著易髓宋志三卷

梁武帝蕭衍

朱异 賀琛 孔子社

梁書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幾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戌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

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

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為解釋大

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

賀琛舍人孔子社

國趨學向風

周弘正

張譏

陳書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累遷國子博士時于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大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卒于官諡曰簡子著周易講疏十六卷

漢

南史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業于汝南周弘正

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

與焉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撰周易義三十卷

顏之推曰梁世老莊周易總為三玄武宣簡文躬自

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郡邑學徒千餘實為盛

美

按蕭梁承東晉之後競尚玄風于易專主王弼一時

趨向亦極其盛茲畧述一二以槩其餘

褚仲都

莊氏

南史仲都錢唐人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

按朱彝尊曰褚氏易錢唐全緩弘立受之正義每引其說又曰莊氏易解正義亦屢引之其論彖曰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凡有一十二體孔氏稱其理密所詮異卦謂得正旨又曰正義所引莊氏說每與褚仲都同因附見于此

費元珪

隋書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

陸德明曰蜀人

姚規

有周易注隋志七卷

崔浩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漢

北史浩字伯深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明

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

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

紀者數家多有應驗襲爵白馬公進爵東鄧公拜太

常卿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司徒

浩自序周易注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

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于西川

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

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

按河北學士猶守荀鄭家法雖書並無傳即浩所學

亦可想見一斑焉

劉昞

魏書劉昞字延明敦煌人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嵩署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注周易行于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築陸沈館于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月致羊酒牧健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諸郎

何妥

北史何妥字棲鳳西城人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龍州刺史以疾請還詔許之尋爲國子

漢

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

並行于世

王凱沖

有周易注十卷

侯果

有易說

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是

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尹濤

有周易注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薛虞

有周易音注

胡一桂曰薛虞音注見陸德明引

按薛虞經義攷誤作虞薛茲據釋文改正又子夏易傳注張璠云或野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則虞當為漢魏時人今姑從經義攷附此

又按陸引薛氏或次鄭氏後以杞包瓜注或次黃氏前東則為漢魏時人無疑

盧氏

有周易注隋志十卷

傅氏

漢

有周易注隋志十三卷

崔憬

有周易探玄

朱彝尊曰按崔氏時代莫攷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為新義中援孔疏其為唐人無疑矣

崔覲

見李氏集解

漢儒傳易源流

右漢儒傳易源流一卷石齋紀先生所輯亦先仲景師

所鄭重相付者也先生著易學各書大都宗漢經師之

說故又輯此書以明授受源流自王弼注行而古師說

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幸存於釋文集解諸

書中者多微文碎義難於貫串武進張氏既輯鄭荀虞

三家之注復輯易義別錄於孟氏得四家京氏得三家

費氏得七家因以著其源流同異亦粗得崖畧矣乃其

於孟氏因虞翻自言世傳其學而推尊之至信其田生

枕鄒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謂商瞿所受孔子之微

言賴孟氏以傳則未免自信其師說所受而附會失實

矣先生是書前有小序一段著輯錄之所據自兩漢下

漢跋

逮隋唐師師相傳之緒信者著之疑者闕之不附會以

失真抑亦求漢易師承音可徵信也癸亥浴佛日吳

興劉承幹跋

12/13/18

論誦師法表



論語師法表 宋翔鳳記

古論語 漢書執 齊論語 漢志齊二十二 魯論語 漢志二十

論語 漢志二十一 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傳十九篇注

兩子張如淳曰素王之事傳其問答知意者

政以下為篇名唐虞夏商周至子張問 翼奮 見漢志

日從政 釋文從政為孔子素王之事 夏侯勝 同上

文異者四百餘 於二十篇之後又作此 尚書論語說故

字 孔安國 按漢志 二篇以發揮其蘊蓋出 志載魯夏侯勝

未魯共王壞孔故齊詩明五際六情公說也

官而得古文尚母生有孔子受命之事 章賢 同上

孝經凡數十篇 之流故古論魯論俱不 章元成 見釋文

皆古字也 孔安傳此義亦非淺學所窺 章元成 按

國者孔子後也 故張侯不以教授 王應漢志及本傳並

悉得其書以考 駭疑問王為問玉而以 不言元成傳論

之遺巫蠱事 未者當之 按說文所引 魯扶卿 見漢志

列于學官 詳其古論語 初學諸書 俱在 錄云鄭氏

尚書等 同為安 引必非齊論也 所引常出 鄭氏

國所獻 論語集 王卿 集解序 家法最明 晰或

訓解釋文 安國 王吉 見漢志 又云唯王 本於鄭氏也

為傳其書 久佚 二十九篇 夏侯建 見敘錄

獨見集解 中引 蓋出於吉 之族子 本傳亦

集解此 蓋襲舊 貢禹 同上 不言建傳 論語

疏所引 非原書 五鹿充宗 同上 亦鄭說也

庸生 同上 蕭望之 見漢志

以上各家 皆各自名家

以上五家 皆各自名家 論語不立博士 故諸家 接受之次 不能詳焉

張禹 按漢志云 魯安昌侯 說二十一 篇

世又禹傳云 初禹為 師目上 難駁對已

問經為 論語章句 獻之 始魯扶卿 語篇

弟或吳 禹先事 王陽後 從庸生 采僕所

安最後 出而尊 貴諸儒 為之 語曰 欲為

論念張 文由是 學者多 從張氏 餘家 衰

微釋文 敘錄云 安昌侯 張禹 受魯論 於

夏侯建 又從 庸生 王吉 受齊論 擇善 而

從授成 帝後 漢包咸 周氏 並為 章句 立

於學官 鄭元 於魯 論張包 周之 篇章 考

之密古 為之 注馬 按此 則張 論合 齊魯

兩家之 學特其 篇章 與魯 論同 故多 以

張論為 魯論 後漢 熹平 石經 即用 張論

而論之 內盡 毛包 周無 於此 以諸 家考

張論之 與何 故陸氏 言立 於學 官謂 立

石大學 非張 論會 立博士 也

包咸 見集 解及 釋文 敘錄

周氏 見同上 其姓名 已佚 又按 熹平 石經

論語 又有 孟氏 毛氏 之字 不加 與

包周 孰為 先後 又不知 為齊 魯 姑從

蓋闕

鄭康成 集解序 云漢 未鄭 元就 魯論 篇章 考之 齊古 為

疏云 康成 考校 齊魯 二論 亦存 於考

儒林宗派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萬氏季野儒林宗派十六卷上斷自春秋迄於明季以孔子為宗詳其承傳著其流別顧乃旁及老莊申韓論者或病之不知學案宗傳諸書之失正在此周制師儒并為官職六家之別蓋出漢人之強名且孔子論儒有君子小人則儒亦非尊名漢以來諸儒孰能如子夏而荀卿謂子夏之陋儒說者謂君子儒明道小人儒矜名余意萬氏登選之義殆如此蓋儒者賤於秦漢之際尊於建武以後秦時博士飾偽口位肆言高論者皆儒生

儒林宗派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有統即非是無以見聖人教澤之廣萬派千流歸宗於海也覽此書者不當以讀學案宗傳諸書者讀之庶幾其有得於作者之心焉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儒林宗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庫全書提要

儒林宗派十六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編紀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為次其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則別附著之自伊雒淵源錄出宋史遂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非惟文章之士記誦之才不得列之於儒即自漢以來傳先聖之遺經者亦幾幾乎不得列於儒講學者遞相標榜務自尊大明以來談道統者場已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

儒林宗派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日擊其弊因著此書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其持論獨為平允惟其附錄一門旁及老莊申韓之流未免矯枉過直又唐啖助之學傳之趙匡陸淳宋孫復之學傳於石介皆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說經實濫觴於二子乃列之傳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於朱陸二派在元則金吳分承在明則薛王異尚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淵源有自脈絡不誣亦未可以朝代不同不為明其宗系如斯之類雖皆未免少疏

然較之學統學案諸書則可謂消除錮習無畛域之見矣世所傳本僅十二卷此本出自歷城周氏較多四卷蓋其末年完備之定本云

儒林宗派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四明萬季野先生儒林宗派鈔本十六卷庚寅冬購自都門先生曾從孫邠初使君方牧臨清聞之亟借觀以校其家藏本乃多四卷爰錄之而以原本還余且謀刻焉復屬爲之序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其與民相維繫蓋與牧之以地長之以貴同功沿及後世治統與道統分而師儒之教化常在於下且或私其傳於一鄉一國而不能及遠較之古者父師少師坐於閭門無地而不建之學無人而

儒林宗派 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範於師者迥殊矣然漢唐宋明以來草野之講習朝廷之制作未有無所師承而可有立於一時有功於一世者第其源流散見載籍考之爲難昔宋儒章俊卿著羣書考索各經俱載諸儒傳授圖明西亭王孫復廣之爲授經圖先生斯編則搜采更博且縷析條分較若列眉學者誠一一考其世論其人溯其德業文章之所自則數千年間學術之何以醇駁治法之何以升降亦可以深明於其故而人自得師矣古之三物四術卽不敢遽語其全而考亭西山讀書之程翼之平仲教學之法

可考而知循而守也於以窮經稽史尊聞行知人材之成安在不可比隆於漢宋哉斯則先生纂集是書之意也夫乾隆癸巳春仲歷城後學周永年謹序

儒林宗派 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序

儒莫盛於漢宋漢儒傳經而宋儒講學何也非經無以見道漢承微言將絕之餘存什一於千百故以傳為難自唐以後九經之文諸家之說大備學官學者窮年矻矻猶拘於章句訓詁莫能相通間有一二聰明博洽之才掇其精華徒以飾輪轅而藻鑿悅所謂知本者不存焉於是志士感之踐塗文章單心性道以求合乎古之大學而高明沈潛又各就其資性所偏標宗旨以誘後進此學派所由起與漢人經說異同後先相望者也明

儒林宗派 李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梨洲黃氏著明儒學案論述最詳今越中萬使君郊初重刻其叔曾祖季野先生所輯儒林宗派一編則專列名氏或統或散自漢以來予觀經師授受漢降漸微至宋五子出厥後始有學派之目其間不名一經而亦未嘗講學者未始非儒也漢廣川董子學貫天人雖傳公羊春秋不可以尚家目之自後如蜀漢之諸葛忠武唐之昌黎韓子宋之范司馬兩文正歐陽文忠元之賈與馬氏可謂名通若此諸儒經生乎學究乎宗派之名可以立雖然宗派起於講學講學非病病在轉相師者

略文行而求深於理理有兩端而無形可質故莫能相一則門戶之見成而教術以弊且吾見夫後來講學諸儒之務以口舌爭者其或斷不必以口舌爭者也今使學者務絕羸出倏然奉一大儒為步趨奇偉之士或難之不如兼收之使其自擇從事之久俟其自悟斷斷派別如經師之不可偏廢而後曠然有以統會於宗則先生是編之功豈淺渺哉乾隆癸巳夏五吾邱後學李中簡謹序

儒林宗派 李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序

溯中國學史巢燧義農以一人創一學而傳軒轅氏與
賈羣輔宏制作堯授民時舜教人倫禹平水土偉哉亦
越周公彙萃眾長肇啓文明以有今日之中國孔子出
師道立教育宏宗派於是乎託始韓非子云孔子後儒
分爲八晉陶潛羣輔錄謂八儒散於天下子思氏爲有
道之儒子張氏爲有容之儒以及顏氏傳詩孟氏傳書
漆雕氏傳禮仲良氏傳樂樂正氏傳春秋公孫氏傳易
皆爲道而史遷敘儒林傳傳經均導源於卜氏商氏書

儒林宗派 袁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缺有閒矣漢承暴秦喪顯儒術建立五經爲博博士凡
立學官者十四家其時博士皆塙有家法傳授承初已
前無倚席不講者而守文之徒隱居教授門徒數百人
舊錄數十人者又布之於邦域也斯皆卜氏商氏之徒
也然而傳世既永支葉鱗滋承一師之業別爲數千家
一經說案百餘萬言西漢末儒貽譏班志者已有然則
凡漢後唐前諸儒其塵塵掇拾舊聞裁成義說以存經
術於若絕若續之交亦勢爲之矣濂洛關閩踵而興儒
風復振時則學統四起門徒學侶徧天下其道一洗末

俗口耳支離之學功利之說掃除而廓清之以復心體

之本然雖上之崇獎未宏下之傾軋有加而學者已雲
集霧滃風動四方蓋承老釋氾濫之餘而儒之說足以
勝之又其間修篤行實足範人心而坊世教故自宋迄
明朱陸之派雖互爲出入宗旨所標亦各有異同要其
後先疏附於道則一論者推諸儒以直接孔思之傳精
一之統良有以也斯又子思氏之徒也夫儒之垂世立
教自孔子已來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二千四百餘年
矣治術實綱紀是教育實主宰是不可不謂鉅與後之學

儒林宗派 袁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案學統諸書既不免軒此而輕彼而史氏敘述諸儒或
靡文苑或入隱逸或隸獨行或人自爲傳或分道學儒
林意爲區域如班書旣以通經名家者列儒林傳矣而
藝文志仍沿劉歆輯略之舊別儒家於六藝家之外其
它史氏泛濫無歸宿可知矣四明萬季野先生輯儒林
宗派十六卷上始孔子下迄明季諸儒瀝游師承藉供
尋討雖其間去取或未盡愜大氏網羅羣籍苦心分明
一一薈萃而成此書適成爲國初老師之派非乾嘉後
斤斤者比學者論世而知其人其數千年中國學史之

淵源乎惜世無彗本傳鈔亦希觀阮亭筆記僅八卷不言十六卷則非親見此書可知歲己酉奉命使浙凡浙中先正遺箬採諸輶軒而傳之固其職也馬彝初茂才敘倫以粵鈔本進迺以文瀾閣鈔本屬祝鳳樓孝廉震校之付彗以廣其傳因更綴言識之簡末宣統三年辛亥春正月石屏袁嘉穀謹譔于定香亭

儒林宗派 袁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目錄

- 卷一 周
- 卷二 西漢
- 卷三 東漢
- 卷四 魏 漢 吳 晉
- 卷五 南朝 宋 齊 梁 陳
- 卷六 北朝 魏 北齊 後周 隋
- 卷七 唐
- 卷八 宋
- 卷九 宋
- 卷十 宋
- 卷十一 宋
- 卷十二 宋
- 卷十三 元
- 卷十四 明
- 卷十五 明
- 卷十六 明

儒林宗派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一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周

至聖孔子

聖門學派

顏無繇字路魯人

顏回字淵無繇子

曾點字皙武城人

曾參字與點子

孔伋子思

孟軻子輿節人

樂正克

儒林宗派卷一

一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公孫丑

萬章

公都子

屋廬連

徐辟

高子

陳臻

桃應

充虞

陳代

彭更

滕更

咸丘蒙

曾元 曾西

曾申

樂正子春

公明高 長息

公明宣

儒林宗派卷一

二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單居離

沈猶行 武城人

陽膚

吳起

閔損子壽魯人

冉耕伯牛魯人

冉雍仲弓魯人

宰予子我魯人

端木賜子貢衛人

伯虞 魯人 子析	公孫龍 魯人 子石	冉季 魯人 子產	公祖句茲 魯人 子之	秦祖 秦人 子南	漆雕哆 魯人 子飲	顏高 魯人 子驕	漆雕徒父 魯人 子有	壤駟赤 秦人 子徒	商澤 魯人 子季	石作蜀 秦人 子明	任不齊 楚人 子選	公良孺 陳人 子正	后處 齊人 子里	秦冉 魯人 字開	公夏首 魯人 字乘	樊容蒧 魯人 子哲	公堅定 魯人 子中
----------------	-----------------	----------------	------------------	----------------	-----------------	----------------	------------------	-----------------	----------------	-----------------	-----------------	-----------------	----------------	----------------	-----------------	-----------------	-----------------

傳林宗派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顏祖 魯人 字襄	鄒單 魯人 字家	句井疆 魯人 字孟	罕父黑 魯人 字索	秦商 魯人 字丕	申黨 魯人 字周	顏之僕 魯人 字叔	榮旂 魯人 字周	縣成 魯人 字祺	左人郢 魯人 字行	燕伋 秦人 字思	鄭國 薛人 字家語作	秦非 魯人 字之	施之常 魯人 字極	顏嚕 魯人 字聲	步叔乘 齊人 字車	原亢 魯人 字密	樂欬 魯人 字聲
----------------	----------------	-----------------	-----------------	----------------	----------------	-----------------	----------------	----------------	-----------------	----------------	------------------	----------------	-----------------	----------------	-----------------	----------------	----------------

傳林宗派 卷一

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廉潔子庸

叔仲會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舊

邾異字欽

孔忠子蔑

公西輿如子

公西蒧子

公伯僚子周

右七十七人見史記

琴牢子張

陳亢子禽

縣實子泉

右三人見家語家語無公伯僚素冉鄭單餘悉同

林放

蘧瑗

申棖

申堂

倫林宗派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四人見文翁圖記

先聖世系

孔鯉伯魚

箕子京

鮒子魚

樹子文

騰子襄

樹子文

樹子文

諸儒博考

倫林宗派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伋子思

穿子高

慎斌弟

忠子貞

安國武弟

斌

斌

季札

莫弘

倚相

程本

子服何

牧皮

公岡之裘

序點

師襄	顏繼由	竇牟賈	伯高	師乙	矯固	成颺	公明儀	田子方	段干木	泄柳	亥屠	顏般	檀弓	縣子	公孫尼子	顏觸	陳良
儒林宗派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魯仲連	申屠狄	臯魚	屈原	鄒氏	夾氏	沈子	左邱明	曾申	吳起	吳期	起子	鐸椒	虞卿	荀卿	張蒼	諸家附錄	李耳	伯陽老	聃楚人	關令尹喜	列禦寇	鄭人	莊周	蒙人	文子
儒林宗派 卷一																									
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亢倉子

老萊子

告不書

鵠冠子 楚人

楊朱

墨翟 宋人

禽滑釐 墨翟弟子

隨巢子

胡非子

鄒衍 齊人

儒林宗派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鄒奭 齊人

慎到 趙人

環淵 楚人

接子 齊人

田駢 齊人

公孫龍 趙人

尸佼 楚人

長廬 楚人

吁嬰 齊人

淳于髡 齊人

劇子

鬼谷子 潁川人

李悝 魏人

子華子 晉人

尹文子

宋鉞子

鄧析 鄭人

申不害 京人

儒林宗派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韓非 韓人

許行

孫武 齊人

尉繚 魏人

呂不韋

儒林宗派卷一

儒林宗派卷二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西漢

田何子廣齊人 王同子中東武人 楊何字崇漢後漢京房 梁邱賀又事田王孫

周王孫魏陽人 丁寬子襄梁人 田王孫齊人 孟喜

施讎

梁邱賀

服生齊人

丁寬

儒林宗派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施讎長廣人 魯伯邾人 邴丹曼容邾人 毛萇如少山路

張禹字大節漢人 戴崇字子平沛人 彭宣字伯雅潁陽人

梁邱臨賀子

白光字東海人

翟寬次公魏郡

翟寬次公魏郡

翟寬次公魏郡

梁邱臨賀子

梁邱臨賀子 王駿吉子邾人

五鹿充宗字孟

衡咸長安齊人

鄧彭祖子夏沛人

士孫張仲方平陵人

焦延壽字贛齊人 京房字曼卿涿郡人 姚平河東

殷嘉東海

乘弘河南

費直長壽東萊 王璜字仲璜齊人

高相沛人 高康相子

毋將永蘭陵

儒林宗派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易經

伏生名勝濟南 歐陽伯和兒寬子乘 簡卿夏侯勝又事始昌

歐陽生伯和孫 歐陽高伯和孫

張生濟南 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又事 夏侯勝長公 夏侯從子

夏侯勝大夏侯 周堪少卿齊人 許商魯人 王吉字子高魯人

唐林字子高沛人

吳章字伯平

快欽幼卿齊人

牟卿

夏侯建

孔精 字子真

張山 字子真

鄭寬 字子真

秦泰 字子真

李壽 字子真

便倉 字子真

歐陽高 字子真

林尊 字子真

儒林宗派 卷二

鮑宣 字子都

陳翁生 字子都

殷崇 字子都

孔安國 字子世

王廣 字子真

兒寬

司馬遷

右書經

申培 字子真

十五竹 卷二

許真 字子真

唐廣 字子真

薛廣 字子真

積孫 字子真

趙綰 字子真

王臧 字子真

孔安國

大江公 字子真

江公 字子真

儒林宗派 卷二

榮廣

周霸

穆生 字子真

魯賜 字子真

夏寬

徐偃

徐公 字子真

關公 字子真

韓固 字子真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戴德 <small>大戴立</small> 學官 徐良 <small>有後學</small>	關邱卿 <small>魯人</small>	關通漢 <small>子方</small> 沛人	夏倭敏 <small>魯人</small>	慶普 <small>孝公</small> 沛人	慶成	戴聖 <small>次君德</small> 兒子	戴德 <small>延君</small> 吳人	高堂生 <small>魯人</small> 蕭奮 <small>吳人</small> 孟卿 <small>魯人</small> 后倉 <small>亦作倉</small>	右詩經	毛萇 <small>趙人</small> 賈長卿 <small>趙人</small> 解延年 <small>齊人</small> 徐敖	陳俠 <small>九江</small>	韓商 <small>嬰孫</small>	資生 <small>淮南</small>	韓林宗派 <small>卷二</small>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薛豐 <small>泰山</small>	張就 <small>山陽</small>	王吉 <small>子陽</small> 張順 <small>淮川</small> 髮福 <small>東海</small>	蔡詎 <small>河內</small>	會公 <small>河南</small> 魯人	劉奉 <small>少君</small> 魯人	蕭望之 <small>長傅</small> 魯人	伏理 <small>有後學</small>	師丹 <small>仲公</small> 有師氏學	皮容 <small>邾邪</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戴聖 <small>小戴立</small> 學官 楊仁 <small>季加吳</small> 有後學	楊榮 <small>子孫有</small> 楊氏學	右禮經	董仲舒 <small>廣川</small> 廣公 <small>東平</small> 孟卿	眭孟 <small>名私</small> 魯人	嚴彭祖 <small>且公</small> 下邳	顏棄 <small>魯人</small>	賈禹 <small>少翁</small> 邾邪	崇裕惠 <small>邾</small> 具都 <small>泰山</small>	呂步舒 <small>溫人</small>	褚大 <small>蘭陵</small>	段仲 <small>先代</small> 魯人	胡萇 <small>子都</small> 魯人	公孫弘	嚴彭祖 <small>立學</small> 官 王中 <small>邾邪</small> 公孫	東門 <small>邾邪</small>	左咸 <small>現邾</small>	馬宮 <small>游理</small> 邾人	任公 <small>淄川</small>	筭路	真都	疏廣 <small>仲翁</small> 蘭陵	筭路 <small>邾邪</small>	孫寶 <small>子嚴</small> 涇川	備林宗派 <small>卷二</small>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右公羊春秋

申培 瑕淫公又學樂廣王孫蔡斌少孫尹更始魯人尹咸

嬰進子威

周慶幼君

房鳳子孫

丁姓子孫

申書魯人

汪博士孫

胡常沛人蕭秉君房

劉向子政劉歆

皓星公

右穀梁春秋

儒林宗派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賈誼雒陽賈公刺人賈長真字張禹別名尹更始有尹

尹更始 胡常 賈護季君陳欽子供

尹咸 劉歆子威

翟方進 劉歆子威

右左氏春秋

儒林宗派卷二

儒林宗派卷三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臚軒增註

東漢

劉昆桓公劉軼君文

景鸞漢伯

右諸儒傳施氏易

注丹子玉

夏恭敬公

袁良汝南袁安邵公袁京仲魯袁彭伯楚

儒林宗派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敞叔平

袁湯仲河

鮒陽鴻孟孫

梁竦叔敬

任安定祖

右諸儒傳孟氏易

范升辨卿楊政子行

梁恭棟弟

呂羌

張興君上 張舫興子

右諸儒傳梁邱氏易

戴應次仲

魏滿叔牙

沛王輔獻王

崔瑗子玉

折像伯式

樊英季齋 卻巡英明

唐檀子孟

儒林宗派 卷三

楊秉

杜喬

劉寬文饒

郎宗仲毅 郎顛稚光

徐穉孺子

第五先京兆 鄭玄康成

孫期仲康

右諸儒傳京氏易

陳元長孫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眾仲師

馬融季長 鄭玄

荀爽一名請慈

右諸儒傳費氏易 按易有施孟梁邱京費高六家 費高二家不立學官高氏無傳

歐陽歙志齋 曹曾伯山

禮震仲威 曹祉曾子

高獲敬公

牟長君高 牟紆長子

尹敏幼季

彭閔作明

牟弘奉卿

桓榮孟齊 桓郁仲恩 桓焉叔元 桓麟馬從 桓彬麟子 桓典公雅

朱寵仲威 張奐然明

黃瓊世英

何湯仲孫

胡憲九江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鴻孝公 陳奔 叔明陳賢 進子鴻人

劉愷 伯豫 彭城

巴茂 北海

朱佖 九江 子 鴻門人

鮑駿 九江

鮑永 君長 鮑昱 永子 上黨

楊寶 弘農 楊震 伯龍 子 楊門人

楊秉 叔節 楊賜 伯獻 子 楊門人 楊彪 賜子 楊奉 震子 楊敷 季子 楊眾 敷子

張酺

儒林宗派 卷三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廖扶

宋登 叔陽 長安

徐穉

杜喬 叔榮 河內

劉寬 文饒 弘農

右諸儒傳歐陽尚書

宋京 南陽

牟融 子優 北海

賈逵

宋意 京子 伯志

張馴 子備 定陶

右諸儒傳大夏侯尚書

王良 仲子 蘭陵

右傳小夏侯尚書

杜林 伯山 扶風

衛宏 東海 林門人

蓋豫

尹敏

賈徽 扶風 塗門人

徐巡 濟南 林門人 初事衛宏

孔僖 仲和

楊倫 仲理 陳留 丁鴻門人

周磐 堅伯 汝南

張恭祖 東郡 鄭玄 恭祖 門人

劉祐 伯祖 中山

孔昱

張楷

孫期

右諸儒傳古文尚書

按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及古文四家惟古文不立學官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五冊了上及

其後古文盛行諸家漸廢

李業

巨游廣漢

高詡

季原

包咸

子良曲阿

魏應

君伯任城

魯恭

仲康扶風

章彪

魯丕

恭弟叔陵

陳重

景公宜春

雷義

仲公郵陽

儒林宗派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諸儒傳魯詩

伏湛

襄郭人學

伏黯

雅文

伏恭

叔齊

伏晨

湛曾孫

伏無忌

晨子

任末

叔本蜀郡

景鸞

右諸儒傳齊詩

薛漢

公子淮陽

杜撫

叔和

馮良

杜撫門人

趙曄

長君山陰杜撫門人

澹臺敬伯

會稽

韓伯

長安以並

鄧憚

召馴

伯春壽春

賈徽

元伯

夏恭

楊仁

文義巴郡

廖扶

李恂

叔英安定

唐檀

公沙穆

儒林宗派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張匡

文通山陽

杜喬

張恭祖

恭祖門人

右諸儒傳韓詩

謝曼卿

陳後門人九江

衛宏

徵使東海人

賈徽

曼卿門人

賈逵

徵子

尹敏

鄭眾

馬融

鄭玄

右諸儒傳毛詩 按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惟毛詩不立學官其後毛詩盛行諸家漸廢

劉祐

鄭玄

右諸儒傳小戴禮

曹充 薛人

董鈞 文伯

右諸儒傳慶氏禮 按儀禮有大小戴及慶氏三家惟慶氏不立學官二戴雖立學

官時無顯者

李章 第公

儒林宗派 卷三

丁恭 子然

樓望 次子

承宮 少子

樊儵 長魚

張霸 伯慶郡人

張楷 公超

孫林

劉固

段著 以筆

周澤 安邱

鄧暉 君章

鍾興 交安侯

甄宇 長文 甄普 字子承 普子

程曾 秀升 顧奉 會稽

張玄

徐禕

劉祐

右諸儒傳公羊嚴氏春秋

張玄 君夏

唐檀

陳重

儒林宗派 卷三

雷義

右諸儒傳公羊顏氏春秋 按公羊春秋有嚴顏二家並立學官

鄭興 劉歆

李育 元春 羊弼 何休 梁奕

公沙穆

第五元先 鄭玄 元先

右諸儒傳公羊春秋

韓歆

陳元 長孫 馬嚴 威卿 馬融 嚴子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封 <small>魏人</small>	賈徹 <small>魏人</small>	鄭興 <small>少漢河</small>	孔奮 <small>字君貴</small>	尹敏	周磐	棠谿與 <small>季度</small>	張恭祖 <small>門人</small>	服虔 <small>初魯名</small>	穎容 <small>子嚴</small>	謝該 <small>文儀</small>	尹敏	賈逵	右一人傳穀梁春秋 <small>按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 家惟公羊立學官左氏世祖 時嘗立旋罷後左氏盛 行公羊穀梁二家漸廢</small>	賈徹 <small>徹子</small>
	賈逵 <small>魏人</small>	鄭眾 <small>與子</small>	孔奇 <small>子異</small>			延篤 <small>叔雷</small>	鄭玄 <small>門人</small>				右諸儒傳左氏春秋			
		鄭安世 <small>眾子</small>	孔嘉 <small>山甫</small>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春 <small>魏人</small>	鄭興 <small>開封</small>	賈徹 <small>魏人</small>	馬融	張恭祖 <small>門人</small>	右諸儒傳周官	賈逵	馬融	張恭祖 <small>東郡</small>	鄭玄 <small>門人</small>	侯霸 <small>君房</small>	包咸 <small>咸子</small>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論語
	鄭眾 <small>仲師</small>	賈逵 <small>學</small>		張恭祖 <small>門人</small>				鄭玄 <small>門人</small>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沛王輔

馬融

何休

鄭玄

右諸儒傳孝經

程曾

秀升南昌

趙岐

邠鄉長陵

右二人傳孟子

馮衍

儒林宗派 卷三

桓譚

井丹

大春扶風

班彪

扶風

班固 彪子

王充 崔瑗

崔駰

崔瑗 駰子

崔實 瑗子

傅毅

張衡

平子南陽

魯丕

叔陵

許慎

叔重汝南召陵

士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玄

叔陵汝南南頓

胡廣

蔡邕 胡廣門人

周舉

宣光

朱穆

李邵

李固 邵子

樊英

姜肱

韓說

荀爽

儒林宗派 卷三

劉淑

仲承河間

魏朗

少英上虞

盧植

字子幹涿郡

趙典

仲經成都

申屠蟠

右諸儒兼通五經

謙玄

通易春秋二經

索廬

通尚書

劉茂

通禮經

士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純通禮經

劉般

任延通詩易春秋三經

王景

謝夷吾

樂恢

楊由

擊恂馬融師

吳祐

儒林宗派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海王睦敬王

戴宏

淳于恭

賀純

周燮

徐防謁卿沛人

黃香

楊終

楊統仲通新都人 楊厚統子董扶門人

杜真

高鳳文通南陽

法真

王符

劉珍

范丹馬融門人

張綱

崔琦

劉梁

儒林宗派 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丕劉寵丕子

史弼

應奉應劭奉子

邊韶

荀淑

鍾皓

陳實陳紀實子

陳湛實子

陳蕃

李膺

范滂

竇武

蔡衍 孟喜汝南項人

檀敷 文友

郭泰 林宗

庾乘

符融

劉虞

高彪

侯瑾

孔融

仲長統 公理山陽

楊匡

王調 字華開人

趙承

郭亮

董班

儒林宗派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杜訪

鄭遂

王成 並李固門人

李燮 固子

趙商 鄭玄門人

宋宗

繆斐

右諸儒皆通經學

儒林宗派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林宗派卷三

十五册三三三及

儒林宗派卷四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魏

王筠

國淵 字元發 下鄞人

崔琰 字季圭 清河

王基 字伯輿 東萊

公孫平

王朗 字子邕 蘭陵 助子

儒林宗派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孫炎 字然 樂安

周生 字逸 本姓 唐燧

董遇 字直 華陰 叔業

賈洪

薛夏

陳禧 字牙 京兆

邯鄲淳

蘇林 字孝友 陳留

樂詳 字輔 河東 樹蘭 門人

杜恕 杜寬 恕弟

劉邵 字孔才 廣平

王象

嚴幹

劉仲始

秦靜

高堂隆

任嘏 字光 樂安 鄭玄門人

王昶

儒林宗派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弼 字輔嗣 高平

孟康

杜夔

管輅 字公明

鄭小同 字玄孫

王經

宋鈞

漢

諸葛亮

秦宓	向朗	張裔	杜徵 <small>國輔 任安 門人</small>	杜瓊 <small>任安 門人</small>	五梁	許慈 <small>仁篤 南陽</small>	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 <small>思潛 涪人</small>	李仁 <small>德賢 涪人</small>	李讓 <small>欽仲 仁子</small>	譙周 <small>允南 巴西</small>	陳術	卻正	吳	士燮 <small>威彥 蒼梧</small>	馬普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張昭 <small>子布 彭城</small>	張紘	嚴峻	程秉 <small>德樞 南頓</small>	徵崇	闕澤	薛瑩 <small>仲翔</small>	虞翻	陸績	王蕃	韋昭 <small>弘微 吳郡</small>	華覈	孟宗	姚信 <small>元直 吳興</small>	賀邵	晉	鄭冲 <small>文和 開封</small>	荀顗 <small>景倩</small>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五册

王長文 德備廣漢

司馬彪

虞溥 允源高平

王袁

虞袞

賀循

華恆

華譚

郗鑒

荀崧 景獻臨穎

蔡謨 道明考城文穆

戴邈

楊方

郭璞 景純問喜

葛洪 稚川句容

杜夷

任旭

虞喜

虞預

儒林宗派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孔衍 舒元魯人

王隱

江惇

孫晷

謝沈 行思曾稽

何琦

龔壯

孟陋 少孤江夏

楊軻

宋纘 令文敦煌

郭授

郭瑀 元瑜敦煌

析嘉

習鑿齒

干寶 令升新蔡

孫盛 安國太原中都

范寧 武子順陽

范宣 宣子陳留濟陽

戴逵 安道臨海

儒林宗派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袁山松

范弘之

劉耽

徐邈仙民東莞

徐廣

附錄

劉宣漢

劉殷漢

范隆漢

儒林宗派 卷四

王延漢

續咸趙

韋謏趙

王歆秦

聶熊趙

美龜後秦

淳于岐後秦

郭高後秦

胡辨後秦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林宗派卷四

儒林宗派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慧興

孔子祛會稽山陰

皇侃

吳郡

鄭灼汝南陽信

沈洙

弘道

宋懷方

劉文紹

戚衮公文顯官

張崖晉陵文

周弘正

思行

劉德基承業山陰

陸詡

吳郡

儒林宗派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德威

懷遠

全綏

弘立

張譏

直言清

顧越

允南

賀文發

德基

龔孟舒

東陽

沈不害

孝和

陸慶

吳郡

杜之倬

子大

岑之敬思禮

虞荔

虞寄荔弟

顧野王

姚察

儒林宗派 卷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五

儒林宗派卷六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獲軒增註

北朝 魏 北齊 後周 隋

梁越 玄覽 新興

燕鳳

崔宏

董謐

鄧淵

宋隱

儒林宗派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屈遵

李先 附

盧醜 昌黎 徒河

崔浩 伯探

袁式

盧玄

盧度世 玄子 盧淵子 度世

盧義信 淵子

盧道將 淵弟 信子

高允

張偉 仲業 太原 中都 康公

崔綽

梁祚 北地 泥陽

平恆 繼叔 燕郡 蔚人 康公

陳奇 修奇 河上

趙逸 逸兄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稚孫 曾

張湛 敦煌

宗欽 金城

儒林宗派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段承根 武威

關駟 玄陰 敦煌

劉昞 晉處 襄陽 人

索敞

李曾 曾子

李孝伯

常爽 士明 儒 林河內

劉獻之 陵 鏡陽 博

張吾貴 吳子 中山

劉蘭 武邑

高閻

李彪

崔光

游肇

劉芳

劉懋 芳從子

邢虬

崔休

陽尼

儒林宗派 卷六

高謙之

張普惠

馮元興

宋世景

孫惠蔚 營

徐遵明 華陰

董徵 文烈

李謚 承郡

李郁 謚弟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山王熙

安豐王延明

濟南王瑒

房景先 光直 城文公

賈思伯 仕林 益都

賈思同 侍 齊獻 曆弟

李琰之

封軌 軌子

刁冲

儒林宗派 卷六

盧景裕 仲 揚白 聖 范陽

李同軌

李業興 上 黨子

辛子馥 以上見魏書

李鉉 寶 鼎 渤海 南皮

刁柔

馮偉 節 中 山 安喜

張買奴 平原

劉軌思 渤海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鮑季詳 渤海 鮑長暗 季詳從弟

邢峙 土峻河

劉晝 孔昭勃

馮敬德 河間 馮元熙 長明敬德子

權會 正理河

張思伯 河間

張雕 中山

孫靈暉 葛尉族

石曜 白曜中

備林宗振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邢邵

魏澹

李公緒

劉禕

陸邛

陽休之

顏之推 字介丹陽 以上見北齊書

盧延

盧辯 景直 范陽

盧光

蘇綽

長孫紹遠

斛斯徽

杜叔昆

姚最 察弟

柳蚪

沈重 子厚

樊深 文深河

備林宗振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熊安生 檀之長

樂遜 遵賢河

蕭大圖

蔡大寶 蔡延壽 大寶子

宗希華

蕭邢欣 以上見周書

李德林 公輔博

牛弘 至仁天

明克讓

元善	辛彥之 <small>隴西狄道</small>	蕭該 <small>蘭陵</small>	包愷 <small>和樂東海</small>	房暉遠 <small>崇陽山真定</small>	馬光 <small>榮伯武安</small>	劉焯 <small>士元信都昌定</small>	劉炫 <small>光伯宣德河間景城</small>	稽輝 <small>高明吳郡</small>	顧彪 <small>仲文餘杭</small>	魯世達 <small>餘杭</small>	張仲 <small>叔玄吳郡</small>	王孝籍 <small>平原</small>	王劭	杜臺卿	辛德源	許善心
儒林宗派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宇文敦	楊汪	薛道衡 <small>元卿汾陽</small>	李文博	耶茂	房彥謙	宇文愷	蘇夔	王通 <small>仲淹龍門文中</small>	徐遵明	李鉉	熊安生	張士衡	賈公彥	孫彊暉	郭仲堅	丁恃德	馬榮伯 <small>光伯武安</small>	張黑奴	賈士榮
儒林宗派 卷六																			
以上見隋書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晝

鮑長暄

王元則

右諸儒傳服虔左氏春秋

徐遵明 馬敬德 馬元熙

右傳毛氏詩

劉氏學派

劉歆之 李周仁 程歸則 劉敬和 劉軌思 劉焯

張士衡

儒林宗派 卷六

張思伯

劉軌思 劉焯

李鉉

董令度

右諸儒傳毛氏詩

儒林宗派卷六

儒林宗派卷七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唐

虞世南 顧野王門人

徐文遠 名隱 門人

陸德明 名元 門人

孔穎達 仲達 門人

顏思古 推孫 顏游秦 從父 顏相時 從弟

姚思廉 察子

儒林宗派 卷七

魏徵 玄成 鉅鹿曲城人

令狐德棻 附李百藥 李延壽

朱子奢 顧彪門人

曹憲 江都 附魏模 揚州 公孫羅 揚州 許淹

王恭 附司馬才章 王琰

馬嘉運

褚遂良

歐陽詢 歐陽通 詢子

張士衡 劉軌思門人 賈公彥 士衡門人 賈大隱 公彥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玄樞公彥門人

張後胤

蓋文達劉焯門人

蓋文懿文達宗人

傅奕

呂才

谷那律

谷倚相那律孫

蕭德言

王玄度

儒林宗派卷七

許叔牙颺基句容許子儒叔牙子

敬播

劉伯莊

劉之宏伯莊子

秦景通

秦暉景通弟

附劉訥言

羅道琮

崔義立

祝綝

祝欽明綝子附郭山輝

耶餘令

邢文偉

高子貢

徐齊將道州長城徐堅元固文公齊子

蔣欽緒

唐紹

韋叔夏

韋綰叔夏子

王義方

王方慶名績咸陽貞公

路敬淳

路敬潛敬淳弟

李至遠

儒林宗派卷七

崔良佐博陵貞文孝父

趙弘智

蘇安恆

崔玄暉

王元感郿城

宋瑁

王紹宗

彭景直

盧粲

二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武平一

張齊賢

柳冲

白履忠

盧鴻

劉知幾

子玄 劉迅 知幾子 劉秩 迅兄

吳競

元德秀

蕭穎士

儒林宗派 卷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善

江夏

李邕 善子

張九齡

馬懷素

惟白丹 徒文公

褚無量

弘慶鹽 官文公

元行冲

名澹 河南

尹知章

絳州

尹季良 知章孫

韋述

殷踐猷

附陳貞節 施敬本

孔若思

山陰

孔至 若思子 惟微

王仲仁

附盧履冰

康子元 會稽

趙冬曦

附陸堅

郭欽說

蔣父

柳芳

柳冕 芳子

柳璟 冕子

沈既濟

沈傳師 既濟子

顏真卿

清臣 文忠

蘇源明

獨孤及

至之 洛陽

梁肅

儒林宗派 卷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崇敬

于休烈

陸贄

敬輿 宣公

陳京

啖助

叔佐 趙州徒關中

趙匡

伯循 河東天水

陸質

本名淳 吳郡文通

韋彤

楊當

林蘊

徐岱

章公肅

蘇弁

馮伉

章表微 子明

許康佐

鄭餘慶

陽城 元宗

儒林宗派 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渤

韓愈 退之 文公

李翱 習之 文公

權德輿

殷侑 殷盈孫 侑孫

鄭覃 文明

高重 文明

杜佑

王起

王彥威

柳公權

柳仲郢 柳璞 仲郢子

鄭肅

劉黃

儒林宗派 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林宗派卷七

儒林宗派卷八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周敦頤 茂叔濂溪
營道元公

程顥 伯淳明道
洛陽純公

程頤 正叔伊川
顯弟正公

程子學派

楊時 中立龜山
將樂文靖

羅從彥 仲素豫章
沙縣文質

李侗 愿中劍浦
延平文靖

朱熹 仲晦考亭
子紫陽文公

儒林宗派 卷八

羅博文 宗約
沙縣

劉嘉譽 長樂

李信甫 侗子

朱松 喬年章
齋建陽

胡寅 明仲致堂
安國子

胡宏 仁仲
五峰

徐俯 師川
分寧

張九成 子韶無垢
橫浦錢塘

郭忠順 移可
浦城

徐椿年 壽卿
永豐

周孚先 別兒
程門

徐存 誠叟逸
平江山

楊伯起

董為良

江介 邦直
德興

汪泳 常山

周貴 江山

周孚 江山

柴衛 江山

柴瑾 懷叔
江山

鄭雍 西安

陸律 西安

廖剛 用中
順昌

陳淵 知默默堂
沙縣時瑁

鄒柄 別見
程門

胡理 德輝
晉陵

劉勉之 致中白
水崇安

盧奎 公圭
邵武

宋之才 廷佐瑞
安文憲

廖喬 仲長時
姪瑁

儒林宗派 卷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頌 伯福清

李樸 先之平川

孟厚 敦夫穎川

康棣 彥思宜興

林志寧 建安

劉立之 宗禮河間

范文明

林大節

張閣中

馮理 聖先東

李處遜 嘉仲

劉安節 元承

劉安上 元禮安節從弟

鮑若雨 商霖永嘉

潘旻 子文瑞安

陳經正 貴一平陽

陳經邦 貴叔經正弟

周季先 伯枕晉陵

儒林宗派 卷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恭先 伯濬季先弟

謝良佐 上蔡

胡安國 侯崇安文定

胡寅 明仲致堂安國子

吳翌 晦叔以下胡寅門人

劉荀 子卿清江

石安民 惠叔臨桂

胡寧 和仲弟

胡宏 仁利五峰學弟

張栻 敬夫廣漢人以

胡實 廣仲

胡大時 季隨宏子

胡伯達 一作伯達宏子

儒林宗派 卷八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師孟 醇叟

楊大異 禮陵

彪居正 德美湘鄉

趙棠

詹慥 應之崇安

向悟 伯源清江

曾幾 吉甫茶山

曾漸 鴻甫南城

汪應辰 聖錫玉山文定

侯仲良 孟聖 周憲	游酢 建陽 曾開 天游 魏系	楊迪 遊道 謝天申 用休	暢中伯	暢大隱 洛陽	朱震 子發漢 上劭武 徐疇 叔範南夫 天民蘭翁	謝克念 良佐 子	鄭敵 致遠 建安	曾恬 天隱 晉江	傅林宗派 卷八	邵景之 秀山 古田	魏揆之 子寔 建陽	朱熹 以下胡 意門人	劉延直 安福	胡憲 原仲籍溪 安國從子	薛徵言 德老 永嘉	胡襄 季早 永嘉	范如圭 伯達 安國甥	劉懋 子勉 陽之孫	約園刊本	七四明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時敏 德修 上饒	呂堅中 景實本中 兄弟行	呂稽中 德元本中 兄弟行	周憲 可則 永豐	張杰 孟遠 衢州	尤表 延之 無錫	汪應辰 聖錫玉 山文定	曾季狸 義父 臨川	李擣 若林 迂齋 閩縣三山	傅林宗派 卷八	潘滋 懷安	劉世南 景虞嘉 譽子	呂祖謙 伯恭 東萊 婺州本中孫	林之奇 少穎 拙齋 侯官	吳表臣 正仲 永嘉	陳傳良 止齋	葉適 正則水 心永嘉	鄭伯熊 景望 永嘉 嘉文肅	郭忠孝 立之洛 陽兼山 子願正冲晦	郭雍 白雲 子正冲晦	何兌 太和 津邵武	何錡 叔京 臺溪 兒子	馬伸 時中 東平	尹焞 和靖 彰明 德充洛陽 凡四十二人見 伊洛淵源錄	呂本中 居希真 東坡 子東坡	約園刊本	八四明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馮忠恕貫道

徐度惇正

邢寬居之

虞仲琳餘姚

高國佐餘姚

蔡道

蔡仍

黃循聖

徐正夫

賈易明叔

范冲元長

晏敦復景初

許景衡少伊

吳給敦仁

鄒柄德久

時紫芝

謝佃用休

沈躬行彬老

陳經郭經邦

陳經德經郭

焦定天授

劉勉之致中

胡憲原仲

馮時行

張行成文饒

趙彥道

趙孝孫

羅從彥本從

袁概道潔

蕭越子荆

李參顯弟

范棫洛陽

邵溥伯溫

練綰質夫

張臬陽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五冊

陳璣 瑩中了翁
私淑林象仙遊

陳嘉 必正
星子

陳葵 關縣

右程子門人

胡瑗 如阜文昭
翼之安定

胡氏學派

程頤 正叔
伊川

范純仁 堯夫仲淹
子忠宣

呂希哲 又師
程頤

儒林宗派 卷八

孫覺 莘者
高郵

朱光庭 又師程
顯臣頤

錢公輔 君倚
武進

錢藻 醇老

鄒季 克恭
泰寧

林晟 美中
福清

游烈 晉老
邵武

滕甫 元發達
道東陽

翁仲通 崇安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唐 守忠
寧化

徐積 仲車山
陽節孝

歐陽發 伯和修
長子

饒子儀 元禮
臨川

陳舜俞 令舉白
牛嘉興

周穎 伯堅正介
開化江山

管師復 鳳雲
龍泉

徐中行 德臣八
臨海

羅適 正之
寧海

儒林宗派 卷八

祝常 履中
江山

翁升 慈谿
南仲

江致一 得之
休寧

汪澥 仲溶
涇縣

陳敏 伯修
無錫

朱臨 正夫
浦陽

杜汝霖 仁翁
蘭谿

右胡氏門人

張載 子厚橫渠
郾縣明公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氏學派

張戢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蘇昞

范育 異之三

种師道 洛陽

游思雄 景叔武功

儒林宗派 卷八

薛昌朝 景庸

潘康仲

邵清 彦明古田

李復 履中瀋水

右張子門人

附錄

陳搏 希夷圖南種放明逸
亳州真源种放刺林

穆修 伯長汝陽河南

李之才 挺之青社

蘇舜欽 子美武功

范諤昌 廬江

劉牧 牧之長民衛州彭城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晞 景徽聲
開建安

陳純臣

邵雍 堯夫康節洛陽

邵氏學派

王豫 天悅四川大名

邵伯温 雍子喜忠簡

晁說之 以道景迂濟北

儒林宗派 卷八

約園刊本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八

儒林宗派卷九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朱熹 仲晦考亭 建安文公

朱子學派

黃幹 直卿勉齋 子恭北山 閩縣文獻 何基 子恭北山 王柏 會之友 金履祥 古甫蘭 許謙 字之自 溪文定 葉文蔚

陳天瑞 德修古 堂臨海 孟夢洵 長文真

周仁傑 字山 臨海 夢子

周潤祖 著錄 臨海

儒林宗派 卷九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兼善 潤祖以下並 仁傑門人

周敬孫 臨海

薛松年 台州

樊方 萬里 稽雲

周敬孫

車若水 清巨玉 兼黃巖 錢象翁 景聖 蔡本卒

潘希宗 景昭 伯萃

楊珪 台州

張璠 達善導 江獨人 楊剛中 志行 止元

夾谷奇 志元

朱致中 台州

聞人說 桂山 金華 聞人 夢 照夢子

唐仁 永康

吳履 德基 蘭谿

張業

王相 敬巖 柏 從子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 卷九

元禧以下並 夢言門人

王相

王斌 敬巖 柏 從子

王瑛 玉成 成齋 柏從子

何欽 基子

張潤之 伯誠 思 誠 蘭谿

倪公晦 孟陽 金華

王偁 剛仲 五寶 金 華 柏 夢 子

金履祥

劉子玠 君錫 子長樂

梁康祖 監翁

吳昌裔 表江 族弟中

黃師雍 子敬 閩清

熊剛大 古溪 建陽

黃振龍 仲玉 閩縣

陳如晦 日昭 長樂

方暹 明雨 雲岳 陽

方來 齊英 永嘉

儒林宗派 卷九

黃義勇

黃義明

董夢程 萬里 德興 人 錄從子

董鼎 李遠 溪 德興 人 夢程弟

楊復 茂才 信 齋 福州

鄭鼎新 中實 仙遊

曾守約 惟鶴 大興

饒魯 自 饒 善 仲 子 文 元

吳中 中行 樂 平

朱公遷 光 升 陽 初 野 谷 義 所 樂 平

王達 吳 天 松 樂 平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丁巳月三二八

真 積中 梅 谷 都 陽

汪華 樂夫 東 山 祁 門

汪相 魏夫 華 族 兄

程蔚 達原 徽 廬 休寧 勿 齋

程穎 文海 善 廬 唐族 子 文 監 揚 侯 斯 州 文 安

程蔚 子 昂 松 廬 吳 文 毅

吳澄 幼清 廬 崇仁 文 正

范奕 一作 范 啓 新安

吳錫疇 新安

金若洙 子 方 休寧

儒林宗派 卷九

魯志能 時與 潭 平 江

許應庚 春伯 平 江

趙長淳 魯 隆 寧 溪 錄

史詠 自亨 水 東 餘 干

陳大猷 東 齋 文 獻 部 昌 大 猷 子

羅天酉 恭甫 新 昌

陳汝揆 君 魯 康 用 之 七 世 孫

胡志仁 子 煥 餘 干

萬鎮 子 靜 平 江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槐 庭植定
透文清

韓翼甫 會稽
陳普 尚德石
信 伯循古
張以璽 志道
古田

林文琪 仲茶
福安

鄭暖 子乘
福寧

黃生 彦山

楊琬 白圭

余載

韓性 明餘餘性
李齊 公平
廣平

夏泰亨 會稽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冕 元章
徐昭文

黃奇孫

黃廣 東發文
黃英 廣寧

余端臣 正君
王文貫 貫道
黃廣 東發文
黃英 廣寧

輔氏別出

汪元春 景新
徐禹圭 天錫
徐昂 圭弟

朱氏私淑

魏子翁 華父
謝公順 成父
程寧 叔運
丹稜

滕感厚 景仰
清湘

史守道 孟德
廣州丹徒

李才 存與并發
從李為子

游似 員文
南充

吳泳 叔水
瀘川

輔萬 廣弟

陳埴 器之潘
童楷 正翁正
叔臨海

翁巖壽 如山
永嘉

翁敏之 功甫
善樂海

僑林宗派 卷九

車安行 正路

王夢松 曼卿
余學古 青田
胡長瑞 派仲神節
李康 堂之
桐廬

趙景維 德父
於潛

繆圭一 天德
永嘉

葉采 味道子
師蔡淵

葉任道 味道
弟

詹體仁 元善
真德秀 希元
王楚 子文潛
王應麟 伯厚
戴堯 帥初
源華化

袁稱 伯長
昭明

王世 昭明
子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天駿	子美	金文剛	子潛 休寧	徐元杰	孔龍	子五十 孫	呂良才	賢甫	呂敬伯	江埏	叔文 崇安	詹淵	景憲 崇安	馬光祖	華父金 華莊敏	劉炎	子宣 松陽	劉通	炎子	陳均	子公 平陽	陳回平	陳均子	徐幾	子與進 齊安	林存	以道 閩縣	呂大圭	圭叔僕 南安	邱葵	吉甫 同安	王昭復	蘇思恭	歙甫 晉江	陳沂	伯深 仙遊	葉采	仲圭 邵武	又師 蔡淵	黃必昌	京父 晉江	陳淳	安卿北 溪龍谿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江與權	惠安	卓琮	廷瑞 同安	黃以翼	宗白 惠安	陳植	淳子	陳格	植弟	吳淵	亞父連 潮浩陵	陽枋	存齋大 陽常德	陽昌	字溪小 枋弟	史毅	吳齋正 枋弟	程端禮	敬叔良 齊縣	蔣宗敬	敬之 鄞縣	樂良	仲本 鄞縣	王楚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仁文	程端學	時叔 枋弟	韓居仁	君美 開封	林應承	汝大 莆田	林以辨	子泉 承孫	鄭獻翁	帝臣 莆田	黃仲元	善甫 績子	潘植	立之 懷安	程端蒙	正思 鄞陽	董夢程	萬介 鄞縣	沈貴瑤	殺齋 德興	胡方平	玉齋 一桂父	胡一桂	雙湖 芳源	許月卿	大空山 履泰源	江凱	伯鸞 江源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程榮秀 孟嘉 休寧

劉清之 子 趙馨 昌父玉 山文節

李師愈 好古 高安

滕璘 德梓 趙雷 省之 趙順孫 格庵 雷子

滕琪 德章 陳櫟 省之 倪士毅 川休寧

梅寬夫 伯夫 梅雲

董銖 叔重 程古山 正剛 程時登 登庸 樂平 操琬 公瑛 樂平

廖德明 子 鄭應博 邵武

度正 周 趙長緯 善山 陽

傅林宗派 卷九

陳文蔚 才 徐元杰 齊長溪 汝明

楊復 志仁 李鑑 齊長溪 寧德

歐陽謙 希 文天祥 齊長溪 寧德

陳駿 敏仲 陳成父 玉汝 寧德

林慶孫 子 江萬里 古田

劉煥 伯 劉屋 伯 劉欽 子 劉應李 炳孫

劉煥 伯 劉屋 伯 劉欽 子 劉應李 炳孫

劉炳 伯 劉炳 伯

劉炳 伯

李方子 公 车子才 存 荆清忠

李文子 公 子弟

陳孔碩 侯 陳華 子 陳孔碩 子 忠嘉

陳孔夙 兄

蔡和 鄭思永 景修 安漢

楊方 子 邱麟 連城

朱塾 受之文 朱鑑 子 朱浚 深 朱彬 文公 玄孫

朱塾 文之文 朱沂 公 孫

朱塾 文之文

傅林宗派 卷九

朱在 敬之文 公子

朱泗 文 朱挺 孟 朱燉 孔 朱陞 元 朱法 光

朱泗 文 朱挺 孟 朱燉 孔 朱陞 元 朱法 光

朱泗 文 朱挺 孟 朱燉 孔 朱陞 元 朱法 光

右朱氏建安派

朱穩 伯 朱銜 公 朱奎 文 朱消 文 公

朱穩 伯 朱銜 公 朱奎 文 朱消 文 公

朱用圭 原 朱凌 原

朱用圭 原 朱凌 原

傅林宗派 卷九

十五册了

朱懋伯
懋弟

右朱氏建陽派

儒林宗派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九

儒林宗派卷十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朱子門人

李燾 敬子弘孫 魁異文定

張洽 元德清 江文憲

黃灝 商伯 星子

彭龜年 子壽清 江忠肅

傅伯成 景初晉 江處簡

項安世 平南平庵 松陽江陵

王阮 南卿 德安

任希夷 伯超邵 武原

王介 元石金 華忠簡

黃晉 子辨 分學

何鎬 叔京 邵武

黃士毅 子洪 山前田

石密 子重克 齋隔海

潘時舉 子善 天台

儒林宗派 卷十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甘節 吉父
廣川

呂祖儉 子約祖
呂喬年 祖儉
子

蔡淵 伯靜節翁
葉采 淵門
西山子

蔡沈 冲默九峯
蔡模 仲覺覺
西山子 軒沈子

虞翔 夢慧覺蔡
子從覺

曹彥純

曹彥約 簡父都
昂文簡

余大雅 正叔
上饒

余大猷 方叔大
雅弟

儒林宗派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閱祖 守約
光澤

李壯祖 處謙
祖弟

李相祖 時可壯
祖弟

黃義勇 去私
臨川

黃義剛 毅然義
勇弟

林肅 伯和
太平

林肅 叔和
肅弟

楊黼 與立
浦城

楊驥 子昂
從弟

楊道夫 仲恩編
從弟

陳守 師中甫田
後脚子

陳定 師德
守弟

陳必 師復
黃績 必門
人

陳宇 允初俊
卿從子

陳址 廉夫
甫田

劉砥 履之長樂
世甫子

劉礪 用之
劉玠 礪子

劉坪 平甫子
劉學古 坪子
文公婿

儒林宗派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學雅 正之
建陽

林學蒙 正和一名
羽承福

林學履 安卿學
弟

孫自修 敬父
宣城

孫自任 任父自
修從弟

孫自新

呂炎 德明
建昌

呂肅 德昭
炎弟

呂渙 德遠
肅弟

包約詳道南包恢約子

包揚顯道

包遜敏道

趙崇憲履常餘子

趙崇度履節樂

趙師琪敬父

趙師恕仁父

趙師哲誅道

趙師賢致道

儒林宗派 卷十

趙師淵鐵道

祝穆和父

祝癸穆弟

曾三聘

曾三異無疑

徐寓居父

徐容仁父

應謙之永康

應茂之謙之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應純之茂之

方耒耕道

方禾耒弟

方壬禾弟

方士繇伯馨伯

方大壯履之方符子約大

蔡抗仲節元定

潘友端端叔

潘友恭恭叔友

儒林宗派 卷十

彭蠡師范

彭方都昌

林用中擇之

林允中擴之

宋之源深之

宋之潤澤之

宋之汪容之

朱澆仙遊

朱涓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概

彭樓 子應 宜春

彭鳳 子儀 宜春

楊長痛 伯子慶 宜春

楊至 至之晉 宜春

胡泳 伯量 建昌

蔡念誠 元思 九江

張彥清 叔澄 浦城

孫枝 吉甫 鄞縣

衛林宗派 卷十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煥 叔晦 定海

孫應時 季和 餘姚

王遇 子合 龍溪

王過 幼觀 拙 齋 鄞 陽

曹建 餘之 立 千

曹晉 叔 建安

翟豐 仲 至 武 義

周端朝 子晴 永 嘉 文 忠

楊梅 通老 長 壽

曾興宗 光 寧

萬人傑 正 淳 興 國

吳獵 德 夫 陵

林恪 叔 海 臨

石洪慶 子 餘 臨 漳

龔蓋卿 夢 錫 常 寧

廖謙 益 仲 衡 陽

潘履孫 提 恭 友 恭 子

湯涿 叔 永 丹 陽

衛林宗派 卷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木之 子 山 晉 陵

曾祖道 擇 永 豐

沈偶 莊 仲 嘉 永

郭友仁 德 元 山 陽

李儒用 仲 秉 平 江

周謨 舜 弼 建 昌

魏椿 元 壽 建 陽

吳必大 伯 豐 興 國

童伯羽 叔 用 敬 義 興 縣

十五行 卅七頁

十一

鄭可學 子田上	王力行 近思同安	周明作 建元興	蔡懋行 平陽天	楊與立 子權	劉徹 季文靜	龔粟	鄭南升 文振	游侃 建和之	潘履正	董拱壽 仁叔	林賜 聞一	游敬仲 南劍	吳壽昌 邵武	吳琮 仲方	劉炎 潘夫	劉子寶 建夫	鄒浩 宣城
備林宗派 卷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輝 晦叔	陳芝 庭秀	黃卓 先之德	汪德輔 長孺	姜大中 叔權	吳振	吳雄 平江	鍾震 春伯	林子蒙 湖南	蕭佐 南昌	舒高	李杞 長仲	傅修 子期	林憲卿 公度	唐暉	余宗傑 國秀	張宗說 巖夫	葉提 子是
備林宗派 卷十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葉文炳晦叔 浦城

上官謚字國 邵武

龔剡曇伯 福寧

馬去疾

許文蔚衡文

竇從周文卿 丹陽

蔡謨

林武景文 永嘉

鄭性之信之 侯官

傅誠至叔 仙遊

梁琢文叔 邵武

馮允中作蕭見 邵武

黃寅直翁 邵武

馬王仲次辛 建陽

鄭昭先景邵 閩縣

陳枏自修 長樂

林師魯芸谷 古田

林大春熙之 古田

儒林宗派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隅占之 古田

蔣康國彥禮 古田

許儉幼清 閩清

曾逢震誠叟 閩縣

鄭文適成叔 閩縣

程若冲寶石 閩縣

陳易後之 永春

劉銓子平 建陽

劉鏡患安

蔡和晉江

呂勝己秀克 同安

許升順之 同安

林湜正夫 福寧

鄭師孟齊卿 福寧

高松子合 龍谿

楊仕訓尹叔 漳浦

黃學臯習之 龍谿

宋聞禮叔履 龍谿

儒林宗派 卷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唐谷 堯卿 龍谿

劉剛中 建秀 德言

林宗臣 龍谿 寶夫

葉武子 邵武 成之

饒幹 邵武 廷老

俞文中 邵武

李東 邵武 子賢

程琪 邵武 仲璧

吳英 邵武 茂實

儒林宗派 卷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珂 景林 德興

陳杯 星子 秀成

馮椅 儀之 厚齋 奇子 邵昌

劉賁 炳文 建昌

熊夢兆 世卿 安義

程永奇 休寧 次卿

李義山 嘉魚

馮倚 大治

張丰應 大治

鄒輓 平江

呂涉 零陵 子瑜

許瑾 嵯縣 清叔

吳梅卿 仙居

鄒補之 西安 公衮

熊以寧 建陽

歐陽光祖 慶嗣 崇安

邱膺 建陽 公充子

陳旦 建陽 明仲

儒林宗派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淮 建陽 叔通

吳稚 建陽 和中

余元一 景思 仙遊

林德遇 若時 仙遊

趙善佐 邵武 佐卿

郭叔雲 揭陽 子從

程寶之 歙縣 士華

葉賀深 龍泉 西山

黎貴臣 昭文 醴陵

王澣師愈子

陳總龜朝瑞

李季札季子

金去偽敬直

范念德伯崇

周介公謹初

余正夫

余範彝孫

許景陽子春

黃顯子敬之

包君定定之

徐昭然子融

徐子顯

李如圭實之

高禾穎叔

郭磊卿子奇

程洵允夫

李孝述繼善

儒林宗派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連嵩卿

江默崇安

李宗恩伯諫

杜燁良仲

杜知仁仁仲

胡安之叔器

丁仲澄

俞壽翁

林揆一之

陳齊仲同安

游開子蒙

林譽丕顯

戴蒙養伯更名

陳範仁復

邵浩

馮彥忠

周良貴卿

陳公直

儒林宗派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飛卿 漳州

劉孟容 公度 隆興

劉季章

林補 退思 永嘉

方誼 賓王

徐文卿 斯遠 玉山

徐彥章

方任 若水

趙希漢 南紀 岳陽

儒林宗派 卷十

廖晉卿

黃謙 南安

趙蕃 昌甫 玉山

胡大時 季瞻 宏子

丁堯 復之 崇安

周元卿

李亢宗 子能 南安

蘇宜久

陳希周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光弼 子直

任忠厚 正甫 遂安

閻邱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邱珪 玉甫 邵武

江元益

儒林宗派 卷十

林叔仲

鄭仲履

馮德英

林仲參

許敬之

劉淳叟

陳寅仲

戴明伯

徐琳 元明 括蒼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杜旂叔高金華

魯可幾

徐子顏

郭植廷碩廬陵

程大卿名永奇格濟休寧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淦直翁

傳本卷十

大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林士謙

林恭甫

符敘舜功

符初復仲

符國瑞

葉永卿

黃孝恭令裕邵武

林巒泉州

戴邁

呂侁

柯翰國材

黃東仁卿三山幹兄

諸葛誠之

應仁仲

周叔讓

康炳道

時子雲

吳玘仲北

傳本卷十

大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黎季成寧都

張顯父故之順昌

嚴世文時亨新喻

鄧綱衛老樂

林至德久華亭

熊節端操建陽

宋斌袁州

呂喬年

詹淵景憲崇安

潘友文 文叔 金華

張揚卿

時子源 東陽

黃幹 尚質 長溪

祝汝玉 信安

黃仲本 邵武

吳昶 夏友 堂徽州

薛洪 持志 永嘉

王仲傑 之才 縉雲

陳士直 彦志 閩清

陳祖永 慶長 會稽

張彥先 志遠 臨淮

傅公弼 夢良 莆田

劉瑾 建陽

魏恪 元作

魏應仲

傅定 敬之 婺州

蕭長夫 福州

儒林宗派 卷十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饒克明 邵武

吳唐卿 南安

朱魯叔 仙遊

王春卿 建安

林仁實 永福

程深父 古田

趙子明 開封

劉子禮 建州

劉叔通 建州

周椿 伯壽

李德 季元

康淵 叔臨

朱沅 叔元

俞潔己 季清

詹觀 尚質

吳南 直之

陳夢良 與叔

董壽昌 仁仲

儒林宗派 卷十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郭邦逸 道進

李德之

方克大

周桐

周得之

汪孚先

周頤

劉子晉

劉定夫

儒林宗派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盧淳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趙師雍 然道

傅伯壽 景仁伯成兒

賈漢英 南康

熊兆 南康

嚴侶 嚴州

謝璣 徽州

儒林宗派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

儒林宗派卷十一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林光朝 諱之文軒 莆田文節

林氏學派

林亦之 字訂補山 莆田文節 陳藻 元深樂軒 莆田文節 林希逸 莆田文節

林簡 綉伯亦之子

陳士楚 英仲 莆田

劉夙 賓之 莆田 劉彌正 夙子 劉克莊 潛夫後村 莆田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克遜 無競克 莊弟

劉克剛 處和克 莊弟

劉彌邵 壽翁潛 莊弟 劉成 孟容彌 邵子

劉翔 復之 夙弟 劉起晦 建翁 翔子

劉起世 起晦弟 劉希仁 居厚起 世子

黃芻 季野 莆田

卓先 進之 莆田

魏几 天隨 福清

林阿盥 載德 福清

陳叔盥 福清

傅蒙 景初 仙遊

林用中 擇之 古田

林肅 恭之 仙遊

楊興宗 似之 興化

林恂如 莆田

右林氏門人

呂祖謙 伯恭東萊 金華 公

呂氏學派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祖儉 子約六 成公弟

葉邦 子應 金華 葉霖 邦孫 葉謹翁 審言 霖子

徐僑 又師 朱子

潘景憲 叔壽 慶 金華

時瀾 子潤南 堂 婺源

王介 元石 金華 忠愍 介子 王塾 子友 介子

樓昉 迂齋 鄞縣 鄭清之 德源 宛 鄞縣 忠愍

應係 其 汝 昌國

趙與權 鄞縣 清敏

鄭次申

喬行簡 諱明東 陽文憲

葛洪 容甫東 陽端徽

李誠之 茂欽東 陽正翁

朱塾 受之文 公子

喬夢符 世用 東陽

王瀚 金華師 愈子

石範 宗卿 浦江

朱質 仲文 義烏

葉秀發 茂叔南 坡金華

杜旗 伯高 蘭溪

鞏豐 仲至 武義

戚如圭 如琥 從兄

戚如玉 如琥 從兄

戚如琬 少伯金 華昌

趙彥桓 周錫 東陽

夏明誠 敬仲 金華

鄭宗強 南夫 金華

儒林宗派 卷十一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潘時 德郎 金華

汪大亨 時升 西山

汪大明 時晦

汪大度 時法 金華

汪大章 得叟

林譽 丕顯 連江

黃煥 德亨 邵武

黃謙 德柄

汪淳 金華

邢世材 邦用

丁希亮 少詹

石宗昭 應之 新昌

陳孔碩 庸仲 侯官

孫應時 季和 餘姚

陳備 斯士 東陽

李厚之

王時敏 德修 上饒

吳必大 興國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四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唐復來復 零陵 樂韶廣敬 零陵

鄒補之公袞 西安

詹儀之體仁 遂安

胡子廉淳安

許文蔚衡甫 休寧

徐侃義烏

林穎叔嘉 福清

徐倬

右呂氏門人

備林宗派 卷十一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張棧敬夫南軒 宣公廣漢

張氏學派

胡大時季隨 宏子

彭龜年子壽清 江忠肅

范仲敬文叔

游九思誠之建 陽莊簡

游九言受齋 文清

周爽允升

陳平甫名槩

趙善佐佐卿 邵武

趙方彥直 衡山忠肅

簡克己

蔣復汝行 零陵

陳琦

吳獵德夫畏 齋禮陵

鍾如愚

徐椿年壽卿 永豐

吳倫子常 零陵

備林宗派 卷十一

五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謝用賓白雲 邵陽

吳必大興國

張巽子文 晉江

舒璘元質 奉化

馬之純師文 東陽

黃執矩才用 高要

呂涉升卿 零陵

李義山嘉魚

呂勝己季克 邵武

曹建立之
餘干

蘇權元中
仙遊

周去非永嘉
行已族孫

王遇子合
龍谿

潘時德鄰
金華

鍾炤之彥昭
樂平

吳傲益恭竹州
休寧文肅

右張氏門人

陸九韶子美榘
山金谿

陸九齡子壽復
齊文遠

陸九淵子靜泉
山文安

陸氏學派

楊簡敬仲慈湖
慈谿文元

錢時子是融
堂淳安

錢允文竹間
首之鳳

呂人龍山厚安
錦溪

洪揚祖

趙彥城元道
餘姚

陳埴和仲
鄞縣

趙與憲德淵

儒林宗派 卷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曾燿定遠

鄒夢遇元祥
樂平

鄒近仁魯州
鄱陽

趙與皆臨江
德行

曹夙叔達
餘干

葉祐之元吉
吳縣

張渭渭叔
新昌

張汾清叔
新昌

孫明仲富春

王子庸錢塘

舒益裕父以下
俱樂平

洪簡子斐

曹正性之

方搏成文

吳埴仲和

馮樸季文三馮
一本作馬

馮變敬叔
樸子

馮應之定翁樸
從子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琦	表文	劉伯謙	諶南 歙縣	金元發	永之	鍾宏	子虛 樂平	王晉老	子康	傅夢泉	子烈 子烈	鄧約禮	子烈 子烈	傅子雲	子雲 山金谿	黃裳	元吉 寧德	陳去華	廣中	詹阜民	子南 遂安	徐誼	子宜 平陽	陳剛	正己 盱江	彭興宗	世昌 金谿	朱桴	濟道 金谿	朱泰卿	亨道 金谿	李伯敏	敏求	章節夫	仲制 臨川
儒林宗派 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游元	淳夫 臨川	沈炳	季文 煥弟	陸持之	伯微 淵子	周清叟	廉夫	嚴松	松年	嚴滋	太伯 臨川	孫應時	季和 湖餘姚	林夢英	叔虎 房福清	曹建	立之 餘干	陸濬	深甫 湖從孫	張孝直	英甫 臨川	鄧泳	德載 約豐子	舒琥	西美 奉化	舒璘	元質 弟文靖	李元白	希大 鄞縣	舒津	通與 舒氏續傳	李洵孫	甫山 霽峯	舒濬	平叟 從弟	袁肅	晉齋 夔子	舒琪	元美 璘弟	沈煥	叔時 海端憲	竺大年	耕道 奉化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袁燮 和叔鄞縣正獻 朱元龍 景雲義烏

袁甫 廣徵燮子正肅 洪揚祖

陳宗禮

袁韶 彥淳燮從子

胡謙 牧之奉化

胡誼 正之謙弟

饒延年 伯永止翁臨川崇仁

鄒斌 俊父南唐臨川

曾滂 孟博臨川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約 詳道南城

包揚 顯道克堂約弟 包恢 宏齋約子

包遜 敏道揚弟 羅必元 亨父進賢

趙師雍 然道黃巖

趙師點 詠道師雅弟

高商老 括蒼

高宗商 應朝浙江

羅點 春伯崇仁

石宗昭 應之斗文弟

石斗文 天民新昌

胡琪 達材山陰

諸葛誠之 千能會稽

陳苑 立大陸氏續傳 祝蕃 蕃遠

李存 明遠

危素 太朴金谿

涂幾

舒衍 初名沂鄞縣

吳尊光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振宗

右陸氏門人

附錄

葉適 正則水心永嘉文定

葉氏學派

陳耆卿 壽老質臨海

呂大亨 聲之新昌

洪霖 天台

方來 齊英永嘉

邵持正 子文温 州平陽

王植立之 金華

王象祖 德父天 田臨海

沈昌 叔阜 瑞安

林頤叔 正仲 瑞安

林淵叔 懿仲 瑞安

陳端己 子益 平陽

陳說 習之 永嘉

高松 國楹 福寧

陳韓

章用中 端叟 平陽

湯建達 可藝 堂樂清

朱黼 文昭 平陽

胡時 伯珍 樂清

右葉氏門人

陳傅良 君舉止齋 瑞安文節

陳氏學派

蔡幼學 行之瑞 安文懿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南 南仲 遂昌

林頤叔 正仲 瑞安

林居實 安之 瑞安

孫之宏 偉夫 餘姚

沈體仁 仲一 瑞安

曹叔遠 器遠齋 安文廟

趙汝謙 蹈中 大梁

孟導 達甫 猷弟

陳昂 平陽

滕寢 季度 吳縣

厲詳 東陽

丁希亮 少詹

林居安 德叟 瑞安

趙汝鐸 振文 樂清

孟猷 良甫 洛州

高松 國楹 福寧

陳應龍 定夫 福寧

右陳氏門人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亮 同甫龍川
永康文毅

陳氏學派

喻岳 伯經義烏
原名宏

喻南強 伯強
義烏

吳深 永康
— 吳窳 松糶
深子 — 吳思齊 子善全
歸遂子

孫賈 冲季
永康

章椿 永康

章湜

陳頤 永康

錢廓 叔因
浦江

方坦 浦江

陳檜 縉雲

郎景明 永康

金瀟 伯清
金華

凌堅 浦江

劉範 初名淵
金華

胡括 永康

何大猷 少嘉
義烏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陳氏門人

儒林宗派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一

儒林宗派卷十二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宋

諸儒博考

王昭素

酸棗

聶崇義

洛陽

竇儀

邢昺

叔明 濟陰

孫奭

宗古博 平宣公

儒林宗派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維

孔道輔

崔頌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頌正

賈同 希德 存道

劉顏

高弁

和峴

劉義叟

仲更 澤州

韓琦

范仲淹

希文 蘇州 文正

歐陽修

永叔 廬陵 文忠

劉渙

凝之 高安 劉恕

劉敞

原父 公 是臨江 劉攽 非敞弟 贛父 公

儒林宗派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復

明復 泰山 平陽 石介 守道 徂 奉符

陳襄

述古 晉 文 侯官 忠文

陳烈

季慈 季 甫 侯官

鄭穆

閩中 侯官

周希孟

公 關 侯官

龔原

深父 遂昌

王景山

開祖 志 永嘉

楊適

安道 大 隱 慈 溪

王致

君一 鄞 王說 應求 桃源 致從子

杜醇 <small>石臺 慈谿</small>	樓郁 <small>子文西 湖奉化</small>	章望之 <small>表民 浦城</small>	宗咸	阮逸	范鎮 <small>景仁華 陽忠文</small>	司馬光 <small>君實陝 州文正</small>	李觀 <small>泰伯 盱江</small>	林槩	王回 <small>深父侯官 徒汝陰</small>	周堯卿 <small>子勳 道州寧</small>	王當 <small>了思 眉山</small>	趙君錫	曾鞏 <small>子固</small>	蘇軾 <small>子瞻 眉山東 蘇轍 軾弟文定</small>	陳師道 <small>后山 建安</small>	孔文仲 <small>經父 新淦</small>	孔武仲 <small>毅父 文仲弟</small>	孔平仲 <small>常父 武仲弟</small>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張戢	呂大防 <small>微仲 藍田正憲</small>	林石 <small>介夫 唐 吳瑞安</small>	戴述 <small>明仲 永嘉</small>	趙霄 <small>瑞安 永昭</small>	張輝 <small>子充 草 堂永嘉</small>	蔣元中 <small>元中 永嘉</small>	游復 <small>建陽 執中</small>	陳祥道 <small>祐之 閩清</small>	李綱 <small>伯紀 昭武</small>	范浚 <small>茂明 谿蘭谿</small>	洪興祖 <small>慶善 丹陽</small>	程大昌 <small>泰之 奉文簡</small>	鄧名世 <small>元亞 臨川</small>	陳鵬飛 <small>少南 永嘉</small>	吳棫 <small>才老 建安</small>	王普 <small>伯照 閩縣</small>	劉子翬 <small>彥澤 出 劉琪 從子忠肅</small>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舟以上版

徐廷筠	季節 臨海
方慤	性夫 桐廬
林立之	仙遊 游
施德操	鹽官 官
楊璿	子平 鹽官
黃開	必先 諸賢
陳葵	叔向 青田
黃中	仲庸 平陽
邵函	萬宗 蘭谿
備林宗派 卷十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林勳	
楊萬里	誠齋廷秀 吉水文節
楊長孺	萬里子
周必大	
王十朋	龜齡梅溪 樂清忠文
范成大	石湖
趙汝愚	汝愚子
鄭樵	漁仲夾 滌莆田
袁樞	
李燾	仁父巽巖 眉山文簡

李衡	彥平 江都
戴谿	少室 嘉文端
唐仲友	與政說 嘉華
傅寅	同叔 義烏
李道傳	真之 兄文節
李心傳	微之秀 蘇州
洪适	景伯容齋 鄞陽文惠
洪遵	景嚴小隱 弟文安
洪邁	景廬 弟文敏
高澄	
樓鑰	大防 鄞縣宣獻
備林宗派 卷十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楊泰之	叔正 青神
湯漢	伯紀東湖 鄞陽文清
柴中行	與之南谿 餘于憲敏
章如愚	俊卿山 堂金華
劉軫	德興 平陽
林維屏	邦揆 福寧
嚴粲	明卿 邵武
王宗傳	景孟 福寧
衛湜	正叔 崑山

趙端頤養正臨川

吳柔勝宣城

章樵升道昌化

邱漸子木木居黃巖

戴良齊平蕭

徐次鐸文伯東陽

高頤元齡寧德

應鏞子和蘭谿

葉時秀發仁文康

尹起莘耕道遂昌

劉友益永新

胡三省身之梅海

陳均平甫建陽

洪天錫

謝枋得君直壘山七陽

家鉉翁則堂眉州

王與之次點東巖樂清

方逢辰君錫蛟華淳安

方逢振君玉逢辰弟

儒林宗派 卷十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吳澱子量永嘉

邱富國行可建安

張諒子京建安

汪開之元思金華

方鳳韶父浦江

鄭樸翁宗仁平陽

敖繼翁君善福州

倪淵仲深烏程

儒林宗派 卷十二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儒林宗派 卷十二

十五册

儒林宗派卷十三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元

金履祥 吉甫仁山 蘭谿

金氏學派

許謙 益之白雲 金華文懿

汪與立 師道 蘭谿

許元 存仁 謙子

邢沂 金華 景陽 沂子

唐懷德 思誠金華 仲名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友龍 伯夔 金華

葉儀 景翰南 陽金華

何壽朋 德齡 餘金華

吳沈 潘仲師 道子

金涓 德源

戴思恭 原禮 浦江

張樞 子長 金華

胡翰 仲申長 山金華

王餘慶 叔善 金華

王毅 剛叔 龍泉

章溢 三益 龍泉

胡深 仲淵 龍泉

葉子奇 世傑 龍泉

季汶

徐操

戚崇僧 仲威朝 賜金華

朱同善 裕軒

張匡敬 金華

馬道賈 德珍 得東陽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唐 東陽 仲倫

李序 公饒

李裕 公饒

呂浦 公甫 永康

呂涑 宗魯 康浦兄

呂權

劉涓 德源 青邨

戚仲咸 彥龍 甌嘉

樓巨卿

趙子漸

汪杞

李彥章

薛玄
子晦若晦
東陽貞節

方麒

李亦

衛富益
正節
崇德

唐良驥
蘭谿

郭子昭
汝南

儒林宗派 卷十三

柳貫
道傳浦
江文肅

朱謙

方孝孺

王紳

戴良
叔能
九靈

楊璠
元度
餘姚

鄭濤
仲舒

右金氏門人

吳澄
幼清草廬
崇仁文正

吳氏學派

虞集
伯生道園邵
庵崇仁文靖

王守誠
君實平
湯太原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旅
眾仲
莆田

蘇天爵
伯修
趙郡

袁煥
徐州

劉霖
吉安

吳彤

元明善
復初清
河文敏

趙弘毅
晉州

藍光
仲晦
臨川

鮑恂
仲孚西
溪崇德

儒林宗派 卷十三

解觀
觀我
吉水

吳當
伯尚澄
孫忠烈

夏友蘭
幼初
樂安

袁明善
誠夫樓
山臨川

黃極
建可
樂安

李本
伯宗
臨川

李棟
本從
弟

朱夏
元會
金谿

黎仲基
名載
臨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彰 伯達 金谿

李擴 歸德

陳伯柔

黃昇 殷士 金谿

危素 太朴 金谿

王科 子純 樂安

楊準 公平王 華泰和

李心原 吉水

皮縉 昭德 清江

儒林宗派 卷十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盅 子中萬載 吳澄瑄

潘音 聲甫 新昌

王祁 棠城

右吳氏門人

趙復 江漢仁 甫德安

姚樞 公茂雪齋 柳城文獻

寶默 漢喻肥鄉子 寶廣平文正

許衡 平仲魯齋 懷慶文正

許氏學振

耶律有尚 伯強東 平文正

韓思永

劉季偉

王梓

姚燧 端甫牧庵柳城 文公樞從子

高凝

白棟

蘇郁

姚燾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安

劉安中

呂械 伯充河 內文穆

徐毅 城文清 趙

劉宣 伯宣潞 州忠憲

王遵禮 安卿 燕人

李文炳

右許氏門人

劉因 夢言靜修齋 涇陽城文靖

劉氏學派

烏叔備

安熙

敬仲默庵
真定藁城

安煦

熙弟素
藁城

李士興

藁城

楊俊民

滹川

蘇天爵

伯修滋
溪真定

杜肅

郝庸

季常澤
州經弟

李道恆

劉君舉

季賢
南豐

李天麓

吉水

右劉氏門人

諸儒博考

郝經

伯常澤
州文忠

張文謙

楊奐

王恂

敬甫中
山文肅

郭守敬

楊恭懿

儒林宗派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韓擇

從善
奉元

侯均

伯仁

蕭輿

維斗勤齋
京北貞敏

同恕

寬甫樂菴
孝元文貞

魏新之

德夫
桐廬

史伯璿

文璣
平陽

鮑彪

文虎
龍泉

馬端臨

貴興初
洲樂平

黃瑞節

觀樂
安福

馮翼翁

子羽
永新

王幼學

行卿
望江

歐陽忱

以長
樂

鄭儀孫

翠屏
建安

黃鎮成

元鎮存謙
邵武貞文

林駒

德頌
安福

黃履翁

吉甫
寧德

黃謹翁

審言
金華

胡助

履信古
恩東陽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許有王	王思誠	呂思誠	宋本	楊載	范梈	歐陽玄	張起巖	張養浩	馬祖常	劉詵	熊朋來	李允魯	王文公諒	王構	汪泰初	程復心	胡炳文
											<small>與可 豫章</small>	<small>子龜 文清</small>		<small>肯堂 東</small>	<small>希賢 縣</small>	<small>子建 源</small>	<small>仲虎 雲臺 婺源 文通</small>
儒林宗派 卷十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杜瑛	瞻思	伯顏	李孝光	陳繹曾	梁益	陸文圭	龍仁夫	李恆	楊剛中	董朴	馮子振	陳孚	鄭澐孫	牟應龍	黃澤	賈師泰	李好文
	<small>得之大象 真文字</small>						<small>觀復 慶元 慶元 新</small>		<small>志行 松陽 居建康</small>	<small>太初 順德</small>		<small>剛中 海</small>	<small>景歐 處州</small>		<small>楚望 黃州 家九江</small>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杜本

何中 養正太 虛臨川

王偁 伯武 婺源

陳剛 公潛 平陽

章仕堯 時雍 平陽

余闕 廷心青陽武威 文忠一作忠宣

儒林宗派 卷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三

儒林宗派卷十四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履軒增註

明

宋濂 景濂潛溪浦 江學士文憲

宋氏學派

方孝孺 希直正學 寧海文定 盧原質 寧海

胡子昭 仲常 大足

林嘉猷 臨海

鄭公智 叔貞 寧海

劉政 仲理 長洲

王稔 叔豐 義烏孝莊

王汶 允達 稔子

王紳 仲縉 子義烏

樓璉 士連 義烏

鄭淵 仲涵 浦江

鄭退 仲持

鄭棠 叔美

鄭楷 叔度

鄭柏 叔端

十四 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呂煥 慎明 永康

陳子晟 仲昭 連江

右宋氏門人

薛瑄 德溫 汝軒 河津 文清

薛氏學派

李昶 安邑 庭夢 小泉 秦州 文師 段堅

薛夢 顯思 思庵 渭南

呂栒 仲木 涇野 高陵 文館

呂潛 時見 魏軒 涇陽

張節 介夫 石谷 涇陽

李挺 正立 咸寧

楊應詔 建安

儒林宗派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璞 福寧

杜欽德 清江

胡器 備道 休寧

李錦 在中介 庵咸寧

王爵 錫之 秦州

張鼎 大器 咸寧

朱欽 邵武

常泰 寧夏

荆詡 猗氏

白賈輔 堯佐 洛陽

閻禹錫 子與 常清 洛陽 茅陽 仙遊

周琦 廷璽 馬平

陸堅 南寧

陸嘉鯉 汝龍 堅子 南寧

衛述 蒲州

孟琳 蒲州

楊亨 河津

段堅 可久 思賢 蘭州 叔淑 文清

王鴻儒 懋學 凝齋 南陽

彭澤 濟物 河州 堅外孫

儒林宗派 卷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傑 立夫 馱齋 鳳翔

右薛氏門人

吳與弼 子傅 庚齋 崇仁

吳氏學派

胡居仁 叔心 敬齋 餘干 文敏

余祐 子積 認齋 鄱陽

舒冕 武平 廷瞻

徐弘 希齋 貴溪

張方

魏校 子才 渠歸 有光 希甫 震邱 集子 成崑山 恭簡 崑山

桂華 子朴 安仁

以下私淑

張應武 崑山茂仁

王應電 昭明明 齋崑山

王敬臣 少湖 長洲

林烈 孔承 東莞

翟宗魯 博羅 一東

李士文 連江 在中

吳希由 莆田

陳獻章

謝復 一陽西 山祁門

備林宗派 卷十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侂 孔明常出其 先赤石贊

胡九韶 鳳儀 金谿

車泰 子謨 金谿

婁諒 克貞一齋 上饒文肅

夏尙樸 敦夫東 岩永豐

饒烈 不承 臨川

甯堅 永真 邵武

吳文旭 景揚 連城

童昱 道彰 連城

右吳氏門人

陳獻章 公甫白沙 新會文恭

陳氏學派

湛若水 元明增城 甘泉文簡 唐樞 一庵惟 許寧 孟仲啟 庵德清 馮從善 仲好少墟 長安 辛全 復元 州

洪垣 坡之覺 山婺源

李懷 汝德中 石永豐 唐伯元 仁卿曙 臺澄海

何遷 益之吉 陽德安

楊時喬 止庵宜遷 上饒瑞潔

備林宗派 卷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璿 時素明 谷婺源

蔣信 卿實道 林常德 唐相 武陵

周衝 道通靜 庵宜興 朱昂 邵武 德夫

程文德 舜敷松 翁文嘉 李獻忠 蒼梧

蔡汝楠 白石字 木德清

潘子嘉 汝亨 六安

章商臣 希尹 長興

錢徽 海鹽

臧應奎 長興

張綱 延文 弟	張纓 廷德 弟	黎鈺 增城 弟	潘梧 太探 弟	何世綸 伯興 弟	馬元吉 明山 弟	何天祿 桂陽 弟	崔涯 若濟 弟	張祐 天祐 弟	沈球 汝淵 弟	曾汝檀 惟醫 弟	龐嵩 振海 弟	鄭蘭 時馨 弟	郭棐 篤周 弟	林挺 春少 弟	鍾景星 叔輝 弟	劉昭文 汝南 弟	胡永成 安福 弟
---------------	---------------	---------------	---------------	----------------	----------------	----------------	---------------	---------------	---------------	----------------	---------------	---------------	---------------	---------------	----------------	----------------	----------------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暎 子覺 弟	甘思忠 秉直 弟	朱伯驥 通山 弟	俞溥 德洪 弟	陳昊元 乾善 弟	梁景行 宗魯 弟	梁儲 厚齋 弟	姜麟 仁夫 弟	丁積 寧都 弟	何廷矩 時振 弟	謝祐 天錫 弟	李孔修 子長 弟	陳庸 秉常 弟	伍雲 光宇 弟	林光 緝熙 弟	鄒智 彌台 弟	鄭汝喬 允昌 弟	周孚先 克道 弟
---------------	----------------	----------------	---------------	----------------	----------------	---------------	---------------	---------------	----------------	---------------	----------------	---------------	---------------	---------------	---------------	----------------	----------------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鄧球 樂昌

張璧光 純卿
新會

賀欽 克恭
閩義州

張詡 東所
實東海

方重杰 思興
莆田

李承箕 世卿
大葉相
通山

陳茂烈 時周
莆田

鄧德昌 績表
傅明應 國卿
高安

史桂芳 景實
堂鄧陽

右陳氏門人

章懋 德懋
蘭谿文誌

章氏學派

陸震 汝亨
蘭谿

黃傳 夢弼
蘭谿

潘希曾 仲魯
蘭谿

唐龍 虞佐
蘭谿

章拯 以道
蘭谿

祝翊 珍卿
蘭谿

應璋 德夫
白永康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凌瀚 德容
蘭谿

董遊 道卿
蘭谿

胡東 時震
蘭谿

張大輪 用載
東陽

周任 江山

方太古 元素
一作金華

程文德 舜敷
松文恭

周積 以善
二善江山

右章氏門人

儒林宗派 卷十四

蔡清 介夫
蘭谿文莊

蔡氏學派

陳琛 思獻
紫峯黃偉 五偉
同安

易時中 嘉會
晉江王慎中 遵嚴
晉江

蔡潤宗 克昌
晉江

黃明 元靜
晉江

黃鉞 南安

蔡烈 文繼
龍溪

王官 晉江
俞大猷 志輔
江晉江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五冊以上

李世浩 碩遠 平利

周積 以善 江山

張元璽 國信 晉江

蔡祐 體順 晉江

林同 直正 晉江

黃綬 晉江

曾大有 子遜 仙遊

黃芹 化著 龍巖

右蔡氏門人

儒林宗派 卷十四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四

儒林宗派卷十五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臞軒增註

明

王守仁 伯安 陽明 餘姚 文成

王氏學派

鄒守益 謙之 東廓 安福 文莊

鄒德涵 汝海 聚所 善子

鄒德溥 汝光 泗山

鄒德泳 湛原 蘆水 養子

周怡 順之 詒 紹 太平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張榮 士儀 本 靜 涇 縣

李材 孟誠 見 羅 豐 城

王任重 尹卿 晉江

黃克正 世表 泰 學

蔣時馨 德夫

呂堅 定夫 旌 德

鄧元錫 汝極 濟 合 南城 文 統

章時鸞 孟泉 青 陽

鄭燭 景明 歙 縣

吳珏 汝南

張緒 漢山

童自澄 定夫 桐城

蕭遠 文谷 漢陽

樊玉衡 黃岡

王貞臣 汝忠 德興

周懌 信之 太平

傅明應 國卿 高安

廖通 日佳 高安

廖性之 道夫 高安

徐愛 日仁 橫山 徐姚

儒林宗匠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魏良弼 師說水 州新建

魏良政 師伊良 弟

魏良器 師廣樂 弟

陳九川 惟楷 弟 臨川

舒芬 國裳 梓翁 弟 進賢 文節

南大吉 元善 弟 泉 潤南

馬明衡 子幸 弟 南田

蔣信 卿實 弟 林 常德

冀惟乾 元亨 弟 肅 武陵

陸澄 元靜 海伯 歸安

蔡忠亮 希淵 我 濟山 陰

季本 明德 彭 山 會稽

劉文敏 宜充 兩 峯 安福

王時槐 子植 塘 南安 福

賀止 汝定 廬 慶

柳向陽 荆門

劉日升 扶生 廬 慶

聶尚恆 惟貞 新 淦

康時升 衡山

錢一本

陳嘉謨 世顯 家 山 廬 慶

儒林宗匠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賀涇 廬 慶

劉邦采 君亮 師 泉 安福

劉曉 伯光 梅 源 安福

劉秉監 尊都 印 山 安福

王臣 公彌 南 昌

劉陽 一舒 三 五 安福

李挺 一吾 安福

李道卿 安福

劉元卿 調父 廬 安福

黃弘綱 正之 格 村 秀 都

何廷仁 性之善 山智郡 殷邁 時訓秋撰 留守德金陵

歐陽德 崇泰和 南野文苑 胡直 正前廬山 宜舉泰和 鄒元標 謝曉山 馮應京 大可募 尚野貽

薛應旂 方山 武進 應旂孫

顧憲成 叔時 無錫 文 丁元薦

史孟麟

顧允成 季時 涇凡

何祥 克齋 內江

賈安國 元略 受 軒宣城

沈龍 思畏 古 林宣城

儒林宗派 卷十五

王宗沐 新甫 敬 所臨海

敖銑 高安

卓邦清 若泉 福清

黃宗明 誠甫 致 齋鄞縣

黃綰 宗賢 久 庵黃巖

應貞 原忠 天台

朱節 守中 白 浦山陰

聞人詮 邦正 北 江餘姚

張元冲 叔謙 淳 峯山陰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應奎 文卿 家 京餘姚

聶豹 文蔚 雙江 永豐 貞 徐階 子升 存齋 華亭 文貞

宋儀望 望之 永豐

萬虞愷 楓傳 南昌

錢德洪 洪甫 績 山餘姚

查鐸 子警 殺 縣定 蕭彥 念渠 涇 縣定 蕭 蕭良幹 以寧 拙齋 程大賓 汝見 心 泉歙 縣 儒林宗派 卷十五

王守勝 以敬 德興

吳林 用茂 歙縣

杜質 推誠 太平

顧應祥 惟賢 著 溪長 興 秀夫 南 玄全 椒 馮恩 子仁 南 江華 亭 朱得之 本思 近 齋靖 江 黃省曾 勉之 五 岳吳 縣 王道 純甫 武定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穆孔暉 伯嗣子 堂邑文簡

王畿 汝中龍 谿山陰

周汝登 權元海 門縣

陶望齡 字望石 嘉興文簡

陶爽齡 石梁望 弟

劉埏 靜主冲 備會稽

鄧以讚 汝德定平 新羅文深

戚表 補之竹 坡宣城

張元忬 子愚陽 和山陰 曾鳳儀 來陽

楊仕鳴 襄弟

楊仕德 名驥 湖州

楊林宗派 卷十五

六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薛俊 尚哲 揭陽

薛侃 尚謙中 維揭陽

林楚 漳浦 謙齋

周坦 羅浮 允中

方獻夫 香賢西樵 南海文與

梁焯 日字 南海

鄭一初 朝秋 揭陽

王良 汝止心 濟泰州

徐樾 子直波 石貴溪

顏鈞 山農 吉安

羅汝芳 維德近溪 蘭溪

楊起元 復所只 復歸善

李東明 勿齋 臨川

蕭良杞 子實 金谿

王岳 邵武

梅鼎祚 字禹金 宣城

郭忠信 希曾

游于詩 二南 懷寧

郭宗化 尚德 上元

陳王道 仁甫 崇濟

陳履祥 祁門

孫經 阿麟 宣城

王念祖 台文 吉水

施弘猷 允升 宣城

汪有源 惟清 太平

楊遜 子履 寧國

孫繼 以下俱 陳履祥門人

趙貞吉 善大州 內江文肅

張俊賢 志仁弘 山在平

孟秋 子成我 在平

林春 子仁東 城泰州

王棟 隆吉一 廬泰州

衛林宗派 卷十五

七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襲良子宗順韓貞以中樂吾與化

朱錫丹徒

周可宗子善太平

朱恕光信泰州

范瑾廷閣栗齋山陰

管州子行石屏餘姚

柴鳳後愚餘姚

楊珂汝鳴餘姚

徐珊汝佩餘姚

周衝道通靜庵宜興

劉觀時武陵

周積以善江山

范引年半野餘姚

夏淳惟初復吾餘姚

黃驥德良餘姚

黃文煥吳南餘姚

董溼宗華石里溼字

劉魁煥吾晴川泰和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直卓峯以方金裕吳梯疏山金裕吳仁度梯子

盧可久一松德杜惟熙見山子陳時芳發州仲呂一龍雲君永康

陳其慈

陳正道誠源東陽

金萬選

唐愈賢子克沅陵

李琪侯璧永康

程粹養之永康

徐甯孔蘇江山

孫貞時成叔杭州

陳善思敬仁和

王潼本澄錢塘

袁慶麟德彰雲都

管登弘升雲都

童世堅克剛連城

周祿以道廬陵

王舜鵬萬安

劉勉和平廬陵

儒林宗派 卷十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貴 <small>道充清江</small>	謝魁 <small>文杓與國</small>	況澄 <small>仲源高安</small>	應典 <small>天彝石門永康</small>	李呈祥 <small>時龍貴池</small>	柯喬 <small>卷之吉慶</small>	陳傑 <small>國英甫田</small>	林學道 <small>致之甫田</small>	郭慶 <small>善甫黃岡</small>	吳良吉 <small>亦梁黃岡</small>	程文德 <small>後發數永崇秦</small>	羅洪先 <small>漢矣竈京水秦</small>	萬善言 <small>以忠思獻南昌</small>	三原高 <small>時識漳浦</small>	李楷 <small>邦正吉水</small>	郭春渠 <small>以受萬安</small>	周宗 <small>濟南安福</small>	趙蔣 <small>吉水</small>	尹轍 <small>吉水</small>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乾 <small>思健泰和</small>	張秩 <small>以敬安福</small>	胡夷簡 <small>近道會昌</small>	樂文解 <small>廷冠少縣</small>	方一鳳 <small>瑞甫丹山黃陂</small>	詹馭 <small>三畏黃岡</small>	羅九思 <small>成夫慕川黃岡</small>	萬表 <small>民望鹿園鄖縣</small>	程默 <small>子木休亭</small>	王釗 <small>子懋柳川安福</small>	黃養 <small>樹仁鶴谷餘姚</small>	黃元釜 <small>丁山餘姚</small>	黃夔 <small>子韶後川餘姚</small>	王璣 <small>西安</small>	張翰 <small>仁和</small>	路迎 <small>陽叔汶上</small>	徐樾 <small>子直汶上石黃溪</small>	王夔 <small>宗順東崖良子</small>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董毅 頌甫 子海亭

歐陽瑜 泰和 汝里

私唐順之 順之 孫慎行 吳鍾巒

姜寶 廷寶 鳳 實子

萬士和 履庵 宜興

楊希淳 道南 應天

潘鳴時 吳一沛 學時 龍谿

右王氏門人

黃梨洲曰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今萬氏所列寥寥數人蓋泰州門人之純者也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肩 起東 山陰 密端

劉氏學派

吳麟徵 全善 嘉善 海鹽 節

葉廷秀 潤山 嶧州

王統著 玄趾 會稽

祝淵 開美 海寧

祁彪佳 世培 山陰

何弘仁 仲淵 山陰

傅日炯 中黃 諸暨

劉灼 伯繩 周子

陳確 乾初 海寧

章正宸 格庵 會稽

金鉉 伯玉 大興

偃白 仲升 武進

梓材案日初以下當有闕文

儒林宗派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五

儒林宗派卷十六

清鄞萬斯同季野輯 清鄞王梓材臞軒增註

明

諸儒博考

梁寅 石門新喻

朱升 允升楓林休寧

汪克寬 德輔環谷仲裕祁門

唐桂芳 欽縣仲實

徐一夔 大章天台

儒林宗派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汭 子常東山休寧

趙謙 名古則餘姚

陳謨 一德海榮泰和

謝應芳 子蘭龜巢武進

趙偕 寶峯慈谿

烏本良 性善春風慈谿

烏斯道 德善春草本良第

桂彥良 德傳慈谿

魏觀 蒲圻

詹同 同文婺源

曹端 正夫月川澠池靖修

唐豫 順德

李時勉 名懋吉水忠文

陳敬宗 光世慈溪文定

黃潤玉 孟清南山鄞縣

劉觀 崇觀吉水

莊景 孔陽定山江浦

汪循 進之休寧

邵寶 國賢二泉無錫文莊

黃仲昭 木軒名潛莆田

羅倫 彝正一峯永豐文毅

賴先 伯啓歸化

宋端儀 孔時莆田

邱濬 仲深瓊山文莊

王恕 宗賢介庵石渠三原端毅

王承裕 天字平川慈子庚德

何喬新 廷秀南城文肅

彭韶 鳳儀莆田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守陳 維新鎮川 鄭縣文懿

謝鐸 方石 太平

張元禎 廷祥東 羅僑惟升東 白南昌 羅僑川吉水

張銳 仰之 秦州

陳選 士賢克 庵臨海

陳貞辰 刺美晦夫 萬容 龍谿

魏富 仲禮 甫田

丁世平 汪峯 龍谿

陳海雍 清江

儒林宗派 卷十六

劉閔 子賢 甫田

汪禔 介夫 柴庵 祁門

傅淳 伯厚 退密 鄆縣

倪復 汝新 畏庵 鄆縣

戴圭 秉誠 野橋 鄆縣

丁璣 王夫 丹徒

周瑛 梁石 翠渠 甫田

鄭衷 世和 龍谿

張吉 克修 古城 餘干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邵賢 國賢 二泉 無錫文莊

余本 子華 四明 南湖鄆縣

楊廉 方震 月湖 豐城文恪

儲瓘 靜夫 柴墟 秦州文懿

潘府 南山 上庚

胡鐸 時振 餘姚

豐熙 白庵 鄆縣

邵銳 思仰 仁康 信

羅欽順 允并 楚庵 泰和文莊

儒林宗派 卷十六

王春復 學樂 音江

汪俊 抑之 石潭 弋陽文莊

何瑋 粹夫 柏齋 武陵文定

許誥 廷論 靈寶 莊敏

張邦奇 常甫 南川 鄆縣文定

韓邦奇 汝節 苑落 朝邑恭簡

王廷相 子衡 汝川 儀封 麟敏

羅洪先 達夫 念庵 吉水文恭

李中 子庸 谷水 平吉水

霍韜 權先 元厓 渭庄 南海文敏

四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崔銑 子鍾後渠仲
息安易文敏

黃佐 才伯奉泉
香山文裕 盧守忠 獻甫冠
嶽嶺南

李价 少藩
番禺

柯維祺 奇純
莆田

黎民懷 惟仁
從化

邵經邦 仲德
仁和

徐問 用中養齋
武進莊裕

張岳 維喬序峯
惠安襄惠

熊過 叔仁南
沙直順

儒林宗源 卷十六

任瀚 少海
南尤

林啓 同安

薛蕙 君采西
原毫州

梅守德 宣城

朱陸桴 漣雨
西亭

朱載堉 伯勤
端清

王之士 欲立秦
關藍田

張基 德載敬
塘吳縣

來知德 矣鮮繼
嵒梁山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章潢 本清新
建文德

胡行恭 泰和

魯邦彥 鄭卿
睢州

李經綸 大經
南豐

徐師曾 伯魯
吳江

冀鍊 益都

耿定向 益都
益都

馮子成 受甫本
庵益都

焦竑 弱侯濳園
上元文塘

潘士藻 去華雪
松葵源

祝世祿 無功延
之鄆陽

王懋 德孺
蕪湖

李渭 混之同
野思南

方學漸 達卿本
庵桐城

李登 士龍
上元

王一凱 君華岐
石黃陂

劉承烈 拙齋
麻城

黃奇士 分拙武濱
彥士弟

張四維 黃安

耿定理 楚德定
向弟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五廿三二八

耿定加 叔臺定
理弟

潘絲 朝賢
婺源

顏鯨 應雷冲
宇慈溪

呂坤 叔簡心吾
沙隨寧陵

徐三重 號伯景
臨華青浦

陳大綬 赤石
鄞陽

曹子忬 自梁真
子安邑

楊東明 啟修晉
庵虞城

郝敬 仲與楚
望京山

儒林宗派 卷十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維祺 介攬石
新音節

辛全 復元
碎州

黃道周 幼名百齋
漳浦忠烈

張偉 二無
武進

何楷 玄子
漳浦

吳執御 明公
台州

金鉉 伯玉順
天忠節

卓爾康 去病
仁和

朱朝瑛 康流
海寧

顧憲成 叔時隱
無錫文

丁元薦 長孺
長興

顧允成 季時隱
憲成弟

高攀龍 存之景遠
無錫思憲

華允誠 汝立鳳
超無錫

于孔兼 景素
金壇

吳鍾綽 樹樞霞
舟武進

薛敷教 以立
臺武進

張納陛 文石
嘉興

陳龍正 惕龍幾
亭嘉善

劉元珍 本彌整魯伯
先無錫武進

葉茂才 泰之開
適無錫

陳幼學 筠堂
無錫

安希范 我素
無錫

錢一本 國端啟
新武進

史孟麟 際明玉
池宜興

劉永澄 靜之
寶應

劉宗周 起東念臺
山陰忠端

孫慎行 開斯淇澳
武進文介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桂森 觀華無錫

許世卿 伯勤靜餘武進

耿橋 庭嶺河間

歸子慕 季思崑山

顧憲成以下東林講學諸儒

儒林宗派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林宗派卷十六

後序

萬石園先生儒林宗派十六卷世亡乘本余鈔自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孔氏云鈔文瀾閣本而譌謬不可勝正石屏提學好古篤於典籍余以是書於二千餘年師儒之傳皆有本末條貫與歷代史表同為有益之作請發閣本校彙行世提學亟付梓人鑲版踰半年而書成說者謂是書第一卷雜列老墨諸家弗醇於儒名或不侔余竊謂班孟堅藝文志蓋本七略而向歆父子通人獨以六藝冠九流六藝孔子之著作也九流百氏之

儒林宗派 後序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誤述也譬諸九流為眾星而六藝其北辰孔子為東海而百氏則萬派是故詩云無聲無臭論語言無為而治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又曰博施濟眾又曰汎愛眾又曰節用而愛人又曰行夏之時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皆彼道名法墨陰陽五家之說所與近焉奚特儒乎哉夫是以知聖人之道至大兼包百氏之長而儒家乃九流之一而已即司馬談所論可知也後世彼五家者或絀或絕或傳而失其真而儒家往往為世士所尚然世士尚儒者輒已弗醇於儒蓋

自戰國之際儒分爲八漢唐而後八儒者又或絀或絕或傳而失其真而所謂儒者轉出於八儒之外復祖莊周天下篇荀況非十二子之餘習與彼或絀或絕或傳而失其真者奮口舌而繇筆札以斥異己爲名高而特引孔子爲一家之宗主以自援惜夫彼五家八儒者絀則絀絕則絕傳而失其真者傳而益失其真世士四顧莫之有或非者則以其是非爲起舉陶弗能易於乎是欲損泰山以齊培塿塞東海以通溝瀆抑聖人以申一家余所以甚惑也石園先生其猶拾班志之成規通向

儒林宗派 後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歆之遺意與抑余尤有大概焉觀漢魏以迄勝國之末師儒盛矣然往往自一先生倡道鄉里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而朋友弟子相與講肄推行鬱爲風氣而後一人之行減一時之唱率一家之學術天下盛衰強弱興亡繫焉蓋天下治亂之端繇矣而其大凡本於人心術之光明中正與否心術之光明中正非可以輪墨賈勁之智力爲之也而必恃乎學術譬諸電體明通而亡機引則亡以發其明通故人之恃學術猶電之有機引也然而不足以使人心術光明中正者皆非學術已觀

歷代師儒之斷斷然相與講肄推行夫豈博聲譽弋利祿乎哉亦將有所自負爲天下正其本也今天下事日益不可爲世士率求振亡之具識者以爲治具施於可治之人耳今人心術日益失其光明中正如溺水而愈深灼火而愈熱救舶至而振腐尸積薪去而撥灰骸殘尤難聖於藥余未見能起瀕死之人也奈何羣趨若鶩而不返其本與於平昔司馬遷致慨於沙邱爲紂之淫地餘民余觀今之人心術懼其遂亡而亡復光復之可希也讀是書而或奮然興感效行於古師儒亟倡明可

儒林宗派 後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光明中正人心術之學濟天下之困窮人祿或不終於是與是則石屏提學所爲亟乘是書與余所以請發校乘之意也宣統辛亥上燈夜會稽馬敘倫撰